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五六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6/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五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五六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壽世秘典十八卷(原缺卷十三卷十五卷十六)

〔清〕丁其譽輯
浙江圖書館藏稿本

一

聞鐘集四卷

〔清〕勞大與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三四八

畜德錄二十卷

〔清〕席啓編輯
私藏清康熙繩武堂刻本

四一八

壽世秘典十八卷（原缺卷

十三卷十五卷十六）

〔清〕丁其譽輯

浙江圖書館藏稿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壽世秘典

十八卷》提要

壽世秘典

方合

聖天子

殷殷求治

迄於

性

而

矣

劑

維

風

俗

之意

雖

微

著

為

典



聖天子殷殷求治

迄於

性

而

矣

劑

維

風

俗

之意

雖

微

著

為

典

要



聖天子殷殷求治

迄於

性

而

矣

劑

維

風

俗

之意

雖

微

著

為

典

要

成治書使舉世志

聖天子立心立命之

學也維揚丁天柱先生曠世逸才早宴曲江出為召

杜化被堯封考績奏最進歷大行屢奉

使命不辱簡書朝野咸仰風采周咨之下俗尚悉備因

取生平所採輯群書者編成一書名曰壽世秘典分

門別部凡十二種首月覽順天時也萬物莫不本乎

天也次調攝天全而生之人當全而歸之此壽世之

本旨也次類物飲食以為養也次集方藥石以治疾

也次嗣育衍生理於無窮也次種德又攝生諸事之

根柢也次訓紀嘉言也將以尊所聞也次法鑒懿行也將以行所知也次佚考探索以正行習之說也次清賞游泳以博義理之趣也次典略終之以瑣綴大而陰陽人鬼細而草木禽魚義無不及使之優游饜飫曲暢而旁通之也分之則各爲卷帙合之則相爲發明總以期一世於仁壽焉爾卽其間有於壽世之義未盡合者不知節性亦以陶情皆衛生之理則皆壽世之理也譬猶天地之生人也梁肉以養之綺帛以衣之而又爲山川、娛悅之謂天之供人者

所以愛人哉要於、訓行之端寓節慾防淫之義則於性情風俗維持甚大導斯訓也雖懷苟可也何況三代有不熙熙然並稱仁壽也哉然此書之成也固有其權輿矣太翁先生年屆耄期康強貞固等於嬰孩猶馳書戒子謂衰年善飯不以家憂分國卹而天柱風斯澹遠仁孝性成請告歸省同朝望之咸服其行至高而快其天倫之遇爲不遇也余方餞之於國門謂宜公是書於海內以明壽身壽世之義姑爲數言以弁之不識有當於著書之旨否

康熙癸丑歲九月望日毘陵年家眷弟吳珣鳴耕方

氏題於燕臺邸舍

壽世秘典序

人之一身才氣秉之嗜慾亂之陰陽患之人事擇之乎頭浙米湍若朝露然弟康純嘏之士處亨衢躋耄耄所至皆適動罔不臧則又何也善乎莊子之言曰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至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其大要以平易恬淡爲歸夫平易恬淡以乎任天而不知亦有人脩焉凡日用之間有所以

兇患而去禍者無不研其幾而察厥理是之謂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子同年丁子蜚公抱絕世之才於書無所不讀間從釋褐之暇蒐採見聞著壽世秘典分爲十二種大有得於脩德養生之術以爲功於斯世予讀之而不禁輟焉喜也夫宋鉉尹文情欲寡淺願天下安寧人我之養畢足而止而教不大行慎到一輩推拍輓斷結冷汰以爲質如無知之物多爲豪傑所笑惟於日用之義有所遺也夫聖人之道如布帛菽粟坐而言起而可行卑之不失爲寡過而高

之可至於盡神今試取秘典而繹之百氏之精微群籍之要眇固已悉備而飲食居處應世酌物皆有所準則而不致愆誤使俗思皆成妙理危地化爲坦途厥功不甚偉哉關尹曰有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此之謂歟若徒謂九流之末迹否則爲王藍田謝征西清談之助是皆不善讀秘典者也君無私德社無私福使大衆皆以爲資糧屢庇而共稱壽考之維祺蜚公之婆心庶幾慰哉

毘陵年弟黃永雲孫氏謹撰

序

昔程伊川先生云士君子讀書談道慨然以天下爲己任而功德不以及物浪擲時日晏然爲天地間一蠹惟綴緝古人遺書庶幾有補耳余少好方技雜術諸書每思廣收約採彙爲一篇其時常拈括制舉子業弗獲肆其力今幸登第後歲月多暇夙願可畢用是流覽百氏綜覈群籍凡有合於脩德養生者裒而存之列爲十有二種名曰壽世秘典夫壽之脩短原於天合古今聖凡貴賤之倚莫不共制於其數數足

以制之則人又何能以邀之耶觀漢董子之言曰壽者疇也壽有短長由養有得失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疇於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疇於不久則余之爲是書者蓋亦爲其可久之道而非敢邀壽云爾也故茲集所載明陰陽之禁忌列人事之善否近及飲食起居旁逮物類醫理靡不採厥精要尤有雖瑣不遺雖賾不棄者政如水火菽粟開門日用之物具眉目者所並需也豈若浮慕懸虛侈談浩博者比哉今養生家多習於閑息導引諸術匪准行之固不

自序

勿卽爲之而獲者亦已寡矣固知鮑顏鶴步非得力於熊經鳥伸之說而延年益歲實不外乎日用飲食之常海內有同心者或不以余言爲河漢由是書而有得焉則近之可以壽一身廣之可以壽天下上之既可以壽人者下之并可以壽物胥人物而登壽域則余之志也夫

賜進士第行人司行人丁其譽書於頤吉堂

壽世秘典總目

月覽 一卷

調攝 二卷

類物 三卷

四卷

集方 五卷

八卷

六卷 九卷

七卷

嗣育 十卷

種德 十一卷

訓紀 十二卷

法鑒 十三卷

嗣刻

佚考 十四卷

典畧 十五卷

十六卷

嗣刻

清賞 十七卷

瑣綴 十八卷

總目

壽世秘典卷一

月覽小序

經云必先歲氣毋伐天和不知奉若天時者非尊生之道也順逆之分豈必在大斷樹殺戮昔賢所慎可不敬乎月令尚矣非惟家國殊軌抑且今古異宜爰採漢唐以來習俗所趨人情所便沿月備載為月覽

天柱丁其舉



典目

歲時通典

物華紀麗

農家占候

壽世秘典卷一

如泉丁其譽斐公甫纂輯

男丁啟運翁庵甫校正

大治余國柱仝廬甫參閱

男丁啟光蔚遠甫

同學沈一鳳歷正甫考訂

孫丁長仁復齊甫正字

月覽

歲時通典

春時皆動也物至此

小方為春春曰青陽亦曰芳春陽春風曰惠風景曰

月覽

嬌景草曰芳草木曰芳林芳樹陽氣萌動萬物發生之候勿覆巢破卵勿射飛禽走獸勿伐木獵牲

好用牝恐傷其生育也

立春日薦春餅生菜號春盤

四時寶鏡

造五辛盤以辟厲氣五辛即大蒜小蒜韭薤蔥胡

亦以達五臟和食之謂之五辛盤取以新之意

東晉李郢立春日以蘆

唐宋立春日民間悉剪綵為燕以戴之貼宜春字

於門庭楣枋宋王沂公立春帖于彩燕迎春

正月泰始皇名政故避政字以正

是月為孟春亦曰初春上春獻春獻歲肇歲曰陬月

始來進也言歲

朔日曰元旦亦曰元日道家謂之天臘

王燭寶典云元日為四始歲之

始月之神隱書元日三更先詣祠迎祀

地五更祇以祈長率各家家焚香祈禱

祭神祇所坐飲屠蘇酒以祈禱

稱登祭堂祀地挑勝仙始王始月始日始時始歲之

家設天地神牌祭以牲果祭畢各祭祖先其意

預為若謂祭分且甚藝矣蓋天子祭天地士庶人何

禮而外更不日五更止設香案于天井北向行四拜

人情為近而禮亦安

元日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像神荼鬱壘山桃樹百

鬼畏之玉燭寶典

神一曰神荼郁壘有大桃樹盤屈二千里下有二

黃帝法而象之因立桃板

于門戶上畫其像以禦鬼

元日飲椒柏酒以辟疫厲

辟邪除夕以椒三七粒束向側柏葉七枝浸酒元

旦日少至長次第飲之別為錫元日詩歲酒先北
辭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蘇東坡詩但把窮愁博

唐孫思邈有道術作庵名屠蘇除夕遣里藥囊
浸井內元旦取水置酒中名屠蘇酒合家飲之不

染疫疾○陳延之小方云此華陀方也造法用
赤木桂心七錢五分防風一兩後蘇五錢蜀椒枯

以三角絳囊盛之除夜懸井底元旦取小豆十四粒
煎數沸舉家東向投少至老歲飲此水一世無病

元日不討火不汲水不掃地月令通考
是日勿食梨避韻字音

日剪綵為人或縷金為人貼屏風戴頭髻或以相
遺取迎新之意唐時記○正月七日為人日又

唐長安風俗元日以後遍飲酒相邀號為傳坐酒
白孔六帖

十五日為上元一曰元宵又曰燈夕
漢執金吾官掌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勅弛禁前

後各一日謂之放夜唐時京師增為五夜勅弛禁
增十七十八兩夕俗言因錢忠懿納土進錢買兩

夜之說
唐蘇味詩火樹銀花合是夜令狐綯詩等絳井月

燈和氣燈火燒公府夜光宋武林舊事自十三日
起至十八日止滿城大小人戶跨街以竹棚懸挂

彩燈吹烟映月燦爛不絕
上元夜責職例以黃柑相遺謂之傳柑節歲時記○

是日為元神日人神滿身切戒夫婦同寢
十六日為耗磨日官司不開倉庫唐張說詩上月今

同醉俗中人
二十三日為天穿日古以紅縷繫煎餅置屋上謂之
補天穿相傳女媧氏以是日補天

唐貞元間勅今方隅無事蒸庶小康其正月晦日
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

為樂仍各賜錢以充宴會舊唐書
每月皆有弦望晦朔以正月初年時俗重之以為

節池陽風俗以正月二十九日為窮九掃除屋室
習之送窮

正月新婿空拊招不祥以重籠等物鎮壓之
三旬謂之上澣中澣下澣者本唐制十日一休也

月忌初五十四二十三乃河滿數之中宮五數五為
若象民不取用

二月

是月仲春一日桃李節

朔日為中和節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棗相餽遺

號為獻生子唐書

唐德宗貞元五年以前世上已九日皆大宴集而
寒食多與上已同時欲以二月名節自我為古李
必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分節賜燕會詔曰
與上已九日為三令節中外皆賜錢燕會詔曰
四時嘉辰歷代增置漢宗上巳晉紀重陽或說禳
除雖因舊俗與眾宴樂誠洽常時朕以春方發生
候維春月旬朔畢達天地同和俾其昭蘇宜均暢
茂一日今以後二月一日為中和節外官司並休
假一日於曲江元六年年過中和節賜百官以金
錢宴於曲江元六年年過中和節賜百官以金

唐開元中疏鑿還為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
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井環烟水明媚入夏則
菰蒲菴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港然可愛好事者
賞芳辰翫清景聯
時攜觴疊不絕

二日萬神都會又為踏青節杜氏錄

三日梓潼帝君誕聖書耶千金月令

八日芳春節

十二日曰花朝

會天中記

花朝今不甚舉行古亦無此說蓋後人以意創之
此際東風習黃鳥關關紅紫滿園芳菲極目聯轡

徐行席地小酌亦佳賞也宋制守土官於花朝日
出郊勸農蜀萬州風俗是日携酒饌鼓樂于郊外
游宴謂之迎福

驚蟄日宜以石灰糝門墻下除諸般蟲蟻廣義

社無定日春社常在二月秋社常在八月自立春後

五戊日為春社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

穀人同青枝若北花銀錢知是兒孫福草芽

社日飲社酒治聲雲發七籤

社酒社壇餘酒也五代李昉為翰林學士月給

內酒社部李等好酒滑稽嘗因春社寄詩求酒而翁
今詩話大社二祭多差近臣照亭間王珪為翰林

學士復被差題詩於齊宮新第三唱曉曉又向
雲壘飲福至自笑治聲不足明耳強使更重來

是日以猪肉雜調和鋪飯上為社飯里閭釀酒謂

宜春酒鄭侯家傳

是日婦人不作組紉謂之忌作呂公忌社日令男

則令人不曉唐張籍詩庭前看鳥呼林鳴紅夾紫
流絕未成今朝不食宿水故社日必有一番花信風

社日宜種絲瓜山藥山居四要

三月

是月季春亦曰暮春晚春又曰花時竹秋

是月

是月

俗編入五禮永為定式

青箱雜記云漢光武初纂大業諸將出征有經卿里者詔有司給少牢令拜掃以為榮曹操過每公慕致祭其文悽愴此亦寒食墓祭之一

清明世俗折柳插門以辟厲男婦咸戴之謂云清明節成始首一說楊枝禳火也峭嶮秘要是不戴柳紅

穠陰乾為末擦牙固齒去風毒烏髻髮其嫩枝削為牙枝割齒去

風消腫止痛宋時收楊花為冬日糝襪履禱之用脚多汗溼楊花著鞋及襪內穿

清明前三日取螺螄浸水中至期以水灑牆壁

蟻砌去蟻蚰山居四要曰是日取泉水造酒可雷不月覽

唐明皇每春時於園中花樹間絙金鈴以驚鳥雀貴

家威效之號護花鈴

唐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藉草而宴以紅裙

遞相揷挂以為幄謂之裙幄藉坐也言取草而坐即席地也

許慎選春時結宴花園中不設帷幄聚落花鋪坐曰

吾自有花茵

唐明皇春時宴於宮中使嬪妃各揷艷花帝親捉粉

蝶放之隨蝶所止者幸之

陳季常家蓄數姬春日每晚藏花一枝使諸姬射覆

中者雷宿時號花媒

夏夏假也物至此時皆假大宜平也

南方為夏夏曰朱明亦曰炎夏風曰景風草曰茂草

木曰蔚林茂林茂樹土潤暑溽萬物長養之令勿

動土伐樹

四月

是月五夏一曰首夏禮月令以是月為麥秋百穀以生為春熟為秋故麥以孟夏為

秋

月覽

日初長日初長天氣

初八日為浴佛日

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中天竺國淨梵王妃

摩耶氏生太子悉達多二十五歲成道號釋迦牟尼

佛以此風俗相傳是日治五香之水灌佛頂作浴佛

會以此風俗相傳是日治五香之水灌佛頂作浴佛

姓釋伽號牟尼按云周四月是今二月也佛地論佛

至帝因之作中天之臺又秦始皇時沙門室利房等有

佛矣三洞珠囊云五香者即南木香也一株五根

一莖五枝一枝五葉葉間五節故名五香道家有以五香為浴

是日不宜遠行宜安心靜念沐浴齋戒攝生月令

南方四月雨後尚有餘寒謂之麥秀寒

諱如傑詩麥隴風來翠浪浮霏微小西似深秋中
瑤泉詩晴溪柳樣千層穀寒隴清生四月秋文衡
山詩雨來却及黃柳
侯春去猶餘麥秀寒

五月楊柳花飛落水為萍落諸毛衣即成燕

五月

是月仲夏一日午月俗稱惡月宜齋戒遠聲色節嗜

慾

五日曰端午五月建午一曰端陽為天中節道家謂

之地臘

月覽

午日採艾結為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或剪絲為小

虎粘艾葉戴之歲時記 章簡公詩花陰輕
午清風細玉燕釵頭艾虎輕

刻菖蒲為人或為壺蘆形帶之辟邪

朱書赤靈符著胸前辟邪惡蟲蜈蚣蛇虎蟾謂之

五毒符以禳毒

嶠嶠書
江准山北以繒繒剪製艾葉或綴繒禽蟲百獸之
形細如蜘蛛絲絳縵麟鳳龜虎蛇排草蜘蛛等物
備極奇巧
不可悉記

以五絲絲繫臂辟鬼及兵令人不染疫疾俗說能

益人壽算

一名孫命縷亦名續命絲又名辟兵繒
一名百索王禹玉詩臂纏長命縷衣帶

亦靈

符
桃印本漢制以惡氣今午日以絲繒篆符相問遺

亦以置屏帳門戶

揮播花艾葉於瓶用佐觴筵何景明詩五月五日
天氣鮮艾葉榴花對

前

是日人皆踏百草今人又有闢百草之戲荆楚歲
時記

陽公詩共闢今朝
勝亞襪百草香

五日菖蒲為沐浴今謂之浴蘭節

楚詞浴蘭湯兮沐芳
鄭俗三月男女東蘭于水際以自祓除詩疏言

月覽

香草能辟不祥煮以洗浴亦可種之以辟臭池生

水旁下溼處紫莖素枝赤節綠葉節節生有細

齒髮月刈取以酒油灑製置髮中令頭不腫名省

頭草又名孩兒菊此物乃一類二種葉圓節長而

葉光有岐者為蘭嫩時並可按而佩之

俗以簪葉裹米成尖角如梭櫚葉心之形名曰櫚

又名角黍歲時記 俗作粽或言為粽屈原作此
酒光杆絲菰葉
紫絲楚粽香

是日泛菖蒲于雄黃酒中飲之以餘酒染額手足及

身以辟邪毒灑諸牆壁門牕辟毒蟲

是日民間泛龍舟競渡歲時記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江人以舟楫拯之後世遂
以為戲刻舟為龍加以絲繪極其華侈柳絲奪噪
傳流座車一說龍渡自
越王勾踐習水軍始

五日當藥以蠲除毒氣

五月令廣義云五日百草木葉皆靈宜多採取備用
艾宜壯滋潤久取曝乾用灸百病其生染麻油引火
點灸一年不生惡瘡冬月不凍瘡白瘡一及手足身
腫至一晚不收之凡百瘡疥癩所傷未凍瘡白瘡一及手足身
地至晚不收之凡百瘡疥癩所傷未凍瘡白瘡一及手足身
切咽喉外即取取此藥和陳石灰搗骨破者陰乾一
合金瘡為末擦之止血生肌收口更遇有金瘡
折損者研末敷之即愈
蟬花試目藥之謂代其病用治瘡疾男左女右紫
蟬花試目藥之謂代其病用治瘡疾男左女右紫

背知勿

十六日為天地合日忌房事犯者減壽

老學庵筆記元祐七年哲廟初納后五月十六日
法駕出宣德門行親迎之禮初道家以五月十六日
日為天地合日夫婦迎之乃謂人主與后猶天地也
故特用此日將降詔皇太后妃持以爲不可上亦疑
之官仁獨以此語為俗忌非典禮所載遂用之其
後卒不祥

是月忌蓋屋

風俗通云五月
忌曬曝薦席移牀
太師平野度妻毛氏
在席薦上臥驚駭失所五月晒席忽見其三歲女
別牀如故不旬而夫因相傳以爲忌

是月採取萱花作葅利胸膈

取浮萍陰乾燒烟去蚊

梅天宜蒸蒼朮收潮諸香辟之

古傳考畧梅當依微謂之微天亦曰霉天因雨當
梅熟之時遂說為梅雨收之煎茶甚美經宿不變
色坪雅云今江浙二浙四五五月間梅雨微黃落則水
潤土海柱礎皆汗蒸鬱成雨謂之梅雨服品書畫
莫不白酸穢過訪謂霉氣起地
五尺即一大猶然惟樓居差可
夏至浚井能改水又去瘟疫
禮儀志

六月

是月季夏亦曰焦暑曰伏月

月內有三時雨田家
以為甘霖邑里和賀

六日為清暑日又為天既節宜祀牛馬牛馬針灸百病

是日曝衣服書畫類記六日書畫衣服器用之

忌掘土六六純陰主土犯之大凶一云是月俱不

宜動土

宜洗六畜去蟲祛疾世俗稱六月六日

伏日宜製麵造鼓醬瓜蔬晒收五穀

顏師古云伏者謂陰氣將起迫于殘陽而未得升
故為伏藏因名伏日一說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
春夏冬三季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之理也
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夏是以金代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

庚為未伏故曰三伏凡四十日，熱所以對

臘之大寒也南方以入伏之日，山雲為准

後漢和帝永元六年，初令伏閉盡日

注云伏日萬鬼行故盡日

伏日有酒食之會

伏日進湯餅名為辟惡

歲時記

伏日忌迎新婦犯之大凶

陰陽禁忌

夏初林笋盛時掃葉就竹邊煮以沸湯其味鮮美名

傍林鮮

月覽

五

唐人最重三伏以六月中別無時節往風亭水榭雪

檻冰盤浮瓜沉李流盃曲沼遠邇笙歌通夕始罷

李沉則熟瓜浮則甘

秋秋擊也物至

西方為秋秋曰白藏

氣白而收藏也

亦曰素秋風曰涼風淒

風景曰清景草曰衰草木曰疎什金氣肅殺萬物

擊斂之會勿發揚馳騁○立秋後第五戌為秋社

與春社同

立秋日鷄鳴時吸井華水少許却百病

月令廣義曰

為井華水療病利人

唐時立秋日京師賣楸葉婦女兒童剪花戴之取

秋意也

立秋日不宜浴令人皮膚癢燥生白屑

法天生意

漢以立秋日授御史蓋以風霜已嚴鷹隼始擊天

地肅殺之候事文類聚

七月

是月孟秋亦曰新秋又曰夷節

七日名道德臘

月覽

六

宜曝圖書衣裘并皮裘可辟蛀

七日之夜曰七夕相傳牽牛織女一年一會昏宵令

節故曰夕

齊諧記天河之東有織女乃天帝之子機杼勞役

織成雲錦天衣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即嫁

後遂廢織紐天帝怒責令歸河東但使一年一會

是夕牽牛與織女會于河東後烏鵲為梁以渡故

謂之七夕也

是夕灑掃於庭露於几筵設酒脯瓜果以乞巧有

蟾子網於瓜上則以為得巧婦人結絲縷穿七孔
針歲時記

以瓜刻成花樣謂之花瓜以綠豆小麥水浸磁器
內生芽數寸以紅藍縷線束之謂之種生又以黃
蠟製為鳬雁鴛鴦鰓鰒龜魚之類彩畫金縷謂之
水上浮又以板上布土種粟生苗置小茅屋花木

作田舍家物皆村落之態謂之穀板

唐天寶宮中七夕以錦絲結成樓殿高百尺陳花
果酒食坐具以祀中女二星妃蟻各執九孔針五
色線向月穿之遇者為得巧動清商之曲宴樂達
旦士民效之又以蠟作嬰兒浮水中以戲為婦

人生子之祥名弄化生本出西域謂之摩侯
羅俗云摩喝樂唐詩水拍銀盤弄化生是也
十五日為中元節僧家建盂蘭盆會佛經為集福會

釋氏要覽梵語孟蘭猶言解倒懸
也俗放燈塔上及河中謂之照冥

八月

是月仲秋一曰桂月又曰橘春橘以八月為春

朔日以露調朱砂點小兒額名為天灸以厭疾歲時記

是日取栢葉上露洗眼明白述仙記

一日取栢葉上露濃磨墨頭痛者點太陽穴勞瘵

者點膏肓穴亦謂之天灸田家五行

十五日中秋節秋之也唐云一半秋又曰三五夕

是夕月中天景正乃太陽朝元之辰宜焚香守夜
參同契云八月十五月明之夜深山之免結胎滄
海之蚌結珠無月是歲免少月有月是歲珠多遂史
羅公遠中秋夜侍玄宗玩月柳枝化為橋或宗遂
遊月宮見仙女數百歌舞曰此霓裳羽衣之曲

中秋天色陰晴與外國同

蘇東坡云故人史生為余言中秋之月雖相去萬
里他日會合相問陰晴無不同者公集中秋詩
詩嘗問此月
萬里共陰晴

十六日唐為二八秋杜詩謂之仍圓夜

二十日壽星現宜祈禱脩善事壽星為極老人星也爾雅壽星角

亢也注云角亢列宿之長故云壽星月令秋分命
有司饗壽星于南郊唐開元四年勅方司置壽壇
以七月二十六日為千秋節祭老人星據
會要又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兩日俱載

九月

是月季秋亦曰暮秋深秋○大戴禮云是月乃命有

司趨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菜所以輔佐穀氣疏

不足為歲備
者無不貯儲

九日曰重陽一曰重九是日具餚酒登高眺遠飲燕

遊賞採茱萸花以泛酒祓除不祥

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學道長房謂曰九月
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宜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

榮莫繁臂登高北禍可消景如其言舉家登山夕
還錦犬皆暴死長房曰此代之矣今人九月登高
始此唐景龍三年九月九日中宗幸臨渭亭登高
賦詩學士皆屬和御製序云莫房薦發菊蕊合芳
陶潛題四把既治九醞之歡畢卓持螯須盡一生之
興人題四詠同賦五言其最後成罰之引滿幸安
石得枝字金風韻蘇詩王靈玄後枝蘇球得輝字
思源益效淺雷醉奉展沈佺期得長字年年重
九慶日月奉天長李又得濃字捧德更香過梅觴
菊氣濃于經野得樽字桂庭羅玉姐菊醴道芳樽
宴也韋安石蘇軾詩先成于盧最後成罰還見
足日採茱萸蘇軾詩先成于盧最後成罰還見
菊花滿庭香容唐九月宮掖神菊書榮更爲辟邪翁
詩黃花滿庭香容唐九月宮掖神菊書榮更爲辟邪翁
黃花笑白頭埋推云菊天詩摘來自香菊蓬繁只恐
此而窮盡也品類甚多要黃白二色皆可服食
惟紫莖黃色凡心氣香而味甘者爲上品其莖青
月覽

而大作萬艾氣者味苦不堪食名
苦蕒非菊也不惟無益且耗元氣
九日忌動輒席招橫惡瑣碎錄
宋九日以粉麪蒸糕上棹剪綵小旗糝釘果實之
類相餽遺

十日再會爲小重陽
唐宮中秋日妃嬪以金籠閉蟋蟀置枕函畔夜聽
其聲
冬冬終也物至此
時皆告終也
北方爲冬冬曰玄英風曰嚴風景曰寒景草曰黃草

木曰寒柯嚴陰沍寒萬物閉藏之時宜謹嗜節慾
立冬日以各色香草及菊花金銀花煎湯洗浴謂之
掃疥

十月
是月孟冬亦曰上冬曰陽月此時純陰用時嫌又爲
小春天氣和暖如夜初長夜初長
朔日頒曆俗作糯糍或京餛以祀祖告冬次酒炙饗
肉于爐內團坐飲啗謂之暖爐會糯糍今猶稱成
之餽餽亦
日飲餌
月覽

是日爲民庶臘戒夫婦容止犯者減壽
十五日爲下元節味太平興國五年中元下元併張
之罷
十六日爲盤古生辰可占冬時之陰霽是月亥日金
十一月

是月仲冬一曰復月廣寒月呂氏春秋曰暢月言陰
上民人空閑無所事
作故命之曰暢月也
冬至日曰亞歲曰長至是日陽氣始起宜安靜以養
之寢異內外

斗指子為冬至有三義一曰陰極而一陽生二曰陽氣始至三曰日行南至故謂之至冬至後微陽初生陰未退曉交爭未定當靜以待與夏至對待以陽未至於甚傷陰微此時之陰猶盛陰微則盛陽未至於甚傷陰微此時之陰猶盛

月覽

十二

是日宜於北壁下厚鋪草而臥以受元氣養生要術

仲冬晦日古人煮赤豆作糜以祭門一云冬至日煮

赤豆粥食可禳疫相傳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亦傳會之妄談也

赤豆粥食可禳疫

十二月

是月季冬亦曰臘月除月

冬至後第三戌為臘風俗通曰夏曰嘉平殷曰清

也因獵取獸以祭一云臘接也新故交接謂之臘

八日為王候臘昇日宜沐浴忌房事道書王候臘五日所分野降注三萬六千神悉其日可謝罪祈求延年益壽

唐制臘日賜口脂面藥及賜宴群臣杜詩口脂面

管銀鬕下九霄

宋元是日都城諸寺作浴佛會以諸果煮粥謂之

臘八粥喫以增福

二十四日為交年日備糖餅酒果祀竈祈福以酒糟

抹竈門謂之醉司命

夢華錄是夜備酒果糖餅為送竈神以酒杯供竈門除夕同別以黑豆寸草為秣馬具元二又具如

月覽

十二

前先詣厨迎祀竈神為迎新歲祀竈之儀有用牲者而通俗惟齊供過半按太常用牲醴而古人有黃羊白鵝猪首之祀况烹庖資百味而祀竈獨齊供乎

楚俗以竹枝掃屋塵換爐火夜具酒果祀竈神謂

竈神先一日朝天白一歲事故先一日禱之風二記

二十五日吳中煮赤豆作糜暮夜合家同亨云能辟

疫氣雖遠出未歸者亦留貯口分至襁褓小兒及

僮僕皆預名口數粥

范至能詩家臘月二十五浙米如珠和豆煮大杓鑪鑪分口此疫鬼聞香走無處鑪鑪在遠行人亦留分祿中孩子強教嘗餘波破雷震賦新元

叶氣調玉燭天行已過來萬福

三十日爲除日一曰除夕以吉除盡今歲驅難爆竹易

門神換桃符圍爐圍坐歡譙達旦謂之守歲

歲除俗作鬼神狀擊鼓驅疫癘之鬼曰傩爆竹所
以震俗作春陽辟邪之神公詩隋官守夜沉香火
唐俗和敬樹之聲門神之美本白桃符以神荼鬱
量辟和敬樹之聲門神之美本白桃符以神荼鬱
壽鹿助喜等狀皆取美名以迎祥祉官符以神荼鬱
宋歐陽公春帖以歲規寓辭或隨所居以致詞近
世諺謂過情其例不一又以五色紙爲門條編
之禮戶牖及五相問新歲又
除夜以松栢桃杏諸枝燕火謂之糶盒或曰生金宜

月覽

三三

焚蒼术皂角楓共諸香并家中所餘雜藥以辟邪

祛溼宣鬱助陽即闔室虛堂亦無不到月令通考

黃燭以麻紙灑油如庭燎律有元

是夕家奉神佛祖先之前俱各香燈明燄及臥室

內燃燈達旦家宅光明攢火圍爐以助陽氣月令

導生八歲序交接之期神慶會之期宜修

非保命

是夜竈裏燃燈爲照虛耗夢筆錄

是夜以脂麻糝神臥房內外可辟邪瑣碎錄

除夜有司疫使者降人間宜以黃紙朱書天行已

過四字貼門額吉法天生竟

是夜以川椒二十一粒密投井中禳除疫厲養生

是夕村落以禿帚若麻結竹枝之類燃火炬縛長

竿之杪照田園以祈絲穀風土記○火光色白主

豈衰微主數

除夜以安靜爲吉訪云除夜犬不吠新年無疫癘

公私作開當動閭里者

歲暮埋圓石於宅隅雖以挑核七枚則無鬼疫淮南

月覽

三三

萬年

歲暮家家具穀穀備宿歲之儲以迎新年風土記

是月取青魚膽陰乾患喉閉及骨癭者以少許吹入

即愈

收猪脂背陰懸挂療諸般瘡疾傳湯火瘡及六畜

瘡疥

王元寶冬日宴賓名煖寒會

宋子京雪夜草堂書某人傳諸姬磨墨伸紙左右環

列時姬侍有自權責家來者宋顧謂曰汝太尉尋

常當此清景則何為對曰太尉當時但知命妾
等列酒饌羅管絃引滿酣醉不能為尚書清事也
宋遂為之閣筆大笑曰此亦不惡亟呼酒命歌酣
飲達旦

閏

月穀梁註閏是歲殘

禮記月令天子十二月所居各有其卦惟正月無
所居居于門故王在門謂之閏門路廢之門也

閏月不舉百事遠周書

是月不舉百事者以無中氣也按每月有節氣有
中氣如丑之終寅之始則為節寅之初卯之正中
月節戌時北斗指于寅位之卯兩水正月辰中
氣戌時斗柄指于寅位之中二月指卯三月指辰
月覽

之類是也名曰月建亦曰斗建若遇閏
月其月內無中氣斗柄斜指兩辰之間

物華紀麗

陽春媚景

晴光

杏艷

綠茵

翠屏

海棠含雨

牡丹始繁

薔薇蔓

落紅滿徑

炎夏勝境

新篁敷粉

荷香

桐陰

蕉影

深院槐陰

雨霽

樹散蟬聲

凍解銀塘

桃夭

濃煙醉柳

柳堤鶯囀

梨花夜月

芍藥翻塔

紫荆吐

月覽

十六

榴花明

綠陰清晝

樹影閒階

午簾清風

梧月空階

晚涼

蛙鼓喧

素秋清致

桐葉落

蓼紅

桂影扶疎

芙蓉曉露

月夜

疎林

白蘋開

寒冬幽賞

月賞

五

冰葉脫

枇杷綴金

蕭森林樹

庭月清霜

萬松疊翠

紫薇映月

鷄冠環戶

菊有英

簾葭蒼

砌畔蛩吟

霜葉

菱荷化為衣

橙黃橘綠

楓葉冷

明月梅花

雪夜

農家占候

干支雜占

歲在申酉乞漿得酒歲在辰巳鬻妻賣子夫盛衰更

代豐荒相半天之常道也此為最驗袁子正書語

立春日辰

甲乙是豐年丙丁多主旱戊己損田園庚辛人易動

壬癸水連年

每歲農人占曆有三滿斗為大稔音蓄熟也

四甲子不宜雨

月賞

五

春甲子雨赤地十里言三夏甲子雨乘船入市耕甲

子雨禾頭生斗冬甲子雨雪飛千里

四甲申不宜雨

凡甲申日雨主久雨米暴貴大抵甲為天干之首說

人遇四時甲申日雨必閉難訪云甲申猶自可乙酉怕殺我更逢壬子

雨相牽作久陰

四丙寅日不宜晴

春丙陽暘無雨浸秧憂丙陽暘乾死禾娘秋丙陽暘

乾晒入倉冬丙陽暘無雪無霜

正月占

歲旦立春人民大安

訪云百年難得歲朝春立始建也春氣始至故為之立也占春

斗色青主春多疫赤主春多旱黃主歲熟白主春多風黑主春多水

歲旦精明歲豐民安陰和無日色物者主有年陰雨

主人殃穀畜果蔬皆不興日有暈主小熟有雷主

一方不寧有雷人殃霞氣主蟲蝗蠶少婦人災有

霜主七月早有霧主桑貴民災兩雹主多瘡疥之

疾有雪主夏旱秋水如未過立春而元日雪主大

有年使民書一云有雪主夏秋六旱

月覽

二九

元日四方有黃雲氣主大熟白為兵凶奇氣雜黃氣

主蝗赤氣主旱黑氣主大水

東方朔占書謂歲後八日一鵲二犬三猪四羊五牛

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主其物育陰則災

元宵晴主春水少訪云上元無雨多春旱

二月占

朔日值驚蟄主蝗值春分主歲歉有風雨主米貴

驚蟄者蟄蟲震驚起而出也

十五日為花朝晴則百果實風雨主歉夜尤宜晴若

兩主四十日夜兩大抵二月怕夜雨

春分兩主無麥人有災

訪云春分無雨病人稀

月內有霜主旱

三月占

朔日值清明主草木榮茂值穀雨主年豐

寒食乃清明前二日是必有風雨 清明日喜時主

歲熟

月內有暴雨名桃花水主梅水多

穀雨前一兩朝雨主旱

月覽

存

四月占

朔日值立夏主地動值小滿主人災風雨大則大水

小則小水清明主旱

初八日看陰晴下水旱只宜密雲不雨訪云四月八日

好張釣四月八日為渡禱不論高低日盡熟

立夏宜雨晴主旱 立夏後夜雨多損麥益麥花夜吐雨多花

損故麥粒浮嫩也

月內日暖夜涼主水少訪云日暖夜寒東海也乾

小滿有雨歲熟

虹見米貴

五月占

初一日雨人喫百草

端午晴主水有雨訪云端午晴就農夫喜歡夏至端午

前則雨水調 端午日值夏至米貴訪云夏至連端

芒種晴明歲豐言有芒之穀可播種人苗效勤矣小

時而兼人事

芒種日不宜雨雨宜遲訪云芒種端午前處

風土記云夏至前芒種後雨為黃梅雨通書作霽又

雨當梅熟之時遂訛為梅

月見

芒種逢壬是立梅立梅日雨謂之迎梅雨主早

庚戌或丙日進微神棍經云芒種逢丙進微小暑得

未出微俱無定擬惟以逢壬是也訪云高田只怕

雷裏西南風急主雨立至易過若風微最毒應在時

裏

訪云雷裏西

黃梅寒井底乾的在梅頭無水飲牛

夏至宜雨訪云夏至無

夏至雷三伏旱

夏至後半月為三時頭時三日中時五日三時七日

時雨最怕在中時前三日來謂之中時頭歲大荒

末時有雨則不忌訪云迎梅雨送時雷送去了並

晴主久

二十日為分龍日有雷曰鎖龍門主少雨晴主旱雨

則多水訪云二十分龍二十一

楚俗以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為分龍節閩俗以夏

至後為分龍一云二十六日為分龍雨訪云熟不

月念五六二十五六陰沉沉

月見

三

六月占

小暑兩名倒黃梅主水

朔日值大暑人多疾

初三日宜雨訪云六月初三

三伏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

對臘之大寒也南方以

月內日蝕主旱月蝕主旱有霧亦主旱

月內宜熱

訪云六月不熟五穀不結又

七月占

朔日值立秋或處暑主人多病

初甲子雨主多火

立秋小雨吉晴明則萬物少成熟又云晴主歲熟未

知孰准

朝立秋暮颼颼夜立秋熟到頭

田怕秋旱人怕老窮秋熟損稻旱則必熟

八月占

十五晴主來年高口美响主來

月費

十六夜萬里無雲來年大熟若此

九年八月十

六夜仰手不見掌
四十年果大荒

九月占

朔日值霜降主多雨

重陽日晴則冬晴

九月明九日晴則冬晴
九月十三日晴則冬晴
九月十五日晴則冬晴

月內日月蝕主歲凶○天有雲則無霜名護霜天

十月占

朔日值立冬主有災異

十五日月蝕主魚貴

十一月占

朔日值大雪或冬至皆主有災

冬至日晴和主大熟是日雪主來年飢

月蝕主米貴 月內虹見火色吉

十二月占

朔日值小寒主祥瑞

立春在殘年主冬暖

訪云兩春合一
冬無被暖烘烘

月內有霧主大水一云臘月有霧露無火做酒醋酒

月費

日尤驗

占日

日抱耳主雨南耳情北耳雨雙暈無風雨 日旁赤

雲如冠珥主大風雨

耳長下垂名幢主久晴

日珥明日有雨

日生暈主雨 日黃主風雨

日沒胭脂紅無雨也有風 謂紅在日沒後也

日出卯遇雲無雨必天陰日出紅雲暗東風雨即見

日暮若暗紅無雨必生風日暮黑雲接風雨不可
說○烏雲接日次日雨

日未出之先東行見黑雲如鷄頭如旗幟如山峰等
形應當日未申時雨或有紫黑雲貫穿日者或在
日上下者皆應當日雨

占月

月初生色黑有水月滿色赤主旱○月旁黑雲起主
大水黑雲刺月
多陰雨
月生暈主風

月覽

五

月色紅明日大雷雨

月如彎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

初三月下橫雲初四日裏雨傾盆

占風

凡風單日起單日止雙日不止

日晚風和明日愈多大抵風起自晝者善自夜起者

必惡

雲下四野如霧如烟名曰風花是有風天

占雲

雲甚厚而潤大雨必暴至

天無雲北斗上下獨有雲五日內有大雨

天高氣白風雨不多天低氣昏三日有雨

天河中黑雲謂之天河作壩即雨○赤雲氣或在日

上下又廣密者大風揚沙

黃昏上雲半夜開半夜雲鋪雨必來

日將入雲霧赤紫布地七日內有雨水四方有黑煙

如火在煙中主不雨

早看東南晚看西北空則無雨雖有雲而天色分明

月覽

二十六

亦晴○陰天卜晴

請云朝要天頂
穿暮要四脚懸

雲霓滿天似魚鱗來朝日頭晒殺人

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賊泥雲往南水漲潭雲往

北空自黑○雲陣起自西南來者雨必多起自東

南來者絕無雨

早歲雲陣起或自東擁西或自西而東謂之浴江豚

每日如之久旱候也

請云旱年多
雨勢即此

久旱而有赤雲過天照映山谷則來日有雨

半天原有黑雲日落外其雲必散半天雖有雲而日

沒下段無雲狀如巖洞皆主晴

占雷

春雷初起其音格格霹靂者謂之雄雷旱氣也其音

殷殷不大霹靂者謂之雌雷水氣也

雷初發聲微和者主年內吉猛烈者凶

秋甲子雷歲大凶○秋月暴雷謂之天收百穀虛耗

不成

雷從地起主連陰一夜起雷三日雨○不怕寅時雨

只怕卯前雷

月實

庚

雪中有雷者主陰雨百日方晴

九月雷主穀貴民愁

十月雷主人民災五穀薄

十二月雷主來年旱澇愆期

占雨

朔日雨為交月雨主久陰如前月連霖雨主雨少

念五念六若無雨初三初四莫行船言月盡無雨則來月初必

有風雨

江淮俗驗每月初二十六雨則月內多雨

雨打五更日中必晴夜間燈火明而焰長明日必晴若暗而焰短明日必雨甚驗

雨從辰已起到夜也不止○凡雨怕天亮久雨只宜

暗忽明亮雨候也○西北赤而氣清來日大晴

久雨至午少止名遭晝正午遭猶或晴午前遭午後

雨甚

東北風急主雨○雨點有泡謂之戴帽主雨

未雨先雷船去步回

明星照爛地來朝雨不住○雨後一星明今宵天必

晴○雨夾雪難得晴

月實

庚

久晴逢戊雨久雨望庚晴 久雨久晴逢庚似變

久雨不晴看丙丁

甲日雨乙日晴乙日雨直到庚

春寒多雨水夏寒斷水流

地氣應天柱礎潤即雨地溼潤水出如汗即暴雨

水氣腥立時雨○苔浮水面立時大雨○甕下有

涇痕曰水缸穿裙主雨

霞星霧電雜占

朝霞乾紅主晴帶褐色主雨

朝霞不出門晚霞行千里言雨後朝晴尚有雨也
朝暮皆霞無水煎茶

星密主熱星搖必風

春霧晴憂霧落秋霧不收雨颼颼○霧露不收定是

雨語云行得春風可要雨蓋春之原數為夏之雨數大小緩急亦如之

東閃日頭西閃雨南閃烏雲北閃風

東虹晴西虹雨對日虹無風雨○無雨虹雨便晴雨

中虹立時晴虹霓天地之淫氣隨日所映故朝而見色赤白而漸盛者雄曰虹雌曰霓一曰虹霓雙色青白而間者雌也

虹旦見於西則為雨暮見於東則雨止且見於西而

純赤者則大雨暮見於東而色黃者則雨止

凡電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主歲穀不豐電有傷傷物者有穀燕雀者有麥禾及桑者俱為災異

冬不冰為飢疫○雨與雪雜下曰霰霰

冬雪盈尺來年大豐

草木禽獸占

望杏數耕瞻蒲勸穡○杏多實不熟者來年秋禾善

臨豆鳳仙芒種前開花野蒿薇立夏前花藕夏至前

花並主水○竹筍透林多水

鶴鳴仰則晴俯則雨

鳩鳴有還聲曰呼婦主晴無還聲為逐婦主雨

朝鵲晴暮鵲雨又鵲叫一聲晴二聲雨○鴉浴風鵲

浴雨鳴鵲浴斷風雨

鷄宿遲主雨○猫食青草主雨○犬爬地并眠灰堆

高處主雨咬青草咬主晴向河邊喫水主退水

水蛇高蟠主水至其處上望來速下望來遲

魚浮水面主雨○朱鼈浮波候雨江豚拜浪迎風

蜻蜓亂飛主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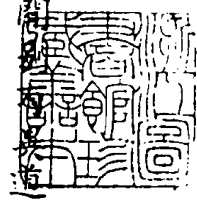
平地蟻成陣主雨蟻封穴主雨蟻從必雨乃雨感

蚯蚓朝出晴晝出雨夜叫聲清主晴

壽世秘典卷二

調攝小序

養生之說自昔言之然古聖期頤未聞調攝
慎起居謹嗜慾守中實內長生久視道無踰此諸
如道經僊術飛丹煉石之奇事屬窗渺繁置不錄
語云善服藥不如善保養爰述所聞切於日用寢
食者為調攝



天柱丁其譽識

小序

典目
養生要論
保生月錄
頤真秘韞
食治選要

壽世秘典卷二

調攝

養生要論

性命在天神僊之事不可為其証惑但當受養神明
調護氣息慎節起居均適寒暄禁忌食慾餌飲藥
物遂其所稟不為疾病侵折是謂善攝生者故攝
生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後可養單約養
於內而喪外張設養於外而喪內稽康清養生之

調攝

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餌之徵而以貪溺取
禍往世之所述也 五宮編

養生者先養神次養形養神莫要於恬澹虛無病安

從生傷神莫大於憂患思慮試觀多憂多慮之人

飲食不能肌膚則知養神當先養形也明矣

宋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
康強問卿攝生有道乎對曰無他任但能隨意自
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上以為名言
○宋高宗云人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
寧○即康節詩老年無體索溫存安樂窩中別有
春萬事去心閒偃仰四肢由我任舒伸庭花盛處
涼鋪簞簾雪飛時軟布袍誰道
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折肱漫錄云養生者貴開發其生機生機一發則源
源不窮此謂濬于不府生機有二使此心常自怡
源之適而不以憂鬱窒其生機一也助養脾土以滋化
源則四藏都有生機二也若不知此機括雖日日
服補益良劑所補曾幾何心為一身之宰脾為萬
物之母養心養脾攝生

人生不過寢食二事日不甘食夜不安寢則病矣今
富貴之家以酒奪食以色妨寢則二者皆失之且
傷酒之後繼之縱慾日中而起宿醒未解又復飲

調攝

酒其神思困倦不如強飯安眠者多矣

飲食者人所賴以養生然必以脾胃為主胃陽主氣
脾陰主血胃主納受脾主消導一納一消運行不
息生化無窮至於周身血氣四肢百脉皆藉此為
充長經曰胃為水穀之海化榮衛而潤宗筋又曰
陰陽總宗筋之會而陽明為之長故胃強則腎充
而精氣旺胃病則精傷而陽事衰善養生者慎起
居節飲食則不損其脾胃不然百病由此而生故
脾胃不可不慎也

宗筋者前陰所聚之筋為諸筋之會一身之筋皆
屬于此故名口經云安穀則昌人之有生也先天
元氣全賴後天之穀氣以助之故脾胃不傷即有
他病猶可調治若脾胃壞飲食少本根之地既搖
則難痊瘵起而難為力矣故養病家亦先須于脾
胃上著力每治他疾切須照顧脾胃不可一意攻
伐忘其根本

孫兆甫云補腎不如補脾脾胃既壯則能飲食飲食
既進則益營衛養精血滋骨髓是以素問云精不
足者補之以味形不足者補之以氣

嚴用和云古人謂補腎不如補脾予謂補脾不如補
腎腎氣若壯丹田火感上蒸脾土脾土溫和中焦

調攝

自治膈開能食矣

寧少母多寧飢母飽寧遲母速寧熱母冷寧寒母煩
寧軟母硬此六者調理脾胃之要法

陶隱居云食或欲飽并欲速寧可少食相接莫
教一飽頓充腸損氣傷心非爾福蘇子瞻常言食
少則臟氣流通而少疾語云四日四種
病宿食為根本若欲却病宜先減食

保生帖云養生以飲食為主飲食以水穀為主水以
潔為主穀以精為主其他酒穀以淡薄為主可清
氣可釋慾可寧神可養福愈濃郁愈肥甘損多益
少朔望宜食齋素使腸胃中隔半月則清虛一番

每日晨起食素粥午膳用葷夜則清酒數酌食品不拘但取冲淡去肥醲半醉半飽夏月晝長隨意加點心少許如此長守可以少病若特服食藥餌雖至和平之味久服必偏

陳龍正先生所怡養生防疾諸說藥性食味諸條悉蒙而付之名係生怡沒多病之人時時省覽可記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虛穀氣便利暢胃氣生津液去新利膈養胃夜甚吳子野勸食白粥云能推陳去新利膈養胃夜甚吳子野勸食白粥粟米粥氣味薄淡新利膈養胃夜甚吳子野勸食白粥利小便止煩渴養脾胃皆言粥之益如此

調攝

心

飲食務取益人者仍節儉為佳本草須常考訂母食

病體相妨之物凡炙瀉煎炒最忌助火消陰損人不淺

陳幾亭嘗以四箴名齋曰淡嗜調元擇勞平氣蓋嗜慾深濃伐性第一飲食不節化元受傷勞於無益何如養安暴怒撻寧神魂併散道所不安養所不存凡人三十以後年衰一年合十年觀之便見既十年一衰則年年暗衰可知既年衰一年則是日衰一日但總觀則覺而析觀則忘非惟觀者忘之已亦不自覺也不覺者昏覺而不防者忽防之

道敬守四箴以德養壽其衰也稍晚以壽進德其存也不虛道書云人自少至老精神消損頃刻不分毫不差耳

參贊書云凡勞者傷于神氣傷者傷于形容飢飽過度則傷脾思慮過度則傷心色慾過度則傷腎喜怒過度則傷肝悲愁過度則傷肺又如風寒暑溼則傷于外飢飽勞役則傷于內晝感則傷于榮夜感則傷于衛經行內外真氣外散五邪內攻使人肌肉消瘦神氣短少飲食漸減行步無力雖欲久

調攝

二

生恐無能矣

人每事當知所節節慾節勞節飲食此其大要凡用心用力及用目用耳一切事稍覺其勞即便却去以節省之稍息再勞庶不至受病若待病而後調之費力多而取效難矣華陀嘗言吳普云人體欲當動搖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疾病不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人之形養之者血氣也血氣屬精神以統御之精神即性命也人云性命則重不知費精神一分即是費性命一分不可忽也凡事當與酣之際猛加檢

點則長命之樂甚于一時之快心耳

王聖俞云伐天和以成就世事譬猶割肉飾蛆刺血染裳然究竟成就亦歸虛幻徒自伐其天和而已語有之寧可踴躍垂物議莫將性命常人情二言可書座右

心之神發乎目久視則勞心腎之精發乎耳久聽則傷腎

行不疾步亦勿多言令人失氣立不至疲坐勿背日常默元氣不傷少思慧燭內光不怒百神和暢不惱

心地清涼

陸平泉云晨起取井水新汲者熟數沸徐徐漱以

調攝

六

意下之謂之真一飲子蓋天一生水人夜氣生於

子平旦穀氣未受胃臟空虛服之能獨宿滯痰滲

以滋化源

空心茶宜戒卯時酒申後飯宜少

食飽徐行摸腹解帶伸腰使食下舒方可就坐飽坐

發痔食後曲胸而坐必病中滿怒後勿食食後勿

怒醉後勿飲冷飽餘勿便臥

陸平泉先生每夜欲睡必走千餘步始寢

日以為常

朝不可虛暮不可實

諺云早飯要發中飯要飽夜飯要少語語皆格論空復多言最

能傷氣口午必須飯飯必滿量而止則神氣自旺

飢勿浴飽勿沐午後勿沐眼疾勿浴

甚至有失明者

勿同日沐浴

沐浴者洗頭浴者洗身也頻浴亦非所宜能耗元氣

旦起勿開眼洗面夜間宜開眼

暮臥當習閉口口開則泄真氣宜屈膝側臥益人氣

力

西山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睡後獨以爲此古今未發之妙不知本于千金方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暖蓋足能息心自嘆目雲笑七載云人若睡必須側臥膝踞

調攝

一贊即便展兩足又兩手全氣通編派身陽氣布也歐陽脩云王介甫以夏月晝眠方枕爲佳問其

何理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便覺涼爽

保生帖云夜臥能使氣降晝臥能使氣升人至暮勞

極眼白睛昏而帶赤靜臥一宵詰朝清徹如故此

氣降之驗也晝倦當靜坐片時或散步玩物睡態

自解若因而沉寢則初覺之時目白睛必亦此因

臥而氣反升之驗也晝當與陽俱開乃遂其候

而閉之譬如夜當與陰俱閉乃故狂呼豪飲皆傷

壽源凡飲後臥宜側左食後臥宜側右大腸膀胱各從其便

汪穎云人知戒早飲而不知夜飲更甚既醉既飽睡

而就枕擁熱傷心目夜氣收飲酒以發之亂其清

明損其脾胃停滯生痰動火助慾因而致病者多

矣孫真入云再三防夜醉良有以也

保生帖云丹溪言夜飲傷人以氣宜飲而反發之猶

暮不食薑之意然惟貴少飲不在拘時即康節午

後三杯極自得趣然亦偶為之可耳若習以為常

雖止數杯覺有昏氣於讀書靜坐未便薄暮清酌

微醺比就枕時酒氣已散覺有助於寢息而不妨

調攝

於用功較畫飲為得也人各適性不必師康節不

必泥丹溪亦不必拘我

幾亭外書酒之為損有本質焉有造作焉兼惡則

損盡美則益美惡牛則損益參五穀之中惟糯米

性滯發風壅經絡氣迷悶人則是未造酒醞醱以

為害已深矣則加以麴蘖之毒况糯米所造酒醞

成凡物經鬱則熱而有毒况糯米所造酒醞醱以

傳而茶北酒又稱酒之為害甚於糯米所造酒醞

即醒而酒氣猶在氣味冲爽則酒性常先怯風除

糯米絕殊所以氣味冲爽則酒性常先怯風除

造法滄俗造酒用菊花少許則酒性常先怯風除

若製熟時先和綠豆成及成酒後能解鬱過

之云淡酒小孟久坐細談非附娛
客亦可養生此深于一語酒者也
凡造酒一月露一月釀酒清苦黃米氣薄味清
初飲似酒烈然味薄易醒不至如南酒之助火生

酒不可雜飲飲之雖善酒者亦醉蓋生取煮煉之殊

官法私方之異飲家深忌 清異錄

酒之毒在齒飲後吸水用鹽漱之良酒後啜茶水過

多引入腎臟令腰脚重墜兼患痰飲水腫攣蹇諸

疾

懶可臥不可風靜可坐不可思悶可對不可獨勞可

調攝

酒不可食醉可食不可淫

人之養身幸而五臟安泰六腑平和謹于攝生飲食

有節起居有常少思寡慾恬淡虛無精神內守不

藥之藥也潔古老人云無病服藥乃無事生事此

誠不易之論

恬者內無所營淡者外無所逐虛無者虛極靜篤

即恬淡之極臻于自然也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

歸真一之氣皆從我矣精氣神無妄動故

曰內守唐處士張泉謀移宗曰神氣不可餌也昔孫

嗜慾勝則疾病作藥以攻疾無病不可餌也昔孫

真人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生臟氣不平借使有

疾用藥補亦輕然惟輕故和和故可以長食藥物

氣重故補亦重然惟重故猛則食之須有時請云身閒不如心閒藥補不如食補

壽養叢書云世無扁鵲望而知死生無華陀滌腸以愈疾輕以性命托庸醫何如謹致疾之因固養生之本以全天年

凡藥有偏效而無全功金石之藥最為酷烈其傷生最速其他草木之藥近於熱者皆能蘊毒古人服松脂而塞腸服楮實而痿骨服鵲鴝鳩子而發咽喉之病種種不可枚舉養生者慎之

張從正云凡藥皆毒一雖甘草苦參不可不謂之毒久服則五味各歸其臟必有偏勝氣增之患氣調攝

增不已則臟氣有偏勝偏勝則臟氣有偏絕故有暴天諸藥皆然當觸類而長之可也至於飲食亦沈括筆談予一族子舊服芎藭醫鄭叔嚴見之云芎藭不可多服令人暴亡後族子無病而亡又予常病齒用苦參數年苦腰重不能行太常寺少卿舒昭亮用苦參數年苦腰重不能行太常寺少卿此皆方書舊不載者又族子相免絲子九數年飲食倍常氣血充盛忽因浴去背垢者告以背腫隨視隨長赤嫩異常乃大疽也通四五月間金銀藤開花連莖葉採之搗取汁用酒各年斤煎飲兩日服至數斤背腫消盡以此知非獨金石不可妄服免絲子過餌亦能作疽不可不戒

內經云老人有疾宜先以食治未愈然後服藥其或病雖去而有未盡去者當以飲食養正而餘邪自

盡若藥餌太過便傷正氣食養而猶不盡再用藥以治之

人在病中有傷胃氣諸味不喜直待自愈胃氣便回方欲思食彼時但所思者便宜與之以接補脾胃如所思之物不與此為逆其胃氣反致不能食也但不可太過耳

補虛助弱用藥藥須溫和久服自能奏功乃無雷害如知母黃柏之屬太寒傷氣桂附之屬太熱傷精即有陰虛勞瘵亦宜投以清和之劑若折以苦寒

調攝

火未必退脾家元氣先傷即有陽虛怯弱亦宜佐以溫養之方若助以辛熱少火未生壯火先灼養生者慎之

士大夫小小疾患不可輕用艾火銀熨此一法雖古人有之但士大夫不能養多接見賓客酬應世務心火不寧嗜欲多熾反致增疾止須倍加顧養不以外物榮心止聲色以清耳目戒淫佚以養性情苟非深痼之病未有不已者也

保生月錄

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臥發起與

陰俱起與陽并臥既夜矣起後發焉生而勿殺此

養氣之應養生之道逆之則傷肝肝木盛能克脾

土脾主甘宜減酸益甘以助脾

春日融和當眺園林亭閣虛靜之處用抒滯懷以暢

生氣不可兀坐以生他鬱氣寒暄不一勿暴去

絛衣以次漸減

春陽初升萬物發萌春氣所行宿病發動則四肢倦

調攝

怠而無力不可妄服藥餌飲食調和自然通暢

二月食韭補益心腎前此尚在土中含抑鬱未伸之

氣食之滯氣過此則臭不堪食

採蒿苗和粉麵作餅食化痰利膈去胸中煩熱蒿春初生

苗似蓬蒿而葉緊細氣極芬香

三月採桃花浸酒飲之除百病益顏色蘇頌

本草綱目云桃花性走泄下降利大腸甚速用治氣實之人病腫滿積滯入小便閉塞者則有功無害若久服則耗陰血損元氣豈能悅澤顏也

春勿食諸禽獸肝

勿食百草心芽

勿食蟄藏不時物以辟邪厲之氣

忌食黃花菜發痼疾動宿氣

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茂陽氣在外宜

節嗜慾薄滋味夜臥早起亦起同于春令以順正

陽逆之則傷心心火旺能克肺金肺主辛食味宜

省苦增辛以助肺苟失調養內外相感易生眾疾

淮南子云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夏火旺而云水勝水在內也冬水旺而曰火勝火在內也故人之身受則五臟化水冬則五臟化火夏非水在內則焦而焚矣冬非火在內則寒而僵矣此調攝

陰陽互藏其宅之妙也

丹溪云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時人之五臟

六腑亦應之而衰旺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為火大

旺火為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土太旺

土為水之夫土旺則水衰況腎水常藉肺金為母

以補其不足古人于夏月必獨宿而淡味保養金

水二臟經曰冬藏精者春不病溫十月屬亥十一

月屬子正火氣潛藏之候必養其本然之真而為

來春發生之本若此時不縱慾以自殘至春升之

際根本壯實何病之可言哉要知冬夏二季壯年宜寡慾老年宜絕慾斯為攝生之道

夏月心旺腎衰精化為水房色過度傷元氣損壽宜

食熱物兼服補腎湯藥

折肱漫錄夏月當服六味丸壯水以鎮陽光

夏日汗出勿令扇風五臟腠穴皆會于背恐風從背

入為中風之源尤忌當風坐臥一時雖快風入腠

理為患最烈

古云避風如避箭避色如避仇風固宜防露尤須避

風屬陽露屬陰陰氣中人最易得疾故夏月不宜

調攝

志

久坐露下納涼秋來多致患瘧每日將昏時即有

露氣其氣能直透房樞故夜臥須閉牕而後睡

夏月坐冷石成痼坐日晒熱石生瘡勿枕冷石併鐵

物損頭目勿沐浴後當風

汗出或脫衣去巾襪後便用手多磨擦令毛竅閉寒

月固怕寒風暑月外熱毛竅開尤易感也

汗透衣裳晒日中服之必生汗斑痱子

汗後入冷水成骨痺盛暑浴冷水成傷寒○大熱勿

驟飲涼水

暑月晒熱甕罈忌盛飲食恐收暑氣

豪侈者暑中以冰置坐隅然體薄者襲其寒氣遏抑

汗孔或以致疾不若求磐石晶瑩者置置琴書間

望之有積雪凝霜之想可以消渴而無害也

夏日露臥縱意取涼熱體當風圖身快爽慾後陰虛

外寒所侵醉飽房勞過傷精力惱怒鬱結傷肝傷

脾數者皆人生當慎如其不謹定生異疾

暑月榻前宜常焚蒼朮以除溼

四月宜服桑椹酒能理百種風熱絞汁熬膏蜜調服

調攝

生

能去火毒解金石燥熱止消渴

採桑椹取汁重湯煮之量入白蜜酥油生薑少許煮令得所凝收和酒飲之亦可以汁熬燒酒藏之

經年味力愈佳

夏月清晨炒葱頭飲酒一二盃令血氣通暢

暑月用薏苡紫煎湯飲暖胃益氣血

夏月宜芝蔴油性涼解毒且注殺饌能辟蒼蠅

夏三月宜食苦菜能益心和血氣

盛暑畏暑難以全斷飲冷但刻意少飲勿與生硬果

菜油膩甜物相犯亦不致生病也先能省減鹹酸

厚味煎燥物自然津液不乏不致引飲太頻

夏月忌食生冷多啖瓜果深秋作痢最為難治

食未成核之果發癰毒

夏勿食諸禽獸心

五月食鱸大毒食鷄令人作癰成漏

夏月深山澗泉停水多有魚鼈蛇蟲精涎在內食之

成癰

秋三月謂之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蚤臥蚤起與

雞俱興

蚤起以從新爽收斂神氣使志安寧逆之調攝

夫

則傷肺肺金旺能剋肝木肝主酸食味宜減辛增

酸以助肝故氣發動不宜吐汗令人消燦以致臟

腑不安

涼風寒露霧淫氣體弱者常須避之

忌傷溼

養生書秋傷于溼上逆而致發為痿厥

秋服寒衣太早致目疾成瘡瘍

秋穀初成老人食之發痼疾

秋食諸禽獸肺至冬發疽

九月上戌採枸杞子浸酒飲滋腎潤肺生精益氣久

之耳目聰明鬚髮烏黑

一法採枸杞子先淨瀝乾入沙盆搗爛取汁銀鍋內熬之勿令粘底候成膏如傷名金髓煎凡器盛

酒調服

八月勿食薑傷神損壽孫思邈曰八九月多食薑至

人言秋不食薑令人瀉氣蓋夏月火旺宜汗散之故食薑不禁辛走氣瀉肺故秋月則禁之晦養語錄亦有秋薑天

人天年之語

九月忌食霜下瓜至冬發翻胃疾

冬三月天地閉藏水冰地坼早臥晚起臥宜早矣起後晚焉所以

避寒即溫養神氣無令邪氣外侵逆之則傷腎腎養藏也

調攝

十七

水旺能剋心火主苦食味宜減鹹增苦以助心

冬月早出宜飲酒以却寒或噙薑以辟惡○嚴寒勿

驟飲滾湯

冬宜溫足凍腦則無眩暈之疾陽氣在內陰氣在外

所忌出汗恐泄陽氣○目勿近火足宜常濯

冬勿用火烘衣衾必致目疾瘡瘍

忌以火灸背以火烘灸食物

冬月勿妄針灸以其血溢津液不行也

冬日臨臥時食生菜蔬三五片無咽喉之疾

夜臥被蓋太暖睡覺宜張目吐氣噓出積熱之毒則無疾

十月宜服棗湯調和胃氣冠宗與衍義云以乾棗去核緩火逼燥為末量多寡入生薑末少許白湯點服

冬三月每日服藥酒數盃立春則止終身常爾百病不生

冬月食芋益人

十月上巳日采槐子去皮紬新瓶中封口二七月初服一枚再服二枚日加一枚至十日又從一枚起

調攝

十八

終而後始久之明目通神白髮還黑有痔及下血者尤宜服之梁書言庚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髮皆黑目看細字亦其驗也

冬勿食諸禽獸腎損人真氣

聞人氏云稟氣實者夏酷暑而不甚畏熱冬嚴寒而不甚畏冷稟氣怯者易寒易熱天寒陰雨則感寒溼而濡瀉天氣稍炎則伏熱而中喝是故先知節候者能辨陰陽寒暑之盛衰經云陽盛人耐寒不耐夏陰盛人耐夏不耐冬此亦知人稟受之不同

頤真秘韞

人身中惟心腎不交百病生焉造化至春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是成泰卦而萬物萌生人若心火太炎則天氣不降矣腎氣不盛則地氣不升矣是為否象精氣何從生心君火也火旺炎上故念一起即火炎念若滅即火息人有一時無念者乎此火即所以日炎而水所以日潤也若常止念靜觀則心氣自降心氣常降則腎氣自漸升而還泰象矣朱大復先生教人心常放下目亦常向下上者降則下

調攝

十九

者自升亦交心腎之法也○臍之內兩腎之中有一竅名命門穴乃生氣之源人生身立命之蒂也常冥心內照使心常在腎此亦交心腎之法也

內經云腎有久病者寅時面向南淨神不亂思閉氣不息七遍以引頸嚙氣順之如嚙甚硬物如此七遍後餌舌下津納氣自是玄門要領後世千門百竅總不能出此範圍廣胎息經云常于靜屋舍窗戶閉口鼻之氣稍出入駐神於臍內一寸三分使神投焉使氣稍出或二十順其自息數目初下手時不能久住或十或二十順其自息數目初下手便引其氣下透尾間冲夾脊升玉枕達泥丸入口

乾坤澄清子後午前閉目平坐握固冥然叩齒集神

合眸固關冥心放體任意往還初學打坐法須厚結跏趺坐令腰脊頭項骨節相拄舌抵上腭唇齒相著日須微開不可全閉則恐易昏睡身須平直坐要安舒任其自然息從鼻通不可麗不可促不可閉不可抑出入往來務要絲絲不斷不可著意爲之久久忘緣自成一片出定之時徐徐動身安詳而起若得此意自然舉體輕爽所謂安樂法也

每日戌亥二時陰旺陽衰之候一手兜外腎一手摩

調攝

114

臍下左右換手各擦八十一每臨臥時一手握赤足一手摩湧泉多至千數少亦百餘生精固陽久而彌益

臥時坐于牀垂足解衣閉息舌拄上腭目視項門提縮谷道兩手摩兩腎脬各一百二十多多益善願生

論微

和宜多擦面上常欲兩手摩之使熱高下隨形
 日宜常運趙人齋曰眼目宜常轉動則至老不昏每

又轉右目三十六却以
左鼻泄火氣切勿有聲

齒宜數叩
叩齒數叩
天磬上堅
下相叩爲
天鼓若後
除不祥

鳴則天鼓俱要閉口緩頰使聲虛而响應更深則

氣宜常提津宜常燕李真人歸一長生訣提便燕水一吸便提築築

行住坐臥舌指筆洗拂拭上腭滿口津生嚥下谷有聲隨于鼻中吸清氣一口以意目力送至臍下器存一存謂之一吸隨將下部輕如恐便狀以意目力提起上夾脊雙關直至玉枕透入泥丸謂之一呼週而復始然嚥之每口無間久之精神強旺百病不生道書極貴口中津液謂之金醴玉漿人能終日不唾則精氣常蓄顏色不槁若久唾則損精氣皮膚枯槁蓋命門在兩腎之間上通心肺腎氣下注于舌下津液占人製活字從水從舌者言口水可以生人津與腎水同源嚥歸下極重來相會既濟也太上作張道忠註釵與藥同乃自家水也清

1141

子 156—35

內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兩者不

和若春秋若冬無夏因而和之是謂聖度蓋陰陽

有相資之益無偏廢之理惟陽氣閉密而不妄泄

斯生氣強固而能久長

聖人陰陽交會之要固陽氣盛發中外相應
有餘乃相交則聖人采金補陽以御女不長生
聖人陰陽交會之要固陽氣盛發中外相應

積之理耗
蘊已所天
熱之精無
爲疔能凡
爲腫制人
蘊而動欲
蓄能則立
至採精壯
久人一
敗精蹶
如手張
決強之
渠制弩
死逆孰
不閉能
旋蓄御

鍾楚志稱百歲楊不知何許人有見之四十生
前髮已二毛今更添黑口皆鯢齒似重生者楊自

總為天順二年生百歲外矣所以居按二姐嘗以御女術遊諸貴家自云吾貧不能得三姐若得三姐即不死士大夫慕長生者皆與遊而曹中丞尤尊信復市一姬與御之術敗而死未幾曹中丞亦以此術死徐叔明作傳刺焉

男子以精為主女子以血為主故精盛則思室血盛

則懷胎若孤陽絕陰獨陰無陽慾心熾而不遂則

陰陽交爭乍寒乍熱久而為勞養生書云男不可無女女不可無男

無女則意動神勞而損壽若念真正無可思者則長生也

樹衰土培陽衰陰補含育元氣慎其天度壽養叢書

見以嫩枝接續老樹亦得長生用意推理陽衰陰

補是亦宜耳衰陽以少陰補取其元氣津液引於其身即顏復童矣故老人虛人與二七以前少食同虛藉其薰蒸最為有益但不可恣淫以長發伐生耳郭丹葵曰予好道數十年於氣神會合處實覺有得只導引之法行之殊煩難不免依止惟每晨取幼女津唾服之以多為貴久久百節靈通體強神旺斯元之秘訣不老之奇方也

人身氣為衛血為榮虛損者氣血不足也氣虛則形

衰血虛則精竭虛與損異慾事過多則精虛方慾

事時盡筋骸之力以送之則損力畢全副之神以

行之則損神受損時虛火益動並不知虧殆後種

種病生矣知虛損而急葆之十年八九虛而重虛

其損益甚藥石無濟矣

凡人內勞神明外勞形質俱足夭折惟房勞較甚為

其形與神交用精與氣均傷也長生秘典

精欲漏時提氣守泥丸或微呵一二次勿使心氣下

從雖有走漏可無大傷切勿子後行房陽方生而

頓減之一度傷於百度願生微論

氣入身來謂之生神去離形謂之死知神氣者可以

長士固守虛無以養神氣神行即氣行神住即氣

住欲得長生神氣相注若房勞過甚則精血竭而

調攝

三

神無所依氣無所附忽致暴絕也胎息經

人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

為則其壽固可延永矣如素強壯乃恃其強壯恣

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此豈非命雖在天

而制命在己歟皆春居士

人生莫若寡慾未必長生亦可却病聖人治未病賢

人治已病已病矣思其致病之根由於不謹急遠

房幃絕嗜慾庶幾得之世人服食以求長生惑矣

甚者日服補藥以資縱慾則惑之甚也

按戴埴鼠璞云俗以素女術出於彭蒙子考列仙傳錢云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歲不獨臥後人集其採納之術號彭祖經是錢之採納以存真葆衛為先務與世之論大相反所謂長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特欲形容八百歲之壽且耳漢藝文志有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且謂聖王制外樂不禁內情為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非顧以生疾而陷命即此類也

雨未必能浥物雨氣最浥物日未必能鰲人面目月受日光於月下坐最能鰲人面目鬼未必懾人鬼影響最懾人慾事未必損人慾念最損人隔牆釵釧隙穴警髮少年當之有衽席不施而爍為枯腊者多矣紫桃軒又綴

調攝

三四

人生氣血每七日一度進長所謂三陰三陽而又加一畫也易曰七日來復是也人於居室之事七日一犯所生止足供其輸泄漸漸衰弱至四十則氣血衰矣若能踰七日而為八日即有一分之餘從此益之為二八四八以至六八四十八日不犯自然陽道壯岸所用不竭其所生自享永年故曰知之則強不知則老聖人立教欲人於既婚後即守此七八之禁故以四十前後為斷若俟衰老之後而為之無及矣然亦非若方士之謬談蓋陰陽生

尊節宣之至理耳紫桃軒雜綴

昔唐陵周和尚年九十餘能行遠路鬚髮不白言無他術壯年能節慾耳且云人精液能生人若保守存留豈不能自生書士張翬年九十餘年瞋目明尚能作書亦曰平生惟慾心淡慾事節或者類此無他術也

疲乏入房虛損少子強力入房則精耗精耗則腎傷腎傷則髓竭內枯服腦麝入房關竅開通真氣走散

內經言醉以入房養生大忌是以節慾先須戒醉醉後最易犯慾生平謹凜頃刻恣睢尊生一念遂置

調攝

三五

度外故養生家切忌縱飲折肱漫錄

婦人若遇月事最宜謹慎否則與虛後症相類多致

勞瘵等疾或經血內滲則竅穴淋瀝無已

丹鉛別錄云月事謂之入月天子諸侯有妻妾以次進御其有月事者止而不御難于口說故注丹于面灼然為識也王建宮詞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裙裾漢律婢變亦謂月事也

凡丹石補藥房術秘法興陽溢精行樂不覺藥性暴烈或洗或嚼或噙于口或藏臍下阻塞精道強忍不洩取快一時毒藏臟腑真陰枯爍種種禍在身終久必發以致喪身不可不慎陳毓仁

金石之丹皆有大毒卽鍾乳硃砂服久皆能殺人蓋其燥烈之性爲人所逼伏而不得發一入腸胃如石灰投火煙焰立熾唐憲文敬懿諸帝皆爲服丹所誤宋時張聖民林彥振等皆至發瘍潰腦不可救藥近代張江陵末年服丹死時膚體燥裂如炙魚然夫鍊丹以求長生也乃不能延齡而反以促壽人何苦爲所愚而恬不知戒哉蓋皆富貴之人志願已極惟有長生一途欲之而不可得故奸人升術得以投其所好寧死而不悔耳亦可哀也

調攝

三六

紫河車醫家謂之混元髓取男胎首生者爲佳亦不宜常服此物雖無毒而性亦大熱虛勞者服之恐長其火壯盛者服之徒增其燥夫天地生人清者爲氣濁者爲形父精母血凝合而成氣足而生胞衣者乃臭腐之胚胎血肉之渣滓故一旦脫胎下世猶神仙之委蛻也人生已業之物寧復藉此補助哉况胞衣所食者子多不育夫忍於殤人之子以自裨益仁者不爲也而况未必其有功而徒以靈明高潔之府爲藏污納穢之地也

食治選要

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合而服之

以補精益氣素問

太古民無粒食茹毛飲血神農氏出始嘗草別穀以教民樹藝軒轅氏出教以烹飪而後民始得遂養生之道故曰五穀爲養所以重民天也五果爲助者助粒食以養生熟則可食乾則可脯蓋儉可以濟時疾苦可以備養養者謂之畜周制庖人供六畜馬牛雞羊犬豕皆其有益於人也凡草木之可茹者謂之菜所以輔佐穀氣疏通滯也穀與果菜等物其類甚繁皆不止于五茅稷黍稷也明人生日用之所必須耳○五穀麻麥稷黍也也五果李杏桃栗棗也五菜韭薤葵蔥藿也

調攝

三七

養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強裴璘傳

水生酸火生苦土生甘金生辛水主鹹辛主散酸主收甘主緩苦主堅鹹主栗此五味之本性一定而不變者也五味入胃各歸所喜肝欲酸酸先入肝心欲苦苦先入心脾欲甘甘先入脾肺欲辛辛先入肺腎欲鹹鹹先入腎此五味合五臟之氣也夫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謹和五味臟腑以通氣血以流骨正筋柔腠理以密可以久長素問

五味宜和酸多傷脾肉腸而唇揭鹹多傷心血凝而

色變甘多傷腎骨痛而齒敗苦多傷肺皮稿而毛

落辛多傷肝筋急而爪枯內經

五味淡薄令人神爽若偏多損傷臟腑此五行生尅

自然之理初自不覺久當為患陶隱居云五味偏多下益人恐隨臟

腑成

八珍糕 補中益氣健脾養胃

人參 四兩 山藥 茯苓 芡實

蓮實 各六兩 糯米 三升 粳米 七升 白糖 三斤

白蜜 一斤

右將人參等五味各為細末糯米粳米為粉與藥

末和勻將白糖和蜜湯中頓化隨將粉藥乘熱和

勻攤鋪籠內切片蒸熟火上烘乾磁器收貯每晨

用白湯泡用數片飢時乾用甚便久服功難盡述

芡實粥 固精氣明目新者研成膏陳者作粉和粳米煮粥食

蓮實粥 健脾止洩瀉去皮心煮熟入蓮實攪勻熟食

山藥粥 補腎精固腸胃

韭菜粥 溫中暖下

菠菜粥 和中潤燥

油菜粥 調中下氣

蘿蔔粥 消食利膈

胡蘿蔔粥 寬中下氣

牛乳粥 補虛羸

枸杞葉作茶飲治消渴強陰解麪毒

補陽粥 治老人虛損羸瘦陽氣乏弱

雀五隻如常治淨先炒熟酒煮少時入水和粟米

葱白五味作粥食宜正月以前十月以後食之取其陰陽靜定未洩也

又法

黃雌雞一隻如常治淨煮羹和粳米葱白五味空

心常食取效

餛飩方食也治老人氣弱痿痺

黃雌雞肉下醬椒葱白調和作餛飩煮熟空心食

之日一次益臟腑悅顏色

補肝羹 治老人肝臟虛弱遠視無光

猪肝一具去筋葱白一握去切鷄子 二枚

右加豉汁煮作羹臨熟將雞子擊破投在內食之

大麥湯 治老人煩渴不止

寒食殘大麥二升水七升煮五升去渣入赤沙糖

調服

杏酪湯

杏仁三兩半百沸湯浸蓋候冷即換沸湯數次
搗去皮尖入砂盆內細研次用蜜一斤煉三兩
沸候半冷旋傾入杏泥又研和勻每用沸湯點
服

厚龍湯 潤肺療嗽

調攝

松子仁 胡桃肉 湯浸去皮蜜一兩
各一兩

右研爛次入蜜和勻每用沸湯點服

薑糖煎 治老人氣急喘息不得坐臥不安

生薑汁 五兩 沙糖 四兩

右和勻微火溫之一二十沸即止每食一盃漸漸

下行

酥蜜煎 治老人淋病溺澀痛悶

藕汁 五合 白蜜 五合 生地黃 一兩

右和勻微火煎如飴空心含半匙食後亦服忌熱

食炙肉

陽春酒 健脾開胃却病延年

人參 切片 白朮 熟地 各五錢 當歸

天門冬 枸杞 各三錢 栢子仁 遠志 各二錢

右藥用絹袋寬貯以無灰酒五斤磁罐內浸一伏
時每早午晚熱飲數盃如夏月不能耐久將藥分
作五分每次用酒一斤浸服酒盡藥尚有再添
酒浸飲之

成成酒 補虛羸壯陽道暖腰膝益氣力

調攝

三斤

黃壯犬一隻治淨煮爛搗如泥連汁和麴米如

常釀酒飲之

本草圖經云壯狗陰莖專補右腎命門真
火能令陽道豐隆精暖盈溢使人有子

百補延齡酒 一名長生飲

生地 二兩 當歸身 三錢 白朮 四錢 補骨脂 四錢
酒蒸 甘草 二兩 牛膝 一兩 杜仲 一兩 鹽酒

白茯苓 二兩 甘枸杞 二兩 牛膝 一兩 杜仲 一兩 鹽酒

絲續斷 五錢 黃連 三錢 五加皮 五錢 砂仁 一錢 研

五味子 二錢 廣木香 一錢 小茴香 一錢 白芍藥 三錢

炒川芎 三錢 黃芪 八錢 人參 五錢 麥冬 一兩 去心

粉草二錢 金櫻膏八兩 圓眼肉去核 小紅棗半斤
煮去 巴戟天去核 五菴活 二錢 陳皮 二錢 沙苑

蒺藜一兩

右藥用燒酒六斤貯壺內浸三日外封固重湯內
煮一炷香取起置土埋五日退火毒取起再用燒
酒八斤和入壺中三日外飲時用各種好酒七分
藥酒三分或四六對之隨其量大小飲之完即照
前再煮不用土掩每料加好蜂蜜一斤補養之功
不可盡述

調攝

三十二

仙茅酒 專治虛損陽痿不舉

仙茅四兩 先用米泔浸去赤汁又用黑豆水浸
透用黑豆一層仙茅一層重相間鋪入
甑內砂鍋上蒸一炷香取出如此七
次用竹刀切豆大塊再三不可犯銅鉄

淫羊藿四兩 洗淨剪去邊刺羊油炙或炒

五加皮四兩 當歸二兩 龍眼肉百枚

右藥入磁罈內用好酒十斤浸七日鹽泥封固用
桑柴文武火懸胎煮三時埋地下三日取出過七
日每日飲三五盃將藥渣濾出晒乾為末煉蜜丸

桐子大每服五十九空心用此酒下一方用仙茅
一斤參水浸二次淫羊藿葉一斤鹿茸四兩當歸
四兩酒三十太壺製法同去五加皮龍眼肉不用
服黑小豆法 補腎烏鬚髮

初一日服一粒初二日加一粒漸加至十五粒至
十六日則減一粒以漸而減至次月朔又服一粒
起循環不間用白湯生吞下久久大有奇效
煮黑豆方

製何首烏 五錢 當歸 三錢 槐角 四錢 枸杞 三錢

調攝

三十三

骨碎補 三錢 蛇牀子 三錢 破故紙 二錢 肉蓯蓉
製二 遠志肉 三錢 沙苑蒺藜 三錢 甘菊 二錢
生地 三錢 天門冬 三錢 杜仲 三錢 官桂 二錢
南五加皮 三錢 青皮 二錢 牛膝 四錢 青鹽 二兩
以上諸藥用砂鍋煎熬瀝汁渣再煎瀝汁將馬料
豆三升擇細而圓者同汁入砂鍋中沒水為度煮
乾不可焦枯向日晒燥每日于飯時細嚼百粒同
津嚥下不拘幾次百日之後功效自見

飲食禁忌

錫器盛酒浸漬日久毒能殺人

銅器煎湯飲損人聲音

銅器盛蓋飲食經宿滴入汗者令人生疽發惡瘡

人汗滴入飲食中者食之生疔毒

屋漏水有毒誤食生癰腫惡瘡

髮落飲食中誤食成瘡

凡露天隔宿物及蓋藏不密者饌上有細黑白末子

者皆有毒不可食

凡物異常者皆不可食人有家生一梨大如半食者皆死考之樹下有一六蛇穴

在其下

葱有兩了者勿食

燒肉忌桑柴火

朱砂雄黃乃金石之藥非水飛極細者不可服服亦

不宜多

六一散非盛暑中奔走極熱不宜服此藥乃利竅滲

溼熱之劑輕服則耗津液損脾胃

薄涼能散熱紫蘇性溫能散寒皆散氣之劑世

氣

人暑月每點薄荷湯代茶紫蘇作蔬大損真元之

橙皮多食傷肝氣不宜與猪肉同食發頭旋惡心

飲茶宜熱冷則聚痰多飲則少睡久服則消脂

空腹忌食生果令人胸膈熱生癰瘡

食一切魚忌荊芥河豚尤忌亦忌菊花甘草桔梗附

子

食猪肉忌炒豆令人氣壅

羊肉與豆醬同食生癰

牛乳同酸物食成堅積

食驢肉忌服荊芥

蟹肉忌苋菜鷄子鴨肉桃子

鱸魚忌甘草犯之殺人

蛎蜆忌柿

鯽魚忌沙糖笋

綠豆忌攤子殺人

病新瘡忌食薄荷

久病忌食李

諸筍消痰動氣發病苦筍主不睡主面目并口熱舌

黃消渴明目解熱毒多食令人嘈雜

芋茨菰冬月食不發病茨菰多食動冷氣令人腹脹

小兒食臍下痛

驢肉動風發痼疾

鹿肉五月勿食鹿血大補人血肉不甚補反痿人陽

服藥人忌食鹿肉以其食解毒之妙故也鹿與鹿

種金人多不分別往往以麋為鹿食之令人陽痿更甚於鹿

兔肉八月至十一月可食多食損陽

鷄子敗血不宜多食小兒大忌老鷄頭大毒雞善

啼肉毒

白魚發膿有瘡癰人勿食

鱖魚生瘡發痼疾

鱖魚發諸藥毒鮮不益人合筍食患癰瘡小兒食之

成癰

傷寒汗後不可飲酒後引邪入經絡

鱸魚多食發瘰癧

癰風勿食鯉魚

天行病後忌食鯉魚食之再發必死

有痼疾忌食鹿雉

凡肉有補唯猪肉無補今人習而不察白猪牝猪

病猪黃膳猪尤不宜食

灼艾集云僕舊苦臟疾偶遇人語曰但不食豚足

矣試之一歲果然按本外云其肉令人肥而百

病又耗心氣文人尤所當戒且食多忌菜菜而鮮

且覺氣血而諸書曰甚

悟治信不食豚之大功

人喉豆三年則身重難行象肉亦然喉榆則抵不欲

覺食燕麥令人骨節解斷食燕麥入水為蛟龍能

吞食冬葵為狗所齧瘡不得瘡食豆服藥無功

藕與蛋同食可以休糧大豆多食可不餓子常

服令人暴亡銀杏亦然食之過多卒然暈眩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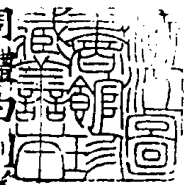
半日方甦不知其所由治也

壽世秘典卷三

類物小序

記云莫不飲食鮮能知味非喻言也周禮內則膳膏所用必順五行衰旺之序養身莫切於斯若其慎哉近世辨經自饕餮藥井顧良可憫也敬奉精細不厭之古凡物類之有關於日用飲食者悉為考訂無餘不書非典井錄既補衛生兼資格物為類物

天柱丁其鑑藏



典目
水部 穀部 菜部 果部 鱗部 介部 獸部 味部

壽世秘典卷三

類物

水部

天水

氣味甘微寒無毒主治心病鬼症狂邪惡毒

立春雨水宜煎發散及補中益氣藥

發明 李時珍曰梅雨或作微雨言其需衣及物皆為出梅又以二月為迎梅雨五月為送梅雨此皆溼熱之氣抑遏重蒸之為霖雨人受其氣則生病物受其氣則生蟲故此水不可造酒醋並園蔬則色味俱佳香氣轉盛不似山泉久候其味變也春雨味更鮮厚亦不專取梅雨唯侯久雨向急河中先以缸承之月餘移甕中三月取煮則佳年尤佳四時皆可用此法

梅雨水主洗瘡疥滅癰痕入醬湯熱露衣人腐黑

辨垢如灰汁有異他水以梅葉湯洗之乃脫

發明 李時珍曰梅雨或作微雨言其需衣及物皆為出梅又以二月為迎梅雨五月為送梅雨此皆溼熱之氣抑遏重蒸之為霖雨人受其氣則生病物受其氣則生蟲故此水不可造酒醋並園蔬則色味俱佳香氣轉盛不似山泉久候其味變也春雨味更鮮厚亦不專取梅雨唯侯久雨向急河中先以缸承之月餘移甕中三月取煮則佳年尤佳四時皆可用此法

為出梅又以二月為迎梅雨五月為送梅雨此皆溼熱之氣抑遏重蒸之為霖雨人受其氣則生病物受其氣則生蟲故此水不可造酒醋並園蔬則色味俱佳香氣轉盛不似山泉久候其味變也春雨味更鮮厚亦不專取梅雨唯侯久雨向急河中先以缸承之月餘移甕中三月取煮則佳年尤佳四時皆可用此法

溼熱之氣抑遏重蒸之為霖雨人受其氣則生病物受其氣則生蟲故此水不可造酒醋並園蔬則色味俱佳香氣轉盛不似山泉久候其味變也春雨味更鮮厚亦不專取梅雨唯侯久雨向急河中先以缸承之月餘移甕中三月取煮則佳年尤佳四時皆可用此法

物受其氣則生蟲故此水不可造酒醋並園蔬則色味俱佳香氣轉盛不似山泉久候其味變也春雨味更鮮厚亦不專取梅雨唯侯久雨向急河中先以缸承之月餘移甕中三月取煮則佳年尤佳四時皆可用此法

云雨水初時未可就須置甕久候其味變也春雨味更鮮厚亦不專取梅雨唯侯久雨向急河中先以缸承之月餘移甕中三月取煮則佳年尤佳四時皆可用此法

則色味俱佳香氣轉盛不似山泉久候其味變也春雨味更鮮厚亦不專取梅雨唯侯久雨向急河中先以缸承之月餘移甕中三月取煮則佳年尤佳四時皆可用此法

雨味更鮮厚亦不專取梅雨唯侯久雨向急河中先以缸承之月餘移甕中三月取煮則佳年尤佳四時皆可用此法

先以缸承之月餘移甕中三月取煮則佳年尤佳四時皆可用此法

則佳年尤佳四時皆可用此法

氣味鹹冷有毒食之患疫疾風顛之證

發明 經云 乃陰陽相搏之氣 蓋於氣也 五帝
甲之內 寒凍生冰 為雷所發 飛走墮落 大有懶 麟
計小 如彈丸 或云 雹者 砲也 中物 如砲也 斗

氣味甘大寒無毒解煩渴消暑毒亦解燒酒毒

秋露

氣味甘平無毒主治清金降火解胸膈諸 明目

止渴

發明 李時珍曰 秋露造酒最清 列名秋露 白在
日取 草頭上者 愈百疾 止消渴 令人悅澤 八月朔
謂之 天泉 明目 旦露 令人好顏色 柏葉上 露風
上露 並能 明目 旦露 令人好顏色 柏葉上 露風
霄花 上露 並能 明目 旦露 令人好顏色 柏葉上 露風
氣着 物而 潤澤 故日 未出 時方 有能 滋養 萬卉
時氣 之生 殺及 不効 者取 此為 露隨 其性 者病 有禁
明多 汗久 治不 効者 取此 為露 隨其 性者 病有 禁
其生 殺美 惡性 氣之 當者 用之

臘雪

氣味甘冷無毒主治解一切毒及天行時疫小兒
熱爛狂啼大人丹石發動酒後暴熱黃疸洗目退

赤抹癆亦良○宜煎傷寒火喝之藥

發明 李時珍曰 冬至後 第三戌 為臘 臘前 三雪 大
熱時 疫及 瘧疾 瘧毒 等瘧 造酒 醋下 薑味 甘可
久以 浸鮮 肉則 瘧毒 不敗 以浸 五穀 百果 花蔬 種
則耐 旱不 生蟲 瘧疾 諸病 皆效 蠅
自去 治大 畜瘧 疫諸 病皆 效 蠅

流水

氣味甘平無毒主治蕩滌邪穢煎煮湯藥

發明 李時珍曰 流水者 大而 江河 小而 溪澗 皆流
濁而 水止 則與 湖澤 陂塘 之止 水而 江河 之流 水
與清 水止 則與 湖澤 陂塘 之止 水而 江河 之流 水
煮粥 煮茶 止水 之魚 性色 迥別 淬觀 濁水 然江 河之 水
大釜 中煮 茶味 亦高 揚萬 有井 珠目 逐乃 取藥 置諸

井水

氣味甘平無毒主治熱痢熱淋小便赤澀却邪調

中下熱氣解砒石烏喙燒酒煤炭毒治熱悶昏瞢
煩渴又解開口瘡毒下骨哽

山岩泉水

氣味甘平無毒主治去熱淋及暑痢下熱痢利小

此同泉用即疾時雨港溝來發
如亦攪經古入珍後清藥者明
濟濁取東丹曰水乃汚為并
水水并阿砂凡渾之雜上華
所則水縣鎮井濁之雜有
注清煮也之須否入從
用故膠古今黑撥助者近
造能謂說人鈎桃氣成處
白下之濟多為杏味驗江
九膈阿伏毒底仁俱用湖
子疏膠伏阿能投惡須湊
利痰其流井清入不堪煎
膈止性地在清水中入者
化吐趨中今散攪藥頓次
痰又下東充結攪食一井
水青清阿州人食時之有
性州而亦陽飲港茶候其
之范且濟穀之酒候城遠
不公重水縣無也候市地
不

便

發明者時珍曰此山泉遠清冷或山間所出泉流為溪
為良其山有黑土毒石惡草者不可用石莖草大者
瀑湧急之飲者食之有害博一云兩山夾水其人居
味薄有不流者飲之無害博一云兩山夾水其人居
多瘴腫由于飲泉之不流者一云兩山夾水其人居
多瘴腫由于飲泉之不流者一云兩山夾水其人居
聲其人多瘴
溫泉氣味辛熱有毒切不可飲主治諸風頑痺手足
足不遂痲癰風癘諸疾浴之可除體虛者不宜輕
入
發明溫泉有處甚多胡仔漁隱叢話云湯泉多作
發明溫泉有處甚多胡仔漁隱叢話云湯泉多作

地漿

肌膺惟新安黃山是朱砂泉谷時水即微紅色可
煮當長安驪山是礬石泉不苦作氣朱砂泉雖紅
而不熱當是礬石泉不苦作氣朱砂泉雖紅
而亦不熱當是礬石泉不苦作氣朱砂泉雖紅
石處亦有湯泉浴之有毒
地漿入漿濁少頃取清用之故曰地漿亦曰土漿
氣寒無毒主治中毒煩悶解一切魚肉果菜藥物

諸菌毒療霍亂及中喝卒疔者飲之効

發明陶弘景曰楓樹上菌食之

南水陳藏器曰此乃鹽飲此水而解下黑汁

氣味鹹苦有毒主治蝕蟲疥癬癰疾蟲咬消痰磨

積塊洗滌垢膩及馬牛為蟲毒燕入肉生子

百沸湯

氣味甘平無毒主治助陽氣行經絡

發明汪頌云熱湯損百沸者仕若年沸者飲之
僮人勿以熱湯澀口損齒病目人勿以熱湯飲之
聲音氣味辛熱有毒不可飲主治諸風頑痺手足
湯淋脚氣至膝曰熱湯澀口損齒病目人勿以熱湯
真入靈驗篇云有厚人患風濕年握坑令坐坑內
通經絡之法也時珍常推此為治寒濕加艾煎湯
治風濕加艾煎湯
陰陽水李時珍曰以新汲水百沸湯合一盞
氣味甘鹹無毒主治調中消食凡痰瘡及宿食毒

惡之物腫脹欲作霍亂者以鹽投中飲之令吐盡

痰食便愈

發明李時珍曰小兒焦主納中焦腐化下焦主出三

暢達一失其道二氣滯亂清陰不降清陽不升故

生熱湯數口即定分其陰陽使得其平也陳藏器

曰凡人大醉及食瓜果過度以生熱湯浸身則湯

皆為酒味及食瓜果過度以生熱湯浸身則湯

漿水陳嘉謨曰秋粟米或倉米熟投冷水中浸五六

漿水日味酸生白花色類漿故名漿水又名酸漿若

浸至敗

者害人

氣味甘酸微溫無毒主治調中引氣宣和強力通

關開胃止煩渴霍亂洩利消宿食利小便宜作粥

薄暮啜之解煩去睡調理肺臟

發明朱震亨曰漿水性涼善走故解煩渴而化滯

婦勿食冷飲失音

屋漏水

氣味辛苦有毒主治洗犬咬瘡塗眈目傳丹毒滴

脯肉飲食中食之成癥瘕生惡瘡○簷下雨滴菜

亦有毒不可食

瓶內插花水

氣味辛苦有毒飲之殺人臘梅尤甚

發明宋王待舉治處州有郡民宴客者容醉臥空

早啟戶客死矣客家訟于官待舉以水飲因果死即民之

惟瓶浸早蓮而已待舉以其水飲因果死即民之

竟得白宋袁永世編云有置水于案而不掩覆屋

穀部

也禮記祭宗廟稷曰明粢爾雅云粱稷也爾雅云

搜即稷也而人承北音呼稷為稌謂其米可供祭

搜即稌也而人承北音呼稷為稌謂其米可供祭

搜即稌也而人承北音呼稷為稌謂其米可供祭

搜即稌也而人承北音呼稷為稌謂其米可供祭

搜即稌也而人承北音呼稷為稌謂其米可供祭

胃宜脾涼血解暑

氣味甘寒無毒主解熱壓丹石毒作飯食安中利

泰乃稷之粘者亦有赤白黃黑數種其苗色亦然

曰稷可釀酒供祭祀之用詩云稷之穰一稊二米

氣味甘溫無毒主益氣補中多食閉氣作煩熱昏

五臟令人多睡緩人筋骨小兒久食足不能行

發明李時珍曰黍米主益氣最粘滯與糯米同性

緩筋骨也食之入胃功其性寒非食之不可合安及

蜀黍亦黍之類其性高狀似黍稷而實異

者可以作糕餅二種今以和糯黍稷酒飲之誤矣

穀殼浸水色紅可以紅酒此

氣味甘澀溫無毒主溫中澀腸胃止霍亂粘者與

黍米功同

玉蜀黍俗名玉蘆稷其子顆顆攪黃白色可爆炒

氣味甘平無毒主調中開胃

梁黍良也米粒長大皆

李時珍曰黍稷也考之周禮九穀六穀之名有

細而毛者為粟今則通呼為粟而黍之名反隱

矣今世俗稱粟中之大穗長芒粗粒而有紅毛白

毛黃之品者即梁也黃

氣味甘平無毒主益氣和中止洩利小便除煩熱

發明甘平與白青梁白梁性皆微涼獨黃梁性味

之化穀最益脾胃之正氣多即蘇頌曰諸梁比

同梁不白梁而收子少不耐水旱食之香味逾于諸

粟

李時珍曰粟即粱也穗大而毛長粒粗者為梁穗

小而毛短粒小者為粟在古但呼為粟今則通稱

為粟即俗所云小者為粟在古但呼為粟今則通稱

誤矣

氣味鹹微寒無毒主養腎氣去脾胃中熱利小便

治反胃熱痢煮粥食益丹田補虛損開腸胃

發明名醫別錄云粟米陳三五十年者尤解煩悶治

秫

酸甘洗皮膚瘡

黃粱亦曰秫米似黍而粒小用之作酒北人呼為

作養食之蘇頌謂白黃三色皆可釀酒黍稷

註謂秫為稷之粘者皆謂也今為黍之粘者許真說

氣味甘平無毒治肺癰及陽盛陰虛夜不得眠及

食鴉鳴成癰性太粘滯多食擁五臟氣動風迷悶

人

發明養少集云秫性太粘滯易成黃積病小兒不

虛夜不得眠李時珍曰按靈樞經岐伯治陽盛陰

腸也大陽利則陽不盛矣又取其益陰氣而利大

人食鴨成癰而瘡千金方治食鴨肉成病胸滿而

赤不能食以林
米甘一盃飲之

稗

處處野生其莖葉穗粒並如黍稷一斗可得米三升故曰五穀不熟不如得稗苗似稗而穗如粟有紫毛即稗子生水田中及下濕地葉似稻但差短稍頭細穢彷彿稗子穗其子如黍粒大茶褐色其籽甚薄其味粗澀荒年米以稗米煮粥炊飯磨麵能厚腸胃濟饑

氣味微苦溫主益氣空脾

小麥

氣味甘平無毒主除客熱止煩渴利小便養心氣

穀中

浮麥即水淘浮起者焙用氣味甘微寒無毒主益氣除熱止

自汗盜汗骨蒸虛熱婦人勞熱

發明蘇恭曰小麥作湯不許皮垢垢則性溫不能清熱止煩也李時珍曰新麥性熱陳麥平和

陳者煎湯飲止虛汗

麴氣味甘溫有微毒主補虛實膚體厚腸胃理氣

力傳癰腫損傷散血止痛

麥粉氣味甘涼無毒主補中益氣和五臟調經絡

醋熬膏消癰腫及湯火傷麥粉乃是麴麴洗助澄出漿粉今人糞衣用之

麥麴主調中去熱止痛散血撲損傷折瘀血醋炒

晉貼之醋拌蒸熱熨手足風濕痺痛寒濕脚氣互

易至汗出並良

麴筋氣味甘涼無毒主解熱和中勞熱人宜煮食

炒則性熱不宜人

發明顧元慶詹曠偶談云江南麥花夜放故發病食之不渴南麴性熱食之煩渴西時珍曰北麴性溫氣使然也吞漢椒食羅菊皆能解其毒以糟發脹

者能發病發瘡性性而止汗之功次於浮麥益浮麥乃

麥皮與浮麥同性而止汗之功次於浮麥益浮麥乃

暑月出痘瘡潰爛不能着席腫臥者並用夾襖

而軟合良法也

穀物

大麥

氣味甘溫微寒無毒主消渴除熱益氣調中補虛

劣壯血脉益顏色實五臟良士寬胸下氣涼血消積

進食時

發明蘇頌曰大小麥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

丹麥四時不有氣故為五穀之長有地暖春種夏

人多妙食有火能生初熱時

積麥此大麥中一種皮厚而青色者大抵

氣味甘微寒無毒主輕身除熱久服令人多力健

行作藥溫中消食

發明李時珍曰別錄麥蘖附見糖麥下而大麥下無之則生蘖當以糖為良也今人通用不復分別矣

麥芽氣味鹹溫無毒主開胃和中破癥結除煩悶去心腹脹滿能催生落胎消化一切米麴諸果食積

發明李時珍曰凡粟黍穀麥豆皆可用水浸服候生芽曝乾去其糠取其中米炒研麴用其功皆主消導但者積者能消化無積而久服則消腎氣隨胎若久服者須同白朮諸藥兼消則可無害矣

穀物

氣味甘平寒無毒主降氣寬腸磨積滯消熱腫風痛除白濁白帶脾積洩瀉作飯食壓丹石毒甚良
發明孫思邈曰久食動風令人頭眩李時珍曰蕎麥最降氣寬腸故能鍊腸胃滯而治瀉帶洩痢腹痛上氣之疾氣盛有濕熱者宜之若脾胃虛寒人食之則大脫元氣而落髮非所宜矣新者宜人陳者發病○稽燒灰淋汁服鹹乾同石灰等分密收能爛癰疽去其由去腐瘻最良
苦蕎麥莖青多枝葉似蕎麥而尖開花帶綠色結實亦似蕎麥稍尖而稜角不峭其味苦惡有小毒多食傷胃發風動氣能發諸病黃疾人尤當禁之

稻

性粘軟古利謬正俗云本稗稻米即今之糯米也其甚相類以粘不粘也然抗糯

氣味甘溫無毒主溫中令人多熱大便堅別暖脾胃止虛寒洩痢縮小便收自汗發瘡瘡時
發明陳藏器曰久食令人身軟緩人筋也小貓不食之亦脚屈不能行馬食之足重姓婦難肉甚故脾肺虛寒者宜之糯米性溫釀酒則熱及脾病不能轉輸食之最能發病成積其性粘滯難化小兒尤宜忌之孟說蘇頌或言其性涼性寒者誤說也今人冷洩者炒食即止老人小便數者作羹蒸其性熱可驗矣

穀物

米泔氣味甘涼無毒主益氣止煩渴霍亂解毒食鴨肉不消者頓飲一盞即消
糯稻稈氣味辛甘熱無毒治黃病如金煮汁浸之仍以穀芒炒黃為末酒服燒灰浸水飲止消渴淋汁浸腸痔按攘藉韡鞋暖足去寒濕氣
糯米糰主齒黃燒取白灰旦旦擦之

粳

粳與抗同乃稻穀之總名也諸本草獨以晚稻為粳者非矣粘者為糯不粘者為粳
氣味甘平無毒主益氣補中長肌肉壯筋骨和五

臟通血脉

發明李時珍曰稷有早中晚三收以晚白米為上
早稷得土氣多故色白能入肺而解熱大足益人
方氣熱性多溫赤熱白稷涼晚白稷寒多涼南
浙二泔可用故曰泔二泔而味甘寒無毒主清熱
止煩渴利小便涼血

仙

氣味甘溫無毒主溫中益氣養胃和脾除濕止
粒小其熟最早六月可收有赤白二色
如音仙種自古城國來又名占米似稷而
洩

類物

胡

折肱漫錄云五穀之名見于經傳穀當以五為準
諸本草各說紛紜然獨指為糯論惟李時珍何物考
然猶是與糯之總稱獨指為糯論惟李時珍何物考
也猶是與糯之總稱獨指為糯論惟李時珍何物考
至九江彭澤人地無別名陶淵明呼為小田皆為黃米
是珍所云稷之粘者為黍黍之粘者為稷然手
是珍所云稷之粘者為黍黍之粘者為稷然手
本經謂之麻者俗
巨勝陶弘景以一名勝八穀之中最為大勝故名
者為胡麻弘景以一名勝八穀之中最為大勝故名
二法為胡麻弘景以一名勝八穀之中最為大勝故名
不一法為胡麻弘景以一名勝八穀之中最為大勝故名
故名胡麻弘景以一名勝八穀之中最為大勝故名

天

腸又治飛絲入咽喉者嚼之即愈
青糞即屎食其性平潤最益老人
粉作腐食其性平潤最益老人
圈近人以脂麻搗爛去渣入綠豆
粉作腐食其性平潤最益老人

大豆
雅俗大豆

氣味甘平無毒治腎病利水下氣祛風散熱活血
解毒○生研塗癰腫煮汁飲解礬石砒石甘遂天
雄附子射罔巴豆羌青斑蝥百藥之毒及蠱毒炒
黑熱投酒中飲之治風痺癰緩口噤產後頭風食
罷生吞半雨去心胸煩熱明目鎮心溫補煮食性

物今人通呼脂麻有遲早二種有黑白赤三色有
四稜六稜者房小而子少者房大而
觀此足以證諸家之誤矣
氣味甘平無毒主補虛勞滑腸胃行風氣通血脉
去頭上浮風潤肌肉生嚙塗小兒頭上諸瘡煎湯
浴是瘡婦人陰瘡大効

發明李時珍云風病人久食則步履端正語言不
病蒸者性溫而補人李時珍曰胡麻炒者性熱而發
潤燥服食以黑者為良取其黑油少入通于腎而能
堪服也赤者如老茄子殼厚油少入通于腎而能
有比神效但久服為益仙藥而近世軍用或者未必
女食胡麻飯亦以胡麻為益仙藥而近世軍用或者未必

寒下熱氣壓丹石煩熱解牛馬溫毒○同桑柴灰
煮食下水鼓腹脹

發明李時珍曰大豆有黑白黃青斑數色黑者
者可作腐敗死十歲已上則無害也服草麻子者
食必豆氣致死大服百藥毒子每試之大不
忌也又按古方綱目大豆解百藥毒子每試之大不
故也如以甘草共煮大服百藥毒子每試之大不
乃奇不可不知其效
甄權曰黑豆每食後磨拭三十粒令人長生初服
時似身重一年以後便覺身輕又益陽道也養老
書云李守愚每晨水吞黑豆二七枚謂之五臟穀
到老不衰夫豆有五種各治五臟惟黑豆屬水臟
寒為腎之穀入腎功多所治同氣相求也黃承吳
曰黑小豆本草所載不止大豆及細目註何首

赤小豆

烏有不用黑小豆蒸曝之語世傳黑小豆方藥功用
甚盛不知本草何獨遺之要知此豆功用更勝大豆
也又皇南本草發明載黑小豆即菴豆名菴即此
黑豆是也此豆北方最多以之喂馬故名馬料豆
豆是也此豆北方最多以之喂馬故名馬料豆

氣味甘平無毒主療熱毒除煩滿排癰腫膿血治
產難下胞衣通乳汁和鯉魚鯽魚煮食並能利水
消腫父食虛人
發明陶弘景曰小豆逐津液利小便久服令其
性下行通手小腸能入陰分治有形色赤心之病久服則其
降令太過津液滲洩所以令人肌瘦也○此豆以

紫小紅而赤黯色者入藥其稍大
而鮮紅淡紅色者並不治病
綠豆作綠者非名

氣味甘寒無毒治丹毒煩熱藥石發動厚腸胃益
氣力止消渴去浮風解一切藥草牛馬金石諸毒
發明吳瑞曰有官綠油綠粗而色鮮者為官
粉少主療則一日多粒小色深者為油
李時珍曰綠豆皮生研水
諸毒空連皮生研水
服○反攤子殺害人
綠豆粉氣味甘涼平無毒主解諸熱酒食諸毒新
水調服治霍亂轉筋解諸藥毒死心頭尚溫者

發明李時珍曰綠豆色赤小豆之屬本者也通于
豆而歷陰陽明其性稍平消腫治癰之功雖同赤
為真其造作粉皮者膠滯難化脾胃虛寒之人不
可多食水浸生芽脆美可食能解酒毒熱毒通利
三焦但受濕熱鬱滯之氣頗發癰動氣豆皮甘寒
退目翳
疏豆

氣味甘平無毒主調榮衛益中平氣入脾胃清利
除熱解乳石毒下乳汁
發明李時珍曰疏豆屬土故其所主病多係脾胃
補中益氣時飲膳每用此豆搗去皮同羊肉治食云
白膩去點點令人光澤

蠶豆

氣味甘平無毒主快胃利臟腑

發明李時珍曰蠶豆本草載萬表積善堂方言

煮蠶豆同非其性之利臟腑也

豇豆

氣味甘鹹平無毒補腎健胃和五臟調榮衛止泄

痢小便數

發明李時珍曰豇豆微曲如人腎形所謂豇為腎

諸疾無禁但水腫忌補腎不虛多食耳

扁豆

氣味甘微溫無毒主和中下氣益脾開胃消暑除

濕止泄痢消渴療霍亂吐利解酒毒河豚魚毒及

一切草木毒生嚼煮汁飲皆効

發明李時珍曰花有紫白一色子有黑白赤斑四

者良種入藥惟硬殼白扁其子充實白而微黃

寒熱外邪方賦不可用此補益之物耳

刀豆

氣味甘平無毒主溫中下氣利腸胃止呃逆益腎

補元

薏苡仁本名回回米蘇頌薏苡子

李時珍曰薏苡米色白而糯一種可作粥者尖而殼薄即

其米少即穀糠也一種圓而殼厚堅硬者即薏苡子也

如薏苡米其根並白色大

氣味甘平無毒主健脾益胃補肺清熱治肺痿肺

癰咳唾膿血去風勝濕除筋骨中邪氣不仁

發明李時珍曰薏苡仁本經云微寒主筋急拘攣

問言因寒則筋急拘攣不可用也受寒使人筋急受

熱使人筋急若受熱不曾用薏苡仁湯飲去

始效又引長無也此藥力勢和緩凡用須加倍

糯米用李時珍曰薏苡根味甘微寒煎湯飲去

飲暖胃益氣血初生小兒浴之無病能隨胎妊

粟子聚名御米

米氣味甘平無毒主行風氣逐邪熱治反胃胸中

痰滯止瀉痢潤燥丹石發動不下食和竹瀝煮粥

食極佳

穀氣味酸清微寒無毒主治止瀉痢固脫肛治遺

菜部

非

陳藏器曰俗謂韭是草鍾乳
又名起陽草言其溫補也

氣味辛溫微酸無毒主歸心腎安臟腑除胃中熱
補虛益陽止洩精暖腰膝治吐血衄血尿血婦人
經脈逐行打撲損傷及膈噎病○生搗汁澄清和
童便飲之能消散胃脘瘀血熏產婦血運洗腸痔
脫肛

癸明蘇頌曰菜中此物最溫而益人宜常食之昔
人正月節食五辛以辟厲氣謂韭薤蔥蒜薑

葱

也冠宗與曰春食則香夏食則臭多食則能昏神
暗日酒後尤忌孟詵曰五月多食乏氣力冬月多
食動宿飲不可與蜜糖及牛心同食未出土者爲
韭黃食之動滯氣花食之動風李時珍曰韭菜熱
根濕功用相同生則辛而散血熟則甘而補中入
足厥陰經乃肝之菜也素問言心病宜食之又食
鑑本草言歸腎文雖異而理則相貫蓋心乃肝之
子腎乃干之母母能令子實虛則補其母也道家
曰爲五華之一謂其能
昏人神而動虛陽也

葱諸物皆宜故一名菜伯又名和事草十二種一
種凍葱紅冬不死又名冬葱其莖葉細而香大官
類物

子供宜之漢蔥莖粗硬而味薄冬即葉枯冬蔥無
 皺紋作三瓣狀此皆食品所用者又有胡蔥莖
 葉粗硬根若金燈荅蔥生于山谷不入藥用
 氣味辛溫無毒治傷寒頭痛達表和裏安胎止血
 除風濕身痛麻痺止大人陽脫陰毒腹痛小兒盤
 腸內釣塗癰腫利耳鳴殺一切魚肉毒
 發明陶弘景曰蔥有寒熱白冷青熱根鬚平傷寒
 多食昏人神病人表虛易汗者勿食病已得汗勿
 再進與蜜同食能殺人李時珍曰蔥乃釋家五葷
 之一生辛散熟性溫外實中空肺之葉也肺病宜
 食之肺主氣外應皮毛其合陽明故所治之症多
 屬手太陰足陽明經皆取其發散
 通氣之功服地黃常山人忌食蔥

類物

—

類物

1957

類物

—

類物

1957

類物

1957

類物

1957

胡蘿蔔

氣味甘平無毒主下氣補中利胸膈腸胃安五臟

令人健食

生薑

初生嫩者其火微紫名紫薑或作子薑宿根謂之母薑也性惡濕如而畏日故秋熱則無薑

氣味辛溫無毒主通神明歸五臟除風邪寒熱傷寒頭痛鼻塞欬逆上氣止嘔吐去痰下氣生用發

散熱用和中解食野禽中毒及菌毒諸物毒

發明陳藏器曰生薑溫要熱則去皮要冷則留皮李杲曰古人言秋不食薑令人渴氣益身月

類物

七

同蒿

火旺宜汗散之故食薑不寒辛走氣濕肺故秋月則禁之胸膈語錄亦有秋薑天人之語又云夜間勿食薑夜氣收飲反開發之則遠天之道矣病則多食李時珍曰食薑久積熱忌日屢驗凡病此皆人多食薑酒立發甚速癰瘡人多食則生惡肉此皆露清濕之氣及山嵐不正之邪方廣心法附錄云凡中風中氣及中氣中惡乾霍亂一切卒下氣重便降火也薑皮辛涼無毒能消浮腫腹脹下利益和脾胃去

氣四月下種冬春米食薑肥花葉微似白蒿作蒿氣一花結子近百尺餘開深黃色花狀如單瓣菊成述最易繁衍

氣味辛甘無毒主安心氣養脾胃消痰飲利腸胃

發明掌禹錫曰多食動風

和蒿

此蒿葉紋皆非故名蒿葉似青蒿而細軟色淺不臭根葉皆可茹

氣味辛溫無毒治五臟惡邪氣利腸胃通血脉

胡荽

氣味辛溫微毒主消殺治五臟補不足利大小腸

通小腹氣及心竅拔四肢熱止頭痛解魚肉毒

發明陳藏器曰久食令人多忘根發癰瘡不可同和蒿食令人汗臭難產胡臭口臭及脚氣金

類物

七

芥菜

瘡人皆不可食凡服一切補藥及藥中有白木牡丹者不可食李時珍曰芥菜辛溫香竅內通心脾外達四肢能辟一切不正之氣故小兒痘疹出不快者能發之

芥有水芥旱芥水芥生江湖陂澤之崖旱芥生平地有赤白二種並堪依茹及生菜其氣芬芳開細蛇床花如

氣味甘平無毒主養精益氣保血脉令人肥健嗜

食又治婦人赤白帶下

發明孟詵曰和醋食損齒李時珍曰芥菜生大涯

早熟地有之一本叢出如蒿白毛蒙茸嫩時可茹

益而堅利胸膈去冷氣其根白色長者尺許氣亦
非人所堅硬不可食俗稱胡芹即此別有芹葉淨生
性滑利一種葉似葎花者有毒殺人即毛芹也其

葎菜

一名葎菜其根赤又名赤葎菜

氣味甘冷滑無毒主利五臟通腸胃熱解酒毒服

丹石人食之佳本食療通血脉開胸膈下氣調中止

渴潤燥根尤良

發明陳士良曰多食令人脚弱發腰膝痛動冷氣張

類人宜常食葎菜自然通利

恭菜

音甜一名恭菜

類物

類物

其葉青白色似白菰菜葉而短莖亦相

氣味甘苦大寒滑無毒主理脾氣利五臟治時行

壯熱解風熱毒搗汁飲之便瘥

發明掌禹錫曰冷氣人不可多食動

發明氣先患腹冷人食之必破腹

蕒

蕒有大小數種小蕒葉花莖扁味美其最細小者

名沙蕒大蕒科葉皆大而味不及其大而莖破有

毛者名蕒細白花莖皆如一彈取其莖作挑燈杖

可辟蚊蠅謂之蕒生草云能護衆生也三月

氣味甘平無毒主利五臟涼肝明目根葉燒存性

蜜湯調治赤白痢効

苜蓿

虞虞田野有之宿根自生隨人亦有種者用飼

牛馬嫩時刈苗作蔬彼處人採其根作土黃菜食

之瘦人一種數十莖莖似灰薺一枝三葉葉似

决明葉而小如指頂綠色碧藍入夏及秋開細黃

花結小莢圓扁旋轉有刺數莢累累老則開細黃

品色內有米如糯米可為飯亦可釀酒

氣味甘淡無毒主去脾胃間邪熱氣利大小腸諸

惡熱毒根寒搗汁煎飲治沙石淋痛

苜蓿凡六種亦苜蓿白苜蓿人苜蓿其五色苜蓿其一即馬

苜蓿也亦苜蓿亦謂之花苜蓿莖葉深赤大者為白苜

小者為八苜蓿紫莖葉通紫五色苜蓿今亦稀有馬

苜蓿詳見本條一種細莖即對苜蓿也俗呼為雞苜

苜蓿更勝諸好食之又名猪苜

氣味甘冷利無毒六苜並除熱利大小腸治初痢

滑胎子主肝風客熱醫目黑花

發明朱震亨曰紅苜蓿入血分善走故與馬苜蓿同

中損腹能下胎妊婦常食之令易產呂曰苜蓿冷

苜蓿封裏置土坑內以土蓋之一宿盡變成小蠶

也

馬齒莧

其葉如馬齒而性滑利似莧故名別錄名馬莧一

名五行草以其葉青梗赤花黃根白子黑也有二

種葉大者不堪用亦無水銀葉小者節葉間有水
銀葉苗葉晒為蔬其性耐火難曬又有長命菜之
稱當以槐木槌碎向日東依架晒之
三兩日即乾入藥須去莖葉無効

氣味酸寒無毒散血消腫利腸滑胎解毒通淋治

女人赤白下服之長年不白治癰瘡殺諸蟲作膏

塗濕癬白禿杖瘡又主三十六種風熱瘡

發明 緣希雅云馬齒莧苦寒能殺蟲除熱
日育白翳也殺諸蟲去寸白寒能散肺家之熱故主
輕之功耳凡脾胃虛寒腸滑作泄者勿食煎餅方
中不得與鱸甲同入
今化似小鱸傷人也

菜苦

類物

下

蒿苣

瘰癧汁塗疔腫拔根點瘰癧子自落
發明 洞天保生錄云夏三月宜食苦苣能
益心和血通氣脾胃虛寒人不可食

氣味苦寒無毒主五臟邪氣明目治諸痢血淋痔

苦菜即苦苣也家裁者呼為苦苣實一物也春初
生苗有赤莖白莖二種其莖中空而脆折之有白
汁味苦葉似花薺菜葉而色綠
蒂碧花黃似菊春夏秋皆旋開

合璧事類云苣有數種色白者為白苣色紫者為
紫苣味苦者為苦苣俱不可食苣宜生搗去汁
拌食

氣味甘寒微毒主利五臟開胸膈通經脈去口氣

白齒牙通乳汁利小便殺蟲蛇毒

白苣 似蒿苣而葉色白折之亦有
汁其味稍苦故獨得專稱也

氣味苦寒無毒主解熱毒酒毒利大小腸

發明 李延壽云白苣食令人患冷氣人食之即腹
冷產後不可食令人寒中腸痛彭乘墨客
揮犀云苣苣有百毒以薑汁解之
刻日腹不見物人中毒以薑汁解之

黃花菜

二月生苗田野偏有小科如莽三四五月開黃
花其氣如瓜又名黃瓜菜取為羹茹甚香美

氣味甘微苦寒無毒通結氣利腸胃

落葵

類物

下

即終葵也一名落葵一名天葵一名繁縷一名藤
葵人家多種之爾雅翼云摘葵必待露解語曰蝕
露不取葵日中不剪非各有空也俗呼燕脂菜其
葉似苣菜而肥厚軟滑故得葵名作蔬和肉皆宜
其子生青熟黑揉取汁紅如燕脂但久則色易變
耳取子蒸過烈日中曝乾按去皮取仁細研和
蜜塗而解
華可愛

氣味微酸寒滑無毒主滑中散熱利大小腸

發明 陶弘景曰被犬咬者食之
終身不瘡脾冷人不可食

蕨

氣味甘寒滑無毒主去暴熱利水道令人腫沒陽

氣

薇

發明 五蔬之無益食之令人目暗髮落冷氣人食多腹
曰薇之無益食之令人目暗髮落冷氣人食多腹
而三洗滌不取粉充蔬也其根紫色皮肉白粉粉不益人
可以救荒不無濟世之功但損脾胃滑精終不益人

即今野豌豆蔓生莖葉氣味皆
以豌豆其莖作蔬入菜皆宜

氣味甘寒無毒主調中利大小腸久食不饑

翹搖

翹搖言其莖葉柔婉有翹然飄搖之狀故名蔓生
和菜以初生槐葉及嫩紫而色青黃開小花紫白
油爆之綴以米粉食之佳生食令人吐水

氣味辛平無毒主利五臟明目耳目止熱瘧活血平

胃

豇豆 音勞

一名鹿豆即野綠豆苗葉似綠豆而小引蔓生三
月開淡粉紫花結小莢其子大如和子黑色可煮

依餅蒸食

氣味苦平無毒治蠱毒女子腰腹痛腸癰瘰癧癰瘍

氣

灰藿 音灰

梁簡文帝勸醫文作灰藿俗訛為灰條葉紫有
紫紅紅綠葉尖有刻面青背白莖心嫩葉背面皆

藜

有白及如沙蒿亦佳五月漸老七八月開細白
花結實如錢如匙中有細子蒸曝取仁可炊飯及
磨粉食結子成穗者味甘散穗
者微苦生樹下者不可食
氣味甘平無毒主治惡瘡蟲咬湯爛和油敷之作
湯浴疥癬風癢燒灰納齒孔中殺蟲蟲以灰淋汁
蝕瘰癧肉除白癧風黑子面點着肉作瘡

一名落藜即灰藿之紅心者亦曰鶴頂草皆用形
色名也詩云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即藜也嫩時可
食老則莖

氣味甘平微毒葉主殺蟲煎湯洗蟲咬救齒羅擣

類物

爛塗諸蟲傷去癰風

莖燒灰和荻灰蒿灰等分水和蒸取汁煎膏點疣

贅黑子蝕惡肉

芋

一名土芝又名蹲鴟形圓而大若鴟之蹲坐故也
種類雖多性効相近生則有毒味苦不可食以莖
同煮過水再煮方可食其青芋多子細長而毒
多別有野芋形葉與芋相似小芋家芋有大毒誤
食之煩悶重死若以地漿及薑汁大豆汁飲之
則活芋不開花時或七八月間有開者抽莖生花
如芋過蓮花之狀也

氣味辛平滑有小毒主寬腸胃充肌膚滑口

發明 益氣 補血 益精 益神 益志 益氣 補血 益精 益神 益志 益氣 補血 益精 益神 益志

葉莖氣味辛冷滑無毒主除煩止瀉療妊婦心煩
迷悶胎動不安又鹽研傳蛇蟲咬并癰腫毒痛及

土芋

一名土豆蔓生葉如豆其根圓如卵亦似小
芋肉白皮黃葉漢人名為黃獨俗呼香芋
氣味甘平有小毒主厚腸胃去熱嗽

薯蕷

一名薯蕷因唐代名山諸今名山藥冠宗藥曰山藥本
為山藥盡失當日本名今當云山藥實入湯煎之
塊不散味甘山中根細如指極緊實入湯煎之
生者為勝若供候則家種者為良
氣味甘溫平無毒主治傷中補虛羸除寒熱邪氣
補中益氣力長肌肉強陰久服耳目聰明輕身不
饑延年益腎氣健脾胃止洩痢化痰涎潤皮毛

甘藷

薯蕷之類或云芋類也根葉亦如芋大小如鴉
卵刺去紫皮肌肉正白如脂食人用當米穀果食

發明 益氣 補血 益精 益神 益志 益氣 補血 益精 益神 益志 益氣 補血 益精 益神 益志

百合

一莖直上四向生葉短而潤微似竹葉五六月
莖端開大白花四垂向下者為合也結實似馬
鈴其內子亦似之根以衆辦合成故名葉長而
狹尖如柳葉紅花不四垂者為山丹也其子黑
而高紅花者為丹黃而四垂者為山丹也其子黑
根似百合者為丹黃而四垂者為山丹也其子黑
食之不甚良藥一類三種也四月時花根小
合法宜
氣味甘平無毒主和氣腹脹心痛利大小便補中

發明不覺也有肺疾者須夜間服之順其性也

根似百合小瓣少莖葉短小其葉狹長而尖頗似柳葉四月開紅花六瓣不四垂亦結小子一名紅百合人采其花末

開者乾而貨之名紅花菜

氣味甘涼無毒主瘡腫驚邪女人崩中

花氣味根同主活血。惡傳疔瘡惡腫。

甘露子

一名地盤葉如薄荷少狹而大文雅不光澤其
根連珠白色狀如老蘇故名采其水淪和鹽爲菜

物之本分爲二物殊誤

氣味甘平無毒主治和五臟下氣清神

發明
李時珍曰
或言葉上
有露以根
生形而名
常蔣之無
以此根味
也

其根長大者救荒本草謂之地瓜兒不生食及多食生寸白蟲與諸魚同食令人吐

襄荷

有赤白二種其性好陰宜樹陰下種之八月初
其苗令死則根滋茂九月初取其傍生根為菹亦

根下則過冬不凍死也

氣味辛溫無毒治中蠱及瘡瘻汁服治諸惡瘡赤

眼
翳
急
擣
汁
點
之

發明
主弘景曰中蠱者服葭荷汁并臥其葉卽呼蠱

亦可辟蛇周禮庶氏以嘉草除
毒亦慄謂嘉草卽藜荷是也

薄荷

俗稱薄荷食性本韋作護蘭楊雄甘衆賦作菱菰
則薄荷之爲訛稱可知矣入藥以蘇比爲南薄荷所
而氣芳飲陳良肖之吳菱蘭世再比爲南薄荷所

又有胡薄荷與此相類但味少甘爲別一種蔓生

相者似攻

氣味辛涼無毒主清頭目除風熱通利關節爲小

兒驚風壯熱引經要藥利咽喉口齒諸病搗汁含

漱去舌胎語澀按葉塞鼻止衄血塗蜂螫蛇傷

發明
張元素曰薄荷辛涼氣味
故能去高熱及皮膚風熱
李時珍曰薄荷入

熱手太
故頭下
痛足厥
頭厥陰
風陰辛
眼目能
咽公散
喉口治
齒諸能
病利立
小兒立
驚驚立
熱熱立
及及

瘰癧瘡疥為要藥戴原禮氏治猫咬取其汁塗之
有效蓋取其相制也繆希雍曰病人新瘡勿食以

其發汗虛表氣也陰虛人發熱勿食以出汗則愈
其津液也小兒身熱由于傷食由于疳積者俱

虛不

蘇
口紫麻者以附白蘇上肥地者面背皆

紫癰者面青背紫其面青白者即白蘇乃荏

也紫蘇時秀旁不詳云之或整其木油仁藥人
甚香夏采莖葉秋采子以背而皆紫者佳又有一

有種香蘇而蘇諸名務本新書云此地畔近道可種

蘇以老六畜牧子打油燃燈甚明或熬之以油器物

氣味辛溫無毒治心腹脹滿止霍亂轉筋開胃下食解肌發表散風寒行氣寬中消痰利肺和血溫中止痛定喘安胎解魚蟹毒治蛇犬傷

蘇子調中順氣利膈寬腸消痰止嗽治肺氣喘急

發明李時珍曰紫蘇不可同鯉魚食生毒瘡願生是也氣虛表虛者禁服用紫陽肺虛者禁服用子

萱草

俗名鹿葱其苗食菜味如葱而鹿食九種解毒之草萱乃其一故名李九華錄云城苗為蔬

食之動風令人昏然如醉因名之憂此亦一說也周處風土記云懷妊婦人佩其花則生男故又名肥土所生則花厚色深有斑文起重臺間有數月瘠土所生則花薄而色淡開亦不久今人採其花附乾而貨之名為黃花菜又名金針皆可作道通種小而純黃曰金萱甚可食

苗花氣味甘涼無毒治小便赤澀利胸膈祛濕熱

除酒疸

根治吹乳乳癰腫痛搗酒服以酒封之

竹筍

俗名竹根下未出者土為冬筍其他則為乾者為冬筍明筍火筍筍爆者為筍筍並可為蔬乾

茄

食之生熱多食則損人反是則有損採筍宜避日見則本堅入水則必損人筍蒸食則失味生着刀則失柔煮之炊久則與飯同味或熟味者戰人咽先以天湯煮過再煮乃良或以薄荷數片同煮亦去其味諸竹筍氣味苦甘微寒無毒主利膈下氣化熱消痰爽胃解酒毒

發明江穎曰筍與竹瀝功近有人素患痰病食筍之時而愈多食動氣發冷痼近有羊肝食令人目盲之利腸胃惟生薑及麻油能殺其毒人以蘇萍沃竹叢則次年凋疎可驗矣俗醫治瘡往以蘇萍沃湯云能發痘蓋不知瘡瘡不宜大腸滑利而筍有湯之能發痘蓋不知瘡瘡不宜大腸滑利而筍有

一名銀茄更勝青者諸茄至老皆黃蘇領團經以黃茄為一種似未浚究也

氣味甘寒無毒主散血止痛消腫寬腸多食冷臟腑損陽氣發瘡腫動痼疾

發明冠宗與曰蔬圃中惟此無益開寶本草並無文相失治止說損人後人雖有處治之法終與正用之物生者痛疾及虛冷人忌之近世為菜中常朱震亨曰茄屬土故甘而喜降曰茄後食多損目老茄灰曰茄灰屬土故甘而喜降曰茄後食多損目治口瘡利多食必腹痛下利女人能傷子宮也

[illegible]

所
 尾
 柄
 短
 是
 各
 韓
 種
 氣
 之
 苦
 者
 治
 面
 目
 四
 肢
 浮
 腫
 解
 熱
 除
 煩
 服
 丹
 石
 人
 宜

發明 扁鵲曰患脚氣虛脹冷食令人吐利不除也恭曰甘冷多食令人吐利

綱目云冬瓜瓤謂之瓜練白虛如絮可以浣練衣服洗面澡身去黥點令人悅澤白皙其子謂之瓜仁亦可食去皮慮風及黑點潤肌膚治腸癰霜後取之其肉可煮爲茹可蜜爲果發兼蔬果之用凡收瓜忌酒漆麝香及糯米觸之必爛

氣味甘微寒無毒主解煩渴除心胸滿去頭面熱

治小腹水脹利大小腸壓丹石毒

發明孟詵曰冬瓜消熱毒癰腫切片摩痞子甚良輕健者食之佳冷食令人瘦又縛五臍下氣欲背及一切癰疽者削大片置瘡上分散熱毒氣蓋

其性冷利。凡食臟腑有熱者。宜之。若虛寒腎冷。久病。月勿令反胃。須經霜食之。乃佳。繆希雍曰。瓜性。滑洩者。不宜食。按南安縣志云。冬瓜益氣耐老。則傷。世俗補人之說。蓋有自來。又云。被瓜傷者。切寒傷。虛解毒。此世俗之所未聞。不可不知。

一呼番瓜因種出南番故名今處有之肉厚色黃不可生食惟去皮穰淪食同猪肉煮食更良亦可煎

菜瓜

俗名稍瓜本草名越瓜有青白二色大如瓠子一種長者至二尺許俗呼羊角瓜並可充果蔬醬豉糖醋藏浸皆宜亦可作菹

氣味甘寒無毒主利腸胃除煩熱解酒毒宣洩熱氣

發明孟詵曰生食多冷中動氣令胃脫痛臍下癥
後不可食又不可同乳酪及魚鮓食蕭子真云
菜瓜能暗人耳目觀驢馬食之即眼爛可知矣

瓜
張騫從西域得種原名胡瓜
隋大業四年避諱改
呼為黃瓜
王瓜土瓜

子 156—64

氣味甘寒有小毒主清熱解渴利水道

發明王洗曰不可多食動寒後不可食小兒尤忌

絲瓜

唐宋以前無聞今人以爲常蔬其葉取汁可染絲

氣味甘涼無毒主除熱利腸化痰涼血解毒殺蟲

通經絡行血脉下乳汁治大小便下血

發明汪穎曰絲瓜本草諸書無考性微毒耳忌脚氣

類物

虛服冷氣人不宜食資腹錄云瓜北種爲佳以
細長而嫩者爲美羹羹取汁能消痰火其功長于
食佳荷云多食能瘰癧按諸說皆主性冷其功長于
其毒可治小兒疳瘕按諸說皆主性冷其功長于
清熱涼血說有自來瘰癧按諸說皆主性冷其功長于
胎則與諸說不符恐未可盡信也
絲瓜能敗陽不可多食萬曆乙卯余邑大饑鄉人
某家食甚止有錢一文時九月初見賣霜敗絲瓜
者甚賤以二文錢買一抱婦煮熟飽食之即共妻
欲分嘗終身無復人道

苦瓜

俗呼癩葡萄又名錦荔枝原出南番今處一皆種
之南人以青皮煮肉及鹽醬充蔬苦澀有奇氣
氣味苦寒無毒主除邪熱解勞乏清心明目

子苦甘無毒益氣壯陽

紫菜

附石生海邊色本青乾則紫彼人
按成餅狀晒乾貨之其色正紫

氣味甘寒無毒主解熱除煩療癰瘡結氣

發明陳藏器曰多食令人腹痛發氣吐白沫飲熱
醋少許即消其食中有小螺螄須擇出誤食損

石花菜

有紅白二色枝上有細齒以沸湯泡去沙屑沃以
薑醋食之甚脆其根埋沙中可再生枝一經稍粗
佳似二物久浸皆化或膠凍也

類物

氣味甘鹹大寒無毒主去上焦浮熱發下焦虛寒

孕婦不宜多食

鹿角菜

鹿角以形名紫黃色以水洗醋拌則服起一新味
極滑美若久浸則化如膠狀女人用以梳髮粘而

亂不

氣味甘大寒無毒主散風熱療小兒骨蒸服丹石

人食之下石力

發明孟詵曰不可久食發痼疾損腰腎經熱血氣
時珍今脚冷痺少顏色通壯云石花鹿角角脚李
一物也一曰瑤枝

龍鬚菜

生東南海邊石上叢生無枝葉狀如柳根葉長者尺餘白色以醋浸食之和肉蒸食亦佳

氣味甘寒無毒主癰結熱氣利小便

木耳

一名木蛾在地曰芝在木曰栢栢退之曰樹雞曰蛾象形也或曰地無枝葉乃濕熱餘氣所生曰耳其良毒亦隨地性然今貨者多雜木性各生皆榆之耳為多古槐桑樹上者良其餘木上生者動風氣發不休採歸色變從下過者有毒楓木上生者令人發病疾惡蛇虫咬下視者有光者欲燭不生者不並有休生搗冬瓜汁或地漿解之赤色及仰生者不食可

氣味甘平有小毒治腸癖下血又涼血治風壓丹

石熱斷穀療痔

發明生能補胃理氣木耳乃朽木所生得一陰之氣故有衰精冷腎之害也

香蕈

生源山爛木上小于菌而薄黃黑色味甚香美紫色者名香蕈白色者名肉蕈皆因濕氣熏蒸而成有毒殺人

氣味甘平無毒主益氣不饑治風破血

天花蕈

出山西五臺山形如松花而大者如蓮白色食之甚美

氣味甘平無毒主益氣殺蟲

發明李時珍曰按飲膳正要云有毒五臺山蛇蕈其氣而生故味美而無毒其價頗珍

磨菇蕈

出山東淮北諸處長二三寸本小末大白色軟其中空虛狀如未開玉簪花俗名雞腿蕈其味如雞也一種狀如羊肚有蜂窠眼者名羊肚蕈山西汾州諸處有之

氣味甘平無毒主治益腸胃化痰理氣

發明飲膳正要云能發痛疾不可多食

雞縱

出雲南生沙地高脚纖頭土人采烘寄遠以充食物煎茶煮肉皆宜氣味香似香蕈而不及其風韻

也又廣西橫州出雷蕈雷過即須疾采之稍遲則腐或老故名作蕈蕈美亦如雞縱其價並珍楊升庵云雲南名佳蕈曰雞縱鳥為最榆之癭也如之故以雞名邊上有榆肉為最榆之癭也

菌子

一名土菌又名杜蕈一曰地雞夏月間土壤陰濕及竹林虛垣處兩後即生此乃濕熱相感而成凡夜有光者蕈不熟者煮之照人無影者上有毛下無紋者仰食赤色者並有毒殺人煮時宜投以薑屑飯粒試之若色黑則有毒中其毒者地漿及蕈汁解之

氣味甘平無毒主燒灰傳瘡疥多食發五臟風壅經絡動痔瘡昏昏多睡背膊肢節無力又多發冷

氣

按蘭乃濕熱化生之物中其毒者往往殺入本草皆不言其性効則不甚益人可知處嗣全訣云姓與胎氣相感是以子多不育求嗣者慎之

竹蓐

即竹根也生於竹根節上狀如木耳紅色草更生口蓐得濕之氣而成也本草作竹肉因其味也苦竹生者有大毒

地耳

生於地狀如木耳而小春要生雨中雨後即采見日即不堪用俗名地耳是也

氣味甘寒無毒主明目益氣令人有子

石耳

生諸山石崖上遠望如烟狀如地耳山僧采曝饌遠洗去沙土作茹勝木耳以之羹由其味尤佳氣味甘平無毒主明目益精久食益色至老不改

蒲弱

俗呼蒲兒根叢生水際似莞而編有脊而柔二三月苗采其嫩根過作餅一宿可食亦可燻食蒸食及晒乾磨粉作餅食周禮謂之蒲益詩云其藪伊何惟筍及蒲是也

氣味甘寒無毒治五臟邪氣利小便生痰止消渴搗汁服治婦勞熱煩躁胎動下血

菰

生江湖��澤中葉如蒲葦春不生白莖如荷謂之莖筍又名茭白即菰菜也生熟皆可啖其中心似小兒臂而白軟中有黑脈堪啖者名菰手作菰首者非矣至秋開花如葦結實乃黑胡米也可為粥食海微杜南詩波深菰米沉雲黑是也其根亦如蘆根冷利更甚

茭白氣味甘冷滑無毒主去煩熱止渴除目黃利

五臟邪氣腸胃痛熱

發明蘇頌曰菰之種類皆極冷滑令人下焦寒傷耳陽道不可過食甚不益人惟服金石人相宜

類

類物

卷七

俗呼為四葉菜葉浮水面根連不底其莖細于蓐折十步葉大如指頂面青背紫有細紋四葉合成若其葉大如指頂面青背紫有細紋四葉合成者名菰中者名小菰花白故稱白菰蘇恭言有三種止水中者多者春始生或云楊花所化一葉經宿即生數葉下者微發即其根也一葉為一葉經宿者一種面青背紫者謂之紫萍二字音相近也別有草皆以類註浮萍蓋心蘋萍二字音相近也別有葉六七月開黃花結實狀如角黍長二寸許內有細子一色如粟粟花結實狀如角黍長二寸許內有米作粥飯食之其根大如藕儉年人亦食之香味如栗俗呼水栗子

氣味甘寒滑無毒主治暴熱身痒下水氣利小便持塗熱瘡搗汁飲治蛇傷毒入腹內

苧菜

性滑如菜葉頗似苧又曰葵曰苧俗呼苧菜李時珍曰苧與苧一類二種上並根連水底葉浮水上其葉似馬蹄而圓者苧也葉似苧而微尖長者若也夏月供開黃花亦有白花者結實大如棠梨細子有

氣味甘冷無毒主消渴去熱利小便搗敷諸腫毒大丹遊腫

蓴

生南方池澤中葉如苧菜而差圓形似馬蹄其葉紫色六如筋柔滑可羹夏月開黃花結實亦如苧子春夏嫩莖細如飯股短長隨水淺深名絲蓴味甘而體軟至秋老莖在泥中如通名塊蓴蓴類物

秋風思吳中之魚蓴羹即此或作蓴蓴言可飼猪也

氣味甘寒無毒治消渴熱瘧逐水利小便解百藥

毒并蠱氣和鯽魚作羹食下氣止嘔壓丹石毒

發明孟詵曰蓴性冷而滑多食損氣損胃及齒髮多食之

食之多死

水藻

藻有二種水藻葉長二三寸兩對生即馬藻也取藻葉細如絲及魚鰓狀節連生即水蘊也俗名鰓草二藻皆可食煮熟去腥氣未起粉蒸為茹甚滑美饌年可以充食左傳蘋蘩蕰藻之菜即也此

氣味甘大寒滑無毒主去暴熱熱利止渴搗敷熱

毒丹毒小兒赤白火焮熱瘡

海藻

此即水藻生于海中者今登萊諸州有之亦作海菜乃立名曰貨之四方以鹽醋淹之作菹

氣味鹹寒無毒治癰瘡結氣散頸下硬核癰腫瘰

癧堅積

發明李時珍曰海藻鹹能潤下寒能洩熱引水故能消癰瘡結核陰癰之堅聚而除浮腫脚氣

和氣日小便出也

海帶

類物

似海藻而粗柔韌而長今登州人乾之以束器物醫家用以下水勝于海藻昆布

氣味鹹寒無毒治水病癰瘡

昆布

生登萊者性如繩索之狀出閭浙者大紫似菜蓋海中諸菜性味相近主療一致雖稍有不同亦無大異

也

氣味鹹寒滑無毒治十二種水腫癰瘡結氣鼠瘻

發明李果曰鹹能軟堅散癰瘡如石者非此不除食昆布中菜皆損人不可多食

果部

李

樹能耐久其種近百味有甘酸苦澀數種色有青
綠紫朱黃赤縹緗之異北方一種御黃李形大而
肉厚核小甘香而美今人用糖蜜煎為果
惟燥乾白李有蓋其法要李肉黃時摘之以鹽按
去汁合鹽炒甚去核復晒乾酒作飲皆佳今人
呼乾李為嘉慶子按韋氏兩市記云東都嘉慶坊
有美李人稱為嘉慶子久矣
氣味甘酸微溫無毒主除痼熱調中多食令人臃

脹發虛熱

發明孟詵曰不可合雀肉及蜜食損五臟服
木八思之入水不啖者十身不可食

杏

有數種黃而圓者名金杏扁而青黃者名木杏
酢不及之甘而有沙者名沙杏黃而帶酢者為桃
杏青而帶黃者為李杏王類書云北方肉杏甚
佳赤大而扁謂之金剛杏大約類梅者味酢類桃
者味甘別有巴旦杏樹如杏而葉差小實亦尖
小而肉薄其核殼薄而仁甘味如榛子
氣味酸熱有小毒多食傷筋骨生痰熱動宿疾昏

精神令人目盲

發明寇宗奭曰凡杏性皆熱兒多
食致癆瘵肺熱產婦尤忌之

核仁氣味甘苦溫有小毒主除肺中風熱欬嗽利

胸膈氣逆潤大腸氣秘素殺蟲治諸瘡疥消腫云

梅

頭面諸風氣瘡跑時
發明李時珍曰兩仁者殺人可以毒狗凡此杏諸
也徐之才云杏仁解錫毒
凡索麩豆粉近杏仁則爛

范成大梅譜云江梅野生者不經栽培花小而香
子小而硬消梅實圓鬆脫多液無滓惟可生啖不
入藥造綠萼梅枝附皆綠重葉梅花葉重疊結實
多雙紅梅花色如杏一梅色淡紅實扁而斑味全
似否驚梅即多紫紅梅也一蒂雙實一云苦林
接梅則此帶黑包取青梅藍盛于瓦上熏黑為烏
梅盤海曝乾為白梅久乃上霜又名霜梅
熟者漿汁晒乾為梅醬夏月可調水飲之
氣味酸平無毒主生津止渴清神下氣消酒

類

子

烏梅氣味酸溫無毒主止渴調中去痰治瘡癰止
吐逆霍亂除冷熱痢拾本草飲肺澀腸止久嗽瀉痢
反胃噎膈蛇厥吐利消腫涌痰殺蟲解毒馬汗
毒硫黃毒細目珍

白梅氣味酸鹹平無毒治中風驚癇喉痺痰厥僵

仆牙關緊閉者取梅肉搗擦牙齦涎出即開又治

瀉痢煩渴霍亂吐下血血崩

發明日華子曰生梅多食損齒傷筋蝕脾胃令人
嗜胡桃肉解之疾熱服黃精人忌食之食梅齒變者

也能收肺氣治燥嗽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忌猪

桃

肉

桃品甚多易于栽種且早結實五年宜以刀割其皮出其脂液則多延數年能樹生熟煮豬頭汁洗之即止其花有紅紫白千葉之味其實有紅桃綠桃碧桃細桃金桃銀桃白桃之類其生實有紅桃綠桃過曝乾為脯可充果食取熟桃納麝香中蓋口七日流去皮核密封二七日成酢桃香美可食

氣味甘酸熱微毒主益色辟邪多食令人有熱核仁氣味苦甘平無毒治血結血秘血燥通潤大便破畜血元治血滯風痺骨蒸肝瘡寒熱鬼症疼痛產後血病

類物

子

栗

發明黃帝書云食桃飽入水浴令人成林及寒熱李時珍曰多食令人腹脹及生癰瘡能發丹石毒生者尤損人桃實著樹經冬不落者名桃泉又名桃奴家寶方謂之神桃乃五木之精仙木也味辛氣惡故能厭伏邪氣制百鬼

今人門上用桃符以此

栗類亦多大者為板栗中扁子為栗榭稍小者為山栗小栗之圓而末尖者為錐栗圓小如棧子者為半栗小栗如指頂者為芽栗大栗如沙藏之北栗栗欲乾收莫如曝之欲生收莫如潤沙藏之如新也

氣味鹹溫無毒主益氣厚腸胃補腎氣令人耐饑

棗

殼煮汁飲之治反胃消渴

類物

子

發明孫思邈曰栗腎之果也腎病宜食之李時珍曰栗主大寒能通腎于食經云栗二三十枚虛腰脚無力以袋盛生栗懸于火旁乾之栗十枚次而火煨油炒勝之必強健風乾之栗勝于生栗益若煨食至飽反致傷脾按蘇子瞻詩老自添腰脚病山翁眼東傳方客來為說晨興晚三咽徐收白玉漿此得食舊傳方客來為說晨興晚三咽即下氣補益不爾猶有木氣不補益也火煨去汗則難化熟則帶氣隔中生蟲往小兒不可多食生

南北皆有其類甚繁青州出者形大而核細肉厚多膏密雲所出小栗甘潤核細亦可充果食入藥須用青州及晉地晒乾者為良亦有充果食入藥肥大者凡栗切而晒乾者為栗脯乾者為栗乾取紅軟乾者為栗入釜以水僅淹膠乾者為栗油細生布紋取汁塗盤上晒乾其形如油以手摩刮為末收之每以一匙浸湯盞中酸甜味足即成美漿用和米炒能止饑渴益脾胃也

○河東猗氏縣出大栗子如鷄卵

生棗氣味甘熱無毒多食令人寒熱腹脹滑腸損脾羸瘦者尤不可食

乾棗即晒乾氣味甘溫無毒主安中養脾氣平胃氣通九竅助十二經除腸癖和百藥調榮衛生津

液

發明日華子曰有齒病不與食人腰腹與痛李時珍曰素問言血分藥也若無故煩食則生謂治病和藥素問言血分藥也若無故煩食則生謂

梨

種類甚多必須棠梨桑樹接過者則結子罕而佳有青黃紅紫四色乳梨即雪梨梨則結子罕而佳

氣味甘微酸寒無毒主除煩止渴通胸中痞塞熱結潤肺涼心消痰降火利大小便解丹石熱毒酒

毒多食令人寒中食瘡乳婦尤不可食

發明朱震亨曰梨者利之其性流利下行也李時

附故不今人痰病火熱潤肺多涼心消痰降火皆是毒之功也

木瓜

安如生梨已盡則乾乾者泡湯食津飲汁胃冷嘔吐者忌之

木瓜處有之而宣城者為佳樹狀如茶葉光而厚色赤黃帶開源紅其葉如乳香而味甘酸不濕宣

氣味酸溫無毒治濕痺脚氣霍亂大吐下轉筋不止名醫利筋骨調榮衛雷數炮去濕和胃滋脾益

肺治腹脹善噫心下煩痞王好古

發明李杲曰木瓜入手足太陰血分氣脫能收氣

而瘡滿也○入藥忌犯鐵器

楳榔

實大抵類檳榔之類生于北土尤甘其氣芬護其

夜筭中亦香最易
注蟲少有不吐者

氣味酸甘微溫無毒主溫中下氣消食除心間酸

水去臭辟衣魚

發明陳士良曰發毒熱必入小腸聚胸中痰壅濕
氣血脈多食積寒胃脫兵瑞曰同車整食發痼

山櫨音查世俗皆呼為山裏紅果有二種皆生山中一種小者山人呼為棠子一種大者山人呼為羊桃子實有赤黃二色初甚酸澀經霜乃可食今人取熟者去皮核搗和糖蜜作爲糖餠以充果物

氣味酸甘微溫無毒健胃消食行結氣治小腸疝

類物

手方

氣發小兒痘疹婦人產後兒枕痛惡露不盡煎汁

入沙糖服之立効丹化飲食消肉積癥瘕痰飲痞

滿吞酸滯血痛脹本草曰化血痞氣塊治血食

發明李時珍曰凡脾弱食物不化胸腹脹悶者

伐脾每食後嚼二三度絕佳但不可多用恐反耗

氣亦去食積然有積滯者宜食無滯不可用脾弱

奈

杭言謂之類嬰北方亦呼之補云端好也有白赤
青三邑白者爲素赤者爲朱奈者爲綠奈皆
憂熟與林檎一類二種樹實似林檎而大口通雅
云時珍以類爲奈類花紅于奈花非一物也

氣味甘寒無毒主生津止渴多食令人肺脹病人

尤忌

林檎俗呼花紅

即奈之小而圓者其類有金林檎紅林檎水林檎
密林檎黑林檎皆以色味立名黑者色似紫奈熟
時晒乾研末
點湯服甚美

氣味甘酸溫無毒主下氣消痰止渴多食發熱令

人百脈弱生瘡癰

平波按本草奈釋名頻婆通雅云頻花紅于奈花非一物則今俗云平果或即此也

氣味甘平無毒止渴生津

類物

手方

柿俗呼柿

柿有毛純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
可愛六嘉實七落葉肥大有數種紅柿所在皆有
黃柿生汴洛諸州朱柿出華山圓小而深紅皮薄

謂之軟果味甘呼爲牛柿色青可生啖又有一種小柿
如烘成濕味盡去其甘如柿生柿置器中自然紅熟

之白柿失乾者謂之白柿水浸藏者謂之白柿乾者謂
以核少者爲佳藏之其水浸藏者謂之外又有以

熟柿用灰汁浸三日即可食治痢疾非空

氣味甘寒溫無毒主潤肺凉心除煩止渴壓胃間

熱通耳鼻氣治腸癖不足

白柿即乾柿生霜者其法用大柿去皮捻扁日晒
夜露至乾納瓮中待生白霜白乃取出今人

謂之柿餅其霜謂之柿霜

氣味甘平無毒主開胃潤腸消痰止渴治吐血潤

心肺療肺痿心熱欬嗽喉聲殺蟲治反胃咯血

血淋腸辟痔漏下血

柿霜清上焦心肺熱生津止渴化痰寧嗽治咽喉

口舌瘡痛

發明一經宗典曰凡柿同蟹食即腹痛大瀉王珍百

之以血昏不省人一人食蟹多食紅柿至夜大吐

痛直至死乃醒而愈也陳藏器云飲酒食紅柿心

時珍曰柿乃脾肺血分之果也乾柿味甘而氣平

性溫而能收故有健脾潤腸治嗽止血之功蓋大

腸者肺之合而胃之子也真正柿霜乃其精液入

藥尤佳焦軟棗一名牛奶柿其木類柿而葉長但

結實小者長狀如牛奶乾則紫黑色一似小圓如

指頂大者一名丁香柿味尤美以其形似故名蓋

類二物一者名居遷子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

馬奶是也牛居遷子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

奶林是也

安石櫚

博物志云漢張騫使西域得安石櫚種以歸故
名安石櫚又齊民要術云凡植櫚者須安石櫚
骨子根下即花繁茂則安石櫚之名義或取此也
花有紅黃白三色草葉者結實千葉者不結實或
結亦無子也實有甜酸苦三種實者不結實或
如水晶者謂之水晶石櫚又南中有一子潔白瑩微

開花秋月結實海石櫚高一二尺即結實皆異種也

氣味甘酸溫無毒治咽喉燥渴理乳石毒多食

損人肺

酸榴皮氣味同實主止瀉痢下血脫肛崩中帶下

發明蘇頌曰石榴有甘酸二種言三尸蘇得此果

則醉也范成大書謂榴為三尸酒言三尸蘇得此果

曰多食損其性清熱服食藥物人忌之朱震亨曰

成瘕損肺氣不宜食

橘柚相三者相類而不同橘實小其瓣味微酸其

皮薄而紅味辛而苦相類而不同橘實小其瓣味微酸其

厚而味辛而甘柚大小皆如橘其瓣味酸其皮

最厚而味辛而甘柚大小皆如橘其瓣味酸其皮

品類亦多黃橘扁小而多香如橘之方不誤矣橘

而色赤如乳相皮堅韌多可受霜後色味大佳

扁外綠心紅相皮堅韌多可受霜後色味大佳

同形各有異○南方多相類雖多乃甘美餘者氣味俱

不甚收潤度霜雖多不能損土人云洞度相類最

面皆水寄橘書云書後欲題三百頭洞度相類最

霜林

氣味甘酸溫無毒甘者潤肺酸者聚痰

橘皮王好古曰橘皮以色紅陳久為良故曰陳皮

紅今以廣中者為勝洗潤透刮去筋膜晒乾者名橘

之然多以相皮相離不可不辨

氣味苦辛溫無毒主清痰涎治上氣欬嗽開胃主
氣痢破癥瘕瘰癧性熱藥
清水痰痞瘕瘕大腸悶塞婦人乳癰入食料解魚

腥毒

發明李時珍曰橘多食能鬱滯生痰治肺氣喘咳
脾快膈通五淋瘕瘕但多化瘕治久服能損元氣
時珍曰橘皮下氣消痰其肉生痰聚飲表裏之氣
如此諸病總然橘皮苦能燥濕之功同補藥則氣
其治諸病總然橘皮苦能燥濕之功同補藥則氣
同治諸病總然橘皮苦能燥濕之功同補藥則氣
之治諸病總然橘皮苦能燥濕之功同補藥則氣
其治諸病總然橘皮苦能燥濕之功同補藥則氣
隨所配而補氣之益故橘皮為二經氣分之藥但
其氣而痰自下蓋此物也同杏仁治大腸氣秘同

桃仁治大腸血秘皆取其通滯也
吳瑞曰橘同雙食令人患軟癰

橘核氣味苦平無毒治小腸疝氣及陰核腫痛炒
研酒煎服或酒糊丸服甚效去壳取仁研碎入藥

柑

柑有朱柑黃柑乳柑沙柑青柑石柑山柑柑皮比
橘色黃而少厚理稍粗而味甘苦橘可久留柑易
腐敗柑樹畏冰雪橘樹略可此柑橘之異也乳柑
出溫州諸邑以其味似乳故名其皮薄而味珍
朱柑色絕紅不留滓酸之不重之餘供體性相類
山柑皮瘠用痛
氣味甘酸大寒無毒主利腸胃中熱毒解丹石土

暴渴利小便多食令人肺冷生痰脾冷癰癧九
腸洩痢病人忌食

柑皮氣味辛甘寒無毒主下氣調中解酒毒及酒

渴傷寒飲食勞復者濃煎汁服

發明李時珍曰橘皮溫相皮寒橘皮紋細色紅而
色黃而厚內多筋脈其味苦辛至熟亦苦相皮粗
而氣味不同曾茶山和會宏父餉柑詩莫向君家
聲孟說曰多食令肺燥

橙

大者如盤經霜早熟色黃皮厚香氣馥郁可以烹
衣可以鮮可以糖製為橙丁可以製為橙膏

宿酒者
食之速醒

氣味酸溫無毒洗去酸汁切和鹽蜜煎成貯食止
惡心能去胃中浮風惡氣多食傷肝氣發虛熱

皮氣味辛溫無毒主散腸胃惡氣消食下氣去胃
中浮風氣糖作橙丁甘美消痰下氣利膈寬中解

酒

柚

一呼朱藥最久者謂之香櫞桂海志謂之臭柚皆
一物也皮厚味甘不似橘皮薄味辛而苦其肉皆
葉皆似橙其實有大小二種形色圓正都類柑樹

但皮厚而粗其味甘其氣臭其皮堅而酸惡不可食其花甚香蓋橙乃橘屬故其皮皺厚而香味苦而辛柚乃柑屬故其皮粗厚而臭味

氣味酸溫無毒主消食解酒毒治飲酒入口氣去

腸胃中惡氣療婦不思食口淡

皮氣味甘辛平無毒主消食快膈散憤滿之氣化

香櫟 俗作 佛手柑

狀一名枸櫞味雖短而香芬大勝可置衣笥中一種而光澤生綠熟黃其核細末味不甚佳而清香襲人若無一片于蒂而以通紋圍護經久不腐

皮熟氣味酸溫無毒治痰氣欬嗽煎湯治心氣痛

金橘

生則深綠色熟乃黃如金故有金橘之名其味酸甘而芳者可受糖造蜜煎皆佳藏綠豆中可經時不變蓋橘性熱豆性涼也又有山金橘俗名金豆實如櫻桃內止一核俱可蜜漬香清味美王岐公詩黃欺晚菊金砌

氣味酸甘溫無毒主下氣快膈止渴解醒辟臭

枇杷

大者如鷄子心者如龍眼白者為上黃者次之無核者名焦子氣味甘酸平無毒主止渴下氣利肺氣止吐逆涼

上焦熱潤五臟

葉氣味苦平無毒治嘔噦不止肺熱咳嗽和胃降

氣清熱解暑毒療腳氣

發明孟詵曰枇杷果多食發痰熱傷脾

楊梅

有紅白紫三種紅勝于白紫勝于紅顆大而核細益藏蜜漬饌收皆佳青時極酸熟則如蜜用以釀酒最為耐

氣味酸甘溫無毒去痰止嘔消食下酒和五臟滌

腸胃除煩悶惡氣

類物

發明孟詵曰久食令人發熱損齒及筋骨忌食時

仁法以柿漆拌核曝之則自裂出也

樹皮及根主煎湯洗惡瘡疥癬煎水漱牙痛服之

解砒毒燒灰油調塗湯火傷

櫻桃

一名含桃禮記仲春天子以含桃薦宗廟即此先百果熟故古人多貴之其實熟時深紅色者謂之朱櫻紫色皮裏有細黃點者謂之紫櫻味最珍重又有正黃明者謂之嫩櫻小而紅者謂之櫻珠味皆不及極大者有若彈丸核小而肉厚尤難得鹽藏蜜煎皆可沐浴山家清供云櫻桃經雨則蟲自食久則蟲皆出乃可食

氣味甘熱無毒主調中益脾美顏色

發明孟說曰食多無損但發虛熱耳有時風人不

火性大熱而食之發小兒尤忌朱震亨曰櫻桃屬

葉煮老鵝易軟熟毒蛇咬傷搗爛塗患處并飲其

銀杏

一名平仲唐沈雲卿詩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

久則黃須雌雄同種其樹相望乃結實或雌樹相

氣味甘苦平瀉無毒熟食溫肺益氣定喘嗽縮小

便止白濁生食降痰消毒殺蟲嚼漿塗鼻面手足

去鼓飽點點皺瘰癧及疥癬疳瘻陰蟲

胡桃

發明吳瑞曰多食壅氣動風作癰小兒多食發驚

小苦微甘性溫有小毒多食令人氣壅腹脹得熱

白酒數杯吐出則生不吐則死

一名羌批漢時張騫使西域始得種還

氣味甘溫無毒主潤肌膚黑鬚髮補氣養血潤燥

化痰益命門利三焦溫肺潤腸治虛寒喘嗽腰脚

重痛心腹疝痛血痢腸風散腫毒發瘡瘡制銅毒

油核桃氣味辛熱有毒主殺蟲攻毒治癰腫癩風

疥癬楊梅白禿諸瘡

發明李時珍曰胡桃仁味甘氣熱皮清肉潤孫真

諸書言食多吐水而酒家往時後嗜之則本草

故紙研末蜜丸服為補下焦腎命之藥連皮空腹

榛子

壳厚而堅仁白而圓大如杏仁亦有皮尖然多空

氣味甘平無毒主益氣力厚腸胃令人不饑健行

橡實

一名橡斗又名皂斗謂其斗剝剝象斗煮汁可以

他木皆不及肉體云山有苞檫陸機註云即檫也

其嫩葉可煎飲代茶

氣味苦微溫無毒主瀉腸止瀉蒸熟食止饑樂歎

歲斗穀氣味溫溫無毒主止腸風崩中帶下冷熱瀉痢并染鬚髮

榲

爾雅謂之榲櫨櫨者婆娑蓬然之貌其樹經寒其葉蓬：故也俗稱櫨者婆娑蓬然之貌其樹經寒實似榲子而稍短小其葉亦有斗其實櫨味苦荒廢人亦食之其木雖堅而不堪充材此宜作紫櫨標之新者指此類物

氣味苦澀平無毒主瀉腸止痢功同榲子

荔枝

生嶺南及巴中今閩之象福漳興皆有之其品以閩中為第一肌肉甚厚甘香瑩白非廣蜀比應蜀所出早熟初生小酸肉薄核大不堪食又有焦核荔枝枝如雞舌香味更甜美凡實生時肉白乾時肉紅日曬如烘南浸蜜煎皆可致遠成菜晒乾者謂之荔枝白樂天荔枝圖序荔枝如樹形團圓如盤如葉如冬青花如橘而春榮實如丹而夏熟白如冰挑核如枇杷殼如紅縐膜如紫網而肉潔白如雪漿液甘酸如醴變四日外色香味盡去矣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氣味甘溫無毒止煩渴益顏色通神健氣治瘰癧瘰癧亦腫疔腫發小兒痘瘡

發明李時珍曰荔枝氣味純陽其性熱鮮者食多忌之開胃實本藥言其性平蘇頌謂多食傷人皆謂說也按物類相感志云荔枝多食無傷浸水飲之即解此類相感志云荔枝多食無傷極甘美多飲之即解此類相感志云荔枝多食無傷益人顏色也多食令人發熱或血虛者以能生于炎方熟于夏月故善助火發熱耳除氣外無他用難誌云荔枝不可燒其香引虎氣外

核氣味甘溫清無毒治癰疽氣痛婦人血氣刺痛

龍眼

一名亞荔枝樹如荔枝但枝葉稍小殼青黃色形圓如彈丸大核如木棗而堅肉白帶紫俗名益智博雅謂之龍眼非藥中之益智子也

氣味甘平無毒主開胃益脾補虛長智

發明李時珍曰荔枝性熱而為貴而資益則龍眼能益人智之義華亭陸平泉年幾及百平日常食龍眼不輟口言其補益

能益人智之義華亭陸平泉年幾及百平日常食龍眼

龍眼不輟口言其補益

橄欖

此果雖熟其色亦青故呼青果其有黃色者病也名橄欖其味甘酸可致遠生以木之口勝含鵝舌許珍云橄欖樹高將熟時以木之口勝含鵝舌許于皮內其實可致遠生以木之口勝含鵝舌許香安瀾益藏皆可致遠生以木之口勝含鵝舌許黑肉爛而甘取肉乾小惟烏攪仁最肥大有文層攪攪青橄欖核內仁乾小惟烏攪仁最肥大有文層

榧子

仁唇吻燥瘰癧之

榧亦作排以小而心實者為佳其木名文木斐然
章采故謂之榧信州玉山縣者為佳其木名文木斐然
果赤耳其子稍肥大僅圓不尖神農本草披子即
粗榧也陶氏不識被也
氣味甘平清無毒治五痔去三蟲盡毒鬼症惡毒
別錄治欬嗽白濁助陽道生
發明朱震亨曰榧子肺家果也久食之香酥甘
蘇東坡詩驅除三彭蟲小兒黃瘦有瘰癧者宜食之

盛如海螵蛸狀而味甘美謂之榧仁又有一種波
斯樹枝上生苞色類相似但核作兩半皮葉食之
調如黑錫生脂如糖用膠南人採之皮葉煎之
着水益乾堅耳通雅云何子元稱乾後牢于膠漆
小而不入沸水中色淡碧餘者如法泡之色鮮未
子不香乃和甘也
氣味酸澀甘溫無毒主開胃下氣生津液止煩渴
解酒毒治咽喉痛解一切魚鱉毒凡解鱉魚毒
發明馬志曰鱉魚仰河豚也人食其肝及子
撥着魚骨浮出誤落橄欖在池中盡斃故知物
有相畏如此朱震亨曰橄欖而甘時飽空之然性
同栗子食能致上壅李時珍曰橄欖過則不苦溫
仁唇吻燥瘰癧之

松子

性熱同熟肉食生節風又上墜人忌久氣物類
相感志云榧煮素羹味更甜美猪脂炒榧黑皮自
軟榧子皮反綠豆能殺人

松子有南松北松華陰松形小殼薄有斑極香海
松子又名新羅松子出遠東及雲南與松樹同惟
五葉一叢者其肉甚香美久收亦油
氣味甘微溫無毒主去諸風逐邪氣滑肌膚實腸
胃潤肺治燥結欬嗽

檳榔

賓與郎皆貴客之稱交廣人凡貴勝族客必呈
此果檳榔名義蓋取于此又名洗瘴丹言南方地

氣暑濕入多患胸中痞滯食此以祛瘴癘也生食
其味甘苦溫得扶雷與虎屋子灰同嚼之則矮
滑甘美雷數言失長而有紫文者名橫圓大而矮
者名雞心狀破之有錦文者為佳一分種大腹子腹
大形扁而味破不似檳榔自嫩及老采實
者是矣彼中老呼為檳榔自嫩及老采實
咳之以祛瘴癘但力比橫榔稍少力耳
氣味苦辛溫溫無毒主消穀逐水除痰辟殺三蟲
別錄宣利五臟六腑壅滯破胸中氣下水腫治心
痛積聚性熱藥治瀉痢後重心腹諸痛大小瘕氣
秘痰氣喘急療諸瘡瘻瘻癰本
發明張元素曰檳榔味厚氣輕沉而陰中陽也
苦以破滯辛以散邪泄胸中至高之氣使之

椰子

于下行性如鉄石之沉重諸藥至

嶺南州郡皆有之其樹初栽時用鹽置根下則易發木至斗大乃結實大者三四圍高五六丈葉如鳳尾二三月着花成穗出葉間一穗數枚小者如枯樓大者如寒瓜懸着樹端六月熟數枚小者如白肉美如凝雪味甘如乳熟內空處有漿鑽光有斑或裂破今人為酒器如則混濁不佳矣其義

類物

子

漿氣味甘溫無毒主去風熱祛暑氣

類物

子

氣味甘香微酸平無毒主止渴解煩醒酒益氣令

人悅澤

核中仁氣味同瓢主補中益氣令人不饑輕健

菴羅果

俗名香蓋西洛甚多其狀如梨先諸梨熟終熟便鬆軟

氣味甘微寒無毒主止渴多食動風疾患黃病

無花果

一名映日果枝柯如枇杷樹三月發葉如晚櫻其內虛軟五月內不花而實出枝間狀如木饅頭其色軟嫩味甘以鹽漬壓令扁日乾充果食熟則紫色如無花果肉味如柿而無核也別有一種果形如無

梳椰子

暖覆取汗其痛即止神驗

穀治楊梅瘡筋骨痛燒存性以滾酒泡服二三錢

發明朱寢亭曰椰子生海南極熱之地土人賴此曰其性熱故飲之者多昏如醉狀李

彼餅木用國數嶺南二廣州郡皆有之其木似棕櫚而堅硬入

氣味甘平無毒主開胃止洩痢治五痔咽喉痛

馬金囊

一名馬橫柳生滇南諸地蔓生結實大如葡萄紫
色味甘內有核頗似大楓子而殼稍薄圓長角扁
有仁亦甜

氣味甘寒無毒治傷寒熱病食數枚冷水下惡

瘡腫毒內食一枚冷水下外嚼塗之即無所傷

發明江機曰凡嚼之者以冷水一口送下其甜如

水自下也欲斷產者常嚼二枚水下手各握二枚冷

浮自下也欲斷產者常嚼二枚水下手各握二枚冷

類物

枳椇

徐錯註說文作椇又作枳椇皆屈曲不伸之意

此樹多枝而曲其子亦卷曲故以名之又詩話云

或謂之枝椇橫折頭李時珍曰枳椇在實如不

三或謂之枝椇橫折頭李時珍曰枳椇在實如不

一或謂之枝椇橫折頭李時珍曰枳椇在實如不

其狀如珊瑚其味甜而微酸仁形如鳥喜巢

名枳椇其味甜而微酸仁形如鳥喜巢

氣味甘平無毒主止渴除煩去腸上熱潤五臟利

大小便功用同蜂蜜枝葉煎膏亦同本道止嘔逆

甜瓜

瓜品甚多形色不一其稜或有或無其色或青或

或黃或赤或白或黑味皆甘香本草瓜蒂

氣味甘寒滑無毒主止渴除煩熱利小便通三焦

壅塞治口鼻瘡夏月食之不中暑氣

瓜子仁氣味甘寒無毒主清肺潤腸和中止渴辟

如臭炒食補中宜人

類物

發明

孫思邈曰多食或反胃發黃瘧今人虛羸解藥力

說曰後人多食或反胃發黃瘧今人虛羸解藥力

而性冷消損氣弱無力短氣不食者食之即愈

陶弘景曰瓜為難治多食早食者依下利者食之

之不思食人食瓜多即入水自清者尤甚熱除食

勝子食鹽漬水也奇効良方云昔有人病腹血惡

數枚即愈此亦消暑之驗也

西瓜 吳瑞曰契丹破回紇得此種歸名曰西瓜則西

自五代時始有之或曰禮記有削瓜之文三代已

有之矣今回紇之瓜也

氣味甘淡寒無毒主消煩渴解暑熱寬中下氣利

小水治血痢解酒毒含汁口瘡

發明然其性寒解熱有天生白虎湯之號

瓜皆屬生冷世俗以爲助濕之害也真西山取生

一時之快不知其傷脾助濕之害也真西山取生

歌云瓜桃生冷空少食免致秋來成瘧痢是也食

食物本草云腹中誤食毛髮食西瓜自消相感是也食

易爛貓踏之即易沙事林廣記云食瓜過傷皮

諸瓜皆同

瓜子仁與甜瓜仁同

葡萄

酒人書作蒲桃言張騫使西域還始得此種可以追

龍珠葡萄長者名馬乳葡萄白者名水晶葡萄黑者名

熟時色綠今人作葡萄乾貨之四方蜀中有綠葡萄

項葡萄大如雲南所出者大如棗味尤長西邊有

鹹葡萄立死以腐香入葡萄皮內則葡萄過熟則

氣味更

渴時氣瘧瘡不出食之或研酒飲甚効

色可愛氣味大熱有大毒久藏者中有一塊雖極

寒其餘皆水獨此不冰乃酒之精液飲之令人

成酒而甘酷烈此其葡萄酒也

根及藤葉氣味與實同治腰脚肢腿痛煎湯淋洗

之良又飲其汁利小便通小腸消腫滿

一名山葡萄俗名野葡萄苗葉與葡萄相似而小

亦有莖大如桃者吹之氣出有汁如通外也其實

不甚紫

氣味甘酸平無毒主止渴悅色益氣

藤氣味甘平無毒主止渴利小便以水浸過吹氣

取汁滴入目中去目中障翳

根氣味與藤同治下焦熱痛淋瀝一切腫毒晒研

爲末水調塗之即消

甘蔗

秘舍作竿蔗謂其莖如竹竿也神異經名甘蔗而節

疎但堪生吸亦可煎稀餠竹蔗莖粗而長色白可

按汁爲沙糖一種赤色者名崑崙蔗一曰紅蔗亦

名紫蔗止可生

氣味甘平無毒主下氣和中助脾氣利大小腸消



胸膈

發明李時珍曰蔗之果也其漿甘能瀉火熱

溫而助濕所謂甘溫除大熱也其煎蔗湯則甘

折朝之漢書郊祀歌百味成也蔗漿消渴解酒

謂共酒食發熱生疾亦傷脾胃者豈不其有解酒

除熱之功耶華生亦助酒為熱與生能解酒毒則

不物性之既經前鍊便能助酒為熱與生能解酒

室兒食之腹中則無病甘蔗能多傷人少則最

滓燒煙勿令入目能使暗明

紫少糖

氣味甘寒無毒主潤心肺大小腸熱解酒毒和中

助脾緩肝氣

發明孟詵曰性溫不寒多食令人損齒生痰

殊干蔗與笋同食不消成癥瘕李時珍曰沙糖性溫

陰受其害但用其性能助脾緩肝故治脾胃及滋肝

蘇藥謂其先導利皆味此理

白沙糖

一名石蜜乃甘蔗汁煎而厚之則凝如石而體苦

輕故名之者惟蔗漿其味厚他蔗皆不及之

者來石蜜之逆山始傳造法自凝結作塊如石

者為石蜜輕白如霜成者為石蜜堅白如石

後漢書註謂此餅印成也人物象之形者為饗饈

酥酪作餅塊者為饗饈餅者為饗饈餅者為饗饈

氣味甘寒無毒主潤心肺燥熱治嗽消痰解酒和

中助脾氣緩肝氣

發明李時珍曰石蜜糖霜冰糖比之紫沙糖性稍

生同也

壽世秘典卷四

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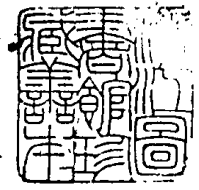
鯉魚

鯉為諸魚之長其脇正中鱗一道從頭至尾無大變乃至飛越江湖也

氣味甘平無毒治效逆上氣黃疸止渴水腫脚氣

利小便療懷妊身腫及胎氣不安

發明素問言鯉魚熱中脈訣言熱水無一忌之海使動風動火不獨



宿疾者勿食鯉肉反藥菜食子忌山病嗽之熱其功長于利小便性溫故能平去風寒及脊上兩筋有浮萍可解

鯢魚

一名鯢魚狀如鱗而頭小形扁細鱗肥腹其色白性急失水易死詩義疏云鯢似魴而大頭魚之如啖茹徐州謂之鯢或謂之鯢不

氣味甘溫無毒主溫中益氣多食令人熱中發渴發瘡疥

鱖魚

狀似鯢而色黑其頭最大有至五六十觔者味亞誤矣首之大小色之黑白大不相侔

氣味甘溫無毒主暖胃益人食之已疔多食動風

熱發瘡疥

鱖魚

一名鱖魚又名赤眼魚似鯢賞鑒身圓而長

獨行制字從尊殆以此也氣味甘溫無毒主暖胃和中多食動風熱發疥癬

鯢魚

一名鯢魚其性舒緩故曰鯢俗名草魚因其食草也郭璞作鯢言鯢子似鱖而大是矣其形長身圓肉厚而鬆狀類青魚有青鱗白鱗二色白者味勝

氣味甘溫無毒主暖胃和中能發諸瘡

青魚

似鯢而背青南人多以作鯢青字古作鯖所謂五侯鯖是也其頭中桃骨蒸令氣通燥乾狀如琥珀能甚佳能解毒

氣味甘平無毒治脚氣溼痺煩悶益氣力

發明日華子云服水人忌之開寶本草云青魚鮓

膽氣味味苦寒無毒臘月收取陰乾點目消赤目

腫痛吐喉痺痰涎及魚骨鯁療惡瘡

鯢魚

鯢色黑故名粵人訛為子魚狀如青魚身圓肉

厚頭扁骨硬軟性喜食泥長者尺餘其子滿腹有

氣味甘平無毒主開胃利五臟令人肥健與百藥

無忌

白魚

一名鰕魚色白形窄腹扁細有細刺大者長六七尺武王白魚入舟即此

氣味甘平無毒主開胃下氣去水氣令人肥健患

瘡癰者食之發膿灸瘡不發者食之良

發明孟詵曰白魚雖不發病多食亦泥人亦能熱

多食動氣發瘡經宿者勿食令腹中發冷病後食亦

鰕魚

食療作蘇古無此字體圓厚而長似鰕魚而腹稍

起扁額長喙口在額下細鱗腹白背微黃色性味

魚大者二三十

氣味甘平無毒主補五臟益筋骨和脾胃多食宜

人作鮓尤佳曝乾香美亦不發病

鰕魚

一名鰕魚音和使而難取吞陷口大類似鮓而色

黃鱗似鮓而稍細大者三四寸筋

氣味甘平無毒食之已嘔暖中益胃

石首魚

一名黃魚乾者石首魚形如白魚扁身弱骨細鱗

黃色如金有口石二枚堅潔土腹中白鰾可

獨得專稱以白鰾為名

色味

氣味甘平無毒主開胃益氣乾鯊性疎利能入腸

胃寬中消食止痢灸食能消瓜成水

發明陸文量救急雜記云凡泄痢與腸胃諸疾最

病相合蓋鯊魚性白鯊不熱且此說與本草治下

臟少熱中之意更有消食理腸胃之功也

頭中石鮓水磨服治石淋小便不通解砒霜毒野

勒魚

狀如鮓魚而小薄骨細腹下有硬刺如鮓腹之

刺頭上有骨合如鵠喙形乾者謂之勒鯊冬天

出者名雪
映魚味佳

氣味甘平無毒主開胃暖中作養尤良

鯪魚

一名鯪魚狀狹而長薄如削木片亦如長薄尖刀
腹下有硬角刺快利若刀腹後近尾有長鬚如麥芒
短鬚肉中多細刺炙後皆美烹煮不如有

時魚

氣味甘溫無毒開胃爽脾多食助火動痰發瘡疥

形秀而扁微似魴而長白色如銀肉中多細刺如
毛其子甚細初長時有餘月無故各一名箭
魚腹下細骨如箭鐵其肝在鱗
亦自惜之其州人

每敗不宜烹
佳亦可糟藏

嘉魚

一絲鱗即不變動出水即
煮惟以筍莢片茨之屬連鱗煮
其鱗與他魚不同石炭水浸過
乾層起之以作女人花細甚良
氣味甘平無毒主補虛勞多食發疔癰蒸下油以
瓶盛埋土中塗湯火傷甚效

一石兩穴魚兩穴之說不一按文選註云兩穴在
漢中沔縣北有二所常以三八取之水經云兩
水出兩穴口向西故名黃鵠云蜀中兩穴甚多不
獨漢中也嘉州雅州梁山天邑順政諸縣皆有白
六嘉魚常以春末出遊冬月入穴首有
黑點長身細鱗肉白如玉味甚肥美
氣味甘溫無毒令人肥健悅澤治腎虛消渴勞瘦

虛損

鯢魚

魚遊于水群魚隨之食其涎沫有類于鰻故名而
似鰻魚腦上噴起連背身圓肉厚白如鯢肉只有
一脊骨亦可食

氣味甘平無毒令人肥健益氣力

鯽魚 一名鯽

鯽好旅行吹沫如星以相即也故曰鯽以相附也
故一名鯽小而耐寒至冬肉厚子多其味尤美
者至三

氣味甘溫無毒主胃弱不下食 益五臟補虛

羸合芟首作藥治丹石發熱

發明朱震亨曰諸魚屬火惟鯽 上喜假泥不食
亦能動火與沙糖同食生癰疽與天門冬同食害人
同猪肝雞肉食生癰疽與天門冬同食害人

頭主燒研飲服療效嗽治下痢酒服治脫肛及女

人陰脫仍以油調搽之醬汁和塗小兒面上黃水

瘡

膽汁塗疔瘡陰蝕瘡殺蟲止痛點喉中治骨鯁竹

刺不出

魴魚

一名鮠魚。腹扁身細。鱗其背之淡。汚尤多。小頭縮項。脊脊潤。宜活。水又有一。種火燒。鰻。頭尾似。鰻。而脊骨。其性。重。故。名。其。大。有。尾。如。鰻。鰻。之。翼。黑。質。赤。章。色。如。煙。至。二。三。十。觔。者。氣。味。甘。溫。無。毒。主。調。胃。氣。利。五。臟。疔。痢。者。忌。食。

鰻魚

鮠。出。吳。中。淞。江。尤。盛。狀。似。鰻。而。色。白。有。黑。點。巨。口。細。鱗。有。四。鰓。人。名。四。腮。魚。

氣。味。甘。平。微。毒。主。補。五。臟。益。筋。骨。和。腸。胃。治。水。氣。安。胎。作。鮓。尤。佳。曝。乾。甚。香。美。

發。明。冠。宗。吳。白。鮠。魚。秋。月。方。美。宜。之。清。氣。難。宜。之。物。不。可。

同。乳。酪。食。中。其。毒。者。蘆。根。汁。解。之。

鰻魚

一名鰻魚。音。音。鰻。鰻。也。其。體。不。能。屈。曲。如。鰻。也。屬。鱗。也。其。紋。斑。如。織。網。也。生。江。湖。中。扁。而。腹。巨。口。細。鱗。鬚。鬚。皆。圓。黃。質。黑。章。斑。文。鮮。明。者。為。雄。雌。者。為。雌。皮。厚。而。肉。緊。內。中。無。刺。有。肚。能。嚼。不。噉。小。魚。夏。日。藏。石。隙。冬。月。從。泥。探。魚。之。沉。下。者。也。小。者。味。佳。至。三。五。觔。者。不。美。

氣。味。甘。平。無。毒。主。補。虛。勞。益。脾。胃。去。腹。內。惡。血。及。

小。蟲。益。氣。力。令。人。肥。健。

發。明。李。時。珍。曰。按。張。果。醫。說。云。越。州。邵。氏。女。年。十。補。勞。益。氣。力。令。人。肥。健。二。說。相。符。李。時。珍。云。越。州。邵。氏。女。年。十。刺。凡。十。二。以。應。二。月。誤。殺。害。人。性。極。攪。核。磨。水。

可。解。

膽。氣。味。苦。寒。無。毒。治。骨。鯁。竹。木。刺。入。咽。喉。不。拘。久。近。者。服。之。皆。出。臘。月。收。鰻。魚。胆。懸。北。簷。下。令。乾。每。涎。出。未。吐。再。服。用。一。皂。子。煎。酒。溫。呷。得。吐。則。鯁。隨。度。酒。隨。量。飲。無。不。出。者。

鮓魚

一名沙溝魚。居沙溝中。吹沙而游。唯沙而食。鮓者。肉多。形圓。陀。然。也。大。者。長。四。五。寸。其。頭。尾。一。般。大。頭。狀。似。鰻。體。圓。似。鰻。厚。肉。重。唇。細。小。時。即。有。子。味。黑。點。文。背。有。鬚。刺。甚。硬。其。尾。不。岐。小。時。即。有。子。美。順。

氣。味。甘。平。無。毒。主。暖。中。益。氣。

黃鰻魚

生江湖中。小魚狀。似白魚。而頭。不昂。扁身。細鱗。白色。潤。不。踰。寸。長。不。近。尺。可。作。鮓。煎。炙。甚。美。今。說。為。黃。姑。又。說。為。黃。骨。魚。

氣。味。甘。溫。無。毒。止。胃。寒。洩。痢。

鰻魚

一名白鰻。長。僅。數。寸。形。狹。而。扁。狀。如。柳。葉。鱗。細。而。整。潔。白。可。愛。性。好。群。遊。

氣。味。甘。溫。無。毒。主。暖。胃。止。冷。瀉。

銀魚

一名鱈。殘。魚。博。志。云。吳。王。江。行。食。魚。鱈。素。其。殘。餘。于。水。化。為。此。魚。故。名。出。蘇。浙。江。大。者。長。四。五。

寸身圓如筋潔心如銀無鱗若已鱗之魚但目有兩黑點耳彼人沈重小者清明前有分食之甚美

鯢魚

針音
大小形狀並同鱗發但喙尖有一細黑骨如針為異耳

氣味甘平無毒寬中健胃

金魚

有鯉鯽鯢鯪數種鯢尤難得獨金鯽耐久前古罕知自宋始有畜者春末生子于草上好吞啗亦易化生初出黑色久乃變紅又或變白者名銀魚志云金魚食黑相間無常者其勻味短而初相感水即死得白場皮不生鱗

氣味甘鹹平無毒治久痢

黑鱧

一名烏魚本經名鱧魚又名鱧魚首有七星夜朝北斗有自然之體故謂之鱧又與蛇通氣色黑故類有黑蛇有舌有齒有肚背腹有鬚連尾有花文顯狀可憎氣臭惡性至難死食品所罕道衣指為水厭齋錄所忌

氣味甘家無毒主療五痔治濕痺面目浮腫下大

水有瘡者不可食令人癰白

膽氣味甘平無毒治喉痺將死者點入少許即瘥

病溪者水調灌之

發明冠宗與曰能發痼疾瘰癧亦取其一端耳無可食益不食之臘月收陰乾良藥曰世俗小兒痘後咸食之然多食能令皮膚癢瘡皆黑本

鱧魚

其狀如蛇背有肉鬚連尾無鱗有舌腹白善穿源穴大者長數尺脂膏最多背有黃脈者名金絲鱧類鱧而大功用相同者

氣味甘平有毒主治五痔瘡癰殺諸蟲療傳尸症

氣勞損暖腰膝起陽并治小兒疳勞及蠱心痛

發明蘇頌白鱧魚稟土中之味煮能補及骨蒸勞瘵

瘰癧說曰瘰癧瘰癧之蟲即死諸瘰癧淡煮飽食三五度即瘥其背上有白點者甚不可食重者不可食與銀告同食惠軟風妊食之令胎有瘕瘕胃弱易泄者勿食李時珍曰鱧魚之胎有瘕瘕胃弱易泄去風耳與蛇同類故主治近之燒煙熏蚊令化為水魚則及屋舍竹木斷殺蟲置骨于衣箱銷諸蟲諸蟲之說益可證矣

骨及頭炙研入藥治疔痢腸風崩帶燒灰敷惡瘡

燒熏痔瘻殺諸蟲

鰻魚

黃質黑章體多涎沫大者長二三尺一蛇變者名蛇鰻有毒害人夜以燈照之其蛇化者必項下

子 156—88

鼻短而目亦在頤下骨不柔脆腹似鮎魚

氣味甘平無毒王開胃下膀胱水

發明蘇頌曰能動頑疾不可合野指為鰱魚

鯪魚

一名鮎魚一名鯪乃無鱗之魚大首僅額大口大腹能吞蛇尾有齒有胃有鬚身上有逆難握大者名鯪能吞蛇尾有齒有胃有鬚身上有逆難握大者名鯪能吞蛇尾有齒有胃有鬚身上有逆難握大者

不粘滑也

氣味甘溫有毒主療水腫利小便

發明蘇頌曰能動頑疾不可合野指為鰱魚

類物

合鹿肉食令人筋甲縮反劑芥

鮠魚

一名孩兒魚有二種生江湖中形色皆如鮠腹下翅形似足其腮頗乾音如兒啼即鮠也

氣味甘有毒食之療痼疾無益疾

河豚

一名鮠魚一名鮠魚一作鮠俗呼氣包魚狀如蜥蜴下白而尺餘背有青白有黃綠無鱗無腮如蜥蜴浮起故人不以物探而取之以三頭相咬為一即氣包

甚珍貴之須暮春柳花飛時始肥其腹腹呼

小或云三月後到為斑魚不可食陶穀云其最

氣味甘溫大毒主補虛去濕氣理腰脚痔疾殺蟲

發明李時珍曰按陳藏器云肝有大毒入口如

以椒攪今日花有油麻子其血有浸一夜大如

獨物大相反食河豚根細一日內不可服湯相反

可解不為有毒能殺余守中雜志云服河豚水風

之烹煮亦無異法但用蒜菜薑蔥取土人戶食

類物

亦未見死者蘇子瞻在項善堂與人談河豚之美

云食之其味真成候客至再溫以美尤宜再溫吳人

必食之不潔以至變再成橄欖及龍腦浸水皆可

河豚是戲語耳

江豚

俗呼江豚是也其狀大者名海豚一名海猪郭璞

脂最良石謂之拜風其骨硬其肉肥不中食脂

氣味鹹腥味如牛肉無毒治飛尸瘴毒瘴瘧

比目魚

俗名鞋底魚南越志名拔魚圖惟狀如牛脾及女

目魚不比不才行其一名曰鱗是也狀如牛脾及女

得人行其合處平而無鱗口近腹下

鮎魚

出江潮形似馬鞭尾有兩岐如鞭鞘故名

氣味甘平無毒治五痔下血瘀血在腹

鮫魚

一名沙魚古曰鮫今曰沙形稍異而皮一等養一類而有數種也形並似魚青目赤頰背上有鬣腹下有人皮皆有味如美為食品之珍大者尾長數尺能傷人皮皆有沙如真珠斑可飾刀斲其背有珠文

如虎而堅強者曰虎沙亦曰白沙云能變虎也背有斑文如虎而堅強者曰虎沙亦曰白沙云能變虎也

氣味甘平無毒主補五臟皮主鬼瘧毒

烏賊魚

一名烏劍又名墨魚腹中有墨可用故名烏劍能取其性嗜食水藻八足聚生其口旁無鱗有黑皮白華取入口在水而食名烏賊言為死往咏之乃為華肉燥熟以薑醋令脆美其背上一有骨名海白字甲可剖為小舟而輕虛而色白腹中有墨可以書

氣味鹹平無毒益氣強志通月經

海螵蛸氣味鹹微溫無毒治女子赤白漏下經閉

陰蝕腫痛寒熱癰瘕無子丈夫陰中腫痛久服益

精令人有子又止瘡多膿汁不燥

發明按三元紀壽書云烏賊魚久食主無子與本

章魚

一名章舉一名章鋸以其足似鋸也形如烏劍而大八足身上有肉開粵人多採鮮者薑醋食之味

氣味甘鹹寒無毒主養血益氣不冷而

海鰻魚

一名即陽魚狀如盤及荷葉大者闊七八尺無足無鱗背青腹白口在腹下日在額上尾長至節鰻人甚毒皮色肉味俱同鮫魚

氣味甘鹹平有小毒治男子白濁膏淋玉莖澀痛

海蛇

俗名海蛇或作蝮蛇者並非一名水母其形渾然凝結其色紅紫無口眼腹下有物如蠶絲群蟻附之啞其涎沫浮沉如飛為潮所捲則蝦蟹去而蛇生色白其最厚者謂之蛇頭味更勝去其血汁其氣味鹹平無毒治婦人勞損帶下小兒風疾丹毒

能去積消毛髮成癥

鰕

江湖出者大而色白溪池出者小而色青皆味酸其子腹外形小大不等蓋曝去殼謂之鰕米大者兩一鰕之謂之對鰕海鰕盈尺者有大毒殺人氣味甘溫有小毒作羹治癰疽疔瘡下乳汁法制壯陽道煮汁吐風痰搗膏敷蟲蛆發明陶弘景曰鰕無鱗及腹下通黑并煮之色白曰生水口及溝渠者有食之脚屈弱不能行孟詵提更發瘡疥有病人勿食李時珍曰鰕米一動風甚水香粗末一兩和勻東熱收新餅中密封每服一以

匙空心鹽酒噴下補腎興陽

海馬

其首如馬其身如鰕其背偃倭有竹節紋長二三寸雌者黃色雄者青色異鰕圖云漁人布網罟此魚多呈網罟上收取鰕乾以雌雄為對南方異物志云海中魚狀如馬頭其喙垂下或黃或黑海人捕得鰕乾此以氣味甘溫無毒主暖水臟壯陽道消癰塊治疔瘡腫毒婦人難產帶之子身甚驗臨時燒末飲服并手握之即易瘥發明李時珍曰海馬雌雄成對其性溫燥有交感發明之義故難產及陽虛房中方術多用之鰕亦

壯陽性應同之

魚鰾

鰾即諸魚之白脂其中空如泡故曰鰾可治為膠亦名鰾膠諸鰾皆可為膠而海鰾多以石首鰾依此乃工匠所用之物而記籍多畧之氣味甘平無毒主止折傷血出不止作膠名鰾膠氣味甘鹹平無毒燒存性治婦人產難產後風搖破傷風癰止嘔血散瘀血消腫毒服硃砂按魚鰾今人種于方中往往用以供丸謂其有固精氣暖腎臟之功而諸家本草不載殊為闕略

魚鱗

一名魚生剉切而成故謂之鱗凡諸魚之鱗者薄切洗淨血雖洗以蒜薑醋五味食之氣味甘溫無毒主補中去冷氣濕痺除膀胱水腹內伏梁氣塊冷瘕結癖疝氣喉中氣結心下酸水開胃補腰脚起陽道發明陳藏器曰近夜勿食不消成積時行病後食李時珍曰按胃弱勿同乳酪食令霍亂不可同蒜食停冷動性猶存食治云化穀食物命既虧仁愛且肉未食魚尤甚為癰疽疔瘡不熟食猶害人况魚鱗由生食魚生而生病者用藥下出已變蟲形繪標尚存已成動物而能行皆可驗也

魚鮓

鮓醃也以鹽醃醃而成也諸魚皆可為之大者曰鮓小者曰鮓

氣味甘鹹平無毒治疔耳痔癰諸瘡有蟲療白駮

代指病生不痢膿血

發明李時珍曰諸瘡皆發瘡疥不可合葫荽菜菜

無鱗魚鮓食之尤不益人

蟾蜍

蟾蜍蟾蜍在下濕處蟾蜍腹促若濁聲背止多非蟾蜍行極遲緩不能跳躍亦不解鳴世傳三足者為蟾人逆為三足者蟾以問白汁謂之蟾酥以手偽自見益無三足者也

控眉按取白汁于油紙上及桑葉上持背陰處一蒜及胡椒等物納之其汁不可入人日令人肝音刮下翅和成塊乾之其汁不可入人日令人肝音洗紫草汁消

氣味辛涼微毒治陰蝕疽癰惡瘡獠犬傷瘡能合王石之陶隱君云其肪塗玉石則刻治一切疔痢腫毒

破傷風病脫肛

蟾酥氣味甘辛溫有毒治小兒疳疾腦疳發背疔

瘡一切惡腫

發明緣希雍曰蟾酥有大毒不宜多用諸家咸云治小兒疳瘡惡非正治不宜漫嘗也即用亦

蝦蟇蝦蟇者俗名蛤蟆見一人因齒痛以蟾酥塗之即愈

入頭目即腫大而斃即因齒痛以蟾酥塗之即愈

毒之口皆腫大而斃即因齒痛以蟾酥塗之即愈

瘡之口皆腫大而斃即因齒痛以蟾酥塗之即愈

助陽氣也日華子云蟾酥

蝦蟇一名蛤蟆別錄蝦蟇一名蟾蜍誤矣蝦蟇蟾蜍二

氣味甘寒有毒治疔氣破癰堅血癰腫陰瘡

蟾蜍一名蛤蟆別錄蝦蟇一名蟾蜍誤矣蝦蟇蟾蜍二

蟾蜍一名蛤蟆別錄蝦蟇一名蟾蜍誤矣蝦蟇蟾蜍二

蟾蜍一名蛤蟆別錄蝦蟇一名蟾蜍誤矣蝦蟇蟾蜍二

蟾蜍一名蛤蟆別錄蝦蟇一名蟾蜍誤矣蝦蟇蟾蜍二

蟾蜍一名蛤蟆別錄蝦蟇一名蟾蜍誤矣蝦蟇蟾蜍二

蟾蜍一名蛤蟆別錄蝦蟇一名蟾蜍誤矣蝦蟇蟾蜍二

蟾蜍一名蛤蟆別錄蝦蟇一名蟾蜍誤矣蝦蟇蟾蜍二

蟾蜍一名蛤蟆別錄蝦蟇一名蟾蜍誤矣蝦蟇蟾蜍二

蟾蜍一名蛤蟆別錄蝦蟇一名蟾蜍誤矣蝦蟇蟾蜍二

證治要訣云此澤身水腫或單腹脹者以青桂一
二枚去皮炙食之則自消也北戶錄注性熱甚
補人如有折其足于腕中以水養之

介部

龜

介蟲三百六十而龜為之長背陰向陽蛇頭龍頸
抱其息以耳視其尾交亦與蛇匹或大腰卵生思
者探也今人視其底甲以辨雌雄春長出蟄脫甲
而冬藏穴導引故靈而多壽一經生山中者極大
人獨取秦地者名秦龜其占卜入藥飾器功龜相
同龜生海邊山居水食毛龜出之屬名龜用相
若山龜不能入海也一居水食毛龜出之屬名龜
淵畜水缸中飼以魚蝦甲上有絲毛茸生出水則

飲入水則披掛如海苔然毛中有金線脊骨有三
棱底甲如象牙色其大如五錢者為真此龜古
方無用者近時滋補方用之尤大抵與龜甲同功
云龜聞鐵聲則伏被蚊蟻咬則死香油抹眼則入
不沉老桑煮之則易爛皆物理制伏之妙也

龜甲一名敗龜版氣味甘平有毒治漏下赤白破
癰瘕瘰癧五痔陰蝕淫痺四肢重弱小兒顛不合
久服輕身不饑本補陰主陰血不足去瘀血止血
痢續筋骨治勞倦四肢無力丹治腰脚酸痛補心
腎益大腸止久痢久洩主難產消癰腫燒灰傳騰
瘡目細

發明陶弘景曰此龜腹中甲下殼可入水中
又成痼疾云龜腹中甲下殼可入水中
者上成痼疾云龜腹中甲下殼可入水中
之矣然下甲中皆用龜腹中甲下殼可入水中
生性神陶弘景曰此龜腹中甲下殼可入水中
連此理而取龜腹中甲下殼可入水中
矣李時珍曰取龜腹中甲下殼可入水中
通任脈反取其龜腹中甲下殼可入水中
底氣皆常以養病陽也通任脈反取其龜
龜甲古所主用諸病皆能通任脈反取其
人及生臟而復活也本州則藥必取龜
赤白破癰瘕瘰癧五痔陰蝕淫痺四肢重弱小兒顛不合

有補陰之說而後世煎膠製丸服之無不
且有告一不可戒手紫黑乾裂九服之益
生余畜一不戒手紫黑乾裂九服之益
出且作枯絲毛者倘為孩童所虐已僵
業志之矣至四月大雷雨此物忽躍下
發故理之矣至四月大雷雨此物忽躍下
州一故理之矣至四月大雷雨此物忽躍下
聖十一年大雷雨此物忽躍下
飛霞飛霞診視良久忽覺此物忽躍下
今滿腹皆診視良久忽覺此物忽躍下
五藥所診視良久忽覺此物忽躍下
下藥所診視良久忽覺此物忽躍下
驗小龜如豆大有細升餘得治後事乃
可畏哉緣有細升餘得治後事乃
遇婦人宜用已入藥新剖之龜腹中
入腹成瘕瘰癧五痔陰蝕淫痺四肢重弱小兒顛不合

食生其不悟遂致

傷生可不慎歟

與牛龜隔水相視而得孕種子方中配以虎膠骨

能療陽痿指交不成孕不可不知

龜肉氣味酸溫無毒煮食除淫痺風痺身腫腰折

筋骨疼痛多年寒嗽止瀉血瀉痢

癰明孫思邈曰六甲日十二月俱不可食損

龜溺滴耳治聾點舌下治大人中風舌瘡小兒驚

風不語摩胸背治龜胸龜背

癰明孫思邈北多瑣言云龜性妬而與蛇交惟取

尿急以物收取之又法以紙炷火以照其影則淫熱失

尿出但差緩耳今人惟以指紫或松葉刺其鼻即

治瘡能令軟磨墨書石

能入數分即此可推矣

俗名團魚一名神守陸佃云魚滿三千六百則蛟

龍引之而龜納龜守之則免故鱉名神守水居陸

生穿脊無雄雌以蛇及龜為匹故其伏隨日光所燭

朝首致遠無雄雌以蛇及龜為匹故其伏隨日光所燭

整津捕者以此占之類龜從云蠶一鳴而龜有東蛇

相報復如物此

整甲氣味鹹平無毒治心腹癥瘕堅積寒熱去痞

疾息肉陰蝕痔核惡肉療溫瘧血瘕腰痛小兒脇

下堅

癰明陶弘景曰采得生取剔去肉者為好煮熟者

鑑云凡龜甲以桑柴灰和酒浸一夜煮令爛生寶

漆用更佳李時珍曰龜和酒浸之功名有所主龜色青

入肝故所主者瘡癰也龜色黑入腎故所主者陰

瘡皆厥陰血分之病也龜色黃入脾故所主者脾

虛弱腰膝酸軟之病也龜色白入肺故所主者肺

介蟲陰類故並主瘧瘧血分病少陰血分病也

食不消不思食及嘔惡等症咸忌之

熱婦人帶下血瘕腰痛陰虛羸瘦宜食之

癰明蘇頌曰鱉居水底性甚冷久食損人陰藏

食之令人患水病凡鱉三足者為能音台龜形者

有神之令人患水病凡鱉三足者為能音台龜形者

及生早地者供有腹下有毒不可食字者獨目者蛇頭足不

生龜孫思邈曰鱉不可合豬兔肉置濕地經旬食之皆成

三子食性熱原性冷有今子項肉損人不可食按合

生編言鱉性熱原性冷有今子項肉損人不可食按合

食之令人患水病凡鱉三足者為能音台龜形者

龜

龜甲氣味甘平無毒功同鼈甲

鼈肉氣味甘微^平毒治溼氣及諸邪氣補虛殺百蟲

類例

二十元

廿六

毒

端

萬穴極深。漁人以筏。纜繫餌探之。候其吞釣。徐
 引出。性極飛。不能上。騰善夜鳴。其聲如鼓。夜鳴
 應更謂之鼉鼓。亦曰鼉。更俚人聽之以占雨。性嗜
 腥。恒閉目力。至猛。能攻江岸生卵。甚多。至百亦自
 食之。皮可胃鼓。性至難死。淋湯沃口。入腹良久。乃
 剝之。陸佃云。鼉身具十二生。尚肉惟蛇肉在尾最
 毒也。

鼈甲氣味酸溫有毒治心腹癥瘕伏堅積聚寒熱殺蟲療瘰癧瘡風頑癢疥惡瘡灸燒酒浸服之功同鼈甲○治陰瘡

蟹

羅肉氣味甘有小毒治溼氣邪氣諸蟲腹內癥瘕惡瘡

發明蘇頌曰肉色似鵝至補益而發冷氣痼疾亦不必食其涎最毒謹甲藥肆多慙之能神去

一 名 螭 蟬 水 蟲 也 故 字 從 蟲 亦 魚 屬 也 故 古 文 從
 而 聲 有 十 二 星 點 蟬 足 二 螭 八 足 曰 鉗 腹 尖 爪 設 脆
 應 月 盈 虧 其 性 多 躁 引 聲 哄 沫 至 死 乃 磬 佛 書 言 其
 水 者 色 黃 而 腥 生 于 止 水 者 色 紺 而 磬 佛 書 言 其
 散 于 後 即 自 枯 死 霜 前 食 物 故 有 毒 霜 後 蟄 故
 味 美 種 類 甚 多 散 潤 多 黃 其 蟄 無 毛 而 最 銳 者 名
 蟻 生 南 海 中 食 之 行 風 氣 形 扁 而 大 殼 純 青 色 有
 兩 尖 橫 出 螯 足 無 毛 兩 螯 八 足 後 二 足 扁 而 俯 名 有
 蟪 蟬 一 名 蟪 隨 潮 退 殼 一 退 一 長 大 者 如 升 小 者

如蓋撲兩螯如手所以異于衆蟹其力至強八月能與虎鬪一螯大一螯小者名掀劍一名桀步常以大螯待鬪小螯食物其最小無毛者名彭蠡音越似彭蠡而有毛者名蟪蟪生于陂池田港中故有毒令人吐下生溪澗石穴中小而殼堅赤者名石蟹野人食之絕衆與曰取蟹以八九月蟹漲之時伺其出水而拾之夜則以火照捕之時黃與白滿殼也或云蟹月黑則肥月明則瘦

氣味鹹寒有小毒治胸中和熱解結散血治胃氣理經絡愈漆瘡養筋益氣名醫別錄救菰若毒解鰾魚毒漆毒治瘡及黃疸能續斷絕筋骨去殼同黃搗爛微炒納入瘡中筋即相連搗汁滴耳聾本外綱目

發明陶弘景曰蟹未經霜者有毒必于八月中吃稻芒後乃佳獨螯獨目兩目相向六足四足

腹下有毛腹中有骨頭背有星點其色紫黑其味苦辛其性平微寒無毒除熱補傷濕精益血化痰癰
有可解之食之令其子橫生蘇頌曰其黃能化漆
皆為水紋漆用之其發燥可集鼠于延李時
珍曰諸般性皆冷亦無甚毒為蝎最良解之
並醋以飲之能解酒毒黃連蠶絲何傷之
嗜者忌之我藥歸於蟹亦何咎或曰不可
利亦所食後歸於蟹亦何咎或曰不可
柿及制食後歸於蟹亦何咎或曰不可
烹鹽藏以酒浸之皆為佳品但久則易
沙得椒易脫以皂炙之亦可免沙
不慈及五蔬以同粉煮之則色不變
蟹捕能治風腫痛則色不變
馬酸蟹若以火照之則蟹殼青成沙
蟹爪性迅利能破胞墮胎

蟹爪性迅利能破胞墮胎

蟹殼燒存性蜜調塗凍瘡及蜂螫傷酒服治婦人
兒枕痛及血崩腹痛消積

蟹

蟹如覆釜及蟹斗之形廣尺餘其甲殼滑青黑色
似背骨兩旁長五六寸尾動而尖長一二尺有
殼能觸人兩旁長五六寸尾動而尖長一二尺有
刺堅硬小如針狀一有屈折每目一屈則行其
常堅硬小如針狀一有屈折每目一屈則行其
失北則雄即動相隨此者有雙雄者則行其
置之水雄即動相隨此者有雙雄者則行其
尺餘水雄即動相隨此者有雙雄者則行其
有子如米而游俗呼蟹海亦曰蟹行其血碧子色
可為小如米而游俗呼蟹海亦曰蟹行其血碧子色
又畏光射之亦死而日中曝其性畏蚊螫人以其死

肉氣味辛鹹平微寒無毒除熱補傷濕精益血化痰癰
或云此物得陰氣甚益人陰

牡礪

萬物皆有牡性得礪是鹹水結成塊然不動陰陽
之道何從而生故得牡名曰礪曰豪言其粗大也
本經云牡左顧而段成式亦云牡以有顧者是雄
也且如牡丹相連有牡丹乎此物無因何顧非謂其
生著石如牡丹相連有牡丹乎此物無因何顧非謂其
四而漸大至如一連有牡丹乎此物無因何顧非謂其
指一肉漸大至如一連有牡丹乎此物無因何顧非謂其
取者皆鑿方以裂房皆開有狹小者入則合之其味

氣味鹹平微寒無毒除熱補傷濕精益血化痰癰
堅清熱除濕止心脾氣痛痢下赤白濁消疰瘕積
塊癰疾結核
發引之能去腸下硬以茶引之能消項上結核以
人黃引之能去腸下硬以茶引之能消項上結核以
止小便入腎經血分之下藥也雷斅曰凡用牡礪先
時再入火中煅赤研粉用

蚌

肉氣味甘溫無毒煮食治虛損調中解丹毒醬醋生食除煩熱止渴炙食甚美令人細肌膚美顏色

月令雖入大水為蜃即蚌也其類甚繁處江湖中有小者三四寸狀如石決明其肉可食其殼如壯蠟小者長三四寸狀如石決明其肉可食其殼如可為粉以飾牆壁印成錠市之謂之蚌粉古人謂之蜃灰以飾牆壁

氣味鹹冷無毒止渴除熱解酒毒去眼赤壓丹石毒

蚌粉氣味鹹寒無毒治諸疔止痢醋調塗癰腫日華

類初

三九

馬刀

本解熱燥溼化痰消積止白濁帶下痢疾除溼腫水嗽明目搽陰瘡溼瘡癰瘻細目本水發明冠宗與海蛤粉同功清熱行溼動冷氣

爾雅曰蜃肉體曰蜃即江湖中和小蚌也似蚌而小形狹而長其類甚多長短大小厚薄斜正雖功不同而性一

殼用大抵則一氣味辛微寒有毒得水爛人腸主消水癭

氣癭痰飲

蜆

溪湖中多有之小如蚌黑

肉氣味鹹冷無毒主開胃辟時氣壓丹石毒去暴

熱明日利水下脚氣濕毒解酒毒去目黃通乳汁

搗汁塗疔瘡浸水洗痘癰無癰痕

爛殼氣味鹹溫無毒主化痰止嘔治吞酸心痛及

暴嗽燒灰塗一切溼瘡與蚌粉同功

發明陳藏器曰微毒多食

鰓魚

殼即石決明也一名九孔螺又名千里光附石生形長如小蚌而扁外皮甚粗細孔雜：內則光耀

類初

三九

背側一行有孔如穿成者生于石崖之上惟一片無對七孔九孔者良登萊海邊甚多人采肉供饌及乾充苞苴肉與殼兩可用此即王莽所嗜者本

有孔說肉為鰓魚非也本外以鰓魚附石而生其石

未詳孰是氣味鹹平無毒治肝肺風熱青盲內障骨蒸勞極

通五淋

殼即石功用與肉相同

修治一凡用以鹽同東流水煮

海參

生東南海中其形如蠶色黑身多硬一種長五寸者表裏俱潔味極鮮美功擅補益穀品中之珍貴者一種長二三寸者則腹內多沙雖到割難盡味亦差短今人有以蠶皮反驢馬之陰莖磨為狀味雖異相不同形帶微扁者是也

氣味鹹平無毒主補元氣滋益臟腑去三焦火熱同鴨肉烹食治勞怯虛損諸疾同猪肉煮食治肺虛咳嗽

蛤

白殼紫唇大二三寸其肉可充海錯亦作爲醬醃其殼火煨作粉名曰蛤粉氣味鹹冷無毒治消渴開胃解酒毒主老癰爲寒

海粉

出海中沙石間狀如線粉色綠得水則易爛氣味鹹寒無毒主解熱醒酒化痰與堅

煙

生海泥中長二三寸大如指兩頭開者名竹煙大如小指殼薄其肉下截有分叉如人形者俗呼女短不及也

氣味甘溫無毒主補虛勞治冷痢去胸中邪熱煩悶治婦人產後虛損與服丹石人相宜天行病後忌食

車螯

俗訛爲呂城其肉似蛤蜊而堅硬其殼色紫瑣聚如玉斑點如花可飾器物燒灰可閉塞瘡壁又可爲粉飾面其氣味鹹冷無毒主解酒毒消渴并癰腫

殺主消積塊治癰疽發背炊痛

蚶

狀如小蛤而殼上有稜似瓦屋之壘故名一呼爲屋子殼中有紫色肉滿腹廣人重之矣以薦酒之蚶田今世糟藏爲酒之味香車渠長二三尺潤尺許殼外溝壑如蚶殼而淺又如虎溝無橫文殼內

白哲如玉其功用亦相彷彿○嶺表錄異云食多即壅氣背膊煩疼

氣味甘平無毒主溫中消食健胃起陽服丹石人

食之免生瘡腫熱毒

殼氣味甘鹹平無毒煨過醋淬出火毒研粉醋丸

服消一切血塊冷氣癥癖連肉燒存性研數小兒

走馬牙疳有効

石蚌

俗名龜脚生海中石上形如龜脚亦有爪狀殼如
蟹其色紫可食得春雨則生花郭璞賦云石蚌
揚葩而

氣味甘鹹平無毒主利小便

西施舌

殼似蛤而長肉白如乳潤約大指長及二寸如
舌極脆美舌本有紋肉條如鰓然其飲處

氣味甘溫無毒極鮮美

淡菜

生海石上以當海根殼長而堅硬肉如人乳中
少毛有紅白二種一名殼菜又名海夫人常時燒
食即苦不宜與人同煮先煮熟後除去毛再入蔬
菜中或茶或酒或冬瓜同煮方佳又有烏蛤似淡菜而
極小中無毛李長吉詩淡菜生寒日言生處在日
出時也贊云東海夫人淡菜有壳形雖不典而益
類堪為一噓

氣味甘溫無毒主補五臟益陽事理腰脚氣消宿

食散癭氣除腹中冷氣瘕癖產後血結冷痛崩中

帶下

發明日華子云不宜多食令人頭目悶暗得微利
即止陳藏器曰多食發丹石令人腸結久食

脫人

海蠃

螺蚌屬也其類不一大者如斗香螺屬可雜甲香
螺細螺光彩可飾鏡背者紅螺色微紅青螺色如
翡翠紫螺味辛如紫紫貝螺即紫貝也珠螺瑩潔
如珠鸚鵡螺殼質白而紫紫貝螺即紫貝也珠螺瑩潔
雲螺其肉常醃食出則有燕窩之有文者曰
別燕出也肉為魚所食則殼浮出人因取之作杯

又有梭尾螺形如梭今釋子所吹者皆
不入藥○海螺屬主大風吐光主陰雨

氣味甘冷無毒治目痛累年生螺取汁洗之或入

黃連在內取汁點之

聲名甲香掩氣味鹹平無毒主和氣清神治腸風

痔瘻

修治傳信方載其法云甲香以泔水微火煮一復
以白米時換泔水再煮凡二換漉出刮去香土泥物
以炭火煨地令熟酒酒全潤鋪香于上以新瓦蓋
上一伏時待冷硬石印成以瓶貯之埋過經久方燒
三兩磨一分和棗印成以瓶貯之埋過經久方燒
善能管香煙難衆香燒成以瓶貯之埋過經久方燒
燒則臭今醫用惟合香者用之

田羸

生水田中及湖濱岸側狀類蝸牛而尖

氣味甘大寒無毒治目熱赤痛止渴醒酒利大小

便去腹中結熱治黃疸搗爛貼臍引熱下行止噤

口痢下水氣淋悶取水搽痔瘡胡臭燒研治療瘰

癰瘡

螺蛳

天如指頭而殼厚于田螺性食泥水酒烹糟煮食
之清明後其中有蟲不堪食此物難死誤泥入壁
猶活也

類切

主

氣味甘寒無毒主醒酒解熱利大小便消黃疸水

腫治反胃痢疾脫肛痔漏

爛穀氣味同治反胃膈氣痰嗽鼻淵脫肛痔疾瘡

癰下疳湯火傷

泥中及墻壁上用
久者良火煨過

吐鐵

出穿波螺屬也大都指頂者則有脂如凝膏色青

外殼亦軟其肉色黑如鐵吐者殼外淹藏藉浸以

氣味鹹平無毒主補腎明目益精髓

江珧

音姚

一名海月似半月故名如蚌而大上天下小中肉

腥而脆包如淡菜柱圓而脆或曰江珧柱其肉香而

脆者非膠而如淡菜柱圓而脆或曰江珧柱其肉香而

氣味甘平無毒治消渴下氣調中利五臟止小便

消腹中宿物令人易饑能食生薑醬同食之

海燕

出東海大一寸狀扁而圓背上青黑腹下白脆似

海螺蛳有紋如華齒口在腹下食細沙口旁有五

氣味鹹溫無毒主陰雨後損痛煮汁服取汗即解

類切

主

亦入滋陽藥

禽部

鴛

一名家雁又名舒雁有蒼白二色蒼鴛食燕性能

工也故養之能辟疫或言鴛性不食生蟲者不

然鴛洪時後方云不發病家養白鴛鳴可辟蟲工則

謂白鴛不食蟲不發病家養白鴛鳴可辟蟲工則

手云耳口射工山溪水中甲蟲也用水勢含沙以

射人影成病故曰射工水人選鴛腹毛為衣被絮

柳子厚詩鴛毛禦寒尤宜之能辟鴛腹毛為衣被絮

肉氣味甘平無毒主利五臟煮汁止消渴服丹石

人宜之

鵝卵氣味甘溫無毒主補中益氣多食發癰疾

毛治小兒驚癇射工水毒

掌上黃皮燒研搽腳趾縫溼爛焙研油調塗凍瘡

良

發明日華子曰白鵝涼無毒蒼蛇冷有毒發瘡腫

此為老鵝良藥時珍曰鵝多食令人霍亂發癰疾

耳尾內名鵝忌食內則舒肝脾不可食為氣腫可

耳

類物

三

雁

小者曰雁大者曰鴻多集江渚亦有蒼白二色今

人以白而小者為雁大者為鴻蒼者為野鵝南來

時瘡痂不可食北齊時乃肥故宜取之食雁去腎

不利人也冠宗與曰人不食雁謂其知陰陽之升

降少長之行序也道家

謂之天厭亦一說耳

氣味甘平無毒治諸風麻痺利五臟解丹石毒久

食動氣壯筋骨

鵝一名天鵝大雁羽毛白澤其翅極高而善步所

謂之不浴而白一舉千里是也亦有黃鵝丹鵝湖

鵝似雁而長項入食為上美于雁小金頭鵝形差

小花鵝色花一種不能鳴鵝飛則翔響其肉微腥

各有所地

氣味甘平無毒酸炙食之益人氣力利臟腑

水鳥也似雁而斑文無後趾以不棲其飛也肅

肅其食也鵝肥鵝多脂肉粗而味美或云純無

甜與他鳥合遇鵝鳥能激其樂之者其毛則盡脫

今指老妓曰鵝與者鵝也深奧之處也陸佃云

氣味甘平無毒主補益虛人去風痺氣

一名鵝音不野鵝為家鴨為鵝一名家鴨又名

舒鳬蓋鵝有舒鳬之名而鵝有鵝之稱故二名

可以通用致混稱無鵝雄有鵝雄有鵝雄有鵝

黃斑色有純黑純白者又有有血而烏骨者藥

食更佳雄鵝雄鵝雄鵝雄鵝雄鵝雄鵝雄鵝雄鵝

卵抱伏則以不牛失卵而磨之聲則嫩而不咸無

此皆物理之不可曉者也

肉氣味甘冷微毒主治補虛除熱和臟腑利水道

止驚癰解丹毒

發明陶弘景曰黃鵝為補最勝白鵝良綠頭鵝

殺人腸胃不可食又云鵝水禽也治勞熱利小便

青頭鵝鵝不可食又云鵝水禽也治勞熱利小便

雞

雞卵氣味甘平無毒主除熱火瘡癰瘻鎮心安五
 臟開喉聲治赤白久痢及產後虛痢
 孫思邈曰微寒畏熱多食令人腹中
 有聲
 由食成風氣和慈慈食氣短同食
 糯米食兒生蟲時珍曰魚食其氣
 性微寒卵黃地其氣通性微溫卵則
 而為體其性平指不足者補之微溫
 氣治目熱赤痛心下伏熱煩滿咽
 者補之以熱赤痛心下伏熱煩滿咽
 則兼理氣血故治上列諸疾也入
 烏雞生次之小兒患疳瘵忌食雞
 醫氣全生

雞取陽精之全于天產者此胎數宜見虎豹之
 意耳綴希希云性熱補陽起陰兼有風火之義
 能助心動風九熱初愈癰疽未潰素有風火之義
 咸忌之血虛血虛血虛血虛血虛血虛血虛血虛
 血虛血虛血虛血虛血虛血虛血虛血虛血虛
 致狂黑雞白頭不可食之六指者四其五色者食之
 人雞死足不伸不可食之六指者四其五色者食之
 毒老雞食蜈蚣百毒久而蓄毒皆不可食能啼者有
 痔腫發
 肝氣味甘微苦溫微毒主補腎起陰療風虛目暗
 治女人陰蝕瘡切片納入引蟲出盡良雄雞老良
 發明今本經主起陰氣性溫可知入足厥陰少陰經
 引入肝氣類相治小兒疳積眼目不明者取其善
 雞去肝為不利人豈未詳其性效與

鷓鴣
 今江兩廣閩粵諸州郡皆有之形似母雞頭如雞
 鷓鴣前晚有白團點如真珠背毛有赤浪文性畏霜
 或曰行不得母也其性好潔獵人因以楊竿粘之
 庖肉白而脆味勝雞雉
 氣味甘溫微毒主利五臟益心力解野葛菌子生

鷓鴣
 一名野雞漢呂后名雉故改為野雞其類甚多亦
 各以形色為辨形大如雞而斑色綉翼雄者文朱
 而尾長雌者文暗而尾短其性野關其鳴曰鴝
 其交不冉其卵月令仲冬雉始避其雄而潛伏之
 雄謂陽動則雉鳴而令仲冬雉始避其雄而潛伏之
 氣味酸微毒主補中益氣多食發五痔瘡疥
 發明正說曰久食令人瘦秋冬益春憂毒為其食
 麥同食發頭風眩暈及心腹痛與菌草木耳同食發
 五痔立下血有痼疾者勿食自死爪甲不伸者殺
 人
 鷓鴣音
 一 名 山 鷓 鴣 屬 也 有 四 種 名 同 物 異 似 雞 尾 長
 二 尺 者 鷓 鴣 也 似 鷓 鴣 而 尾 長 五 六 尺 能 飛 且 鳴
 三 尺 者 鷓 鴣 也 似 鷓 鴣 而 尾 長 五 六 尺 能 飛 且 鳴
 四 尺 者 鷓 鴣 也 似 鷓 鴣 而 尾 長 五 六 尺 能 飛 且 鳴

輕慎
餌勿

燕窩

為蛟龍所吞亦不宜殺之鷹鷂食則死

氣味酸平有毒不可食損人神氣人食燕者入水

本州諸書無載之者按王世懋開部疏云燕窩菜
竟不辨是燕窩物海邊已有之蓋海燕所築巢
飛渡海中而物倦則海風吹泊山灣土人得之
中久之復啣以飛多為海風吹泊山灣土人得之

以貨為食品最珍陳想仁泉南雜志云燕窩之遠海近
番處有燕名金絲者首尾似燕而甚小毛金絲
臨卵育時群飛近海泥有石處築巢食金絲
土番云蠶螺背上肉有兩肋如石螺殼堅潔而白
故以此燕食之內化而助不化并津液人依時拾之
窩附石上久之與小離鼓翼而飛彼人依時拾之
燕窩
氣味甘平無毒主補虛損治勞痢

石燕

似蝙蝠口方食石乳能飛萬餘類也在鍾乳穴
石洞中一名土燕食之補助與鍾乳同功故方書
助陽藥多用之燕州如蜆蛤之狀色如土堅重如
石乃石類也永州如蜆蛤之狀色如土堅重如
唐水利服立效世俗不知性用此石為助陽藥乃

大相反誤矣和州記云零陵山有石
燕遇雨則飛如生燕而止則還如石
氣味甘暖無毒主壯陽暖腰膝添精髓益氣潤皮
膚縮小便禦風寒嵐瘴瘧疫氣

鷺

鷺一名黃鷺其色黃而帶黑鷺名詩經黃鳥月令
庚即此鷺有黑者大子鷺鷥鷺名詩經黃鳥月令
來黃鷺有黑者大子鷺鷥鷺名詩經黃鳥月令
時之鷺也冬月則藏入田塘
中以泥自裹如卵至春始出
氣味甘溫無毒主補陽益脾食之不妬

烏鴉

一名老鴉大嘴而性貪食鷺善避鷺鷥一種鷺鳥似
烏鴉而小多群飛作啞聲初生母哺六日長
則反哺六十日可謂作啞聲初生母哺六日長
慈烏而大嘴而性貪食鷺善避鷺鷥一種鷺鳥似
大白頭也一名鴉鷂一名白頭也一名鴉鷂一名白頭也
山鳥也一名鴉鷂一名白頭也一名鴉鷂一名白頭也
微有火鴉能啣火種云慈烏反哺白頭不祥又蜀
類雖多治效相同
氣味酸澀臭無毒不可食止可療病治暗風癰疾
及骨蒸勞瘵吐血欬嗽殺蟲

鵲

靈能報喜故名喜鵲性最惡淫又謂之乾鵲大如
鴉而長尾尖嘴黑爪綠背白腹尾黑白鵲上
下飛鳴似音感而孕以視而抱季冬始巢開戶背
太歲向太乙知來歲多風災必早下殿成式云鵲

子 156—106

時即有毒而蛇伏擊

鸚鵡

一名鸚鵡俗名鸚哥有數種綠者出隴蜀而漢南
交廣諸地尤多數百羽毛紅雪紫赤白粉沾出
兩洋南番大如小鵝毛雪紫赤白粉沾出
指掌如蛇蝶翅又五色鵝尾亦足金睛深目上
者性尤慧利供丹味如嬰兒巧解人言其指深目上
各二目驗皆能動舌如嬰兒巧解人言其指深目上
或云摩其背則忘其性畏寒即發如瘡而多病以辛
變有云大如鵝則瘡或云鵝有瘡而多病以辛
味黃距人舌鵝能耳下連頰有黃肉冠如人耳丹
絕名秦吉了亦能教人言音頗雄重用熟鷄尾有分
有飯飼之亦者

鴛鴦

鴛鴦類也南方湖澤中有之棲于土穴大如小鴨其
質各異色有文采紅頭翠鬣黑翅不黑尾紅掌頭有
白長毛垂之至尾交頸而臥其一則一相思而死故謂
鴛鴦雄雌不相離人獲其一則一相思而死故謂
之匹
氣味鹹平有小毒清酒炙食治癭瘡作羹臠食之
令人肥麗夫婦不和者松葉食之即相愛憐

鷺鷥

水鳥也林棲水食群飛成序潔白如雪頸細而長
脚青善翹步于淺水好自低昂如春如雪頸細而長
毛十數莖能如絲欲取魚則揖之性惡露令人長

鸛鷀

俗作鸛鷀水鳥之大者出南方有大湖泊處其狀
如鶴而大青蒼色張翼廣五六尺舉頭高六七尺
長頸赤目頭項皆無毛其項皮方二寸許紅如
鵝頂其喙深黃色而扁直長尺餘其喙下亦有胡
或飛走近市人多怪駭亦由不常見耳
氣味甘溫無毒主補中益氣甚益人炙食尤美作
舖饌食強氣力令人走及奔馬

鷹

髓主補精髓○喉治魚骨哽○毛解水蟲毒

其性與猛一曰鸛鷀昔少皞氏以鳥名官有祝鳩
得稱鸛鷀也雄鸛鷀有五氏蓋鷹與鸛鷀同氣禪化故
于鸛鷀者好伏巢于木者常立雙散長者起遲六翻
短者飛急俗云鸛鷀小者食穀之鳥鸛鷀之屬鸛鷀古
曰鸛鷀今所謂鸛鷀也鷹
不擊伏鸛鷀不擊姓

肉氣味缺食之治野狐邪魅
骨治傷損接骨燒灰每服二錢酒服隨病上下食
前食後

子 156—108

國藥云五月戊辰日以猪頭祀竈所求如意以臘猪耳懸梁上令人甚足此亦厭穢之物也

腦氣味甘寒有毒損男子陽道臨房不能行事酒

後尤不可食治手足皸裂出血以酒化洗并塗之

禮記云食豚去腦為其不利人也

髓氣味甘寒無毒治撲損惡瘡塗小兒解顧頭瘡

及臍腫瘡癰疥服之補骨髓益虛勞

血氣味鹹平無毒壓丹石解諸毒清油炒食治噎

雜有蟲能收血損陽服地黃何首烏諸補藥者忌

之

類物

五

肪膏即脂也氣味甘微寒無毒利腸胃通大小便散

風熱療惡瘡煎膏藥解斑蝥青硫黃毒

發明李時珍曰此凝者為肪為脂釋者為膏為油臘月煉淨收用勿令中水歷年不壞性滑澤

能涼血解毒潤燥反為梅子

心氣味甘鹹平無毒治驚邪憂志補虛勞多食耗

心氣不可合吳茱萸食

肝氣味苦溫無毒治小兒驚癇補肝明目療肝虛

浮腫

發明李時珍曰解藥人不可食合魚鱗食生瘡瘡合鵝鵝生食而點廷壽書猪臨宰驚氣入心

能氣鮮肝保不可多食必傷古方治驚風癰瘡

肝益以心歸心以肝治諸肝病諸眼目方多用猪

脾俗名氣味澀平無毒孫思邈云凡六畜

肺氣味甘微寒無毒主療肺虛欬嗽以竹刀切片

麻油炒熟同粥食又治肺虛喘血煮煎薏苡仁末

食之

發明蘇頌曰不可與白花草食至冬發症

腎俗名氣味鹹冷無毒主理腎氣通膀胱

發明日華子曰性冷久食令人少子蘇頌曰冬月不可食損人真氣兼發虛墮李時珍曰猪腎

類物

五

性寒不能補命門精氣方藥所用借其引導而已

別錄理字通字最為有理腎有虛熱者宜食之若

腎氣虛者不可不補本外經疏云指腎味鹹氣冷能

滋意食之為差能利勝脫也今人誤認以為補腎

子孟詵云久食令人傷腎其非仙腎之物明矣

去皺胞點點

發明蘇頌曰男子多食損陽李時珍曰肝一名腎

之命門三焦原處也肥則多度則少蓋願養類

損陽道薄大腸其能專在去垢則不益人可知

笑

壯氣味甘微溫無毒主補中益氣止渴痢療虛損

殺勞蟲別錄主骨蒸勞熱血脈不行補羸助氣四

李宜食本州

發明經希痘口猪水畜而胃屬土故其味甘乃猪

根則精血自生虛勞自愈

腸氣味甘微寒無毒主潤腸治燥調血痢臟毒去

大小腸風熱

肺亦作氣味甘鹹寒無毒主治瘰癧中遺溺病氣墜

類物

五五

痛男子陰囊溼痒女人產後遺尿

膽氣味苦寒無毒治傷寒熱渴熱淫于內寒以勝

主傷寒熱渴也之通大小便敷惡瘡殺疔瘰癧治目赤

目翳明目清心臟涼肝脾入湯沐髮去膩光澤

發明成無已曰仲景胆導法以猪胆汁和醋少許

熱消能潤燥苦能入心又能去肝胆之寒能

舌主健脾胃補不足令人能食多食損心

豚卵即猪外腎也小者多脂去卵故曰氣味甘

溫無毒治驚癇癰疾鬼瘧毒除陰莖中痛治陰

陽易病少腹急痛用熱酒吞二枚即瘥

蹄煮汁服下乳汁解百藥毒洗傷捷諸敗瘡煮清

汁洗癰疽潰熱毒消毒氣去惡肉有勁

狗

種類甚多其用有三曰犬長吠善獵犬短吠善

守食犬體肥供饌凡本州所用皆食犬也犬以三

用而生在畜屬木在禽屬火性喜雪野見之跪

以犬為地厥能破一切邪魅妖術按史記云秦

時殺狗磔四門以禦災殺白犬血題門以辟不祥

類物

五五

氣味鹹酸溫無毒治五勞七傷壯陽事益氣力厚

腸胃實下焦暖腰膝填精髓所補在血去血則力

少不益人

發明相希痘口猪水畜而胃屬土故其味甘乃猪

人思食交商陸畏否仁同蒜熱病後食之殺人服食

瘦犬有氣病犬發狂自死不可食又云犬性溫

素常氣壯多火者忌之

壯狗陰莖氣味鹹溫無毒治傷中陰痿不起令強

熱大生子除女子帶下十二疾本補精髓食療

發明相希痘口猪水畜而胃屬土故其味甘乃猪

羊

暖盈溢使人生子也女子帶下十二疾皆衝任虛
寒所致鹹溫入下焦補暖二脈故亦主之也陽事
易舉者忌之勿服
熱多火者忌之勿服

牡羊曰羖羖出陝西羊曰羖羖出陝西羊曰羖羖出陝西
毛曰羖羖出陝西羊曰羖羖出陝西羊曰羖羖出陝西
尤佳無角曰羖羖出陝西羊曰羖羖出陝西羊曰羖羖出陝西
者為長羊頭身相等生秦晉者為羖羖出陝西羊曰羖羖出陝西
而毛皆長土人二歲而剪其毛以爲羖羖出陝西羊曰羖羖出陝西
諸羊皆長土人二歲而剪其毛以爲羖羖出陝西羊曰羖羖出陝西
畜羖羖出陝西羊曰羖羖出陝西羊曰羖羖出陝西羊曰羖羖出陝西
羖羖出陝西羊曰羖羖出陝西羊曰羖羖出陝西羊曰羖羖出陝西
結羖羖出陝西羊曰羖羖出陝西羊曰羖羖出陝西羊曰羖羖出陝西

類物

五七

氣味甘大熱無毒主暖中宇乳餘疾及頭腦大風

汗出虛勞寒冷補中益氣安心止驚別治風眩瘦

病丈夫五勞七傷小兒驚癇

發明李杲曰羊肉有補之功能補有補之功能補有補之功能補

形凡補氣可去弱人羊肉有補之功能補有補之功能補有補之功能補

者蓋陰血後長虛弱虛弱虛弱虛弱虛弱虛弱虛弱虛弱虛弱虛弱

則陰血後長虛弱虛弱虛弱虛弱虛弱虛弱虛弱虛弱虛弱虛弱

瘡疾血後長虛弱虛弱虛弱虛弱虛弱虛弱虛弱虛弱虛弱虛弱

與大癰腫瘡食之必發熱致危時珍曰天行熱病及

以杏仁或煮之則易消化羊肉有補之功能補有補之功能補有補之功能補

此不可不知煮之則易消化羊肉有補之功能補有補之功能補有補之功能補

化癰疽同醋食傷人心性易凝結脾弱入難于消食

血氣味鹹平無毒治女人血虛中風及產後血悶
欲絕妊娠胎死不出胞衣不下者熱飲一盞極效

又治卒驚九竅出血解莽艸胡蔓艸毒又解一切

丹石毒發

發明李時珍曰外臺秘要云凡服丹石人忌食羊

輕粉生銀砂一食前巧盡亡此物能制丹石水銀

凡覺毒發刺羊血熱飲一升即解凡服地黃何首

烏詩補藥者忌之

腦氣木有毒發風病和酒服迷人心成風疾男子

食之損精氣少子

類物

五八

腎腰名羊氣味甘溫有毒主補腎氣虛弱益精體

發明李時珍曰羊腎補腎氣者借其氣以補其不

治腎虛也時珍曰羊腎補腎氣者借其氣以補其不

煎藥蓋用為嚮導各從其類非羊腎能補也

肝者良氣味苦寒無毒主補肝治肝風虛熱目

赤暗痛熱病後失明並用子肝七枚作生食神效

或切薄片水浸貼之

發明汪機曰按三元足壽書云凡治日疾以青羊

肝明無服藥但自幼不食諸物肝耳或以本外羊

肝主血不利時愈氣聚于肝日性也他肝則否凡畜

肝主血不利時愈氣聚于肝日性也他肝則否凡畜

有膝牛水牛皮二種膝牛小有黃黑赤白駝能數色
鹿湖亦有白色者壯者曰牯曰特曰犄曰犛此者與
曰將曰掌純色曰犧黑白牦耳聾其聽以鼻馭曰
聲去勢曰健又曰騶子曰犢牛和性順也在卦
腫豎而不橫在畜屬土土緩而和其性順也陰射

病則立而不臥陽勝也牛毛少骨多者有力溺射

前者良劣馬食牛
內即馴亦物性也

氣味甘溫無毒主安中益氣養脾胃

發明正說曰黃牛動病黑牛尤不可食不如水牛

病死及黑身白頭獨肝者皆不宜食李時珍曰內牛

則云牛夜鳴則癩臭不可食病死者有大毒令人

類物

五九

已類甚多以純白者為良壯馬曰兒牝馬曰謀去
 勢曰驢為應月故十二月而生其年以齒別之在
 畜屬火在卦屬乾陽為馬起先前足臥先後足
 從陽也病則臥而不起陰勝也馬汗有大毒患瘡
 人触馬汗馬氣為毛馬
 溺馬糞者並令加劇
 氣味辛苦冷有毒治傷中陰熱下氣長筋骨強腰
 脊壯健強志輕身不饑
 發明日華曰馬血有大毒入人肉中一二日腫起
 以好酒浸洗煮爛再用酒煮乃食不熱則毒不出
 患疔腫張鷟曰凡白馬黑蹄白馬黑頭者並不可
 令食風癩馬鞍下肉色黑及馬白死者或背脊有
 斑形色異常者皆不可食妊婦食之令子過月乳
 母食之令子疳瘦孟詵曰同蒼耳食之必得惡病十
 有九死同薑食發氣喘同猪肉食成癰亂食馬肉

生療恭士食經云牛自死白首者食之被入疥牛
食之發瘡合猪肉及黍米酒食並生寸白蟲合韭
蘆食令人熱病合生薑食損齒煮牛肉入杏仁同
煮葉芎朮相宜黃牛水牛主治俱一宜忌亦同

毒藥心悶者飲清酒則解飲濁酒則加
食馬肉中毒者飲蘆朮汁食杏仁可解
肝氣味有大毒食之者多死

腎俗名腰子主補腎氣益精治溼痺

發明謝弘景曰馬肝及韃下肉殺人按周官言馬

胃即牛肚也主補中益氣解毒養脾胃

胆木之精氣也木臟不足故食其肝者死李時珍曰按漢武帝云食肉毋食馬肝又云成食馬

一名王熱氣水氣治痢解酒毒藥毒丹石毒發
百葉

肝而死韋莊云食馬留肝則其毒可知矣方家以豉汁解之

熱同肝作生以薑醋食之

白馬陰莖氣味甘鹹溫無毒治傷中絕陰不起強

李時珍曰脆音甌言其有比列也牛羊食之與
他獸異故其胃有脆有脰有蜂窠亦與他獸異也

志益氣長肌肉肥健生子

之厚處

發明
陰起而長之道絕
陽主男長之強
陰主女長之弱
陽道堅
陰道柔
陽藥多用焦
陰藥多用酒
陽藥多用酒
陰藥多用焦

馬

陽得補而能益氣腎藏志腎氣足故能強志甘
溫補血而助真氣故又能長肌肉肥健也凡收
當取銀色無病用時以銅刀切片將生羊血煮
半日去血乾用乾鹿茸肉蓯蓉巴戟天山茱萸
絲子陽起石人參鹿茸肉蓯蓉巴戟天山茱萸
陰痿不起者不得服等
證陰痿不起者不得服等
驢為良野驢似驢而色駸駸尾長骨格大食之功與
同驢

氣味甘寒無毒主補血益氣治遠年勞損煮汁空
心飲療痔引蟲頭肉煮汁服治多年消渴同薑蟻
煮汁日服治黃疸百藥不治者

驢明冠宗與曰驢肉食之助風脂肥尤甚厚驗日
驢肉飲者有茶殺人不妊婦食之難產不可與弱
急同食病死者有不可食凡腹內物食之皆令筋

陰莖氣味甘溫無毒主強陰壯筋

驢

驢大子驢而使于馬其力在腰其後有鎖骨不能
開故不尊乳其類有五壯驢交牛而生者驢也壯
馬交驢而生者為驢驢交牛而生者為驢驢
音宅陌壯牛交驢而生者為驢驢交牛而生者
者為驢驢今俗驢而生者為驢驢交牛而生者
通呼為驢矣
氣味辛苦溫有小毒性頑劣肉不益人孕婦食之

難產

駝

一名素駝說文駝負荷也項重耳有三節俗
呼駝駝狀如馬其頸似羊長項重耳有三節俗
有兩肉峯如馬鞍形有蒼黃紫數色其性耐寒
惡熱故夏至退毛至冬毛可為駝其糞煙亦直上
如狼煙力能負重可至千觔凡駝物屈足受人載
未盡量終不起日行二百里又駝能知泉源水脈
風候凡伏流人所不知者駝能知泉源水脈
夏多熱風行旅遇之即死駝能知泉源水脈
埋口鼻于風沙中遇之即死駝能知泉源水脈
着地屈足露明者名駝駝最能行遠不

氣味甘溫無毒治諸風下氣壯筋骨潤肌膚
駝峯氣味甘溫無毒治頑痺風癰惡瘡腫毒

發明五說云脂在兩峯內謂之峯子油有毒能
多煮熱糖食○藥以野駝者為良家駝峯子油
示反好駝○駝峰倒者為老少使者峰直
乳氣味甘溫無毒主補中益氣壯筋骨

犀

一名兕犀兕是一物古人通言兕後人通言犀
山犀水犀兕犀三種又有毛犀黑犀白犀
也其體多長角甚長而黃黑相間花斑犀而
犀能辨其理似竹又呼為竹犀黑犀白犀
為難辨並有犀角山犀角人多得之犀角水
甲而山犀無二角犀角長而角短犀角水
牛青色止有一角在項文細也陳藏器謂犀
陸郭璞謂犀有三角蘇頌謂毛犀為牯犀皆無

類物

太三

物

處處溪山中有之形似猪而大但腹小脚長毛色
 褐牙出口外如象牙其肉有至二三寸者能與
 虎鬪或云能掠松脂或沙泥塗身以禦矢最害田
 稼亦咬蛇虺作群行獵人惟敢射最後者若射中
 前者則散走傷人其肉赤色如馬肉食之勝家猪
 牝者肉更美冬月不常得氣味甘平無毒治金瘡止
 血生肉及惡毒小兒疳氣客忤天乎又有豪猪狀
 如猪而項脊有棘鬣長近尺許粗如筋白本而黑
 端起則激去如矢射人皮可爲鞣肉味甘寒有毒
 多食發風利大
 腸令人虛羸
 氣味甘平無毒治癰癤補肌膚益五臟令人虛肥
 發明
 但青蹄者不可食服已豆者忌之

物

俗呼熊爲猪熊飛爲人熊馬熊各因形似以爲俗呼熊爲豕見人則顛倒自投于地春夏應肥時皮膚厚筋上別

之雄者其

氣味甘平無毒治風痺筋骨不仁補虛羸

發明陶弘景曰有痼疾者

熊白即脂也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秋冬則氣

味甘微寒無毒治風痺補虛損殺勞蟲酒鍊服之

又治白禿頭癬面上點黥

熊掌主禦風寒益氣力聖惠方云熊掌難得酒

也鹿也膽氣味苦寒無毒治時氣熱盛變為黃疸小兒五

類物

五

疳殺蟲治惡瘡及久痔不瘥塗之神効藥性退熱

清心平肝明目去翳殺蛇蟻

發明蘇頌曰熊膽陰乾用然多偽者但取一粟許

錢乙云熊膽中一若線不致者為真李時珍曰按

飛者良餘膽亦佳者通明每以米粒照水中運轉如

善辟瘴試之以淨水一器塵幕其東望語云熊胆

上投胆末許則凝塵豁然而開也

性喜林處必山岡好群而相比陽類也故夏至感

陰氣而角解孕于仲秋而生于春焉身羊尾頭

側而長高脚而行速壯者曰麋有角至則解大

如小馬黃白斑稱鹿馬鹿此者無角小者無角

毛雜黃白交數此謂之聚鹿性喜食艸能別良艸

食則相呼行則同旅居則環角外向以防害獸則

口朝尾尾以通於角下角有斑點紫如魚鱗行則

六十年必換一次故曰鹿角有斑點紫如魚鱗行則

有斑點紫如魚鱗行則

華其尾鹿之排氣則不盡其鹿角中能令其

久紅尾鹿之排氣則不盡其鹿角中能令其

不紅尾鹿之排氣則不盡其鹿角中能令其

鹿茸氣味甘溫無毒主生精補髓養血益陽強筋

健骨治一切虛損耳聾目暗眩運虛痢

發明陶弘景云今冬至鹿角解至夏鹿角

始解陰陽相和此今冬至鹿角解至夏鹿角

有胎至含血之物易長筋骨次之骨最難長故人

至堅胎至含血之物易長筋骨次之骨最難長故人

至堅胎至含血之物易長筋骨次之骨最難長故人

至堅胎至含血之物易長筋骨次之骨最難長故人

至堅胎至含血之物易長筋骨次之骨最難長故人

至堅胎至含血之物易長筋骨次之骨最難長故人

至堅胎至含血之物易長筋骨次之骨最難長故人

至堅胎至含血之物易長筋骨次之骨最難長故人

至堅胎至含血之物易長筋骨次之骨最難長故人

于滋補矣蓋說曰凡用鹿角膠者並裁去錯屑以
安浸過火焙令小變色曝乾為末或燒飛
器中大火燒一日如玉粉也

鹿角膠一名白膠粉氣味甘溫無毒治傷中勞絕
腰痛羸瘦補中益氣療吐血血崩中不止婦人

服之令有子安胎去冷治漏下赤白性藥炙搗酒服
補虛勞益精髓令人肥健悅顏色又治勞嗽尿精

尿血瘡瘍腫毒

脩治蘇恭曰鹿角膠角但煮濃汁重煎即為膠矣
時珍曰今人呼煮爛成膏者為鹿角膠按胡澹生

易簡方以米泔浸鹿角七日令軟入急流水中浸
七日去粗皮以東流水桑柴火煮七日旋添水

汁加無灰酒熬成膏用其
發明解陰時珍曰蘇東坡良方云鹿陽獸見陰為勝

補陰以鹿角為勝其說與沈存中鹿茸利補陰為勝
也本利經之說相反以理與陽推之鹿茸者陰生陽

退之象也鹿茸補陰屬冬至陽解角者陽生陰退之
象也是以鹿茸補陰屬冬至陽解角者陽生陰退之

鹿肉氣味甘溫無毒主補中強五臟益氣力調血
脈生者療中風口偏割片貼之

發明孫思邈曰鹿性多驚裂所食皆良料止食
耳其性質芳潔氣味醇和故其肉味與他肉不同
也凡服藥人久食鹿肉和藥必不傷力與其食

鹿髓氣味甘溫無毒同蜜煮服壯陽道令有子同
地黃汁煎膏服填骨髓壯筋骨華補陰強陽生精

益髓潤燥澤肌

鹿精主補虛羸勞損
發明韓愈曰王師授子鹿鮫九方云鹿稟純陽而

用初生壯鹿數隻苑圃馴養每日以人參煎湯同
至多煉藥任其飲食久之以疏黃細末和入從少

則精氣漸盛陽極却以鹿乳隔年之內欲交不得
之香粘如錫用和鹿角霜一味為丸取其精無器收

藥用此入煉安和劑服滋補佳
鹿血和酒服治肺癆吐血及崩中帶下華大補虛

損益精血解毒藥毒
愈注
鹿腎主補腎氣壯陽道

鹿筋主勞損續絕陽
蘇塵沙珠目者嚼爛按入目

中則粘出日

麋

性喜海多慈而善走陰類也故冬至咸陽氣而用
解子于仲春而生于秋廢似鹿而色青黑大如
小牛肉蹄目下有二簇夜即能視故淮南子云孕
婦見麋而子四日也屬陰好遊海時千百為群多
鹿壯者猶可以角退為辨牝者不通日為鹿鹿為
麋肉氣味甘寒無毒主補五臟不足氣多食令人

弱房

發明名醫別錄云麋脂不可近陰令接李時珍曰
陰為體其肉食之寒濕以此別錄麋脂今人陰痿
孟詵言多食肉令人弱房及角肉不同功之說亦

此竟也

麋茸氣味甘溫無毒治陰虛勞損一切血病筋骨
腰膝酸痛滋陰益腎

麋角氣味甘熱無毒酒服補虛勞添精髓益血脉
暖腰膝壯陽悅色療風氣偏治丈夫筆滋陰養血

功與茸同

脩治孟詵曰凡用麋角可五寸截之中破去黃為
根有疥癩處亦堪用煨年新角連腦頂者為上者
曰麋鹿茸角今人罕能分別陳自明以小者為珍
耳大者為麋茸亦臆見也不若親視其採取時為
有半也造麋角膠麋角霜並與鹿角膠鹿角霜同

麋

法周官獸人爇麋
麋膏涼故爇人受
發明功孟詵曰麋
仙方甚重之李時珍曰與鹿角同功茸亦勝鹿茸
不足者宜之麋之微二茸角補陰左腎血補陽右腎精氣
之此乃千古之微二茸角補陰左腎血補陽右腎精氣
雖其而理未發故論者紛紜

似麋而小壯者有短角色約脚不捷而力勁善
跳越其行艱難但角一徑其肉堅韌不及鹿味美
聲如擊細破麋四角皆有山深處頗多似鹿而大者
味亦與鹿同
肉氣味甘平無毒治五痔病燥熱以薑醋進之有

麋

効一云涼有毒能墮胎發疥瘡
發明黃承晃云鹿肉多
食能動人痼疾

一名麋似鹿而小無角黃黑色大者不過二三
肋雄者有牙出口外俗稱牙麋其皮薄也破澤
皮長月毛毳而皮厚冬毛多而皮薄也破澤
中多毛之類甚多乃總名也皮厚者曰麋音
庖一蛇似麋而小黑色多至寒則香入春常食
又收蛇以瓜剝出食蛇蟲多至寒則香入春常食
痛自以瓜剝出食蛇蟲多至寒則香入春常食
今麋香然極難得其香聚處遠近不實是其陰也
似麋而人帶氣食之不思蛇毒又治腹心痼疾
氣味甘溫無毒主補益五臟

發明孟說曰八月至十一月食之良餘月食之動
性怯易驚怖飲食見影輒奔道書謂麋胎愈怯
心粗豪者宜食之以減其性胆小者食之愈怯
猫眼早養則同日漸午
則狹長正午則如一線

有黃黑白駁數色狸身而虎而虎毛而利齒以尾
長腰短尾有金光及上鬃多殺者為良相貓法露
爪能躍瓦脚長善走家而長鷄一種絕尾大懶如蛇
或云其晴可定時子午卯酉如一綿黃中己亥如
滿月辰戌丑未如棗核也鼻端常冷惟夏至一日
則暖性畏寒而面畏暑暑耳薄者尤不耐寒能晝
地卜食隨月旬上下晝鼠首尾皆契虎同其孕也
月而庄一鼠數子恒有自食之者俗傳牝貓無牡
但以竹筴掃背數次則孕或用斗覆貓于窠前以
刷帚頭擊斗祝籙神而求之亦孕此與以窠子祝
窠而抱劓者相同俟理之不可推者也病以為
藥灌之甚良世傳薄荷醉貓死貓引竹物類相感

氣味甘酸溫無毒治勞瘵鼠瘻蠱毒
發明李時珍曰貓肉不佳亦不入食品按胡濙易
害肘后治鼠瘻核腫或以潰出膿血者取
貓肉如常作羹空心食之云不傳之法也

俗呼野貓有數種大小如狐毛雜黃黑有斑女猯而圖頭大尾者爲貓狸善竊鷄鴨其氣臭肉不可食有斑如狸而不臭可食似虎狸而尾有黑白而尾似人爲實其肉不臭可食如靈貓止南方有白面而尾似人爲牛尾狸皮可供裘領有文如豹而作青与家老爲香狸亦曰玉面狸專上樹木食百果冬月極肥人多糟爲珍品大能醒酒張揖廣雅云玉面狸人

捕畜之藥皆帖
伏不敢出也
氣味甘溫無毒治諸疰毒氣在皮中如鍼刺着心
腹痛走無常處及鼠癰惡瘡
發明 魏宗爽曰炙骨和雄黃麝香爲丸服治痔及
入止骨能殺蟲治疰
及癰疽頭骨尤良

大如狸而毛褐尾短耳大而銳上屢缺而無脾長鬚而前足短尻有九孔跌若越捷善走或雄毫而孕五月而吐子或謂兔無雄而中秋望月中兔以孕者不經之說也今雄兔有二卵古樂府有雄兔脚撲速雌兔眼迷離可破其疑矣

氣味甘寒無毒主涼血解熱毒利大腸多食耗血
脈痿陽事

發明陶弘景曰妊婦不宜食兔肉令子缺唇且能
食令人心痛霍亂又不可同芥食死與薑橘同
人李時珍曰兔至秋深時可食得金氣而內實故
味美至春食草而金氣衰則味變矣今俗以飼
小兒云今出痘稀莖亦因其性寒而解熱耳故又
能治消渴壓丹石毒若痘已出及虛寒者或之劉
純治例云反胃結腸甚者雖治常食兔肉則便
行可證其性
之寒利矣
接兔屬金得太陰之精故其性喜望月稟陰寒之
氣故能涼血解熱宜其不利於陽道多食之令人
弱損元氣弱陽事猶虞澤獸屬陰其內食之令人
弱房之說同也別錄云補中益氣者益熱傷氣免

—

有紫斑點全不相類醫家多用之其魚云試其
數曰腦月多偽者海中有一對則兩重
取其充之其物自到真者有一對則兩重
皮者其充之其物自到真者有一對則兩重
中者其充之其物自到真者有一對則兩重
狂者其充之其物自到真者有一對則兩重
非魚也以前宗與曰今出登州其狀非犬
毛如牛有前脚似獸而尾即魚身有短密
厚如牛有前脚似獸而尾即魚身有短密
今人多不識極功多待以飾其也似狐
新及三不識極功多待以飾其也似狐
狐似鹿者其毛色似狗而脚者其足之
尾形也入藥用外腎而脚者其足之
海語也入藥用外腎而脚者其足之
見船行則黃形如狗而脚者其足之

以爲無前兩足能捕鼠郭璞云時召陵獲一獸
似狗而藏器有角似狐長尾者其此類與
種而藏器有角似狐長尾者其此類與
腥胸臍名海狗腎氣味鹹大熱無毒治鬼氣尸症
夢與鬼交鬼魅狐魅心腹痛中惡邪氣宿血結塊
瘰癧羸瘦拾五勞七傷陰痿少力腎虛背膊勞悶
面黑精冷最良藥海
修治酒煎熟合藥李時珍曰以漢椒樟腦同收以
壞不
發明按諸家所說海狗形狀不一試法亦異衆論
紛紜用有定見究不辨其何者爲真故此物

鼠

多偽者今人房中街多用之以爲書稱其性熱助
陽爲腎氣衰竭精寒痿弱之要藥不惜重價以購
之也人貴耳而精寒痿弱之要藥不惜重價以購
我日此其一也
俗稱老鼠以其奇最長也形似兔而小青黑色有
四齒而無牙長鬚露眼前爪四後爪五尾文如織
而無毛長身等五臟俱全肝有七葉膽在肝之
短紫間大如蓮豆正白色貼而不垂衛生家寶方
言其胆紅如蓮豆正白色貼而不垂衛生家寶方
易得也孕一月而產多者六七子其子生後不
巴豆而肥其性成武而鼠食益而身輕食
砒而即死其性成武而鼠食益而身輕食
氣味甘微溫無毒治骨蒸勞極四肢勞瘦殺蟲及
小兒寒熱諸疳食之經圖療痿折續筋骨生搗傳
類物

之三日一易錄別五月五日同石灰搗收傳金瘡神
効目細
發明陶弘景曰入藥並用牡鼠死者並不堪煎
之辟惡氣劉宗素曰鼠善穿而用
以治瘡癰者因其性而爲用也
膽治青盲雀目不見物滴耳治聾
涎氣味有毒墜落食中食之令人生鼠瘻或發黃
如金
舊有小毒煮服治傷寒勞復發熱男子易腹痛通
女子月經下死胎研末服治吹奶乳癰解馬肝毒

塗鼠瘻瘡燒存性敷折傷疔腫諸瘡貓犬傷食中
誤食令人目黃成疸陶弘景曰入藥用時

竹鼯

居土穴中大如先食竹根木嘗見日形似家鼠蒼
色尾短目細而長前足不食之指乃一尾者後足
微有爪指狀其肥狹言其美矣

氣味甘平無毒主補中益氣解毒

貂鼠

大如獺而屬其毛深寸許紫黑色蔚而不耀皮
為裘稍暖而屬其毛深寸許紫黑色蔚而不耀皮
即消排而如脂狀其色即出惟更暖着水不濡得雪
黃色者為黃貂白色者為銀貂素與可愛勝于貂

鼠

氣味甘平無毒主治欬

毛皮治塵沙眯目以裘袖攷之即出

黃鼠

出太原大同縣諸地大黃鼠黃色而足短善
走極肥穴居有土窖如床狀大黃鼠黃色而足短善
之處秋時畜豆粟於木之實以禦冬各為小窖別
而貯之晴暖則出坐穴口見人則交其前足拱而
如揖乃入穴即詩所謂相見以體交其前足拱而
文所稱謂鼠拱而穴者謂鼠有體交其前足拱而
味極肥美如豚子而脆皮可為羹以水灌穴而無
飼之用供膳以爲珍饈千里贈遠今亦不甚重
能入穴最畏鼠出也

氣味甘平無毒主潤肺生津多食發瘡煎膏貼瘡
腫解毒止痛

鼯鼠

俗呼黃鼠狼廣雅云鼠狼即鼯也江東呼為鼯狀
似鼠而身長尾大黃色帶赤尾氣極捷于捕
鼠及禽畜又能制蛇虺其毫與尾可作筆
嚴冬用之不近世謂鼠鬚果尾者是也

氣味甘平無毒主煎油塗瘡疥殺蟲

獨

俗呼獨獨如獨頭嘴似鼠刺毛似豪猪脚短
俗呼獨獨如獨頭嘴似鼠刺毛似豪猪脚短
尾長寸餘能縮則形如栗房攢毛外刺人不可得
尿之即開能制虎而見此
日仰腹受啄物相制如此

獨

肉氣味甘平無毒炙食治反胃理胃氣令人能食

又治瘰癧

皮治五痔陰蝕下血療腰痛疝積燒灰酒服吹鼻

止衄血解一切藥力用之

獅

一名狻猊形似虎而小亦有青色者銅頭鐵額鉤
爪鋸牙耳耳鼻目如露聲吼如雷有鬣壯
威在齒喜則成尾每走五里為毛毳之長起則
血力能拉虎毛毳每走五里為毛毳之長起則
獸以氣吹之羽毛紛落而死後虎豹不敢食其肉

尿氣味極臭赤黑色主破宿血殺百蟲燒之去鬼氣

山獸之君屬金而性最有力量黃質黑章鬚硬而尖
 舌大如掌生利項短鼻艷夜視一目放光一目
 看物聲吼如雷颯從而生百獸震恐立秋始嘯神
 冬始交或云月華時乃交又云虎奇偶以卜食
 而生又云虛知衝破能畫地觀伺其醉殺之每食
 人後如昏醉之狀謂之虎醉入伺其醉殺之每食
 一人則害一獸而蝟鼠能制之智無大小也
 而行虎害獸而蝟鼠能制之智無大小也

氣味酸平主益氣力治瘡辟三十六種精魅食之

發明
曰陶弘景曰熱食虎肉傷人盛李時珍
虎肉作土氣味不甚佳蘊食櫛可

虎骨氣味辛熱無毒主除邪惡氣殺鬼瘧毒止驚

孝治惡瘡鼠瘻頭骨尤良
別錄 治風病攣急屈伸不

便走注疼痛脚膝無力及手足諸風脛骨尤良

藥性
追風定痛健骨止久痢脫肛獸骨哽咽

發明蘇頌曰虎骨用頭及股骨色黃者佳
虎者勝藥射殺者不可入藥其毒浸漬骨

血問能傷人也李時珍曰虎骨通治手足諸風

膝無力當用腔骨腰背諸風當用脊骨各從其類
也吳球云虎之一身筋節氣力皆出前足故以腔
骨爲勝凡血不足以及養筋以致筋骨疼痛者宜
用虎骨諸骨並搥碎去髓塗酥或酒或醋各少

隨方注炭火
灸黃入藥
皮一名
鼻比
治瘡疾辟邪魅○鬚治齒痛虎牙治犬咬

發明風俗通云虎者陽物百獸之尊能負重負也

虎豹及上睡令神驚其毛入人瘡中有大毒

似虎而小白面團顯其文黑如錢者曰艾葉豹次之

肉氣味與虎同安五臟補絕傷輕身壯筋骨

有白炭二色體腫大者身長丈餘高稱之肉
倍半數終若桑足如柱無指而有爪甲行則

先移左足臥以臂着地其鼻大肉如臂下垂至膝端甚深可臥開合取物中有小瓜能拾針芥

食物則飲水皆從鼻而入
一身之力皆在於鼻故
皮膚之亦死於口肉有

食兩吻出兩牙夾鼻相貼者長六尺三寸
交兩吻出兩牙夾鼻相貼者長六尺三寸

乳古訓云五歲一產其性能久識嗜易甘
而畏煙火獅子巴蛇南人殺野象多設機穽以

父陷之
 則斬捕
 解生象
 人言則
 使以象
 奴象為
 牧之媒
 制而誘
 之以獲
 鈎之
 左食而
 實右前
 力賊之

象用皮之不韙命其最易收飲人甲以鞆鈞刺涇揅入切皮中拔出生

日即合故入膏為長
由合金瘡之要藥

肉味淡不堪食令人體重身具十二生肖肉各有

分段惟鼻是其本肉炙食糟食更美

牙氣味甘寒無毒主風癰驚悸一切邪魅精物熱

疾骨蒸及諸瘡並宜生屑入藥諸鐵及雜物入肉

刮牙屑和水敷之立出諸物刺咽中磨求服之亦

出舊梳屑尤佳

發明 風土書云象牙殺取者上也自死者次之燒

也一云象牙中多牙者下或謂一歲一換牙者非

象性勇猛而牙善咬故能出一切皮肉間有形滿

物象大者六牙今雲南亦取之緬甸諸處其

牙有交互髮紋以血牙為上微帶紅色

膽氣味苦微寒無毒主明目療疳

發明 徐鉉云象胆隨四時春在右足雷敷白象胆乾了上

有青竹文斑點粉後和藥

甘入藥先搗成粉後和藥

有黃黑白三種白者尤稀尾有白錢文者亦佳日

伏于穴夜出為食善能驅水聲如嬰兒氣極燥烈

或云狐至百歲毛純白謂之狐白或云狐有婦珠

人又能擊尾出火或云狐魅長狗千年老狐惟以感

千年枯木燃照則見真形一云犀角置穴狐不敢

其穴而陽雖起野狐夜擊尾火出將為怪必或然

體并北斗弱體不
陰則化為人矣

氣味甘溫有小毒煮炙食補虛勞及五臟邪氣患

毒毒寒熱者宜多服之

皮主辟邪魅

俗名豺狗其形似狗而長尾白頰前矮後高其體

細瘦而健猛其毛黃褐色而人擊其牙如錐而唯

物群行虎亦畏之其聲如犬而人擊其牙如錐而唯

群其氣腥惡亦可惡其聲如犬而人擊其牙如錐而唯

是矣其氣腥惡亦可惡其聲如犬而人擊其牙如錐而唯

耳家周書取獸四而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祭獸

祭獸對不祭獸爪牙不長

氣味酸熱有毒食之損人精神消人脂肉令人瘦

一呼毛狗形大如犬而銳頭尖喙白頰前

廣後脚不甚高能食鷄鳴鼠物其色黃黑亦有

蒼灰色者其能食鷄鳴鼠物其色黃黑亦有

直故鳴則後發皆其性善獵而食其肉其

犬用之其居穴其性善獵而食其肉其

汪頤曰狐足前短後長其性善獵而食其肉其

氣味鹹熱無毒主補益五臟厚腸胃填骨髓腹有

冷積者宜食之

膏主補中益氣潤燥澤金諸惡瘡

子 156—124

牛馬生疔死 馬鞍下黑肉 馬肝 猪羊心肝
有孔 六畜自死頭北向 六畜自死口不閉
六畜疫病瘡疥死 諸畜帶龍形 獸岐尾
諸獸赤足 禽獸肝青 諸畜肉中有米星
諸獸中毒箭死 肺沾屋漏 米甕中肉脯
六畜肉熱血不斂 祭肉自動 諸肉經宿未煮
生肉不斂水 肉煮不熟 肉煮熟不斂水
六畜肉得鹹酢不變色 六畜肉墮地不沾塵
肉落水浮 肉汁盛盛閉氣 六畜肉與犬犬不

類物

金

食者 已上並不可食殺人令人癰腫疔毒
諸心損心 諸腦損陽滑精 諸肝損肝馬肝尤
能殺人 諸血損血敗陽 六畜脾一生不可食
經要與肺痿心陽
味部

鹽

鹽品甚多海鹽取海水煎煉而成今山東兩淮等
處所出是也池鹽取河東安邑西夏州今四州雲南
所出是也池鹽取河東安邑西夏州今四州雲南
則宿夕成鹽滿畦彼人謂之種鹽最為精好并州起
河北所出皆鹹鹽也刻取鹹士煎煉而成階成海

川所出皆崖鹽也生于土崖之間狀如白礬亦
生鹽此五種皆食鹽也上供國課下供民食周禮
云鹽人掌鹽之政供其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
其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
池其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
海及井并煮鹽而成者其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
鹽或及井并煮鹽而成者其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
也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
藥中音鹽一餉拌成者或云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
今寧夏近涼州地產紅井所出四方明鑒有青赤二
樹即張掖地也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
青赤二色者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
鹽皆名之陰味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
坂鹽之陰味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
鹽味甘即我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醢其醢
氣味鹹微辛寒無毒主滋五味解毒涼血潤燥定

類物

金

痛止痒吐一切時氣風熱痰飲關格諸病多食傷
肺喜欬令人失色膚黑損筋力
發明則弘景曰五味之中惟鹽不可缺以浸魚肉
各有生性此鹽之根原也洪範水曰潤下作鹹素問
曰水下生咸此鹽之根原也洪範水曰潤下作鹹素問
潤下生咸此鹽之根原也洪範水曰潤下作鹹素問
不腥在血則血脈不凝其味鹹也夫水周流于天地之
鹹腥在血則血脈不凝其味鹹也夫水周流于天地之
色從其類走血病者用多食鹹之氣味鹹也夫水周流
辛走肺其類走血病者用多食鹹之氣味鹹也夫水周流
病入肺其類走血病者用多食鹹之氣味鹹也夫水周流
也積聚之者鹹用之者鹹走血也諸風熱病用之者鹹
血病用之者鹹走血也諸風熱病用之者鹹走血也諸風
治積聚之者鹹用之者鹹走血也諸風熱病用之者鹹

醬

也大小便閉用之者鹹能下也骨病齒痛用之能
豆腐與此同義諸毒及
或傷用之者取其解毒也

起醬有大麥小麥麵之屬豆醬有大豆豌豆之屬
油以屬大麥麵二斤解拌勻一斗篩下起熟水浸半日同煮
切以屬大麥麵二斤解拌勻一斗篩下起熟水浸半日同煮
晒成黑甜而中清入小麥麵三斤起熟水浸半日同煮
卷成黃甜而中清入小麥麵三斤起熟水浸半日同煮
之麵三斤起熟水浸半日同煮
鹽三斤起熟水浸半日同煮
成粉一斗入水二斗起熟水浸半日同煮
入鹽五斗入水二斗起熟水浸半日同煮
蒸軟五斗入水二斗起熟水浸半日同煮
過蒸軟五斗入水二斗起熟水浸半日同煮

醋

解

之豆油法用大豆三斗水煮糜以起二十四粒拌
收成黃每十粒入鹽八粒水煎以起二十四粒拌
次取以純豆者佳豆起合者次之純豆起者又
氣味鹹甘冷利無毒主除熱止煩滿殺一切魚肉
菜蕈及湯火蛇蜂蟻等毒又中砒毒調水服即

一謂之醃以有苦味俗呼苦酒古方多用
米醋麥醋米醋三伏時用米一斗淘淨蒸飯和勻入甕
會黃酒過密封暖處三七日成矣大麥醋和勻入甕
以水浸過密封暖處三七日成矣大麥醋和勻入甕
愈良米醋諸物皆可為醋止可調味不堪入藥
及糟糠諸物皆可為醋止可調味不堪入藥

氣味酸苦溫無毒主消癰腫散水氣殺惡毒及

切魚肉菜毒又治產後血暈小兒口瘡

發明陳藏器曰多食傷筋骨損顏色亦損胃不益

諸醋最入能發諸藥不可同食飽食與米醋比

亦炭火醋氣為佳酸益血也
炭取其收而不散之義服

豆豉

諸大豆皆可為之以黑豆者入藥有淡豉鹹豉治
造法不用淡豉汁及鹹者各隨方法今人用充食品
滷乾不熟取出攤席上候微溫蒿覆候黃衣上宿
一月乃成過午熟加生薑五兩或用薑絲椒橘紫蘇
不可太過取熟攤席上候微溫蒿覆候黃衣上宿
造法不用淡豉汁及鹹者各隨方法今人用充食品

氣味鹹甘寒無毒主解煩熱熱毒寒熱虛勞調中
發汗通關節殺腥氣傷寒鼻塞

淡豆豉下氣調中治傷寒溫毒發癰腫逆

發明蘇頌曰古今方書用豉治病最多凡得時氣

珍口即豆性平微熱則溫之取汗往便瘧也等時

得惡則豉汗得微熱則溫之取汗往便瘧也等時

止汗亦麻黃根節之義也

豆腐

法始于漢淮南王劉安凡黑豆黃豆白豆豉豆綠
豆之類皆可為之造法水浸破碎濾去滓煎成以

子 156—127

疾祛

氣味苦甘微寒無毒主下氣消食清頭目利小便

去痰熱止渴令人少睡解酒食炙痔毒神農妙煎

飲治熱毒赤白痢同苦薤白煎飲止頭痛本外

濃煎吐風熱痰涎目網

發明陳藏器曰茶性苦寒久飲令人瘦去人脂使

珍曰茶苦而寒陰中之無冷則聚痰空腹最忌李時

為百病火降則上清矣然火有虛實若少壯胃健

食之人心脾胃則火多盛故與茶相宜又兼解酒飲

之既久則傷人神思傷元氣時損傷若虛弱之人飲

弱之類內傷人生日用其弊者往皆習俗

移人自不覺爾按唐右補闕母吳茶序稱滯消壅

一日之功利暫佳瘕瘕損右補闕母吳茶序稱滯消壅

賦世間茶力無患則不謂茶災又東坡茶說除煩去

漱口既下煩膩而脾胃不滯且苦能堅齒消痰亦不

幸用中茶其仙者亦不常有問數日一啜亦不

土為茶者忌飲茶

酒名甚多造法不一為上稷為中粟為下惟專

入香佳飲金華酒古蘭陵也李太白詩蘭陵美酒鬱金

氣味苦甘辛大熱有毒主行藥勢殺百邪惡毒氣

錄別通血脈厚腸胃潤皮膚散淫氣消憂發怒宣言

暢意拾遺和血養氣暖胃辟寒發痰動火解馬肉

桐油毒丹石發動諸病熱飲之甚良細

發明陳藏器曰酒忌諸甜物合乳飲令人氣結

大風同牛肉食之生熱後因食酒下

能引石藥氣入骨四肢痛風則為癰疽不可長酒飲

成痛神損毒軟筋骨醉臥常痛內熱成癰疽不可長酒飲

引之辛者能散行一苦者能下之至甘者能居熱中而後用酒味

熱小引之辛者能散行一苦者能下之至甘者能居熱中而後用酒味

有使而連下也古人之表至甘者能居熱中而後用酒味

類如以鳥頭砒霜桂石灰蜜灰

名類以增其氣味宜不傷中和酒藥銜而天夫人

奇耶後食芥及辣物緩人筋骨飲茶傷腎臟腰脚

痺諸疾一切毒藥用酒得者難治

燒酒

一名火酒其法創自元時用濃酒和糟入甑蒸令

氣上以糯米或黍或秫或大麥蒸熟和麴釀也

中七日以糯蒸取其清如水味極濃烈登酒露也

氣味辛甘大熱有大毒主消冷積寒氣燥溼痰開

鬱結止水泄治霍亂瘧疾噎膈心腹冷痛陰毒欲

死殺蟲辟瘴利小便堅大便洗赤目腫痛有效

糟

升陽發散其氣燥熱勝法能開脾胃而消
沉積通膈噎而散痰飲治泄瀉而止冷痛也
入肺和飲之則抑使下行通調水道而小便
白熱能燥金耗血大腸受形故令大便燥結
蘇同飲即生痔也遇飲則腸腐胃令燥結與
死善攝生者宜戒之其毒中崇真宮道士
可解飲燒酒後忌近火成其毒中崇真宮
藥尚賢飲燒酒後忌近火成其毒中崇真宮

糯米黍麥皆可蒸釀酒醋熬糖餹化少鹽收之
糟類物
無味不敗用三伏造者良

酒糟氣味甘辛無毒主溫中消食殺魚腥去采毒
潤皮膚調臟腑
類物

蛇咬蜂叮毒

發明李時珍曰酒糟有功按許叔微本艸云治經止

折傷筋痛不可忍者用生地黃一筋藏食薑糟

一筋藏食薑糟一物入赤小豆末和勻卷

于斷傷處以杉片或白桐片夾之候三日即愈

醋糟氣味酸微寒無毒治氣滯風壅手背脚膝痛

炒熟布裹熨之三兩換當愈

乾陽糟氣味甘溫無毒治反胃吐食暖脾胃化飲

食益氣緩中

發明李時珍曰錫以藥成暖而消導故其糟

花椒

秦地所產者名秦椒樹似茱萸而小有針刺葉堅

而滑澤味辛香四月生細花五月結實如小

椒目而黑也生蜀中者名川椒味短其目亦不

名漢椒味黑其子如黑如土人謂之厚皮椒腹中

白氣味濃其子如黑如土人謂之厚皮椒腹中

椒子雖光黑其子如黑如土人謂之厚皮椒腹中

紙鋪地以上用秦椒覆之若取用及口者炒熟

取其實蔓延繁多以椒塗室亦取其溫煖

氣味辛溫有毒主除風邪氣溫中散寒除溼解鬱

結消宿食通三焦溫脾胃堅齒明目補右腎命門

殺蛇蟲止泄瀉

發明名醫別錄云大熱多食令人乏氣喘促口閉

椒屬火性熱人久食之無不發其毒也○得鹽味佳中

水中毒者涼水

其仁煎解之

胡椒李時珍云胡椒因其辛辣似椒故得椒名實非椒

也蔓生附樹及依棚引之葉如扁豆山藥正

子亦無核生青熟紅乾時乃皺青者更辣

氣味辛熱無毒主下氣溫中去胃中寒痰除臟腑

中風冷殺一切魚肉鱉蕈毒本暖腸胃除寒溼反

胃虛脹冷積陰毒牙齒浮熱作痛

發明朱震亨曰胡椒屬火而性燥食之快膈積久
齒痛必用胡椒葉大傷火而性燥食之快膈積久
胡椒辛熱純陽之物走氣助火傷陰受其害有
寒濕者宜之熱病入食之動火傷陰受其害有
目病者食之便中人濕病咽口齒者亦忌陸
云竹葉成山椒比大如小指頭上尖下平正
而不可食此即今番椒大如小指頭上尖下平正
赤胡非也即今番椒大如小指頭上尖下平正
胡椒非也即今番椒大如小指頭上尖下平正

懷香

俗呼茴香生苗依葉肥莖細葉五六月開花如蛇
床花而色黃結子大如麥粒輕而有細稜俗呼為
大茴香今惟以子大者實大者實大者實大者實
小茴香自番舶來者實大者實大者實大者實
一核大如豆黃褐色有仁味更甜俗
呼八角茴香形色迥別氣味相同

氣味苦辛無毒主開胃下氣調中止痛暖丹田治

膀胱胃間冷氣腎勞癰疽陰疼破一切臭氣

發明甄權曰茴香得酒良妙黃用車時珍曰小茴
天茴香性平理氣開胃要月祛風辟臭食料宜之

食傷日發瘡食料不宜過用

葶藶

花類此床其子簇生狀如蛇床子而短色褐
而氣辛臭不及茴香善滋食味之無損

氣味辛溫無毒主健脾開胃溫腸治腎氣殺魚肉

毒

胡麻油即脂麻油臘月收
者最良俗呼香油

氣味甘微寒無毒潤燥涼血利大腸解熱毒食毒

傳惡瘡疥癬殺一切蟲陳油煎膏生肌長肉止痛

消癰腫補皮裂

發明李時珍曰張華博物志言積油滿百石則自
星是油與火同性矣蓋以煎煉食物尤能動火生
痰但生用之則有潤燥解毒止痛消腫之功希

瀉者不宜食熱者過寒多食發冷疾反損逐日熱用不
可過宿若經宿則火性反後能助熱動氣也口按

蔣說云素食臨老多致痰火泄瀉凡脂麻油一舐
用紅棗四十枚錫瓶內調治疏菜終身可無二

糖化為度冷時收貯瓶內調治疏菜終身可無二

疾病

豆油

豆油

氣味辛甘熱微毒主烹調食物塗瘡疥多食困脾

發臟腑渴

菜油

氣味辛溫無毒治癰腫瘡毒燃燈甚明塗頭黑髮

調治食物不及香油

棉花子油

氣味辛熱微毒治惡瘡疥癬燃燈損目

桐油

桐樹有青桐葉皮青似梧而無子白桐一
名掛桐葉作琴瑟其葉大而有角長而
寸餘花後葉子似輕虛如榆葉其狀如
裂縫而性緊似桐而皮青不其木無節
生隨風飄揚似桐而皮青不其木無節
墜下如絮其葉長三寸許五六片合成
胡其皮嫩妙食味如菱茨晚春生華早
此即月令所載明花並類而有二子或
往桐實大而圓實中有人多子或四子
紫其肉白而味甘而人多子或四子大
入漆家及船用人多子或四子大如鼓
面者及船用人多子或四子大如鼓
為真

氣味甘微辛寒有大毒主摩疥癬瘡傳惡瘡塗

類物

生

翎掃入喉內取吐即效又塗一切惡瘡疥癬

魚油

氣味甘溫有小毒治癰疾塗牛犬疥立愈點燈膏

人目和石灰船良

人乳

方家隱其名謂之仙人酒蓋乳乃陰血所化生于
脾胃攝于衛任未受孕則下為乳汁此造化自然
而養胎已產則亦變為白乳上為乳汁此造化自然
之妙也服乳歌云仙家酒上為乳汁此造化自然
斗五符釀出真醪不離人間處一升餘返老
還童天賦下重樓潤枯朽清展能飲一升餘返老
壯久

類物

生

脛瘡湯火傷吐風痰喉痺及一切諸疾以水和油
掃入喉中探吐或以子研末吹入喉中取吐又點
燈燒銅筋頭烙風熱爛眼效燃燈能損目光

李時珍曰桐油
吐人得酒即解

桐油

氣味甘涼無毒主塗頭變白為黑塗一切腫毒瘡

疥服之令人下利去陰下水氣

燈窩油

氣味辛苦有毒治一切急病中風喉痺痰厥用鵝

牛乳

氣味甘微寒無毒主補虛羸止渴養心肺解熱毒

氣味甘平無毒主補五臟令人肥白悅澤
發明神效醫通云服人乳大能益心氣補腦止
定性其入和治風火飲食必淡其乳宜平時珍
酒食辛或有大病飲其乳必熱凡服乳須人暴
曝為粉入藥尤佳性清首生男兒無病如婦人
而稠者佳若色黃赤清而腥穢者不飲之病最
有孕之乳謂之老乳小兒飲之成疳疳者常服
有也漢張蒼年無小兒飲之成疳疳者常服
百歲餘身肥壯如蘇南史無齒何之積年病飲
婦人乳而瘦如蘇南史無齒何之積年病飲
虛有熱燥渴不思食脾虛不磨食並不宜服
不榮及胃弱不思食脾虛不磨食並不宜服

潤皮膚別錄治反胃熱噦補益勞損潤大腸治氣痢

除痘黃老人煮粥甚宜

發明蘇恭曰黃牛乳性平凡取乳水牛最佳作酪

酸物凡腹中痰結患冷氣人忌之食即生魚

時飲之並服四物湯為上策不可用人乳人乳

七情之火也

猪乳

氣味甘鹹寒無毒治小兒驚癇三手大人猪鷄癇

病

發明張煥云小兒初生無乳乳代之出胎驚

以猪乳滴之最佳

羊乳

氣味甘溫無毒主補寒冷虛乏潤心肺治消渴

發明李時珍曰乳以白羊者佳丹溪言及胃人

馬乳

氣味甘冷無毒主止渴治熱作酪性溫飲之消肉

發明漢時以馬乳造為置桐馬之官謂桐撞

乳腐

俗名乳餅諸乳皆可造惟以牛乳者為勝水牛乳

結成入釜煎五沸水解珍曰造乳餅法以牛乳一斗

氣味甘微寒無毒主潤五臟解熱毒利大小便益

十二經脉

酥一名酥油牛羊馬乳皆可作牛乳者濃厚味勝

酥乃作之浮面所成今人多以羊酪也李時珍曰

待而造法以浮面所成今人多以羊酪也李時珍曰

油冠與皮取皮再入鍋內煎二三次入油內成酥

者為酥熱之即出不可不重入

不宜于血熱枯燥之入其功

氣味甘微寒無毒主益心肺補五臟除胸中客熱

利大腸治口瘡錄別益虛勞潤臟腑澤肌膚和血脉

止急痛治諸瘡溫酒化服良

發明李時珍曰酥本乳液潤燥調營與血同功按

毛孔間也綺希雍曰凡一切藥用酥炙者取其潤

燥之能益精補血脈又有一切藥用酥炙者取其潤

之功凡入藥以微火溶化後用之良

壽世秘典卷五

集方小序

方書從來尚矣。先正有言：不得為良，相當為良醫。仁人君子之用心固如此也。是以名公鉅儒動有述焉。然劑重者非簡品，奇者非易。非簡則倉猝莫辨，非易則貧者艱得。方雖良，力有不能；勢有不及，能濟矣，未能普也。昔廬陵彭用光集簡易普濟良方，最為善。竊取其意於先哲名論及古雜記所載驗方，彙為一編，庶

忘施可魯

為集方

典目

天柱丁其譽識

內科諸症

外科諸症

損傷

刀刃傷

金鋸竹木傷

諸刺入肉

諸骨哽咽

誤吞諸物

杖瘡

湯火傷

人咬傷

諸獸傷

諸蟲傷

諸蟲入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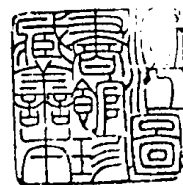
諸毒

蠱毒

五絕

辟穰疫氣

集方



中風

中風之病古方冠諸方首以其爲人之大病也夫風乃六淫中之一天之邪氣自外而入者也嚴用和云人之元氣強壯榮衛和平腠理緻密外邪焉能爲害或因七情飲食勞役致真氣先虛榮衛空疎邪氣乘虛而入故致此疾古人用藥皆是發散表

集方

邪通行經絡之劑以其自表而入亦當自表而出也須分所挾有寒熱溫涼之異受邪有臟腑經絡之殊蓋病邪有虛有實難一槩論不可便以苦寒之藥妄下龍麝硃砂牛黃諸鎮墜之藥恐引風入骨髓如油入燄莫之能出若中臟痰涎昏冒煩熱者宜用之下痰鎮墜清神如小便少亦不可以藥利之若利之使榮衛枯竭無以制火煩熱愈甚當使熱退汗止小便自行也

發明云風中血脉者病在牛表牛裏口眼喎斜牛身

作痛中腑者其病在表著四肢故肢節廢脈浮惡風拘急不仁中臟者其病在裏多滯九竅故唇吻不收二便閉結不能言口吐涎沫則性命危凡治莫如調氣養血治痰諸法然此可扶持疾病若收全功火艾爲良也

凡中風不省人事牙關緊急用細辛生半夏皂角爲末吹入鼻內有嚏可治無嚏不治最要分別閉與脫二證明白如牙關緊閉兩手握固卽是閉證用三生之飲之類開之若口開心絕手撒脾絕眼合

集方

肝絕遺尿腎絕聲如鼾睡肺絕卽是脫證更有吐沫直視搖頭上竅面赤如粧汗出如珠皆脫絕之證宜大劑理中湯灌之及灸臍下雖曰不治亦可救十中之一若誤服蘇合香丸牛黃至寶丹之類卽不可救矣

折肱漫錄云凡卒中之症醫者先進牛黃清心丸次用祛風化痰之劑絕無一効及閱立齋醫案治卒中昏憤口眼喎斜痰氣上湧咽喉有聲六脈沉伏此真氣虛而風邪所乘以三生飲一兩加人參一

兩煎服卽甦卽五不治症用之亦有得生者夫前飲乃行經絡治寒痰之藥有斬關奪旗之功必用人參兩許駕驅其邪而補助真氣否則無益觀先哲用芪附參附等湯其義可見若牛黃丸乃香散通經之藥單服則真氣愈散矣亦宜用人參兩許煎服方効又有虛火衝逆熱痰壅塞以致昏憤顛仆者狀類中風附子恐非所宜薛立齋謂是元氣虛火挾痰而作急灌童便神思漸爽用十全大補湯調治可安

集方

三

王節齋云凡中風偏枯麻木症之痰必用南星半夏立齋云先用前藥清其痰卽用六君子之類扶其胃氣痰自不生若槩用風藥耗其陽氣而絕陰血之源適足以成其風益其病耳

王肯堂筆塵云每見時醫治中風初用八味順氣散多不得效已而用二陳四物加膽星天麻之類自謂穩當之極可以奏功而亦竟無一驗何也蓋妄以南星半夏爲化痰之藥當歸川芎爲生血之劑而泥於成方變通無法故也正不知通血脉助真

元非大劑人參不可而有痰者惟宜竹瀝少加薑汁佐之不宜輕用燥劑至於歸地甘粘能滯脾氣使脾精不運何以能愈癰緩豈若人參出陽入陰少則留多則宣無所不達哉其能通血脉雖明載本草人誰信之

王安道曰人有卒暴僵仆或偏枯或四肢不舉或不知人世以中風呼之方書亦以中風治之不知因於風者真中風也因火因氣因於溼者類中風而非中風也不可以因火因氣因溼之證與中風同

集方

四

治則真偽不分

許學士云世言氣中者雖不見于方書然暴怒傷陰暴喜傷陽故憂愁不已氣多厥逆涎潮唇塞牙關緊急極與中風相似若作中風誤治多致殺人經云無故而瘡脉不至者雖不治自己謂氣暴逆也氣復自愈

王肯堂云中氣與中風相似但風中身溫且多痰涎氣中身冷而無痰涎風中脉浮應人迎氣中脉沉應氣口以氣藥治風猶可以風藥治氣則不可

凡男子婦人涎潮於心卒然中倒當即時扶入暖室中正坐醋炭熏之令醋氣衝入口鼻內良久其涎潮聚於心者自收歸舊經者即醒重者亦省人事唯不可喫一滴湯水如喫湯水則其涎永繫於心絡不能去必成廢人

肥人多中氣盛于外而虧于內也人肥必氣急而肺

盛肺金尅肝木故痰盛治法以理氣爲急

寶鑑云凡人初覺手指麻木或不用者三年內有中風之患宜預防之當養氣血節飲食戒七情遠悖

幘可也

折肱漫錄云指麻當防中風預防之法有言宜祛風化痰者可服搜風天麻二丸出乾坤生意諸方其說大謬有言宜順氣活血者謂氣行則痰自消血活則風自滅其言近理惟薛立齋謂指麻是脾氣不能周真確論也。又不加意調攝以致虛而又虛故忽有中風之症若認因風而得麻專預餌祛風燥溼之劑以防之真所謂招風取中矣蓋搜風等丸多殘賊脾胃之藥不可輕服凡人脾氣不傷雖

病可療若脾元一敗虛扁却走乾。坤生意等書悞人不淺。肌肉端動方書亦指爲風薛立齋獨主氣血虛熱但補氣血不作風治故不受其害此論高

三生飲 治卒中昏不知人口眼喎斜半身不遂并

痰厥

南星 生用 川烏 去皮生 附子 錢五 木香 二錢

右每服五錢薑七片水煎服

附子理中湯

人參 附子 乾薑 甘草 炒

白朮

右各等分水煎服

滌痰湯 治中風不語

天南星 薑製 石菖蒲 人參 錢各一 半夏 二錢

枳實 炒 茯苓 橘紅 錢各一 竹茹 六分

甘草

右薑五片水煎服

中風痰厥氣厥中惡一切急病咽喉不通及牙關緊

閉

巴豆研爛，紙包壓取油，作燃點燈吹滅，熏鼻中。或用熱煙刺入喉內，即時出涎，或惡血便，時珍。天南星生研，同薑汁或冰片擦之，自開名開關散。晉濟方白礬鹽研末，擦之，或取梅肉指擦牙，齦涎出。自開集簡方

中風痰厥四肢不收，氣閉膈塞

白礬一兩，皂角五錢，為末，每用一錢，薑湯調灌吐。痰為度，待醒後，用藥調治。名急救稀涎散。陳師古方半夏明礬等分為末，薑湯調下，即吐可治。良方救急

集簡方

中風不語

取龜尿少許，點舌，神效。集簡方

中風失音

肉桂著舌下，嚥汁，或用桂末三錢，水煎服，取汗，金。

陳皮五錢，水煎徐呷。端効方

槐花尾上炒香，頻嚥咽之，使喉中常有味，久久聲。

自出。危氏得効方

搥梨汁頻飲之。食療本草

蠶桑炒去絲，研末酒調服。廣利方

韭菜搥汁服。適用方

蘿蔔生搥汁入薑汁同服。普濟方

中風口眼喎邪

先燒皂角熏之以逐邪，邪次燒乳香熏之以順其

血脉。證治要訣

新石灰醋炒調如泥，左塗右，右塗左，立便牽正。義衍

用鱖魚血尾上取之，同麝香少許，左喎塗右，右喎

集簡方

塗左，正即洗去。湖集簡方

皂角五兩，去皮為末，陳醋調，左喎塗右，右喎塗左。

乾更上之。外臺秘要

蓖麻子仁搥膏，左貼右，右貼左，即正。外臺秘要

天南星生研，薑汁調之，左貼右，右貼左。仁存方

巴豆七枚，去皮研爛，左喎塗右手心，右喎塗左手

心，仍將熱水一碗，安手心中，須臾便正，洗去頻頻

抽扯手中指，更好。壽域神方

辛厥

王肯堂云今人以忽然昏暈不省人事為厥又有涎潮如拽鋸聲在咽中為痰厥先宜吐之隨用導痰湯多加竹瀝少加薑汁暴怒氣逆而昏暈者為氣厥宜八味順氣散手足搖擗為風厥宜三化湯因酒而得為酒厥宜二陳湯加乾葛青皮陳無擇云臟氣相刑或與外邪相忤則氣遏不行閉于經絡諸脈匿伏昏不知人至為尸厥今世俗多作風治鮮不致斃

集方

九

玉機微義云大抵六經之厥皆素多痰氣因虛所乘之為病也惟有輕重之殊爾如成無已証傷寒論云厥者手足冷也四逆者四肢不順也邪在三陽則手足必熱傳到三陰則手足厥冷厥者逆也而有陰陽之殊熱極而成厥逆者陽極似陰也寒極而成厥逆者獨陰無陽也陽極似陰用寒藥獨陰無陽用熱藥不可不辨陰厥者身涼不渴脈遲細渴難安身熱而脈數手足雖冷不過肘陽厥者煩不過肘也因氣虛血虛者多辛中暴厥口噤挾不開者不可進藥急以生半夏為

末吹入鼻中或用細辛皂角菖蒲為末吹入得嚏

則甦若口開手撒遺尿者虛極而陽暴脫也速用

大料參芪接補之及臍下大艾灸之

導痰湯

半夏三錢錢天南星炮去枳實炒赤茯苓

橘紅各七分甘草二分

右薑五片煎八分食後溫服

八味順氣散

白朮 白茯苓 青皮 白芷

集方

十

陳皮 烏藥 人參各二錢 甘草炙五錢

右每服六錢水煎溫服

三化湯

厚朴薑製 大黃 枳實炒 羌活

右各等分每服三兩水煎服至微利則止

二陳湯

半夏 陳皮去白 白茯苓各三錢 甘草一錢

右薑三片水煎服

脫陽危證四肢厥冷不省人事或病後行房小腹急痛氣喘汗出頭暈不救

先以葱白炒熱熨臍後以葱白二七莖搗爛酒煮
灌之陽氣即回華佗方

陰毒腹痛厥逆唇青卵縮六脉欲絕

葱白搗爛炒熱熨臍下冷則易良久熱氣透入手

足溫有汗即瘥次用薑附湯若熨而手足不溫不

可治朱肱活人書

薑附湯

附子一箇重一兩切厚八片乾薑按溼白朮扶氣攻木香

右每服三錢水煎服加者另入三分之一

集方

陰症又方

葱八兩麥麩一升食鹽二兩乾薑四兩

水拌勻炒極熱用青布包緊熨臍上稍冷炒熱再

熨以手足暖至有脉為度

黑砂糖半碗乾薑煎湯調服即愈

凡中風中暑中氣中毒中惡乾霍亂一切卒暴之病

用薑汁與童便服立可解散蓋薑能開痰下氣童

便降火也方廣心法附錄

癰痢

內經言癰而不言痢古方以癰痢併言或言風癰或

言風痢或言癰狂所指不一蓋痢病歸於五臟癰

病屬之於心又痢與瘕略相類而實不同其病發

身軟時醒者謂之痢身強直反張如弓不時醒者

謂之瘕痢病隨其疾之潮作故有時而醒瘕病比

痢為甚而有挾虛者故因其昏冒而遂致亡者多

矣按瘕病發作則通身戰掉皆因氣虛挾痰火所

致若候認為風而用風藥風能勝淫是不足中

損也三因云別錄有五痢之證一口馬痢作馬嘶鳴以

馬嘶牛手少陰君火主之其病生于心二曰羊痢

作羊叫聲以羊屬未足太陰土主之應于脾三

曰雞痢作雞叫聲以雞屬酉足陽明金主之應

于胃四曰猪痢作猪叫聲以猪屬亥手厥陰心

絡主之應于右腎五曰牛痢作牛吼聲以牛屬丑

應于太陰濕土主之應于脾此五痢應于五畜五畜

應于五臟者也發則旋帶痢倒口眼相引目睛上

乃與各隨所感施以治法

千金方云病先身熱掣瘕驚啼喚而後發痢脉浮者

為陽痢病在六腑外在肌膚猶易治病先身冷不

驚掣不啼呼而病發時脉沉者為陰痢病在五臟

內在骨髓難治按此論痢之陰陽乃表裏臟腑淺

熱所作而得其傷于陽分在表而淺則曰陽癇故云易治其傷于陰分入裏而深則曰陰癇故云難治

治

癲屬陰狂屬陽癲多喜而狂多怒大率多因痰結于心胸間治當鎮心神開痰結亦有中邪而成此疾則以治邪法治之針大拇指甲下即止

神應丹 治諸癇

辰砂不拘多少研極細水飛過以猪心血和之蒸餅裹劑蒸熟取出凡如桐子大每食後服一九人

集方

十一

參湯下一方加雄黃一兩白附子一箇共為丸梧子大別用硃砂為衣每三九人參當蒲湯下

又方 治五癲五癇無問陰陽冷熱

鉛丹明礬各二兩為末用磚鑿一窠可容二兩許

先鋪丹在下次鋪礬在上以炭五斤煨令炭盡取出細研以不下水猪心血為丸如綠豆大每服十

九至二十九橘皮湯下

王氏傳

寧神化痰湯 治男婦因氣惱或遇事受驚神出舍空痰留心竅心神不明妄言叫呼奔走失志等疾

南星

半夏

橘紅

赤茯苓

桔梗

枳殼

甘草

香附

烏藥

人參

當歸

茯神

皂角

少許

右各等分生薑七片水煎服

失心顛狂

真鬱金 七兩 明礬 三兩

右為末薄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白湯下

李時珍云有婦人顛狂十年至人投此初服心胸間有物脫去神氣漸然再服而愈此驚痰血結聚心竅所致鬱金入心去惡血明礬化痰煩痰故也○鬱金其苗如薑其根大小如指頭長者寸許體

集方

十四

狀外黃內赤者真

桃花陰乾為末每溫酒服一合

綱目

李時珍云蘇鶚杜陽編載范純佑女喪夫發狂閉之室中夜斷絕糧登桃樹上食桃花幾盡及旦家人接下自是遂愈珍按此亦驚驚傷肝痰夾敗血逐致發狂得桃花利痰飲散滯血而愈

石菖蒲為末猪心湯日服

普濟方

蠶退燒灰酒服

千金方

明礬細茶各等分為末煉蜜丸梧子大每三十九

茶清下久服其痰隨小便出

仁術

假猪肉煮熟切膾和醬食或羹粥炒任服之

食積

驚風不醒

白鳥骨雄雞血抹唇上即醒醫學集成

驚入心絡瘡不能言

蘇陀僧末一匙茶調服即愈瀕湖易洪邁彙堅志云昔有人伐薪為狼所逐而得是疾或授此方而愈又一軍校采藤逢惡蛇病此亦用僧之而愈此乃驚則氣亂塞院

外感內傷總論

王機微美云外感風寒六淫客邪皆有餘之病當瀉

不當補飲食失節勞役所傷中氣不足之病當補

不當瀉醫者皆以內傷之證認作外感風寒有餘

客邪之病重瀉其表使榮衛之氣外感枉死者可

勝言哉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不可不辨

東垣辨法外感手背熱手心不熱內傷手心熱手背

不熱外感頭痛不問晝夜多兼煩躁內傷亦有頭

痛發熱時作時止但身不疼此內外證之不同也

林方

大抵內傷飲食者必惡食心口按之必刺痛外感風寒者不惡食審係傷元氣雖有百症但用補中益氣湯自愈其屬外感者主以補養佐以解散其邪自退若外邪既退即補中益氣以實其表若表虧損脾胃皆致難治

外感

李念義云冬三月發者名正傷寒伏而不發至春始

發名曰溫病春猶不發至夏始發名曰熱病總是

冬令之寒隨時令而更名也傷寒病緒多端其要

在脈證與理而已脈證者表裏陰陽虛實寒熱也

理者知其常通其變也經云未滿三日其邪在表

汗之而愈滿三日者其邪在裏下之而愈此特道
其常耳須知脉大浮數在表可汗脉實沉數在裏
可下日數雖多有表證者必汗日數雖少有裏證
者必下茅當以表裏為辨不可以日數為拘也至
虛實二字尤為綱領正氣實者雖感大邪其病亦
輕正氣虛者雖感微邪其病亦病氣實而病者攻
之即愈雖不服藥經盡即安不足慮也所可慮者
惟挾虛耳奈何庸淺之輩不分虛實但遇傷寒動
手便攻實症逢之自可取效虛而攻之無不死者

集方

十七

緊曰傷寒無補法誤之甚矣獨不觀仲景立三百
九十七法而治虛寒者一百有奇垂一百一十三
方而用人參桂附者八十有奇東垣丹溪節庵有
補中益氣回陽返本溫經益元等湯未嘗不補也
特不可謬投于不虛之證耳而緊謂傷寒無補法
可乎

陳鍾盛云傷寒一症仲景立法在表發汗在中和解
在裏攻下隨其所在而驅散之不過使邪熱退而
正氣復行也初起一二日頭痛發熱骨痛眼睛痛

羌活中和湯十味芍蘇散主之不可汗下宜和解
小柴胡湯渴者去半夏加枯樓根熱盛去人參加
麥冬知母枯樓根若四五日七八日不解則在手
因證施治非局方之所可泥也

傷寒表證已解邪結于裏大便閉小便短赤宜小承
氣湯調胃承氣湯下之邪結不焦少腹堅痛始用
大承氣湯下之

羌活中和湯

羌活

防風

蒼朮

黃芩

集方

十八

川芎

白芷

各一錢

柴胡

石膏

各二錢

細辛

甘草

各五分

渴加知母

一錢

右薑三片葱五根水煎服

十味芍蘇飲

川芎

蘇葉

茯苓

陳皮

乾葛

各八分

柴胡

二錢

半錢

桔梗

枳殼

各六分

甘草

五分

右薑三片水煎食前服

小柴胡湯

柴胡 三錢 黃芩 八分 半夏 各一錢

甘草 五分

右薑三片棗一枚水煎熱服

大柴胡湯

柴胡 二錢 黃芩 一錢 芍藥 各一錢 枳實 四分 半夏 八分

大黃 七分 枳實 四分

右薑棗同前水煎服

小承氣湯

大黃 五錢 厚朴 一錢 枳實 二錢

集方

九

右水煎熱服

大承氣湯

大黃 五錢 芒硝 二錢 厚朴 一錢 枳實 二錢

右水二鍾先煎厚朴枳實至鍾半後入硝黃煎至

一鍾熱服去厚朴枳實加甘草名調胃承氣湯

治一切傷食感冒等症

陳皮 二錢 山楂 生薑 各三錢 葱頭 七箇

右水煎熱服出汗即愈

治一切寒傷不問陰陽輕重男女孕婦皆可服

連鬚蔥白半斤生薑二兩水煮溫服取汗即愈

連皮核桃肉三箇連皮生薑一大塊連根蔥頭七

顆六安茶一撮同搗爛滾湯泡一二碗熱服覆衣

取汗

脂麻炒焦乘熱搗酒飲之暖臥取微汗出良

用水七盞燒鍋令亦投水于內取起再燒再投如

此七次名百沸湯乘熱飲一盞以衣被覆頭取汗

神效

集方

二

張從正云凡傷寒傷風傷食傷酒初起無藥飲

百沸湯碗許或酸薑汁亦可手揉壯再飲再揉

患風汗出則已李時珍曰朱真入靈驗篇云有良

久以華蓋之汗出而愈此坑內解衣以熱湯淋之良

之法也予嘗推此意治寒瘧加艾煎湯治風虛加

五加皮煎湯速也

以火燒地令熱布挑葉于上安席上臥之溫覆汗

出栢葉麥蘖蚕沙皆可如此法用陳廩丘

南史范雲初為陳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

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台徐文伯診視以

實惡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欲便獲愈易改恐

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文伯曰

汗解翌日有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

卒果

成無已云傷寒邪氣在表未應下而強下之邪氣乘虛結于心下實者硬滿而痛為結胸虛者滿而不痛為虛痞蓋結胸是實邪太小陷胸湯主之痞是虛邪須半夏瀉心湯可也

王機微義云按痞之為病由陰伏陽蓄氣與血不運而成處心下位中央膜滿痞塞皆土之病也與脹滿有輕重之分痞則內覺痞悶而外無脹急之形脹滿則外亦有形也前人所論皆指誤下而致之

集方

王

亦有不因誤下而得之有中氣虛弱不能運化精微為痞者有飲食痰積不能施化為痞者有溼熱太甚為痞者故古方治痞用黃連黃芩枳實之苦以泄之厚朴生薑半夏之辛以散之人參白朮之甘苦溫以補之茯苓澤瀉之淡以滲之隨其病之所在以調之也既痞同溼治惟宜上下分消其氣如果有內實之證庶可畧用消導世人苦于痞塞喜行利藥以求速効暫時通快再依滋甚是皆不察夫所謂下多凶陰之意也

大陷胸湯

治少腹微滿而痛手不可按此藥極峻不可輕用

大黃四錢芒硝三錢甘草二分

右水二鍾煎一鍾入芒硝煎一二沸入甘草末服小陷胸湯

半夏三錢黃連半錢枳實二錢

右水二鍾煎一鍾服

半夏瀉心湯

半夏五錢黃連一錢黃芩乾薑

人參甘草各三錢

集方

王

右大棗十三枚水煎溫服

傷寒心胸脹滿結實硬痛

生薑一斤搗汁慢炒待潤以絹包于患處熨之冷

再以汁炒再熨良久豁然寬快陶華傷寒捷法

傷寒痞滿按之虛軟不痛

檳榔枳實等分為末每服二錢黃連煎湯下宣明方

桔梗枳殼等分水煎溫服南陽活人書

時氣煩渴

生藕汁一盞生蛋一合和勻服聖惠方

傷寒發狂煩燥

吞生雞子一枚効食鑑

苦參為末每服二錢溫水調服集効方

以醋沃熱炭其氣入鼻即愈醫方選要

用小麥奴乃麥穗上有黑徽者及梁上塵釜底黑

竈突墨等水化服彈丸大即愈名黑奴丸生國臆

取火化之類順其性而治之使之復于平常此又用藥精義一種也

時疾發黃

以酒醋浸雞子一夜吞白數枚集簡方

集方

子三

生薑時時周身擦之其黃自退一方加茵陳蒿尤

効傷寒捷法

傷寒發癰

猪膽汁苦酒各三合雞子一箇合煎三沸分服汗

出即愈張大仲方

傷寒謔語

蚯蚓泥涼水調服簡便方

舌上生胎邪在表者舌上無胎年表年裏白胎而滑

者死證也

用井水浸新青布拭淨後以生薑浸水擦之或以

薄荷為末入蜜少許刷牙擦之

傷寒呃逆不止者死脉微細呃逆胃寒也橘皮乾姜

半夏生薑湯脉洪大而呃心火上奔肺不得納耳

草瀉心湯

半夏生薑湯

半夏五錢生薑壹兩

石水煎服加甘草即甘草瀉心湯

四花青皮全者研末每服二錢白湯下醫林要

集方

子三

夾陰傷寒先因經事後感寒邪陽氣陰虛六脉沉伏

人參乾薑一兩各生附子一枚切

右水四升半煎一升頓服出身溫即愈吳毅傷寒

傷寒勞復強力持重并梳沐微

脉虛者補中益氣湯挾外證者小柴胡湯

傷寒食復新瘧胃虛食多則

腹滿脉實煩熱便秘大柴胡湯輕者二陳湯加山

查麥芽砂仁神曲消導後熱不退補中益氣湯

傷寒新愈男女交合為病頭重眼花四肢拘急小腹

絞痛手足攣痛為陰陽易病犬夫名陰易婦人名陽易

乾姜半兩為末白湯調服覆衣被汗出即愈傷寒新要

取婦人裙襠近陰處燒灰獨參湯調服方寸七日

三服男用女視女用男視張仲景方

視諸君下體得陰氣勝取其以類相從氣下感能導邪熱故主陰陽易病

蔥白搗爛苦酒一盞和服之千金方

婦人陰毛燒灰服仍以洗陰水飲之聖濟總錄

集方 二十五

王安道曰勞倦傷飲食傷二者雖與風寒有餘之病不同俱為內傷然不可混而為一難經所謂飲食勞倦則傷脾者蓋為脾主飲食而四肢亦屬脾故飲食失節勞役四肢皆能傷脾非謂二者同類而無辨也勞倦傷為不足飲食傷為有餘惟其不足故補益治之以補中益氣湯惟其有餘故消導治之以枳朮丸亦有物滯氣傷必補益消導兼行者亦有物暫滯而氣不甚傷宜消導獨行不須補益者亦有既停滯而後自化不須消導者潔古秉垣

枳朮丸之類雖曰消導固有補益之意存乎其間

其他如枳實導滯丸之類雖無補益然施之于物

暫滯氣不甚傷者可也但不宜視為通行之藥爾

傷飲食者醫多妄下使清氣下陷則濁氣不得降反

生腫脹故東垣治以補中益氣湯所以升舉其下

陷之清氣則濁氣自降不治而愈也

薛立齋論傷食不消若傷性熱之物用二陳湯加黃

連山查若傷淫麪之物用二陳湯加神麪麥芽若

傷米食用六君子湯加穀蘖傷麪食者六君子湯

集方 五

加麥蘖傷肉食者六君子湯加山查傷魚腥者六

君子倍加陳皮傷角黍炊飯者六君子湯倍加酒

麪若食已消而泄未愈者此脾胃受傷也單服六

君子湯若飲食減少或食而難化者屬脾胃虛寒

加炮薑木香其麥芽神麪雖取戊土以腐熟水穀

然麥芽消腎破血散氣神麪能消麪穀等宿食人

皆視為和易之劑殊不知性能墜胎皆剋伐之劑

不宜輕用小查消肉食疏肝氣亦去食積然有積

滯者宜食無滯者不可用脾弱人不宜混食傷脾

凡脾胃氣虛而飲食難消者必以參朮為主治而少佐以消導初服頗覺迷悶後必得漸爽若專治其食則愈消愈虛而食愈不消矣薛立齋治停食泄瀉等症必以參朮助正氣而佐以消導庶不傷元氣真為良法

白朮一兩入參五錢煎膏最能補中氣其補脾之功更大服之能令飲食大進有以白朮二斤佐陳皮八兩煎膏亦妙

王節齋云飲食過傷變為異常急暴之病人所不識

多有飲食醉飽或感風寒或者氣惱食填胸中胃氣不行忽然厥逆昏迷不省若誤作中風中氣症而用驅風解表行氣散氣之藥則胃氣重傷死在旦夕惟以生薑淡鹽湯探吐食出即愈吐後別無他證只以白朮陳皮半夏厚朴甘草之類調之經云上部有脈下部無脈法當吐不吐則死

枳朮丸

枳實炒 白朮二兩

右為末荷葉裹飯燒熟為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九

白湯送下用朮者不取其食速化但久服令人胃氣強實不復傷也海藏云本仲景枳朮湯也今潔古老人改為丸而此方又啟東垣之悟補中益氣自此始也

折肱漫錄云此方白朮雖多不能勝枳實之迅利此丸非使脾之藥或飲食停滯偶一二服則可耳

加減枳朮丸

白朮炒 枳實二兩 半夏 陳皮

山查各一兩 神麴炒 麥芽炒 香附

砂仁各五錢

律方

右為末滴水丸綠豆大每服百丸食遠薑湯下

食飽覺氣上衝心胸痞悶

水吞川椒三十顆即散上消

食鹽擦牙漱下即消心經

飽食嗜臥得穀勞病

大麥芽升 川椒炒 乾薑三兩

右搗為末每服方寸匕白湯下日三時後

又方

麥芽炒 神麴炒 白朮土炒 橘皮各一兩

右為末蒸餅九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人參湯下
集簡

凡食某物過多停滯者即燒此物成灰存性為末用
酒或陳皮湯服之即消折脹浸錄○有以酒藥燒
生酒藥者峻
膈不宜用

老人傷冷食及難化之物
生薑或紫蘇煎湯置浴盆內令病者浸湯中以手
揉胸腹氣通食化矣

痰飲

王隱君論云人或四肢游風腫硬似痛非痛或咽噎
不利咯之不出嚥之不下其痰有如破絮挑膠蜆
肉之狀或心氣冷痛或足腕酸軟腰腎骨節卒痛
似難名狀並無常處以至手麻臂痛狀若風溼或
脊上每日一條如線之寒起者或渾身習習如臥
芒刺者或連項結核狀若瘰癧或胸腹間如有二
氣交紐噎塞煩悶有如烟火上衝頭面烘熱或為
失志顛狂或中風癱瘓或心下怔忡如畏人捕或

嘔冷涎綠水黑汁喉痺等證蓋內外為病百般皆

痰飲所致

脈經云人一臂不運時復移在一臂
其脈沉細非風也必有飲在上焦
胸膈痞滿有類傷寒但頭不痛項不強為異
李念義云痰有五在脾經者名曰淫痰滑而易出在

肺經者名曰燥痰澁而難出在肝經者名曰風痰
青而多泡在心經者名曰熱痰堅而成塊在腎經
者名曰寒痰有黑點而多稀熱痰則多煩熱風痰
多成癰瘰奇證寒痰多成骨痺淫痰多倦怠軟弱

尤有因驚而得者名曰驚痰多成心痛顛疾因飲
酒而得者名曰飲痰多成脇痛臂痛因食積而得
者多成癖塊痞滿其為病狀種種難名王隱君論
中頗為詳盡當察其病形脈證則知所挾之邪隨
其表裏上下虛實以治也飲亦有五其人素感今
瘦水走腸間輒輒有聲名曰痰飲飲後水流脇下
咳唾引痛名曰懸飲飲水流于四肢當汗不汗身
體沉重名曰溢飲飲逆倚息短氣不得臥其形如
腫名曰支飲膈滿嘔吐喘咳寒熱振振惡寒身腫

集方

$$\frac{1}{1+t}$$

飲與痰不同稠濁者爲痰清稀者爲飲飲雖有五總之或緣酒後發渴多飲茶湯或暑日煩渴多飲凉水及冰因酒而得者則多溼熱因飲冷而得者則多寒溼要以燥溼健脾行水爲宗乃治法之要領也

二陳湯 見前

導痰湯 見前

潤下丸
治溼痰因火泛上停滯胸膈欬唾稠粘

礞石滾痰丸
右各取淨末蒸餅和丸桐子大每服有九白湯下
李時珍云莫強中令豐城時得疾凡食已輒胸滿
不下百方不效偶家人合橘紅湯因取嘗之似相
宜連日飲之一日忽覺胸中有物墜下大驚日燈
自汗如雨須臾腹痛下數塊如鐵彈子臭不可聞
自此胸次廓然其疾即愈蓋脾之冷積也其方
即二聖散丹溪變之爲潤下丸用治痰氣有効
石滾痰丸外有百藥煎五子

大黃酒罈 黃芩各八兩 礞石一兩 煅金 沉香五錢

右爲細末水丸桐子大白湯食後空心服三錢
顧生微論云痰不自動也因氣而動氣不自升也
 因火而升積之既久依附腸胃迴薄曲折之處以

集方

三十一

爲樓頭象曰謂之老痰幾症種種莫可名狀王隱
居見及此故用太黃爲君以開下焦行氣路黃芩爲
臣以抑上僭之虞石慄悍之性游行腸胃踵其
迴薄曲折之飛門而滌之竅者沉香之佐奔馳于中
下三焦開有白湯送下即便臥令除逐在胸膈
使然服之有不可起行言語直待藥氣除逐在胸膈
間徐徐而動作大抵服罷喉間稠粘壅塞不利者
痰滯然後動作大抵服罷喉間稠粘壅塞不利者
痰氣泛上藥力相攻故也少頃積惡物自腸胃
寧貼此藥並不洞泄大瀉但取痰積惡物自腸胃
次第而下爲

半夏水生 浸七 洗兩 南星生三 白附子生二 川烏生五 錢去

脐波

溼痰心痛

白螺螄殼洗淨燒存性研末酒服方寸七立止傳正

右為末以生絹袋盛于井水內揉出如未出者再研再揉以盡為度置磁盆中日晒夜露至曉去舊水別用井水攪又晒至來早再換新水攪春五日夏三日秋七日冬十日去水晒乾研細以糯米粉煎粥清九綠豆大薑湯下二十九如癰瘡風溫酒下小兒驚風薄荷湯下三五丸

噎塞反胃

丹溪云胃為水穀之海脾為消化之器清和則健而運行世人以痰飲嘔吐諸氣多服香熱之藥偏助氣血沸騰其始也胃液凝聚其久也脾氣耗散傳化漸遲血液衰耗胃脫乾稿稿在上者水飲可行食物難入名曰噎塞稿在下者食雖可入良久復出名曰反胃二者皆在膈間受病故通名為膈也治法調順陰陽化痰下氣陰陽平勻氣順痰下則病無由作矣

集方

三

發明云噎者六腑之所生陽也氣也塞者五臟之所主陰也血也二者皆由陰中伏火而作也王太僕曰食不得入是有火也食入反出是無火也

王機微義云按反胃之證其始或由飲食不節痰飲停滯或因七情過用脾胃內虛而作古方不察病因悉指為寒用香燥大熱之藥治之止能逐寒邪行滯氣飲食痰積豈能驅逐七情之火反熾脾胃之陰益耗是以藥助病邪日以滋痼治此疾也咽噎閉塞膈胸痞悶似屬氣滯然有服耗氣藥過多中氣不運而致者當補氣而自運大便燥結如羊

集方

三

矢似屬血熱然服通利藥過多致血液耗竭而愈結者當補血潤血而自行有因火逆上衝食不得入其脉洪大有力而數者或痰飲阻滯而脉結澀者當清痰泄熱其火自降有因脾胃久衰其脉沉細而微者當以辛香之藥溫其氣仍以益陰養胃為主之非如局方之惟務燥烈也若夫不守戒忌厚味房勞之人及年高病久元氣敗壞如羊矢口吐白沫者皆不治翻胃血虛者脉必數而無力但見沫者口中多出沫但見沫者口中多出沫但見沫者口中多出沫

張雞峰以為神思間病法當內觀靜養斯言深中病

情

橘皮半夏湯 治積氣痰痞不下飲食嘔吐不止

陳皮去白 半夏各一錢 生薑五錢

右水煎服

利膈和中湯 治膈氣食不下嘔吐

桔梗五分 白朮 半夏麴 陳皮

香附醋炒 枳實 白茯苓 厚朴 各一錢七分

蘿蔔子炒

集方

三五

右薑三片水煎服

薑汁煎方 虛而燥者宜之

薑汁 白蜜 牛酥 各五錢

百合各二兩

右入銅鍋中慢火煎如膏嘗含一匙津嚥或參湯

調下

簡易良方

藍澱和新汲水服 壽域神方

李時珍云澱石澱也其渣澄澱在下也亦作澱俗作澱今人掘地作坑以藍浸水一宿入石灰攪至

千下澱去水則青黑色亦可乾收用染青碧其攪
澱之然有石炭入服藥中宜水飛去脚如乾
用青布浸汁代之入服藥中宜水飛去脚如乾
病噎不下食物苦我年終命其徒曰吉死後可開中
胸一視有下物似魚而兩頭盡時一僧方作藍澱因
得不已戲投之諸毒味皆隨走化史一僧方作藍澱因
以少澱投之即怖懼奔走須臾化為水世傳澱水
能治噎疾卷本于此今方士以藥網水飲人治噎
殺蟲也其本于此今方士以藥網水飲人治噎

韭菜煉熟鹽醋空心嚼十次効本藥
李時珍云有一貧病噎膈食入即吐胸中刺痛
或令取韭汁入鹽梅醋少許細嚼得入漸加忍
吐稠涎數升而愈蓋韭氣味辛細嚼得入漸加忍
溫能散胃脫痰飲惡血故也

集方

三十六

荔枝燒酒浸食 圖經

蕎麥楷燒灰淋汁鍋內煎取白霜一錢入硃砂一

錢研末每酒服五分 濟生方

蘿蔔蜜煎細嚼嚥之良集簡方

白蜜滾湯調服 衛生易方

確嘴上細糠蜜丸彈子大時時含嚥亦可煎湯呷

之聖惠方

乾錫糴六兩生薑四兩二味同搗作餅或焙或晒

入炭甘草二兩同研為末每服二錢入鹽少許沸

湯煎服能利胸膈進飲食以藥成暖而消導故其
養能止吐也

韭汁二盃薑汁牛乳各一盃和勻徐徐溫服藥要

甘蔗汁一碗入生薑汁少許日三服即不吐梅師

陳橘皮四兩以日照西壁土炒香生薑一兩水煎

徐徐呷之即止便

柿餅燒灰存性酒服一錢數服即効勿以他藥

之經驗方云有今世死于反胃病至孫得一
用乾柿餅同乾飯日日食之絕不用水飲其病

愈

集方

三

雞肫內黃皮燒存性酒調服男用雌女用雄方

胡椒醋浸日乾如泥七次為末酒糊九梧子大每

服三四十九醋湯下要治

螺蛳一斗水浸取泥晒乾每服一錢火酒調下日

老薑搗汁作粥食集方

驢溺熱飲之效

張文仲傳急方言幼年患反胃每食諸物須
吏吐不能食危在旦夕忽一衛便云服驢尿
竟二合病時再服一服合食便定次日奏知宮
患之病深者七日當効

御米煮粥日日食之

年久竈中心土為末米飲服三錢王璵百

火酒一盃新汲井水一盃和服

烏骨雄雞一隻治如食法不胡荽子等半升腹內

煮食愈

蠶繭十箇煮汁烹雞子三枚食之無灰酒下日二

服或以絲絲湯煮粟米粥食

朱丹溪云絲絲湯
絲絲煮汁功同蠶繭

雪梨一箇以丁香十五粒刺入梨內漚紙包煨熟

集方

三十八

食總錄

凡反胃證得藥而愈者切不可便與粥飯惟以人參

五錢陳皮二錢老黃米一兩作湯細啜旬日之後

方可食粥倉廩未固不宜使進米粥常致不效

吞酸

內經云諸嘔吐酸皆屬于熱

玉機微義云按吐酸一證以病機言之則屬于熱以

臟腑論之則脾胃受病以內邪言之則痰飲宿食

之所為故治法熱者寒之脾胃惡溼以苦燥之有痰

飲者清之散之分利之有宿食者消之導之驅逐之局方不察斯故以噫醋吞酸醋心吐酸水之證並入于諸氣門中率用溫熱之藥豈吐酸專主于寒而無他證也或微而止為中酸俗云謂之醋心法宜溫藥散之亦猶解表之義不宜食粘滑油膩令氣鬱不通暢宜食糲食菜蔬能令氣通利也加味平胃散 治吞酸

蒼朮 陳皮 厚朴 甘草
神麴 麥芽 集方

右各等分薑三片水煎服
麴朮丸 治中脘宿食雷飲酸折心痛

神麴 炒三兩 蒼朮 一兩 陳皮 一兩

右為末生薑汁別煮神麴糊為丸薑湯送下

簡易良方

蘿蔔生嚼數片即止或生菜嚼之亦佳乾者熟者

鹽淹者皆不效 類湖集

山查水煎服 衛生易簡方

胡椒爛嚼生薑湯下立止 集驗方

吳茱萸半合水煎食遠服 李兵部
手集方

嘈雜

王肯堂云嘈雜與吞酸一類皆由肺受火傷不能平木木挾相火乘肺則脾胃冲和之氣索矣穀之精微不行濁液攢聚為痰為飲其痰亦或從火木之成化酸肝木搖動中土故中土擾擾不寧而為嘈雜如飢狀苟得少食則亦少止而後作蓋土虛不禁木所搖故治法必當補土伐木治痰飲若不以補土為君務攻其邪久久而虛必變為反胃為

集方

平

痞滿為眩暈等病矣

陳良甫云婦人心胸嘈雜乃脾胃鬱火痰滯而成痰

因火動宜以治痰為先二陳湯加薑炒黃連梔子

黃芩為君枳實南星為佐熱多加青黛五更時嘈

雜因心多思慮以致血虛有痰四物湯加香附梔

子黃連貝母枯薑仁

三聖丸 治嘈雜神効

白朮 四兩 橘紅 一兩 黃連 錢五

右為細末神麴糊丸如綠豆大每服七八十九食

遠薑燕下

簡易良方

猪血炒食乃以血等血而使之歸源

欬逆

此事難知云欬逆證朱肱活人書斷為嘔證非也蓋
嘔者乾嘔也若有物直出則為吐也欬逆者其聲
連續不絕俗謂之嘔忒是也大抵欬逆與嘔其氣
皆自下而上嘔嘔則直出于口欬逆則至咽膈嘔
忒而中止然後出也又丹溪云嘔病者氣逆也氣

集方

聖

自臍下直衝上出于口而作聲之名也

三因云欬逆之病多因吐利之後胃中虛寒寒氣自
逆而呃上也亦有胃中虛膈上熱嘔至八九聲相
連收氣不回者若傷寒久病得此甚惡內經所謂
壞病者是也其他病亦惡欬逆

劉宗厚曰欬逆古方悉作胃寒所致俱用丁香柿蒂
薑附等藥然此證有虛有實有火有痰不可專作
寒論蓋傷寒發汗吐下之後與瀉利日久老人虛
人及婦人產後有此者皆脾胃氣血大虛之故也

若平人食入太速而氣噎或因痰水停膈心下或

因暴怒氣逆痰厥或傷寒熱病失下而有此者則
皆屬實也夫水性潤下火氣炎上今其氣自下衝
上而作聲非火而何大抵治法虛則補之補中須
分寒熱如因汗吐下誤服寒涼過劑當以溫而補
之如脾胃陰虛火逆衝上當以平而補之挾熱者
涼而補之丁香柿蒂溫暖助火豈宜通治斯疾
準繩云脈散者不治欬聲相連者為實可治若半
時欬一聲者為虛難治

集方

聖

濟生柿蒂散

柿蒂 丁香各二錢

薑五片水煎服張潔古加人參一錢治虛人欬逆
王氏易簡方加半夏生薑

胃冷久呃

沉香 蘇葉 白豆蔻仁各一錢

右為末每柿蒂湯服五七分吳球活人心統

簡易良方

蕩枝七箇連皮核燒存性為末白湯調下立止楊

摘方

刀豆子燒存性為末白湯調服二錢即止
瀕湖簡易方

生薑汁半合蜜一匙煎服
秘要

柿蒂煮汁飲之
方

麻黃烟燒嗅之立止
黃蠟燒烟熏二三次即止

俱醫方

閉口鼻氣使之無息亦立止
急救方

紙撚刺鼻中便嚏嚏則欬逆立止
肘後方

詭寃盜賊因恐而止
簡便方

集方

聖

注夏

薛立齋云脾為太陰位屬坤土喜燥而惡溼故凡脾胃之氣不足者遇長夏潤溽之令則不能升舉清陽健運中氣又復少陽相火之時熱傷元氣則肢體怠惰不收兩脚痿弱嗜臥發熱精神不足飲食少思呼吸短乏氣促目中眵物眊眊小便赤數大便不調名曰注夏此屬陰虛元氣不足宜補中益氣湯去升麻柴胡加炒黑黃藥白芍主之若因勞役發熱血虛脈大者用當歸補血湯氣血兩虛者

八珍湯肝腎陰虧者地黃丸大便作瀉者人參理中湯小兒多因乳母之氣不調而致當戒怒氣調飲食適溫寒則可以遠病矣今人夏月皆以香薷湯浸冷代茶飲之殊不知香薷利大水損元陽厚朴剋伐大瀉真氣况脾性喜溫而惡寒夏月陰盛于內冷啜傷脾若胃強有火溼熱為病之人固無大害其脾胃虛弱中氣不足者必為腹痛少食泄瀉寒中之疾慎之慎之

春夏之交患頭疼足軟食少體熱之症名曰注夏蓋

集方

聖

因三冬閉藏之際不遠女色及三夏為火土太旺金水衰弱之時不能獨宿淡味所致治用六味丸及益氣湯去升麻柴胡加麥冬五味子或炮薑或肉桂
折肱漫錄

諸方見各門

清中開胃飲

黃芪 生用 白扁豆 炒 香附 醋炒 半夏
橘紅 各一錢 白朮 土炒 一分 白茯苓 七分 黃連 一分 白豆蔻 五分 甘草 三分

右薑三片水煎食遠服

生脉散

人參二錢 麥門冬三錢 五味子三分

右水煎服

孫真人云夏月服生脉散則百病不生李東垣亦言生脉散乃三伏瀉火益金之聖藥蓋夏月溼熱方旺人病骨乏無力身重氣短頭眩眼黑甚則癰軟致生脉散君以人參之甘寒瀉火而益元氣臣以麥門冬之苦寒清燥金而滋水源佐以五味子之酸溫生腎水而收耗氣皆補天元之真氣也

癰亂

病嘔吐而利名曰癰亂脾胃受溼熱中焦氣滯或因

藥方

聖

冷飲或感溼氣冷熱不調陰陽反戾清濁相干陽

氣暴升陰氣頓墜陰陽痞隔上下奔迫榮衛不能

相維故轉筋攣痛絢經絡亂行暴熱吐瀉中焦胃

氣所主也

夏秋之間暄熱人腠理疎感風溼暑之氣而生此證多有陰陽虛實不同吐瀉之後甚則轉筋此兼風也手足厥冷氣少唇青此兼寒也身熱煩渴氣粗口渴燥此兼暑也四肢重著骨節煩疼此兼溼也陳氏曰乾癰亂者忽然心腹脹滿絞刺疼痛欲吐不

吐欲利不利頃刻之間便致悶絕

癰亂之後陽氣已脫或遺尿不知或膏汗如珠或大

躁欲入水或四肢不收皆不可治

保命集云凡癰亂慎勿與飲米湯穀氣入胃即死

薛氏曰妊娠若因內傷飲食外感風寒頭痛寒熱或

癰亂洩瀉用藿香正氣散若因飲食停滯用平胃

散果脾胃頓傷陽氣虛寒手足厥冷須用溫補之

劑治當詳審毋使動胎也

通脉四逆湯 治寒之劑 主癰亂多寒身冷脉絕

附子一枚 乾薑二兩 甘草一兩

水煎溫服

藥方

聖

香薷飲 治暑之劑

香薷一兩 白扁豆微炒 厚朴薑炒 甘草各三錢

右用水四碗煎二碗中沉冷徐徐服之

藿香養胃湯 治胃氣不和作吐

半夏麴一錢 厚朴 蒼朮 藿香葉

白茯苓 陳皮各一錢 甘草炙五錢 白朮生用一錢 二分

右薑五片水煎服元氣虛者加人參乾薑炮

藿香正氣散

大腹皮 茯苓 紫蘇 厚朴

桔梗錢各一 藿香錢五分 甘草錢五分

右薑三片棗一枚水煎熱服

平胃散

厚朴

陳皮錢各二 蒼朮錢三 甘草錢一

右水煎溫服

簡易良方

絲瓜秧連根拔出去土勿洗用根上青褶五六寸

入石臼搗爛汲井水調飲立愈簡便驗方

綠豆粉白沙糖新汲水調服色生生編豆粉須絞

集方

聖方

絲瓜葉一片白霜梅一枚并核中仁同搗極爛新

汲水調服入口立瘥包瑞漢傳

食鹽一撮冷水一碗和而服之仍以水一盆浸兩

足立止勿食熱物尤忌米湯良方救

大蒜搗塗足心即安仍以冷水食一瓣攝生方

用路傍破草鞋去兩頭洗三四次水煎湯一盞服

之即愈事山海文

用鹽一大匙熬令黃童便合和溫服少頃吐下即

愈攝生方

生熟湯飲之立定用涼水半碗滾湯半碗相合服

飲地漿水即愈千金方

瘡亂轉筋

木瓜不拘多少煎湯飲之立止仍煎湯浸青布裹

其足聖惠方云陶宗弘云木瓜最療轉筋如轉筋

不可

解不可 扁豆葉搗汁一碗飲之立愈廣筆記

以器盛熱湯熨之仍令踢器使足底熱徹冷則易

集方

聖方

廣利

皂角末吹鼻中得嚏即止濟生秘覽

以鹽填臍中炙鹽上二七壯即醒

醋煮青布擦之即愈普濟方

栝葉搗爛裹脚上及煎汁淋之聖惠方

木瓜數枚以酒水各半煮爛搗膏乘熱貼于痛處

以絲裹之冷即換日三五度食療本草

男子以手挽其陰女子以手牽其乳兩邊肘后

生薑一兩搥碎酒煮頓服仁術便覽

濃煎鹽湯浸仍令其繫縛腿脛若筋入腹及通身轉筋者不治

癰亂煩悶

桑葉一握煎飲一二次即定

泄瀉

經云春傷于風夏生飧泄和氣雷連乃為洞泄

肝應于春屬木主風春傷于風肝受邪也肝木旺則脾土受令助其淫氣則生飧泄飧泄者水穀不化而完出也脾氣久而不去脾土大虛水來侮之則倉廩不藏而為洞泄洞泄者下利清水也胃主受

集方

聖方

戴後菴云水瀉腹不痛者溼也完穀不化者氣虛也

腹痛瀉水腸鳴痛一陣瀉一陣者久也黃芩芍藥

湯或瀉或不瀉痰也二陳湯加蒼朮腹痛甚而瀉

瀉後痛減者食積也香砂枳木丸

泄而少食胃弱故也人參為君扁豆陳皮佐之泄而

食不消人參砂仁肉苳蔻瀉痰作瀉半夏白朮茯苓為君神麩為佐

凡瀉津液既去口必渴小便赤澀未可便作熱論妄

投寒劑以致增劇

暴泄如水周身汗出一身盡冷脉沉而弱氣少而不

能語甚者加吐此謂緊病宜以散水散治之

食方入口而即下名曰直腸泄難治

每日五更泄瀉久而不愈名曰脾腎泄宜脾腎雙補

九亦有酒積食積寒積者

有脾氣久虛不受飲食者食畢即腹鳴腹急盡下所

食之物方快俗名錄食瀉宜快脾丸

或因食一物過傷瀉後後食即瀉者以脾為所傷仍

曉所傷之物存性為末白湯調服三五錢

集方

聖方

泄瀉初起不可驟用罌粟殼乾薑豆蔻之類縱瀉止

亦轉生他疾止可分陰陽利水道而已

機要云先水泄而後膿血者此脾傳腎謂之賊邪難

愈若先痢而後瀉此腎傳脾謂之微邪故易痊皆

脾土受溼之所為也

茯苓湯和中除溼泄瀉必用之藥

白朮土炒白芍藥白茯苓各三錢甘草五分

右水煎食前服

升陽除溼湯

升麻五分 柴胡 防風 神麴

澤瀉 猪苓 各五分 蒼朮 一錢 陳皮

麥藥 甘草 各三分

右薑三片水煎服

胃苓湯

蒼朮 白朮 厚朴 陳皮

茯苓 猪苓 澤瀉 各一錢 甘草 五分

右薑三片水煎食遠服

黃芩芍藥湯

傳方

至

黃芩 芍藥 各二錢 甘草 一錢

右水煎服

香砂枳朮丸

木香 砂仁 枳實 各一兩 白朮 二兩 土炒

右為末荷葉裹燒飯為丸桐子大每服三錢白湯

下

二陳湯見痰飲

漿水散 治寒之劑

半夏一兩 附子 乾薑 桂心

甘草 各五錢 良薑 二錢

右為末每服四錢漿水煎熱服

脾腎雙補丸

人參 一兩 蓮實 一兩 去心 每粒 兔絲子 如法另

半山藥 一兩 黃五 一味子 煎烘乾 山茱萸 一斤 去

橘紅 六兩 車前子 十二兩 淨炒 肉苁蓉 十兩

砂仁 六兩 炒入 巴戟天 十二兩 淨炒 補骨脂 一斤

黑色者佳 鹽 水拌炒 研末

右為細末煉蜜和丸綠豆大每五錢空心飢時各

集方

至

一服火盛肺熱者去人參肉苁蓉巴戟天補骨脂

忌羊肉羊血

快脾丸

生薑 六兩 切片 以飛麴 四兩 橘皮 甘草 炙

丁香 各一兩 砂仁

右為末煉蜜丸如彈子大每服二丸食前薑湯送

下

治脾瀉

山查肉 八兩 白朮 土炒 懷山藥 四兩

右煉蜜凡梧子大每服七十九米飲湯下臨晚淡
薑湯下

簡要良方

白扁豆花正開者擇淨勿洗以滾湯淪過和小猪
脊脂肉一條葱一根胡椒七粒醬汁拌勻就以淪
豆花水和麪包作小饅飽炙熟食之必用食治方

烏梅搗爛加砂糖薑末調湯微煮飲治水瀉發渴
濟生秘覽
糯米炒食即止易簡方

麪炒焦黃空心白湯調服一二匙集驗方

黃米炒作粉每用數匙沙糖拌食簡便方

車前子水淘淨炒研每服二錢米飲調下
朱歐陽公常得暴下病國醫不能治夫人買市人藥一帖進之而愈力叩其方則車前子一味云此藥利水道而不動氣水道利則清濁分而穀氣自止矣

年遠脾瀉

淡煮白蘿蔔終日啖之不輟必瘥綠君

糯米一升水浸一宿漚乾炒熟磨篩入懷山藥末
一兩每日清晨用牛盞入白沙糖胡椒末少許白

湯調食松篁經方
滯下

陳無擇云滯下之證近世呼為痢疾多由脾胃不和
飲食過度停積于腸胃不能消化又為風寒暑溼
之氣干之故為此疾傷熱則赤傷冷則白傷風則
純下清血傷溼則下如豆汁冷熱交併赤白兼下
治法當先用通利之藥疎滌臟腑仍須預先調胃
氣切不可驟用罌粟訶子之藥止之澁之使停滯
不泄多致危殆

集方

五十四

原病式曰瀉白為寒青黑紅赤黃皆為熱也或言痢
色青為寒者誤也仲景少陰病下痢清水色純青
熱在裏也大承氣湯下之及小兒熱甚急驚痢色
多青為熱明矣痢色黃者由火甚則水必衰而脾
土自旺故色黃也痢色紅為熱心火之色也或赤
熱甚深也至若痢色黑亦言熱者由火熱亢甚則
反兼水化制之故色黑也又曰或言白為寒者亦
誤也若果為寒則不能消穀何由反化為膿所謂
下痢穀反為膿血如世之穀肉果菜溼熱甚則自

化也假如下痢赤白俗言寒熱相兼其說尤誤豈知水火陰陽寒熱者猶權衡也一高則必一下一盛則必一衰豈能寒熱俱甚于腸胃而同為痢乎王機微義云按河間謂赤白不當分冷熱乃屬肺金心火之化又謂五色各屬五臟本則一出于熱其論至當但此疾赤白居多今既以不當分冷熱為治若專以辛苦寒退熱此則治本之法所謂心火肺金之化者抑有別歟蓋心主血肺主氣白屬肺金此氣受病也亦屬心火此血受病也亦白相雜

集方

五五

血氣俱受病也知此則脾黃肝青腎黑之說亦可得而互明矣。

時疫作痢歲常有之大全良方云當察其運氣之相勝與病冷熱虛實之不同誠為確論

泄痢而嘔者胃中氣不和也亦有胃中火逆衝上而嘔者有胃虛而嘔者有積滯毒氣上攻而嘔者有陰虛而嘔者不可概以胃氣之不和論也

泄痢腹痛其證甚多皆因內氣鬱結不行所致理宜行氣散鬱為先然亦有挾寒挾火熱者有因積滯

者有血虛者又宜隨證處治為當也機要云腹痛則宜和總言之耳蓋加當歸倍芍藥之法惟血虛可用

痢而能食知胃未病也若脾胃溼熱之毒薰蒸清道而上以致胃口閉塞而成禁口之證宜除胃口和熱然亦有脾胃虛而得者亦有誤服利劑藥毒犯胃者又有服瀉熱之劑太早而邪氣閉遏于胃口者必當求責

王機微義云裏急者窘迫急痛也後重者腸墜重

集方

五五

而下也其證不一有因火熱者所謂火性急速而能燥物是也有因氣滯者大腸經氣壅而不宣通也有因積滯壅盛者是有物結墜也有氣虛者此大腸氣降而不能升也有血虛者所謂虛坐努責是也治法火熱者寒之清之氣滯者調之積如木香通其積滯者去之氣虛而降者升之舉之血虛者補之各察其所因也

滯下之證局方專用溫瀉之藥其失甚矣至河間立說專用苦寒疎下之藥則亦未甚為當蓋病有虛

實治有先後若病氣暴至元氣壯實積滯膠固須宜下之病久氣脫腸胃虛滑不禁者亦宜溫之澁之劉河間分別在表在裏換風挾熱挾寒等證後之作無越于斯但氣血一條未嘗表出立論其于芍藥湯下有曰行血則便自愈調氣則後重除蓋謂澀便膿血之滯也故曰行血自愈奔迫後重氣之實也故曰調氣自除但膿血赤白亦有氣病血病之分後重裏急亦有氣實血虛之異學者又不可不察

集方

五七

準繩云凡痢初發不問赤白裏急後重頻欲登圜及去而所下無多既起而腹內復急宜用藿香正氣散加木香五分

芍藥湯

白芍藥 一錢 當歸 五分
黃連 黃芩
大黃 木香 檳榔 肉桂

甘草 五分

右水煎食後溫服

香連丸 治下痢赤白腹痛不快裏急後重

黃連 二十兩 吳茱萸 十兩 水 四兩 八錢
右為末醋糊為丸梧子大每服三錢空心白湯下
以黃連為君者取其苦寒正治濕熱之氣佐以辛
苦溫藥所以開鬱行滯氣血宣通其病自已

簡便良方

生薑細茶水煎濃湯服之便瘥熱痢留皮冷痢去
皮揚士瀉曰薑能助陽茶能助陰二物皆消散惡
通和陰陽且解溼熱及酒食暑毒不問赤白
黑砂糖二兩薑七片水三碗煎碗半空心溫服
方 集方 五八

木香一塊方圓一寸黃連半兩用水同煎乾去黃
連薄切木香焙乾為末分作三服第一服橘皮湯
下等二服陳米飲下第三服甘草湯下
糯稻一升曝出白花去殼用薑汁拌溼再炒為末
每服一匙湯下三服即愈
午口午時取荔枝洗淨拭乾勿令損破放瓶內入
燒酒浸之密封收貯遇有患取數枚細嚼空心用
原酒送下
山香煎汁飲得效

荷葉燒研每服三錢紅痢白痢沙糖湯下方普濟

鷄冠花煎酒服亦用紅白用白集簡方

陳白梅同與茶蜜水各半煎服方直指

血痢

藕節搗爛熱酒調服綱目

按趙潛養痾漫筆云米孝宗患痢眾醫不效高宗偶見一小兒肆口而問其人問得病之由乃食湖蟹所致遂診脈曰此冷痢止乃用新採藕節搗爛熱酒調下數服即愈高宗大喜就以採藥金杆賜之

馬齒莧搗取汁煎沸入蜜空心溫服兼治產後赤白

集方 五元

痢

乾薑燒黑不令成灰磁碗地下放冷為末每服一

錢米飲調下惠民和劑局方

薑醋煮木耳食簡便方

烏梅一兩去核燒過為末每服二錢米飲下立止

聖濟總錄

柿餅燒灰為末米飲調服王機

柿餅乾嚼治小兒血痢集簡方

石榴一箇炭火燒存性出火毒為末每服一錢別

以酸石榴一瓣水一盞煎湯調服治腸滑久痢普濟方

白豆腐醋煎食之即愈普濟方

用黃雌雞一隻以鹽醋塗炙熟食之心食醫心鏡

下痢口渴

麥門冬去心二兩烏梅二十枚水煎細呷之必效方

烏梅煎湯日飲代茶扶壽精方

噤口痢

人參一錢黃連薑汁炒五分并華水濃煎細呷下

集方 李

咽即開

人參茯苓石蓮肉各等分少入菖蒲煎服直指方

楊士瀛云下痢噤口乃胃中濕熱之毒薰蒸清道而上以致胃口閉塞而成噤口之症亦有候服清道

熱之藥而抑氣停于胃口者俗用木香失之

溫用山藥失之開服此胸次一開自然思食

蕎麥麴炒黃每服二錢沙糖水調下聖方

百穀燕瓦上焙乾為末每服三錢米湯調下即思

飲食雲林醫鑑

蘿蔔切片染蜜噙之嚥汁味淡再換學思食以肉

痿

痿者手足痿軟而無力百節緩縱而



痿病在諸證為切要特三篇目所論至詳後代諸

方獨於此方概多缺畧考其所由皆因混入中風

條內或并見虛勞證中丹溪發揮千餘年之誤表

而出之後之學者必當於此究心焉

陳無擇云人身有皮之血脉筋膜肌肉骨髓以成其

形內則有心肝脾肺腎以主之若其

勞佚致內臟精血虛耗使筋骨痿弱

運動故致痿變狀與柔風脚氣相似柔風脚氣皆

外所因痿則內臟不足之所致也由陽明虛而不足

陽明胃土不能生金則肺金熱不能榮養一身之筋

為痿四肢不能為用以人參為君黃耆白朮等藥

自愈矣此東垣第一治法也痿者上盛下虛能

食不能行也主內傷氣血虛損不可誤作風論蓋

風為外感痿是內傷也大人足常熱者後必痿

其肥人得此疾者屬氣虛有痰瘦人得此疾者屬血虛有火又不可不知

也

心氣熱主脉痿四肢關節之虛以樞紐之折而不

能提挈之肢緩縱而不能任地也肝氣熱為筋痿

故宗筋縱弛脾氣熱則胃乾而渴肌肉不仁發為

肉痿故痺而不仁腎氣熱則腰脊不舉骨枯而髓

減發為骨痿故足不任身然治痿獨取陽明陽明

者胃也主納水穀變化氣血以充一身故為五臟

六腑之海而下潤宗筋宗筋者前陰所聚之經為

諸經之會一身之經皆屬於此故主束骨而利機

關陽明虛則血氣少不能潤宗筋筋弛縱

其方

縱則帶脉不能收引故足痿不用所以當治

張子和曰諸痿皆起於肺熱傳入五臟散為諸證其

脉多浮而大者以宜補養若以外感風邪治之

驟用燥藥針艾湯蒸痿弱轉甚此症與治痺頗異

風寒濕痺猶可蒸湯熨灸惟痿因熱而成若作寒

治是殺之也

薛立齋治食高如齋兩腿痿軟無力勞則作痛

如刺之宜以風立齋曰此肝腎陰虛火盛所致

痿軟無力真病之形作痛如錐邪火之象同肝水

陰虛注之滋補若誤認為風疾

輒用發散而促其危者多矣

按痿症古多類多缺畧今採先哲明論亦可以識病
情矣但此論無方何所適從東垣清燥湯僅以
為例此病製方乃為善治雖然其肯發矣若
將理失聖醫不治丹溪云天產作陽厚味發熱
凡病痿者若不淡泊滋味必不能安全也
痿起於肺肺有濕熱者有濕痿者有血虛者有氣虛
者有痿者不可作風治

東垣清燥

黃耆半錢

蒼朮一錢

白朮一錢

陳皮一錢

澤瀉五錢

集方

三

五味子九粒

人參

白朮

升麻各三

麥冬

當歸

生地

枳朮

猪苓

黃柏各二

柴胡

黃連

甘草一分

右水煎心熱服

全剛九

草薢

杜仲鹽炒

白朮

白朮

羌活

獨活

右為木酒浸猪腰子和九梧子大五錢五錢

溫酒送下

痺

痺痿痛為

痺者閉也五臟六腑正氣為邪氣所閉則痺而不仁
靈樞曰病人一臂不遂復移在一臂者痺也非風
也安畧曰風病當半身不遂若但臂不遂者痺
也

經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痺其風氣勝者為行

痺寒氣勝者為痛痺濕氣勝者為著痺

按行痺者行而不定即走注疼痛及歷節之類是
也痛痺者筋骨掣痛世稱為痛風著痺者著而不
移即麻木不仁是也走注又與歷節不同歷節但
是肢節疼痛未必行也走注又與歷節不同歷節但
止習然尚無氣血攻衝不行之狀木則氣血已
痺不仁莫如其痛癢也原病式云物濕則氣鬱

集方

四

乾則流濕流濕則痺也水液聚少而燥溢多則
痺而不得清淨通行氣強攻衝而為痺也東垣
曰麻者氣之虛也真氣弱不能流通填塞經絡
肢俱虛故生麻木不仁或在手或足或通身盡
麻者皆以人參黃耆白朮甘草五味芍藥當歸升
麻柴胡之類隨時令所宜之氣出入為方但補其
虛全不用攻衝之劑與靈樞所云衛氣不行則為
麻木之說相背詳劉李二公凡病俱有攻補之別
蓋因時適有同劉以攻邪為要邪退則正氣自
安李以補正為要正復則邪氣自却今宜酌量二
公之法當攻當補從
中調治無執泥其說
劉宗厚云痺之為病寒多則痛風多則行濕多則著
在骨重而不舉在脉則血凝不流在筋則屈而不
伸在肉則不仁與風證絕相似故世俗多類於風

痺證宜乎不能得其病情徐先生已分出痿證一門大抵固當因其風則陽受之痺感風寒濕之氣則陰受之為病多重痛沉著者易得難去如錢仲陽為宋一代名醫自患周痺取茯苓大逾斗者以法嗽之閱月乃盡止能移於手足為之偏廢不能盡去可見其為難治

防風湯 治行痺走注無定

防風

當歸

赤茯苓

杏仁

各一錢

黃芩

秦艽

葛根

羌活

甘草

桂枝

各五分

薑三片水煎服

除濕蠲痛湯

治痛痺筋骨掣痛

蒼朮

羌活

茯苓

澤瀉

白朮

各錢

陳皮

甘草

四分

右水煎入薑汁竹瀝二三匙同服

蠲痺湯

治周痺在血脉之中上下遊行周身俱痛

當歸

赤芍

黃耆

薑黃

羌活

各錢

甘草

五分

右薑三片末二枚水煎不拘時服

黃耆湯 治著痺麻木不仁

黃耆

人參

白芍

甘草

各錢

蔓荊子

各錢

陳皮

五分

水煎臨卧稍熱服

小便淋瀝

加澤瀉

各錢

麻木

重者加芍藥木通

各錢

忌醋酒濕熱大料物葱

蒜韭及淡滲生冷硬物

五加皮酒

治風濕痺痺壯筋骨益精髓

骨莖葉亦可以水煎汁和麴釀酒

成飲之亦可

煮酒飲加遠志為使更良

一升加木瓜煮酒服

王綸醫論云風疾飲酒能生痰大性五加一味浸酒日飲數盞最有益諸浸酒藥性五加與酒相合且味美也蘇頌曰吳中剡野格根皮為五加酒而無味殊為平失今江隄所生者根類地骨皮輕脆芬香其苗莖有刺類薔薇葉五出香同橄欖春時結實如豆粒而扁青色得霜乃紫黑此乃真五加皮以浸酒療風甚効

稀荇酒

治風濕四肢麻痺骨痛腰膝無力諸證

夏月採稀荇苗葉以溫水洗去泥土曝乾入甑中

層：瀝酒與家蒸之曝乾再蒸共九次氣味香美

和麴米釀酒每日飲之亦可搗篩為末蜜凡梧子

子每服三十丸空心酒下

巨勝酒

巨勝一升 苡仁二升 生地切兩

以絹袋盛藥用無灰酒一斗漬之空心服

蒼朮丸 治痺疾 朱比部大復傳

真茅山蒼朮四觔以米泔浸三宿去皮切片以桑
椹懷生地何首烏各一觔熬濃汁去渣濾清下蒼
朮浸之晒乾復浸汁盡為度為細末又以人乳拌
勻晒數次約重兩許煉蜜為丸梧子大每服四錢
空心白湯或酒下

集方

簡易良方

桑枝一升切炒水三升煎二升一日服盡

許叔微云常患臂病諸藥不効服此數劑尋愈

苡仁為末同粳米煮粥日食之

羌活同松節煮酒日飲

蒼耳子炒香浸酒服或炒為末水煎呷之

霜後桑葉煎湯頻洗

蠶沙酒拌蒸熟以二袋盛之更互熨患處得効

芫花桑白皮川椒各二兩桂心一兩柳蛀屑麥麩

各一斤六為粗末炒熟以青布包熨痛處冷即更

入醋炒熨之

破草鞋燒灰香油調貼痛處

醋醋拌麩炒熱袋盛熨之五易至汗出寒濕脚

氣走注作痛並効

膝風疼痛

菊花陳艾葉作護膝久則自除

皂角一觔不蛀者食鹽五升同炒熟以青布包熨

痛處立瘥

集方

走注氣痛

芥菜子為末鷄子白調敷如麝香少許妙

廣木香溫水磨濃汁入熱酒服

日虎風痛 日夜走注百節皆痛其痛徹骨如虎之噬故名

虎骨錢 犀角屑 沉香 青木香 當歸

赤芍 牛膝 羌活 秦艽 骨碎油

苑仁錢 各一 甘州 三分 槲葉 一握

右水煎服入麝香少許

虎頭骨一具或虎腰骨五六寸刮去肉用鹽炙

黃楊細絲袋盛之以瓶盛酒 斗漬之煨火微溫
七日後日飲便愈

三年陳醋煎沸切葱白再煎一沸漉出布裹當病
上熨之痛止乃已

炭灰五升蚯蚓矢一升紅花七捻和熬以醋拌之
用故布包二包更互熨痛處取効

真川椒去子及閉口者以草紙隔之炒出汗取放
地上砂盆蓋定以火灰密遮四旁約一時許為細
末去白殼以老酒浸白糕和丸梧子大每服四十

丸食前鹽湯下服至一飢其病自愈此藥兼治痺
疾半身不遂及傳屍勞瘵並効 名神授丸

虛勞

李念義曰愚按內經之言虛勞惟是氣血兩端至繁

元方撰病源論始分五勞七傷五勞老志勞思勞
七傷者曰陰寒曰陰痿曰裏急曰精速曰精

少陰下溫汗曰精滑曰小便黃數臨事不舉

甚而分氣血筋骨肌膚精之六極又分二十三蒸本

事方更分傳尸鬼症既連者位也邪氣若人身內生
既連者位也邪氣若人身內生

至於九十九種其鑿空附合重出複見使學者惑

於多岐蓋以內經為式第於脾腎分主氣血為約

而該確而可守夫人之虛不屬於氣即屬於血五

臟六腑莫能外焉而獨舉脾腎者水為萬物之元

土為萬物之母二臟安和一身皆治百疾不生故

救腎者必本於陰血主濡之血屬陰主下降虛

則上升當欬而抑之六味丸是也救脾者必本於

陽氣主煦之氣為陽主上升虛則下陷當升而

舉之補中益氣湯是也近世治勞專以四物湯加

黃柏知母不知四物皆陰行秋冬之氣非所以生

萬物者也且血藥常滯非痰多食少者所宜血藥

常潤火行必致滑泄當補脾行肺兼施然脾喜溫

燥肺喜清潤保肺則碍脾補脾則碍肺惟燥熱甚能食而不瀉者潤肺當急而補脾之藥亦不可缺倘虛羸甚食少瀉多雖喘嗽不寧以補脾為急而清潤之品宜戒之矣脾有生肺之能肺無扶脾之力故補脾之藥尤要於補肺也又如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宜不可偏然東垣曰甘溫能除大熱又曰血脫補氣又曰獨陰不長虛者必補以人參之甘溫陽生陰長之理也且虛勞症受補者可治不受補者不治故葛可久治勞神良素

集方

七

著所重十方用參者七丹溪主滋陰所述治勞方案用參者亦十之七自好古肺熱傷肺節齋服參必死之說印定後人眼目甘用苦寒直至上嘔下泄猶不悔悟不知肺經自前熱者肺脈按之而實與參誠不相宜若火來乘金者肺脈按之而虛金氣大傷非參不保前哲有云土旺而金生勿拘於保肺水旺而火熄毋汲於清心可謂洞達內經之旨深窺根本之治者也

證治要訣云五臟皆有勞心腎為多心主血腎主精

精竭血燥則勞生焉治法當洞心補腎為先不當用峻烈之劑惟當溫養滋補以久取効天雄附子之類適足以發其虛陽緣內無精血不足當此猛烈然不可因有熱純用寒藥以傷其腎氣若獨用熱藥者猶釜中無水而逃火也過用寒涼猶釜中無火而添水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陳臨川云師尼寡婦與室女出嫁愆期者此三種獨陰無陽慾心萌而不遂是以陰陽交爭乍寒乍熱全賴溫瘧久則為勞又有經閉白淫痰逆頭風膈

集方

七

氣痞悶面黧瘦瘠等證皆寡婦之病劉宋褚澄別製方者益有謂也

薛立齋云凡人元氣素弱或因飲食失宜或因飲食勞倦或因用心太過致遺精白濁目汗盜汗或內熱晡熱潮熱發或口乾作渴喉痛舌裂或乳膨脹脇肋作痛或頭頸時痛眩暈目花或心神不寧寤而不寐或小便赤澀莖中作痛或便溺餘滴臍腹陰冷或形容不充肢體畏寒或鼻氣短促或更有一切熱症皆是無根虛火但服十全大補湯固其

根本諸症自息苦攻其風熱則誤矣此千古格言不可不察

李念我曰人五臟俱有火惟相火之寄於肝者獨甚於他火其陰器既為宗筋之所聚乃強於作用皆是相火充其力也若過接內得虛火與合則三焦生之精盡會於火而陰器出立腎所藏者而己我改足於精者百病不生窮於精者萬和蜂起上水大之根本精者百病不生窮於精者萬和蜂起上味九是也祇是年力不足者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八母黃極以抑其亢炎味者以滋陰上刺不問虛實而藥投之不知其元氣虧損命門真元之火一見而消苦寒脾胃運行之職一見而阻元氣既虛又用苦寒

將髓竭精枯上唾下泄通絕生機莫此為甚受其害而斃者十人而九所當痛絕

立齋云大凡病久氣虛血弱必致發熱須用四君子

之類調補脾胃脾胃一健氣血自生若認為血虛

而用四物沉陰之劑則傷而諸臟皆病虛症

蜂起反為難治甚至不救

勞則發熱無時此係氣血俱虛之症但補其虛不
宜治其熱人有熱從下起者此陰火又有起
自脚心衝入腹內者此為虛火起於下百不救
一大抵腎熱足熱其為陰虛火少此不待智者知
之但治以寒涼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惟用補腎養
血之藥而以寒涼引經則以火伏火其火自平
赤則痰多虛火不可作實治

每立齋治虛勞諸證大槩以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

丸二藥兼服取效最為純王妙理但此藥亦須歲

時方効若服之未久輒以為無大効而置之則謬

矣陽虛宜益氣湯八味丸陰虛宜六味丸陰陽

兩虛宜十補丸王節齋云脾虛氣弱而無力為陽

張介賓云八味丸益火之劑也六味丸壯水之劑也

誠然善矣第真陰既虛則不宜再泄二方俱用茯

苓澤瀉即仲景金匱亦為利水而設雖曰於大補

之中加此何害然未免減去補力而奏功為難矣

使或陰氣雖弱未至大傷或臟氣微滯而兼痰濕

水邪者則正宜用此若精氣大損年力俱衰真陰

內乏虛痰假火等證即從純補猶嫌不足若加參

利如實漏卮矣故當察微甚緩急而用隨其人斯

為善矣

王節齋極言陰虛之證不可服人參服人參過多者

不治世人專守此戒凡遇肺火衝激痰涎壅盛極

禁參不入口而服清涼之劑殊不効益肺中實

火方忌人參若虛火非參不治王為金母虛則補

其母故服參朮等藥而痰火反愈王氏之言誤人不淺

王損庵云虛勞之疾百脉空虚非粘膩之物填之不能實也精血枯涸非滋濕之物濡之不能潤也宜用人參黃耆地黃天冬麥冬枸杞之屬煎膏每用教匙湯化服之補益之功甚大

王肯堂云陽事多痿不振皆耗散過度傷於肝筋所致經云足厥陰之經其病傷於內則不起是也宜服八味丸夏減桂附一半春秋三停減一疾去精

足全減桂附

薛立齋云男子陰痿不起古方多云命門火衰精氣虛冷固有之矣然亦有鬱火甚而致痿者經云壯火食氣譬如人在暑熱而泄急痿弱過冬寒而堅強也予嘗親見一二人腎經鬱火而有此症令服黃柏知母清火堅腎之藥而効故須審察不可偏

認在火衰也

按陰虛屬肝之經絡蓋肝者木也如木得滋露則生立遇酷熱則痿若因肝經濕熱而患者用龍胆瀉肝湯以清肝火導濕熱若因肝經燥熱而患者用六味丸以滋腎水養肝血而自安

補中益氣湯

黃耆 人參 各一錢半
歸身 各一錢
升麻 各五分
柴胡 各三分
橘皮 七分
白朮 各一錢

薑棗水煎午前服

十全大補湯 治男女諸虛百損五勞七傷

肉桂 甘州 各一錢
川芎 人參 白朮 各一錢
黃耆 當歸 各一錢
熟地 各一錢

薑三片 棗二枚 水煎服

四物湯

熟地 三錢
川芎 錢半
芍藥 二錢
當歸 三錢

水煎服

左歸飲

熟地 三錢加
山藥 三錢
山茱萸 二錢
炙甘草 一錢
枸杞 二錢
茯苓 錢半

水煎食遠服

右歸飲

熟地 三錢
山藥 三錢
山茱萸 二錢
炙甘草 一錢
枸杞 二錢
肉桂 附子 各一錢

水煎服

六味地黃丸

地黃八兩酒洗浸一宿柳木甑炒熟半日曬乾再蒸九次為度乾而後用按青地黃為補腎要藥陰虛九蒸九曬

山藥各四兩 丹皮酒炒 白茯苓酒炒 澤瀉各三兩

加肉桂附子各一兩即八味地黃丸

左尺脉虛微而細弱者是在腎之真陰不足也用六味丸右尺脉遲軟或沉細而數欲補者是命門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丸主之

順生微論云地黃丸中用澤瀉有三功焉一曰利小便便以清相火二曰行地黃之滯引諸藥速達腎經

集方

左

三曰有補有瀉無喜攻增氣之虞故用為使此方為益腎之聖藥而味者薄其功緩蓋同藥者有四失也一則地黃非懷慶則力淺一則非九蒸則不熟一則疑地黃之帶而瀉之則君主弱一則惡澤瀉之滲而減之則使者微陷此四失而徒咎藥之無功乎

左歸丸

熟地八兩 山藥炒 山萸肉切碎炒 龜板各四兩

川牛膝酒洗 鹿角膠蛤粉炒 元絲子酒蒸 枸杞各三兩

右先將地黃搗爛入羣藥再攪千杵加煉蜜九梧子大每服三錢白湯下

右歸丸

即前方加杜仲酒炒 當歸酒炒 大附子

肉桂各一兩

傳尸勞附

紫庭芳云傳尸伏尸皆有鬼須用乳香薰病人之手乃印手掌以帛覆其上薰良久手背上出毛長寸

集方

左

許白而黃者可治紅者稍難青黑者即死若薰之良久無毛者即非此症屬尋常虛勞證也

直指方云瘵蟲食人骨髓血枯精竭不救者多人能平時愛護元氣保養精神瘵不可得而傳惟夫縱慾多淫精血內耗邪氣外乘是不特男子有傷婦人亦不免矣然而氣虛腹脹最不可入勞瘵之門弔喪問疾衣服器用中皆能求虛而染觸間有婦人入其房觀其人病者思之勞人隨人染患日久莫不化而為蟲治瘵之法大抵以保養精血為主

去虫次之安息蘇合阿魏麝香丹砂雄黃固皆驅
伐惡氣之藥亦須以天靈蓋行乎其間蓋尸症者
鬼氣也伏而未起故令淹纏得枯骸枕骨治之則
魂氣飛越不復附人於是乎瘥 先用芎歸血餘
散吞北斗符次用驚甲生犀散取虫利藥下虫後
虫頭赤者食患人肉可去頭口白者食患人髓其
病難治只宜斷後故經曰六十日內治者十得七
八八十日內治者十得三四過此以往未知生金
但可為子孫除害耳

集方

花

有飛尸遁尸風尸沉尸與尸症謂之五尸及大人附
著等證及挾諸地邪害人其證多端傳變飛遷難
以推測故古自今愈此病者十不得一所謂徑
骨癰肝天靈蓋銅鎖鼻鏡有其說未嘗取効惟膏
盲胸四花穴及半灸之可否幾半晚亦不濟矣
飛尸者遊走皮膚穿竹臟腑氣發刺痛變作無常
遁尸者附骨入肉攻通血脈見尸從間哀哭便發
風尸者淫濕四肢痛而昏沉得風雪便作沉尸者
纏骨結臟內腹腸痛而絞痛過寒冷便作尸症
者舉身沉重精神錯雜特
變昏瞶每至節氣便作
他疾惟一臟受病必癢則異矣然第傳變五臟百脉

俱傷血絕然後在喪人死則有虫出中者病如前
人非死不已一傳十傳百展轉無窮一號義疾
簡易良方治傳屍勞瘵

天靈蓋以檀香煎湯洗過酥炙燒令黑研細白米
飲調服開寶本草

癰肝一具除乾為末水服方寸匕日再服以瘥為
度肘後方

豬腰子一對童便二盞無灰酒一盞新瓷瓶盛之
泥封炭火溫養自成至子時止待五更初溫熱取

集方

印

開飲汁吃腰子病篤者一月効邵真人經驗方
鯁鯁洗淨酒煮熟入鹽醋頻食取効太平聖惠方

咳嗽

劉純仁云咳與嗽本兩字義內經一證連言之故謂
無痰而有聲肺氣傷而不清也又謂無聲而有痰
脾濕動而生痰也咳嗽謂有聲有痰也因傷肺氣
動於濕因咳而有嗽也雖經言五臟六腑皆令人
欬而其要皆主於肺有自外而入者風寒暑濕是

也有自內而發者七情饑飽是也風寒暑濕先自皮毛而入皮毛者肺之合故雖外邪欲傳臟腑亦必先從其合而為嗽此自外而入者也七情饑飽內有所傷則邪氣上逆肺為氣竅入之道故五臟之邪上蒸於肺而為嗽此自內而發者也然風寒暑濕有不為嗽者蓋所感者重徑傷臟腑不留於皮毛七情亦有不嗽者蓋病尚淺止在本臟未即上攻所以傷寒以有嗽為輕而七情饑飽之嗽久而後見也

集方

三

仁齋直指云治嗽大法肺脈浮為風邪所客以發散取之肺脈實為氣壅內熱以清利行之脈濡散為虛以補肺安之其間久嗽之人曾經鮮利以致肺胃俱寒飲食不進則用溫助胃加和平治嗽之藥至若酒色過度虛勞少血津液內耗心火自炎遂使燥熱乘肺咯吐膿血上氣涎湧其嗽連續而不已此則人參芩歸所不可無大抵風邪胃火此實熱為急易治惟肺腎虧損此真臟為患難治有一咳即出痰者脾濕勝而痰滑也有連咳十數聲

不能出痰者肺燥勝而痰澀也滑者宜南星半夏之屬燥其脾若利氣之劑所當忌也澀者宜枳殼紫蘇杏仁之屬利其肺若燥肺之劑所當忌也脾濕勝宜白朮蒼朮茯苓之屬燥之肺燥勝宜杏仁瓜蒌之屬潤之功不可用烏梅栗殼酸澀之藥其寒邪未除亦不可使用補藥尤忌憂思過度房室勞傷遂成瘵疾

醫貫云外感風寒而咳嗽者今人率以麻黃枳殼紫蘇之類發散表邪謂從表而入者自表而出如果

集方

三

係形氣病氣俱實者一汗而愈若形氣病氣稍虛者宜以補脾為主而佐以解表之藥何以故蓋肺主皮毛惟其虛也故腠理不密風邪易入若肺不虛邪何從而入也古人所以製參蘇飲中必有人參桂枝湯中有芍藥甘草解表中兼實脾也脾實則肺金有養皮毛有衛已入之邪易出後來之邪無自而入矣若專於解表恐肺氣益虛腠理益疎邪乘虛入病反增劇須以人參黃耆甘草以補脾兼桂枝以驅邪以予謂不治肺而治脾虛則補其

母之義也

丹溪云乾咳嗽極難治此係火鬱之症乃痰鬱火邪在中用苦梗以開之下用補陰降火之劑而愈不已則成勞

已則成勞

繆仲淳云久嗽不愈緣肺虛有火法當清肝潤肺忌

用滋燥閉氣之藥設誤用粟殼訶子俾火壅於肺

不得下降若兼人參白朮半夏即死不旋踵矣

趙養葵曰凡酒色過度損傷肺腎真陰者不可服參

著服之過多則死蓋恐陽旺而陰消也自此說行

集方

聖

而世之治陰虛咳嗽者視參著如砒毒以黃柏知

母為靈丹使患此症而服此藥者百無一生有能

寡欲而不服藥者反可綿延得活可見非病不可

治乃治病之不如法耳蓋病本起於房勞太過虧

損真陰：虛則火上炎上則刑金故欬：則金不

能不傷矣予先以壯水之主之藥如六味地黃之

類補其真陰使水升而火降隨以參著救肺之品

以補腎之母使金水相生而病易愈矣世之用寒

涼者庸淺庸工固不必盡問有知用參著者不知

先壯水以鎮火而遽投參著以補陽反使陽火愈旺而金益受傷豈藥之罪哉此所謂不識先後著者也

治法須分新久虛實新病風寒則散之火熱則清之

濕熱則瀉之久病便屬虛屬鬱氣虛則補氣宜加

四君子血虛則補血宜加四物兼鬱則開鬱宜加

撫芎香附兼痰則消痰宜加半夏瓜蒌仁滋之潤

之欬之降之此治欬之本法也

貝母丸 治咳嗽日久不止

集方

二

川貝母 志

桑白皮 家炒

五味子

甘草

家炒各五錢

知母 家炒

款冬花 二兩

杏仁 去皮尖雙炒三兩

右為末煉蜜丸龍眼大臨卧嚕化一丸

定欬化痰 治熱欬

百藥煎黃芩橘紅甘草等分為末蒸餅丸菜豆大

時乾噉數丸佳

又方

松子仁一兩胡薹仁二兩研膏和熟蜜五錢收之

每服二錢沸湯點服

用梨去核納酥蜜煎熟冷食若熱食反傷肺
令嗽更劇

香櫞去核切作細片以酒入砂鍋內同煮爛用蜜
拌勻批服自黃昏至五更為度

風寒咳嗽

生薑五兩飴糖半觔火煎熟食盡愈

雪梨去核搗汁一碗入川椒四十粒煎沸去渣入

黑一兩消訖細含嚥亭定

柿餅一大枚烏豆二十粒甘蔗頭二節兩煎茶三

集方

二五

錢棗三枚水煎服

白糖或蜜同生薑泡湯服

欬嗽喘急

乾蘿蔔煎湯飲神効鄭居易計部言其家自先世
二十餘年者每遇咳嗽及病肺
者煮水服之即正愈父老愈効

多年陳白蚬殼煨存性為細末以米飲調服一錢

日三服

虛勞咳嗽

百合蜜蒸食之

猪肺一具洗淨竹刀切片用麻油炒熟食
蘿蔔同羊肉食之

痰飲咳嗽

蚌粉新瓦炒紅入青黛少許同淡薑水滴麻油敷

點調服二錢

肺熱聲啞

猪油煉過入白蜜再煉少頃濾淨冷定時一匙

牛旁子同桔梗甘草煎服

蘿蔔汁和薑汁服

柿子潤喉聲

集方

二五

肺痿

金匱方論曰熱在上焦因咳口中有濁唾涎沫者為

肺痿咳吐膿血胸中隱痛此肺癰也

生薑甘草湯治肺痿咳吐涎沫不止

生薑五兩 人參二兩 甘草四兩 大棗十五枚

右水煎分三次溫服

藕豆散

白藕豆 生薑各五錢 枇杷葉剉淨 半夏薑汁炒

人參 白木各二錢 白茅根七錢

右水煎去渣下橫櫛末一錢和勻分作四服

紫苑湯 治肺癰咳吐膿血

人參 紫苑 知母 貝母 桔梗

白茯苓 阿膠 五味子 甘草

右水煎服

簡易良方

桔梗甘草等分水煎服

苡仁每日空心煮粥食

蘿蔔和羊肉或鯽魚煮熟頻食

某方

豬肺煮熟蘸苡仁末食之

臭腥草水煮不住口呷之神効

芥菜油久窖地中者飲之立効其地須有人往來

踐踏者方妙愈久愈効 芥辛溫主通肺氣得益

能散痰熱所以治肺癰有神効也

喘

以氣息言呼吸氣促不能息者謂之喘、與氣短不同喘者促、氣息喘、息數張口擡肩搖身擗肚

短氣者氣短而不能相續似喘而不擡肩似呻吟

而無痛楚呼吸雖急而無痰聲宜詳辨之

丹溪云須分虛實新久、病是氣虛宜補之新病是

氣實宜瀉之趙氏云喘與氣短今則短氣是虛喘

是實然而喘多有不足者短氣亦間有、餘者新

病亦有本虛者不可執論也

全真云實喘者氣實肺盛呼吸不利肺竅壅塞若寸

沉而實宜瀉肺虛喘者腎虛先覺呼吸短氣兩脇

脹滿左尺大而虛宜補腎此腎虛證非新病而虛

某方

者乎邪喘者由肺受邪伏於肺中閉塞不通呼吸

不利若寸沉而緊此外感也亦有六部俱伏者宜

發散則身熱退而喘定此鬱症人所難知非短氣

中之有餘乎

上氣者氣上而不下升而不降痞滿腸中氣道奔迫

喘息有音者是也本於肺臟之虛復感風邪肺葉

振舉諸臟又上衝而壅遏也

嚴氏曰人之五臟皆有上氣而肺為之總由其居於

五臟之上而為華蓋喜清虛而不欲窒礙調理失

宜或為六氣所侵則肺氣脹滿發而為促呼吸促迫坐卧不安或七情內傷鬱而生痰脾胃俱虛不能攝養一身之痰皆能令人發喘治法當究其源如感外邪則祛散之痰火則疎導之氣鬱則調順之脾胃虛者溫理之

藥全善云凡下痰定喘諸方施之形實有痰者神効若陰虛而脉浮大按之濡者不可下之必死經云諸喘皆屬於上又謂諸逆衝上皆屬於火故河間叙喘病在於熱條下華陀云肺氣盛為喘活人

書云氣有餘則喘後代集證類方不過遵此而已獨王海藏云辨氣盛當作氣衰有餘當作不足肺氣果盛與有餘則清肅下行豈復為喘以其入於肺炎燦真陰衰與不足而為喘馬所言盛與有餘者非肺之氣也肺中之火也醫貫謂火之有餘冰之不足也陽之有餘陰之不足也凡諸逆衝之火皆下焦衝任相火出於肝腎者也故曰衝逆腎水虛衰相火偏勝壯火食氣銷鑠肺金烏得而下喘焉丹溪云喘有陰虛自小腹下火起而上宜四

物湯加青黛竹瀝陳皮入童便煎服如挾痰喘者四物湯加枳殼半夏補陰以化痰夫謂陰虛喘發丹溪實發前人之所未發但如此治法實流弊於後人蓋陰虛者腎中之真陰虛也豈四物湯陰血之謂乎其火起者下焦龍雷之火也豈寒涼所能降乎其間有痰者有無痰者有痰者水挾木火而上也豈竹瀝枳半之能施乎須用六味地黃加門冬五味大劑煎飲以甘水之主則水升火降而喘自定矣

黃帝針經曰胃絡不和喘出於陽明之氣逆真元耗損喘出於腎氣之上奔肺虛則少氣而喘東垣云胸滿少氣短氣者五臟之氣皆不足而陽道不行也

四物湯 加減悉載前論

當歸 熟地 白芍 酒炒各三錢 川芎 錢半

右水煎服

四七湯 治七情鬱結上氣喘急 湯名四七者以四

茯苓 半夏 各錢 蘇葉 六分 厚朴 薑汁炒一錢

薑七片 棗二枚 水煎服

三子養親湯 治痰氣喘嗽胸滿少食

白芥子 紫蘇子 蘿蔔子 各錢三 微炒用生絹

袋盛入煮湯飲之勿煎太過則味苦辣若大便堅

實者入蜜一匙 冬月加薑二片隨試隨効

天方 治老人喘嗽氣促睡卧不得

胡荽肉杏仁去皮尖生薑各一兩研膏入煉蜜少

許和丸 彈子大每卧時嚼一丸薑湯下

簡易良方

集方

三

生山藥搗爛半碗甘燕取汁半碗和勻頻熱飲之

立止

蘿蔔子炒研末蜜九梧子大每服五十九白湯下

沙糖同薑汁煎服

吐血

證治準繩云鬱於經絡血溢妄行從鼻則衄；行清

道上行濁道流入胃脘令人吐血皆係上盛下虛

血隨氣上法當順氣；降則血歸經矣經云怒則

氣逆甚則嘔血然憂思驚恐內傷氣逆上者皆吐

血也但怒氣致血證者則暴甚唇青面青脉弦

醫貫云諸書雖分咳血嗽血吐於肺咯血唾血出於

腎余謂咳嗽咯唾皆出於腎蓋腎脉入肺循喉嚨

挾口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臟二相連

集方

三

病則俱病而其根在腎；中有火有水；乾火燃

陰人刑金故咳水挾相火而上化為痰入於肺；

為清虛之府一物不容故嗽中有痰唾帶血而出

者腎水從相火炎上之血也然亦有別若血如紅

縷紅痰中軟而出者此肺絡受傷之血也其病難

已吐血久而成勞或勞病成而吐血肌肉消瘦四

肢倦怠五心煩熱咽乾頰赤心中潮熱盜汗減食

諸證皆作

咯血者不嗽而咯出血也咯與唾少異唾出於氣上

無所阻略出於痰氣鬱於喉嚨之下滯不得出咯而乃出咯血為病最重且難治

醫貫云東垣謂衄血出於肺從鼻中出也嘔血出於胃吐成碗成盆也咯唾血者出於腎血如紅縷在痰中唾中咳咯而出也痰涎血者出於脾涎唾中有少血散漫而出也東垣論雖如此然肺不特衄血亦能咯血唾血胃不特嘔血肝亦嘔血蓋肺主氣肝藏血肝血不藏氣氣自兩脇中逆而出之然總之是腎水隨相火炎上之血也治之惟六味

集方

三

地黃丸為對證獨補腎水性不寒涼不損脾胃久服則水升火降而愈又須用人參救肺補胃藥收功使金能生水蓋滋其上源也又有一等腎水泛上侵於肺水冷金寒故咳嗽肺氣受傷血無所附故亦吐血醫見嗽血者火也以寒折之病者危而危者斃矣須用八味丸補命門火以引水歸源次用理中湯補脾胃以補肺之母使土能克水則腎水歸源而血復其位矣

脈經曰諸見血身熱脈大者難治是火邪勝也身涼

脈靜者易治是正氣復也故脉訣云鼻衄吐血沉細宜忽然浮大即傾危此之謂也

血證上行或唾或嘔或吐皆逆也若變而下行為惡痢者順也血上行為逆其治難下行為順其治易故仲景云蓄血證下血者當自愈若無病之人忽然下痢其病進也今病血證上行而後下行惡痢者其邪欲去是知吉也

證治準繩云凡吐紫血多者無事是平昔熱傷死血存胃口吐出為好若早止反成血結塊痛難治其

集方

三

咳血淺紅色似肉似肺者必斃吐血之證畢竟大吐者危於咳血世醫皆言痰中咳血甚於吐血未必其然大都火盛咳頻而血多者方是危症若欬稀而血少此偶傷於熱或傷於酒而然但遵立齋法六味丸及益氣丸並進久當自愈不必視為重病而介也

陳無擇云凡血證先分陰陽有陰虛有陽虛又須分三因風寒暑濕燥火外因也過食生冷好啖炙烤醉飽無度外之內也喜怒憂思恐內因也勞心好

色肉之外也。跌撲閃胸傷重瘀蓄者不內外因也。既分三因而必以一身之陰陽為主。或陰虛而挾內外因也。或陽虛而挾內外因也。蓋陰陽虛者在。我之正氣虛也。三因者在外之邪氣有餘也。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不治其虛安問其餘。

勞傷心肺卒暴吐血者。毋論其脉急用獨參湯。

獨參湯 治失血暴甚絕者一欲

人參二兩

右水二盞煎一盞頓服

集方

三十五

按醫貫云世俗之見謂吐血衄血者陰血受病以四物湯補血是矣。參耆補氣何為用之。不知古方純用補氣不入血藥者。蓋治血必先理氣。血脫必先益氣。古人之妙用也。以有形之血不能速生。無形之氣所當急用。因無形自能生育形也。

王肯堂云虛證補氣不補血。氣有生血之功。血無益氣之理。何也。氣有神而無形。補之則易充。血有形而無神。補血之藥難收速效。况氣陽而血陰。從陽血從氣者理也。且補血之藥如當歸能潤燥滑

下地黃多泥。腸緩中多用恐致瀉泄中滿耳。

又方 治酒色內傷氣血妄行口鼻俱出。心脾脉破血如清血須臾不救。

人參 治 側柏葉 荊芥穗 各五錢

右為末每用二錢飛羅散二錢以新汲水調如稀

糊服少頃再啜一服立止

四生丸 治吐血衄血熱妄行

生荷葉 生艾葉 生柏葉 生地黃 各等分

右搗爛丸如鷄子大每下九水煎服

薛立齋云前方乃內熱暴患用之相宜若人病久

集方

三六

本原不足須補脾以滋化源否則虛火上炎金反受剋獲生鮮矣

栢葉湯 治吐血不止

栢葉 乾薑 艾葉 水煎服

全匱方用馬通一升合棗凡吐血不止則氣血皆

虛。則生寒方中用栢葉者以栢葉兌金之氣而生能制肝木。主升金主降取其升降相配則血得以歸藏於肝故用之為君。乾薑性熱炒黑則止而不走用補虛寒之血艾葉溫性能入內而不炎

於上可使陰之氣反歸於裏以補其寒用二味為佐取馬通者以血生於心：屬午用午獸之通主降火消停血引領而行為使也

當歸補血湯凡失血後必大發熱名曰虛發熱方名當歸補血湯補血而以黃耆為君陽能生陰血也

黃耆蜜炙 當歸酒洗

右水煎服

婦人參

白朮 茯苓 當歸 赤石 赤石 赤石

黃耆蜜炙 木香 甘草蜜炙 龍眼肉七枚

薑三片末二枚水煎服

醫貫云凡治血症前後調理須按一經用藥心生

血脾最血肝藏血婦脾湯一方三經之方也遠志

求仁補肝以生心火茯苓補心以中脾土參耆甘

補脾以固肺氣木香者香先入脾神欲使血歸於

脾故曰婦脾有鬱怒傷脾思慮傷脾者尤宜火旺

者加山梔丹皮火衰者加丹皮肉桂又有八味丸

以培先天之根治無餘法矣

酒食過多傷胃吐血者用理中湯以止方最理中脫

分別陰陽安定氣血
理中湯

人參 白朮 乾薑 甘草炙

每服八錢水煎服 加附子名附子理中湯

怒氣傷肝而成吐血者須用柴胡梔子清肝散

梔子清肝散

柴胡 黃芩 當歸 丹皮 生地各一錢 梔子

黃連炒 川芎六分 升麻八分 甘草三分

右水煎服

因鬱而成血病者凡鬱皆肝病也木中有火鬱甚則

火不得舒血不能藏而妄行不但怒為鬱憂為鬱

若其人素有陰虛火症外為風寒暑濕所感皮毛

閉塞即為鬱：於經絡則從鼻而出鬱於胃脘則

從吐而出凡係鬱者其脉必濡其面色必滯其口

或苦或酸不知者以為虛而溫補之誤矣當舒散

其鬱為主木鬱則達之火鬱則發之是也其方惟

逍遙散為的藥外加丹皮萊菔連隨手而應愈後用

六味地黃丸以滋其陰

逍遙散

當歸 白朮 白芍 柴胡 茯苓 薄荷 各一
甘州 五分 水煎服

薛新甫加 丹皮 山梔 名加味道遙散

過吹炙烤辛熱等物而得者上焦壅熱胸腹滿痛血
出紫黑成塊者可用桃仁承氣湯從大便導之此

釜底抽薪之法

桃仁承氣湯

桃仁 去皮尖 炒五分 桂心 芒硝 甘州 各二 大黃 四錢

水煎去渣入芒硝待沸溫服

男婦怯症咳嗽吐血男用童女便女用童男便去頭

尾少許日進二次乾燒餅壓之月餘全愈

按諸氏遺書云人喉有竅則咳血殺人喉不停物毫

髮必款血既滲入愈滲愈款愈款愈滲惟飲濃溺

則百不失一若服寒涼則百不一生 又吳球諸

證辨疑云諸虛吐衄略血須用童子小便其功甚

速蓋濃溺滋陰降火消瘀血止吐衄諸血但取十

二歲以下童子絕其烹炮鹹酸多與米飲以助水

述每用一盞入薑汁少許或薑汁二三滴徐服

之日進二三服寒天則重湯頓溫服久自有效

醫貫云童便一味可謂治血之要暴發之際用之以

為降火消瘀之急劑則可多服亦能損胃此特甚

言寒涼之不可用耳

衄血

凡鼻衄多因熱而得此疾婦人鼻衄者由傷動血氣

所致也凡血氣調和則循環表裏經絡澁而不散

若勞傷損動因而生熱氣逆流溢入於鼻者則成

鼻衄也只有產後見衄者不可治

參贊書云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脉傷陽則衄

傷陰則下衄血蓄血上焦心下手不可近苦

血中焦臍腹小腫大痛蓄血下焦

犀角地黃湯 主熱鬱不解流行經絡或流腸胃

犀角 生地 芍藥 丹皮 各等分

右每服三錢水煎溫服面色痿黃大便黑者更宜

服 若實熱熾盛加炒黃芩 若去血過多或脾

神之氣虧損不能攝血歸源者急用四君子湯

若血或加黃芩升麻或加鬱金末童便薑汁服
簡易良方

側柏葉水煎服

生藕節搗汁飲

嫩荷葉七個搗水服

乾薑炒黑為末童便調服

藕節荷蒂各七個以蜜少許搗爛水二鍾煎八分

名雙荷散或為末丸服

經霜收荷葉焙乾研末每服三錢熱童便調服

集方

四十二

晚桑葉焙研涼茶服三錢立止後服補藥

麥冬生地各五錢水煎服立止

龍骨研為末以少許吹入鼻中九竅出血皆可用

白茅花濃煎飲之立止

百草霜水調服并吹入鼻中

人中白新瓦焙乾入麝香少許溫酒調服張景岳
士常苦鼻衄僅存喘息張思順用人中白散即時
血止又延陵鎮官魯棠鼻血如傾頭空然張潤
之用人中白藥治之即止並不作益
人中白降相火消痰血此散血之驗也
柿餅七枚側柏葉七片水煎露一宿五更服

糯米微炒黃為末新汲水調下二錢仍吹少許入
鼻中

白礬研末吹鼻中立止

京墨磨汁服仍以紙蘸墨入鼻入者塞之

頻飲米泔以紙條蘸真麻油入鼻取嚏即愈

亂髮燒灰細研吹入鼻內立止或楮紙燒灰吹之

白芨末新汲水調服

按薄荷葉塞鼻立止

棕灰隨左右吹之

集方

四十二

葱心塞鼻中即定

梔子燒灰吹之効

新汲水隨左右洗足立止

烏賊魚骨為末吹之効

帶縛中指中節左衄縛左指右衄縛右指左右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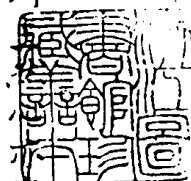
衄左右俱縛極緊

大蒜一枚去皮研如泥左衄貼左足心右衄貼右

足心兩鼻俱衄兩足俱貼之即時止血

耳

趙以德曰耳者腎之竅足少陰經之所



竅於耳人身十二經絡中除足太陽手厥陰外其餘十經絡皆入於耳蓋腎治內之陰心治外之陽合天地之道精氣無處而不交通故清淨精明之氣上走空竅耳受之而聽斯聰矣因此耳屬二臟之竅也靈樞曰腎氣通於耳腎和則能聞五音五藏不和則七竅不通故凡一經一絡有虛實之氣

入於耳者皆足以亂其聰明而至於聾瞶此言暴病者也若夫久聾者於腎亦有虛實之異左腎為陰主精右腎為陽主氣精不足氣有餘則聾為虛若其人瘦而色黑筋骨健壯此精氣俱有餘固藏閉塞是聾為實乃高壽之兆也二者皆稟賦使然不須治之又有乍聾者經曰不知調陰陽之損八益之道早衰之節也其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矣此亦無治也唯暴聾之病與陰陽隔絕之未甚經脈欲行而未通衝擊其中鼓動聽戶隨其氣之

微其而作嘈嘈風雨諸聲者則可隨其邪以治為補不足瀉有餘務使陰陽和平自然清淨之氣上走耳中而聰斯聰矣

耳卒聾者由腎氣虛為風邪所乘搏於經絡隨其血脈上入於耳正氣與邪氣相搏故也要全善云暴聾皆是厥逆之氣

玉節齋云耳鳴甚如蟬或左或右或時閉塞世人多作腎虛治不效殊不知此是痰火上升鬱於耳而為鳴鬱甚則閉矣若遇此證但審其平昔飲酒

厚味上焦素有痰火只作清痰降火治之大抵此證多先有痰火在上又感惱怒而得怒則氣上炎陽之火客於耳也若腎虛而鳴者其鳴不甚其人必多慾當見勞怯等證

耳腫痛屬少陽相火停耳者勞傷氣血熱氣束虛入於其經和隨血氣至耳熱血聚則生膿汁故謂之停耳也耳內瘡者風熱乘虛隨脈入於耳與氣相搏故令耳門生瘡也大抵耳痛是風熱停耳是濕熱又有耳挺結於竅內氣脈不通疼痛不止宜以

清肝為主外用藥搽入挺內縫旁化盡乃愈小兒胎熱或浴水洗灌耳中亦致耳聾作痛生膿初起月間不必搽藥治之太早頭內生腫候毒盡自愈

清神散 治氣壅耳聾

甘菊花 白朮 羌活 荆芥穗

木通 川芎 防風 香附

薄荷 石菖蒲 甘草

右為末每服三錢食後茶清調服

犀角飲子 治風熱上壅耳聾

犀角 木通 石菖蒲 甘菊花

玄參 赤小豆 甘草

薑五片水煎服

地黃丸 治勞損耳聾

熟地黃 當歸 川芎 肉桂

羌活 白茯苓 石菖蒲

葫蘆巴 杜仲 白芷

磁石 水飛 醋淬 七分 研細

右藥為細末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九

以葱白溫酒空心吞下晚飯前再服一服耳卒聾閉

蚯蚓入鹽貯葱管內化水點之其效勝金

以鼠膽汁二枚滴之如雷鳴時即通本方

葛蒲根一寸芫麻仁一粒同搗作七丸綿裹一丸

塞耳日一換

凌霄葉搗汁滴之斗門

蠶蛻紙作捲入麝香二錢入筆筒燒烟熏之三次

即開聖惠方

白茯苓炒去刺為末煉蜜丸空心服廣筆

巴豆一粒綿裹針刺孔通氣塞之取效方集簡

龜尿滴入耳中廣利

生薑蒲搗汁滴入耳中普濟

鯉魚膽汁滴入耳中食醫

久聾不聽

人中白一分乾蚯蚓一條為末以烏驢駒尿一合

和勻瓷器盛之每滴少許入耳聖惠方

驢髓以針砂一合水二合浸十日取清水少許和

髓攪勻滴少許入耳中外以方新磚半個燒赤潑醋鋪磁石末一兩在磚上枕之至晚如此三次即通普濟方

活鼠一枚繫定熱湯浸死破喉取膽真紅色者是也用川烏頭一個炮去皮華陰細辛二錢膽礬半錢為末以膽和勻再焙乾研細入麝香半字用鷺翎管吹入耳中口含茶水日二次十日見效名勝金透關散衛生家寶方

烏雄雞一隻治淨以無灰酒三升煮熟棄熟食三集

五隻效簡便方

真磁石一豆大穿山甲燒存性研一字新綿裹塞耳內口含生鐵一塊覺耳中如風雨聲即通普濟方椒目巴豆菖蒲同研細以松香黃蠟溶和為挺納耳中抽之一日一易神驗甄權

風稍蛇皮二分麝香少許共為細末兩耳分作六處作三次吹之如吹一次緊將耳門按一鐘飯時一放又吹又按又吹共三次男先左耳女先右耳不論老少遠年近日立通仁術便覽

耳中町聾乾結不出

白蚯蚓入葱管內化為水滴耳令滿不過數度即易調出

以火酒滴入仰之半時即可拈出李樓奇方磨刀鐵漿滴入即愈心統

耳忽大痛如有蟲在內奔走或血水流出或乾痛不可忍者蛇蛻燒存性研鷺翎吹入立愈醫方摘要凍耳成瘡方

柏葉三兩微火為末杏仁四十九枚湯浸去皮研人髮兩雞子大食鹽

乳香各五錢黃蠟一兩清油一觔

右先以油煎令沸即下髮以消盡為度次下諸藥煎令焦黃濾去滓以慢火煎之後下乳香黃蠟等攪令稠稀得所於磁器盛每用鷺翎旋取塗之生薑搗汁熬膏塗之暇日記

陳皮燒研一錢麝香少許為末日搽各立效散綱目橄欖核燒灰油調敷簡要方雀腦塗海生方

耳道生瘡

黃丹一錢松香八分各研合勻香油調搽簡便方

貝母研末近效方

耳後生瘡

黃連枯礬為末傳之仁術便覽

地骨皮研細末先將粗末煎湯洗後將細末津唾

調搽仁術便覽

目

銀海精微云目者五臟六腑之精華如日月麗天著

明而不可掩也兩皆赤者皆屬心滿眼白精屬肺

集

七

烏珠圓大屬肝上下肉胞屬脾胃而中間瞳人屬腎是雖五臟各有證應然論主則瞳子為尤重何以言之目者肝之外候也肝主木腎主水水能生木子肝母腎宜有子母能相離者故致肝腎之氣充足則精彩光明肝腎之氣缺陷則昏朦暈眩瞳人開大淡白偏斜此腎虛也瞳人焦小或帶微黃此腎熱也一虛一實以此驗之然肝腎之氣相依而行心者神之舍又所以為肝腎之副焉何也心主血肝藏血血能生熱衝發于眼皆當清心涼肝

又不可罔執水生木之說也析而論之則拘急牽蹇瞳青胞白痒而流淚不赤不痛是為風眼烏輪突起胞硬腫紅眵淚濕漿裏熱刺痛是謂熱眼眼渾而淚胞腫而軟上壅朦朧酸澁微赤是謂氣眼其或風與熱并則痒而浮赤風與氣搏則痒澁昏沉血熱交聚故生淫膚粟肉紅縷偷針之類氣血不至故有眇視胞垂雀盲內障之形淡紫而隱紅者虛熱也鮮紅而妬赤者實熱也兩皆呈露生努肉者心熱血旺也白精紅膜如紙傘者氣滯血凝

集

也熱證者瞳人內湧白睛帶濕色浮而赤也冷症者瞳人青綠白睛枯槁氣沉而濁也眼熱經久復為風冷所乘則赤爛眼中不赤但為痰飲所注則作痛時氣不順而挾熱所以羞明熱氣蓄聚而傷胞所以胞合用藥大抵以清心涼肝調血順氣為先至于退翳一節尤關利害翳起于肺家受熱輕則朦朧重則生翳珍珠翳大如粟米者易散梅花翳狀如梅花葉者難消雖翳自熱生治法先退翳而後退熱謂熱極生翳若先去赤熱則血為之水

而翳不能去其有赤眼與之涼藥過多又且滌之以水不反掌而水凝眼時一團水耳水性清澄尤不可過于點洗喜怒失節嗜慾無度窮役目力涕淚過傷凌寒衝風當暑冒日不避烟火飲啖熱多此皆患生於臟腑者也專事點洗可乎哉惟靜坐澄神愛護目力寧懷息慮心逸日休調和飲食斟酌藥餌明察澄淵斷可必矣

目不因火則不病何以言之氣輪變赤火乘肺也肉輪赤腫火乘脾也黑水神光被翳火乘肝與腎也

集方九

赤脈貫目火自甚也能治火者一句可了故內經曰熱勝則腫凡目暴赤腫起羞明隱淚出不止皆大熱之所為也古人有用鐮針刺前五穴出血自非神于法者不可輕用

眼疾由飲食辛熱七情所動六氣淫鬱所致然亦有痰熱濕熱與夫服食金石燥熱之藥致者或久病後榮衛虛弱肝氣腎陰不足或元氣精氣虛衰及脫營為病皆有虛熱實熱之殊並宜分治

世病目赤者為熱人所共知者也然不審其赤之分

數各有不同有白睛淡赤而細脈深紅縱橫錯貫者乃七情五臟勞役饑飽之病也有白睛不腫不脹忽如血貫者乃血為邪勝凝而不行之病也有白睛微變青色黑睛稍帶血色白黑之間亦環如帶謂之抱輪紅者此邪火尅金水衰反制之病也因目病已久抑鬱不舒或因目病誤服寒涼藥過多適內多勞勞皆能損傷元氣元氣一虛心火亢盛故火能尅金

眼赤而痛者臟腑熱毒傳於肝經使血散亂流注於

集方

目故赤而痛目亦不痛者肝實也肝者血之候肝勝則血勝血勝則流注於四肢血氣上攻瞳人故赤而不痛也目赤腫瞳人痛者腎水枯心火旺水不勝也

目有怕日羞明者脾實也脾屬土土化濕氣傳于肝經肝受邪而傳于目肌肉壅塞難開而熱濕相搏故怕日羞明日有迎風流淚者腎虛也肝木生風腎水不勝肝乃腎之子故見風流淚也

目有夜間痛者陰毒之氣勝陽目有日中痛者陽氣

勝也

目有瞳人倒者乃五臟俱損也外因五色內因五味
精液妄行以致腎水枯竭而傷肺肺故知五臟損
也目有瞳人黃者黃風內障也五行變應升降為
先血氣衰滯不能應目故瞳人黃

子和曰聖人雖言目得血而能視然血亦有太過不
及也太過則目壅塞而發痛不及則目耗竭而失
明故年少之人多太過年老之人多不及但年少
之人則無不及年老之人其間猶有太過者不可

不察也

龍木論曰眼疾有七十二般內障二十三候外障四
十九候病狀一一不同據其疾狀認識既不差錯
治療必有所憑內障為黑水神光昏翳外障則有
翳膜者是

機要曰在腑則為衣當除風散熱在臟則為裏宜養
血安神暴發者為衣而易治久病者在裏而難愈
也

折肱漫錄云每見卵中雛最初生日而後有首次及

於身目雖竅於肝而瞳原屬腎此天一生水之義
人之機神盡在目故目疾犯色光乃不復不可慊

五輪所屬

大小皆為血輪屬心火大皆赤則心實黑睛為風輪
屬肝木瞳人為水輪屬腎水瞳人大而有底者不治
白睛為氣輪屬肺金上下胞為肉輪屬脾土

八廓所屬

開泉廓屬小腸經水殺廓屬脾胃經會陰廓屬腎經
抱陽廓屬心命門經清淨廓屬膽經傳道廓屬肺

大腸經津液廓屬膀胱經養化廓屬肝經

五行生剋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木剋土 土剋水 水剋火 火剋金 金剋木

論眼有不治之症

青盲枯陷 白睛膿出 血絲脹起 白珠如魚腦
髓 黑珠如死魚眼 珠死流淚 瞳人散亂
白翳黃心 翳如梅花瘰 珠腫如螺螄肉
凡看五輪內不用藥物若風輪無翳膜不用藥恭

氣輪有赤絲不用人參加桑白皮 肉輪有赤爛

不用川芎 水輪有綠色不用黃芩目珠有綠色者綠非五色

之正殆肺腎 血輪有紫肉不用石斛

眼黑有翳用知母黃柏 眼睛痛亦用知母黃柏瀉

腎火當歸養陰血 冬月眼暴發當解表

鹽醋反石莖蒲 猪肉反羊肝 魚反石決明 鷄

肉反菊花 麴反羚羊角 鴨肉反蜜蒙花

酒反蟬退

倪維德云眼疾忌食辛辣物助火邪及食寒冷物損

集方

胃氣藥不能上行也

李時珍云久食生薑胡椒積熱多致病目

病目者忌洗浴能令目盲

目痛有屬血虛亦有屬氣虛者薛立齋治兩目緊澀

不能久視以為元氣下陷用補中益氣湯倍加參

芪而愈

東垣瀉熱黃連湯

治眼暴發赤腫痛癢

黃芩炒酒

黃連同上

草龍膽

生地黄

柴胡兩

升麻半兩

右每服四錢水煎于日午前飯後熱服

東垣助陽和血湯

治白睛紅多眵淚澀並眼眩無力常欲垂閉

防風

黃芪

當歸

甘草

蔓荊子

白芷

升麻

柴胡

右水煎服

升陽補氣湯

治目無昏花不耐久視久則酸澀難開此其不足不在陰精而在陽氣

黃芪

人參

升麻

柴胡

甘菊

白芍

枸杞

二錢

黃柏

甘草

各五分

集方

右水煎空心服再煎食遠服三煎臨臥服

治肝腎二經目疾

真甘枸杞

去蒂

懷生地

一斤酒

右河水砂鍋內熬膏去渣重湯煮滴水成珠便成

膏矣每膏一斤入煉蜜六兩空心白湯化下眼花

服此立愈

新眼方

杭粉

四兩

銅青

炒三兩

青黛

六錢

黃丹

六錢

冰片

一分

黃連

二兩

膽草

二兩

右用水二碗煎一碗去渣澄清入廣膠二兩溶化
成錠凡遇火眼腫眼昏眼水磨輪眼胞即愈
吹藥方

鵝不食草一兩細辛 川芎 羌活

烏梅灰各一錢猪牙皂角五分

右共為細末每用五釐吹鼻中先令患人含水一
口然後用藥吹之神効

碧雲散 治目赤隱流腫脹疼痛眵淚風痒外醫板
睛諸病

鵝不食草 二錢 乾川芎 一錢

右為細末噙水一口每以米許嚙鼻內淚出為度
碧雲膏 治爛弦風眼流淚不可近光及一切暴赤

肝疾

臘月取羯羊膽以蜜裝滿紙套籠住懸簷下待霜
出掃下點之神効

赤目腫痛

宜熱湯沃湯冷即止頻沃取安或加薄荷防風荆

芥煎洗 趙原陽
濟急方

艾葉同黃連煎水洗 普濟方

黃柏去粗皮為末溼紙包裹黃泥固煨乾每用一
彈子大紗帕包之浸水一盞飯上蒸熟乘熱熏洗
極効 龍木

甘草水磨明礬敷眼胞上効或用枯礬頻擦眉心
集簡

黃連秦皮防風黃芩等分水煎熟用新羊毛筆蘸

刷洗眼 衛家寶方

皮硝置豆腐上蒸化取汁收點簡便

乳汁浸黃連頻點 外臺秘要

黃連三分洗淨切碎明礬一豆計紅棗肉裹蒸以

裝化為度去棗用人乳浸點奇効 驗簡便方

燒酒入鹽飲之痛止腫消洗目並効 細目

鯉魚膽五枚黃連末五錢和勻入蜂蜜少許瓶盛

安飯上蒸熟每用貼目皆日五七度亦治飛血赤

目簡便方

薺菜根搗汁滴之 聖惠方

自己熱小便乘熱抹洗即開目少頃以真氣退去

邪熱也集簡方

五月取老黃瓜一條上開小孔去瓢入芒硝令滿

懸陰處待硝透出刮下湯點眼甚效神方

猪肝一具薄切水洗淨以五味煮食之食醫心鏡

風眼赤爛

明淨皮硝一盞水二盞煎化露一夜遮淨澄清朝

夕洗目三日其紅即消久者亦愈楊誠齋經驗方

銅青水調塗盆底以艾葉乾刮下塗爛處衛生易簡方

膽礬三錢燒研泡湯日洗明目經方

白礬煨一兩銅青三錢研末湯泡澄清點洗永類

臘月不落桑葉煎湯頻洗或入芒硝集簡方

黃連浸濃汁漬拭之時後方

赤腫堂醫

鵝不食草按塞鼻中醫膜自消

鵝不食草一名野園要生石縫及陰溼處高二三寸冬月佳苗細莖小葉形如嫩胡荽夏開細

花黃莖細結子極易繁僻地則鋪滿地其氣辛

重搗亦不食之故名凡日中諸病皆可用之生按

為名塞于鼻內頻換三日之間復舊明不食

爐甘石煨淬海蝶蛸硼砂各一兩為細末以點目

才醫退赤收溼除爛

李時珍曰礬甘石以炭火煨紅童便淬七次水洗淨研粉水飛過晒用其塊大小不一狀似羊腦

如石脂亦粉去產于金坑者其色微黃為上產于

治中者其色白或帶青或帶綠或粉紅同龍腦點

諸病綱目切

青魚膽頻頻點之臘月收取陰乾簡便方

黃連切片并水熬濃去渣熬成膏入大青魚膽汁

和就入片腦少許瓶收密封每日點之效驗方

海蝶蛸一兩為末入冰片少許點之日三聖惠方

熊膽少許化開入冰片一二分銅器點之效驗方

每日令人以舌舐數次久則真氣熏及自然毒散

腎退集簡方

田螺一枚去靨納黃連末于內置之露中既取則

肉化為水滴入目中亦瘡自消保壽堂方

馬牙消一兩銅器銼化入飛過黃丹二分片腦二

分銅匙急抄入罐內收每點少許其效如神張三

要真藤以水浸過吹氣取汁滴目中去翳障本遺

即今野葡萄蔓葉花實與葡萄無異其實小而圓色不甚紫其莖吹之氣出有汁

蠟燭汁滴入目中去醫障性難藥

病後生醫

白菊花蟬退等分為散每月二三錢入蜜少許水

煎服大人小兒皆宜救急方

鯉魚長一尺二寸者取膽滴銅鏡上陰乾竹刀刮

下每點少許聖濟錄

努肉攀睛

浮萍研爛入水片少許點之危氏得效方

取好梨一顆搗絞汁以絲裹黃連一錢浸汁仰臥

集方

點之圖經

用海螵蛸一錢研砂半錢研細水飛澄取以黃蠟

少許化和成劑收之臨卧時火上旋九黍米大搽

入眼中睡至天明溫水洗下未退更用一次即効

用首生男子乳和雄雀矢研成泥點之即消蘇恭

頭尖者是雄兩頭圓者是雌

用小兒吐出蛔蟲三條磁盒盛之紙封埋溼地五

日取出化為水磁瓶收每日以銅筋點之其醫自

消晉濟方

白卷納黍米大入目令淚出日日用之惡汁去盡其疾自滅秘要

拳毛倒睫

東垣曰眼生倒睫拳毛者兩目緊急皮縮之所致也蓋內熱則陰氣外行當去內熱并火和眼皮緩

則眼毛立出翳膜亦退或因風入脾經致風痒不住手擦日久赤爛拳毛入內也

翻轉目睛以狗尾草一二莖蘸水屢洗惡血甚良

李時珍云穗形象狗尾故俗名狗尾草搗莖筒盛以治目病故方士稱為光明草

水鼈子仁搗爛以絲帛包作條左患塞右鼻右患

塞左鼻其毛自分上下次服蟬蛻藥為妙孫天仁集効方

集方

臘月蟄蠅研為末以鼻頻嗅之即愈名方

拔去毛以蠶血點上數次即愈孫簡方

雜物眯目

新桑根皮洗淨搗爛入眼撥之自出聖惠方

白蘘荷根取心搗絞取汁滴入目中立出普濟方

新筆蘸水繳出千金方

鹽鼓各一撮置水中注目視之立出孫真方

藕洗搗汁綿裹滴入目中即出普濟方

清水濃研好黑點之即出太平聖惠方

麥芒入眼

以新布覆目持蟬蟾從布上摩之芒即著布上出
千金方本草綱目云蟬蟾狀如蠶一名地蠶生樹
根及糞土中外黃肉黑生舊茅屋上及在腐木中
者內外潔白皆淫熱之氣熏
蒸而化當以木中者為勝

塵沙入目

貂裘袖拭之即出瀕湖集

飛絲入目

頭垢點入目中即出

白菜揉爛帕包滴汁三二點入目即出普濟

雀盲目有臨晚不見物者

蒼朮去皮三兩石決明煨存性一兩為末入猪肝

內沙鍋米泔水煮熟先熏後喫瑞竹堂方

蒼朮四兩米泔浸切片焙為末猪肝二兩批開搽

藥在內用麻係定粟米一合水一碗砂鍋內煮熟

熏眼候溫臨臥每服一錢世傳方

紫芥菜子炒黑為末用羊肝一具分作八服每用

芥末三錢捻肝上箚簪裹定煮熟冷食以汁送下

女貞實四五十粒入水二茶甌重湯煮沸候溫釀

指洗之年餘能見雲表物雜桃軒

猪肝一具細切去皮膜葱白一握用豉汁作羹待

熟下鷄子三箇食之普濟方

偷針眼

巢氏曰凡眼內背頭忽結成胞三五日間便生膿

汁世呼為偷針眼此由熱氣客在背間熱搏于津

液所成但勢輕者小小結聚汁潰熱散即瘥

鼻

鼻屬手太陰肺經又屬手少陰心經又屬手足陽明

大腸胃經督脈之交會其在小兒面部謂之明堂

靈樞曰脈見于氣口色見于明堂明堂者鼻也明

堂廣大者壽小者殆然預視其面部何如當見明

堂雖小與面相稱者壽屬足太陰脾經熱病者鼻

先餘處無恙獨鼻尖色青黃者其人必為淋也鼻

尖微白者亡血也赤者血熱黃者小便難也

鼻軌謂鼻出清涕也是腦受風寒已熱在內內經運

氣鼻軌有二一曰火攻肺虛鼻軌經云少陰司天

熱淫所勝軌衄嚏嘔孫一奎曰鼻主無形者清氣

清氣也縱火熱主令之歲何嘗病耶金職司降喜清而惡濁今受濁氣薰蒸凝聚既久壅遏鬱結而為涎涕至于痔瘡肉之類皆由積久燥火內熾風寒外束隧道壅塞氣血升降被其妨碍澆培彌厚猶積土而成阜也即非火熱主令之歲有不病者乎治者無拘于運氣之說可也

鼻淵謂鼻出濁涕也是腦受風熱經云膽移熱于腦則辛頰鼻淵頰辛者鼻酸痛也鼻淵者涕下而不止如水泉也故凡痰涎涕唾稠濁者火熱盛極銷鑠致之也或言軌為肺

集方

寒者誤也但見軌涕鼻塞遇寒則甚遂以為然豈知寒傷皮毛則腠理緻密熱氣怫鬱而病愈甚也鼻塞生瘰肉此陽明溼熱蒸于肺門如雨霰之地矣生苔菌也或胃中有食積熱痰流注宜南星半夏蒼朮酒芩連神麴辛桑細辛白芷甘草消痰積之藥

鼻赤一名酒皸鼻乃陽明風熱及血熱入肺也肺氣通于鼻為清氣出入之道路多飲酒人邪熱熏蒸肺葉伏留不散故見于鼻或肺素有風熱雖不飲

酒其鼻亦赤謂之酒皸蓋俗名也宜以枇杷葉拭去毛煎濃湯候冷調消風散食後臨臥服

芎藭散

芎藭

辛桑

各一兩

細辛

七錢

木通

辛兩

右為細末每用少許絲裹塞鼻中溼則易之防風散治鼻淵

防風

一兩

黃芩

人參

甘草

炙

川芎

麥門冬

各一兩

右為細末每服二錢沸湯點服

集方

二

鼻塞

菖蒲皂角為末每用一錢絲裹塞鼻中仰臥仁術便覽生葱分作三段早用葱白午用葱管中截晚用葱管末稍一截入鼻中令透裏方効

細辛為末時時吹之

麻鞋燒灰吹之立通簡便方

乾柿同粳米煮粥日食聖濟總

酒皸鼻

蜀葵花研末臘猪油和勻夜敷旦洗存仁方

浙二甘食後冷飲外以硫黃入大菜頭內煨藥全
之證治要訣○李時珍云浙二甘乃淘米
第二次泔水清而可用能清熱涼血

密陀僧細研人乳調夜塗旦洗聖惠方
白鹽常擦直指方

銀杏同酒糟嚼爛夜塗旦洗醫林要方

生礬研末每洗面時置掌中滴酒擦患處雜寶方

蓖麻仁同瓦松大棗白果肥皂丸洗開元方

鹿角磨汁全

用雄猪膽每日早以熱酒調服一枚李月如舊術

便覽

枇杷葉梔子仁等分爲末每服一錢溫酒調下日

三服本事方

榆葉煎湯洗之時珍

鼻中瘰癧

枯礬和猪脂爲丸絲裹塞之數日瘰癧肉隨藥出日

一換聖惠方

雄黃塞之自落瑞竹堂方

鐵鑄和猪脂塞經日自出濟生方

雄黃枯礬細辛甜瓜子各等分爲末搗入鼻中便覽
蚯蚓一條炒同牙皂一挺爲末蜜調塗之清水滴

盡自除聖惠方

瘰癧肉垂下者冰片點之自入集簡方

白礬同礬砂點之自落靈苑方

人中白瓦焙每服一錢溫湯下朱氏集方

青黛槐花杏仁研敷杏林要方

牛骨燒灰臘猪油調搽千金方

海螵蛸同輕粉塗瑞竹堂方

馬絆繩燒灰搽之集簡方

盆邊零飯燒研塗之瀕湖集方

食物從鼻中縮入腦中不出以牛脂或羊脂如指

頭納入鼻中以鼻中取脂入須臾脂消則物逐脂

俱出簡要濟方

口

口者脾之所主胃大腸脉之所挾經云脾氣通于口

脾和則口能知五味矣此脾之主于口也

脾熱則口甘肝熱則口酸心熱則口苦肺熱則口辛
腎熱則口鹹胃熱則口淡一云膽汁上溢故口苦
或熱甚使然也

經云少陰之後火氣內發上為口糜心屬君火是五
藏六府之主故諸經之熱皆應于心心肺布舌上
若心火炎上熏蒸于口則為口舌生瘡脾脉布舌
下若脾熱生痰涎相搏從相火上炎亦生瘡二
者之病皆由于火火有虛實壯色淡色紅之別
虛火者色淡而白斑細點甚者陷路龜紋脉虛不

集方

注

渴此因思煩太甚多醒少睡虛火發動四物湯加
黃柏知母丹皮等藥為引導實火者色紅而滿口
爛斑甚者腮舌俱腫脉實口乾此因膏梁厚味醇
酒炙烤心火妄動而發宜用涼膈之藥自愈
東垣云多唾或唾白沫者胃口上停寒也藥中加益
智仁

王肯堂云凡滿口糜爛牙齒動搖口氣臭穢是胃火
食鬱宜加減甘露飲

口甘生地黃芍藥黃連及三黃丸 口苦柴胡黃芩

黃連苦參龍膽草及小柴胡湯加麥門冬酸棗仁
地骨皮遠志 口酸黃連龍膽神麴蘗薑 口辛
黃芩梔子芍藥麥門冬 口淡白朮半夏生薑茯苓
苓 口鹹知母烏賊骨 口澀黃芩芍藥葛根津防
風薄荷 棘枯薑茯苓 痰行
涼膈散 治口瘡

梔子 連翹 薄荷 黃芩

甘草 各一 桔梗 兩半

右竹葉七片煎去渣入蜜少許食後服忌酒醋辛

集方

注

熱之物

加減甘露飲丹溪云甘露飲心
肺胃藥也治口臭

熟地黃 生地黃 天門冬 黃芩

枇杷葉 山茵陳 枳殼 石斛 各一

甘草 犀角 各五 錢

石水煎服

綠袍散

薄荷葉 荊芥穗 青黛 玄明粉

硼砂 各二 百藥煎 甘草 各一 錢

右先將礪砂玄明粉研細再同各末研勻乾搽舌上或新水入蜜調搽

口舌生瘡

黃柏蜜炙研末搽之治口瘡如神家珍

茄蒂燒灰搽之丹溪

人中白七分枯礬三分研勻有涎拭去數次即愈

集簡方○人中白乃人溺澄下白塗也以風日久乾者為良入藥瓦煨過用口舌諸瘡用之有效

五倍子為末搽之或煎漱秘覽

西瓜水含漱冬月無瓜用皮燒灰傳丹溪

傳方

三五

酒煎黃連呷下立愈仁術

青錢燒碎酒飲心統

枯礬一錢半夏火煨黃一錢為末搽之立効簡便

燕窩泥敷之良靈苑

白礬泡湯濯足濟生

吳茱萸研末醋調貼兩足心移夜便愈集簡

天門冬麥門冬並去心玄參等分為末煉蜜丸彈

子大每嚙一丸僧居齋

飲酒口糜

螺螄煮汁飲

香口辟臭

益智子仁一兩甘草二錢礪粉舂之良方

明礬入麝香為末擦牙上生

曝乾梅脯常時含之瑞竹

甜瓜子曝乾搗細蜜和為丸每食後漱口含化青

雞

大黃燒存性為末早晚揩牙漱之千金家

雞舌香嚙開元廣

集方

三

食韭口臭沙糖解之保生

唇附

唇屬足太陰脾經其華在唇脾者唇之本管之居也

四面又屬足陽明胃經則唇中黑又屬手少陰心經

玄珠云上下唇皆赤者心熱也上唇又屬手太陰

肺經錢仲陽曰肺主唇白而華者肺之白也枯燥

則乾熱則裂風則爛寒則弱若唇腫起白皮皸裂

如繭繭名曰繭唇有唇腫重出如繭者有不細末

大如繭如瘤者或因七情動火傷血或因心火傳

受脾經或因厚味積熱傷脾大要審本證察兼證
補脾氣生脾血則燥自潤伏自除腫自消若妄用
清熱消毒之藥反為翻花敗證矣

李時珍云脾熱則唇赤或腫寒則唇青或燥燥則唇
乾或裂風則唇動或喝虛則唇白無色溼則唇滿
溼爛風熱則唇生核下唇腫痛或生瘡名驢嘴風
上唇腫痛生病名魚口瘡以水常潤之乃可擦藥
唇腫裂或患齙唇宜柴胡清肝散胃火血燥唇裂為
齙或牙齦潰爛作痛宜清胃散中氣傷損唇口生

瘡宜補中益氣湯

柴胡清肝散

柴胡

黃芩炒各一錢 黃連炒各一錢 山梔炒各七分

當歸

生地黃 牡丹皮各一錢 川芎六分

升麻

甘草三分

右水煎服若脾胃去苓連加白朮茯苓

清胃散見齒門

黃蘗散 治齙唇

黃蘗一兩 五倍子二錢 蜜陀僧 甘草各一錢

右將五倍子三味為末水調敷黃蘗上火炙數次
將藥切片臨臥貼之天明即愈 一方訶子肉五
倍子等分為末乾貼

冬月唇裂燥痛

脂麻油頻頻抹之日感

橄欖燒灰為末猪脂調塗或用核中仁研爛敷之

集効

猪脂浸酒塗之葉氏摘

古錢石上以猪脂磨取汁塗開元廣

牛油煎溶入黃蠟塗之即愈謝生家

蛤粉生藥調敷便術

齒

東垣云凡齒統屬足少陰腎經蓋腎主骨齒者骨之

標髓之所養也上齙屬足陽明胃經下齙屬手陽

明大腸經陽明實則齒堅年陽明虛則齒浮動所

以齒痛者乃陽明經有風冷溼熱之雜乘虛而入

聚而為液為凝與齒間之氣血相搏擊而痛也若

熱涎壅盛則齒齦腫起而作痛陽明脉虛氣血不

熱涎壅盛則齒齦腫起而作痛陽明脉虛氣血不

榮則齒動搖而作痛有蟲牙痛者由溼熱生蟲蝕其根而作痛也有齒間血出者由陽明之支有風熱之邪入齒銀搏于血故血出也有齒齦者亦以陽明入風熱之邪搏於齒銀氣血腐化為膿出臭汁謂之齒齦有風痛者遇風發作浮腫隨後生痛有火痛者齒根牽扯腮頰陣陣作痛時發時止有陽明經溼熱作痛者腮頰浮腫甚者牽引太陽疼連額項口中熱氣大便結燥病既各異治療不同不可執一而論也○開口臭氣不可聞者腸胃中

集方

三

有積熱也遇食而痛者腸胃中有溼熱也牙銀宣張者胃中有客熱也齒搖動者腎元虛也

奚囊便方云牙痛之症寒是標故擦漱之藥宜辛溫以散寒開鬱熱是本故內服之藥宜辛涼以散熱清中牙痛有四證不可例治熱者怕冷水用牙硝薑黃雄黃荊芥等治之冷者怕熱湯用乾薑草撥細辛等治之不怕冷熱乃風牙用牙皂蠶蚕蜂房草烏治之有蟲者蛀牙用雄黃石灰沙糖等治之用藥訖皆以溫水漱之

劉宗厚云齒蛀由腸胃溼熱而生前人以爲內因然古方無治蟲之劑皆以藥擦或用之灌漱豈以蟲在齒間非煎飲所能攻治耶

王機微義云齒者骨之餘精氣所養然無病不可常擦益精氣腎氣反有所惡耳昔人有以苦參揩牙久病腰痛腎受傷也此其鑑焉

準繩云腎虛牙浮而痛甚則憎寒壯熱全具如欲脫之狀宜八味丸還少丹

清胃散 治熱之劑

集方 治上齦腫連面頰

集方

生地黃 當歸

丹皮 各一錢 黃連 六分

升麻 二錢

右水煎細呷之加柴胡梔子即加味清胃散一方

加石膏白芷乾葛

獨活散 治風之劑

集方 治身根腫痛

川芎

獨活

羌活

防風 各五錢

細辛

荊芥

薄荷

生地黃 各二錢

右水煎漱飲

升麻散 治上片牙疼

細辛倍 黃檗 知母 防已

黃連 升麻 白芷 蔓荊子

牛蒡子 薄荷

右水煎服或為末擦牙斷

白芷散 治下片牙疼

升麻倍 白芷 防風 連翹

石膏煨 荊芥 赤芍藥 薄荷

右水煎服或為末擦牙銀

牢牙散

槐枝 柳枝各長四寸 皂角七枚 鹽四十

右同入磁瓶內黃泥固濟糠火燒一夜候冷取出

研細用如常法一方止用皂角二挺鹽五錢燒令

赤細研夜用擦牙

嚴氏香鹽散

香附炒 三兩 青鹽五錢

右為細末如常法擦用一方青鹽二兩食鹽四兩

先用川椒四兩煎汁拌二鹽炒乾新瓦器盛之每

早擦牙漱水以指甲點水洗目閉坐良久方洗面

永無齒疾目疾

槐枝煎濃湯二盞入鹽一斤煮乾炒研日用指牙

以水洗目唐孫經方

簡易良方

燒酒浸花椒頻頻漱之時珍

燒酒一小鍾入水半小鍾荊子一捻花椒七粒艾

葉一箇熬滾嗽口甚効仁術便覽

白芷細干煎湯漱之瑞竹堂方

木耳荊芥煎湯頻漱普濟方

經霜乾絲瓜燒存性為末同鹽擦之直指方

川椒同牙皂煎醋漱之

經霜西瓜皮燒灰敷患處立効鄧文宇先生傳

松節煎水含漱或燒灰日搗有効時珍

枸杞根白皮煎醋漱之蟲即出亦可煎水飲肘后

陳石灰四兩蜂窠三兩拌勻鹽泥固濟火煨研末

擦牙神效張三才神效

蛇蛻子煎湯熱漱數次即止集簡方

黃蠟少許攤紙上鋪艾以筋卷成筒燒烟隨左右

熏鼻及烟令滿口呵氣即痛止腫消普濟方

石膏半斤火煨熟白炭炭四兩去刺為細末每日

擦牙漱口牙痛時頻擦之立愈意太

香附葉煎湯漱之仍以香附炒黃為末日擦普濟方

葱鬚五根花椒一錢五分海艾一錢黑豆一合水

煎漱口即止靈苑方

風牙腫痛

白銀燒赤淬火酒漱之立止集簡方

羌活煮酒日漱肘后方

茄蒂燒灰頻擦之神效方

馬齒莧嚼汁漬之即日腫消本事方

白礬一兩燒灰大露蜂房一兩微炙每用二錢水

煎合漱去涎要濟方

荔枝一箇剔開填鹽滿設燒存性研末擦之即愈

孫氏集

秋茄花燒研塗痛處立止衛生家方

五倍子研末冷水調塗頰外甚効唐利方

蟲牙作痛

燒松栢槐枝令熟挂病齒孔須臾蟲緣枝出普濟方

使君子煎湯頻漱集簡方

石灰沙糖和塞孔中古今錄驗方

食後生嚼銀杏一二枚秘濟方

猪肚咬之引蟲神效方

以松脂捏銳如錐塞齒孔內少頃蟲出脂上攝生方

香油抹筋頭煎麝香末縣裹炙熱咬之換二三妙用方

其蟲即死斷根醫方摘要

齒墮齒動

鹽半兩皂莢兩挺同燒赤研夜夜指齒一月後其

齒牢固

刺蒺藜去刺為粗末每服五錢淡鹽水半盞煎七

分去渣入炒鹽一撮溫漱甚効或以根燒灰貼即

固御藥方

骨碎補洗淨銅刀切片瓦鍋慢火用槐枝頻攪炒

黑色取起研末齒動搖者數擦立固下亦可保壽方

右壁上石灰搗細蜜和為末桐子大灰中煨過再

用蜜潤入蛀孔中立愈日用便覽

齒疎陷物

爐甘石煨寒水石等分為末每用少許擦牙忌用

刷牙久久自密醫林集要

牙痛欲取

白馬溺浸茄穉三日炒為末點牙即落或煎巴豆

點牙亦落龍氏方

藤黃點之便落簡便方

牙齒不生

白茯苓四兩青鹽六錢先將茯苓或春或研去利

焙乾研末後將青鹽搗碎用荔枝殼開一孔裝青

鹽用紙封孔以黃泥包裹入炭火煨為度取出

泥搗鹽已成一炭研碎同茯苓和勻擦牙可

使落齒再生壽域方

雄鼠脊骨研指即生簡中秘寶方

雄鼠矢三七枚麝香五分同研細指之瑞竹堂方

烏雞矢雌雄各十四顆焙乾研如粉入麝香少許

先用針挑破損齒脚下血出數之簡要藥方

齒黃糯稻糠燒取白灰每日擦之綱目

牙齒日長漸至難食名曰髓溢白木煎水漱生方

牙宣露痛血從齒齦中出謂之齒衄亦曰牙宣

絲瓜藤一握川椒一撮燈心一水煎濃汁漱

吐立效醫方要

麥門冬煎湯漱之寶鑑

童便熱漱衛生易簡方

五倍子燒存性研末敷之立效普濟方

百草霜搽之立止太平聖藥方

舌

舌屬手少陰心經內經曰心氣通于舌心和則舌能

搏堅而長壽岳口知五味疾則舌卷短觀赤其脈

則舌不能收及不能語又屬足厥陰肝經靈樞曰肝者筋

心也復能知味又屬足厥陰肝經靈樞曰肝者筋

是舌中有脈也又屬足厥陰肝經靈樞曰肝者筋

絡于舌本而脈舌主嘗五味以榮養于身資于脾以

分布津液於五臟故心之本脈係於舌根脾之絡

脈係于舌旁肝脈循陰器絡于舌本心脾虛風熱

乘之則為病

孫景思曰舌者心氣之所主脾脉之所通二臟不和風邪中之則舌強不能言壅熱攻之則舌腫不能轉更有重舌木舌舌腫出血等證皆由心肺二經風熱餘乘而言也

李時珍曰舌苦是膽熱甘是脾熱酸是淫熱清是風熱辛是燥熱鹹是脾淫淡是胃虛脉是血虛生胎是脾熱閉出血是心火鬱腫脈是心脾火毒瘡裂是上焦熱木強是風痰淫熱短縮是風熱舌出數寸有傷寒產後中毒大驚數種

集方

聖

薛新甫云凡舌腫脹甚宜先用針扎在筋頭上刺舌尖或舌上或邊旁出血泄毒以救其急蓋舌者心之外候也心主血故血出則愈惟舌下廉泉穴此

屬腎經雖宜出血亦當禁針慎之廉泉穴古之下朝也血紅紫毒輕紫黑重○舌下有兩穴一名金津一名玉液此津液所出之門戶醫家名焉是也

古苦宜柴胡黃芩苦參黃連龍膽瀉麥門冬清舌甘宜生地黃芍藥黃連舌酸宜黃連龍膽瀉肝神麴蘆薈消食古辛宜黃芩梔子瀉肝瀉脾瀉麥門

冬舌淡宜白朮燥半夏生薑水茯苓瀉舌鹹宜知母瀉腎烏賊骨瀉胃舌滿宜黃芩瀉心葛根津防風薄荷去風半夏茯苓去痰

小兒脾熱心肝屢受極熱無所於泄而發于舌如舌絡微緊時時舒舌謂之弄舌舌舒其而良久不收者名吐舌附舌下近舌根生形如舌而小謂之重舌舌漸漸腫大塞滿口中謂之木舌不急治則塞殺人也治法涼解下焦及心肝脾三經和熱疎風化痰

集方

聖

清熱化痰湯治重舌木舌腫痛痰盛作渴貝母天花粉枳實桔梗各一錢黃連黃芩各一錢玄參升麻各七分甘草五分右水煎服

甘露飲治舌裂生瘡枇杷葉石斛黃芩麥門冬生地黃炙甘草右名等分水煎服

青液散治小兒重舌及口瘡

青黛

朴硝各一龍腦一字

右為細末蜜調驚風少許敷之

凡治舌病先以青布蘸新汲水擦口并舌上下然後施藥

重舌木舌

醋和釜底墨厚敷舌上下脫則再敷須臾即消針

蒲黃末頻搽即愈此隱方云宋度宗御賞花一夕蒲黃末等分乾搽而愈蒲黃蒲花中蘆屑也茹金粉當欲開時便取之用時先以溫水蘸熟常指

輕按之

礞砂為末切生薑蘸藥指舌腫處即消簡要方

飛鹽加水片少許勤搽出涎自愈青囊雜纂

皂莢刺曉灰入水片少許搽舌上下出涎立效生濟方

鐵鑄鐵燒紅打下鋪研末水調一錢噴漱生濟方

皂莢二錢鐵上燒紅研末搽之取道鐵板取聚炭

赤如金汁

強靈一錢黃連蜜炒二錢為末搽之涎出為妙氏

積德

諸病舌上生胎

青布染井水抹後用薑片時時擦之自去陶華方

薄荷汁和白蜜治舌上乾澀先以薑片蘸蜜水揩

洗次數之衛生家寶方

舌燥澀如楊梅刺者用生薑切厚片蘸蜜于舌上

指之其刺立消秘濟生方

舌腫脹出口雄鷄冠刺血磁盞盛浸即縮入惠方

舌出不收心經熱甚及傷寒熱毒心攻傷寒後不

集方

聖

能調得多有之珍珠末水片等分敷之即收醫方

巴豆一枚去油取霜用紙摺捲之納入鼻中古自

收瑞竹堂方

舌上出血如針孔謂之舌衄槐花炒研末搽之即

止集驗方

頭髮燒灰敷之簡便方

頰頰

頰頰屬手少陰心經靈樞曰心病者頰赤唇白

華繩云如指者如女人心經以粉停而以上發面赤如脂

白若肺之候丹者心之候榮州謂之火起金是從

所不勝來者為賊邪其病不治又屬足少陰腎經
 者類與類黑頰也旁屬手足少陽三焦膽手太陽
 小腸足陽明胃經之會又屬足厥陰肝經素問曰
 頰腫其在小兒左頰屬手太陽肝經素問曰肝熱
 赤右頰屬手太陰肺經素問曰肺熱病者左頰先
 屬足陽明胃經素問曰陽明虛則寒懷鼓頰終則口
 耳動作又屬足少陰腎經素問曰腎熱
 丹溪方 治兩頰熱腫

乾葛 桔梗 紫蘇各一升麻
 錢半 五

薄荷各一甘草分
 右薑一片水煎服

瘰癧腫痛

鷄卵白和赤小豆末塗之兼治一切熱毒丹腫神

效時珍

朱氏集驗方云宋仁宗在東宮時患瘰癧道
 士賢寫取赤小豆四十九粒為末傳之而愈

柏葉汁調蚯蚓泥塗之

醋調石灰敷之普濟

絲瓜燒存性研末水調搽之

薑汁猪膽陳醋濃磨如墨頻塗半日不乾立退
 廣濟方

時行面赤項腫名發瘰癧

金線連搖汁水調空腹頓飲極效本草蒙荃背依
 線蛙即俗所謂
 田雞水雞也

醫

巢氏病源云足少陽膽經其榮在鬚足少陰腎經其

華在髮衝任之脈為十二經之海謂之血海其別

絡上唇口血盛則榮于上故鬚髮美若血氣衰弱

集方

聖

經脈虛竭不能榮潤故鬚髮脫落

七寶美髯丹見嗣育

甘菊花同生地黄釀酒飲

女貞丸 久服烏鬚並
 腎強陰明目

女貞實 一斗酒浸一宿布帛擦去皮用小黑豆
 川椒去開口者及蒂三兩

川椒去開口者及蒂三兩

右先將女貞實為末加生薑自然汁三兩拌入後

用川椒末三兩和勻蜜在梧子大每服四五錢食

按女貞與冬青同名異物登一類二種或酒送下
 呼為冬青女貞葉厚而柔長四五寸綠色面青背

波子黑色冬青即今俗呼涼青樹者葉微
團子紅色為異其花皆紫子並累累滿樹
簡便方

地黃三月收蓮心七月收槐角八月收各一兩不
見日陰乾入無灰酒內一瓶量力飲多時七日一
醉見效

擦藥方 興化徐
符遇傳

蒲公英一名奶漿草將梗折斷白漿滋出連節
五月間花盛開時摘取長角子一筋擇取細實
者為破故紙即補骨脂四兩

右用青鹽四兩研碎置磁盆內加水二三觔溶化
濾去泥渣將前藥三味入鹽水盆內攪拌浸漲一
夜取出日曬畧乾聽用先於韭菜園內韭菜根下
蚯蚓糞泥拾取一筐凡別地者勿用蘿蔔園內者
尤忌將糞泥加黃膠泥數觔用水和勻揉濃取前
浸曬過藥用桑皮厚紙包撮成團分作七八個再
將前和勻糞泥另鋪攤桑皮綿紙上包裹前藥紙
團滾成團七八個團外再將綿紙濕粘一層或用
紙繩或細麻繩縛扎置陰處陰三日仍預先取黑

牛糞踏扁成片日曬極乾又取桑木劈柴曬乾聽
用臨時煉法將藥團七八個分作兩次用土壑或
磚塊壘成鍋腔砌三面完離地數寸用鋼瓦搭架
懸起將前陰乾泥藥團擺列在上用炭火薰着將
乾牛糞塊并桑柴上下環圍烘煉候火着時點一
炷香完內驗藥色盡黑為度仍須存性勿致變灰
白色取出置地以下以瓦盆覆蓋悶熄俟冷透時搗
開去泥殼潔淨并去靠藥紙灰將藥研為極細末
另加青鹽十兩入水濾淨泥渣將水置銅鍋內煎

成乾鹽六兩研碎拌入前藥末內收貯錫器或瓦
瓶中勿令洩氣陸續取出用小錫盒盛列床前每
日或半夜或五更用指蘸藥擦齒上連津藥嗽之
嚥下清晨洗面後再擦漱一次或將擦藥濕指塗
抹些須鼻上久之烏鬚黑髮固齒明目補血益腎
益壽延年屢驗奇方 修合收貯勿犯鐵器
麻枯餅八兩鹽花三兩用生地黃十觔取汁同入
鍋中熬乾以鐵盆覆鹽泥泥之煨亦研末日用三
次搗畢飲薑茶先從眉上起一月皆黑

麻去油

旱蓮草搗汁熬膏貯磁瓶方日日酒服久久鬚髮

不白但皮肉亦漸黑不利于脾

旱蓮草連根一觔用無灰酒洗淨青鹽四兩淹三

宿取出入無油鍋內炒存性時將原汁漸入炒乾

研末每日清晨擦牙連津嚥下烏髭髮益腎陰

妙用方○旱蓮草處處有之南方尤多葉似柳而

光澤莖似馬齒莧高一二尺開花細而白其實若

小蓮房折其苗有汁出須臾而黑庚本草名鱧腸

名俗呼墨菜是也此草柔莖斷之有汁出故

點鼻中添腦足頭疼其色力能入腎而益陰精

熟地黄二兩焙乾破故紙一兩青鹽半兩炒為細

烏鬚方

未刷牙淨後以此擦牙良久嚥之補腎明目烏鬚

粹皮一片已側柏葉一枝燒烟熏香油盃內成烟

以手抹在鬚鬢上即黑多能

白烏骨雞一隻殺血入瓶中納活水蛭數十于內

待化成水以猪膽皮包指蘸擦鬚稍自黑入根

集簡方水蛭即今馬蟻大者名馬蟻處河池有之

三月三日取蚪一合陰乾候桑椹熟時取汁一

升浸埋東壁下百日取出其色如漆塗鬚髮永不

白如响神書○蚪蚪生水中鬚鬢青壯之子也狀

足脫生河豚頭圓身青黑色初出有尾無足種八則

酸石榴結成時就東南枝上揀大者頂上開一孔

納水銀半兩于中原皮封之麻扎定牛矢封護待

經霜摘下傾出魚鰾籠指蘸水擦鬚久久自黑

乾尾松一觔半生麻油一觔同煎令焦為末另以

生麻油浸塗錄

子

華陀論癰疽瘡腫

夫癰疽瘡腫之作皆五臟六腑蓄毒



衛壅塞而發也其行也有處其主也有歸假令發於喉舌者心之毒發於毛皮者肺之毒發於肌肉者脾之毒發於骨髓者腎之毒發於下者陰中之毒發於上者陽中之毒發於外者六腑之毒發於內者五臟之毒故內曰壞外曰潰上曰從下曰逆發於上者得之速發於下者得之緩感於六腑則

易治因病原稟於陽分中其發暴而所患浮淺故易腫易膿易腐易斂不傷筋骨易治感於五臟則難療因病原稟於陰分中所發緩而所患深沉故為傷筋蝕骨難治之症凡年壯氣血勝毒則順年老毒勝氣血則險

癰疽之症若七情虧損氣血經絡壅結而成者屬陰因若六淫外侵氣血受傷寒化為膿成則肉腐為膿者屬外因若服丹石補藥膏粱炙烤溫床厚被所致者屬內外因又盡力房室精虛氣竭所致

者屬不內外因傷而成也又曰陰滯於陽則發癰陽滯於陰則發疽脉浮洪滑數為陽沉緩遲清為陰陰則熱治陽則冷治初覺宜清毒已潰宜排膿止痛治當寒者溫之熱者清之虛者補之實者瀉之導之以針石灼之以艾炷破毒潰堅各遵成法以年為期

薛立齋云按疽症脉沉實大便秘結者屬內因也宜疎利之脉浮大便調和者屬外因也恐邪氣入內宜先治裏脉不浮不沉者屬不內外因也宜調和

榮衛之治瘡之大要須明托裏疎通臟腑調和榮衛之一法若欲腫大癰煩熱飲冷大便秘結脉洪數實者為純陽宜苦寒之劑清熱拔毒若不腫不痛瀉利不食嘔吐足冷是為純陰宜辛熱之劑大補陽氣不拘嚴寒盛暑當捨時從症

陳實功云凡瘡七日以前形勢未成元氣未弱不論陰陽表裏寒熱虛實俱先當灸輕灸毒氣隨火而散重者拔引鬚毒透通瘡竅所得火引毒氣使內毒有路而外發誠瘡科第一法也貴早灸為佳

又有禁灸數症亦宜參詳頭乃諸陽之首純陽無陰之處凡生瘡腫俱是元陽熱極所致如再加灸火使毒氣熾甚隨後反加大腫足能運動內痰發之必死而生疔毒亦然又有腎俞一穴在於兩腰脊旁係內腎命根所系之處此穴發瘡多因房勞素虧腎水枯竭而成若再加灸灸火燥其源必致內外乾涸多成黑陷昏悶而死又有患者元氣素虛發瘡多不高腫其人體必倦怠精神必短而昏脈必浮散空虛數而不鼓此因無真氣抵當火氣

如炙之其人必多昏憤而死常謂艾火不虧人此言悞人多矣宜詳察之

李絳兵部手集方云癰疽發背初起未成以涇紙
攤上先乾處是頭取爛頭蒜橫截如錢厚用熟艾
灸之不論壯數痛者必灸使不痛者必灸使
痛若初灸卽痛者以毒氣外散消毒之藥大抵癰
氣深重宜內服追毒排膿悶亂不知痛者難治若
疽不可不痛又不毒大痛悶亂不知痛者難治若
鋪頭上聚艾于蒜餅上燒之亦可活也○李時珍
曰凡用艾葉須用陳久者治令艾葉去塵屑入石
臼內炙火則傷人肌脈採取淨葉接去塵屑入石
杵爛如綿爲度用時焙燥則艾火得力

泥於熱毒內以專用寒涼剋伐之劑虧損脾胃氣血多致有誤若腫高焮痛者邪氣實也先用仙方活命飲後用托裏消毒散漫腫微痛者真氣虛也用托裏散如不應加薑桂若不作膿不腐潰陽氣虛也用四君子加黃芪肉桂若膿既出而反痛氣血虛也用八珍散補之不生肌不收斂脾氣虛也用四君子加芍藥木香又當捨腎從肝如腫痛煩躁發熱飲冷便秘脉洪數實是爲五實雖在嚴寒必用大苦寒之劑瀉其陽以救其陰若脉細皮寒瀉

利腸鳴不食嘔吐手足逆冷是爲五虛雖在盛暑
必用灸辛熱之劑散其陰以回其陽若熱其常法
則誤矣

內經云形傷痛氣傷腫先腫而後痛者形傷氣也先痛而後腫者氣傷形也東垣先生謂胃爲五臟之本源人身之根蒂丹溪先生云癰疽因積毒在臟腑宜先助胃壯氣以圍其本夫然則氣血凝結者自散膿痰已成者自潰肌肉欲死者自生肌肉已死者自腐死肉已潰者自斂若獨攻其瘡脾胃一

虛惡症蜂起，共不死者幸矣。故凡前症須用托裡消毒散為主。若高腫焮痛熱毒也，加黃連、沒腫微痛氣虛也，去金銀花、連翹二味。如發才頭痛發熱，邪在表也。本方加川芎、羌活、沒腫不痛或內死，不潰脾氣虛也，去金銀花、連翹、白芷，加人參、白朮大抵用藥之法，當分元氣虛實。標本緩急，若病急而元氣實者，先治其標，病緩而元氣虛者，先治其本。若病急而元氣又虛者，當治其本為主，而兼以治標。東垣云：形氣有餘，病氣有餘，當瀉不當補；形氣

不足，病氣不足，當補不當瀉。丹溪云：但見腫痛，參之脈症，虛弱便與滋補氣血無虧，可保終吉。治者審焉。

凡瘡初起，頂高根活，色赤發熱，焮腫疼痛，日漸高腫者，順若初起，頂平根散，色暗後腫不熱不疼者，逆肉腫瘡不腫，必定生疑。恐瘡色猪肝紫無膿，必定死。

凡瘡輕按熱甚，便痛者有膿，且淺且稠，重按微熱，方痛者有膿，且深且稀，按之陷而不起者，膿未成，按

之軟而後起者，膿已成，按之都硬不痛者，無膿，非是膿，即瘀血也。按之都軟不痛者，有膿，非是膿，即溼水也。若膿生而用針，其氣既泄，膿成若膿熟而不針，腐潰益深，瘡口難斂，如氣癰腫而綿軟不痛者，血癰腫而內壅成塊者，并結核之症，漸大漸痛，漸腐者，俱不可輕用針刀，掘破出血不止，多致立危。

李氏云：病疽之人，當戒酒、麪、炙、燂、醃、臘、法酒、生冷、油膩、及雞、鵝、魚、腥之類，起居七情尤當深戒，臥室潔淨，馨香使氣血流暢，仍忌僧道孝子產婦經婦雞犬貓畜，若背疽難於隱，几宜用菜豆十斗作一袋，隱伏其上，解毒涼心也。

薛立齋云：按前論，慎起居，薄滋味，恐病者好動，四體甘嗜性熱性寒之物，使火益熾而胃氣益衰，則所患淹滯不愈。又誰咎哉？不若預為之防，當以古人之言為戒，如菜豆性寒，主丹毒煩熱，風癰或金石所發實熱，煩渴飲食如常，症屬純陽者，宜用否則不可用也。

仙方活命飲

一切瘡瘍未成膿者即消已成膿者即潰止痛消毒之聖藥也

金銀花

陳皮各三錢 穿山甲 皂角粉 防風

乳香

沒藥 赤芍 白芷

當歸尾

皂角刺 天花粉 貝母

甘草節

錢各一

頭上用川芎胸背倍白芷四肢倍金銀花下部加

木瓜橫柳用頭酒二碗去渣饑時服服後再飲酒

三五盃

托裡消毒散

治瘡瘍元氣虛弱或用剋伐不能潰散服之未成即消已成即潰腐肉自落

去新肉 自生

人參

白朮 茯苓 黃芪 川芎

赤芍

炒各一錢 金銀花 白芷 當歸

甘草

炙 連翹 各五

右各等分水煎熱服脾弱者去白芷倍人參

內消散

金銀花

知母 貝母 天花粉 白朮

半夏

穿山甲 皂角針 乳香 各一

右水酒各碗前八分隨病上下食前後服之能

令一切腫 惡瘡內消雷瀉搗爛加秋芙蓉葉細

末一兩白蜜五是同渣調敷瘡上一宿自消

又方

治瘡毒浸腫作痛

生黃芪 當歸稍 金銀花 皂角刺

黃柏 各三錢

水酒各一鍾煎服連進三服即消

獨勝散

治癰疽瘡瘍因氣滯血凝而致

香附子去毛生薑汁浸一宿焙乾碾為細末無時

以白湯服二錢如瘡初作以此代茶進食寬氣

紫金錠一名解毒玉樞丹

山茨菰 去皮 五倍子 續隨子 取霜

麝香 紅芽大戟 兩

右先將茨菰五倍子大戟三件為細末次入二件

研勻糯米粥為劑木臼內杵千下分為四十粒每

服半粒或一粒薄荷湯磨下若通利宜溫粥補住

癰疽發背諸般惡瘡腫毒蛇犬虫傷并用東流水

磨搽良久覺痒自消

秘傳圍藥方

白芨一兩 黃柏六兩 綠豆半 助南星 大黃

山茨菰各四兩

右為細末猪胆汁調塗患處留頭

透膿散 治癰疽諸毒內膿已成 不穿破者服之即破

黃芪四錢 山甲炒末一錢 川芎三錢 當歸一錢

皂角刺一錢 五分

右水二鍾煎一半隨病前後服臨服入酒一盃

蠟礬丸 凡患癰疽發背服之未成即消已成即合止 痛生肌且防毒氣內攻護膜托裏其功甚大

白礬生研一兩 黃蠟七錢

集方 九

右先將黃蠟溶化離火入礬末和凡梧十丸每服 三十九白湯送下

凡癰疽將成之候惟飲食梨可轉重為輕膏梁之家

厚味醢酒縱恣無節必多痰火平中癰疽之病梨

能降火除熱功難盡述 綠君

猪蹄湯 治癰疽諸毒已潰流膿用此湯 洗散風消腫去惡肉潤瘡口

羌活 甘艸 赤芍 黃芩 白芷

當歸 蜂房各等分

右先將損 則蹄一隻用水五六碗煮蹄軟為度

吹去汁上 化取清湯入前藥煎數沸去渣候湯

半熱軟絹淋瘡上挹去瘀膿腐肉洗訖以絹帛挹

乾隨用膏藥貼之

生肌玉紅膏

治癰疽諸瘡已潰流膿時先用甘艸 湯或猪蹄湯淋洗患處軟絹拭淨用 抵脚批膏掌中擦此遍換新腐肉上

外以膏藥蓋之早晚洗換二次瘡口 自飲此藥也

白芷五錢 甘艸二兩 歸身二兩 瓜兒血 輕粉各四錢 白占一兩 紫艸二錢 麻油一觔

先用當歸甘艸紫艸白芷四味入油內浸三日大

杓內慢火熬藥微枯色細網濾清將油復入杓內

煎滾下整血 化盡次下白占微火亦化先用茶

鍾四枚預頓水中將膏分作四處傾入鍾內候片

時方下研極細輕粉每鍾各一錢攪勻候一伏時

取起不得加減以致不效

八珍湯 治潰瘍氣血俱虛之藥

川芎 白芍 當歸 熟地黃

人參 白朮 茯苓各一錢 甘艸五分

右薑三片棗二枚水煎食前服

人參養榮湯 以潰瘍不能收斂

白芍一錢五分 人參 陳皮 黃芪 桂心

當歸 白朮 甘草各一錢 熟地黃

五味子 茯苓各八分 遠志五分

右薑三片棗二枚水煎食遠服 王損庵嘗言人

終身常服人參養榮湯可免癰疽之患蓋以能調和氣血也

簡易良方 治一切癰疽發背諸腫毒初發

隔年陳小粉愈久愈佳炒成黃黑色冷定研末陳

集方

士

米醋調成糊狀如黑漆攤紙上剪孔貼之疼痛即

止乾亦不能動久則腫消而脫落甚效萬善堂方

金銀花連莖葉用木槌搗取汁半碗不可化鐵生

甘艸節一兩同入沙瓶內以水二碗文武火煎至

一碗入好酒一盞再煎十數沸去渣分爲三服一

日一夜嚼盡其滓搗如泥敷瘡上未成者內消已

成者自潰中雷一孔或氣如無生者用乾者然不

及生者效速折肱溫錄云惡寒花柳等症

醋磨濃墨塗四圍中以猪胆汁塗之乾又上一宿

即消趙氏方

山漆磨米醋塗即散普濟方

脂麻油入蔥煎黑熱塗自消百一選方

芙蓉葉或根皮或生研或乾研末以蜜調塗於腫

處四圍中間留頭乾則頻換初起者即痛止腫消

已成者即膿聚毒出已潰者即膿出勿飲或加生

赤小豆末尤效瀕湖集方

五倍子炒紫黑色研末蜜調塗之集簡方

芋麻根搗爛敷上日夜敷易腫消則癰本經方

集方

士

并傷汚泥取敷患處乾即換其腫立消神效方

五倍子炒存性加大黃朴硝爲末熱醋調敷神效

仁術

獨蒜頭數顆搗爛麻油和厚敷患處乾再易甚效

李兵部

臘月猪胆懸簷下風乾遇腫毒取一枚溫水泡軟

傾出汁加香油少許雞翎掃塗乾再塗之神效天

蛇毒指以胆皮包之立愈秘傳方

用冬瓜切去一頭合瘡上熱則易之分散熱毒氣

薛立齋云凡癰疽腫痛甚者在表者宜用此法宜熱投毒以通其滯若腫痛發渴大便便秘其毒在裏者預佐以內疎黃連湯通利臟腑以泄其毒在經絡者當佐以托裏紫雲湯以調氣血斯善癰疽不潰

醋和雀屎如小豆大敷瘡頭上即穿肘后

白瓷器研末敷可代針便方

蠶繭燒灰酒服一枚即出一頭二枚即出二頭神效

效瀕湖集一方

皂角刺燒灰酒服三錢直指

白雞翅下兩邊第一毛燒灰水服即破秘外臺集方

黃葵花子研酒服一粒即一頭神效衛生易方

癰腫無膿堅硬如石

橡子一枚以醋於青石上磨汁塗之乾則易頻擦

白平千金方

蛇蛻皮貼之經宿便愈聖濟錄

熟艾燒烟熏之或煎湯洗方

五倍子焙研末以臘脂脚調塗四圍效聖惠方

潰癰作痒

鹽摩其四圍即止外科要

經霜黃桑葉為末傳之直指諸瘡弩肉

烏梅肉燒存性研敷惡肉上一夜立盡

南蓬砂黃色者一錢冰片少許研末燈草蘸點之

毒域神方

瘡中生蛆

皂礬末摻貼即化為水摘玄

癰疽惡瘡成漏膿血不止

北骨皮不拘多少洗淨刮去粗皮取細白穰以粗

皮同骨煎湯淋洗令膿血盡以細穰貼之立效微慎

草本

金銀花浸酒日日飲之聖治

內經曰膏粱之變足生大疔多由膏粱厚味之所致

或因卒中飲食之毒或感四時不正之氣或感蛇

蟲之毒或感死畜之穢各宜審而治之其毒多生

於頭面四肢形色不一或如小瘡或如水泡或疼

痛或麻木或寒熱作痛或嘔吐惡心或肢體拘急

並用隔蒜灸并服解毒之劑若不省人事或牙關

緊急者以奪命丹為末蔥酒調灌之若生兩足者多有紅絲至臍生兩手者多有紅絲至心生唇面口內者多有紅絲入喉皆急用針挑破其絲使出惡血以泄其毒嚼浮萍根塗若患於偏僻之處藥所難導者惟灸法大有回生之功然疔之名狀雖有不同治法但審其元氣虛實辨之衣裏庶無誤人於天札也若泥於疎列表散非惟無益而反害之

簡易良方

五月五日午時取艾頭馬齒莧蔥白古石灰各等分石臼中搗如泥陰乾遇疔將疔頭剪去瘡頂敷上藥數日愈痂待自落忌煖物雜藥槐花子一大抄炒黑色衝酒熱飲取汗即愈保壽堂方野菊花莖葉蒼耳草各一握共搗入酒一碗絞汁服以渣敷之取汗即愈衛生易簡方用麪團住以針亂刺瘡上銅器煎醋沸傾入團中令容一盞冷即易三度根即出用針刺破擠去惡血口噙涼水頻啞水溫即換啞

至痛痒皆住即愈保壽堂方

積猪腰子一隻同飛麪搗如泥塗之即愈集簡便方

馬鞭草搗汁飲之以渣敷患處集簡方

艾灰淋汁和石灰點三遍拔根普濟方

先刺出血以海蝶蛸末搽之其疔即出聖惠方

刺四邊及中心以雄黃末同燒醋煎塗之普濟方

天蛇毒一名蛇頭疔

初起灸灸五壯以雄黃散塗之醫方選要

明亮雄黃三錢膽酥二分微焙冰片一分輕粉五集方

分共為細末新汲水調塗紙蓋日用三次極效外科精要

蜈蚣燒烟燻一二次即愈或為末猪胆汁調塗奇效

雄黃研末入猪胆內套指頭上綠君亭方

天南星磨醋擦隨乾隨擦數次即愈唐利方

大黃二錢五倍子二錢蛇蛻燒灰調菜油抹之生方

生疔腫人忌見麻勃見之即死者用胡麻針砂燭燼

為末醋和敷之何故亦如人有一見漆即生瘡者此理皆不可曉○吳普云麻勃一名麻花麻實是實仁是實中仁也本草名大麻即今火麻亦曰黃麻大科如油麻葉狹而長狀如益母草葉五六月間細黃花成穗結實大如蒴藋子極難去壳藥中所用麻仁即此

對口毒瘡

熟雞冠血頻塗之取散取其陽氣克陰也血鹹而走血透肌肉故能解散毒瘡
鮮茄蒂七枚同何首烏各等分煎服治對口神效
白茄蒂尤佳折脂漫錄○一云白茄蒂與何首烏陰乾用

苦苣播汁一鍾入薑汁一匙和酒服以渣敷一二
次即愈唐孫思邈方○苦苣一名苦菜一名苦蕒初級野菊春花春夏皆開一花結子一叢如蒿蒿子處處有之但在北方者至冬而凋在南方者冬夏常青花罷則等數子上有毛耳草
風飄揚落處即生為少異耳

身生肉丁
脂麻花擦之即愈普濟方

治手指大指次指隔界處忽生腫毒痛不可忍若不
急治爛入手足用鮮蜘蛛研爛塗之立愈神方

破傷風

王機微義云按破傷風証古方藥論甚少豈非以此疾與中風同論故不累立條目也但中風之人尚可淹延歲月而破傷風者犯之多致不救蓋中風有在經在腑在臟之異獨入臟者最難治破傷風或始而出血過多或瘡早閉合瘀血停滯俱是血受病血屬陰五臟之所主故此風所傷始雖在表隨即必傳入臟故多死也又此病或瘡口坦露不避風寒而無所傷或瘡口閉合悉避風邪而反病

此或病已十分安全而忽有此大抵皆由內氣虛而有鬱熱者得之若內氣壯實而無鬱熱者雖傷而無所害也

大凡癰疽潰後筋脈肉爛膿血大泄陽隨陰散或筋脈拘急惡寒惕擗甚者舌強口噤項背反張痰涎壅甚便閉汗出不時發熱此氣血俱虛而傳變雖與破傷風相類而治法當大補氣血若果係風症亦以大補氣血為本而兼以治風之藥若不當是非而妄藥之則誤矣

王真散

治風入瘡口項強
牙關緊急欲死

防風

天南星炮

右各等分爲末用童便煎熱服每服三錢○外用

天南星防風爲末水調塗四圍水出有效

唐瑤經驗方

治腰脊反張牙緊
口噤四肢強直

雞矢白 一升 大豆 五升

右二味俱炒黃以酒沃之微烹令豆澄下隨量飲

取汗避風

簡易良方

集方

十九

南星半夏爲末薑汁竹瀝灌服一錢仍灸印堂

神方

蟬蛻去頭足去五錢好酒煎服立甦

正時醫案

蟬蛻爲末葱涎調塗破處即時收去惡水立効名

追風散

新宰猪肉乘熱割片貼患處連換三片其腫立消

簡便方

黃蠟一塊熱酒化開服立効

瑞竹堂方

驟薑炒佳裏熨之冷即易集簡

桑柴灰淋汁漬之冷復易梅師

癘風俗云癘病

丹溪云大風病是受得天地間殺毒之風古人謂之

癘風以其酷烈暴悍可畏爾得之者須分在上在

下夫在上者以醉仙散取臭涎惡血於齒縫中出

在下者以通天再造散取惡物除中於穀道中出

所出雖有上下道路之異然皆不外乎陽明一經

治此病者須知此意看其疙瘩與瘡上先見者上

體多者在上也下先見者下體多者在下也上下

集方

二十

同得者在上復在下也陽明經胃與大腸也無物

不受此風之入人也氣受之則在上多血受之則

在下多氣血俱受者重或從上或從下以漸而來

者皆可治病人見其病勢之緩多忽之雖按此法

施治病已全然脫體若不能絕色不免再發則終

於不救孫真人云吾嘗治四五百人終無一人免

於死非孫真人之不能治也蓋無一人能守禁忌

耳

王機微義云癘風古方謂之大風惡疾以其瘡瘻茶

毒濃汁淋漓着鬚隨落手足指脫頑痺痛痒鼻塌
眼爛齒豁唇揭病勢之可畏耳若專以房勞嗜慾
飲食積毒之所致何為遽至於是故丹溪亦謂之
受得殺毒之風也蓋其風毒之傷與夫內毒所致
豈可得而分治故內經刺肌肉刺骨髓以泄滯
之併熱靈樞以銳針刺腫以出惡氣惡血腫盡
乃止子和用汗吐下出血之法河間疎瀉世熱之
劑俱不分病之所因隨其病之所在以調之也至
於丹溪分在上在下氣血受病多少其用藥取涎

集方
注

下毒雖皆前人之法亦可謂深得病情者矣若夫
用藥之外守禁忌謹調養清心絕欲又在夫人而
不在乎醫也孫真人戒之源矣其可忽乎
陳實功云大麻風症乃天地間異症也但感受不同
有體虛之人因驟被陰陽暴晒露露風雨之氣所
侵感之不覺未經發泄凝滯肌膚積久必作又有
房慾後體虛為風邪所襲或露臥當風睡眠溼地
或洗浴乘涼希圖快意或風水所招世代雷龍此
等相感俱能致之總皆風溼相乘氣血凝滯表裏

不和臟腑痞塞傷火邪變其根帶也其患先從麻
木不仁次發紅斑久則破爛浮腫無膿又謂皮死
麻木不仁肉死刀割不痛血死破爛流水筋死指
節脫落骨死鼻梁崩塌有此五症俱為不治又曰
心受之先損於目肝受之面發紫泡脾受之偏身
如癱肺受之肩毛先脫腎受之尻底元穿為五敗
症

醉仙散

胡麻子炒牛蒡子炒枸杞子 蔓荊子各一兩
同炒

集方
三二

白蒺藜 苦參 瓜蒌根 防風 各五錢

右為細末每十五錢末入輕粉一錢拌勻每服一
錢茶調下晨午夕各一服後五七日先冷牙縫內
出臭黃涎昏悶如醉或下膿血惡氣病根乃去服
此藥須斷鹽醬醋諸般魚肉椒料果實炙博等止
可淡粥乃淡煮時菜茹亦不可食惟諸蛇以淡酒
蒸熟食之可助藥力

通天再造散

藜蘆五錢 白牽牛六錢 炒大黃 皂角刺 各一兩

兩

右為末每服五錢日未出而東無灰酒調下

斷蛇酒 治大風癱瘓瘰癧治中風傷淫半身不遂

真斷蛇 骨刺取肉四兩 羌活 當歸身

天麻 秦艽 五加皮 各二兩 防風 一兩

右各到勻以生絹袋盛之入金華酒內懸袋安

置入糯米生酒醅五壺浸袋箸葉密封安壺於大

鍋內水煮一日取起埋陰地七日取出每飲一二

盃仍以滓日乾碾末酒糊為丸梧子大每服五十

集方

三

丸用煮酒吞下切忌見風犯慾事及魚羊為麪發

風諸物

斷蛇即白花蛇湖蜀皆有唯以斷蛇搜取龍頭

虎口黑質白花蛇尾有伴指甲雖乾枯而眼不陷

者為真新州黃州山中又有一種黑蛇云李舟之

蛇亦可治風而力不絕及熟香黑蛇生置瓮中驅以

麝香數日或蛇聲不絕及熟香黑蛇生置瓮中驅以

須之問化為水惟毛髮存焉觀此則蛇本毒物雖

可輕嘗 試也 治左癱右瘓三十六種風

紫葦一粒丹

治左癱右瘓三十六種風 紫葦浮萍晒乾為細末煉蜜和丸彈子大每服一

九以豆淋酒化下服過百粒即為全人

又方

白蜜一觔生薑二觔搗取汁先秤銅鐺觔兩下薑

汁於蜜中消之又秤之令知觔兩即下蜜於鐺中

微火煎令薑汁盡秤蜜觔兩在即藥已成矣平旦

服藥許大一凡一日三服酒調下忌生冷滑臭物

治癩甚效食療

皂角剉三觔九蒸九晒乾為細末煎大黃湯調下

每服二錢聖散

集方

高

苦參浸酒日飲三次久服即瘥或入猪肚中煮食

藥經

黃精去皮潔淨洗曝納粟米飯中蒸至熟時時

食之總錄

何首烏大而花文者一觔米泔浸一七九蒸九

晒明麻四兩九蒸九晒為末每酒服二錢日二惠

方

紫葦一粒丹

治左癱右瘓三十六種風 紫葦浮萍晒乾為細末煉蜜和丸彈子大每服一

何首烏 荆芥 防風 馬鞭草

蔓荊子

每十兩水一斗煎數沸無風處洗出汗

用新竹筒十箇內裝黑豆一層頭髮一層至滿以

稻糠火盆內煨之候汁滴出以蓋接承翎掃瘡上

數日即愈即與人經方

浮萍濃煮汁浴半日多効蘇頌經方

荷葉三十箇石灰一斗淋汁合煮漬之日乃出

數日一次効聖惠方

大風子燒存性和麻油輕粉研塗仍以殼煎湯洗

集方

二五

集簡

癩風着鬢墮落

側柏葉九蒸九晒為末煉蜜和九梧子每服五

十九白湯送下日三夜一服百即生方

生半夏羊矢燒焦等分為末薑汁調塗自生聖濟

桑寄生天南星半夏沒藥共為細末生薑自然汁

調成膏子先用自然銅擦過次以此塗之

治雞爪風手足攣攣

左右膝骨節痛各有一小窩共四穴俗謂之鬼眼

各灸三壯即愈簡便方

瘰癧

瘰癧者結核是也或在耳後或在耳前或在耳下連

及頤頤或在頸下連缺盆皆謂瘰癧或在胸及胸

側或在兩脇皆謂之馬刀手足少陽主之結核火氣熱甚

則鬱結堅硬如栗中核也必潰發但令熱散則自消

陳實功曰瘰癧者有風毒熱毒氣毒之異有瘰癧

筋瘰癧瘰癧之殊風毒者外受風寒縛於經絡其患

先寒後熱結核浮腫熱毒者天時亢熱暑中三陽

集方

二六

或內食膏粱厚味醲結成患色紅微熱結核堅腫

氣毒者四時殺厲之氣感冒而成其患耳項胸腋

驟成腫塊令人寒熱頭眩項強作痛瘰癧者累累

如貫珠連接三五枚此不作瘰癧其患得於悞食

虫蟻鼠殘不淨之物又或汗液宿茶陳水混入而

食其患先小後大初不覺疼久方知痛筋瘰癧者憂

愁思慮暴怒傷肝蓋肝主筋故令筋縮結蓄成核

生於項側筋間形如棋子堅硬大小不一或陷或

突久則瘰癧多生寒熱勞怒則甚瘰癧者飲食冷

熱不調餓飽喜怒不常多致脾氣不能傳運遂成
痰初起如梅如等生及遍身久則微紅後必清
破易於收飲凡治此症別其風毒者散其風除其
涇如防風解毒湯之類是也熱毒者清其脾瀉其
熱連翹消毒飲之類是也氣毒者調其血和其氣
藿香正氣散之類是也癰癤者散其堅和其血散
腫潰堅湯之類是也筋癰者潰其肝解其鬱柴胡清
肝湯之類是也痰癰者豁其痰行其氣芩連二陳
湯之類是也又有寡婦尼僧鰥夫庶妾志不得發

集方

三

思不得遂積想在心過傷精力此勞中所得者往
往有之最為難治有此先養心血次開鬱結益腎
安神疎肝快膈如歸脾湯益氣養榮湯加香附
青皮山梔貝母木香之類是也初起成核服前藥
未効者用針刺核內深入三四分用水蛭散熬成
條子揷入核內糊紙封上待至二七後核子自然
落出隨用紅黑二膏搽貼內服補劑不久便愈若
輕用班駁牽牛巴霜大黃迫蝕等藥往往致其危
亡者多矣切宜戒之

薛立齋論癰癤乃脾經血燥當清肝火滋堅水不宜
令外科竟作痰治多成壞症自非痛戒厚味斷慾
絕慮食淡養恬雖神醫亦屬難治矣

病機云癰癤不係膏梁丹毒火熱之變因虛勞氣鬱
所致止宜補形氣調經脈其癰自消散若眼內赤
脈貫瞳人見幾條則幾年死候未從茲而治妄用
伐肝之劑則誤矣蓋伐肝則脾土先傷脾傷則損
五臟之源可不慎哉

集方

三

消腫湯

柴胡

連翹

各五分

錢當歸尾

甘草

黃芩

各一錢

紅花

少許

黃連

各五分

鼠粘子

炒

瓜蒌根

黃芪

各一錢

右水煎食後熱服

防風解毒湯

防風

荆芥

桔梗

牛蒡子

連翹

甘草

石膏

薄荷

枳殼

川芎

蒼朮

知母

各一錢

右燈心二十根水煎食後服

連翹消毒飲

連翹 陳皮 桔梗 玄參 黃芩
 赤芍 當歸 山梔 葛根 射干
 天花粉 紅花 各一錢 甘草 五分 大黃 初起便服
 水二鍾煎八分食後服有痰者加竹茹一錢
 柴胡清肝湯

川芎 當歸 白芍 生地 柴胡
 黃芩 山梔 防風 天花粉
 牛蒡子 連翹 甘草

右各等分水煎食遠服

芩連二陳湯

一黃芩 黃連 陳皮 茯苓 半夏
 甘草 桔梗 連翹 牛蒡子
 花粉 各一錢 木香 八分 夏枯草 二錢

右薑三片水二鍾煎八分食後服渣再煎臨睡服

簡易良方

海藻浸酒日飲方
 牡蠣四兩煨研甘草二兩為末每食後用臘茶湯

調服一錢效

黃蠟同白礬丸服

栢葉搗塗熱鹽熨之氣下即消

壯礪煨研末四兩玄參末三兩麴糊九梧子大每

服三十丸酒下日三服服盡除根

野菊花根搗爛煎酒服以渣傳之自消不消自破

瑞竹堂經驗方

鉛三兩鐵器炒取黑灰醋和塗故帛貼之頻換內

消為水而愈

夏枯草水煎服或熬膏服并塗患處乃散血氣治

瘰癧之聖藥

靛花馬齒莧同搗日日塗敷取効

桑椹黑熟者以布取汁銀石器熬成膏每白湯調

服一匙日三服

痰核紅腫狀如瘰癧

石灰火煨為末白果肉搗貼之

灰石窰內燒過紅手壓為末以菜子油調搽其腫

即消或出膿以膏藥貼之

雄雞肫內黃皮不見水焙乾為末香油調搽鼠瘻
立効仁術便覽

瘰癧潰爛

田螺連肉燒存性香油調搽集要方

土墻上白螺螄殼為末日日敷之誤野翁方

臘貓矢以陰陽瓦合鹽泥固濟煨過研末油調搽

之儒門事親方

鼠一枚亂髮一雞子大以三歲臘豬脂煎令消盡

以半塗之以半酒服葛氏集方

項下癭瘤

用自然銅貯水甕中每日飲食皆用此水其癭自

消濟生秘覽

柳根煮汁釀酒飲普濟方

荔枝日食消癭食療

腋下癭瘤

長柄壺盧燒存性研末搽之以消為度類湖集簡方

下疳

下疳者邪淫慾火傷濕而成其來有三一由男子慾

念萌動陽物與舉淫火猖狂而未經發泄者以致
敗精濁血流滯中結而為腫者一也二由婦人
陰器瘵精濁氣未淨接與交媾以致淫精傳襲而
成者二也三由房術熱藥塗抹玉莖洗搽陰器興
助陽火煽動陰精僥倖不衰久頓不泄多致火鬱
未發而成者三也男子萌念火鬱之症初起必先
流淋小便溺痛次流黃濁敗精陽物漸損甚則腫
痛腐爛法當疎利肝腎邪火如八正散清肝導滯
陽之類是也婦人陰器不潔初起先從皮腫光亮

甚如水晶皮破流水腫痛日生痒麻時發治當解
毒消風如龍膽瀉肝湯兼平胃散合而用之男婦
房術所傷蘊毒所致初起陽物痒痛堅硬紫色疣
瘡漸生腐爛漸作血水淋漓不時與舉治當瀉火
解毒如黃連解毒湯之類是也外以銀粉散珍珠
散選用

八正散

大黃

車前

瞿麥

扁蓄

山梔

木通

甘草

滑石

二錢

右水煎食前服

清肝導滯湯

扁蓄四錢 瞿麥三錢 滑石二錢 甘草一錢

大黃二錢 秘加便

右燈心二十根水煎空心服

龍膽瀉肝湯

龍膽草 連翹 生地黃 澤瀉各

車前子 歸尾 山梔 甘草

黃連 黃芩各五錢 秘加便

右水煎食前服

黃連解毒湯

黃連二錢 黃蘗二錢 梔子四錢 黃芩二錢

右水煎服

銀粉散

治下疳母論新久但腐爛作痛及楊梅瘡並宜用之 薰後結毒玉莖腐爛或陽物半傷半全者

如錫六錢 硃砂二錢 水銀一兩 杭粉一兩

右先將錫化開入硃砂末攪炒砂枯去砂雷錫再化開投水銀和勻候出聽用杭粉研細鋪紙上捲

成一條一頭點火環至紙盡為度吹去灰用粉同

前承錫加真輕粉一兩研細先用甘草湯淋洗搥

乾隨用此搥上

珍珠散

治下疳皮損腐爛痛極難忍及諸瘡新肉已滿不能生皮又湯洗火燒皮損肉爛疼

青缸花五分如無用頭刀鼓花輕虛色

珍珠一錢不論大小以新白缸為妙

真輕粉一兩

右三味共研千轉細如飛翅方入確收凡下疳初

起皮損搥之即愈腐爛疼痛者草湯洗淨猪脊髓

調搥如諸瘡不生皮者用此乾搥即可生皮又婦

人陰蝕瘡或新嫁內傷痛甚者亦可用此搥極効

湯潑火燒痛甚者用土紅膏調搥之

搥藥方

杭粉炭灰輕粉 牡蠣五分 珍珠 冰片

各一

右為細末先用隔夜苦茶洗淨搥乾搥之

簡易良方

爐甘石煨醋淬七次一兩孩兒茶三錢共為末麻

油調敷立効即真

孩兒茶一錢珍珠一分冰片半分為末敷之方

驚風盛頭垢再以一箇合定煨紅出火毒研末搽

之方

雞肫內黃皮不落水拭淨新瓦焙脆出火毒為細

末先以米泔水洗淨搽之亦治口疳方

五倍子花椒去子炒各一錢細辛焙三分為末先

以蔥湯洗淨搽之生肌最速方

五倍子枯礬等分研末先以鹽水洗過搽之簡便

先以滾水洗淨用地骨皮研末搽之生肌止痛方

黃柏塗猪胆汁炙研為細末入輕粉搽之方

黃柏同黃連煎水洗仍研末猪胆汁調搽方

油透羅緞舊帽沿燒灰杭粉瓦上煨黃各等分共

研極細磁罐收貯先用紅棗十五個甘草三錢煎

湯溫洗搥乾搽之即効方

母猪糞黃泥包煨存性為末以米泔洗淨搽之立

効方

効方

甘草同槐枝赤枝煎大豆煎湯日洗三次方

蛇床子同浮萍荷葉煎湯洗方

妬精瘡

大田螺二個和殼燒存性入輕粉同研敷之効方

要

鉛粉二錢銀杏七枚銅銚內炒至銀杏黃色去銀

杏取粉出火毒研末搽之効方

猪胞一枚連尿去一半留一半以煨紅新磚焙乾

為末入黃丹一錢搽之先以蔥椒湯洗方

魚口 便毒 橫痃

左為魚口右為便毒總皆精血交錯結腫於兩胯合

縫之間是也近之生於小腹之下陰毛之傍結腫

名曰橫痃得之入房忌精強固不洩或慾念已萌

停而不遂以致精血走動凝滯結而為腫治當散

滯行瘀通利大小二便宜九龍丹紅花散瘀湯七

日已後服之根本堅固恐其作膿宜用火針法刺

之亦妙已出膿者宜大補湯服之庶易收斂遲

則難愈

九龍丹

兒茶

血蚶

乳香

沒藥

巴豆油不去木香

右各等分爲末生蜜調成一塊磁盒盛之臨時旋
九疏豆大每九九空心熱酒一杯送下行四五次
方吃稀粥腫甚者間日再服一服自消

紅花散瘀湯

當歸尾

皂角針

紅花

蘇木

僵蠶

連翹

石決明

穿山甲

乳香

貝母錢各一

大黃三錢

牽牛二錢

右水酒煎空心服行五六次方吃稀粥

火針法

用粗線針一條將竹筴一頭劈開將針離分半許
夾在筋頸內以線扎緊用桐油燈盞內將之燈草
五根排入油內點著用針蘸油燒紅向患處刺入
五六分隨出或血或膿以膏蓋貼即得輕便以後
漸愈

壽世秘典卷九

丹毒

火丹者心火妄動三焦風熱乘之故發
有乾涇不同紅白之異乾者色紅形如雲片上起
風粟作痒發熱此屬心肝二經之火治以涼心瀉
肝化班解毒湯是也涇者色多黃白大小不等流
水作爛又且多疼此屬脾肺二經之
脾除涇胃苓湯是也腰脇生之肝
腰丹赤痢
因案散如

化班解毒湯

玄參

知母

人中黃

黃連

連翹

牛蒡子

甘草

五分

右水煎入淡竹葉二十片不拘時服

除涇胃苓湯

防風

蒼朮

白朮

赤茯苓

陳皮

厚朴

猪苓

山梔

木通

澤瀉

滑石

甘草

薄桂

各三

右入燈心二十根水煎服

栢葉散

側栢葉 五錢 炒 蚘 蚘 糞 內 雜 菜 田 黃 栢

大黃 錢 五 赤 豆 輕 粉 各 三

右為細末新汲水調搽

如意金黃散

天花粉 上 白 勛 黃 栢 者 大 黃 姜 黃

白芷 各 五 厚 朴 陳 皮 甘 草

蒼 朮 天 南 星 各 二

以上共為粗片曬乾用大磨連磨三次

網羅篩篩出磁器收貯勿令泄氣凡遇紅赤

發熱未成膿者俱用茶湯同煎調敷如已成欲作

膿者俱用蔥湯同煎調敷如漫腫無頭皮色不變

淫痰流毒附骨癰疽鶴膝風症等病俱用蔥酒煎

調如天泡丹毒黃水漆瘡惡血攻注等症俱用大

藍根葉搗汁調敷凡外科一切頑惡腫毒用之皆

効

簡易良方

老鴉眼 瞽 草 葉 入 醋 搗 敷 之 能 消 赤 腫 本 國 經

大黃磨水頻刷之 萬 效

新汲水調膏散塗 方 普 濟

柳葉煎湯洗 方 普 濟

醋和石灰塗 方 普 濟

水調芒硝末塗 方 普 濟

銀硃調雞子清塗 方 普 濟

猪槽下土敷之乾又上 街 生 易

危子搗碎和水塗 方 普 濟

鐵繡磨水塗 方 普 濟

新生荷葉搗爛入鹽 方 普 濟

經腰火丹 一 名 蛇 蟻 瘡 生 於 腰 間 癢 如 桑 疔 痛

雄黃研細醋調敷之仍用酒調服

蓖麻仁燒熟搽之

一切丹毒

油菜葉搗敷隨手即消 方 普 濟

孫思邈云 貞觀七年三月余在內江縣飲多至夜

費過體骨內疼痛至晚頭痛額角有丹如彈丸腫

痛至午通腫目不能開經日幾斃令思邈草堂藥

服可搗汁 丹 腫 遂 取 葉 搗 敷 隨 手 即 消 其 驗 如 神 亦

陽起石煨研新水調塗儒門事親方

浮萍搗汁徧塗秘錄

藻菜切搗敷之厚三分乾即易治熱腫丹甚効水藻

草也一名聚藻葉細如絲節節連生即蘊也俗名鯉草

水和蚯蚓泥敷之秘要

牡蠣煨研雞子白調塗廣利方

黃水瘡

頭面耳預忽生黃粟破流脂水頃刻延開多生癰瘡

此因日晒風吹暴感濕熱或因內淫熱之物

火生治宜蛤粉散搽之

蛤粉散

蛤粉 石膏煨各一兩輕粉

右共為細末麻油調搽

鉛粉煨黃松香各三錢黃丹一錢飛礬二錢

右研極細末真麻油熬膏敷之即真方

枯礬松香黃丹各等分研為細末真麻油調塗患

處愈迎効方

黃菊花燒灰為末香油調搽秘外傳

真栢油熬稠搽之外科經方

冬月向火火毒入肉兩股生瘡其汁滴用黃栢末搽

之立愈張果醫說

天泡瘡紅腫發熱急脹疼

抗粉一兩輕粉 石膏 蛤粉各三錢

右共研極細末搗患處搽之用絲瓜葉搗汁調搽

如冬月無此用染缸汁調搽

蓮蓬殼燒存性研末并泥調塗秘外科傳

藍葉搗敷之醫林集要

荷花瓣貼保壽堂方

百合花曝乾研末菜子油調塗良瀕湖集方

雞子黃熬油搽之

天花粉滑石等分為末水調之普濟方

蠶豆灰殼燒灰塗効廣筆方

癰疹

潔古云癰疹之病其為證各異焮腫於外者屬少陽

相火也謂之癰小紅靨隱於皮膚之間者屬少陰

君火也謂之疹凡顯癰證若自吐瀉者慎勿亂治

而多言謂邪氣上下皆出也癰疹並出小兒難禁然首尾俱不可下大抵安裏之藥多發表之藥少小便秘則微疎之令邪氣不壅使兒易禁身溫者順身涼者逆大忌外敷寒涼內用疎導無此二者可保無虞

陳無擇云傷寒發癰者蓋不當下而下熱氣乘虛入胃當下而失下則熱留胃中不得泄二者皆能發癰癰者乃熱毒鬱遏煎熱陰血得熱而不解浮於肌肉為癰足陽明胃主之其狀如錦綉赤

治黑者難治蓋熱毒入胃深也

畧例曰陽證發癰有因有傷寒發癰有時氣發癰有熱病發癰有溫毒發癰如錦文或發於面或發於胸背或發於四肢乃外感熱病而發也陰證發癰亦出背胸又出手足亦稀少而微紅若作熱證投之涼劑大誤矣

王機微義云按癰證固有陰陽之現證矣陽證大率用托裏清熱化癰涼血陰證止用調中溫胃其癰自消病體自定雖輕重俱從大化大抵急則治標

緩則治本

陽毒梔子湯

調中湯

右薑五片豉百粒水煎服

升麻

梔子仁各五錢

黃芩

白芍

石膏

知母各三錢

柴胡二錢

杏仁二十粒去皮尖

甘草一錢

蒼朮

五錢陳皮

砂仁

藿香

白芍

甘草炙

桔梗

半夏

白芷

羌活

枳殼各一錢

川芎

麻黃

桂枝各五錢

右薑三片水煎服

消毒飲子

治癰及癰疹

牛蒡子

六錢荆芥

防風

各二錢甘草一錢

右水煎服

風癰癰疹

世醫論癰疹是皮膚間風然王機微義云癰疹多屬

脾隱隱然在皮膚之間故言癰疹也發則多痒或不仁者是兼風兼溼之殊色紅者兼火化也

綉鐵磨水塗

集簡方

醋漿和石灰塗之隨手滅秘外臺

水煮苡消湯拭之梅師方

赤小豆荆芥穗為末雞子清調塗之

葱姑葉搗汁調蚌粉塗綱目

蠶沙煎湯洗浴避風廣濟方

鹽湯洗簡便方

白和酒服養生必用方

茵陳煮陳濃汁洗立瘡衛生編

風疹痒不止

白礬五兩為末以酒三合小便一升煎如稀膏以

集方

絲懸藥於病上輕手搦之令熱徹入皮膚須臾消

盡太平聖惠方

酪五合鹽一兩二味相和煎過摩病處立瘡齊民要術方

白礬熱酒溶化馬尾鱉酒塗秘傳錄

癬子

乾壁土搽之隨手愈簡要方

臘雪水抹之近効方

蛤粉三兩石灰一兩炒甘草末一兩和勻以棉球

搥撲之日用便覽

冬瓜切片摩之甚良集方

瘡瘍癰風

瘡瘍是汗斑癰風有赤白二種赤因血滯名赤疵白

因氣滯是白班片皆因熱體風溼所侵凝滯毛孔

氣血不行所致

密陀僧散

硫黃 雄黃 蛇床子各二石黃

密陀僧各一輕粉五分

右為末醋調搽患上

集方

赤白汗斑

蒼耳嫩葉尖和青鹽搗爛擦之集簡方

先以布拭亦用海蝶蛸陳醋塗之外臺秘要

茵陳煎湯洗衛生家寶方

紫白癰風

貝母同天南星薑汁擦聖惠方

生切茄蒂煎硫黃附子末搽之白癰用白茄蒂紫癰用紫茄蒂○集方

簡方

浮萍四兩漢防已三錢同煎湯熱洗并以浮萍擦

之袖珍方

浮萍半日收白煮猪肚頻食之忌房事秘外要

諸朽骨磨醋塗之瑞竹堂方

醋磨知母擦之日三次衛生易方

猪胆酒浸飯上蒸熟食不遇十具壽域神方

白癰風

蛇蛻灰醋調塗聖惠方

蛇蛻磨數百遍令熟棄之勿回顧秘外要

刺蒺藜微炒去刺研每酒服三錢保壽堂方

小麥攤石上燒鐵壓出油擦之青囊雜纂

白遊風腫

螺螄肉入鹽少許搗爛貼之普濟方

赤遊風腫脚腿紅腫熱如火灸故名

鐵繡水塗千金方

野葡萄根搗爛如泥塗之即消驗古方

身面赤疵

用銀日楷令熱久久自消傳急方

驚掌風

鵝矢白雄雞矢炒研煎水日洗聖惠方

頭上生虱

水銀和蠟燭油搽之經宿盡死保壽堂方

輕粉一錢樟腦五分為末搽髮中三日盡化濟要

銀硃浸醋日日梳頭普濟方

包銀硃紙以鹽覆燒之茶清洗下咽子揉之包頭

一夜至旦風盡死陸氏積德堂方

諸癰

頑癰乃風熱淫蟲四者為患發之有大小圓斜不一

乾涸新久之殊風癰如雲起抓之則起白屑淫癰

如蟲行搔之則有汁出頑癰抓之不痛牛皮癰如

牛項之皮頑硬且堅抓之如朽木馬皮癰微痒白

點相連狗皮癰白斑相簇總皆血燥風毒起於脾

肺二經初起用消風散如浮萍一兩蔥跖作引取

汗發散久者服蠟礬丸外搽土大黃膏皆効

消風散

當歸

生地

防風

蟬蛻

知母

苦參

胡麻

荆芥

蒼朮

牛蒡子 木通 石膏各一 甘草五分

石水煎食遠服

土大黃膏

硫黃四兩 生礬二兩 點紅川椒一兩
右各為末用土大黃根搗汁和前藥調成膏碗貯
新癬擦之日久藥乾以醋調搽牛皮癬用穿山甲
抵損擦之

簡易良方

何首烏莖葉同艾葉水煎濃湯洗浴

集方

十二

王素博

苦瓠一枚煮汁搽之日三度頑瘡惡癬十年不瘥
者並効

露溼綠瓜葉七片逐片搽七次如神或搽汁拌石

灰塗之忌雞魚發物

攝生方

川檉皮煎入肥皂浸水頻頻搽之或以檉皮浸汁

磨雄黃擦之尤妙

簡便方

檉皮為末醋調重湯頓如膠敷之

王仲勉

銀杏切開頻搽

效廣利

酸漿草頻擦愈

普濟方

五倍子白礬煨研各等分為末搽之乾則油調

堂方

舊皮鞋底燒灰入輕粉少許脂麻油調搽

集方

艾葉煎醋塗或燒灰搽

保壽堂方

雌黃輕粉猪脂塗牛皮頑癬

生驢皮一塊以朴硝醃過燒灰油調搽之名一掃

光李樓奇方

驢糞燒灰和油塗之

集方

雀巢花板末各等分用硫黃一塊化開將前末入

內攪勻傾石板上冷定研細香油調搽一二次即

愈

神方

冬瓜藤煎湯洗

積善堂方

灰鹽煎湯浴之紅心者尤効

本草拾遺

苦參川椒煎洗

聖惠方

醋煮硫黃七次為末臘油調搽

開元廣濟方

盧會一兩研炙甘草末五錢和勻先以溫水洗癬

拭乾敷之牛蹄甲驢糞各一兩燒存性研末油調

搽破敷之

蘭氏經方

栢油調膠黃末擦之極効外科秘傳

皂莢煮猪肚食醫林要

生薑切薄片數十用輕粉層層散上線縛柴燒灰

火內焙乾將薑片片擦之立愈簡要濟方

諸般風結瘡並白禿淫癬頑瘡杖瘡

馬齒莧水煮澄清入白蠟三兩煎成膏塗之神効

療食

多年惡瘡不瘥

洗碗水煎沸入鹽洗數次即愈古今錄驗方

銀珠同古石灰松香油熬貼聖方

慈姑葉搗塗之濟生方

馬齒莧搗爛敷効摘杏林要方

青布灰菜油調敷醫方

陳石灰研末同雞子白和成塊煨過再研薑汁調

敷救急

惡瘡有蟲

栢油搽之愈亦治牛馬疥陳承本別說

棉花子油塗簡要濟方

瘡窩油塗之効綱目

瘡窩油塗之効綱目

膿窠瘡

黃栢為末入枯礬少許搽之

蛇床子大風肉松香枯礬各一兩黃丹大黃各五

錢輕粉三錢為細末麻油調搽淫者乾搽蛇床子散

松香研細少入輕粉先以脂麻油塗瘡搽末在上

頑者三二度愈

又方 黃栢一兩以公猪胆汁石膏煨一輕粉二錢

搽之灸上灸方

黃丹 枯礬各二錢

右為末麻油調搽淫者乾搽

治坐板瘡及小兒奶癰瘡

大風子肉五錢黃栢五錢枯礬二錢雄黃一錢

蛇床子二錢輕粉一錢二分

右研為末臘猪油調搽

絲瓜皮焙乾為末燒酒調搽簡中

疥瘡宜戒口味辛熱

疥瘡宜戒口味辛熱

樟腦 輕粉 川椒 枯礬 水銀

雄黃各二錢 風子肉一百枚

以上共為細同大風子肉再碾和勻加柏油一兩化開和藥攪勻作丸圓眼大于瘡上擦之

杏仁五十個 大風子肉五十個 檳榔一個

右搗細用不經水驚油一塊同搗加輕粉一錢五分用稀絹包裹浴後患處搽之外科精要

蛇床子四兩大風子肉一兩白礬二兩檳榔一兩共為末麻油調搽青囊雜錄

露蜂房一窠將硫黃為末入孔內以臘月香油洗

之用火燃著滴下油搽之極効便方

硫黃末以雞子煎油調搽極効良方

苦參半觔切片用河水三四瓢煎藥數滾參水二

瓢住火片特去渣臨洗和公猪胆汁四五枚攪勻

淋洗外科正宗

兔骨用醋磨塗

乳癰

乳病者乳房陽明胃經所司乳頭厥陰肝經所屬乳子之母不能調養致胃汁濁而壅滯為膿又有憂鬱傷肝肝氣滯而結腫初起必煩渴嘔吐寒熱交作腫痛甚宜牛蒡子湯主之厚味飲食暴怒肝火妄動結腫者宜橘葉散散之又憂鬱傷肝思慮傷脾積想在心所願不得志者致經絡痞聚結成核初起如豆大漸若棋子年年一年三載不疼不痒漸漸而大始生疼痛則無解日後腫如堆栗

集方

七

或如覆碗紫色氣穢漸漸潰爛深者如巖穴凸者若泛蓮疼痛連心出血作臭其時五臟俱衰四大不救名曰乳巖凡犯此者百人百死如此症知覺若早只可清肝解鬱湯或益氣養榮湯患者再加清心靜養服藥調理只可苟延歲月若中年已後無夫之婦得此死更尤速唯初生核時急用艾炙核頂待次日起泡挑破用披針針入四五分用冰腳散條挿入核內糊紙封蓋至十三日其核自落用玉紅膏生肌飲口再當保養不發又男子乳疾

與婦人微異女損肝胃男損肝腎蓋怒火房慾過度以此肝虛血燥腎虛精怯血脈不得上行肝筋無以榮養遂結腫痛治當八珍湯加山梔牡丹皮已潰作膿者十全大補湯懷孕之婦乳疾曰內吹因胎氣旺而上冲致陽明乳房作腫宜石膏散清之亦可消散遲則遷延日久將產出膿乳汁亦從膿竅流出其口難完有此者純用補托生肌口亦易完

牛蒡子湯

集方

人

橘葉散

陳皮 牛蒡子 山梔子 金銀花
瓜蒌仁 黃芩 天花粉 甘草
連翹 角針各一 柴胡 青皮各五
右水煎入酒一杯和勻食遠服

柴胡 陳皮 川芎 山梔
青皮 石膏 黃芩 連翹各一
甘草五分 橘葉二十個

右水煎食遠服渣再煎服

清肝解鬱湯

陳皮 白芍 川芎 當歸
生地 半夏 香附各八 遠志
青皮 茯神 貝母 蘼葉
桔梗各六 甘草 山梔 木通各四
右薑三片水煎食遠服

乳癰神効方

大桔葉兩個 甘草 當歸各五 乳香
沒藥各一錢 研 集方

冰蟬散

右作二劑水三碗煎至二碗分三次服一日盡以渣卷患處已成化為水未成者即消

大田螺三個去殼日白砒一錢二分冰片一分
礞砂二分 中線穿晒乾 麝香煨熟

右用晒乾螺肉切片同煨熟白砒碾為細末加礞砂片再碾小礞密收凡用時先用艾炷灸核上七壯次候灸瘡起泡以小針挑破將前藥一二釐津唾調成餅貼灸頂上用綿紙以厚糊封貼核上勿動

泄氣七日後四逆發終再七日其核自落換搽玉紅膏內服補藥兼助完口此藥又治癰瘍患大蒂

小及諸般高突異形難狀者並效

木香餅

治一切氣滯結腫成核或痛或悶胸風寒所傷並効

木香

五錢生地黄一兩搗膏

右木香為末同地黄和勻量患處大小作餅置腫上以熱熨斗熨之堅硬木痛者間日熨之妙

簡易良方

白麴炒黃醋煮為糊塗之即消太平聖藥方

鹿角磨濃汁塗之并令人吮去黃水即散梅師方

脂麻炒焦研爛以燈窩油調塗即散瀨淵集方

以罐盛醋燒熱石投內溫漬之冷則再燒石投之

數次即愈千金方

黃柏研末雞子清調塗

鹿角尖三寸炭火煨存性研末每服三錢食後熱

酒調服甚者再服即消外科正宗

端午日粽箬燒灰酒服二錢即散瑞竹堂方

陳橘皮湯浸去白晒乾用麴炒微黃為末每服二

錢麝香調酒下名橘香散未成者即散已成者即潰張氏方

馬鞭草一握生薑一塊搗汁入酒一盃溫服渣敷

之衛生易簡方

大黃粉草各一兩為末好酒熬成膏以絹攤貼瘡

上仰臥仍先以溫酒服一大匙取下惡物愈婦人經驗方

雄鼠矢七枚兩頭尖者是研末溫酒服取汗即散

青城神方

藥柴子炒香砂仁等分為末熱酒服二錢即愈醫方

要選

萱草根金銀花不拘多少加食鹽少許搗如泥再

加酒糟一小團搗勻敷簡便驗方

乳癰潰爛

猫腹下毛鍋煨存性為末乾搽或入輕粉少許油

調敷

乳頭裂破

秋後自裂小茄陰乾燒存性研末香油調塗丹溪方

芋麻根搗敷之愈濟生方

乳頭生小熱瘡搗之黃水出者名妬乳

芙蓉花或葉陰乾為末搽之普濟方

樹皮水煎溫洗肘後方

腋臭腋下有腋紋數孔出此氣味一名體氣開元出內有委竭而微濕熱氣今所謂狐臭也

古錢十文鐵線串燒赤醋淬七次研入麝香冰片

調塗應急良方

明礬網袋盛之常撲腋下甚妙許亮方

三年醋醋和石灰敷之秘要

薑汁頻擦絕根綱目

自已小便每日熟洗腋下數次久則自愈集簡方

熟蒸餅一枚劈作兩片搽蜜陀僧細末一錢急挾

在腋下少睡候冷棄之如一腋只用一半靈苑方

田螺一枚入巴豆仁一粒在內待化水常取搽之

絕根乾坤生意

大田螺一個入麝香三分在內埋露地七七取

出看患處洗拭以墨塗上再洗看有墨處是患處

以螺汁點之三五次即瘡醫方選要

熱飯拭腋下與犬食之七日一次愈乃止仙方

雞子煮熟去殼熱夾之棄路口勿顧古今錄驗方

枯礬蜜陀僧鉛粉為末搽之傷寒方

甘遂二兩為末搽新殺牙猪肉上乘熱夾之內服

熱甘草湯必大泄氣不可近雜纂

用公猪肚一具入大蒜四十九枚去殼入肚內以

線扎口水煮極爛用鹽醋煎肚食之氣味甚者入

癩蝦蟆一個同煮肚爛去蝦蟆大蒜用熱酒食之

洗浴發汗避風三日其氣頓改衛生家寶方

瘡癰瘡刺此因熱體見風毛竅所閉飲用消風

散洗用苦參湯

消風散

當歸 生地 防風 蟬蛻

知母 苦參 胡麻 荊芥

蒼朮 牛蒡子 石膏 甘草

木通各五分

右水煎食遠服

苦參湯

苦參四兩 大黃蒲二兩

右用河水五瓢同煎數滾添水二瓢蓋片時臨洗

入公猪胆汁四五枚淋洗患上數次愈

驚黃散

治作瘧損
隨後又疼

綠豆粉一兩 滑石五錢 黃柏三錢 輕粉二錢

右為細末以軟絹蘸藥撲於患上止痛收乾

漆瘡

漆瘡由來自吳有感而弗感也俗稱木生人感之非

集方

高

也但漆乃辛熱有毒之物人之皮毛腠理不密故

感其毒先發為痒抓之漸似癰疹出現皮膚傳遍

肢體皮破爛斑流水作痛甚者寒熱交作宜韭菜

汁調三白散塗之服化斑解毒湯忌浴熱水兼戒

口味不然變為頑風癰癩愈而又發

三白散

抗粉一兩 石膏 輕粉各三錢

右為末韭菜汁調敷紙蓋如無韭菜涼水調敷

化斑解毒湯見門

簡易良方

凡畏漆者嚼蜀椒塗口鼻則可免 秘錄

韭菜搗汁塗 斗門

生螃蟹黃塗之蟹湯浴之皆良 保壽堂方

燕頰曰蟹黃能化漆為水故塗漆瘡用之甚効洪

親物有村史云襄陽一盜被生漆塗兩目發配不能

雞子黃塗乾則易 晉濟方

乾荷葉濃煎湯洗 集驗方

柳葉煎洗冬用皮 生方

集方

三五

芒硝浸湯淋塌患處 千金方

白礬煎湯洗 仁術便覽

白朮搗爛塗 晉濟方

莧菜煎湯洗 孟詵必效方

杉木湯紫蘗湯浴之並効 聖惠方

川椒煎湯洗 譚氏方

損傷

內經云人有所墮墜惡血留內腹中脹滿不得前後
先飲利藥按發明經云從高墜下惡血留於內不

分十二經絡聖人候作風中肝經留於脇下以中風療之血者皆肝之所主惡血必歸於肝不問何經之傷必留於脇下蓋肝主血故也以破血行經藥治之

王機微義云打撲金刃損傷是不因氣動而病生於外外受有形之物所傷乃血肉筋骨受病非如六淫七情為病有在氣在血之分也所以損傷一證專從血論但須分其瘀血停積而止血過多之證蓋打破墜隨皮不破而內損者必有瘀血若金刃

刃傷皮出血或致止血過多二者不可同法而治有瘀血者宜攻利之若止血者兼補而行之又察其所傷有上下輕重淺深之異經絡氣血多少之殊惟宜先逐瘀血通經絡和血止痛然後調氣養血補益胃氣無不効也世人於損傷一證例以大黃巴豆等藥利之不知大黃之藥惟與有瘀血者相宜其有止血過多元氣胃氣虛弱之人不可服也其巴豆大熱有毒止能破堅逐積用於此疾尤非切當所以有服下藥過多其脈愈見堅大醫者

不察又以為瘀血未盡而復下之因而夭折人命可不慎歟

脈經云凡破傷有瘀血在內脈堅強實則生虛小弱者死若止血過多脈虛細小者生浮大數實者死皆為脈病不相應故也

復元活血湯 治從高墜下惡血留於脇下痛不可忍

柴胡 五錢 當歸 三錢 桃仁 五十箇 甘草 一錢

川山甲 炮三錢 紅花 一錢 瓜蒌根 三錢 大黃 酒蒸

右每服一兩水二盞半酒半盞煎七分食前溫服

以利為度

三因雞鳴散

大黃 酒浸一兩 杏仁 二十一粒 當歸尾 五錢

右研細酒一碗煎六分雞鳴時服取下瘀血即愈

若一時氣絕取藥不及急以熱童便灌之即甦以

上二方雖皆蕩逐瘀血之藥前方所以治血在肝

經血分者也後方所以治血在肺經氣分者也當

以脈之浮沉表裏別之

加味川芎湯 治打傷敗血入胃嘔吐黑血

當歸 川芎 白芍藥 百合水浸
荊芥穗

右各等分水酒各半煎服

補損當歸散

治墮馬落車傷脫折臂痛不可忍服此藥痛即止筋骨相連

澤蘭

微焙 附子二錢各當歸炒 川椒炒

甘草

炙 桂心各三錢 川芎炒六分

右為細末每服二錢溫酒調服日三忌生蔥生菜

猪油冷水

簡易良方

一切傷損從高墜下及木石所打落馬撲車傷血凝滯氣絕欲死者並効

童便入少酒飲之勝服他藥化藥雖効恐無瘀血

反致誤人外科發揮云薛已云予在居庸見覆車急蓋童便不動臟腑不傷氣血驗無一失俾中多用此屢試有驗

黃土蒸熟布裹更互熨之

千金方

老鴉膽草莖葉搗汁服以渣傳患處

按本草云此草專治跌撲傷損消腫散血兼可搗爛敷丁腫惡瘡

乾荷葉五片燒存性為末每服二錢熱童便調食

前服利下惡物為度

太平聖方

急取雄雞一隻刺血和酒熱飲其痛立止神驗兼

打撲傷損青腫

茄子通黃極大者切如指厚新瓦上焙乾為末臨

臥酒調服二錢一夜消盡無痕勝金丹

脂麻油和酒飲火燒熟地臥之覺即疼腫俱消效

方口趙葵行營雜錄云松陽縣民柏鼓赴縣驗傷經宿引強了無痕痕幸怪而詰之乃仇家使人要歸用此法

因無痕跡

鳳仙花葉搗爛頻塗一宿血散即平冬月收取乾

者研末水和塗之通變要法

閃拘腫痛

白麩搗子仁同搗水調敷之即散集簡方

生薑蔥白搗爛和麩炒熱膏之聖錄

桑根白皮煎膏敷之便止以後亦無宿血終不發

動瘡經方

跌撲傷損瘀血淋

山漆嚼爛卷之即止青腫者即消散山漆一名三

升諸州雷峒深山采根曝乾黃黑色生廣西南畧似白及長者如乾地黃有節味微甘而苦試

法以木棉搗血中
血化為水者乃真

香爐灰最之止血生肌集簡方

海螵蛸刮末敷之直指方

取蔥新折燂火煨熟剥皮其間有涕便最損處仍

多煨續易熟者劉禹錫傳信方

鹽醃楊梅連核搗如泥成條收竹筒中凡遇損傷

研末傳之止血生肌且無癰痕集驗方

跌撲傷損骨碎筋斷痛不可忍

路傍墻脚下往來人便溺處久碎瓦片一塊洗淨

集方

三

火煨末醋淬五次黃色為度刀刮細末每服三服

好酒調下在上食後在下食前服理傷續斷神方

也屢試有驗印真方

嫩公雞煮半熟作酢用酒常啣能續筋接骨仁術便覽

生蟹去殼同黃搗爛以熱酒傾入連飲數碗其渣

微炒罾之半日骨內谷谷有聲筋即相連唐孫經方

白礬末一匙泡湯一盞怕煎乘熱熨傷處少時痛

止然後排整筋骨取市上乞兒破鞋底一隻燒灰

白麴等分好醋調成糊敷患處以網束之杉片夾

定須史骨節有聲為効楊誠齋經驗方

鵝骨燒灰每服二錢酒下在上食後在下食前服

骨即接如初出接骨方

自然銅火煨醋淬七次研細水飛過同當歸沒藥

各半錢以酒調服仍以手摩痛處即効本草

按朱丹溪云世以自然銅為接骨要藥但銅非煨

不可服若新出火者其火毒金毒相觸雖有接傷

之功而燥散之禍甚於刀劍快之

又方

小黃米粉四兩入沒藥乳香末各半兩酒調成膏

集方

三

攤貼之御藥院方○楊清叟云凡人筋不伸者敷

明者為上俗呼滴乳香其性能伸筋團大如乳頭透

黑雜沙石者并細碎者不堪用

腦破骨折
狗頭骨燒研熟醋調塗傷處暖臥即合衛生易簡方

蜜和蔥白搗勻厚封立効肘後方

物傷暗突

以新汲水灌漬睛中數易之自入梅師方

目系未斷者即納入急搗生地黄綿裹傳之仍以

膏藥護其四邊簡要濟方

刀刃金瘡

石灰裹之止血定痛生肌甚速

李時珍曰石灰止血神品也但不可着水着水即爛肉

爛肉藥曰石灰搗為末金瘡止血大効五月五日采

卵曝乾磨金瘡生肌神効

端午日韭菜和陳石灰搗成餅陰乾遇傷處研末

搽之止痛生肌雖骨破者亦可合

蔥白連葉煨熱或鍋烙炒熱搗爛封之冷即易

集方李時珍云石域尉戴光臣試馬損大指血出欲滿

子用此方再易而痛止翌日并無痕迹每遇殺傷

氣未絕者用此治人甚衆

降真香瓷瓦刮末搽之止血定痛消腫生肌別醫

慈石末傳之止痛斷血

五倍子為末搽之即止

人氣嘔之血即止

冷水浸之即止

被傷腸出

冷水噴其身面則腸自入

大麥煮汁洗腸推入但飲米糜百日乃可

惡抹油納入人參枸杞汁淋之食羊腎粥十日愈

廣利桑根白皮作線縫合更以熱雞血塗之

小麥煮汁噴面則入

傷重垂死破牛腹或馬腹納之浸熱血中即甦

體元史布智兒從命取一牛回身中數矢血流滿

血中移時逆遇又祖命從命伯頭攻其腹納於內

矢貫於胸幾絕伯頭命伯頭攻其腹納於內

術者非讀元史不知也故書之以備緩急

舌斷集方

乘熱接上急用雞子輕擊去硬殼取白皮套舌

以洪寶丹敷膜上自然接續若良久舌冷不必用

接但以洪寶丹敷之其舌自生

洪寶丹

天花粉三薑黃白芷赤石指各一

右為末茶湯調搽患處

亂髮燒灰敷舌上接之擦落耳鼻乘熱煎髮灰綴

定縛佳勿動亦煩口含以防其冷

指斷

用真燕木為末數斷指間外用蠶繭包裹完固數日愈

金瘡中風

自已小便日洗數次不可入水太平聖惠方

金鏃竹木傷

箭鏃入骨不可移者

已豆仁七粒微熬同蠅螂研塗傷處少頃痛定微痒待痒至極不可忍拔之立出速以生肌膏貼之而痊聖方

集方

三

飭糖點入立出集異記云邢曹進河朔使將也為飛矢中目拔矢而鏃雷於中鏃之不動痛因將鏃忽夢僧令以米汁而鏃注之必愈詢之干人無有知者忽有一僧以食所夢者叩之僧云以寒食餠點之如法用之頓減酸楚至夜瘡痒用力一鉗而出旬日即痊

蜈蚣搗汁滴上三五度即出千金方

鼠腦同肝搗塗之綱目

大雄鼠一枚取肉薄切焙研每服二錢熱酒下瘡痒則出矣集醫林要

枯樓根搗傅之日三易自出崔元亮方

竹木刺入肉不出

晚蠶蛾入竹筒中塞之令自乾死者研末津和塗

之自出便氏圖纂

頭垢塗之自出劉涓子方

鹽渣白梅嚼傅之即出食療本草

乾羊矢燒灰猪脂和塗不覺自出千金方

蜈蚣搗爛全刺上一時許即自吐出取去即愈仙坦

皆効

單麻子搗爛塗之自出集醫林要

針刺入肉不出

集方

三

硫黃磁石研細調勻紙花貼定覺痒時針自出青囊

雙

杏仁搗爛車脂調敷以紙貼之其針自出鮮猪

脂亦可用瑞竹堂方

烏鴉翅炙焦研末醋調塗之數次即出甚効集醫林要

方

酸棗燒灰存性溫酒送下在上食後服在下食前

服覺頓痒即從原入處出日用便覽

諸鐵及雜物魚刺入肉

刮象牙為末和水厚敷其物立出簡要方
嚼吳茱萸封之魚刺自爛出重方
諸骨哽咽

芋麻根搗汁以匙挑灌之立效試驗方

鳳仙花根搗爛噉其骨自下雞骨尤效即以溫水漱口免損齒亦治誤吞銅鐵危氏得效方

白鳳仙子研水一大呷以竹筒灌入咽中其物即軟不可着齒或為末吹之普濟方

白芷半夏等分為末水服一錢即嘔出普濟方

縮砂甘草等分為末綿裹含之噉汁當隨痰出百一選方

威靈仙五錢并華水煎即軟吞下聖濟總錄

虎骨研末水服方寸匕外臺秘要

象牙磨水服之永類金方

鹿筋漬軟搓索令緊大如彈丸持筋端吞至鯁處徐徐引之鯁着筋出外臺秘要

蜂窠噉猪脂含咽普濟方

諸骨哽咽

飴糖凡鷄子黃大吞之不再吞肘後方云
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有一士子為魚鯁所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飴糖者買食之頓覺無恙用知飴糖能治哽也外臺秘要云凡誤吞錢釵及竹木者取飴糖一觔漸漸食盡便出

嚼橄欖之即下無則搗橄欖核為末水調下急方

擇魚肉淨滿口食之即下簡便方

蒜塞鼻孔自下良方

七月七日取絲瓜根燒存性為末溫酒服二錢效方

橘皮常含噉汁即下聖惠方

皂角少許吹入鼻中得嚏刺出便方

誤吞金銀銅鐵等物

葵菜搗汁冷飲或以葵花煮汁服之普濟方

炭燒紅研為末白湯調服數匙自出瑞竹堂方

濃煎縮砂湯飲之即下危氏得效方

多食蜂蜜自出救急方

石灰硫黃一皂子大同研為末酒調服之孫用和秘寶方

飴糖半觔濃煎艾汁調和服劉禹錫傳信方

誤吞銅錢

生筋臍研汁細細呷之自消王璵方

多食胡桃自化出李樓方

烏芋合胡桃食一二觔即消聖惠方

誤吞銅鐵

食錫糖即隨穢而下保壽堂方

羊脛骨或羊頭骨燒灰為末米飲服三錢即下談翁方

金銀子一雙胸膈痛不可忍憂惶無措一銀匠炒

末藥三錢米飲服之次早隨大便而無指一銀匠炒

出叩求其方乃羊脛骨灰一物耳集方

雞白曝婆煮熟切食一大束釵即隨出肘後方

誤吞針入腹

猪羊脂多食令飽久則自出普濟方

黃蠟一兩化開入磁石細末一兩熬如針涼水送

下裹針同大便出簡便方

煮蚕豆同韭菜食之針自大便同出今人有誤吞

金銀物者用之皆効積善堂方

木炭燒紅急搥灰米湯調下三兩益救急方

誤吞稻芒

飽飽頻食自下簡便方

驚涎灌之即愈殺麥芒刺名殺賊將驚子一足取涎徐徐灌之自解

胡麻炒白湯服集方

骨鯁竹木刺入咽喉日久或入臟腑痛刺黃瘦甚者

臘月取鰐魚胆懸北簷下令乾每用一皂子煎酒

溫呷得吐則鯁隨涎出未吐再服以味為度酒隨

量飲無不出者鰐魚鯽魚胆皆可勝金方

象牙磨水服簡便方

秤錘燒淬酒飲開元廣集方

髮哽

木梳燒灰酒服普濟方

自己亂髮作灰白湯調服一錢簡要濟方

誤吞水蛭

水蛭即馬蛭也又名馬蟥有水草二種大者長尺

許性最難死即寸寸斷裂曝乾為末得水亦治雖

以火炙煙熏經年得水搗碎為末得水亦治雖

中數年瘦病而死為害昔有人夜臨溪而涸蛭入尻

者口中吐出至數升而止

青靛調水飲即瀉出集簡方

人因醉飲田中水誤吞水蛭胸腹脹痛面黃齒黑

之水煙無數
其病頓愈

酒和田中泥服一二碗當利出細目

田中泥作凡白水多服則煙見泥而奔藏後以
行藥下之洪邁堅志云吳少師得疾數月消痰
皆以爲勞瘵迎明醫張銳診之銳令明旦勿食
卒詣十里外取行路黃土至以溫酒二升攪之
藥百粒已因死吳亦德甚謂理三曰乃安固言
轉其半已因死吳亦德甚謂理三曰乃安固言
月出師已因死吳亦德甚謂理三曰乃安固言
銳曰蘇入渴飲水亦德甚謂理三曰乃安固言
處臟腑苟知人勢必不能生鐵則聚無精血飽則
公枵腹以請之公久不得土味又喜酒故東機請
大喜厚賂謝之

集方

罕

食蜜即化煙爲水方急救

牛血熱飲一二升次早化猪脂飲之即出肝後

井中生蛭以白馬骨投之雜藥

杖瘡

薛立齋云凡杖瘡跌撲之症患處如有瘀血止宜破

去服壯元氣之劑蓋其氣血已損切不可再用行

氣下血之藥復損脾胃則運氣愈難營達於下而

反爲敗症怯弱者多致夭枉

人骨燒末酒服令杖不痛方普濟

受杖時先酒服山漆一二錢則血不銜心杖後尤

宜服之方今錄

杖畢童便和酒服血不攻心

神效當歸膏

當歸 生地黃 各一麻沙 四兩

黃蠟 止用五錢

右先將當歸地黃入油煎黑去滓入蠟溶化候冷

攪勻即成膏矣用塗患處將紙蓋之一切癰疽瘡

瘍湯火等症潰爛用之生肌止痛補血續筋

集方

罕

用溼綿紙鋪傷處以燒過酒糟搗爛厚鋪紙上良

久痛處如蟻行熱氣上升即散方簡便

豆腐切片貼之頻易一法以燒酒煮貼之色紅即

易不紅乃已拔毒方

入黃末醋調塗之或用童便皆効醫方摘要

綠豆粉炒研以雞子白和塗之生肌

猪蹄湯洗方救急

鳳仙花葉搗如泥塗腫破處乾又上一夜血散即

愈冬月收取乾者研末水和塗集方

羊皮臥之消青腫

雞子黃熬油掃要方

打撲血聚皮不破者

用蘿蔔或葉搗封之即氏方

取黃瓜入磁瓶中水浸之以水掃瘡上立効醫林要

暑月杖傷出蛆真麻油洗之立盡廣等

湯火傷

凡湯火傷先以鹽摻護肉乃用塗藥

未成瘡

醬塗之効時珍方

蜜調敷痛立止不膿不痂濟生方

小麥炒黑研入膩粉油調塗之勿犯冷水必致爛

袖珍方

蛤蜊殼燒赤放冷研如粉香油調敷効集方

皂礬和涼水洗之其疼即止腫亦消楊誠齋方

大黃生研蜜調塗之不惟止痛又且滅癰洪邁方

用瓶盛麻油以筋就黃葵花夾取之收入瓶內勿

犯人手密封收之遇有傷者以油塗之甚効和劑方

甘草煎蜜塗李樓奇方

蓖麻子仁蛤粉等分研膏湯傷以油調入灼以水

調塗之古今錄驗方

用井底泥塗之肘後方

炒麴入梔子仁末和油敷之金方

米子油調蚯蚓矢搽之楊起簡方

蕎麥麴炒黃水和敷之奇効方

以酸醋淋洗并以醋泥塗之無痕如仙方

用梨切片貼之止痛不爛蘇恭方

梔子末和雞子清濃掃之救急方

粟米炒焦投水澄取汁煎稠如糖頻敷之能止痛

滅癰痕蘇行功方

生蘿蔔搗汁塗之聖錄方

經霜桑葉燒存性為末油調敷之醫學正傳方

鱖魚蒸油埋土中日收塗之集方

大黃為末沙糖調敷立愈廣筆方

嫩亦潰爛

用麻油四兩當歸一兩煎焦去滓入黃蠟一兩攪

化放冷攤帛貼之神効醫林集要

舊葫蘆瓢燒灰敷之集方

猪胆調黃檗末塗之秘方

飴糖燒灰粉之即燥易瘡方

死鼠頭以臘月猪脂煎令消盡敷之則不作癰金

用初生老鼠以脂麻油浸磁瓶內封固患者將油

搽痛處立愈唐筆

火灼

集方

器

用

用好酒滿浸傷處濕即易之如偏體被傷用酒滿

浸時時易之即不死綠居亭方

蜜水潤之普濟方

石灰水和生芝麻油敷治已爛臭甚有神驗簡便方

用黏米炒黑為末將棠汁調敷神効壽域神方

火燒烟薰悶絕不省人事

小便頓服一二升良千金方

生蘿蔔搗汁飲之并嚼塗火瘡延壽書載李師述

烟熏之垂死摸得蘿蔔一束嚼汁燕下即甦此法備急不可不知

壽世秘典卷十

嗣育小序

天地氣氤男女媾精豈假智慮哉文中子云未知

為人父母之道而生子是以男女不育而民人多

夭是固有道焉世之乏嗣者誤求種子良方妄服

藥餌終鮮實效誠勝然於男女受病之源因謬施

治人人可慶茲斯矣爰集衆論有關於衽席者為

嗣育

天柱丁其譽識

小序

典目

男女總論

保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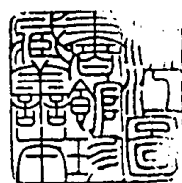
調經

受妊

固胎

廣嗣雜纂

嗣育



男女總論

岐伯曰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衝脉盛月事以時下故能有子男子二八腎氣盛精氣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傳曰女子十四有爲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爲人父之道六十啗絕陽化之理

天眞論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壽過度氣脉常通而腎氣有餘也此雖有子男不過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褚澄云老陽遇少陰老陰遇少陽亦有子之道也。

褚氏曰父少母老產女必羸母壯父衰生男必弱古之良工首察乎此氣受偏痺與之補之補羸女則養血壯脾補弱男則壯脾節色羸女宜及時而嫁弱男宜待壯而婚此疾外所務之本不可不察也

褚氏云飲食五味養骨髓肌肉毛髮男子爲陽陽中必有陰陰數八故一八而陽精升二八而陽精溢女子爲陰陰中必有陽陽數七故一七而陰血升二七而陰血溢皆飲食五味之實秀也若精未滿而御女以通其精則五臟有不滿之處異日有難狀之疾陰已痿而思色以降其精則精不出而內敗小便澀而爲淋爲痛女子天癸旣至踰十年無男子合則不調未踰十年思男子合亦不調不調則舊血不出新血誤行或漬而入骨或變而爲腫

後雖合而難子合多則瀝枯虛人產衆則血枯觀其精血思過半矣

陽施陰受胎孕乃成乃有男稟陽氣之虧則獨陰不
生女賦陰氣之塞則獨陽不成此得於稟受之初
不能生育者求嗣者所當知

男不能施有五
天健漏怯變也
天者陽痿無用
古云天官是也
健者陽勢闕去
寺人見色不興
也變者體兼男女
俗名二形晉書
以爲亂氣所注
謂之疴其類有三
有值男卽女值
女卽男者有無
月陰年日月陽
者有可妻不可
夫者此具體而
用者也女不能
受亦有五螺紋
卽實女也鼓者
無竅內族有物
如螺也紋者竅
小卽實女也鼓
者無

藏如鼓角者有物如角古名陰挺是也
脈者一主經水不調及崩帶之類是也

世有血氣方剛精力過人而乃艱於嗣育者此則婦人之過有已經前夫頻頻生育而娶此以圖其易者顧亦不能得胎更遣與他人轉盼生男此又男子之過也

凡人中平淺而無髭者主無子婦人入中深長者善產育

凡人忍者多不育好戕物命者多不育潔已而清甚者多不育機智深者必絕嗣婦人多怒多慾者必

嗣育

三

難受姓或姓而半產或產而多天

男子脈浮弱而瀉為無子或勞傷過度腎經不煖精清如水精冷如水精淺聚而不射或陽衰陰痿勉強成歡皆令無子世多用溫熱燥烈之藥澀精壯陽之劑以為種子良方即有孕者真氣受傷無非熱藥偶成因貽其毒於子女雖得而不實

婦人脈微弱而澀年少得此為無子中年得此為絕產婦人也證皆可療惟素病怯弱崩損諸病終難嗣育素問云督脈生子不孕

凡男子精清流而不射皆為精氣不足婦人白淫白帶月信愆期皆為血氣不調須預為調養今之療求子者治婦人而寒熱兼濟者有之矣至治男子而專用熱藥徒取亢陽用事快一時之樂久之而精血耗散非惟無子禍且叵測大抵治男子毋過熱以助其陽治婦人毋過寒以傷其陰惟在溫養滋補以久取效

保元

祈嗣真詮云人元精在體猶木之有脂方為嬰兒也

嗣育

四

未知牝牡之合而絞作精之至也迨十六而真精滿五臟實始能生子然自此精既泄之後則真體已虧元形已鑿惟藉飲食滋生精血不知保養所生有限所耗無窮未至中年五衰盡見百脈俱枯雖施泄而不能成胎雖結胎而不能壽考矣是以求嗣者務寡慾以實其精方能有子絞音雖或作腹亦子陰也願生微論云男子精衰多由於七情不能致慎五臟不能相生故素問曰腎者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臟盛乃能寫靈樞經曰五臟主藏精

藏精者不可傷由是則五臟各有精隨用而灌注於腎腎不過為都會關司之所非腎之一臟獨有精也奈何舉世不察不能別臟腑之有餘不足而平之但以補腎為功不知熱則害水寒則伐火即使腎氣補而四臟未平終無相生之理局成孕育之功

養精有道一曰寡慾二曰節勞三曰息怒四曰戒酒五曰慎味今之談養身者多言採陰補陽久戰不泄此為大謬腎為精之府凡男女交接必擾其腎

嗣育

五

腎動則精血隨之而流外雖不泄精已離宮必有真精數點隨陽之痿而溢出如火之有烟焰豈能復反於薪哉是故貴慾精成於血不獨房室之交交能損精凡日用損血之事皆當深戒如目鑒於視則血以視耗耳勞於聽則血以聽耗心勞於思則血以思耗能隨事而節之則血得其養而與日俱積矣是故貴節勞主閉藏者腎也司疎泄者肝也二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為君火火起則傷肝而相火動動則疎泄者用事而閉藏不得

其職雖不交合亦暗流而潛耗矣是故當息怒人身之血各歸其舍則常凝酒能動血人飲酒則面赤手足俱亦是擾其血而奔馳之也血氣俱衰之人數月無房事其精始厚一夜大醉精隨薄矣是故宜戒酒內經云精不足者補之以味然濃厚之味不能生精惟恬淡之味乃能補精蓋萬物皆有真味調和盛而真味衰矣不論腥素淡煮得法自能益人腸胃洪範論味而曰稼穡作甘世間之物惟五穀得味之正但能淡食穀味最足養精是故

嗣育

六

當慎味又凡煮粥飯而中有厚汁滾作一團者此穀之精液所聚也食之最能生精試之有効

男子腎冷精寒不能種子如尊菜蕨粉之類皆能寒精觀魚食雞鴨卵之黃則中寒而不予故魚秧皆不予求嗣者宜忌之

或疑士大夫侍妾滿前得子反少田家一夫一婦得子反多何也蓋寡慾則精固神全乃有子多慾則氣虛精耗必無子欲得子者須當節欲
魏明帝於內寵自貴人以下至掖廷洒掃凡數千人廷尉高柔諫曰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

人既已盛矣竊問後廷之數今復過之聖嗣不昌
殆或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
其餘盡遠選家且以育精養神專
靜為要則發斯之微可庶而致矣

嘗見世人得子之艱者育之益艱彼愚夫愚婦子女
獨多豈偶合於法歟蓋此輩形雖勞苦心實安逸
精血無虧故得之為易若夫富貴之人役心勞神
縱欲敗精非但不易孕且不易育今欲用藥必因
男婦之稟受血氣之虧盈熟審而投之服藥之後
而又清心寡欲使本原先壯施之而不孕者未之
有也

嗣育

九

還少丹 滋補腎水溫養少火廣嗣益齡
懷地黃 酒剉九蒸九晒竹刀杓杞子各四
乾山藥 成餅晒乾子研
遠志 甘草煎水炒去
白茯苓 人乳拌乾
巴戟 酒浸去
石菖蒲 一寸九節者去毛末
杜仲 酒拌炒
五味子 兔絲子
肉蓯蓉 酒洗去甲膜
川續斷 酒洗去
山茱萸 淨洗
牛膝 酒洗
小茴香 各二
兔絲子 各二

右為細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日空心服三錢白湯
下日間遇饑時再服一次○方與打老兒丸相同
七寶益元丹

何首烏 赤白各一觔用米泔水浸軟竹刀刮去
重相間上而鋪豆覆之以豆熟為
度去豆晒乾換豆再蒸如此九次
牛膝 酒浸一日同何首烏第
白茯苓 碗內置乳浸透拌勻
赤茯苓 碗內置乳浸透
當歸 酒洗乾
破故紙 半觔洗淨用黑脂
兔絲子 半觔酒浸一夜洗淨再入
杞子 半觔酒浸一夜洗淨再入
右共為細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三錢空心白湯
下鹽酒酒皆可製藥忌犯鐵器服藥忌食蘿蔔蔥
蒜晚酒諸血無鱗魚
魚鰾丸
魚鰾 一觔須寧波如裙帶白者佳待後三
同磨○如用時將粉炒更妙

嗣育

八

或白湯送下

固精丸

沙苑蒺藜八兩 微焙四兩 為末 川續斷二兩 酒蒸
 兔絲子三兩 酒洗絲 山茱萸肉 用生 芡實粉生 用
 蓮鬚各四兩 覆盆子生 用 甘枸杞子各二兩
 前末以蒺藜膏同煉蜜和丸 桐子大 每服四五錢
 空心淡鹽湯下
 按種子之法要在固精而澀精之藥尤種子所忌
 如龍骨牡蠣等味可入治虛損藥不入種子方以

破故紙一觔 川黃柏四兩 入酒汁拌故紙晒
 乾為度砂 磨至一觔去渣將酒汁拌故紙晒
 碎不碎听 磨
 大懷生地一觔 酒浸透九蒸九晒每
 枸杞子一觔 酒浸透九蒸九晒每
 地黃枸杞如法製畢乘熱同故紙末入石臼內搗
 成膏為餅晒極乾同炒脆魚鱉磨為細末聽用
 青鹽四兩 另研極細核桃五觔 取仁炒
 以上諸藥末成將核桃油拌潮用煉蜜和末入石
 臼搗千餘杵丸如桐子大每日三錢空心淡鹽湯
 調育

選則施精不全非求嗣者所宜也
 孫真九 專治九種之疾陽弱而不振而
 陰發謂之九 陽雖七歲之疾此藥補十二經絡起
 鹿角膠半觔 霜切炒成豆大研細用
 杜仲同去粗皮少許切碎炒用生薑汁一兩
 乾山藥各二兩 白茯苓去粗皮凡五七次
 熟地黃各二兩 免絲子酒洗焙
 山茱萸肉 各一兩 北五味子
 川牛膝酒洗 藍智仁去殼
 調育

遠志甘草 煮
 川棟子去皮核取 小蘗香錢青鹽三
 破故紙鹽酒浸一 川巴戟酒浸去心以
 柏子仁研半兩 川山甲切碎土
 沉香各三錢 全蝎去毒一
 右件各製為極細末以嫩肉蓯蓉四兩酒洗淨去
 鱗甲開心有黃白膜亦去之取淨二兩好酒煮成
 膏同煉蜜和前藥末搗千餘下丸如桐子大每服
 五十丸淡秋石湯溫酒任下以乾物壓之漸加至

百斤

種子煎方此方最速能種子生息之元生精

白茯苓三錢 甘枸杞一懷 生地二錢 麥門冬二錢

人參二錢 陳皮三錢 白朮三錢

右河水二碗煎八分空心或饑時任服渣再煎服

仙茅酒方見調攝服法

固本使陽丹

兔絲子 白茯苓 山藥 酒蒸牛膝 酒洗

杜仲 酒炒 歸身 酒洗 肉蓯蓉 酒洗 五味子

益智仁 鹽水炒 嫩鹿茸 酥炙 熟地 酒蒸

紅白蓮須 山藥 酒蒸 肉蓯蓉 酒洗 各巴戟 酒浸

川續斷 酒浸 遠志 肉蓯蓉 蛇床子 去殼 兩半

枸杞子 兩三 覆盆子 沙苑蒺藜 兩各二

右龜板熬膏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九空心鹽

湯下或酒亦可每日三次如精不固加龍骨牡蠣

一兩

鹿杞膏 助陽種子

枸杞子一觔入水鍋內桑柴煮以杞無味為度去

渣存汁再熬如麪糊入鹿角膠一觔磁孟內重湯

煮候筋攪一二尺高成線不斷取起俟稍凝切成

片服時先用水頓化臨服酒調空心服初一錢漸

加至二錢

龜齡延壽丹此方有李府真方也藥止二十

熟地酒蒸 補骨脂酒蒸 鹿角膠酒蒸 川牛膝酒洗

天冬酒蒸 去心 熟地酒蒸 補骨脂酒蒸 鹿角膠酒蒸 川牛膝酒洗

青鹽酒洗 正者 熟地酒蒸 補骨脂酒蒸 鹿角膠酒蒸 川牛膝酒洗

砂仁酒洗 四錢 熟地酒蒸 補骨脂酒蒸 鹿角膠酒蒸 川牛膝酒洗

枸杞子 酒浸 大附子 酒浸 肉蓯蓉 酒浸 甘菊 酒浸 母丁香 酒浸 鹿茸 酒浸 穿山甲 酒浸 細辛 酒浸 破故紙 酒浸

肉蓯蓉 酒浸 甘菊 酒浸 母丁香 酒浸 鹿茸 酒浸 穿山甲 酒浸 細辛 酒浸 破故紙 酒浸

甘菊 酒浸 母丁香 酒浸 鹿茸 酒浸 穿山甲 酒浸 細辛 酒浸 破故紙 酒浸

母丁香 酒浸 鹿茸 酒浸 穿山甲 酒浸 細辛 酒浸 破故紙 酒浸

鹿茸 酒浸 穿山甲 酒浸 細辛 酒浸 破故紙 酒浸

穿山甲 酒浸 細辛 酒浸 破故紙 酒浸

細辛 酒浸 破故紙 酒浸

破故紙 酒浸

石燕堅而圓者一對好酒浸一淫羊藿汁抹炒
雄雀腦三錢雄頭尖毛薄一枝紅色頭上撇入
毛厚青急性子即鳳仙花子八月十五日紅蜻蜒對
去翅足取并水浸一宿焙二錢午紅蜻蜒對
取亦可雄身長腰細身短肚大江南蘆洲最
多紫稍花一宿而無土者酒浸辰砂熟二錢半
右藥製畢各為細末選甲子庚申吉日入靜室忌
雞犬孝服婦人將前藥通和一處裝入磁瓶內鹽
泥封口入鍋內重湯煮三炷香取出開口夜露一

嗣育

三

宿將藥捏作一塊入銀盒內仍以鹽泥封口外用
紙筋再封一指厚將盒包成圓球日晒極乾用鐵
鑄鈴鐺一個仰口向上將泥球安放其中用鐵線
從鈴鼻懸胎繫定次將黑鉛十觔溶化傾入鈴內
銀盒上待冷定入灰缸內三方火養之灰用桑柴
灰每方炭堅重一兩六錢將炭屑碾細熟紅棗拌
打晒乾作火火離湯三指許辰戌二時換火不時
向鈴內滴水聲為驗如有聲而水隨乾則火迫將
火畧遙指許如無聲而水不乾則火緩將火畧近

指許溫養至三十五日將鼎內黑鉛鑿開傾地上
冷定開盒其藥紫黑色香氣撲人磁瓶收貯甚毋
洩氣毋服藥五厘漸加至二三服時置手心內
用舌尖舐入口黃酒送下百數暢通丹田微癢癢
陽立興可御百女酒多勿攻食飽勿動和平緩行
行之日久口鼻生香羸弱之軀變為嬰粹更能救
人之嗣晉滿慶王依方修合生子最多

作金鈴法

藥五分加麝香一分如黃豆大以棉裹住用線扎

嗣育

志

之將金三錢打成薄片置藥居中鐸作圓彈用銀
可握之在手腰陽如銅

煮鈴法

頻用年久藥力便泄以川椒湯洗淨埋土中一宿
取出放磁器內用醋煮響聲為度

製解藥法

小紅棗水洗去核晒乾一百枚白糖拌勻露一宿
晒一日入醋一小鍾浸一宿取稠膏二兩食鹽一
兩同甘草二兩炒黃色去甘草用鹽三味共一處

裝入猪肚內線縫其口飯上蒸熟取出貯磁瓶中
三七日用濃茶將藥洗淨晒之每食一枚與陽立
解

列方雖非一種取效不在兼收或良工察脉而虛
心審證或病者自知寒燠而對證選方得其一修
製度服自獲神効又在保養元精借資藥力若徒
恃藥力而恣情縱慾耗散元精藥力其能有濟乎

調經

求子之法莫先調經每見婦人無子者其經必或前

詞育

五

或後或多或少或經前作痛或經後作痛或紫或
黑或淡或凝而不調不調則血氣乖爭不能成孕
矣詳夫不調之由先期為血虛有熱過期為血虛
有寒其經將來作痛者血實氣滯也經後作痛者
氣血皆虛也其少而淡者血虛後期而來色淡人
怯弱者氣血俱虛也也肥盛者血虛多痰也過多
者氣虛不能攝血也其常時經前作痛及凝塊不
散者為血積有滯也紫黑色者滯而挾熱也常時
發熱為血虛有積經行發熱為血虛有熱也治法

血虛者四物氣虛者四物加參芪熟者清之寒者
溫之滯者疏之滯久而沉痼者滌蕩之脈證熱者
四物加芩連脈證寒者四物加桂附直至積去滯
行虛回寒熱並退氣血平和方能孕子

血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五臟瀝陳六腑在男子則
化為精在婦人上為乳汁下為血海故雖心主血
肝藏血亦皆統攝於脾補脾和胃血自生矣凡經
行之際禁用苦寒辛散之藥飲食亦然

婦人經行最宜謹慎不宜交合否則成血淋血崩之

詞育

六

症後難成胎若經血內滲則竅穴淋瀝無已與產
後交合太早者相類

婦人勞傷氣血或經候愆期或赤白帶下致陰陽之
氣不和則不孕肥者痰多脂膜閉塞子宮不能受
陽精而施化瘦人子宮無血精氣不聚皆不能成
孕將理失宜飲食不節色欲無度風取冷風冷之
氣乘其經血結於子臟皆令無子

四物湯

熟地黃補血如脾痛非此不能除乃
通膈經之要藥血熱生用

川芎 治風泄肝木如血虛頭痛非此不能除乃通脾中虛痛非此不能除乃通脾經之要藥

白芍藥 和血不能除乃通脾經之要藥

當歸 能除血如通腎經之要藥

右為咀片水煎服

正元丹 調經種子

香附 一勛同父三兩先以醋同浸一宿後

阿膠 蛤粉炒製之酒盞酥重便各製四兩

熟地 酒浸 當歸身 四兩洗 川芎 炒二兩

白芍藥 八兩半生 加白茯苓 琥珀治帶下

右為末醋煎山藥粉糊丸如桐子大空心鹽湯服

四錢 一方無熟地黃有艾二兩用浸香附醋打

糊餅晒乾

至凝丹 調經兼治白帶久不孕育者服之

香附 淨米八分以後藥汁製丹參

生地黃 白芍

當歸 澤蘭葉 各四兩五錢

斷父 醋煮五錢 杜仲 鹽煮五錢

白朮 水煎五錢 川芎 酒煎五錢

右九樣汁各煮香附九兩無心為度晒乾為末煉

蜜丸桐子每服百丸淡酒下日二

加味二陳湯 婦人肥盛多痰

當歸 酒洗 茯苓 二兩 川芎 七錢 白芍藥

白朮 半兩 湯洗 香附 米 陳皮 各一

甘草 五錢

右作十貼每貼薑三片水煎服

加味四物 婦人瘦弱無血

當歸 酒洗 川芎 芍藥

香附 醋炒 黃芩 柴胡

右各等分水煎服

大盪胞湯 治婦人有生全不

朴硝 壯丹皮 當歸 大黃 飯久

桃仁 各三兩 細辛 厚朴 薑汁 桔梗

赤芍藥 人參 茯苓 桂心

甘草 牛膝 陳橘皮 已上各

附子 五錢 蛇一兩 蘇莖 炒焦 水蛭 十枚 各

右件以清酒五升六合煮取三升分四服日三夜

一每相去三辰少時更服如常覆被少時取汗汗
不出冬月者必龍必下積血及冷赤膿如赤小豆
汁本為婦人子宮內有此惡物致生諸病令不受
胎若下盡最為妙法但恐氣弱體困不堪更服亦
可二三服即止然去惡物不盡方用坐導藥

坐導藥

皂角去皮子 吳茱萸 當歸 細辛

五味子 乾薑炮各三兩 大黃 枯礬

戎鹽 蜀椒各二兩

桐子

十九

右為細末以絹袋盛如指狀入陰中小便時去之
再納一日一度易新者必下清黃冷汁汁盡而止
不可中輟每日早晚用苦菜煎湯薰洗

如聖丹

白礬蛇床子等分為末醋糊丸彈子大胭脂為衣
薄綿裹留綿帶二尺許打一大結長留後只以
綿裹藥丸深入玉戶中定坐半日熱極再換婦人
月水不通赤白帶下多因子宮不潔服藥難効此
藥易痊亦且効速不傷臟腑能生子嗣

受胎

夫天地生物必有絪縕之時萬物化生必有樂育之
會凡婦人一月經行一度必有一日絪縕之候於
一時氣蒸而熱昏而悶有欲交接不可忍之狀此
的候也當此慈情濃動之時子宮內有如蓮蕊初
開自然挺出內人洗下體以手探之自知也但含
羞不肯言耳預為告告令其自言一舉即中必能
成胎蓋陽以靜勝陰之動陰動必先靡陽靜必後
動此地天交泰之義也

桐子

二十

徒精不能育也必有一既元氣亭毒於精物之先而
後成胎人不得是氣不生物不得是氣不有道家
所謂先天祖氣是也又有後天之氣乃呼吸往來
運行充滿於身者此氣不厚則精不濃此氣不充
則精不射此氣不聚則精不暖皆不能成胎後天
之氣與先天之氣同出而異名先天絪縕生於無
形而後天則有形可見先天恍惚藏於無象而後
天則有象可求其實一物而已故養氣之學不可
不知交感之際不意種子就就業業必難結胎偶
不知而為之不識不知則胎成矣此可想神交之

義

實陽能入虛陰謂男子陽精充實適值女人經後血
 海虛靜子宮正開與之交合是謂授虛一舉而成
 胎矣大抵前三日新血未盛精勝其血血開裹精
 必成男胎後三日新血漸長血勝其精精開裹血
 多成女胎交合得半夜後生氣時有子皆男而壽
 實陰不能受陽謂女人經盡六日之後新血方盛血
 海充滿若與交合以實投實多不成胎又有婦人
 素稟怯弱雖經後旬日血海未滿亦復成胎然皆

嗣育

主

女子亦血勝其精故也

微陽不能射陰謂男子陽精微薄雖遇女人血海虛
 靜之日流而不射多不成胎蓋因平時嗜慾不節
 施泄太過所致法當補益精元兼用工夫存養無
 令妄動候陽精充實方投授虛之法一舉而成矣
 兩尺脈大或數小便常赤未交易興既交易泄或
 自遺夢遺真精不固治在補陰而尺脈微或遲小
 便常清陽事不舉勉力入房未竟
 先痿或所泄清冷微薄治在補陽
 弱陰不能攝陽謂女人陰血衰弱雖投真陽強盛之
 精不能攝入子宮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或用

病後產後經後將理失宜勞動過節虧損陰血所
 致治宜調經養血

婦人經水有兩日半淨者有三日淨者亦有血旺之
 女六七日始淨者不可拘定但用潔白綿或帛夾
 之贊田戶內取而視之色鮮紅者未淨不潔也淺
 淡者太過也如金色者乃新紅已生於此交合再
 無不成若先期而交則金水太盛子宮瘕塞無受
 精之處後期而交則子宮已閉施精亦無門而入
 又云單日成男雙日成女也四日已後不成矣

嗣育

主

三谷子金丹百問其三十問云人之生如何分男女
 陰陽曰男先感而後女應之者必生男也女先感
 而後男應之者必生女也近時醫書載求男法多
 引用褚澄氏男女交合陰血先至陽精後衝而成
 男陽精先入陰血後裹而成女之說誤人多矣蓋
 陽精先至陰血從而包之陽在內則男形成矣陰
 之先至陽精從而包之陰在內而女形成矣此理
 之不可易者

徐慈緯云褚澄論成胎以精血之先後分男女者愚

切惑焉予謂經水斷後一二日血海始淨精勝其血感者成男四五日後血脈已旺精不勝血感者成女此確論也若過六日以後包絡心血已滿雖交不成孕矣亦有旬日後成孕者子必不壽

說女人經盡之後第一日投之則成男又云凡單日則成男雙日則成女是大不然蓋男女之辨不以精血先後為拘不以經盡幾日為拘只以交感之時百脈齊到為準耳精之百脈齊到有以勝乎血則成男矣血之百脈齊到有以勝乎精則成女

嗣育

三

矣至有既孕而小產者有產而不育者有育而不壽者有壽而黃耆無疆者則亦精血之堅脆分為修短耳世人不察其精血之堅脆已定於稟受之初乃以小產責之毋以壽夭委之數不亦謬乎

醫學正印云夫百脈齊到者乃一身神情氣血骨節毫數無不畢達之謂也交感百脈齊到時男子施精矣女子面紅唇赤鼻尖微冷聲息微喘是即女子施精時也此精不論經前經後交構畢時俱有但不若男精中有結塊成形者為少異耳是必陽

精與陰精合宛如太極之形適湊經淨新生之血乃成胎耳此其機又係於平日之培養務使父精無淡母血無枯俾乾健坤柔陽先處夫必勝之數陰每從之故孕無不成男也或謂子宮有二穴男穴在左女穴在右施精時偏於左則男偏於右則女彼奔偷私竊者往往得男倉卒交合豈必其皆偏於左而無右乎此又誕妄不經之甚惟所謂百脈齊到者近是耳

附驗胎方

嗣育

三

生川芎為末濃煎艾湯空腹調服一錢覺腹內微動則有孕也但女人受孕四十日外必患惡沮有不患者方用藥診

凡懷男孕婦臍必突按之頗實兩乳頭墨黑女孕則臍軟乳頭雖黑不甚又診以脈男孕則左手大而疾女孕則右手大而疾

娠面南行從後呼之左迴首者是男右迴首者是女

妻全善云按丹溪云陰陽交構胎始凝所藏之處名曰子宮一系在下上有兩歧一連於左一連於右

於右精勝其血則陽為主受氣於左子宮而男
形或新言大報則陰為主受氣於右子宮而女
時慎護重處而就左也蓋男胎在左則重故迎首
時慎護重處而就右也蓋女胎在右則重故迎首
左則血氣護胎而盛於左也故脈亦從之而左疾為
男亦從之而右也胎在右則血氣護胎而盛於右故
脈亦從之而左也胎在左則血氣護胎而盛於左故
搏陽別謂之有子言受胎處在臍腹之下則血氣
護胎而盛於下故陰之尺脈鼓搏有力而與陽之
寸脈殊列也

固胎

成胎之後切忌淫慾蓋兒在胎中受母之氣母氣足
則兒氣全若淫慾一度則母必輸陰精以應陽之

嗣育

三十五

求而兒缺一日之養矣况陽精著於胞胎即有大
毒百病皆從此生而痘之多寡亦從此兆能於受
胎之後再不交合則子可以無痘即時氣漸染所
出亦必不多此至理也求嗣者宜慎之

李叔和中年得三四子每至一二歲皆生紅絲瘡
而元問於李東垣答曰爾必腎中有伏火精氣內
有紅絲以氣相傳故有此疾名曰胎毒叔和試觀
之果如其言東垣遂以滋腎丸與服血以和而補
真陰其內人亦以六味地黃丸散與服生子後不
至五六個月又以黃芩白朮散與服生子後不
復有前病夫以腎中熱劑者孕子其能長育乎
婦人墮胎在三月五月七月者多在二四六月者少

藏陰而腑陽三月屬心五月屬脾七月屬肺皆在
五臟之脈陰常易虧故多墮耳至一月之內墮胎
則人皆不知有胎但知不受姓不知其受而墮也
一月屬肝怒則墮多洗下體則姦開亦墮故凡初
交之後最宜將息勿復交接以擾其子宮勿令怒
勿令勞勿令舉重勿令洗浴而又多服養肝平氣
之藥胎可固矣

李時珍曰婦人有孕七月而生者多可有八月而生
者多難育七變而八不變也有十二三月生者十

嗣育

三六

四五月生者或云氣虛也虞搏簡學正傳言有十
七八月至二十四五月而生者豈亦氣虛至許久
耶此雖事之變者亦不可不知

丹溪云墮因內熱而虛者於理為多曰熱曰虛當分
輕重故黃芩熟艾阿膠為安胎之要藥云

安胎應驗方

當歸 白朮各二錢 川芎一錢 生地黃
益母草 條芩 香附 炒 蘗梗 各一錢
砂仁 八分 甘草 三分

右薑一片水煎溫服

安胎將墮危急方

懷生地二兩 砂仁一兩

右水酒各二碗煎一碗分作二次服立愈

千金保胎丸

當歸二兩洗 川芎一兩 熟艾二兩 薑汁炒 阿膠二兩 蛤粉炒

艾葉一兩醋炒 砂仁一兩 條芩二兩 益母草二兩

杜仲一兩去粗皮 白朮二兩 陳皮一兩

續斷二兩酒洗 香附米二兩酒醋鹽水童便各浸三日炒

右為細末煮棗肉為丸桐子大每服百丸空心米湯下

廣嗣雜纂

古方婦人無子立春水雨夫婦各飲一盃還房當獲

有子亦取其資始發育萬物之義也 本草拾遺○立春雨水乃

立春節十五日 內所雨之水

上元盜取富家燈盞置床下令人有子 續府

久無子息孕而不育男女亦無疾病求子不必服藥

常將香薷或落花生隨意食之令人有子 效機源

交合禁忌

雷電風雨日月薄蝕

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生子不備必有凶災玄女房中經雷電之子必病癲狂○容止猶言動靜

謂房室之事也不可指斥淫褻故微其詞

星辰之下神佛之前神聖誕會

每月弦望晦朔五臘

每月念八日在人神在陰

本命甲子庚申日

五月九毒日逢五逢六逢七為九毒日

大月十七日小月十六日

妊娠禁忌

子在腹中資母之氣血為生飲食則生母之氣血者

也故凡厭忌之味所當屏戒犯者非但觸動胎氣

臨蓐艱難能令子殘母損可不慎歟

食犬肉子無聲音 食兔肉子缺唇

食蟹肉令子短項 食水水絕產

鴨蛋同桑椹食子倒生 食鹽蒸鯽魚令兒瘡癰

食鰻鯉胎有疾 食驢馬肉過月難產

食薑椒痘毒盛

食田雞子多天

食燒酒令子禿頭或成瘡

食蚶蚶令子橫生

食薑芽令子多指

食乾薑令胎內消

食茨菇消胎氣

豆醬合薤菜食墮胎

食諸般菌令子驚風而夭

勿妄服湯藥

勿妄亂針灸

勿舉重登高心有驚悸

勿多睡臥須時時少步動和血脉

勿勞力過傷使腎氣不足子必解額腦破不合

妊婦五忌 崑山顧狀元刊施

調音

元

一勿睡熱炕

南方亦同

一勿食煎炒炙燻之物

一勿飲燒酒凡酒俱不宜多飲

一勿食蔥蒜薤胡椒茱萸

一勿於星月下仰臥及當風洗浴坐臥

轉女為男法

婦人初覺有娠取弓弦縛腰中滿百日方去即成男

胎

娠三月前以雄雞尾尖上長毛三莖暗藏席下一

法以絳囊佩雄黃一兩於身左皆可轉女為男

婦人懷妊三月未滿于雞未鳴時著夫衣冠繞井三

匝映水視影勿反顧定生男子然不可令人知山

考

李時珍曰古人轉女為男法懷妊三月名曰始胎男

女未定形象未成是時宜用斧置床底繫刃向下

勿令本婦知恐不信以雞試之則一窠皆雄也蓋

胎化之法亦理之自然故以雞雞取陽精之全以

天產者佩雄黃驅陽晴之公產者操弓矢莊

斧斤取剛刃之氣於人事

潘感造化密移

物理所必有故妊婦見亦存

物多生鬼怪即其

徵矣

按孟詵雲錄云至正未有趙夫婦於大善寺金

剛神倒縛葦席而居其婦產一子首有兩角鼻

孔昂縮頸所謂夜叉者蓋產婦依止土偶便稟得

此形陳白雲家蘇昌高八合家軒輝人摘以下茶生

三女皆短而跛其家產子四五人皆僂蓋孕婦

感其氣所致觀此則轉女為男之事類相感亦理之所有未可盡謂誕妄也

世秘典卷十一

種德

昔人云住世一日則缺一日

一日好事蓋言德也德以積而深以種而滋功無

論多寡一念即具生全事不分鉅細一物動關性

事方便即是福田利並書云除惡務盡

達所聞為種德

天柱丁其譽識



世秘典卷十一

種德

施濟

救荒以息 林希元荒政叢言

救荒以息 林希元荒政叢言

一謀好施值歲荒出粟千石貸鄉人明年

又公大荒公復設粥賑濟全活萬餘或

後公曰陰德猶耳鳴人無知者今子

藥

一藥也父能醫施藥甚多時鄰人死

王醫生嚴用和施藥陰功多自碑語傳

病起貧民急湯米

即剛中為溫州通判乃出俸勸糴守曰恐費政不

及此者答曰已有指置乃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

出坊巷遇饑者給一錢或散之去押字翼

既死貧民急瘞 元曰吾中

小陳元熙寧八年值歲得 則何益也遂

傳地收飲道戰河投於水者
以新煮移至內地是成生子
子度治繼為監司子孫仕宦
遺棄小兒急收養

宋世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棄不育者許抱
至局育生年且局置乳媪鞠視他人家或無子
女却來局取養之歲稔道無拋棄者信仁澤之周
不勝計全主發常平所儲以賑推遺棄
人不可忘既長或來識認業閱法例九傷
小兒父母不接取逆作室券數千具載本
餘人為籍

病死詣太山府君問禮生何為禮曰
祀府君曰汝後神我生其罪時重命
注殺祀無福殺生積業汝當以此告人禮由

營生不宜殺生

世人為衣食故或田獵或漁捕或屠宰牛羊猪犬等
以資生計而我觀不作此業者亦衣亦食未嘗凍
餓而死也殺生營生神理所殛以殺昌祿百與一
人種地獄之源因受來生之惡報何苦而不別求

生計乎

錢塘北郭五市災饑餓至難死其法投鹽
今啖至因始失味殊美不數年呂自覺燥渴極嗜
鹽醃置餅側時飲日夜呼使令

網羅既密宰割極繁富貴者力無不給之求日作
必需之計此禪家所謂貴人錢為網水陸皆可圖

為生宛痛多在高門業果成時哀涼亦見笙歌
為歡有幾哉惟早為猛省不能全禁濃鮮抑

不特全物命於萬一亦可減積業於
取快目前則種種報應之說亦未可盡

不誤人好生迷器

少不喜殺生然未斷也近年始能不
于然性嗜蟬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在園

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
餽子蟬蛤者皆放之江中雖無治理底幾萬一便

使不活亦愈於烹煎非有所求觀但已親經患難
不異鷄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

類受無量怖苦耳

戒食牛箴

生者上天玄武之精下土太牢之氣非郊祀不敢用
非天神不敢歆上列天星下興地利有功于世無
害于民殺之者國有刑法食之者幽有禍愆牢字
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永免太乙牢山俱
有真形食之三日魔神攝精戒之三日名上玉清

食百物與人何害人食百物牛犬可戒

得長壽報又云人家小兒頑戲九蠅蝶鳥

禁戒非為傷生且熾其殺心長大不

經

經

經

臥間見一切衆生投身死地如蛾赴

如鳥雀被傷如螻蟻被踏之類當方

便獲生全此皆福壽長者之所當為也

宣和間富商楊序大書此語於通衢人由是知戒

見人殺魚即投子于江中夜夢神告曰子本踰期

當死今活便萬命壽可延

如身明禪寺鐘樓傾欹主僧以傾覆為慮命工

匠經理其旁有深坑於中治泥後用雨積水盈尺

秋冬漸潤見鯉魚長六七寸者數百莫測所從來

宋僧寶初者云十餘年前益造此樓時一過客買

巨鯉庖治棄子于中不謂許久乃得

生沽觀此則三年尚可活之說益信

今梵侶持戒不殺者於身雖輒投之地余謂非為
人踐踏則復着人體鳥在其為不殺也後閱鷄肋
篇載汝陰尉李仲舒平生戒殺常依釋教置蠶於
絲絮骨筒中久亦餓死有人教置青艸葉上經宿
沾露則化為青蟲飛去試之信然皆背折而化宜
力以傳修梵行者筆摩

得長命報如愛護物命及放生施食皆得長

卿家言布施其果報一也佛言欲得殺

經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欲得長壽當勤

貴當勤布施布施有四一曰財施二

施三曰無畏施四曰心施財施者以財惠人

以福者以善道教人無畏施者謂人及衆生當恐

懼時吾安慰之或教之脫離使無畏心施者力雖

不能濟物常存濟物之心凡一言一語一動一止

必期有益勿使有所損害皆布施也所為如此存

心又如此後世豈不獲富貴之報勸善錄

宋太始中趙泰字之和暴死而甦云被捉將去遍

歷地獄復見一城名為受變形城地獄考治已畢

子 156-268

者當於此城更受變報奉入其城見大屋中有數
百局吏對校文書云殺主者當作蛇朝日其死
者為人常短命劫盜者當作羊受人屠割雖僕
者作鵝驚鷹鷹蛇身兩舌者作鵝泉鵝鵝人聞皆
呪令死擇債者為

放生池周圍植荅耳子無獺又放時從邊放入若投
之中央必竄河岸仍為人所攫也 蔣說

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

殺可見分在則宜殺而物亦自有當殺者如

煮肥妄肆宰割一席而害數十生者

相福之理若口說慈悲一切牲品不入

禮儀

六

吾儒而入釋矣豈上天生物養人意乎

好生為心須舉聖賢為法家常日用

可以口腹之欲而妄有所殺至於祭祀燕賓

禮不可已情所當伸即宰割亦何傷世範

世人籠養飛鳥繫閉走獸為其形狀音聲可以悅吾

耳目爾不知我既玩樂鳥獸憂愁何其不仁也若

放之山林使得自在何異罪囚得脫牢獄耶世範

子弟切不可於山野放火燒延林木恐傷蟲鳥有失

仁心又嘗見牛之耕田狗之防寇有功於人源所

當念但有三年以上之功者死即埋之世範
曹彬冬月不治墻壁恐傷蟻蟲伊川在經筵見哲
宗盟漱噴水避蟻是為天子將相而仁心愛物如
此

壽世秘典卷十二

訓紀小序

古者几杖盤盂具有箴銘蓋藉物以寓意爰觸目而警心聖謨洋洋聞奧難窺燕閑之餘博覽先哲名論凡足以垂訓誡者隨筆紀之用佩服以終身庶幾過而無失焉訓紀

天柱丁其譽識

壽世秘典卷十二

訓紀

省躬

言行擬之古人則德業自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妄想自銷報應念及子孫則行事自不刻薄受辱慮及

則居心自能清淡

尤不若簡默以怡情廣交以延譽不若素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呈能以

新精以示拙

等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

仁法灑脫是養心第一法

仁厚刻薄是脩短閑謙抑盈滿是禍福閑勤儉奢情

是貧富閑保養縱慾是人鬼閑

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則福益薄矣厚福者必寬厚寬

厚則福益厚矣

朱文公居家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忠

孝傳家之本敬慎保家之本

達觀

人生一日之間不有一種善事此日便是虛生

賢人君子專要扶持公論人心大同處莫生異孔大

同即是公道公道即是天理天理處即是元氣

常想其自悔之時行事必多斟酌常畏及人尤之日

應酬定少乖張

陰居顯雨之奇險可以想為文章不可設為心術華

田之綺麗可以想為才具不可依為世情

豐反苦則無以適性怡情澹泊是高風太

無以濟人利物

能言善但使人感者即善也吾不知所謂惡

服者即惡也

福輕而負融之人其祿必厚操切者壽大而

憂學之士其年必長故君子不言命養性即以立

命亦不言天盡人可以回天

總舒放便思收歛終言語便思簡默不可秉喜而多

言不可秉快而多事須有包含則有餘味發露太

盡恐亦難繼

酷烈之禍多起于玩忽之人盛滿之功常敗于微

之事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所惡之人防其害已所親之人

防其

凡有望于人者必先思已之所施凡有望於天者必

先思已之所作

儉美也過則為慳吝為鄙吝反傷雅道讓懿行也

為足恭為曲謹多出機心

大有剛為人所貪濟人之無無則為人所濟

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

不妄發則遇有正事誠實之言人亦非之信也

子曰君子無戲謔之言雖妻妾

而然也朋友不得而狎也

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不知莫若不為

與其求福不如為善與其念僻免禍不如去惡

與其為無益以求冥佑不如為有益以濟生人

多富貴則易驕淫多貧賤則易局促多患難則易恐

懼多酬應則易機械多交游則易浮泛多言計則

易差失多讀書則易感慨

有德即是有福無機即是無福用事即是虛事讓人

即是勝人

有作用者器宇定是不凡有受用者才情決然不露

謀事輕率必有誤

胡安定先生教人心
中稍疑事便不要做

非分之福無故之獲非造物釣餌即人世機阱切須

窮究了無千罪過間之一字討了無萬便宜

勞當不得一箇矜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箇

訓

必危在人知天理者大或可壽忽人事者

必危

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縱確見實聞不可開口凡一語

而傷我長厚雖閒談酒譁慎勿輕言

莫依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

問祖宗之德澤吾身所享者是須念其積累之難問

子孫之福祉吾身所始者是要思其傾覆之易

討了人事的便宜必受天道的虧食了世味的益

必招性分的損

禍莫大于縱已之慾惡莫大于言人之非

我有功於人不可念而過則不可不念人有恩于我

不可忘而怨則不可不忘

謹則無憂忍則無辱靜則常安儉則常足

量隘者福不廣氣輕者祿不厚志卑者功不崇行短

不長此性與命相通事與理相應自古及今

一

幾段身的利刃弄斡數是殺子孫的毒藥

訓

幾必至取辱

一 依輕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

殺身

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得老未貴而享已

貴之福則終不得貴

凡事存一念天理心雖不必責報于後子孫賴之每

日說幾句陰陽話縱未能盡施于人鬼神鑒之

當樂境而不能享者畢竟薄福之人遇苦境而反覺

甘者終是真修之士

泛交則多費多費則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多辱
不為過三字瞞却多少良心沒奈何三字抹却多少

體面

卒逢人怒罵之時一生病痛有父兄所不沒誠師

友所不及規者都被和盤托出此際正須反觀速

改不可草草聽過

天也萬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過

其間者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亦不可不懷虛

憂

訓紀

六

以月計墨之用以歲計硯之用以世計筆最

佳此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耶筆

力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

于是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惟其然是以

能永年唐子西研銘

君心福德相

事事恐得罪天地鬼神

委曲行陰德方便事

惜福

陸文定居恆言士大夫於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
續壽命之源何從更慕長生為也故運氣服諸
術一切謝絕而一生享大年

能自改過家了凡曰人未行善先須改過伴

不取人怨恨錢

能忍逆我者只寧耐片時便到順境方

救久急難年一紀如籤危難中救人一命延

不為忘人專望人恩思過不感君

以害人

一重訓推人與扶人都是一般手陷人與幫人
是一般口寧使扶人手莫開陷人口若能依此

訓紀

不

文公政訓凡事須仔細體察思重到人所思量
不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可無事

安心喪

人欺未必是辱人怕未必是福林尚書退齋公臨
終子孫請曰大人何以訓兒輩公曰無他言只要

學喚良謀為

凡事存厚道

知足雖貧賤亦樂不知足雖富貴亦憂

刊行利益人書

施藥濟人

息人爭訟見人爭訟善言勸解使兩家和好功德不小

不談人閨闔

成就人德業好事

不說謊欺人

不詭騙人財物

安分上世間富貴貧賤一定移分外營求有損無益

女上世間富貴貧賤一定移分外營求有損無益

托

訓記

人

不誣人田宅

見活物買放生

不輕薄嘲笑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

不許人陰私

寒暑施湯水

不墮人遺失物

不妬忌

見人有得意事便當生忻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憐愍心皆自己真實受用處忌成藥敗何預

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常思退步結果

觀宅吉祥相

閨閣嚴肅

庭除灑掃

寢興以時

座右多格言莊語

勿不聞於外

驕傲放肆氣

訓記

垂簾觀戲

不發聲依簾中雅襪弓鞋隱隱屏下甚至品座客之心觀其聲無所不至優人之目直透其中

外無狡童內無老婢無狡童不唯省已防閑亦可免

擇配尤傷陰陽

不護子弟奴僕短

不收他家壞事人

婦女不登山入廟

嚴教子女

不用字紙糊牆壁裝物拭桌并宜戒之

祭祀誠敬

不信禱賽

無故不宰殺除祭祀宴客外無故不殺則有故而殺者無幾矣若為口腹致害物命能不惻然

對人謙和人之謙者福澤必深厚其器量大也人之驕者福澤必減少其器量淺也

酒後不信口談

通不凌虐婢妾

誠讀書聲

訓記

無主事僮僕

無無聲不答

不喜爭訟或論討些小言詞莫若休不須經縣與經州衙頭府底陪茶酒贏得貓兒賣了牛

不增減斗秤

不作踐五穀

交易不勒捐人

不聽細人言

家人服布衣

不搬人是非

不慢窮親友

喜談善惡因果

善睦族鄰

涉世

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不得我則天亦自然少

不得我即此便是立命

處世讓一步為高退步即進步的張本待人寬一分

福利人實利己的根基呂文靖云事不

不可太皎潔一切污辱垢穢要茹納得與人

訓記

公分明一切善惡賢惡要包容得

貴人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

難有禮

是非善惡只宜在心不宜在口內存精明外存渾厚

此大豪傑局量若善惡太分明遇有不平觸機輒

發以此涉世難矣此語當為終身之韋統

魏王景名其兄子曰默曰沉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圖靜養名思義不敢違越

稠人廣眾之中不可極口議論悲為若禍抑亦傷人

恐有過者在其中犯其所忌惟簡言語和顏色隨

問即答庶可自全也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過寬當使其可從

對失意人莫談得意事處得意時當想失意事

我施有恩不求他報他結有怨不與他校這箇中間

寬寬多少懷抱忍不過時著力再忍受不得處耐

心且受這箇中間除了多少煩惱

人語及不平則氣必動辭必厲惟韓魏公說到人忘恩負義欲傾已處辭氣平和如道常事

施施有不期而自會怨不可結恐窄路之相逢

謙耻可以律已不可以繩人律已則寡過繩人

寡合

青天白日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即鳥鵲亦有

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亦閉戶幸

疾之感至于此乎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為主

喜傳語者不可與語好議事者不可圖事

舉遷易避思寡戈難防苦時次易逃樂處難脫

聞謫而不怒雖諍焰薰天如舉火焚空終將息聞謫

而怒雖巧心力辯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

無事如有事隄防終可弭意外之變有事如無事鎮

定方可消局中之危

遇沉沉不語之士切莫輸心見憐憐自好之徒應須

防口

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

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人矣

打諢隨時之妙法休嫌終日昏昏精明當事之禍機

恨一生了了

財試金用火試

好飯算不得午後飽平日思多抵不過臨時少

無他術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其次

莫若觀其所受益淺易動意形于色得少為足與

好喜語者皆天折貧賤之兆

窮漢知所經營求路便量他不得名流趨有徑實後

路便保他不得

官箴

居官者職業是當然的每日做他不盡要認做假

權勢是偶然的有日還他主者莫要認作真

當官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
若先暴怒只能自害不能害人前輩常言凡事
怕待待者詳處之謂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
能中傷也

勿謂一念可欺也須知有天地鬼神之鑒察勿謂一
言可欺也須知有前後左右之竊聽勿謂一事可
忽也須知有身家性命之關係勿謂一時可逞也
須知有禍福子孫之報應

史曰廉平今改為廉能只一能字毒了多少百

訓紀
古

非施恩於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德以遺子孫使人
敢然而不敢害便是損陰德處隨事皆然當官尤
甚

為官最要安重下所瞻仰發言不當殊愧之接下不
可言語兄長待吏卒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抑漢奉曰做上官的要要尊望以送欲遠稱子欲尊
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食欲豐驕縱欲盛伺候欲
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于地方大

有裨益百姓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舉是虛文溫
套縱虎狼之吏胥騷擾傳郵重項尾之文移督繩
郡縣拈奇異之貨弊交結習習圖軟之密詞網
羅聲譽至民生之疾苦若聾聵然此之謂妖孽豈
不厥責職遷然而顯負君恩陰觸天怒是生民之
苦果而子孫之禍因也吾黨戒之

家範

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群子弟及家眾公之以
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物用之節量入以為

訓紀
立

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吉凶之費皆有
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積存
贏餘以備不虞

凡內外僕婢初鳴咸起拂總盥漱衣服男僕灑掃
中庭女僕灑掃堂室設椅桌陳盥漱拂蠟之具主
父主母既起則拂拭襲衾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
而其飲食得閒則濯濯綈絰之公後私及夜則復
拂牀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
以供百役

觀朝夕起居之早晏可卜人家之興替

宋王允良旦寢暮興雖治事飲食晏樂過旦始罷人以爲疾此乃驕驕非疾也予親視之常以治生者無之也驕驕者然其家無之也勤大焉陳幾亭先生書從子日飲酖紅日高眼畢竟何味悠閒竟筆了常此生念之令人長太息

教子養女最要嚴出入謹交游忠定謂子弟

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至哉言也

治室家御妾婦當以正而使嚴行其中當以術而使

寬在其中有能不可太寵有過不可窮治舉動不

爲彼所識指畫不爲彼所料如是則彼之平昔所可逞者皆在吾術中矣

人家尊卑大小並下內外名分固是肅然然中間情

意常要流通和暢方好如衣食居處等事或心有

所欲口難直言俱要推心體悉方可久處一家人

如一株樹爲根爲幹爲枝爲葉大小固有不同都

要氣脉貫通方能長養不然便有枯槁矣

凡奴婢小人雖是難處衣食勞苦疾痛之事皆須體

悉周悉莫使嗟怨則彼感我之恩其有犯處無心

小過或可容忍若故意違犯輕則輕責之重則重

責之必不可縱然亦不必先期發於聲也使之畏

而逃不必過後追究其失使之疑而畏庶幾得體

蓄婢妾者有僻室而人所不到有便門而可以通外

或溷廁與厨竈相近而使膳夫掌庖或夜飲在于

內室而使僕子供役其弊有不可防者蓋此曹源

謀而主不之猜此曹迭爲耳目而主又何由知覺

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

但知口中有劍不知枕裏藏刀牀第間嬉戲離遠之

語或乘醉飽過爲鋪張一入婦人之耳彼卽得爲

必然執爲終身禍柄甚之生心致釁乃知閨闈中

自有漫途禍關不第在外人齒頰也

凡女僕兩面二古飾虛造謠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爲

盜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

之

凡祖諱及名臣與鄉邦先達名字皆當貼壁間恐

子孫奴隸有因而相仍者不可不慎

宋呂希哲嘗言凡與交游書問其祖父知名于時者須避其名諱凡作書須先思及書之于凡然後

作書文淵分與故舊款接
一生未嘗犯其父祖名諱

俗言做人家便至算錙銖不顧體面此但做了家不
會做得人有一等局面要測大過事過奢此但
做了人不曾做得家二者均非至當之法必做人
做家兩無損害乃可

子弟稟性拙鈍莫將舉業人擔早令練達公私百務
大都教子正要渠做好人不要渠定做官農桑本
務商賈末業書札醫伎皆可食力資身人有常藝
則當不暇為非貧不至失節故不可不學以聚讀

訓經

十九

書種子但不可入僧道作書算充門隸做媒嫁後
異姓以辱前人四則篇

教子有五導其性廣其志養其才鼓其氣改其病廢
一不可

司馬公居家令僕子非有警急修葺不得入中門婦
女婢妾無故不得出中門只許小僮通傳內外治
家之法此過年矣日益篇

家有僕從當取其樸直謹愿勤於任事不必責其應
對進退之快意而家之子弟莫知溫飽所自來不

求自己德業之出眾而獨欲僕者俯點之出眾費
財以養無用之人固未甚害然一事為非皆此輩
導之也世範

勸誠

富貴功名上者以道德享之其次以功業當之又其
次以學問識見駕馭之其下不取辱則取禍
居富貴之時宜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日須念衰
老的酸辛在安樂之場當體患難人景况庶窮觀
之地要知局內人苦心

訓經

十九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矣祖
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
所以多衰門也戒之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舉而措之一家之人
謂之產業舉而措之害天下之民以利一家之人
謂之冤業以產業作事業人怨之以產業作冤業
天殛之

人生天地間語不可說盡事不可做盡心不可使盡
福不可享盡留此不盡者以遺子孫

邀千百人之歡不如釋一人之怨希千百事之榮不如免一事之醜

婢妾多足以漁色而不足以養壽命之源僕隸多足以張威而不足以貽安靜之福田宅多足以示侈而不足以杜勢家侵奪子孫傾覆之禍

吝者自能致富然一有事則為過街之鼠俠者或致破家然一有事則為百足之蟲

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主

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至富莫起屋至貧莫

賣田

勿以小嫌疎至戚勿以新怨忘舊恩

保家者必戒訟訟則雖富必敗故安分守己遠害息

爭乃所以長守富貴也

兩人相非不破家止身不止只回頭認自家一句錯

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唇不止只溫

顏稱他人一句是便是無限歡忻

飲卯時酒一日不快活多置龍爭一生不快活

欲成家置兩犁欲破家置兩妻

富貴於人造物所斬人至晚景得富貴者未免置第

宅售妓女以償平生所不足如樂天詩多少來

門鎖空宅主人到老未曾歸司空曙詩黃金用盡

教歌舞畱與他人樂少年讀二詩使人悽然

香粉骷髏血肉皮袋步步促人見閻羅及至四大分

離不過憑指長號數聲而已到得淚乾粉澆又抱

琵琶過別舟矣年老之人不可娶妻無論以後很

是順治初年戶部郎官吉同舍郎某娶妻封誥

時妻強填已大規圖釋釋即云吾不惜下筆但恐

日後得汝再照耳妻從此緘

言曾在席間道此有隨法者

女色多瞞人人惑總不見龍麝暗薰衣脂粉厚塗面

人呼為牡丹佛說是花箭射人入骨髓死而不知

怨陸天池嘉善某帝時宮人多懷春疾醫者曰須

體動數十少婦藥之帝如言後數日宮人病舒

枯瘠雖無復人狀帝問是何物對曰藥渣

世間唯財與色能耗人精氣速人死而方士之言

曰金銀可點化以濟世少女可採藥以長生既快

嗜慾又得超勝何憚而不為耶以天理人慾揆之

悲無此大便宜事不敢信也

魑魅魍魎雖能作祟必人氣弱而其鬼方靈星相醫

卜本以養身必鬼運通而其術始驗

沈太史勸世說韓嘉靖乙丑科進士河南商邱縣人

嗚呼。世事何其參差不齊哉。吾每當賓筵醉飽。箸不能下。主人仍薦珍無已。而貧人有終身不知肉味者。有饑餓死者。吾冬裘夏葛。涼燠以時。猶欲盛紉紵。狗時尚。而貧人有衣不蔽體。衡簷宿露。朔風刺骨。寒顛齒擊者。吾高簷大棟。安居甚適。猶後爲池臺花竹。極耳目之玩。不惜千金購之。而貧人緩急無賴。至有捐性命。割父子夫妻之懽者。吾身家子

訓經

主

孫已寬然有餘。猶務多積厚蓄。爲百年慮。代價而貧人有室如懸磬。朝不謀夕者。吾貨財紛紜。而耳目不及周。不免至狼狽。陰以潤盜賊。而貧人偶拾其遺。糠粃則恐不能予。或負貸子錢。通工易事。則刀鉗之末。有盡爭之者。吾盛陳僅餘。拳援豪貴。惟恐不納。而貧人丐一錢以延旦夕之命。有艱然作色者。有託在肺腑而不能以貧身歸者。吾多財而宣侈導淫。因之賈禍。而貧人有待吾鼠壤之餘。而不可得者。何世事之參差不齊一至于此也。吾

今爲貧人緩頰。非槩以傾貲賑濟之類。強人所難。惟捐其所無用。以化爲有用而已。賓筵若醉飽。何不分杯觴以施之。餓而欲死者。何不分殘汁以施之。生平不知肉味者。爲兩得其便乎。衣而敝之。篋筭與無衣同。何不省爲短褐。以施衣不蔽體者。則人且歎縷。吾文繡亦自不乏也。吾不爲耳目之玩。即可全人之性命與骨肉。此義舉也。以施談議。則可傳。以省深夜則自得。天下之可玩好者。無加于此矣。吾多積厚蓄。終身不盡用以遺諸子孫。則賢

訓經

主

者不恃此足用。愚者雖得此不爲用。何不及吾身而施之。朝不謀夕者之猶爲有用也。吾所狼狽者。業實度外。苟貧人得之。是拾遺于道也。非損吾之有也。吾何惜。吾盛陳而拳援。寧詎見德。施升斗于涸轍。即欣欣起。同生也。何以不爲此而爲彼。吾多財而爲崇。彼得少而爲福。而吾損有餘。補不足。雖爲人貽福。實爲我脫禍也。此兩利之道也。或曰。損無用爲有用者此也。不睹天道人事乎。盈虛消長。天且弗違。泉貨流行。豈居一處。昔所稱富家。今春

存者幾乎彼其子孫不終享也。非由前人好施而不為遠圖也。盛衰倚伏勢使然也。知其然而當積則積。當散即散。可為已用。亦可為人用者。人止。即龍泉貨而聚之一室。又設之隄防。以為千萬世不拔之業。使不得他有灌輸者。愚人也。積陰德為長久之計者。智人也。無所為而為者。君子也。

達觀

衣食之源本廣。而人每營營苟苟。以狹其生。適逢之路甚長。而人自波波急急。以促其死。

訓記

三

烹羊宰牛。水陸畢陳。其始亦甚甘也。及其饜飽。腸胃滋覺其苦。不如青蘇白飯。體清氣平。習而安之。殊有餘味。故莊子。樂童畫態。極妍。過鼓吹。笙滿堂。鬻沸其始亦甚樂也。及其興盡。意敗。轉生悲涼。不如焚香攤書。兀兀晏坐。氣韻蕭疎。久而益遠。

如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人能行樂即今便好。快活。身上無病。心上無事。春鳥是笙歌。春花是粉黛。閒得一刻。即為一刻之樂。何必情欲乃為樂事。

了得便非貧。身外黃金何足羨。龍間即是福。甘間白髮不相饒。

纔忙今日轉盼。又是明日。一到今朝。昨日已成陳迹。算閨浮之壽。誰登百年生。啓刻之中。勿營千歲。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八字受用一生。否極泰來。福過災生。此八字閱歷一世。

休悲我不如人。不如我者。尚求休。休我。能勝人。勝如我者。更多。

別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回頭。只一看。又

訓記

三

有批脚漢。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人能常作如是觀。則無入而不自得矣。

凡遇不得意事。須取其更甚者。譬之心地。自然快樂。事欲稱心。常不足。人能退步。便無憂。

無事而憂。對景不樂。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這便

是一座活地獄。更說甚麼銅鉢鐵網。刀山劍樹。

唐白樂天詩。蠅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歡喜。不開口笑。是癡人。

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相合。

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即聖賢亦無

如之何辟如身有瘡疾疣贅雖甚可憎不可決去
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即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
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
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人天下仰羨之若神仙
而其不如意處各自有之故謂之缺陷世界能達
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矣

人生無病即是福無事即是樂福不自知其福惟有
病乃慕無病之真福也樂不自知其樂惟有事乃

訓紀

三

慕無事之真樂也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可反羨貧賤
而健者是故人能于無事時常作病想一以名利
之心竟淡

四十從政五十懸車耳目未衰筋力尚健玩山水酣
文酒以保天年足矣乃桑榆已逼宦衙彌濃未嘗
享一日之樂徒爲僕妾圖輕肥子孫作牛馬耳白
樂天所謂官爵爲他人者皆言也

大編如山大航如雲乘長風而江行宴坐嘯歌千里

一息至快也忽焉風雲四合電雷怒布舟子無人

色相與顛顛號呼以求免於蛟龍之吻回顧岸旁

魚艇方且依徊葦柳之間濁酒自勞醉臥船底看

婦結網稚子吹短笛亦自適也世途何莫不然可

以一悟劉完菴題牧牛圖牧子驅牛去若飛免教
風雨溼蓑衣回頭笑指桃林外多少牧牛

人未

一場閒貴狠狠爭來雖得終是失百歲好光陰忙

忙過了縱壽亦爲奴

狐眠敗砌免走荒臺盡是當年歌舞之地露冷黃花

訓紀

三

烟迷衰草悲屬舊時爭戰之場盛衰何常強弱安

在念此令人心灰

常想病

心漸減常防死日則道念自注風流

得意事一過輒生悲涼清真寂寞之鄉愈久轉

增意味

人生舉眼動步無非愛著一宿在外已念其家一僕

未歸已憂其失種種無不挂懷大限到來即有天

大未了之事只得拋去雖此身亦棄物也靜言思
之恍如一夢

爲卑官則恨不享大位及位高而顛躓傾危回想
卑官而受清寧之福天上矣布衣糲食妻子相保
則恨不富貴一旦禍患及身骨肉離散回想布衣糲
食妻子相保天上矣人聰明強健則恨欲不稱心
一朝疾病淹纏呻吟痛苦回想聰明強健天上矣
古人云上方不足下方有餘是自在法門也

得歲月延歲月得歡悅且歡悅萬事乘除總在天何
必愁腸千萬結金谷繁華眼裏塵淮陰事業鋒頭
血陶潛籬畔菊花黃范蠡湖邊蘆花白時來福城

有光輝運去良金無艷色麤衣淡飯足家常養得
一生一世拙

閑閑公背杏兒詞

趙東文字周臣號
閑閑金體即尚書

風雨替愁風雨罷花也應休勸君莫惜花前醉今
年花謝明年花謝白了人頭乘興兩三甌掬溪
山好處追遊但教有酒身無事有花也好無花也
好選甚春秋

及時行樂辭

唐伯虎著

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沒多

時又有炎霜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
花不好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世上
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
落得自家顏面早請君試點眼前人一年一起埋
青草草裏高低多少墳年年一年無人掃

佚考小序

古今事物存諸載籍備矣然流傳既久
腐腐不分魚魯混淆幸訛謬望誠可浩
獵群書搜羅百氏微軼事而考異聞一訂
從前訛糾凡經史諸書常所稱用不煩疑
辨者繁不贅錄為佚考



天柱丁其譽識

典目

小序

正說
辨誤
參訂
紀原

佚考

正說

有又二字古通用而字書解有亦曰又也為貢作云
十有三載乃同謂十載而又三載也泰誓惟十有
三年義並同洛誥云在十有二月謂十月而又二
月也伊訓十有二月春秋十有一月韓愈復上宰
相書十有九日義並同惟初旬之日不可復用有

佚考

字如曆中初七月初八日既謂之初何又之有猶
二年不可曰有二年秋七月不可曰秋有七月也
如魏繁欽與文帝牋止云正月八日韓愈上張僕
射書出云九月一日此類不可枚舉近有換金石
文而云初有五月初有七日義殊不通

真珠

墓石之文俗稱前序為誌而謂後之韻語為銘此謬
說也按說文誌記也銘亦記也非有散文韻語之
別也蓋散文序事此誌銘之前序耳故古人于誌
銘題下往往復著并序二字足見後之韻語方是

誌銘韻語雖例稱銘亦可稱誌是以劉彥升于劉夫人江文通於孫緬韓退之于盧渾並單用韻語而總稱墓誌梁簡文于何徵君韓退之孟真曜柳子厚于襄陽趙丞散文與韻語並施而亦直稱墓誌王融于豫章王謝眺于海陵王沈約于長沙王皆無散序而咸稱稱誌銘然誌銘連稱語義重複若謂誌之以銘似頗通又韓退之于張法曹李楚金及乳母皆只用散文不暇韻語而亦謂之墓銘蓋後有韻語則散文為前序無韻語則散文即誌銘

俱考
二

唐碑制度極多有一人製序一人製銘者或尹師魯志張先夫墓序而歐陽為之銘曾考唐說文集所為上官昭容銘其序則蘇頌作也此可為證序太子穆北時墓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子顏延之為王彌作墓誌以彌素族無銘諫故也遂相祖習以成故事至魏侍中穆襲理文父母墓下但令祖姓名與歷官及祖父姻婭而已唐盧承慶臨終戒其子曰碑誌惟著官號及日月無用虛文古人於圖畫書籍皆有印記云某人圖書今人遂以其印呼為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記銘於碑也今遂以碑為文章之名而莫之正矣古今印史俗書蟲字作虫不知虫乃音也須字作須不知須乃

音韻船字作舩不知舩乃音航商字作商不知商乃音滴蠶字作蚕不知蚕乃音腴美字作美不知美卽是美无字作无不知无卽是既本字作本不知本乃音滔盼字作盼不知盼音系圖字作圖不知圖音鄙超字作超不知超音馳篆文云普與音相似並下日為普並下白為普音蒲音卽替字音伴如此之類未易悉舉至如暴已從日又加日而為曝然已從火又加火而從燃岡之崗芻之芻昏之婚女之汝羽之掬與之數回之迴累之菓席

俱考
三

之席架屋疊牀觸目皆是而字學掃地矣老學庵筆記吾子行謂宋儒不識顧盼字皆讀為美目盼兮之盼字而不識盼字而為使民盼然之盼又不識此盼字而讀為盼今詳之日從巧者音酒目從分者音攀目從分者音異佛本音弼詩云佛時仔肩又音拂註云佛不順也禪本音擅孟子曰唐虞禪是已自梵書入中國佛始依符勿切禪始音蟬今人反以輔佛之佛禪受之禪園科非是廳字從广如庭廡之類解字亦然今皆欠一點從广丁者山石崖岸之類學者不可不知

以金銀鑲銅鐵曰鍍張衡賦金鍍銀鑲謂鐵質金文飾焉鑲也馬融廣成頌金鍍銀鑲今俗以鍍鑲什物曰鍍銀事件細者曰綠鍍片者曰片鍍鍍一作鍍鍍音減鑲字俗訛作廟當用此鑲字

說文有緡字注云青絲綬也諸葛亮緡巾羽扇指揮

三軍謝玄著白緡中披鶴氅皆當讀作關字俗誤作綸緡自緡綸自綸豈可混用也

山堂肆考緡音關

馬融別傳馬融為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

佚考

四

飾堂坐高堂施絳紗帳前後生徒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符秦韋逞母宋氏傳父業得周官義旨乃就宋家立講堂書生百餘人隔絳紗幔受業焉皆所以限隔男女也今詞家例以絳紗歸師道何其謬也

廣文選阮嗣宗碑乃東平太守稽叔良謨妄作叔夜不知叔夜之死先於阮也中山王文本賦以文為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王徽詠賦乃誤王為玉而題云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徽乃南宋

人史具有姓名其疏謬如此

京房易占青雲所履其下有賢人隱績逸民得松原蚤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觀白日不為遠矣弟袁象增隱士庾易詩白日清明青雲連亮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白詩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岩戶皆言隱者高潔之意非仕進之謂也自宋人用青雲字于登科詩中後世乃移以詠入仕登名之士謬矣

紫桃軒雜綴

佚考

五

宋儒語錄今古文如舞逐鼓人多不解為何語按元人樂府有村里逐鼓之名宋人樂苑有衙鼓格圖官衙嚴鼓之節也衙說為逐曲名村里逐鼓者以村里而效官衙其衣裝聲節必多可笑者以是名之語錄云如舞逐鼓者謂無古人之學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也

唐詞有菩薩蠻不知其義按小說開元中南詔入貢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號菩薩蠻因以制曲佛經戒律云香油塗身華鬘被首是也今曲名髮作蠻

非也
別錄

朝天紫本蜀牡丹花名其色正紫如金紫大夫之服

色故名後以為曲名今以紫作子非也見陸游牡

丹譜

杜審言詩始出鳳凰池京師易春晚奇句也蓋言繁

華之地流景易邁李頎詩好在長安行樂地空令

歲月易蹉跎亦此意耳近刻本改作陽春晚非也

唐詩品彙可證

義之諸帖多用古字古山嶺之嶺但作領漢書梅嶺

洪考

六

喻領是也又書岷嶺作汶領蘭亭帖崇山峻嶺實

述用之唐褚遂良加山作嶺贊也初月帖淡悶干

嘔淡古痰液之痰干古干濕之干今以淡作痰干

作乾非

楊升

魚豢典略芸香辟蠹藏書以此因曰芸篇藏書臺稱

芸臺閣稱芸閣爾雅翼云仲冬之月芸始生有草

也謂之芸蒿說文云似苜蓿沈氏筆談云葉類莧

豆作小叢生其葉芳香秋後葉間微白如粉南人

採置席不能去發氣壽親養老書云一名七里香

今園中有一種香苜蓿當是此物俗以若松脂乳

香者為芸香非也

沈存中

崔豹古今注云燕脂起自紂以紅藍花汁凝而為之

調脂飾女面產於燕地故曰燕脂俗作臘肢胭脂

者孟謬

李時珍曰燕脂有四種一種以紅藍花汁染鉛粉

而成一種以山燕脂汁染粉而成一種以山燕脂

汁作成者一種以紫鉤染綿而成者謂之胡燕脂

今人多用之廣州記云紫鉤生南海山谷其樹紫

赤色是木中津液結成可作胡燕脂李時珍云紫

鉤出南番乃細虫如蟻氣綠樹枝造成正如今之

技青樹上小虫造白蠟一蠟故人多採

技作之今吳人用造胭脂

水蔥花葉皆如鹿蔥花色有紅黃紫三種出始興即

宜男草婦人懷孕佩其花生男者即此花非鹿蔥

也交廣人佩之極有驗然其土多男不厭女故不

常佩鹿蔥即萱草今人以萱草為宜男草也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為甚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

水中巖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為姑江側有一石磯

謂之澎澎磯遂轉為彭即磯云彭即者小姑娘壻也

余嘗過小姑娘山廟像乃一婦人而勒額為聖母廟

豈止俚俗之謬哉

世俗多言李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于江見月影
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李陽冰
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冰試弦歌於當塗公疾亟
草稿萬卷手集未脩枕上授簡俾為序又李華作
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世俗訛傳良
不足信蓋與謂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
也客齊隨筆

陳正敏遊齊聞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
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

後考

八

後考

九

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士大夫
因以為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
年登第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
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
三史臣謂梁之秀穎中道而推明白如此遊齊之
妄不待攻也容齋隨筆

乾從幹得音本音干借為乾卦之名音虔集韻乃更
作漱字俗分乾字又分乾字皆非

匡續字子孝隱廬山漢武封之故名匡廬此載志書

吳會引志字君平又皇興孝輿勝略廣輿記皆作
匡俗且有云字子希者萬姓統譜作匡裕唐類函
亦作匡裕按字子孝則取似續之意當以續為是
俗乃音之訛希乃孝之訛裕乃俗之訛耳子孝兄

隱廬山同時人

穀色米窩本名除四以除去四紅而算點也乃南宋
家宰朱河所造俗訛稱為米窩耳紫桃軒雜錄

嶺南山本以兩山相對如蛾眉故名字當从虫不當
从山書抄

辨誤

月中嫦娥其說始于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皆因常
儀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
也見于呂氏春秋後訛為嫦娥以儀娥音同耳周
禮注儀義二字古皆音俄漢碑凡蒙義皆作蒙儀
則嫦娥為常儀之誤無疑也

亭毒毒音育亭以品其形育以成其質俗作毒字誤
又作亭毓

河圖括地志云地下有八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

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按此則八柱乃
擎地者張燕公作姚崇墓表曰八柱擎天誤矣桃

軒維

江之始出於岷山也其流可溫腸而已言其發源之

甚微也今乃以末流之猖獗者為溫腸誤之甚矣

今於人所餽遺有不受者恆曰反壁蓋用左傳晉公

子重耳事僖二十三年僖負羈乃饋盤餐寔壁焉

公子受餐反壁是也而昧者誤以為蘭相如事乃

新其詞曰完壁曰歸壁甚至曰歸趙不亦謬哉桃

誤考

軒維

姪本妻兄弟之女古者諸侯之女嫁與諸侯以姊妹

從左傳云姪從其姑對姑方云姪今人稱兄弟之

子為姪不知誤自何時

唐狄仁傑諫武后云姑姪與母子孰親姑姪見于

此然猶稱武姓之子為姪對姑而言之耳此字隨

臧武仲名紇音切為瞎而世多呼為紇蕭穎士聞人

誤呼武仲名因曰汝紇字也不識後人遂誤以為

瞎字也不識蕭穎士字茂挺唐開元中舉進士補

鍾離雲房自稱天下都散漢鍾離權世人誤以漢字

屬下作漢鍾離閣雲長公封漢壽亭侯本亭名漢

壽而世又誤呼壽亭侯同一漢字屬上屬下皆成

誤三國志勸進表漢壽亭侯臣

晉于寶之姓在寒字韻即比于段干之干宋有干壁

蓋其先也書者誤增趨於下遂讀作虞字韻淳于

鮮于之于今晉書于寶書干作于文選晉武革命

論云于令什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寶周禮注亦

云于寶字畫之差相承已久張湜所以歎其無辨

誤考

士

也今世讀作于宝者尚多有之干宝所著又有于

子十卷

到溉字茂灌為左民尚書到洽為御史中丞梁書有

傳南史見到彦之傳分紀錯書作劉溉而事文合

璧俱因之豈以到姓稍異遂承其誤耶殊誤觀者

天中記口到溉清自自伶性又平儉不好聲色虛

室單床備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寒襦

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溉

古者謂使者曰信凡言信者皆謂使者也晉武帝報

帖末云故遣信還虞永興帖云事以信人口具今之流俗遂以遺書饋物為信故謂之書信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使者竟不取回書耳世俗遂誤讀往得其書信為一句遂不取答為一句誤矣古樂府云有梅證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并一去無消息可證

廣雅曰夠多也音邁今人謂多曰夠少曰不夠是也文選魏都賦繁富夥夠不可單究注誤音作平聲

不知夠究本文自協韻也

楊升
卷集

白樂天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今詳者多以為蕭瑟誤矣瑟瑟本是質名其色碧此句言楓葉亦荻花白秋色碧也樂天他詩證之自見其排律云兩面蒼蒼岸中心瑟瑟流聞遊郎事云寒食青青草春風瑟瑟波早春懷微之云沙頭雨染斑斑草水面風吹瑟瑟波諸詩以瑟瑟對蒼蒼對青青對斑斑豈是蕭瑟乎唐詩惟白用公瑟瑟字多其他則元邵文原詩楚江秋瑟瑟吳苑曉蒼蒼語意亦工

楊升
卷

洪駒父云柳子厚詩勢驚一聲山水綠勢音禡而世俗乃分勢為二字誤矣如老杜詩雨脚泥滑滑世俗謂兩脚泥滑滑王元之詩春殘葉密花枝少時起茶親酒蓋疎世以為睡起茶多酒蓋疎多此類歟乃搖船聲也此字用歟乃音禡為久矣嚴次山有歟乃集陳氏曰歟音禡乃如字蓋禡與禡不

妨並
行

韓熙載字叔言舉後唐進士當時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後人畫文公小面而美髯者此乃熙載當時題

供考

十三

志甚明文公肥而美髯元豐中以文公從事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人不復可辨退之

遂為熙載矣

湘山野錄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仕江南致位通顯信妓樂數百人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飲衣半履作誓者持獨絲琴彈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為笑樂其姪妻不加檢束遂其出入有北齊徐之才之風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意

范仲淹鎮延安夏人相戒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也注大范名雍仲淹之父傳

之至今無人知其誤者按范仲淹作范雍墓誌云
公諱雍字伯淳蜀人也為龍圖待制振武軍節度
使鎮延安卒諡忠獻又觀富鄭公作范文正公墓
誌云仲淹父名壩為錢徽掌書記仲淹二歲而孤
隨母陳氏再適朱氏則雍非仲淹之父明矣相傳
之誤至此別錄

張良封留侯留在徐州沛縣今留城鎮有留侯廟存
焉或以陳留為子房封處廟貌巍然誤矣通雅

晉宣帝因石圖以牛繼馬之憾源忌牛姓者乃為二

佚考

古

植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醎酒毒死
其將牛金追恭王妃私一小吏牛姓者生元帝非
牛金也通鑑失考誤以加金遂成千古之枉老李
庚筆

參訂

夜漏五五相連為二十五唐李邕詩二十五聲秋點
長韓退之詩鷄三號更五點是也至宋世國祚長
短識有寒在五更頭之忌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
五更後二點又并初更去其二以配之首尾止二

十一點非古也至今不改焉丹鉛
雜錄

春秋威精符云冬至有雲迎送日者來歲美宋忠宣
云雲迎日出雲送日沒也冬至獨用書雲蓋指此
譚枕

古鐘鼎銘文子二孫二字皆不複書漢石經改篆為
八分如易之乾二書之安二亦如之今行草皆然
竟不知其何義嘗質之于李文正公公曰二乃古
文上字言字同于上省複書也習而不察闕係雖
小亦所當知楊升
菴集

佚考

古

古書字當再讀者即于上字之下為小二字言此字
當兩度言之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
驗也容齋
續筆

漢書游於巖廊魏鍾繇表廟即即當作廊而皆省作
即者上廡下下承上也如鳳凰同書省下作皇鵠
鵠聯文省下作武若單書則不可也石鼓文旭日
采果但于旭下作二點借旭之日為下字也秦刻
亦有此例揚升菴集口頁林曰書家作字省文如
建類十六言

正字以一止爲文前代多諱之如齊文宣太子般字正道帝曰正一止也吾兒其替手後果不終梁武陵王紀改元曰天正識者以爲一年而敗亂亡之事或出偶然考之帝王建元自漢武始兩漢無有以正紀年者至魏齊王芳改元正始高貴鄉公改正元竟俱不祥元順帝終於至正豈盡偶然耶後世臨文亦宜避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也蜀都雜抄宋熙寧末年旱詔議改元執政初議大成神宗曰不可成字于文一人負戈繼又擬豐亨復曰不可亨

字爲子不成惟豐字可用改元豐石林燕語

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曰相公若封王則稱相王晉書

文帝稱相王武帝自洪武中革去丞相之號則有在魏時亦稱相王

公而無相矣卽初年之制亦不全沿唐宋有相而不公者胡惟庸是也有公而不相者常遇春之倫

是也封公拜相惟李善長徐達三百年來只二位

相公耳魏王象從軍行相公征閩右赫如震元威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駘相公二字

似始見此

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詩頌祭文王之廟曰克昌厥後

周人制禮醜人有昌本之誼七月之詩周公所作曰一之日陂發烝民詩曰四方爰發皆不以爲諱而得言之若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由作詩不諱故祭得歌之尚書牧誓云今予發武成曰周公發武王稱名告衆史官錄而不諱知于發不當諱也金縢曰元孫某獨諱者成王啟金縢之書親自讀之諱其父名口改曰某既讀之後史官始錄依王所讀遂卽曰某武成牧誓則宣諸衆人宣訖卽錄故因而不改也古者諱名不諱字禮以王父

字爲氏明其不得諱也屈原曰朕皇考曰伯庸是

不諱之驗也

自漢武帝建元紀年之後嗣君紹統必踰年乃改元

雖安帝繼殤帝亦終延平而爲永初成帝繼質帝

亦終本初而爲建和唐宣宗以叔繼姪亦終會昌

六年而改大中獨宋太祖以開寶九年十月二十

日上仙太宗嗣位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改爲太

平興國元年去新歲終八日耳意當時星辰曆象

考一兆祥必有其說而國史傳記皆失傳竊計嶺

蜀之遠制書到時已是二年之春是時宰相薛居正沈倫盧多遜失于不考引故實致行之不審使人君卽位而無元年尤爲不可也若唐順宗以正元二十一年正月嗣位至八月辛丑改元永正蓋已稱太上皇嫌于獨無紀年故亟更之耳劉禪孫亮石宏符生李璟未踰年而改此不足責晉惠帝改武帝太熙爲永熙而以爲欲長奉先皇之制亦非也唐中宗仍武后神龍未踰年而改承太祖乾化孟昶仍父知祥明德漢劉智遠追用晉天福隱帝

仍父乾祐周世宗仍太祖顯德皆非禮之正無足議者唐哀帝昭宗天祐蓋畏朱溫而不敢云

筆

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于朝謂之露布雖自魏晉以來有之然竟不知所出惟文心雕龍云露布者秦露板不封布諸觀聽也唐莊宗爲晉王時擒滅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子布遣人曳之爲議者所笑然亦有所從來魏高祖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戎將力戰斬其裨將高祖

曰卿何爲不作露布對曰頃聞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爲露布私每晒之近雖得推小醜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欽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則用絹高懸久矣

容齋四筆

蘇鶚衍義云乾沒之說如陸沉之義陸地而沉不待水中也乾地而沒不在江湖也余以爲尚非本義蓋風日燥水爲乾江湖沉物爲沒皆暗就銷亡不可究詰之意耳

紫桃軒雜記

世云先着八彩不然也直兩着頭甚豎似八字耳

朴

杜綰號雲林黃長睿亦號霜林倪鎮號雲林危太朴

亦號雲林

紫桃軒又綴

二名不偏諱禮也太宗名世民令天下不連名者勿避是以其臣如李世勣虞世南之類皆不復改易後世諱諛成風遂至舊諱嫌名稍涉疑似者皆缺不用由是忌諱繁多名實混淆至諱晉而不稱進士之名諱桓而併改音完之字則太甚矣

禮不三諱雅音無避後世諱名大流隔代猶避之謬
矣漢武帝名徹改徹侯爲通侯改蒯徹爲蒯通漢
光武名秀改秀才爲茂才漢明帝名莊改莊助爲
嚴助莊光爲嚴光唐高祖之祖諱虎字延壽作史
者易石虎以李龍易韓擒虎以韓擒唐高祖諱淵
故唐人稱劉淵改爲劉元海戴淵改爲戴若思又
避太宗諱改世爲代山堂肆考

王羲之祖諱正每書正月作初月或作一月餘則以
政字代之范曄父名泰後漢書郭林宗爲郭太鄭

公曄爲鄭太李翺父名楚金改今爲茲蘇子瞻祖

名序以序爲叙或改作引字天中記

避諱至唐尤嚴古禮二名不偏諱而唐人世與民皆

諱以民部爲戶部以世爲代不惟是也世字在偏

尙亦諱之改左傳泄冶爲洩冶王藻早僕爲早係

楚辭鼓枻爲鼓楫宋人經史遇諱輒缺其畫如桓

作恒至今遵之按蜀本石九經皆孟景時所刻其

書淵世民三字皆缺其畫蓋爲唐高祖太宗諱也

蘇州詩壁本爲虎嚙因唐高祖名虎錢王名鏐而改

虎丘劍池四字世傳顏魯公書乃僞也魯公無不
諱虎者唐人脩晉書已稱武丘武林神武閔矣
寇準當軸人避其諱去十爲隹至今承用之吹劍錄

宋真德秀本姓慎避孝宗諱改姓真

字所以表德也古人以爲美稱殷人以爲諱事神而

後有字儀禮子祭父云敢昭告于考伯某父稱字

也子思子作中庸稱其祖曰仲尼近世子由與坡

公多言子瞻兄陳了齋師事龜山簡中稱中立先

生非若世俗既諱其名又諱其字也又今往往有

台諱尊諱之語尤非是生曰名死曰諱稱生人名

乃曰諱不祥之甚也游宦紀聞

朱子語錄或問子思稱夫子爲仲尼先生曰古人未

嘗諱其字程伊川云予年十四從周茂叔伊川亦

嘗呼明道表德又顏氏家訓孔子弟子記事者皆

稱仲尼呂后徵時嘗字高祖爲季至漢哀種字其

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稱霸爲君房山堂肆考

幼名冠字長而伯仲沒則稱諡古之道也未聞有諱

謂別號也杜甫李白倡和互相稱名張仲吉甫雅

什但聞舉字近世士夫多稱別號厥名與字情然不知傳刻詩文但云張子李子或云某庵某齋當時尚不諳其誰何後此安能辨其甲乙

王羲之字逸少有子七其知名者五凝之渙之徽之操之獻之皆有書迹傳世玄之肅之二人未見或東坡詩云羲之生五之徽之子嶼之嶼之子晞之晞之子肇之獻之以兄子靖之嗣靖之子悅之三世同用之字胡毋輔之子謙之吳隱之子瞻之皆兩世同用之字又劉宋孝武時賈希鏡祖河之

父匪之亦兩世同用之字

王彪之尚書僕射彬子也子臨之臨之子納之納之子准之准之子興之興之子進之六世同用之字南史○彪之傳聞多識練習朝儀自口是家世世相傳並指江左舊事絨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

喪服但有曾祖齊衰六月遠孫總麻三月而無高祖遠孫服先儒皆以謂服同曾祖曾孫故不言可推而知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皆不然也曾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

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為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子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也筆談

古人祠堂或祀木主或祀小影程伊川朱晦庵以主司馬溫公呂東萊以影蓋主者神之棲也影者神之像也明劉文安公不用主不用影止用一軸大書三代考妣之靈此又是一見也

唐制三品以上當立家廟崔豹古今注廟貌也所以彷彿先人容貌庶人則立影堂

劉即字孔才宋庠曰即從下說又高也故字孔才楊子周公之才之即是也三國志作劭或作邵從邑皆非不叶孔才之義從下為邵乃叶

漢高帝定天下剖符封功臣刻白馬而盟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帶是衣帶也礪是礪石也言設使河微而如帶石泐而如礪盟不可改也讀者多失其義宋制群臣佩金魚其文曰忠曰孝曰清曰慎如黃河之深若泰山之礪礪礪無渝此盟是直以礪為堅固之義矣

六書精蘊曰璽印章也從爾從土古之制字者取命

爾守土為意秦制惟天子用璽後人因改從玉於

義何居古今印史

古書善字訓多詩經女子善懷前漢志岸善崩後漢

記蘇麥善收晉春秋陸雲善笑皆訓多也楊升卷

漢書孔光傳重遠大臣正議東坡晁錯論又重遠其

意重難也言難違其意而勉從之也近世不達此

語以重為重大重失之矣楊升庵集

老子道德經薄作泊王充論衡酒之厚泊同一麴藥

人之善惡同一元氣泊薄同一字也

喻飲二字其字或從口或從欠亦猶歎與嘆嘯與歛

唉與欬歎與咳實一字耳

歐陽集古錄云漢故北海相景君碑銘有云不永麋

壽余家集錄三代古器銘有云眉壽者皆為麋壽

益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按博物志云麋千

百為群麋壽者言多壽如千秋云也非通用看也

徑曝誤餘

左傳同官為察文選注察小寔也唐詩綺寮河漢在

斜樓亦指寔也古人謂同官為察指其齊署同寔

為義今士子同業曰同寔官之同察亦士之同寔

也楊升庵

鬲者重器其大有可巫牛者小亦不下三斗有奇蓋

載牲全體而加之火以烹也今世所傳鬲小僅升

餘乃古之從鬲特肖鬲形以薦熟物者彝亦有從

彝樽亦有從樽皆燕几中物今清士以彝煎香以

樽養花皆用其從者非古重器也

梁虞荔鬲錄漢景帝時一鬲名曰食鬲高二尺以銅

金銀靴物為之形如瓦甑無足元帝初元二年鑄

一鬲大如甕無足其文曰黃帝膳鬲章帝元和元

年於北嶽鑄一鬲高四尺無足文曰鎮地鬲漢官

儀曰開陽門夜直樓上作一鬲文曰柱鬲一足如

馬蹄秦檮里子作鬲曰智囊亦獨足今人寡陋願

以三足者為鬲見無足者以為釜獨足者以為豆

笑榮桃軒雜錄

顏師古曰罍罍謂連闕曲閣也一曰屏也博雅亦謂

之屏劉熙釋名曰罍罍在門外罍後也罍思也臣

將入請事於此後重思也崔豹古今注云罽毼復思也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皆有焉即國前亦樹之然則今之照屏是已顏師古生于唐初夙稱博物其註罽毼已無定見中晚事辭豈足爲據劉熙崔豹去古未遠恐竟當以照屏爲是相如子虛賦罽毼彌山則罽毼之爲網無疑而謂施之殿廷則非也當是雕刻玲瓏如網狀以爲屏取其爲限隔而又可以見外耳虞珍

楚辭網戶朱綴文公注云網戶者以木爲門扉而刻

供考

王

爲方連使如羅網狀所謂罽毼意而程泰之爲卽今之亮隔此說相類按蘇鶚衍義云顏注釋名俱誤罽浮也罽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疎浮虛貌蓋宮殿簷戶間物也溫庭筠補陳武帝書罽毼畫捲閣闥晨開皆非曲閣屏幃之意

楚辭瑤漿蜜勺實羽觴班婕妤賦酌羽觴兮銷憂陸機詩羽觴不可算注羽觴置鳥羽於觴以急飲也劉德曰酒行疾如羽也孟康曰羽觴爵也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如淳曰以瑇瑁覆翠羽於下徹上

可見東晉曰遠詩云羽觴隨波流且以隨波之用證之若果掉羽則流泛非便至謂玳瑁翠羽相綴爲麗則太不經惟李善引漢書音義作生爵形者是也古飲器自有爵與爲爵形劉杲謂古尊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酒者卽其制也紫姚軒雜綴

俗傳金釵十二爲牛奇章事不知南齊周盤龍父子俱有神勇盤龍與子奉叔兩騎入北魏軍萬人之中馳突如意所殺無算齊高帝嘉之以金釵十二供考

供考

王

枚送盤龍愛妾杜氏且手勅云餉周公阿杜則非僧孺可知又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有云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又是一人戴十二釵非有侍女十二人也中僧孺字思黯弘之後弘封奇章公僧孺亦封奇章公

觀音大士絕不聞有婦人稱嘗考法苑珠林宣驗寶祥等記觀音顯迹至衆其像或菩薩或沙門或道流絕無一作婦人者婦人之說皆起于宋人而元僧遂以爲妙莊王女可笑也唐甫云莊王之說誠誕然謂女相起於宋元則未然如釋元楚廬山東

林記有花冠百寶風容動搖之語僧皎然觀音讚
有慈為雨兮忠為風灑芳襟兮襲輕佩之句此豈
外婦人服相今吳道子画像尚刻石滁州垂環帶
釧全非沙門菩薩之狀則知婦人之說非起於字
元也圖三才

天妃宮江淮間瀕海多有之其神為女子三人俗傳
神姓林氏遂實以為靈素三女太虛之中惟天為
大地次之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者宜稱妃
耳蓋所祀者海神也元用海運故其祀為重司馬

溫公謂水陰類其神當為女子或云宋宣和中遣
使高麗遭颶風賴神以免使者路允迪言於朝始

有祀五滄碑出陸深金臺記

晏公為水神乃元人尸解江楚祀之明封為平浪侯
唐紫姑神萊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靈卿自幼讀書

辨利唐垂拱三年壽陽刺史李景綽為妾妻紹義
之于廁時正月十五日也後遂顯靈世人以十五

日奠設酒果迎紫姑于廁間或猪欄遙迎之捉者
覺重便是神來即跳躍不佳能占眾事卜將來泰

桑顯異一白世俗元宵請戲姑之神蓋漢時戚夫
人死于廁凡請之者必于其中召之

婦人纏足起于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東
昏侯鑒金為蓮花以帖地令潘妃穿寶屐行其上
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
玉臺新詠皆六朝詞人纖艷之言類多體狀美人
容色之殊麗又言粧飾之華眉目唇口腰肢手脂
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李白李商隱
之徒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惟韓偓香

奩集有詠屐子詩六寸膚圍光綴綴唐尺短以今
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此雖閨閣瑣事無所

關係然是古今變革之大者亦須詳考定之墨莊
求劉過字改之號龍洲咏美人足詞洛浦凌波為
誰微步輕塵暗生記踏花芳徑亂紅不損步出
砌嫩綠無痕玉羅鞋金樣窄載不起盈盈一
段春嬌不覺微尖點頻頻金蓮移換文鴛得侶
聲悄不覺微尖點頻頻金蓮移換文鴛得侶
荷催哀舞團圓似一恨深遮牽情半露山更
烟細裙如何似一恨深遮牽情半露山更
鈞新月淡碧籠雲似一恨深遮牽情半露山更

元建士楊廉夫名維祺別號鐵崖既好聲色每
間歌妓有纏足纖纖小者則脫其鞋載妓行酒
金蓮盃一日與倪元鎮會飲廉夫脫妓鞋後二公
元鎮起而趨廉夫亦色變飲席遂散後二公

竟不從面翟宗吉和楊廉大花塵春跡
詞燕尾點波微有暈頭猶月悄無聲

唐李義山詩浣花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鈎墨

莊漫錄謂唐人題詠略不及之蓋亦未之詳考也

又花間集詞慢移引底綉羅鞋則婦女纏足又不

始于五代也明矣或謂起于妲己亦非

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步為涉謬矣南方謂水際

為步音義與浦通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為墟水

津為步音步即漁人施罾處也張勣吳錄地名有

龜步魚步揚州有瓜步羅含相中記有靈妃步東

洪考

三

坡詩蕭然三家步橫此萬斛舟

別錄

淮南張必知舉進士試天鷄弄和風必但以文選中

詩句為題未嘗詳究也有進士白試官云爾雅輪

天鷄輪天鷄有二未知孰是必大驚不能對

杜檢閱

亞取爾鷄一名檮鷄釋虫有輪天鷄小虫黑身赤

頭一名莎鷄一名檮鷄釋鳥有輪天鷄赤羽逸周

書曰文輪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士人深于學

問有如此者

大字古音戴音塚而無一駕切者惟今音有之今之

韻書二十三禍亦不收大字豈以為非古音乎予

考淮南子宋康王世有雀生鷄占曰小而生大必

霸天下以大叶下古亦有一駕切之音矣惜乎作

韻書者之不考也

楊升菴集

行李左傳李作李李古文使字左傳晉使子賁謁鄭

人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子寡人註行

李謂行人也今人謂行裝為行李非也宋方勺云

按黃帝有李法一篇顏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則

李與理通人將行先治裝也

洪考

三

又管子書大理皆

作李古文二字通用理治也料理也世有不料理

而能行者乎故謂使人曰行李謂行囊亦曰行李

即行理也

裕塔通作半半阡阡阡阡說文裕望山谷裕裕青也

半草盛也箋引室機賦青麗裕眠今文選作精麗

半眠而南都賦又有青冥肝瞑文選詩遠樹曖阡

阡李善本作阡阡列子曰鬱鬱半半唐詩古碑無

字草半半李白賦移草兮半眠升菴拘說文之解

而疑之不知皆借千加谷加草可通用也今韻會
仍分去聲平聲通雅

陽九百六有三說漢書律歷志九厄四千五百歲為
一元一元之中九度陽厄五陰厄四陽為旱陰為
水一說九七五皆陽數也故曰陽九之厄劉琨表
曰陽九之會其數四千六百一十七萬為一元初
入元百六歲有厄故曰百六之會董卓傳百六有
厄遇制成災靈寶運度經三千三百年為小陽九
小百六也九千九百年為大陽九大百六也天厄

洪考

謂之陽九地虧謂之百六洪景廬疑之者則王洪
太乙肘後備驗云四百五十六年為一陽九二百
八十八年為一百六者也大氏太乙論陰陽之厄
自是一數託之陽九百六乃傳會其名耳即子元
會運世又是一法以季月日辰為確証以三百六
十自乘為數符通雅

周公月令因夏小正呂覽因月令淮南因呂覽記有
異同非後人筆也通雅

青旆土牛著于漢志其理則宋人論之矣漢禮儀志

立春日令吏服青襪立青旆施土牛耕人于門外
陳氏曰土勝水中善耕勝水故可勝寒氣善耕故
可以示農耕之早晚後世土牛法以歲十幹色為
首甲乙青丙丁赤之類也十二支色為身寅卯青
巳午赤之類也納音色為服以立春日幹色為角
耳尾支色為頭納音色為蹄宋景祐元年以土牛
經四篇頒天下丁度為序通雅

入川有四棧道三谷舊志以為一者非也何仲默三
秦記曰自秦入蜀有三谷四道三谷者其西南曰

洪考

褒谷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
從皆殊舊志謂首尾一谷非是其棧道有四從成
和階文出者為皆中陰平道郿父戎蜀由之從兩
黨出者為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鳳出者
為今連雲棧道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
者為斜谷道或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關
之險阨攻取所從來固矣舊志云駱谷黨谷者關
谷褒谷斜谷同一谷通雅

舊名北苑茶今作北源丁晉公有北苑茶錄三卷世

多指建州茶焙為北苑故姚寬叢語謂建州龍焙面北遂謂之北苑此說非也李氏都建鄴其苑在北故得稱北苑水心有清輝殿張洎為清輝殿學士別置一殿于內謂之澄心堂故李氏有澄心堂紙其曰北苑茶者是猶澄心堂紙耳今則徽州松蘿以北源名通雅

平谷音裕問音集曰裕峪同今屬順天府梅氏峪音裕廣韻韻會諸書皆無峪字智按北人呼谷為裕猶呼綠為慮也通雅

什方節作加漢書張良傳漢高帝惡雍齒欲殺之用良計封為什方侯猶言釋放後漢儒林傳楊仁拜什邽令注益州縣名音十方通雅

京古原字按古京字篆作京周禮遼師入篆也爾雅高平曰原通州則九原猶九地也俗不知京為古原凡用兩京書作兩京及用九原書作九京矣直翁反云檀弓誤胡元瑞筆叢猶用九京以從無人言及耳原又與阮通見後

實鳴犢舜華為二人此史世家所載家語曰殺實犢

鳴犢及舜華索隱曰實犢字鳴犢琴操與史同戰國策顏師古說二人曰鳴犢實犢說苑曰趙有鐸名實犢舜華或依虞華通考但云作鳴鐸依虞華按以鳴犢為字與犢甚叶索隱說是通雅

潼關原名衝關言河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而東也後周關之西一里有潼水遂名潼關左傳所謂桃林塞即此杜氏通典

隋書牛弘字里仁封奇章公非字也新唐書牛僧儒穆宗時同平章事敬宗即位進封奇章郡公

紀原

伏羲氏命朱襄氏造六書周禮保氏以六書教國子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

自蒼頡以降書凡五變曰古文曰籀曰篆曰隸曰草秦焚先典廢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也以其名顯故謂之籀書今之石古文是也二曰小篆秦始皇時李斯省篆籀之文著蒼頡篇九章本曰秦篆世謂之玉筋篆又謂之八分

小篆大小篆皆簡冊所用也。三曰符書其形鳥首雲脚施于符傳也。四曰殳書為殳鳥之形施于殳信也。五曰篆印屈曲其體施于印章也。亦曰繆篆。六曰署書宮殿題署是也。蕭何作未央殿成用虎筆題額時謂之蕭籀。七曰受書銘于戈戟也。八曰隸書秦程邈以文蹟繁多難于用篆因減小篆取便于隸佐政謂之隸書。通雅云程邈為衙獄吏得罪繫雲陽獄獄吏作篆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世人以避徒隸謂之隸書漢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書八分書亦王次仲增廣隸

書為之取其易簡無點畫俯仰之文一說書有八體蔡邕于八體之後又分此法故云八分大抵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類篆以篆筆作漢隸即得之。

蔡邕字伯喈工書篆隸絕世尤得八分之精微體法百變窮靈盡妙獨步古今又稱造飛白妙有絕倫伯喈自書五經於太學玄琬亦工書筆法

後漢劉德昇字君嗣潁川人桓靈之世以造行書擅名既以草勅亦甚研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

鍾繇並師其法而明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若嗣之美焉書錄

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盛行於世行書即正書之小變又云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草行書斷之行書不真不草

王羲之學李衛夫人書按李衛夫人者本姓衛乃尚書即李充母故自稱李衛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東坡題經

止若男女無別太昊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正姓氏

通錄均以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瀆上古未有布帛衣鳥獸皮故以為禮後世納幣本于此

帝本一也而有五帝之別或者以為五帝之神夏商以前其禮不傳自周官太宰有祀五帝之職掌故

秦呂不韋作月令而四時于中央各名其帝焉春

太皞夏炎帝中央黃帝秋少皞冬顓帝是以後漢緯書五帝之名有所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

皆昉于此禮經考索

太乙者五帝之君也其位尤尊于五帝託禮之說曰

禮必本于太乙則太乙者天地四時之宗自漢人祠太乙于甘泉而祀典始昉于此禮經考索

樂章源流樂章即樂府之本樂歌即樂府之流自成周制為頌聲三十一篇厥後鄭康成箋其每篇皆為樂歌故知成周之樂章即後世之樂歌也至漢世則有樂府如武帝郊祀等歌班固明堂等詩晉宋之際又有所謂古樂府之章如韋子蘭釋貫休等作雖托物以寓興而其辭終入于鄙俚又與漢人之樂府異矣再變而為隋唐五代之樂歌唐時

如賀知章白樂天之所述猶足以發越性情而時為訕諷乃樂歌又變為宋朝之長短句世卒謂之詞曲即樂府之異名也然今世之所謂詞曲即唐人之樂歌則又愈降而愈下矣自詞曲之變又轉而為巷陌市井之歌則又樂府之不足道云山堂肆考舞者樂之容有大垂手小垂手或象驚鴻或如飛燕有字舞以舞人亞身于地布成字也有花舞著絢衣偃身合成花字也有馬舞攏馬人著絳衣執鞭于牀上舞蹀躞蹄皆應節奏也又有回波樂春鶯

轉鳥夜啼之屬謂之軟舞柘枝大涼州達摩枝之屬謂之健舞樂府雜錄

古之舞曲有迴鸞舞七盤舞紫塵舞集羽舞見王子年拾遺記翹袖舞折腰舞並戚夫人所作見西京雜記白符舞吳孫皓時所羨水舞見何承天纂文杯柈舞公莫舞麗舞沛舞並晉初時俗所作見沈約宋書

燕昭王時廣更戲二舞女其舞曲一名紫塵言體輕與塵霧相亂也一日集羽言能轉若羽毛之從風也七盤舞者言舞用盤七枚

柈柈舞漢世雖有柈舞而晉世加之以柈謂手以接柈柈反覆之也公莫舞相傳頃刻頃伯以柈隔之柈不得宮漢高祖且語莊曰公莫古人相呼曰公言公莫宮漢王也今之用中荃象頃伯衣袖式之遺

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漢因秦制而設此官則專以司糾察之任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後謂御史臺為栢臺鳥臺者本此天中記孔融十歲時聞漢中李膺清節直亮慕之欲往觀其入門下木為通融曰我是公通家子孫門下具白

之膺見融問何親融曰先君孔子與老子有師資
之道故僕與君亦累世通家也今世稱通家始此
山堂

舍茅之稱起於曹魏吳曾曰魏文與鍾繇書曰是
以今舍茅子建因荀仲茂從容喻鄙旨今稱舍茅
本此戴逵稱安道曰家茅通雅

青城山為五嶽之長故名丈人山今世俗呼人婦翁
為令嶽妻之伯叔父為列嶽本此或謂泰山有丈
人嶽故書

壽世秘典卷十七

清賞小序

玩物喪志昔人所戒故風流相尚經
然天下才節類非一二庸俗所能樹立也而谷尚
而後勉於行誼麤穢除而後進於精微山齊清供
雅人品題匪茅寄暢幽懷亦有功於名教謹輯名
人所評隲者為清賞

天柱丁其譽識

文

香評

茗譚

鵬政

花譜

逸趣

清賞

文具

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精於學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鑄板印行自是書籍刊傳者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

因感 然板

正

本為 而微

石林 燕語

書貴宋元者以其雕鏤不苟校閱不訛書為肥細有則刷印清明况多奇書未經後人重刻故海內名家評書次第為價之輕重以墳典六經騷國語史記漢書之選為最詩集及百家醫方次之文集通釋二書又其次也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間多諱字用墨稀薄雖著水涇燥無涇跡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元刻做宋單邊潤多一線

字畫不分處細紙鬆刻硬用墨穢濁中無諱字開卷了無臭味嘗見宋板漢書不惟內紙堅白每本用澄心堂紙數幅為副今歸吳中不可得矣次以活襯竹紙為佳蠶繭鵝白藤紙固美而存遺不貴若糊背及以官券殘紙者則惡矣元補宋板遺缺其失猶未易辨國初補元板遺缺內有單邊雙邊之異且字刻迥別不辨明白矣近日作假宋板書者種種若舊初亦今書彷彿或令人先聲指為故家物遺書

家物遺書

收 藏

眼辨

藏書於未雷雨之前晒取極燥候涼定方入櫃中以紙糊密合不通風蒸氣自外入也紬芸香麝香木瓜樟腦可辟蠹餘事
觀書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瓜侵字勿以唾揭幅以勿作枕勿以夾紙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則無傷殘
凡書畫久不展須以軟帛先拭去白醭若不拭便烘則醭跡堅漬不去切不可手背托起畫背就觀

恐絹素折裂難補

古人寫書用黃卷以藥染之所以辟蠹一說以雄黃

塗之故曰黃卷古人用黃卷者有誤可以雌黃滅之又能防蠹王洙有雌黃墨磨以

少藏苦尤佳

西京雜記秘閣圖書皆表以牙籤覆以錦帕唐李鄴

侯泌積書三萬餘卷經用紅牙籤史用綠牙籤子

用青牙籤集用白牙籤

縹囊緹帙即今之書套也縹青白色細黃白色

古未有筆以書予方策謂之削管

國政考記以削為良

蒙恬造筆莊子云筆和墨是知其來遠矣古非無

筆但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故其

字從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即謂之筆至蒙

恬始用兔毛耳

筆以尖齊圓健為德毫堅則尖毫多則齊用隸貼襯

得法則毫束而圓用以純豪附以香狸角水得法

則用久而健

梁文帝答徐摛書時設書院下置筆牀筆四管為一牀或云筆牀即筆架

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

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掣有憑管小則運

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此標

公權謝人惠筆帖論筆之妙頗盡

妙筆書後即入筆洗滌去滯墨則毫堅不脆可耐久

用洗完即加筆帽免挫筆鋒

收筆以十二月正二月為佳黃山谷云以川黃稍煎湯磨松烟染筆藏之則

筆不

白雲先生遺集云鼠鬚筆又鍾張芝皆用鼠鬚筆永新縣鼠鬚筆又鍾張芝皆用鼠鬚筆

鼠鬚筆通稱勁健絕代所無梁元帝為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紀忠臣義士及文章之選者筆有三品

忠孝金者以公管書之德行清粹者以銀管書之文章瞻麗者以班竹管書之故湘東之譽振于江

表

文房四物見於傳記者若筆紙墨皆有據至於硯即

不見之獨前漢張彭祖少與漢宣帝微時同研席

曹爽與魏明帝少同硯席蓋古無硯字古人諸事

簡易凡研墨不必研但可研處只為之爾矛盾蟻

蚋載於前世故只謂之研不謂之硯

釋名云研者研也

今人多呼硯為硯瓦此唐人說也非謂以瓦為硯蓋硯之中必隆起如瓦狀以不畱墨為貴百餘年後方可就平古人用意於研如此今之作偽者輒凹其中若偽然以示古又曝烈日中乘其燥渴而飲之以墨為墨鋪皆研之賊也

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琢之為硯甚工貯水數日不滲世傳昔人製此臺其瓦伴陶人澄泥以締絡濾過加胡桃油坭埴之故與眾瓦異天中記鑒硯無奇法石理細潤者必不受墨其龜綠者墨易

下而損筆亦損墨色若潤若玉而著墨如有芒不數研已濃者乃佳然石中如此者絕少故端溪巖石缺乏龍尾皆為世所貴重然端所出有四巖石為甲石屋次之西坑又次之後歷為劣而巖石又分上下又有活眼死眼之別圓掌相重黃黑相間緊睛在內晶瑩可愛謂之活眼四旁浸漬色不鮮鮮明謂之活眼形體略具內外皆白殊無光彩謂之死眼或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山絕頂者尤潤如猪肝色者佳其貯水處有白赤黃色

點者謂之鵝鵝眼脈理黃者謂之金線紋價尤倍之

端硯諸巖石有黃臘胞絡鑿去方孔硯材所謂子石○山有自然圖石剖其璞得焉謂之子石端石載於譜記凡數家取子各異或以有眼者為貴謂之鵝鵝眼或以無為貴然石之青脈者必有眼嫩則多眼堅則少眼石嫩則細潤而發墨所以貴有貴翠綠為上黃亦為下眼生於池外者曰高眼生於池內者曰低眼高眼尤可尚以其不為墨所漬也大抵石眼少而色正者乃佳

端硯以下巖石紫色者為上其貴重不在眼或謂眼為石之病然石理堅潤而具活眼者固佳若必以有眼為端則有飾偽眼於凡石者西施捧心而顰病處成妍東家姬無其貌而效顰焉者也

若學磨記宋高宗謂端硯如一敗絮玉瑩潤無瑕乃佳不必以眼為貴

硯材惟堅潤者良堅則緻密潤則瑩細而磨墨不滯易於發墨故曰堅潤為優發墨為材或者指石理芒澀墨易磨者為發墨此材不勝德耳用之損筆

蔡忠惠題沙隨程氏歛硯玉質純蒼理緻精鋒銳都盡墨無聲

博物志引硯譜載天下之硯四十餘品以青州紅絲

石硯為第一端州斧柯山石為第二歙州龍尾石

為第三自今論之細潤發墨總不如端而歙次之

端州以歙宗時升為肇慶府龍尾山在肇慶東南

溫潤性堅益聲清越尤若玉與他石不同色有蒼黑者青碧色者

發墨與下墨不同下墨謂磨之墨易下也石理麤有

芒者皆能之然不惟損筆亦能晦墨發墨者研墨

良久金九曜然益發墨者未有不下墨者歐陽永

叔語以下墨為發墨至謂九研為第一可發一晒

清賞

古硯墨漬處洗滌不可去謂之墨鏽購古研者必以

此辨之此三家村小兒強作解事者之見耳余數

見古研有鏽者絕必有若初未受墨者蓋古人謂

硯不可一月不滌初未嘗使點墨停畱安得有鏽

今市人欲以新為舊磨墨漬之以變其色而或有

病古硯之無鏽亦如前法脩治者其燒琴煮鶴手

也王肯堂筆塵

青州熟鐵硯發墨製作頗精 歐譜

李衛公多硯妙絕者曰結鄰言與硯為鄰 天中記

竹懶云余市購一硯圓形如掌磨紫色遠望如合

春水每作字竟拭淨摩弄瑩然玉質不患釋手友

人曰此君要硯也因名鑒硯又得一蒼碧大硯如

胡餅厚五分池傍月背小篆半山齋硯元豐辛

卯此八字硯宋物也余為作函而銘之曰年山老人

節而竹懶著字說竹懶携以寓奇樹供不免橫生枝

敗壬戌十月竹懶銘

硯池水不可令乾每日易以清水以養石潤磨墨處

不可浸水用過則乾之久浸則不發墨

滌硯不宜用湯有損于石以皂角清水為妙或用蓮

殼收起以水浸軟滌之去垢起滯又不傷研或以

絲瓜瓢滌之一云焚炭磨洗可令如新切不可

經片故紙指抹致混墨色尤忌滾水磨墨寒時當

用四脚掙爐架火研上微暖驅之

寒時不宜用佳硯石理既凍墨亦少光 硯硃極能損

硯宜頻易新水去塵墨宜頻易故蒙去塵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

延安石液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夾和為

之晉人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濡耳自後有螺子

松取煙和鹿膠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居歙父子之墨始集大成江南賜姓李氏廷珪初名廷却故世有奚廷却墨又有李廷珪墨或作展珪者偽也然尚用松煙宋熙寧間張過供御墨用油煙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麝劑其墨一團面為盤龍鱗鬣悉具其背有張過磨香四字元祐間潘若墨見稱於時有微肌骨磨至盡而香不衰自後蜀中蒲大韶梁果徐伯常及雪齋齊降葉茂實翁彥卿等出世不乏墨惟茂實得法中

清賞

九

統至元以來各有所傳可以倣古後耕錄唐李超易水人與子廷珪止至歙則其地多松用留居以墨名家其墨有劍脊圓餅面多為龍紋宋仁宗嘉祐近臣于群王殿脊嘗以其墨賜之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承宣賜者皆廷珪雙脊龍樣尤為

古墨惟以松煙為之曹子建詩墨出青松煙筆出狡兔幹唐詩輕幹染松煙元朱萬初善製墨純用松煙仇池筆記云與松煤遠煙自有龍麝氣南中楊生製墨不用松煙止以燈煤為之大抵松煙墨深重而不安燭油煙墨安燭而不深重若以松脂為

炬取煙二者兼之矣近世稱徽墨率用桐油煙既非古法墨成亦用漆為衣始光東坡云光而不黑索然無神氣亦復安用殆此等耶

古用松煙今用油煙古自製鹿膠今用廣膠矣桐油乃黑菜油則白其法不用水磨而止用猪膽萬杵之以水磨能奪墨之色也試法磨各墨于研俟其乾置水中則上者乃黑次則迥白惟李廷珪作藍色

墨之妙用質取其輕煙取其清嗅之無香磨之無聲

新研

清賞

十

新研新水磨若不勝言不可用力磨也諺云磨忌急則熱熱則生沫研好久停塵埃汚墨膠力泥凝用過則濯墨預責惡藏久膠宿墨用乃稍用墨之法無出茲數語也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貴其光光而不黑固為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為佳東坡志林

李居實云墨以清芬熟黑為貴一著石紫光曜然

凡墨日日用之一歲終減半寸萬金不換相墨經

精墨乃松液所成入經化鍊輕升滓濁盡去漬以清

泉磨以瑩石如膏如露滿毫之餘間用吮吸靈奇

之氣透入紙穴久久自然變易骨節澄鍊神明謂

之墨倦非虛語也世謂就書畫者必壽此理也耶

紫桃軒
雜錄

養墨以豹皮黃貴乎遠溼

古未有紙書或用竹簡或用帛故曰竹帛竿牘竹簡

也古人殺青竹簡馬經書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

出去其青易書復不蠹故謂之殺青亦謂汗簡又

水簡以書辭賦其長一尺謂之尺牘用帛以書謂

之天素牘書版也山堂肆考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

簡重並不便於人東漢蔡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

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和帝嘉其

能自是莫不用焉天下咸稱蔡侯紙後漢書

魚網名蔡侯紙用故麻名麻紙木皮名縑紙故

有一石白云是蔡春紙也口左伯子也又龍

為紙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子色之紙妍妙輝光

北紙用樹藤造其紋橫其質縑而厚謂之側理紙南

紙用堅簾造其紋堅晉二王真蹟多是會稽整紋

竹紙

高麗紙以絲繭造成色白如綾堅韌如帛用以書寫

發墨可愛真奇品也

蜀中多以麻為紙江浙間多以嫩竹為紙又有楮皮

紙刻漢以麻為紙又苴紙以水苔為之多側理紙

北土以桑皮為紙遊人以麥麴搗得為之者脆薄

以麥膏油藤捶之者佳南唐有澄心紙細薄光潤

經欄教之龍觀紙黃白經生四紙長二丈至五尺

有藤白有觀音簾有鵝白有竹紙元有粉粉有端

箋羅紋箋皆出紹興府藤觀音出江西永樂于江

榜紙出浙之常山廬之吳山出紙則與同州涇縣

桐城浮山之左然皆名連四以其漸小耳竹紙古

未有也今白做紙

香能清心悅神暢懷舒嘯宜寶鴨宜金猊宜揮塵清

譚宜篝燈夜讀宜紅粧窺鏡宜皓月當窗宜瓊筵

醉客宜珠箔蟬娟宜錦軸牙籤芸蓀爭護宜水弦

玉軫山水含清

香之等凡三曰沉曰檀曰黃熟是也沉香入水則沉

其品凡四曰熟紅乃膏脉凝結自朽出者曰生結

乃刀斧伐仆膏脉結聚者曰脫落乃因木朽而結

者曰蟲漏乃因蟲隙而結者生結為上熟脫次之

堅黑為上黃色次之角沉黑潤以狀如犀角黃沉

黃潤攪沉系熟華沉紋橫皆上品也有如石杵如

參如鳳雀龜蛇雲氣人物及海南馬蹄牛頭燕尾

梭子附子等香皆因形命名爾其棧香入水半沉

半浮即沉香之年結連木者或作前香其黃熟香

即香之輕虛者俗說為速香是矣有伐樹去木而

取香者謂之生速有樹仆於地木朽而香存者謂

之熟速不堪入藥但可焚薰

張師正傳遊錄云高寶等州產生結香山民見香

水曲幹斜枝以刀砍損經年得雨水漬復鋸取之

為班名木其香結

如南香一名奇南出占城等國誌書皆書奇南留青

曰札云奇南香名蓋南方之奇木也亦作奇藍有

生結糖結虎斑結金線結不同生結最為難得廣

東瓊州亦有土如南古人詩多用沉香而不見奇

南之名亦遺事之一云榕樹千年者其上生奇南

香

安息香樹出波斯國呼為辟邪樹樹如苦棟大而直

葉似羊桃而長木心有脂刻其樹皮其膠如餡名

安息香六七月堅凝乃取之能辟衆惡安息諸邪

故名不宜於燒而發衆香故人取以和香今市肆

中偽造以其名傳罕有其真

檀香出廣東雲南諸處有黃白紫數種皮實而色黃

者為黃檀皮潔而色白者為白檀皮腐而色紫者

為紫檀其木並堅重清香而白檀尤良黃檀最香

宜以紙封收則不洩氣釋氏呼為梅檀以為湯沐

猶言離垢也遺書謂之浴香不可曉供上真今江

淮河朔所生檀木即其類但不香爾出紫雲譜

諸香中龍涎最貴入香能收斂腦麝氣雖經數十年

香味仍在嶺外雜記所載龍涎出大食國西海龍

枕石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敲人采之為至寶新

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或云其氣近於臊似

浮石而輕或云異香或云氣腥能發衆香氣皆非

也於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烟耳和香而用真龍涎

焚之則翠烟橫空結而不散蓋屢氣樓臺之餘烈

也又本草綱目云亦有大魚腹中剖得者其狀初

若脂膠黃白色乾則成塊黃黑色如百藥煎而膩

理久則紫黑如五靈脂而光澤其輕飄似浮石而

腥臊

出真珠船

片連香俗名脚魚片雖雜斑者佳有偽為者亦以重

實為矣

庵以香一名黑香以軟淨色明者為佳手指可捫為

片者妙甚惟卻中有之

清賞

中

降真香實為佳茶煮出油焚之

燕合香油亦出大食國氣味大類為耨按耨樹香

如松檜香藏於皮者而脂自流溢者名為白耨耨

其香冬凝而夏融因而取之者名曰黑耨耨夏融

時土人盛之以乾瓢其香多滲于瓢故斷瓢而焚

之名曰為瓢按南史燕合是諸香汁煎之非自然

引以為膏膏仍黃其油與諸國香

白膠香有如明條者佳

蒼朮句容茅山產細梗如貓鬚者佳

桐欖木節目間有物結成如膠鉛焚之清烈無俗倚

旒氣煙青味嚴宛有真護

螺甲出雲南大如掌青黃色用屬燒灰合香者多用

之謂能發香也蘇頌云海螺屬曰甲香

燒香取味不在取煙香煙若烈則香味漫然頃刻而

滅取味則味幽香微可久不散須用隔火有以銀

錢明瓦片為之者俱俗不佳且熱甚不能隔火雖

用玉片為美亦不及京師燒破砂鍋底用以磨片

厚半分隔火焚香妙絕燒透炭整入爐以爐灰撥

清賞

中

則僅埋其半不可便以灰撥火先以生香焚之謂

之發香欲其炭整因香熱不滅故耳香焚成火方

以筋埋炭整四面撥擁上蓋以灰厚五分以火之

大小消息灰上加片片上加香則香味隱隱而發

然須以筋四圍直棚數十眼以通火氣週轉炭方

不滅香味烈則火大矣又須取起砂片加灰再焚

其香盡餘塊用瓦合收起可投入火盆中薰焙衣

服

鹽灰以紙錢灰一斗加石灰二升水和成團入大甕

中燒紅取出又研絕細入爐用之則火不滅忌以
煤火惡炭入灰炭煤則灰死不靈入火一蓋即滅
爐灰終日焚之則靈若十日不用則灰潤如遇梅
月灰涇而滅火須以別炭入爐暖灰一二次方入
香炭整則火在灰中不滅可久
茄根并枝曝乾作灰為香煤能養火延夕漫錄
爐以宣銅潘銅并爐乳爐如茶壺式大者終日可用
形製須蒼奇模雅可供几案之玩
匙筋吳中近製短頸細孔揀筋下重不仆或古銅或

針木或磁瓶俱雅

名談

茶能除煩去膩探疾必睡明目益思宜精舍宜雲林
宜磁瓶宜竹籠宜幽人雅士宜衲子僊朋宜永晝
清談宜寒宵元坐宜素手汲泉宜紅粧掃雪宜船
頭吹火宜竹裏飄烟
茶有一旗二鎗之號始生而嫩者謂之鎗浸大而開
者謂之旗言一葉二芽也早採者為茶晚採者為
芽殺而前後收者為佳粗細皆可用惟在採摘之

時天色晴明妙造適中盛貯如法或云火作者為
次生晒者為上更近自然且新煙火氣淪之甌中
則鎗鎗舒暢清翠鮮明尤為可愛清明太早立夏
太遲穀雨前後
其時適中若再遲一二日待其
氣力先足香烈尤倍易于收藏
胡嚙飲茶詩雲牙舊姓餘甘氏破睡當封不夜侯
南穀適于鼻年十二咏茶有云生涼好喚雞蘇餅
同味宜稱椒棧仙鶴蘇即薄荷上口芳鍊
橄欖久咀回不盡合此二者庶得茶蘊
唐宋用茶皆為細末製為餅片臨用碾之今世惟閩
廣閩用末茶而紫茶之用遍天下不復知有末茶
矣宋仁宗初建茶務歲造大小龍鳳團
茶始丁謂而成于蔡襄

江南之茶唐人首稱陽羨宋人最重建州陽羨僅有
其名建茶亦非最上惟有武夷前最勝近日所
尚者惟長興之羅芥介於山中謂之芥羅氏隱焉
故名羅芥在秦王廟所以稱廟後羅芥也今惟
洞山最佳洞山之界南面陽光朝旭夕暉雲滃霧
渾其味迥別若飲之松蘿吳之虎丘錢唐之龍井
香氣濃郁並可與芥頤頤往郭次甫極稱黃山黃
山亦在歙中然去松蘿遠甚其他名山所產當不
止此或其名未著故不及論許次紆

芥茶摘自山麓山夕浮沙隨雨輒下即著於葉中烹時不洗去沙土最能敗茶必先盥手令潔次用熟水滌茶水不可太滾滾則一滌無餘味矣沙土既去急以手搗乾置滌器內抖散待用

蜀雅州有蒙山山有五頂頂有茶園其中頂曰上清峰草木繁茂空雲積霧蔽虧日月驚歎時出人跡罕到其四頂茶園不廢其生最晚常在春夏之交茶方生有雲霧覆其上若有神物護持之毛文勝茶譜蜀雅州露芽雀舌鳥嘴參顯蓋取其嫩芽所

造以牙似之也茶譜

青州蒙山茶乃山頂石苔採之去其內外皮膜揉製極勞其味極寒清瘦第一蓋與蜀之蒙茶異品者

放方物

琅邪山出茶類桑葉而小山僧焙而藏之其味甚清舉盧茗之別名葉大而流南人以爲飲廣州記云舉盧茗

出舉盧今呼爲苦茗

茶之味清而性易移宜薪葉而畏春藥喜溫燥而惡冷溼喜清涼而惡蒸鬱置頓須在時時坐臥之處

逼近人氣勿置幽隱易於蒸溼收貯宜用磁甕四圍厚箬須極燥極新箬實仍用厚箬填緊甕口再加以外用皮紙包之札緊壓以新磚勿令微風得入溼氣得侵可以接新日用所須令取小罌貯之箬包芋扎亦勿見風必候天氣晴明取之量以數日爲限去茶盈寸則以寸箬補之仍須碎剪茶漸少箬宜漸少有以竹器盛茶置被籠中用火即黃除火即潤忌之

茶性淫易于染者無論腥穢及有氣息之物不宜近

節名香亦不宜近

茶性畏紙紙於水中成受水氣多紙累一夕隨紙作氣盡矣雖再焙之少頃即潤鴈岩諸山首生此病紙帖貼遠去得復佳

凡水泉不甘能損茶味故擇水最爲切要山泉爲上能發諸茗顏色滋味江水次井水下天泉以秋水爲上梅水次之秋水白而冽梅水白而甘甘則茶味稍奪冽則茶味獨全故秋水較勝春冬二水春勝於冬惟夏月暴雨不宜或因風雷所致或龍行

之水暴而露者凝而墨者皆不可飲山水乳泉漫
流者如梁溪之惠泉為最勝瀑湧湍急者勿食食
久令人有頸疾有流遠者遠則味薄有不流者食
之有害

洞庭張山人云山頂泉輕而清山下泉清而重石中
泉清而甘沙中泉清而冽土中泉清而厚流動者
良於安靜負陰者勝於向陽真源無味無水無香
金山中冷泉又曰龍井水經品為第一按冷一作零
又作潭潤州類集云江水至金山分為三冷今寺

清賞

五

中亦有三井其水味各別疑似三冷之說也按歐
陽脩言水味有美惡而必欲舉天下之水一一而
次第之者妄說也陸羽論水惡渟漫而喜源泉故
井取多汲者江雖長流然眾水雜聚故次山水惟

此說近物理云唐子西云水無美惡以沽為上

烹茶須甘泉次梅水梅雨如膏萬物賴以滋養其味
獨甘梅後便不堪飲大甕滿貯取甕中心乾土一
塊棄熱投之

井水脈暗而性滯味鹹而色濁烹茗有妨茗氣試煎

茶一甌隔宿視之則結浮膩一層他水則無此其

明驗矣然日用飲食皆資於井豈必天水山泉始

堪適口惟味甘而淡大旱不涸者可養人而無傷

若漸瀆之井則不佳蓋潮汐近地斥鹵故也餘事

陰羽品第水以雪水第二云煎茶滯而太冷也錄

貯水之器忌新為其火氣未退易於敗水亦易生蟲

久用則善水性忌木松杉為甚木桶貯水其害滋

甚貯水瓮口厚箬沉固用時旋開瓮水必用磁器

緩傾鉤中勿令淋漓瓮內致敗水味袁中即云水初入瓮時以

清賞

五

燒煤六一塊投之經半年不壞取白石子置瓮中

兼可令水不濁○石子須取其水中表裏瑩徹者

佳如截肪赤如鷄冠藍如螺黛黃如蒸栗黑如

玄漆錦文五色輝映十徒倚其側應接不暇非

且娛神

貯水甕須置陰處覆以紗帛使承星露則英華不散

靈氣常存假令壓以木石封以紙箬教于日中則

外耗其神內閉其氣水神散矣

茶銚茶瓶銀錫為上甕石次之近日宜興所製瓦壺

大為時人所珍蓋皆以粗砂製之正取砂無土氣

耳頗極精工顧燒時必須火力極足方可出窑火

候少過則壺多碎壞火力不到者土氣滿鼻不足用也

茶瓶茶盞茶匙生銹致損茶味必須先時洗潔則美汲水不宜蓄久惟新汲者為貴煎茶不宜竹木柴薪焚炭亦非所宜惟堅木炭為貴煎茶不宜停手停手則有妄沸意急扇之扇起須輕而疾俟湯有聲始重而疾斯文武火也愈速愈佳蓋沸速則鮮美風送沸遲則老熟混鈍茶之美惡皆由於此此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常使

清氣

湯無礙沸庶可養茶始則魚目散布微微有聲中則四邊泉湧累累連珠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消謂之老湯取起待沸止湯清用以點茶冲美清快茶味始全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若柴薪濃烟最損茶味東坡云活水仍須活火烹自臨釣石汲源清又云蟹眼已過魚眼生醺醺欲作松風鳴可謂深於茶者

俗以湯之未滾者為盲湯初滾曰蟹眼漸大曰魚眼其未滾者無眼所謂盲也

投茶有序無失其宜先茶後湯曰下投湯半下茶復

以湯滿口中投先湯後茶曰上投春秋中投夏上

投冬下投夏則先則水而後入茶

凡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乳面聚

舊精茗奇泉不輕論試有異香亦不焚熱必俟天

日晴和簾疎几淨展法書名畫則薦之貴其得味

則鼻端拂與口極周甘滑並入靈府以佐送導也

物天賜政

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

清賞

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漢食

曰釀曰醞造酒也買之曰沽當肆曰壺漉酒曰醢使

酒白醢甚亂曰鶩飲而面赤曰酡病酒曰醒出錢

共飲曰釀賜民共飲曰醕

杭俗釀酒起梨花時熟號梨花春

白樂天詩紅纖綾綺

桐葉青旗沽酒起禁

烏程酒有名竹葉春裴劍傳奇亦有酒名松膠春

河中桑落坊井水釀酒甚佳故名

碧湖雜錄言桑時製釀今陽信縣有桑落鎮造桑落酒河東劉白隨為桑落酒別調氣氣不與他

同蘭營處自或芳逸○心說系落多美酒感佳

衡陽縣東二十里有鄧湖周二十里深八尺湛然綠

色土人取以釀酒其味醇美稱鄧綠酒吳都賦飛

瓊觴而酌鄧醪晉武平吳始薦鄧酒于太廟鄧仲

中北鄧湖舍之鄧縣也鄧湖水綠故名鄧綠

加酒詭為醪醑耳○鄧漢用作鄧縣醪醑

蜀西鄧縣土人剝竹之大者傾春釀于筒苞以藕絲

蔽以蕉葉號鄧筒酒

相傳山濤治鄧用筍管釀醪作酒兼旬方開香

聞百步杜詩魚知西穴由來美酒憶鄧筒不用沽

李義山詩錦石有

巴河以竹根為酒注子為時珍貴杜詩傾銀注玉鸞

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酒譜云蓋以竹根為飲至

也天中

法飲宜舒放飲宜租病飲宜少愁飲宜醉春飲宜郊

夏飲宜洞秋飲宜舟冬飲宜室夜飲宜月揮塵

凡醉各有所宜醉花宜畫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清其

思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甫

飲人

名流 韻士 可兒 真率 忘機

飲地

花間 林下 小閣 幽館 泛舟 流觴

飲候

花時 清秋 雨霽 積雪 新月 晚涼

飲品

小品 出新 精點 鮮美

飲趣

清談 度曲 畫船 簫鼓 紅粧 雜坐 妙令 吟

飲助

成 紅粉 當壚 銀燈 銷夜

飲禁

新釀 熟 賞古玩 談奇怪 燕香

飲禁

苦勸 巡席 爭執 作清態 傾潑 主人客

會客 不投 惡詭 觴政 刻 附耳 囁語 醉勞

曾 誇知遇 僮僕 林立 好談家事

飲閑

歌枕 散步 踞石 分韻 投壺 垂釣 岸中

汲水自烹

酒鑒

好做身分屢速不來 呷杯舉觴故作清態 正襟

危坐儼若木雕 要人尊令人令不尊 倚仗勢

要驕矜四座 持杯在手到口復置 强求寄酒

翻汗客衣 奪席迂談旁若無人 心事發洩託

醉新睡 痛惡他人控訴席上 苦發苛求逞私

行報 心屬一人四座不顧 多方推故遇責輒

飲 强人歌唱及唱不聽 屢講詩文席上不止

市語絮叨噴沫滿案 對妓調情醜態畢露

强作知音亂敲檀板 專打磕睡不顧主賓 飯

飭珍羞專望一人 僮僕林立羅綺揚揚 拳勝

驕矜輸不引服 誘人犯令袖手傍觀 恣意狠

藉盆案淋漓 講說還除杯酒俱廢 不知音律

妄加褒貶 啖肉不盡仍置原豆 初令不禮令

到方問 持權責書徇視生客 行令不差屢提

不記 席上取果啖一袖二 頻顧寵侍防人

調戲 意在佞主遇解必寢 求人寄杯索還

動氣 不論生熟一味諧謔 慣序家世水不停

花譜

花之雅稱為榮哉 濯得時開值晴明輕雲蔽熱暖日

蒸香薄寒護葩和風拂蕊清颺舞態細雨逞嬌煙

籠殘醉露溼新粧涼月篩陰夕陽弄影蒼蘿壞柳

旁石嶠峻微雪點素晚霞散彩清溪照妍疎籬倚

笑翠竹為鄰長松作蔭小橋斜站明窗靜對粉牆

掩映朱闌曲護蒼崖倒懸綠苔錯綴珍禽啣雛孤

鶴步影名園滿瀝高齋清供佳客品題主人蘊藉

種落山家門無剝啄家僮善衛美女助粧

花之憎嫉為辱狂風摧殘淫雨無度烈日銷鑠嚴寒

閉塞種落俗家惡鳥翻啣驚遭春雪惡詩題咏頑

童搗折主人怪鄙裁灌失時藤草纏攬臺榭荒涼

沉酣狼藉藥罈作瓶露食不治蛛網聯結腐臍薰

觸花間喝道醜婦命名市肆押瓶枝上晒衣煤煙

塵坐權勢剪摘

態此作花九錫一障風帷二金錯刀剪枯枝三甘泉

浸四玉缸貯五雕文臺安置六書畫寫七艷曲翻

八美醕賞九新詩咏

牡丹以麗勝取其姿宜玉樓金屋宜寶扇銀屏宜檀

板瑤瑤宜珠簾翠黛宜白鼻騮宜紫綵障宜丹書

圖畫宜紺綠鸚鵡宜才子飛鴈宜佳人度曲

成却紅洛中舊品獨以姚魏為冠彭門紅花以姚

元紅為第一紫花以姚魏為第一黃花以紫苑

黃為第一白洛陽花最勝獨彭門有洛陽之稱

為第一承平洛陽花最勝獨彭門有洛陽之稱

芍藥以芳勝取其丰宜亭臺宜池沼宜雕檻宜紗窗

宜脩篁綠綵宜怪石嶙峋宜旭日爭妍宜清波照

海棠以艷勝取其暈宜玉砌宜雕檻宜憑欄宜歌枕

宜臨晚風宜霑微雨宜朱顏半醉宜翠黛新粧

海棠有邑無香甘蜀中昌州海棠花有香故昌州

號曰海棠香國則治前重有香葉如小蓮花有數

麗然皆單葉蜀都所產重葉如小蓮花有數

樓西府為上如樹接之則成西府以永瓜頭接之

則成白色別有一種秋海棠相傳女子懷人不至

則成白色別有一種秋海棠相傳女子懷人不至

名斷腸花性喜陰淫宜種如婦面

蓮以鮮勝取其膚宜亭榭宜池塘宜朱欄宜碧柳宜

香風噴麝宜曉露擎珠宜畫鷁凌空宜紅粧照水

宜晴雲開霽宜晚色澄秋

石榴以嬌勝取其色宜綠苔宜粉壁宜紅裙勸酒宜

畫簾納涼宜纖態臨風宜落英滿地宜蘸脂點點

宜翹翠娟娟

蘭以幽勝取其品宜深谷宜長林宜皓月清飈宜殘

霞疎雨宜岩邊舒嘯宜澤畔行吟

蘭葉如麥門冬而潤且韌四時常青花黃中間葉

上有細紫點有春芽者為春蘭色深秋芳者為秋

蘭色淡云花有春芽者為春蘭色深秋芳者為秋

若秋紫之芬馥也蘭與蕙甚相類其一幹一花而

香有餘者蘭一幹五

六花而香不足者蕙

培蘭四戒春勿出夏勿乾冬勿溼春氣

雖和未至戰雨即消晨有薄霜最忌損蘭不宜輕

出四時惟秋露最繁水經夏後必得此

一苗濃厚氣滋養中則潤洩而易含膏孕秀以持來

春發舒若蠶置室中則潤洩而易含膏孕秀以持來

以救枯冬之遠淫以避凍洩而雨易水或黃則以

清茶澆之黃山谷云培以沙土則茂沃以茗汁則

芳良有

以介勝取其操宜疎籬宜幽迳宜蔬圃宜書齋宜

王葦餐英宜瓊盃泛築宜高人隱士嘯傲林泉宜

候雁寒蛩續紛簷際

依月窟宜蟬娟徐步袖帶天香

芙蓉以閒勝取其襟宜寒江宜秋水宜幽人搔首宜

啼鳥悲吟宜天際涼颼宜長空片月宜蘆花暎白

宜楓葉搖丹

梅以清勝取其標宜微雲宜疎烟宜晚霞宜對月宜

初霽宜薄寒宜溪邊宜橋畔宜翠壁宜寒崖宜幽

窗宜怪石宜疎籬宜曲逕宜孤鶴宜珍禽宜美女

淡粧宜幽人獨嘯

昔人取落蕊入惠茶再煮食之名梅花粥故楊詩齊有客熟梅花帶露餐及晚茶飲將熟粥畔之

句皆取其幽雅致清神思而已

蠟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色酷似蜜

脾故名蠟梅又黃山谷謂京洛間有一種香氣如

梅類女工搗蠟所成故以名之又考蠟梅原名黃

梅故王安國賦寧間尚咏黃梅詩至元祐間蘇黃

命為蠟梅而范石湖梅譜亦云

已三種以子種出不經接花小香淡其品最下俗謂之狗蠟梅經接花珠雖盛開非常年含名馨口

花密香濃名檀香黃此品最佳

松以蒼勝取其骨宜絕壁宜平巖宜曲澗翻翻宜寒

煙漠漠宜巢白鶴宜挂青蘿宜近亭臺宜鄰池沼

宜怪石一片宜脩竹萬竿宜對月撝琴宜臨風吹

笛

竹以冷勝取其韻宜書堂宜僧舍宜盤石宜蒼苔宜

曲檻迴環宜孤岸烹茗宜酌酒宜彈琴宜流水潺

湲助成清響寒烟縹緲屏絕紅塵

仇地墨記竹有雄雌者多笋種竹當擇雌者自根上第一枝觀之有雙枝者為雌若獨枝者是雄齊民要術竹性愛向西南引故園東北角種之數歲之後自當滿園誘云東家種竹而家治地為滋蔓而後生地其居東北角者老竹種不生亦不能滋我故須取西南引少根也藝苑雜錄種竹者多用

張日黃山谷所謂竹類辰日斲笋春上番成是也又五月十三日謂之竹醉日栽竹多茂盛

槐以露勝取其蔭宜空庭宜粉署宜細雨宜濃陰宜

夏月團茶宜秋宵展簾宜黃花點地雜襯綠茵宜

翠幄依窗閒銷白日

柳以柔勝取其態宜清鎖宜御溝宜長堤宜廣陌宜

小橋流水宜曲檻雕欄宜牆裏鞦韆宜湖邊舴艋

宜鷗渚宜漁磯宜百轉流鶯宜兩行畫鷁宜翠黛

顰眉宜金波流影宜春風嘶寶馬宜秋日噪寒蟬

桃以冶勝取其靨宜玉洞宜暖樓宜牆頭宜溪畔宜

渡口宜山阿宜小園宜別墅宜金釵席地粉面映
紅宜綺席飛觴瓊漿泛綠

杏以繁勝取其華宜丘樊宜林園宜屋角宜牆頭宜
斜陽宜疎雨宜王孫芳草宜遊妓朱輪宜孤村酒
帘宜遠浦牧笛宜紅歌粉壁宜斜棹銅鞮宜翠黛
紅粧低回幽迳宜金鞭玉勒遊賞芳郊

桐以特勝取其幹宜高崗宜旭日宜金井宜瑤階宜

天漢長河宜披展疎雨

楓以晚勝取其致宜深谷宜寒江宜孤鴻嘹唳宜青

清賞

安棲涼宜蠶客獨行宜漁舟晚泊宜夜月啼猿宜

夕陽翻鴉宜紅葉搖秋風宜白雲抱幽石

瓶花譜云插花先須擇瓶春冬用銅夏秋用磁古銅

花瓶入土年久受土氣保以之養花花色鮮明陶

玉器亦然其式以膽瓶小方瓶為最瓶內須打錫

套管收口作一小孔以管束花枝不令斜倒

屠緯真云堂厦須高瓶大枝若山齋完玩瓶宜短小

花宜瘦巧最忌繁雜如縛又忌花瘦於瓶瓶忌有

環忌成對忌小口甕肚蟬忌粧彩離花架忌香烟

燭氣熏觸忌油手拈弄忌貓鼠傷殘

看公清話云挿花著瓶中令俯仰高下斜正疎密皆

有意態得畫家寫生之趣方佳

折取花枝須侵晨帶露擇其年開者折供則香色數

日不減若日高露晞折得者不特香不全色不鮮

且易萎落

凡花滋雨露以生故瓶中養花宜用天水亦取雨露

之意并水味鹹養花不茂勿用挿花之水有毒須

日日換之花乃可久每至夜間宜擇無風處露之

清賞

盆花先以粗碗覆於盆底次鋪碎炭一層後用肥泥

薄鋪炭上栽之捺泥擁根如法栽時不可以手捺

實否則根不舒暢花葉亦不繁茂矣澆水宜用河

水或池塘水或積留雨水最佳其次用溪澗水切

不可用井水井水水性陰或致凍損須看花乾溼用

水洗澆過澆忌致爛根

盆須架起庶令風從底入以得透氣為佳若著泥地

安頓恐蚯蚓蟻蟲從孔中潛入損侵花根

花下不宜焚香猶茶中不宜置果夫茶有真味非甘

苦也花有真香非烟燎也味奪香損俗子之過且
香氣燥烈一被其毒旋即枯萎故香為花之劍亦
至若燭氣燥烟皆能殺花尤宜屏去

逸趣

琴可養性宜素室宜閒庭宜書堂宜花邊宜幽澗宜
層樓宜脩竹萬竿宜蒼松百尺宜清風明月宜怪
石雕欄宜焚香宜調鶴宜道者高僧宜幽人韵士
宜正襟危坐宜屏息飲容宜橫膝上流水冷冷宜
挂壁間涼颼颼颼

清賞

琴樂餘事云古琴歷年既久漆光盡顯點點如
鳥木此最奇古琴以斷紋為最古有牛毛斷其
斷如髮千百條其紋如蛇腹斷其紋圓大有龜背
或紋一寸或半寸許有龍紋斷其紋圓大有龜背
裂紋者表及布之蓋諸漆器無斷紋而琴獨有之
為絃所激也大抵琴以音為主其音善矣又何必
拘拘以古為貴哉琴以金玉為徽示重器也然每
琴失不若以產珠蚌為徽清夜彈之得月光相映
愈覺明朗光彩射目取音了然觀之得月相映
論其暑不若以產珠蚌為徽清夜彈之得月光相
挂之加以囊感以遠聲宜木或置牀上被中以近
氣為佳

基以銷日宜僊家宜處士宜古洞宜華堂宜樵者生

觀宜青僮侍立宜茂槐脩竹宜磐石高松宜澗水
潺潺宜茶烟縷縷宜避世高人銷磨歲月宜忘懷
隱逸滌盡閒愁

簾幙為用凡亭館樓閣諸處皆可施之簾宜用竹幙
宜用布方稱山齋雅趣至如珠簾幙乃華堂金屋
中景色不宜用之山齋

牀有石牀繩牀藤牀數種石取其清絕取其軟藤取
其涼復有主牀主者安也榻以木為之狹而平登
攢之屬山齋畫永偃仰北窗二物固不可缺

清賞

蘆花為初冬月溫軟坐臥皆宜席有草蒲二種草宜
夏蒲宜冬皆山齋所不可少者

凡山具設經籍機杼以善俗訓兒備藥餌方書以辟
邪衛疾儲佳筆名繭以點繪賦詩畱清醪雜蔬以
供賓獨酌蓄綺石奇墨古玉異書以排閒永日製
柳絮枕蘆花被以連牀夜話聽漁歌樵唱以遣老
志機

開地數畝築室數楹作籬編茅為亭以一畝蔭
竹樹一畝栽花果二畝種瓜菜四壁清曠空諸所

有苗山童灌園難草置二三胡牀著亭下挾書研
以伴孤寂携琴奕以遲良友凌晨杖策抵暮言旋
此亦可以娛老

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
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汲泉煮茗
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
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麝
共偃息於長林豈草間生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
於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飯供麥飯欣然一飽弄
清賞

筆南窗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墨跡畫卷縱觀
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茗茗
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
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譚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
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牛背笛聲雨雨來歸而
月印前溪矣

或夕陽離落或明月簾櫳或雨夜聯榻或花下傳觴
此際把臂促膝相知幾人誰語雄談快心千古
疎簾清簟紫綰茶烟翠管朱絃淋漓酒氣豪華寂寞

各自有致

紅潤凝脂花上纔過微雨翠勻淡黛柳邊下拂輕風
問婦索釀甕有新芻呼童煮茶門臨好客據牀啜
爾聽豪士之談鋒把盞惺然看酒人之醉態
落紅點苔可當錦褥草香花媚可當嬌姬莫逐則山
鹿溪鷗鼓吹則水聲鳥嘯毛褐為紉綺山雲作主
賓和根野菜不讓侯鯖帶紫柴門奚輸甲第
萬綠陰中小亭避暑洞開牕閣几簾皆綠忽聞雨過
蟬聲風來花氣令人自醉

種荷萬柄蔭蕉半畝日夕起居其間能令魂夢馨香
肌膚翠綠每六月思避暑不得輒作此觀

閒居勝于居官其事不一其最便者尤於暑月見之
自早焚香食罷岸中衩袒靱鞋從事藤牀竹几高
枕北窗清風時至天惠太涼扶策就枕困來熟睡
晚涼浴罷杖履逍遙臨池觀月登高寒風掠蓮刺
次削藕剖瓜薄醪三杯取醉而適其樂未可以一
二數也

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

壺也李白題今有石

山鳥每夜喧起五次謂之報更益山中真率漏聲也

余憶曩居小崑山下梅雨初霽座客飛觴適聞度

蛙請以節飲因題聯云花枝送客蛙催鼓竹籟喧

林鳥報更可謂山史實錄

坐水邊林下塵世可忘步芳徑閒庭情懷自逸

種橘五年高出屋攀條坐愛春陰綠環池又栽數種

花蜀葵玫瑰與石竹朱弁詩

船頭一束書船尾一壺酒新釣鱖魚肥旋洗白蓮藕

清賞

竟

東陸游詩

三月茶笋初肥梅風未困九月尊鱸正美林酒新香

勝客晴窗出古人法書名畫焚香評賞無過此時

韓昌黎以一年好處在草色有無間則初春時也蘇

東坡又以爲在橙黃橘綠時唐人則以爲在新笋

晚花時大抵各有會心不容互廢耳余則以爲四

時發暮恙有好處在入不在境如飽後緩步青沙

白石間熟寐初醒茶鑪通沸作松雨灑窗聲四月

積陰乍開濃綠欲到人面目逢夏日午後薄酌臨

沿弄水吸荷香秋暮倚高閣看霜樹青黃紅紫掩

映堆堦冬月欲雪忽冰珠迸落竹樹中琤琤清響

皆不可謂非騷人消受處也

香宜遠焚漆宜旋煮山宜秋登江南秋色百倍春光

遠山宜秋近山宜春高山宜雪平山宜月

種樹之法莫妙于東坡曰大者不能活小者老又

不能待惟擇中材而多帶土礎者爲佳

取蔀蕩根埋墻下灑魚腥水於墻上腥之所至蘿必

蔓焉

清賞

池不宜太深深則水寒難長魚之行遊晝夜不息始

肥池中養魚慮其瘦有洲島環轉則易長

陶尹子云以盆爲池以石爲島魚環遊之不知其

數十萬里也山谷詩小池已築池十里隙地仍栽

池之旁樹以芭蕉則露滴而可以解沉樹棟木則落

子池中可以飽魚樹葡萄架于上可免鳥糞種芙

蓉岸周可辟水獺多畜鱉令魚不隨露起

魚多則水色帶赤夏熱魚不甚長春秋長軀冬長脂

若畜多則漸消謝魚亦不復長矣謝山

天然具

榆莢錢 柳線 菱荷衣 秋針 竹粉 蓮房
桐葉箋 蕉扇 松栢 荷珠 苔茵 薜蘿帶
蘭佩 碧筒 蒲鉶 百子香 櫻歌

真率漏

蛙鼓 子規啼 竹笑 鐵馬驟蒼 砧杵搥衣
蛩唧唧 鶴警露 松濤 雞唱 石溜 鴈過
犬聲如豹 烏鵲驚枝 莎鷄振羽 鐘聲遠度
魚躍浪 朗笛

勝境

源谷平林清泉怪石湖光山色樹影溪聲草棚花幃
汀鷺沙鷗
花明遠岬鳥啄芳洲花陰午寂竹影風閒嫩綠微煙
肥紅薄雨
月淡花陰風清柳夢霞幽綠樹露艷紅花晨窗鶯語
曉市花聲
江清月近樹暗山深殘霞戀樹歸鳥拖雲參差漁火
斷續鐘聲

條風既至細柳生嫩柳韶姿紅藥齊含鵲巢芳春
景大瑞人清露晨流碧梧初放新篁爽氣綠陰映
入簾幃首夏時尤堪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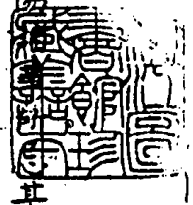
深院幽閒小窗閑寂道人無事臥起從容胃中廓然
浩浩無涯隨意靜坐隨意讀書隨意會友吟域不
設物我皆春事既易簡味更悠長

竹樓數間負山臨水疎松修竹詰屈委蛇怪石落落
不拘位置藏書萬卷其中長几軟榻一香一茗同
心良友閒日過從坐臥譚笑隨意所適不營衣食

不問米鹽不敘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於斯極矣

瑣綴小序

崇大道者雖不必拘於小術然陰陽雜錄其說已有所自來驗之人事又往往而符譬之發其爪甲雖無關於神明而為人非此不備也茲集其關乎日用居處者雖鄙不遺雖微必錄以瑣綴終焉



天柱丁其譽識

共月

起居宜忌
宅舍宜忌
井竈宜忌
日用宜忌
草木禽獸占
事物雜占
物類相感
辟邪藥法
辟蟲類方

瑣綴

起居宜忌

居處宜南向而坐東首而寢陰陽適中明暗相半屋無高高則陽盛而明多屋無卑卑則陰盛而暗多故明多則傷魄暗多則傷魂人之寢陽而魄陰苟傷明暗則疾病生焉
窪下之地不可處慎其溼也疎漏之地不可處慎其濕也久閉之地不可處慎其土氣之惡也幽暗之地不可處慎其陰鬱之毒也宜知避之
私寢堂宜華飾則夫婦偕老子孫昌盛
臥室當令潔盛盛則受靈氣不盛則受故氣故氣之亂人室宇者所為不成所作不立一身亦爾當數洗沐澡潔不爾無異
人臥床當令高高則地氣不及鬼吹不于鬼氣不侵高謂三尺以上也○昔有人病在地臥於病中乃見鬼於壁穿下以手為管吹之此即是鬼吹之事也

臥榻當門不吉

對三光濡溺折人年壽三光者日月星也

昔晉陵大旱郡守曾公祈雨甚虔夢神告曰明辰

有一老人在挾傘進西門城逼之以時必應其異處

祈禱者老耄嫌謝公告以夢得延以隆禮其

焚香告天誓三日不雨願就火焚四圍積薪以俟

至三日天忽大雨頃刻水深尺許公禮謝之因問

誰一告之傘有何異處老人曰愚民今年八十月生

惟敬天地三光所挾一傘遇出路便溺張以護身

三光耳

凡人勿違五逆有犯者凶大小便向南一逆向北二

逆向日三逆向月四逆仰視天及星辰五逆朝不便

向東暮不向西日不向南朝晚

養生家忌北首臥忌北向坐食以及冠帶唾溺蓋北

房乃北斗星君所居中天斗極號為至尊不可觸

犯

勿月下淫語勿唾流星雷鳴勿仰臥

勿裸體臥地上勿以刀杖怒擲地

夢之善惡惟不說為吉惡夢覺時以左手躡人中二

七通叩齒二七遍反齒為吉

從夢則其事應近

凡臥時將鞋一仰一覆則無魔及惡夢

手壓胸令人魔

臥不可戲將筆墨畫其面竟不歸體

夜間不宜說鬼神事

韓昌黎云白日無談人談人則

孫真人云平明欲起時下床先左足一日無災咎去

邪兼辟惡

葡萄架下不可飲酒恐蟲尿傷人

紫荊花時其下不可設飲能害人

宅舍宜忌

宅經曰宅有五虛令人貧耗五實令人富貴宅大人

少一虛門面大內窄小二虛墻院不完整三虛井

窕不一處四虛宅地多屋少庭院廣濶五虛宅少

人多一實宅大門小二實墻院周完三實宅地相

停四實宅水溝東南流五實

宅乃漸昌勿棄室堂不得因富不棄莫移是為受殃

舍居就廣本必有歡計口年造必得壽考宜宅不

人家造屋太大有必凶

說苑智囊子為美室士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
松柏之下厥土不肥今土木之禍其不安也室
成三年而智氏亡○假全武于越中廣搜糧棟建
宅基弘壯卑丘之際梁棟皆出水戶牖潰淫竟不
得入斯屋而卒
人謂之宅泣

又云其宅乃窮急翻改宮宜折刑禍方舍却蓋福德
方也翻宅平牆可以消殃宅之行年不利或曰吉
亥添蓋福德改移牆壁即災消禍滅致大吉昌也
刑禍之方牆宜薄屋宜低荒蕪無事福德方及牆
屋宜連接高
則壯實也

凡宅地形仰面不足居之自如子午不足居之大凶

子丑不足居之口古南北長東西狹吉東西長南

北狹初凶後吉

宅宜前狹後寬主吉若前寬後狹便似棺形主大凶

宅中所行之路宜東方上吉

凡屋必須左右均勻齊裝兩無雌雄方可旺人經曰

左主夫右主婦若有左無右必主重妻有右無左

必出寡婦陽宅全書云實東家無老翁

有廳無堂孤寡難當

凡屋一塔高一塔若前塔低中塔高後塔又低此

謂橫山火字也主孤寡若兩塔屋而前塔高於後

塔者曰過頭屋亦主孤寡又一字三間之宅中間

高而兩旁矮者曰山字火字曰扛屍屋大凶

前後有房中間又作一直路曰工字房主先富後貧

左右前後接新椽曰焦尾房主子孫不旺屋脊兩

頭露出曰露骨房主刑耗人災蓋房不截房簷木

者亦曰露骨房主破財

正堂之上不可安樓廳堂亦忌惟後堂可以安之正

梁有枋壓者主人作事不出頭男女多大亡婦人

守空房梁下小筍曰壽星出頭者主人有壽如不

出頭者主小兒難育

堂屋兩頭接小屋謂之孤寡房主大小不利拆之吉

此言不可接屋做屋

堂屋東頭接小屋反向謂之單耳房不吉

凡廂低於正堂者為美兩廂高過正屋名曰卷翅不

利若前有兩廂而後亦有兩廂如器字樣者名曰

四金相照富貴之宅或前邊有廂一邊無廂者曰

曲忌金形又曰金星半邊枯大不利左則左禍右

則右缺也。前兩廂並而長者過正堂曰推車形。主
外止如後有兩廂而前無者曰扛轎屋。主招盜若
前有兩廂而後無者不為凶。凡前面屋潤後面屋
尖斜或窮邊屋斜側披瀝謂之拖尾。主大凶。南
廳連於西屋令歲月之憂煎。

凡住屋之邊有高楼壓本屋者左邊左凶右邊右凶
前面若高更凶。凡木上銳下壯若削大就小倒植
者凶切不可大磚洞門主牢獄之災。若面前或牆
壁或他家獸頭射來者主損妻子。若壁直當門堂

射來者主人命。照壁左右不宜開門。左則左凶右
則右凶。

屋梁於間不欲雙須隻為大吉。水簷頭相射主殺傷。

由射外外人死。外射內內人當。

房屋當頭莫安櫃。房屋兩壁莫開窓。

東北開門多怪異之重重。

廳內房前莫鑿井。主人堂後莫開泉。

天窓宜就左邊開。乃青龍開眼吉。

居宅造樓莫近街頭低。吉高凶能招五通。

凡造門樓不可高壓正屋主招訟損小兒。門樓宜方
正。屬土者佳。不可作棺板樣如寫字者吉。如目字
者不吉。屋大門小謂之開氣主生疾。屋小門大曰
洩氣主退財。

造宅以棟柱為主。棟若高一丈六尺潤要一丈八尺
棟一丈五尺高者潤一丈七尺之數。方主人財兩
旺。

勿以矮木為柱及自死樹為柱皆不祥。陽宅
接棟造屋二年一哭。哀天置云桑。全書
樹不宜作木料。既樹不宜作棟梁。

房門不可對天井。廚房不可對房門。
天井旁為上不宜太深。深則財不聚。不可直長。長則主
喪禍如棋盤樣如菓子樣方而淺者為佳。

兩新夾故死須不住。兩故夾新光顯。米親新故俱半
陳粟朽貫壞宅。雷屋終不斷。哭宅材斷新人望千
春。薦屋半柱人散無主。拆裏為廳終不利。折廳
為裏則無妨。

壁頭若倒東必死。掌家公壁頭若倒西必死。掌家妻
壁頭若倒上牛田年。年旺壁頭若倒下家破無片。

壁頭若倒上牛田年。年旺壁頭若倒下家破無片。

壁頭若倒上牛田年。年旺壁頭若倒下家破無片。

瓦

凡宅東有流水連江海吉東有大路會北有大路出

南有大路富貴

眾路相衝家無老翁門被水射家敗人啞門前水出

財源不聚門前五屋家無餘穀

凡大門不可兩家相對必有一家退敗

陰陽禁忌層云

屋宅合欲左有流水謂之青龍右有長道謂之白虎

前有污池謂之朱雀後有丘陵謂之玄武為最貴

地若無此兩面不然種樹東種桃柳南種梅棗西

施輪北李杏

宅東有杏西宅北有李宅西有桃皆為淫邪宅西有

柳為被刑戮宅東種柳益馬宅西種棗益牛

中庭不宜種樹人家經植中庭一月散財十萬

種樹不宜近軒大樹連軒疾病連年

庭心樹木名閑困長植庭心主禍殃異聞錄桑道茂

曰八居而木當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

乃以錢數十斤埋之曰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太

藏鐵而死

中庭植槐三世昌盛屋後種榆百鬼退藏庭前勿種

桐防破主人翁宅內不可種芭蕉久而招崇堂前

宜種石榴多嗣大吉

牡丹盛開主人必有大喜最忌栽宅內天井中大樹

天井著花欄主淫佚又云天井置欄主病心

凡樹木皆欲向宅吉背宅凶

門前不可植樹木以蔽三光暗則主淫枯朽主疾病

門前青草多愁怨門外空楊非吉祥

門前不宜有水坑門口水坑家破伶仃

水從門出主耗散貧窮

凡造屋切忌先築牆圍并外門必難成

春不作東門夏不作南門秋不作西門冬不作北門

庚寅日忌作門所居向吳方開門及隙穴開窓之類

立有災害

凡梓人造房瓦人覆瓦石人斃斫五墨繪飾皆有魔

鎮咒詛營造者所當知

解之法立木之日令匠人先挂木架於木馬

上引繩裁去巴鼻令人拾起曰頭在這裏了藏過

後局造完將前鼻頭置在正屋中斧碎以火焚過

避造亦不驗矣或先祭告方開土木等神其祭文

曰蓋者建造屋宇其木泥石繪畫之人所有魔鎮咒語乃使自受其殃預先盟於群靈則災禍無干於我矣後自受而我家宅寧矣造胎者亦如此例

凡木匠魔人必神木後在首不令揮之則不靈矣

凡起造新屋防木匠放木筆於屋柱下令人家不吉

更防有倒木作柱令人不吉

凡取出魔物須用油煎否則避藏甚密就逸去

凡入新宅男女宜各執珍寶財帛婢妾僕役亦各執物可空手入至中庭設席傳香燭宅長隨意祈

時仍備金錢穀膳普祭門窗及諸神以求福祉則

人宅永安○人口先入宅後搬家伙則吉宜進財

不宜出財先搬家伙入宅不應吉日

宜滿平定成收開日吉乙巳入宅凶甲申移居凶

道士王太初受天心法治鬼神常謂為室當使尸牖

疎達若四壁隱密終為鬼所據耳座若編

井竈宜忌

穿井忌年

九良建寅年及壬寅年申年及庚申年丁丑乙未

已未癸未年在井九良殺丑卯未年在井

穿井忌月

九良忌七月在井土公秋月月在井休龍八月在井

牛黃五月七月在井牛胎正月十一月在井猪胎

三月九月在井

穿井吉日

甲子乙丑甲午庚子辛丑壬寅乙巳辛亥辛酉癸

亥癸酉

穿井吉日

卯日除日不穿井

穿井吉日

寅寅出長壽卯辰巳方出富貴餘凶

穿井忌月

三月六月七月凶餘與穿井忌同

穿井吉日

庚子辛丑甲申癸丑乙巳丁巳辛亥

露井莫窺損壽勿塞故井令人耳聾目盲

古井皆不可入有毒殺人

李時珍曰夏月陰氣在下尤忌之但以鷄毛投之

盤旋而不下者必有毒也以雞毛投之則

可入矣古塚亦然
井與水曰皆音潤

讓井湧取東向三百六十步內覓一青石以酒煮放

井中立止

逐月依龜吉日

正月丑戌子二月丑戌三月卯子寅四月卯子五

月巳寅辰六月巳寅七月未辰午八月未辰九

酉午申十月酉午十一月亥申戌十二月亥申

逐月依龜忌日

丙日下月建日破日初六十五二十七並

拆龜忌日

初九十六十七

九月二十三三十十月初四日伏龍在龜每月初六

十五二十六不可移動

作龜枕大吉春次吉夏不宜作主火

作龜法長七尺九寸應北斗九州廣四尺象四時高

三尺象三才口潤一尺二寸象十二時安兩金象

日月象大八寸象八風須備新就淨洗先除地面

土五寸取下而淨土以井華水和泥則吉不可用

壁泥相雜大忌

龜坐東朝西大吉坐西朝東吉南方凶

龜面向西及南大吉向東及北凶

刀斧不宜安龜上鑽箕不可放龜時令家不安

女人不宜祭龜尤忌婦人踏龜生

向龜歌笑哭泣罵詈不祥龜堂無禮家必破

忌龜火燒香檟柴作食

貴上無食望龜前

龜中半夜絕火烟會之夜宜避之即安

龜灰與廁招官事

井龜不可令相見主內亂

五月戊辰日以猪頭祀龜所求如意以臘猪耳懸案

上令人豈足此亦厭穢之意也

除日取富家田中土泥龜招吉

龜有馬足食之兆

脩碓磨忌月

春三月不脩碓夏三月不脩碓

安確吉日

甲戌乙亥庚申辛未庚寅庚子庚午

安確吉方

安確非其所入病不離床宜安米北方艮地及寅

亥地餘方並凶安磨

安磨吉月

中胎正月七月在磨

男子入學七歲五歲蓋俗有男忌雙女忌單之

說

判胎忌日

初五主生面黑一

十七主生多病一

三十主生兒大如月小

諸脂然燈損目且在血光之下令人神不安

宋何連春者此間云余嘗與許師正同過平江夜

宿村人吹鼓羣集為賽神之會因往視之

神龍太保者實有村人問疾謝百數里皆能

往謂其家回語患人狀師正之室余代師雲川省

其母忽得疾師正愛之因請神往視以驗之神

禱而去預快還曰我至汝家方請僧誦

華經施戒諸神滿前炳燭乃中脂所為但聞血腥

鼻諸神驚而散我始敢前病人能吸少粥自此

安矣余與師正始末深信反歸驗之皆如其言同相戒以脂為燭

燈有花任其自開自謝不可剪滅燈吹三次不滅不

可再吹

油漬然不可焚紙謂之枉積蠟錢陰陽諸司皆所

不受

飲曉酒後忌近火

源夜停燈舉眼

避火當眼目認路徑直趨出若目開則氣悶必倒

亂髮藏壁中久招不祥

凡入神廟不得返首顧視

水府龍宮不可觸犯溫燭照水

水中亦有赤脉不可斷之

朔不可哭晦不可歌主凶

墳上樹不可造床

掛帳不用開日犯者蚊蠅扇不可蓋須用水閉日為

佳若用土閉日泥飾屋宇則蛟不入
太歲木忌之精歲之君也凡吉事勿衝之凶事勿犯
之至修造方向等事尤宜慎避生座最忌向太歲
方坐尤忌於太歲方傾穢水及埋衣胞之類餘可
例推

正月天地出門日不可建造穿鑿正月亥地破
不可開山動土陰訣

凡修造動土勿忌戊己二日犯者主疾厄減壽無子
不中泥可驗

裝立
五歲一稱
云俗間有土公之神云土不可動至有
下有神笑又宋容齋隨筆今世俗
或下有神笑又宋容齋隨筆今世俗
司章奏
之文

取土吉日開日滿日定日成日收日除日平日
起造吉日

己巳辛未甲戌乙亥乙酉己酉壬子乙卯己未庚
申十日大吉六甲圖又有戊子乙未己亥三日通
前共十三日大吉大金亦以此十三日為合黃道
大利

火星起造吉日修造蓋屋起

孟月乙丑甲戌癸未壬辰辛丑庚戌己未仲月甲

子癸酉壬午辛卯庚子己酉戊午季月壬申辛巳

庚寅己亥戊申丁巳

春忌甲乙夏忌丙丁穰忌戊己冬忌壬癸 忌庚寅

日三年主

斧頭殺春丑日夏未日秋午日冬子日

木馬殺孟月平日仲月定日季月執日

拆屋忌也

甲子戊子壬辰乙巳丙午申丁酉失財癸酉劫長

甲戌凶

春夏忌脩厠正月六日凶說文曰厠清也或曰園至穢之處宜常脩治使清潔

也或曰園

行路忌手背剪放桌忌脚朝天

銀朱乃硫黃同永升鍊而成其性燥烈能爛銀鐵筋

今厨人用以染色供饌宜去之

交宵花有毒忌近目令人失明又能墮胎婦人忌採

松枝蠟世利目俱能傷睛頃刻成瞽有故老相傳近

稍勿俯首入山勿仰面入松徑中
蚺蛇脂者人骨輒軟又能療陽終不舉

古木不宜伐蓋古木中往往有神怪能殺人

母泪忌墮子目中令子目破生腎

夫婦忌同上廁主悲泣事 夫婦晝合不祥

猫一產止一子及一產三四子皆雄或皆雌者宜忌

棄之必不可畜

忌狗見屍舍有重喪

馬黑色耳白者號為孝頭眼上毛生故如淚痕者

俱忌驚風 白毛直下名曰帶刀或後左

右尾白及白馬四足黑不利人皆不可畜

驢馬駒初生忌灰氣遇新出爐者輒死經雨者則不

忌

牛眼下有旋毛名滴淚主喪服兩角間有亂毛妨主

人耳後有旋毛招盜賊俱忌家之

婚姻忌當梁

晉張華少孤貧鄉人劉毅奇其才女妻焉華嘗
著威儀賦云彼婚姻之俗忌是當梁之在行俗以
子卡卯酉為常梁年不
可娶婦男始重禁之

以責錢娶婦多惡病夫妻離別龍

凡月上下如弦之時觸驚輒壞里俗忌之坤雅

船頭高於身者謂之望路出船雙板者凶隻板者吉

五板七板為雙板六板八板為隻板以船板數之也

世俗多停柩在堂齊出安葬宜長者在前三者在後

云兄不見弟死父不見子喪之說有等小前老後

者謂之送吟伏吟最忌

開收二日犯入屋不可安葬凡日遇房虛昴星四宿

犯無六陽不安葬曆日下無安葬不可用

凡陰地兩五不祥者可改一塚無故自掘二塚草木

枯死之家有淫亂風聲少孤寡四男女癩狂劫

害刑傷五人口死亡家產耗散官訟不息改之見

三祥瑞則勿改一見生龜蛇生氣物二見紫藤交

結榴木三有水珠泡色如乳溫暖或有氣如霧穴

中乾燥無水蟻並吉又云人丁當街者不遷年代

深遠者不遷家道平康者不遷

草木禽獸占

凡屋舍門戶窓牖牆壁無故生斑鮮紋主分散

屋柱本無故生芝者白主喪赤主血黑主賊黃主喜
形如人面者亡財如牛馬者遠役如龜蛇者田禾
耗政和中宗室士頓所居乾軒冬生白芝數本于
芝生於正庭附臥榻後屏風而王勰賜紫有白
一本在廳事照壁上逾六年而黼黻

見當蒲花者當富貴
梁太祖后張氏嘗于室內忽見庭前舊蒲生花光
彩迥灼非世中所見為視謂侍者曰汝見否曰不
見后曰當聞見者當富貴因取之是月產武
帝南齊志永元中黃文濟家前種蒲忽生花
光影照壁成五彩其兒見之餘人不見未幾文
濟被謀殺則當蒲生花亦未必盡為瑞也
渤海公高顯之梓時家有柳高百尺許亭亭如車蓋

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後類至宰相隋書
後晉趙璧家有橘葉樹姿姿異常四遠俱見望氣者
云合有登台輔者後璧出將入相北夢

周世宗祖庄邢州城東十餘里門側有井上有大桑
一株世宗時柯葉茂盛垂蔭一畝恭帝既禪讓遂
枯死明道中枯析復生一校長二丈餘蔚然可愛
井水中如覆錦綉梁氏懼遂塞井伐木明年詔求
五代童王之後梁氏自邢隴等州諸族被甄欽入
官者三十餘人括異

宋紹興間洪邁與弟連遵讀書外家沈氏白茅山墳
廬是歲墓有二松結珠成蓋既而兄弟舉博學弘
詞科亦木之祥也昆陵

呂蒙正方應舉僦舍建隆觀沿幹入洛鏤室而去自
冬涉春方回啓戶視之床前槐枝叢生高二三尺

蒙華合抱是年登科十年作相錄
樹木花果忽自凋零枯死者主凶敗伐之則吉
後漢裴楷言人家竹結實及樹木枯死者家
長壽之又陰陽家云喬木先枯衆子必孤
竹間時見開花小白如棗花結實如小棗子無氣味

而遠號為竹米其竹即死乃荒年之兆該開
胡野食載前元二年終南山間竹花結子綿
亘山谷大小如麥其歲大饑其竹並枯死

松楸上忽生青蟲將葉盡食惟留枝幹主不祥
烈祖末年溧水天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
袒而左跪衣祴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
提縣設置金中以仁壽節日來獻烈祖驚異迎置
宮中奉事甚謹其徒皆以為威應而識者按譙氏
五行書知其有大喪不三月烈祖殂唐書

莆田方氏有荔枝樹結實數千顆散布其邑以二百

顯送蔡忠惠公給以常歲所產止此公為目之曰
方家紅自後輩實逐極繁茂至成熟所存者未嘗

越二百遂成語識容

芍藥花有紅葉黃腰者號金帶圍有時而生城中當

出幸相韓魏公守維揚日即圍芍藥園開得金帶

四圍令選客具樂以賞之時王珪為郎倅王安石

為幕官皆在選中而缺其一花開已盛公謂今日

有過客即使當之及暮報陳太傅升之來明日遂

開宴指從押當後四入皆為首相劉牧等

燕巢人家巢戶內向長過尺者吉祥向短者令人吳

旺

雀入人家宅舍床帳門上立者大吉

飛鳥遺糞汚人衣不吉

雞生子皆雄者主有喜事

雞一日生二卵者主宅改換口古事

雞飛上房主病

凡人家無故群雞夜鳴者謂之荒雞主不祥
楊林曰
時家集
無忌

一云雞夜鳴主兵事

符堅欲伐晉所幸張夫人諫曰請云雞夜鳴者不利
利行師大群鳴者主生將空兵動焉雞夜鳴者不
通來雞夜鳴犬哀鳴馬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
皆非出師之祥堅不聽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
預也卒致
況水之敗

黃昏獨啼者謂之盜啼主有天恩喜事

北雞鳴者雄雞生卵者並殺之即已

人臨行鳥鳴而前引多喜

川峽路此鳥變飛按已東路有鳥
就人舟行必柳肉餉之不則不吉

柳仲即每遷官群鳥大集於第庭樹戰栗皆滿凡五

日而散詔下不懷集家人以為候唯陰天平節度

鳥不復集遂卒於鎮唐書

鳥之白脰者謂之鬼雀鳴則凶咎禽經云慈鳥反哺

經以占吉凶然北人喜鴉惡雀而人
喜雀惡鴉惟以白頸為不祥近之

吳孫和為南陽王往長沙過蕪湖有鵲巢於帆樯官

僚皆憂懼以為傾危之象後和果敗山堂

凡軍出有鳥隨其後者敗亡之徵

延和初孫佺為州都督北征吳出軍之日其夜
大星落子營內兵將無敢言者軍行後州界內
鴉鳥萬萬並失音隨軍去經二旬而
復得八萬鳥為食其肉則野食哉

良久乃去。誼發書占之曰：野鳥入堂，主人將去。誼

思之故作鵬賦

今詳考并咨詢老人則鴉巢鵲爲一物也鴉鵲也狀如一名訓鴉巢鵲有斑紋頭目如鴉自呼其聲好食桑椹甘人多食之唐弘之荊州記云巫縣有鳥小如鸛雞赤色入人家食糞蛆所賦鵲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膳又可食糞蛆所賦鵲是也其肉甚美可鳴則後漢應之其聲連轉如云休而休故名鵲

周
大
象
二
年
二
月
有
禿
鷲
集
洛
陽
宮
太
極
殿
其
年
帝

鵠歌呼為車載板楚人呼為快扛鳥蜀人呼為
春歌兒皆言此鵠主有人死也試之常驗云大如
鵠鷹黃黑斑已類目有如貓有毛角兩耳晝伏夜出
鳴則雌雄相喚初若呼後若笑所至多不祥何承
天纂文云鵠白日不見人夜能
拾要云鵠聚眾為人瓜安矣
侯景入臺城所居殿屋常有鵠觀鳥鵠呼
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捕鳥卒致滅亡

崩後宮常虛隋志

充鷺貪慈之鳥也澤所育不應入于
殿庭昔人云野鳥入殿宮室將空

兎車鳥俗稱九頭鳥相傳此鳥昔有犬首犬噬其二

其一常滴血血落人家皆災咎書盲夜爍見火光

輒墮故聞之者必作犬吠滅燈以遠其過澤國風雨之夕則飛鳴而過聲如刀車鳴

復民圖纂云鬼車夜飛鳴聲自北而南謂之出巢
主兩自南而北謂之歸巢主晴朱淳熙間李壽翁
守長沙捕得之身圓如箕十脰環簇其一無頭而
滴血每脰兩翼飛則霍霍並翅不相爲用至有爭
劫折傷者恠氣所鍾
妖異如此不可不知

周禮獸官庾氏掌射國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
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鳥獸爲妖者夜中
則以日食日所造弓月食日所造矢射之以
陰陽至虛之氣攻暗昧不明之妖則息矣
周禮若鎖氏掌覆知鳥之策以方書十羣之號十二

支之號十二辰之號十二歲之號二十寸有八宿之
號懸其巢則去

虎相食者其歲當大饑

犬生一子者吉

白犬虎文富之可致萬石白犬黃頭大犬
犬純白

者出
書五行

白犬黑頭畜之令人得財白犬黑尾世世乘車黑犬

白耳畜之令富貴黑犬白前兩足竄子孫黃犬白

尾代有衣冠黃犬齒前兩足利人晉書

犬上檻臥或上籬臥或上臥者俱主不祥犬上屋者

主死止事入床帳內主夫婦分散犬爬籬灰或反

臥或爬庭前作孔穴者俱主喪事

按風俗通柱犬守韋叔堅汝南人家有狗如人行

家人言當即殺之叔堅云犬馬喻君子狗喻人行

效之何傷頃之叔堅冠解榻上狗戴而處家無驚

叔堅曰僕聞冠纓挂之耳狗又于能解而處家無驚

又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他異叔

大位章

伯公見間錄昔鄉張莊簡公元旦拜窺有犬犬坐

於窺上衆大詭詭公具冠服拜壯如故未幾犬下壯

運死衆又大詭詭公亦如故子孫

問之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散

雜占

培子垂百事吉李德裕喜微論凡人將有

日爛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行人至蜘蛛集百

事喜雜記

張大成景雲二年為鴻臚寺丞帽帶及襪並為鼠

有蜘蛛大如栗當寢門綠絲上經數日大蚊如階

授五品朝野

鼠見人對面拱立名曰狼恭鼠拱主大吉慶

聲者主招財吉

鼠或夜或晝忽自落地鳴叫者主得橫財大吉

鼠多者主財物耗散有無者主火盜

鼠白日過街者主火災

鼠狼來窟其家必昌吉

晉元康中吳郡妻孫懷理家思園地中有犬聲

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常犬哺

此名犀犬得之者令家富貴

途中遇蛇攔路過者名曰串錢索主有財喜若行船

蛇攔頭過者主有財吉

人家門內泥土忽自然墳起成墩者謂之長墩主其

家日有進益

破碗上下作兩截斷而齊者名曰無底碗大吉宜懸

東壁

醬醋酒缸變作臭氣者主口舌患病

燈無故自滅主喪事

相傳人將死風離身或云取病者臥於床前可以卜

病將瘥風行向病者背則死

小兒無故日夜啼哭主父母死

程信白圭偕赴春閣時入旅肆中其家鍋鳴二公以

為不祥兆出避之鍋聲隨其車數里而止後二公

相繼大司馬西莊

術家云凡觀鳴不得驚怖也男
作女拜女作男拜即止亦無他咎

鄭朗及第覆落甚不得志其几案之硯忽作數十聲

鄭愈不樂時洪法師在坐曰硯中作聲有聲價之

象朗後果入台輔直閣范舍人果言頃自大者直

館於史閣中與諸學士清話間范公几案之上所

用硯作一十五聲丁丁然甚駭之范獨內喜迨半

類級

月有朱衣銀魚之賜語林

宋嘉祐中天長澤陂中有一珠大如拳爛然不可視

十餘里間林木皆有影如日初照天晦多見後轉

入甕社湖後又入新開湖凡十餘年孫莘老於湖

陰讀書覺寔明如晝循湖求之見大珠其光燭丈

是年莘老登第黃庚堅道以詩甕社湖中月明月

淮南草木借光輝舊志云珠見則有休咎之應建

進甕社中光竟夜賊犯州境雜志

物類相感

澤蘭置書中辟蠹

蠹爾雅云蟬白魚一名聖魚既老則身
粉排之自落其形稍似魚尾分兩歧

龍州魚石子置書籍中能辟蠹

芸香置書中辟蠹魚

芸香草也一名七里香葉類豌豆作小葉生其葉
極芳香秋時葉間微白如粉能辟蠹詩芸葉

香走
露魚

撒鹽入火炭不爆

麥得溼氣則生蛾

以天晒極乾乘熱覆以石灰則不生蛾一云以
蘇抄和之辟虫或云以蒼耳剉碎同炒亦不煩

脂麻摺入米倉內辟蠹

橙橘之類藏綠豆中經時不變近米即爛

種花藥處忌香裁蒜數株則不損

瓜忌酒漆及糯米觸之必爛

語云蓄執之家不曉種瓜
之家不焚漆蓋物性相畏也

瓜惡香香中尤忌麝香

即注太和初起職河中每百餘里
逆于人鼻是歲自京至河中黃巢犯關信宋幸蜀中

不獲復之瓜是華死蓋惡蟻多帶腐香所重遂皆萎

耳

蛇軀牛踐齒則子苦

桂為丁釘木中木立死

南唐後主清暑閣前地經雨草叢生磚縫中難去後生徐錯曰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之味辛而性熱故也後主全取桂屑布靴縫中經宿草盡萎

果有蟲蟲用杉木作釘塞其穴蟲立死

茉莉以雞糞壅之則盛

凡花用馬糞浸水洗之數日開者次日即開

用釋草灰石灰等分為末篩末谷之上蝗即不食

鷓鴣糞水調數綾紙貼字上候乾指彈立脫又水膠煎

熱水粘綾字隨時可滅海蝶蚶蚶均光磨紙上說字亦佳

平日取練樹枝倒懸室中六月無蠅

寫金扇不受墨用鹿血漬大瓶細指良或用細白香

灰指更好一云雲母粉研細指極妙印色誤用

用熱手心磨去無痕白紙扇有說字用有墨水塗

三四次少頃用淨筆蘸水拭去無痕

此器用物件以庚申日製多能依崇

社日春百果樹下則結實堅牢不脫落

種諸果木月午前種者多子月午後種則子少

凡果初熟時以兩手採摘則年年結實

諸果忌孝服人採犯之則來歲不實

茶見日而味香墨見日而色灰

孔雀毛入人眼即瞎

津啤可溶水銀鐵碓鍛金銀百十年不壞以掛皂

角則一夕破

石灰可藏鐵器

油手鹽洗可代肥皂

真珠近麝香則色暗

真珠油汚用鷄鳴糞晒乾燒灰熱湯澄汁洗絹袋

盛珠芭蕉水洗兼浸一宿潔白如新

鳳仙花紅者搗爛煮厚玉色如蠟可克舊漆初煮出

忌見風見風即裂

象牙器物揮芭蕉樹中二三日出之如新

賊令軟擦洗以甘草水滌之

浸之梨日中晒須三五日候瑩白為度

藕木煎汁祀鐵器則色黑

冬瓜瓢可洗練衣服

粘絲瓜可藉靴履漆釜器

油殺諸蟲

饌上淋香油不招蠅

漆器上有硃紅字鹽擦則去

熱碗盪漆桌成跡者以錫汪盛泔湯衝之其跡自去

錫器上有黑垢用鹽燂雞鷄湯洗之

碗口上有垢用鹽擦之自落

水銀撒失在地以石灰末或茶末收之

查油蘸刀刺不脆

墮漆胎金玉則刻之如蠟墮漆即墮也但胎不

墮漆胎金玉則刻之如蠟墮漆即墮也但胎不

滑易裁

搜繩入水千不年朽

榆皮溼搗如糊用粘瓦石極有方

麵粉用白炭濃煎汁入麵內則不生蛀蟲

肥皂浸水磨墨可在油紙上寫字

冬月硯凍入酒磨墨則不凍

杉木煨炭為末安門窗中開門則自能响

葵花晒乾入香炭壑內引火耐燒

雞鷄覆卵忌磨礱聲

人摘去毛髮者以猴孫脂塗之則不出

煮老鷄投櫻桃葉數十片易軟熟

煮老雞硬肉入山楂數顆即易爛

即易軟爛

髮米色枯黑以便湯浸一宿水洗去則紅潤如新

抹布用肥皂洗則蟻不集

洗葛衣犯木盆色黑不亮清水揉洗之經夏不

脆

夏衣生微黑梅葉煎湯洗之即去

油污衣炭火熨之或水調麵塗之乾後自去

牛油衣用冷水擺洗無跡

血污衣用冷水擺洗無跡

蠅糞污衣及物以燈心蘸水擦之即去

酒醋醬污衣藕擦之則無跡

白衣油污石膏火燉研細搽污處以重物壓過夜則

如初新石灰亦佳

漆汚衣帛先以麻油漬洗令漆退盡再用皂角洗之

即淨

墨汚衣浣以冷水或用飯擦或將杏仁旋吐旋洗

蠟黃汚衣蠟中腮指之則去

毛鹽油汚猪蹄爪煎湯煮熱洗

暑月收鮮穀熟餵以筐盛懸井中則不壞

白布入鼓缸染即提出勿洗晾乾包貂鼠風領等物

不落毛

毛衣先晒極乾打躬極淨收藏時竟中以紙封固不

風為妥

皮毛絨毡晒乾收藏或艾或川椒樟腦之類同收可

以辟蛀

凡狐白貂鼠之類燕見之則毛脫

適他方不服水土將鞋底土刮下和水服即止

慈石懸井止人自歸以上人衣裏慈石懸於井中避人自反也

琴師指甲軟薄者殭蠶燒烟熏之則厚

娼家不欲接其人則撮物入水投火中便急而去

辟邪祟

蒼木燒烟熏去鬼邪

張仲景云辟一切惡氣用蒼木同猪蹄甲燒烟陶隱若尔言木能除惡氣辟災沴故諸書言病疫及歲旦燒蒼木以辟邪氣

古銅器辟邪祟

趙希鵬洞天錄云山精水魅多歷年所故能為邪祟三代鐘鼎彝器歷年又過之所以能辟祟也家有邪氣用真雄黃三錢水一盞以東南挑枝呪洒

滿屋則絕迹勿令婦女見知

鬼惡破竹聲一云畏爆竹

李政談聞錄云有仲夏家為山魃所祟擲瓦石開戶膽不自安敗令旦夜於中燒竹數十竿若

除夕然其

鬼畏齒聲夜行宜數叩齒則邪惡自遠

物老則群精依之凡六畜之物老則皆能為怪殺之

則已故謂之五百五行之方皆有其物而老者也

丹鉛錄云雞不三年犬不六載

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托人形惑人惟不能易鏡中

真形故入山以明鏡背之則邪魅不敢近自見其

形以反却走子抱朴

人豈非宅古有是語然空閑之廬久無人跡亦有可

疑者頃就數椽舍於無錫其屋雖多變怪初不
以為異一夕忽火發於庖屋煙全而焰不起亟升
以撲滅於茅茨下得尺許通紅底壁且再視其處
了無燒痕蓋此舊為神祠初不知也遂遷他所後
其屋卒煨燼僦居去雷固輕若創建第宅趣於
落成歲月方隅或犯所禁且不忖分量惟務壯麗
不旋踵而自速其釁者多矣清波雜誌

胡侍墜談余住居京師安福巷鄰人妻甚妬其妾
死已而夜夜為厲非月戶早擊磚瓦家人宵行

或致敗面遂移而之寓方輒不寧居而去
其後友人買居之數日以苦告余余謂當是冤氣
遏鬱所致教以通櫺屋壁發洩當滯者久之宅遂
不凶因記李畋該聞錄昌西橋宅有妖亦用此法
而息

野外鬼燐其火色青其狀如炬或云血所化或出
或沒來逼奪人精氣但以馬燈相變作聲即滅張
華云金葉一振遊光斂色是也

宮闕荒廢之地鬼魅游焉常嘯嘯於風雨謂府

宋徐孝先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寮皆攜家屬
居省年代久遠多鬼怪每夜昏時無故有聲光或
見人著衣冠從中出須臾復沒或門自開闔見者
多死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先代確居之經兩載
歎變皆息時人以為真正所致山堂肆考
今之職官斷大辟罪者署案訖必尋毀其筆蓋彰其
惻隱也醫工常取之燒灰治驚風及童子邪氣

辟諸蟲

辟蠅

蠅生于灰水濕
置灰中須臾即治

陳芥末燒烟蠅速去

臘雪水辟蠅蠅喜暖而惡寒遇
冰則倒翅速引

煎甘草湯放冷蠅食則脹死

懸稻草索於壁間蠅盡飛集不來席上

臘月內收棟子濃煎汁澄清泥封起用時取少許
將抹布洗淨浸入棟汁內擗乾抹什物上蠅永不

敢集其

辟蚊蚊成市於暮其
有約脚者尤毒

蚊性惡烟以艾熏之則漬

蒼朮四兩木鱉仁二千個雄黃二錢五分另研共

為細末煉蜜為丸任意大小捏作餅子焚之

蝙蝠血塗帳臘水浸燈心葦枝作燈杖浮萍燒烟

熏並可辟除蚊蚋如蚊喜亂飛似蚊而小紫之

鰻鱧燒烟熏蚊令化為水熏毡及屋舍竹木斷蛀

蟲置骨於衣箱斷諸毒

辟臭蟲身扁而臭不能洗

舊麥楷鋪床止臭

辟蚤蟲蚤蠶人毒也亦有雌雄雄小雌大

老鴉眼睛草鋪席下蚤蚤盡死

樟腦當蒲木瓜鋪席下

蟹殼燒烟熏並可除壁蚤蚤蟲

除蚤熏衣法

蟲最忌水銀銀朱以二物熏之絕跡

百印秦苑合搗為末置火爐內燒烟熏衣令蟲自

落前淨

牛犬有蟲

百部煎湯洗即去

辟鼠法

三月庚午日割鼠尾取血塗屋梁可永辟鼠

荷葉梗塞鼠穴自去

辟蛇虺

蛇性畏鶴鴒鴒鴒蜈蚣藥荷菴蘭及鴛鴦雄黃

夏月栽鳳仙蒿莖可辟蛇萬莖有毒百莖不取

種白芷能辟蛇

雄黃蛇皆遠去

鍾泰來蛇燒殺鍾泰來蛇乃取來

抱松子云帶雄黃入山林即不畏蛇若蛇中

許數之即愈吳楚之地溼熱鬱蒸多毒蟲以雄黃

大蒜合搗一九佩之或已中者塗之亦良

壽世秘典十八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丁其譽撰其譽字蜚公如皋人順治乙未進士
官行人司行人是書專爲養生而作凡分十二門
曰月覽曰調攝曰類物曰集方曰嗣育曰種德曰
訓紀曰法鑒曰佚考曰典畧曰清賞曰瑣綴所引
各條俱各註書名於其下大抵撮月令廣義玉燭
寶典諸書爲之其法鑒典畧二門有錄無書注云
嗣刻則未成之本也

聞鐘集四卷

〔清〕勞大與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聞鐘集無

卷數》提要

叙

夫古之君子其伏處也必有用
世大本領而後非常之勳業隨
之易曰惟濬也故能通天下之
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乃

知掀天揭地事業都從凝神定
氣中來未有退藏不密而能通
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者也語
溪勞子貞山余神交已非一日
今年秋把臂西子湖頭觀其商

確世務究古今成敗得失真不啻燭照數計倘所稱極深研幾者非耶已而勞子以所著述數卷示余皆圯上老人所未授者服其一二語卽終身受用不盡

曹序

其沉摯處如李將軍射石沒鏃其透闢處如宋藝祖洞開諸門欲令人人得見其正直剴切處又如魏鄭公十思十漸語語入道言言刺骨使人毛髮俱悚真

所謂體用咸周鉅細畢該者豈非古今來理學第一家著作第一手哉余讀其書觀其爲人知勞子之必將大用也竊嘗論列古人如諸葛武侯孰不謂百代

曹序

三

殊絕人物然人知武侯之絕人在鞠躬盡瘁之日而不知武侯一生大學問止在澹泊寧靜二語夫惟寧澹則榮枯得喪不撓其心舉天下之大而惟吾之所

爲自武侯而後如晉之謝安石
宋之范希文雖趨操不同要皆
於澹泊寧靜中得力者也安石
優游東山寄心於煙霞絲竹者
數十年使其不用則一遐曠之

曹序

四

士已耳迨其後勳猷赫濯乃若
此范文正之爲諸生也卽慨然
以天下爲已任及叅大政攷其
生平規畫無一事不出萬言書
中余所謂得力於寧澹者此也

余觀勞子其遐曠高寄似謝東
山以天下自任似范希文而其
澹泊寧靜直與諸葛君有精神
心術之合天下而無大事也天
下而有大事非沉幾先物之哲

曹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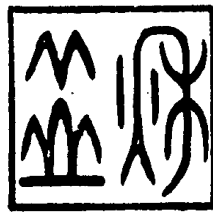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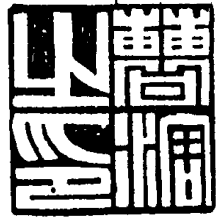
五

其孰能與於此今

聖天子圖治方殷其於才識宏深
潛德勿曜之士不啻如飢渴寤
寐焉異日者蒲輪東帛應
朝廷側席之求吾知是編也不

爲隆中之自命語卽爲文正之
萬言書矣安石不出如蒼生何
吾爲卧東山者籌之

康熙九年庚戌秋八月禾水曹
溶拜撰



序

夫天下有真學術方有真文章有真
議論方有真事功竊歎夫章句之儒
拘牽文義號爲淹通曾不知所謂學
術事功也者而曰苟善是是亦足矣
此世道之所以日衰而士氣之所以

日下也如語溪勞子貞山抱其一真
以遊於世天下之士莫不傾心而向
慕之今其書具在每一披覽輒覺其
真氣躍躍欲動蓋從來君子小人之
辨在真與僞真者爲君子僞者爲小
人此千古確論也勞子聞道有年著

述日富讀其書知其爲人而余更獲
親承其緒論焉細察其意旨丰采淵
然有沉毅之色知爲載道之器無疑
乃益信天下之真儒方能爲天下之
至文余不禁擊節稱異者久之徧觀
夫宇內之名流才士指不勝屈曾有

史序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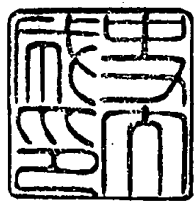
理學經濟人品文章事事第一如勞
子者乎勞子塵視一切與古人期天
下可欣可艷之事無足以動其心者
殆所謂不求名而名我隨逃名而名
我追者歟茲數卷書於以翼六經而
炳天壤誰曰不然至其用筆之雋快

引據之精確酷似司馬子長則以是
書直作史記讀可也雖然勞子已淡
於性命之學矣尚得以語言文字求
勞子也哉

皆

康熙庚戌孟春甬上史大成拜撰

史序三



自叙

許魯齋先生七歲入學授章句
問其師曰讀書何爲曰取科第
耳曰如斯而已乎嗟嗟古今來
都被科第兩字誤人不少所謂

自序

讀上大人時差了念頭也余不
敏少時爲制舉業所困每構一
義輒焚棄之惟恐不速似於帖
括一途未嘗稍爲結緣者余亦
不自知其何故也沈攸之曰早

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夫
讀書而僅向帖括中尋討滋味
卽唐瞿王薛諸公亦不過一科
第人豪耳於吾儒本分何與焉
故余謂書不須多讀只於動止

自序

語默日用倫物之間覓箇根抵
方是真讀書而不受書障者也
比來讀朱夫子近思錄幾忘寢
食頗覺有會心處知其實可持
循非博而無歸者然自愧浮氣

未除道心未篤不足爲古人所
許乃獨於章句小儒之學竊厭
薄之以爲是中無可人意或曰
迂甚或曰拙甚余則何敢辭余
第願爲不識字田父足矣又何

自序

三

求焉

康熙十年辛亥歲三月上巳日

勞大與書於退藏處

聞鐘集卷之一

語水勞大與貞山父著

俠客之不如英雄者俠客動而英雄靜也英雄之不
如聖賢者英雄險而聖賢穩也能置身靜穩中卽
鬼神造化且奈何不得何患世途哉
世事不了如落葉隨掃隨有心事不了如春艸隨拔
隨出乃知安身立命大非容易彼達觀人默往默
來現在且不得礙況過去未來乎

聞鐘集

卷一

司馬溫公曰立心清恕而體質穩重者乃福德貴人
也開卷有益積善降祥此八字常以此自勉并以
此告知已

范蜀公云歐陽永叔不誇文章蔡君謨不誇書呂濟
叔不誇棋柯公南李公素不誇飲酒司馬君實不
誇清約大抵不足則誇也

富貴自有定分造物者既爲一定之分又設爲不測
之機使人奔趨至老而不覺不如是則人生全

無事而造化之術。竊矣。然奔趨而得者。不過一二。其不得者。且千萬。世人終以一二之故。殫竭心力。以求之。不知他人奔趨而得。亦其定分中所有者。若分中當有。雖不奔趨。亦終必得。故有高卓之識者。超出機關。任其去來。胸中無日不自得。何怨尤之有。古人謂生死得喪。皆緣注定。信然哉。

林退齋公雲。同官至尚書。臨終。子孫跪請曰。大人何以訓兒輩。公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學吃虧。李臨川

先生聞而嘆賞曰。此八字有味乎。其言之也。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吃虧。害了許多事。乃知孔子之忠恕。顏子之不校。孟子之自反。總是能吃虧耳。自己識見。疑定。卽鬼神亦束手聽命。豈能與我相抗。凡心中疑惑。輒喜占卜者。總是于理上無定見也。事來無窮。揆之以理。決無差謬。惟見得真。故無纖毫疑慮耳。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豈欺我哉。

凡人當局。譬迷不能了。了。惟賴旁觀有識見者。一爲

指點使之善。全無害。真是莫大陰功。無窮福澤。彼坐觀成敗。已非仁人君子用心。若更從中播弄。多生事端。令人一敗而不可收拾。吾不知天地鬼神作何痛恨也。

凡人遇一事。一物。必要鬧發到極處。亦犯造物所忌。子與氏云。所惡于智者。爲其鑒也。故渾涵二字。最爲有味。

天下惟恩生怨。蓋恩之極。則彼之祈求必奢。稍不遂

意。則憤恨必深。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往往而然也。故達人治之以淡。淡而不厭。古聖人不厭善。于持身最善于處世者。昔高閑老拱。聰明迥絕。一世至臨終。不能言執。故人手寫一淡字而沒殆。亦見道之流歟。

富貴不可極。凡人到極富極貴。不獨天道忌。卽一身受享太過。亦減子孫福澤。至若專權怙寵。多行不義。一時非不烜赫。而一敗則塗地矣。嚴介溪父

子○可○鑒○也○易○曰○勞○謙○詩○曰○遜○膚○古○人○之○克○自○全○如○此○

古○人○亦○不○諱○酒○色○財○氣○四○字○若○此○四○字○一○切○掃○盡○便○是○無○情○之○物○與○禪○家○空○寂○之○教○何○以○異○郭○子○儀○位○極○人○臣○聲○伎○滿○前○而○千○古○推○為○理○學○正○宗○深○得○其○旨○蓋○吾○儒○學○問○當○在○念○頭○上○做○功○夫○正○不○必○孤○峻○絕○俗○也○如○出○水○蓮○花○帶○泥○而○不○染○可○謂○切○喻○矣○治○國○易○齊○家○難○此○語○非○無○謂○蓋○朝○廷○之○法○可○以○行○之○

簡○集

卷○一

四

于○百○姓○獨○不○能○行○之○于○一○家○故○不○得○不○委○曲○處○之○委○曲○二○字○真○處○家○一○帖○清○涼○散○也○昧○此○者○家○難○頤○作○骨○肉○成○仇○達○人○當○不○如○是○

古○來○相○臣○柄○大○權○者○大○都○氣○質○用○事○求○一○休○休○有○容○者○絕○少○彼○蕩○閑○踰○檢○者○無○論○已○即○一○二○稍○立○名○節○號○稱○高○介○非○厚○樹○黨○援○即○陰○圖○報○復○歷○觀○往○史○古○今○一○轍○總○于○忠○恕○二○字○全○不○講○求○耳○求○其○為○國○家○任○安○危○為○蒼○生○圖○利○濟○何○可○得○也○

吾○儒○生○平○學○問○無○非○為○濟○世○安○民○計○若○一○朝○大○權○在○

握○正○當○以○宰○官○而○為○說○法○平○日○功○夫○至○此○方○有○著○落○不○可○當○面○挫○過○也○彼○登○獅○子○座○始○稱○說○法○者○其○於○生○民○利○病○有○一○毫○關○切○否○耶○天○下○無○難○處○之○事○只○要○兩○箇○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要○三○箇○必○自○反○世○上○人○大○都○皆○有○習○氣○惟○交○人○習○氣○更○甚○文○人○好○勝○好○勝○則○難○下○又○好○奇○好○奇○則○難○夷○又○好○名○好○名○則○

簡○集

卷○一

五

難○淡○又○好○豪○好○豪○則○難○約○又○好○客○好○客○則○難○靜○又○好○酒○色○好○藏○否○則○難○忍○難○默○難○入○道○又○難○壽○考○此○皆○文○人○習○氣○為○之○祟○也○能○卓○然○自○樹○不○為○習○氣○所○移○若○人○當○以○天○下○大○事○付○之○

晉○道○人○曰○屋○愈○高○則○去○頭○愈○遠○范○文○正○公○云○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彼○峻○宇○彫○牆○雄○視○里○閭○者○其○人○自○以○為○豪○轉○瞬○間○即○屬○之○他○姓○豈○不○可○笑○吾○常○思○昔○人○聽○事○不○容○旋○馬○此○是○真○聖○賢○真○

豪傑不求金玉富但願子孫賢乃是千古卓識蓋子孫之賢不肖總視父兄之教善與不善耳今人大槩以儂薄自處并以儂薄望其子若孫迨其後流于匪類宗祠傾危而莫可救此時父兄悔之且何及矣文王陰行善所以周祚甚遠蓋陰行善卽世俗所謂陰德也德惟陰故厚決不使人知之者若有德而必欲使人知便非陰德矣上天有眼正在不覩不聞

問難集 卷一 六

聞中可不深省文王一生受用祇得小心翼翼四字小心者所謂敬也緝熙敬止乃是聖學真源朱紫陽云自古真正豪傑俱從戰兢惕若中來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總之舍却敬字決無好事業也蓋豪傑做到真處卽是聖賢今人開口便說豪傑殊不知氣質用事不久輒敗安得謂之豪傑哉吾儒主敬之學斷宜急講

薛文清公曰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蓋小人雅善窺伺機關一露便落若輩彀中而不覺正如妖物必乘婦女慾念之動而始得逞其伎倆也身之喪家之亡恒必由之真堪痛心疾首于與氏不動心之戒至此更覺有十分受用耳天地間只得一理是千古道學真種子至若排難解紛與夫禦侮防患之法尤宜握定一理字不可放鬆蓋天下橫逆之來所在皆有一以理禦之卽好

問難集 卷一 七

惡輩亦只得拱手而退如孔子待陽貨不用一毫意氣從容婉曲漫二調停毫無損于孔子而陽貨反覺輸却一篇矣孔子於理上見得十分透徹故任其波浪一味以和平應之此聖賢涉世之要訣處事之苦心也凡人不能根本上做工夫卽有掀天揭地事業件件皆假袁紹兄弟憤爭二子譚尚亦治兵相攻卒爲操所滅可見父兄作法于涼其子弟尤而效之爲

禍○滋○烈○可○為○寒○心○昔○紹○遣○人○招○張○繡○繡○欲○許○之○賈○
翊○于○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
客○而○能○容○天○下○士○乎○乃○知○同○氣○參○商○往○往○開○小○人○
窺○伺○之○漸○更○今○天○下○豪○傑○輩○掩○口○而○笑○裏○足○而○不○
前○良○足○羞○也○
孔○子○曰○仁○者○壽○古○銘○曰○恭○則○壽○此○是○實○理○我○嘗○見○麗○
眉○鶴○髮○之○人○必○有○溫○潛○簡○重○謙○挹○恭○敬○之○色○彼○跳○
動○自○喜○者○往○往○而○天○自○古○才○子○不○永○其○天○年○總○是○

開○館○集
卷○一
九

鋒○穎○太○露○耳○故○曰○仁○厚○刻○薄○是○修○短○關○冥○二○中○所○
以○償○之○者○毫○釐○不○爽○思○之○思○之○
我○輩○涉○世○以○知○人○為○第○一○事○然○要○自○己○識○見○高○學○力○
厚○方○有○以○見○其○微○而○探○其○實○大○抵○平○等○人○容○易○識○
破○若○聖○賢○豪○傑○決○不○使○人○一○見○而○知○道○往○被○世○俗○
人○所○侮○弄○而○竊○笑○之○者○彼○自○有○一○段○精○氣○若○隱○若○
躍○似○見○似○潛○舉○止○語○默○之○際○不○異○人○亦○不○猶○人○非○
大○法○眼○何○以○知○之○所○謂○惟○聖○賢○能○知○聖○賢○惟○象○傑○

能○知○豪○傑○也○又○有○一○種○貌○若○坦○夷○而○內○藏○鱗○甲○最○
易○墮○彼○術○中○更○不○可○不○以○識○見○駕○馭○之○耳○
薛○文○清○公○曰○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
知○克○已○最○難○蓋○人○各○有○抵○死○不○能○變○之○偏○質○憤○發○
不○自○由○之○熱○病○要○在○有○痛○恨○之○志○密○時○檢○之○功○總○
來○不○如○沉○潛○涵○養○病○根○久○自○消○磨○然○涵○養○中○須○防○
一○件○久○久○收○歛○衰○歇○之○意○多○發○強○之○意○少○視○天○下○
無○一○可○為○之○事○視○天○下○無○一○可○惡○之○惡○德○量○日○以○

開○館○集
卷○一
九

寬○洪○志○節○日○以○摧○挫○沒○了○這○箇○便○是○聖○賢○涵○養○着○
了○這○箇○便○是○釋○道○涵○養○
簡○靜○沉○默○之○人○發○用○出○來○不○可○當○故○停○留○之○水○一○決○
不○可○禦○也○蟄○處○之○物○其○毒○不○可○當○也○潛○伏○之○獸○一○
猛○不○能○禁○也○輕○洩○驟○舉○暴○雨○疾○風○耳○智○者○所○不○思○
天○地○萬○物○之○理○皆○始○于○從○容○而○卒○于○急○促○急○促○者○盡○
氣○也○從○容○者○初○氣○也○事○從○容○則○有○餘○味○人○從○容○則○
有○餘○年○

凡人應酬多不經思一向任情做去所以動多有悔
若○心○頭○有○一○分○檢○點○便○有○一○分○得○處○智○者○之○忽○固
不○若○愚○者○之○詳○也○
率○真○者○無○心○過○殊○多○躁○言○輕○舉○之○大○信○者○無○口○過○
不○免○厚○稅○深○情○之○累○心○事○如○青○天○白○日○言○動○如○雷○
薄○臨○深○
能○于○熱○地○思○冷○則○一○世○不○受○凄○涼○能○于○洪○爐○求○清○則○
終○身○不○落○枯○稿○

關雎集 卷一

錢○煥○恬○退○高○瞻○常○以○三○不○識○自○許○謂○誠○心○直○道○不○識
人○世○有○機○械○事○淡○食○敝○衣○不○識○人○世○有○嗜好○事○愛
心○任○運○不○識○人○世○有○經○實○事○
仕○宦○以○孤○寒○為○安○身○讀○書○以○饑○餓○為○進○退○居○家○以○事○
事○為○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為○久○要○變○測○之○言○也○
七○大○夫○當○為○子○孫○造○福○不○當○為○子○孫○求○福○造○福○者○淡○
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大○夫○當○為○此○生○惜○名○不○當○
為○此○生○市○名○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

為○善○易○避○為○善○之○名○難○不○犯○人○易○人○犯○而○不○校○難○能
於○此○處○然○究○何○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姚○承○庵○先○生○家○訓○曰○創○業○之○人○皆○期○子○孫○之○繁○盛○然○
其○本○在○一○仁○字○桃○梅○杏○果○之○實○皆○曰○仁○仁○生○生○之○
意○也○蟲○蝕○其○內○風○透○其○外○能○生○乎○哉○人○心○肉○生○生○之○
慾○外○肆○奸○邪○即○蟲○之○蝕○風○之○透○也○能○生○乎○哉○慎○
茲○為○生○子○孫○之○大○計○
以○耐○事○了○天○下○之○多○事○以○無○心○消○天○下○之○有○心○

關雎集 卷一

只○一○箇○俗○念○做○錯○了○一○生○人○只○一○雙○俗○眼○認○錯○了○一○
世○人○
事○未○至○先○一○着○事○既○至○後○一○着○
閑○惡○不○可○急○怒○恐○為○讒○夫○洩○忿○聞○善○不○可○就○親○惡○引○
奸○人○進○身○
炎○涼○之○態○富○貴○甚○于○貧○賤○妒○忌○之○心○骨○肉○甚○于○外○人○
此○處○若○不○當○以○冷○眼○御○以○平○氣○鮮○不○日○坐○煩○惱○障○
中○矣○

內助有后妃可謂極人間之樂事然不免羨里一

謂時窮世亂○理學用不着○予○謂○到○底○逃○他○圈子○不○

過○寧○可○使○人○怕○不○可○使○人○恨○怕○則○其○毒○猶○有○限○恨○則○其○毒○無○窮○矣○故○曰○吾○不○知○所○謂○善○但○使○人○感○者○即○善○也○吾○不○知○所○為○惡○但○使○人○恨○者○即○惡○也○帝○王○做○事○以○合○時○宜○為○主○漢○高○帝○為○義○帝○發○喪○而○哭○者○三○日○時○勢○該○哭○便○哭○此○高○帝○之○時○也○此○武○之○兄○續○為○更○始○所○殺○恐○其○見○疑○飲○食○言○笑○無○異○平○時○時○勢○該○不○哭○便○不○哭○此○光○武○之○時○也○只○此○二○事○

暗○合○時○中○道○妙○英○雄○也○而○聖○賢○矣○今○人○喜○怒○哀○樂○不○特○不○中○節○且○皆○草○草○放○過○去○成○得○恁○的○英○雄○氣○之○難○難○于○取○馬○之○奔○騰○一○轡○可○收○試○觀○喜○氣○到○發○揚○處○怒○氣○到○決○裂○處○淫○氣○到○沉○溺○處○詞○氣○到○馳○騁○處○最○難○陡○收○常○制○于○未○形○覺○易○為○力○替○賢○有○云○纔○舒○放○即○當○收○斂○纔○言○語○便○息○簡○默○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怒○而○妄○語○故○節○飲○食○養○生○之○大○悞○言○語○養○德○之○大○

薛○文○清○公○曰○聞○事○不○驚○不○喜○者○可○以○當○大○事○又○曰○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方○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天○下○之○事○緩○則○得○忙○則○失○先○賢○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此○言○當○熟○思○與○其○結○新○知○不○若○敦○舊○好○與○其○施○新○恩○不○若○還○舊○債○下○祿○之○人○不○可○以○為○臣○好○利○之○徒○不○可○以○為○友○冀○淵○孟○先○生○名○立○本○者○有○煙○艇○永○懷○一○書○翰○交○傷○逝○之○作○也○先○生○道○義○自○持○東○林○推○為○首○座○其○交○誼○絕○

不○似○世○俗○炎○涼○昔○年○為○子○邑○令○與○先○大○父○尤○稱○莫○逆○余○亦○被○賞○識○焉○今○讀○其○書○感○懷○傷○逝○語○情○潑○其○自○叙○曰○世○謂○管○鮑○沒○而○交○道○吐○棄○此○殆○不○然○物○或○無○情○人○必○有○情○有○情○斯○有○交○巨○卿○之○執○紼○其○著○者○也○延○陵○之○掛○劍○其○微○者○也○人○既○有○情○物○豈○無○情○有○交○卽○有○情○子○猷○稱○竹○曰○君○竹○不○以○子○猷○為○知○已○乎○元○章○稱○石○曰○丈○石○不○以○元○章○為○知○已○乎○彼○翻○雲○覆○雨○噉○脊○背○憎○比○皆○不○及○情○而○草○木○之○不○如○者○耳○

嗟乎先生之言可以愧世之險仄者矣。孟郊詩云：古人形如獸，皆有大聖德。今人表似人，獸心安可測？雖笑未必和，雖哭未必戚。面結口頭交，腹內生荆棘。求其存心不易，心患難可與其者，誰乎如淵孟先生者？於交道庶幾無負云。

蔣楚珍先生曰：功名赫濯之人，靜眼觀之，如蠶作繭。

非為自身。

貧得賤得之人，奈何不得所云無往而不得貧賤。

補遺集

卷一

去

心下處得安，脚下自踏得穩。人生俱是欺欺人，欺已鵬突到底作體面人。說門面話，清夜思之，寧不自愧。羅近溪每見人有過，輒提怪，不得三字，謂吾儕日居善地，日親善友，猶不免有過。此輩或所遇不得其，所或所交不得其人，或未聞善言，未見善行，其過失如何，怪得他，以怪不得三字待人，何等仁恕。王文正公居官，嘗謂係初節易，係晚節難。初時矜飾。

名譽勉強易支，到漸久漸修，本來面目都忘却了。有一聯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又箴後園書齋云：富貴家物，身名我自珍。莫將身外事，浪擲一生名。嗟乎！好脩如此，而不為名臣賢相者，鮮矣。士大夫各書一則，置座隅，以當韋絃。陳咸抗直，不避近臣。其父萬年召與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曰：乃公教汝睡不聽，何也？咸跪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耳。大人以直道風世。

補遺集

卷一

去

豈願聞諸佞事耶？萬年為之動色，噫！今之父兄教其子弟者，以圓融僥倖，善於奔走逢迎為第一義。是胥天下而為脅肩諂笑，吮癰舐痔之人也，豈不悲哉！如陳咸者，抑又少矣。蔣楚珍先生曰：士夫高者俱是霸道，下者俱是鄙夫。將患得患失，做了秘密工夫，卽有標榜氣節，擁樹身名，差異尋常者，呼朋召類，是已非人，不是為利，卽是為名。名利場中，如何有真正人品。

好官多得錢○亦兒孫酒肉事務耳○到底兒孫亦不能
受用○大半爲幫閑人消算○思之何苦爲他人
還酒肉帳也○丈夫撒手懸崖○方有掀天揭地事業
清而刻者○不獨病人○亦且病已○所以生無徒沒無後
若清而能惠○未有不食報於子孫者○
多言之病○只是不曾料理過○若地頭人說話一言當
千百句○自然不多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又曰口可
以食○不可以言○言陽火也○火吐之則燦積之自焚○

不信所以多言○不慎所以多言○不了所以多言○
人須親近好友○非徒直諒多聞○要以不近利名不薰
染惡習者爲上○
作事矜莊鄭重○只爲胸中有未熟○未化在○到熟化時
自然平易○不驚人爲文爲政○無有不如此者○
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仁民愛物○聖賢
之存心○所必兼者○故不貽不卵○不妖天不覆巢○訓
有之矣○聖人在上○蠕動獲威○若焉聖人在下○狗馬

被蓋帷○馮記曰○使之必報之仁之周也○傷哉○乎使
之酷而報用其薄也○由是推之○則戒殺一事○抑亦
仁愛者之所必講歟○
劉忠宣公曰○人情有大相反者○愚人不爲智者偏甚○
如有竭數千金嫁女○而不聞數百金教子○有不遠
百里○餽厚禮○請訟師○不聞不遠百里○送厚禮○聘賢
師○有極金玉○繒帛○以送富貴○不肖費數金○以賑貧
人○此大不可解○

先正云○處不譚仕者事○老不幹少者事○窮不隨富者
事○愚不學慧者事○
天下事○只有一個是非○因我學識不大○不見得真果
見得真○只揀一箇是處行去○若必欲回護得人人
道好○豈有是理○此處一差○便入鄉愿一流○爲聖門
罪人矣○故欲使人信○不若自信○欲自信○須尋着一
個是○的道理○
今人以吝爲儉○以刻爲明○以諂爲讓○以傲情爲厚重○

以○猥○詐○爲○聰○明○以○開○葺○爲○寬○大○余○視○斯○世○人○情○大○
抵○然○矣○究○其○病○根○只○見○得○自○家○是○耳○對○症○之○藥○只○
在○讀○書○明○理○人○未○有○理○不○明○而○能○斬○去○病○根○者○也○
韓○魏○公○一○生○只○是○包○荒○故○能○成○得○相○業○若○黑○白○太○分○
明○亦○是○吾○儒○一○病○

陳○白○沙○先○生○語○家○人○曰○張○公○藝○九○世○雍○睦○得○力○在○一○
忍○字○鄭○內○史○七○代○不○分○愛○明○太○祖○詢○其○所○以○處○家○
答○曰○惟○不○聽○婦○人○言○而○已○夫○忍○字○長○厚○能○之○若○不○

聊齋集

卷一

年

聽○婦○人○言○非○大○剛○決○大○識○量○人○未○易○能○也○余○每○見○
兄○弟○不○和○皆○由○於○婦○言○開○釁○爲○之○夫○者○自○處○於○正○
使○婦○言○無○自○而○入○大○要○在○於○見○得○財○帛○輕○恩○義○重○
時○以○此○開○曉○婦○人○則○婦○自○不○敢○多○言○而○其○家○可○常○
合○而○不○睽○矣○不○然○聽○婦○言○若○響○之○應○聲○視○兄○弟○如○
寇○之○入○室○豈○非○所○謂○顛○倒○相○者○乎○
蔣○虎○臣○先○生○曰○人○家○結○婚○姻○不○可○太○遠○亦○不○可○太○高○
余○郡○曹○學○憲○公○三○世○科○第○自○矜○門○望○所○締○婚○姻○皆○

吳○門○大○家○如○互○興○之○吳○金○壇○之○于○無○錫○之○鄒○往○來○
煩○費○不○可○勝○計○子○孫○貧○窘○猶○循○舊○時○交○際○例○多○
有○典○賣○田○宅○飾○體○面○者○數○傳○之○後○袖○手○待○斃○極○可○
爲○戒○
媚○虎○者○虎○食○之○祀○蟲○者○蟲○殺○之○人○之○曲○意○逢○迎○者○未○
有○不○反○爲○其○所○辱○者○也○
貴○者○服○朱○紫○麗○也○而○近○血○也○富○家○藏○金○銀○潤○也○而○鄰○
刃○也○珠○玉○以○避○火○積○多○而○火○通○來○鼎○鑊○鎮○器○以○厭○

聊齋集

卷一

至

不○祥○器○多○而○不○祥○適○至○
蔣○楚○珍○先○生○曰○清○慎○勤○居○官○三○字○符○也○然○必○以○仁○爲○
本○仁○者○無○欲○故○清○仁○者○不○侮○故○慎○仁○者○博○施○濟○衆○
如○不○及○故○勤○又○有○謂○互○增○一○緩○字○者○緩○所○以○救○三○
者○之○流○弊○
威○生○於○不○怒○怒○則○威○見○形○形○有○盡○威○者○物○物○有○傷○漸○
變○爲○慘○爲○咎○而○我○亦○中○慚○人○望○而○知○其○可○掄○矣○
立○志○則○視○乎○上○我○者○享○用○則○思○乎○下○我○者○

傲○不○必○矜○容○盛○氣○孤○情○絕○照○獨○往○獨○來○其○爲○世○所○側○
目○者○多○矣○
一○好○一○累○若○多○一○好○則○多○一○累○
愛○祇○一○心○愛○已○愛○人○愛○物○守○無○二○術○守○官○守○道○守○身○
簡○之○一○字○不○獨○益○民○保○身○養○德○尤○爲○要○術○
損○折○皆○由○於○怒○哀○智○者○之○樂○卽○仁○者○之○壽○
人○生○不○識○心○性○并○不○識○憂○患○諸○爻○萬○象○爲○此○而○作○涉○
世○可○易○言○教○讀○易○而○知○憂○患○猶○有○得○我○道○以○匹○身○

者○則○知○憂○患○不○知○心○性○之○故○也○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郭○
相○奎○曰○善○貴○積○積○善○於○一○人○止○於○其○身○積○善○於○一○
家○善○不○止○一○人○亦○不○止○一○世○不○善○忌○積○積○不○善○於○
一○人○亦○止○於○其○身○積○不○善○於○一○家○不○善○不○止○一○人○
亦○不○止○一○世○故○慶○曰○餘○慶○殃○曰○餘○殃○又○曰○積○善○之○
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無○一○小○人○爾○其○間○卽○有○亦○
能○辨○之○積○不○善○之○家○舉○家○都○是○小○人○不○識○善○爲○何○

物○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誰○能○辨○之○辨○之○在○積○善○張○
彥○陵○曰○積○善○積○不○善○特○發○於○坤○初○者○善○莫○大○於○陰○
不○善○亦○莫○大○於○陰○也○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不○
孤○二○字○說○得○奇○特○有○味○似○預○爲○後○世○禪○寂○一○路○而○
發○益○散○以○直○內○此○心○提○起○不○染○世○塵○未○免○落○空○寂○
一○路○到○臨○事○接○物○時○喜○靜○惡○動○伸○手○縮○脚○無○經○濟○
學○問○就○像○隻○手○空○拳○無○幫○手○的○一○般○所○謂○孤○也○敬○

義○經○立○內○外○交○流○何○孤○之○有○
敝○衣○垢○履○以○爲○道○學○嫌○聲○悅○色○以○爲○風○雅○使○酒○罵○座○
以○爲○氣○節○流○弊○使○然○莫○之○底○止○
相○從○心○轉○如○相○貧○者○從○儉○相○薄○者○從○厚○相○孤○者○從○和○
久○久○自○易○體○矣○
尊○生○非○飽○食○安○居○凡○大○役○大○喪○大○橫○逆○大○風○雨○大○寒○
暑○時○當○刻○刻○提○醒○不○可○輕○身○毀○性○任○意○
庸○流○而○處○末○世○安○家○保○命○日○難○一○日○禍○發○於○所○親○所○

忽一言一札之間不獨怨仇結對也清脩寡欲安
分閉門是爲勝者
貴而易性老而變節者如燈殘益亮非歟則禍起足
可俟
任事在沉實有謀之人喜與畏無論矣指畫多方便
非機畧
無私有識四字爲宰相提衡然仁且智兼之實難識
固以無私爲本領也

英氣何嘗害事害事者文人虛氣耳喉間咯咯筆間
匆匆忍按不佳其爲害可勝道哉
狂者吃虧多惟獨有把握只有所不爲何等安樂何
等便交不能寡淡之事不能省需之人不能不
與節之已不能不取慎之
治天下而過於精嚴者法勝則有內離之感治天下
而過於寬大者恩勝則有外解之憂
古書上嘉言懿行亦須會其時節可爲如病者之藥

饑者之肉若言行不量其時是肉病夫而藥饑
也豈惟無益醍醐倍於毒酖矣
道學人文字必出於晉筆不然則街巷氣白沙定山
詩亦爲道累不獨擊壤集雜勸世文也
蔣虎臣先生曰千古史家有大背名教者無如呂易
羸牛易馬二語無論隔代君臣名分所在不當齒
莽滅裂至此數千年前官闈秘密誰知備細且如
皇陽平六合元帝再造中興非係真正龍種豈堪

受此重器何乃逞其私臆謗人君父壞人名節真
不顧有泥犁地獄者也余近見一書肆口譏訕云
晉元帝不當肩姓馬氏當如徐知誥復姓云云此
等狂悖尤爲可駭尋常談人閨閭曖昧尚有輕薄
之嫌果報歷歷今乃以此上加帝王更屬妄誕刻
薄之甚者所當急爲改正者也
蔣虎臣先生曰僧尼入門第一壞事余親見一尼托
鉢至其家未入門有僕戲撫其胸兩乳如削衆爲

檢較則嚴然男也後送官責逐聞近來吳下多情
女僧代操家政尤不可解使真棄家學道何復爲
人牛馬此等惡習急宜禁止

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義母慈母何以
亦稱嚴蓋母之不嚴家之蠹也實上下之分施子
弟之過亂內外之別慢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
盡察者必父母俱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子兄弟夫
婦之間各盡其道而家道正也故曰家不難於有

嚴父而難於有嚴母不難於有嚴母而難於有順
父之嚴母父所振飭母奉以行而後家道之正無
或有不正者以敗之其嚴也乃所以爲順也故象
傳曰嚴君而六四之傳曰順在位苟或不順是二
君也其能治乎

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蓋人皆知謙者之能退而不知謙者之能進今日
辭尊而就卑此謙謙之志也他日讓易而就艱讓

簡而就劇亦此謙謙之志也故利涉大川自牧者
養其志以有爲也乃知天下惟謙者極能任事書
曰汝唯不矜天下英與汝爭能汝唯不伐天下英
與汝爭功彼器器然自恃其才以凌人者吾見其
一跳卽倒耳此謙之所以尊也

蔣楚珍先生曰宦途險惡觀面山川妒成樂敗猶爲
常態五聚之場水土異性一日之內更變不齊書
生儒子不察以爲直行胸臆與人無患不知處我

網我者之不必我仇我怨也褒譏第一宜斷諷咏
亦勿示人得時人不可囑托干求失意人不可挺
身從井所持交人而不交事交事而不交私無私
正已是萬世準繩慎獨懷刑則一生人已把柄也
如有意立功立名功豈腐儒尺寸名亦崇禍偏多
清虛淡泊退然善讓天且祐之何況於人
知人雖不易學惟誠可以辨僞靜可以照動兼聽並
觀可以察奸存而不論諱而不議可以徵變若

往徵發百端揣摩敏鈍俱失之

讀萬卷書而不讀易讀易而不審時觀變知幾守靜

未為讀易而寡大過也知人難矣以淡交可乎慮

事難矣以後動可乎應物難矣以再思三思可乎

見人即薦即親即解贈見事即聽即行即剖決遇

物即直來直受自由自在此皆不讀易之故也

安民者何無求於民則安矣察吏者何無求於吏則

察矣若有求於吏吏不得不取諸民民何由得安

聞鐘集

卷一

美

吏何由得察乎

經濟是時來則為之事須看遭際如何又審時代如

何如姚蘇門吳草廬許魯齋三人豈無經濟以時

無所需臨河不言水臨水不言渴倡明道學令善

其身亦以救世早歲土龍未為無益若當時口口

經濟無論絳灌之徒疑之言非其時階厲不知何

如矣

一日不以易千秋人所知也今功名一時著述百世

洛陽賈生不以三表五餌傳而以灑灑文字傳備

生本分不論窮愁與不窮愁也

救今日之文以質救今日之虛以實實有學問則來

章自然簡約人品自然端慤其恣以經史為充

奈何以繩尺格套束縛賢豪也

威不如明多有以威失者明自威威之所以不猛

詐有藏於樸者不可不防

蔣虎臣先生曰老年人不可娶妾無論身後後繼即

聞鐘集

卷一

冠

其生前相守已不屬意主人矣順治初年有戶部

其嘗言同舍郎某娶妾當封誥時妾強填已氏規

圓翟弗郎云吾不惜下筆但恐日後碍汝再贖耳

妾從此緘口曾在席間道此有墮淚者

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遷善改過

稍涉遲回善不為吾有過遂成吾過矣何益之有

聖人所以取義於風雷也蓋益莫益於遷善改過

風雷一過宇宙改觀人心一新面目皆別故遷改

者起死回生之神劑○起死回生之神劑○起死回生之神劑○
先正云○平日趨利避害○他日必欺君賣國矣○平日負
約失期○他日必欺君罔上矣○故君子必矜細行○
章楓山先生曰○處順境易○處逆境難○若曾點之浴沂○
邵堯夫之擊壤○皆順境也○惟床琴於浚井之畔○絃
歌於絕糧之餘○以至捉衿肘見而歌商聲○簞食瓢
飲而不改其樂○乃境之逆也○處逆如順○方是大聖
賢盡性之學○

讀書集

卷一

早

飲食得飽而已○號於人曰○吾飽也不已○贅乎文章氣
節○足以殺身○學問亦足以殺身者○其學問爲人所
知也○一爲所知○揭竿而影隨之○
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蓋知中之愚○愚全知○知如燈
之在帷○劍之在匣○如持千鈞之弩○決不輕發○名雖
爲愚○其實全副精神○都爲知用○不是愚不可及○是
其知之愚○不可及也○真正明決之人○機會斷不肖
失○不是天下大伶俐人○做不得一個其愚後世首

鼠退避○原說不得○知如何說得○愚故豪傑坦當大
事○只有用愚一途○小何曾濟得事○
天下者○血氣之天下也○有血氣則喜動不喜靜○其道
貴有以宣暢之○不可使之鬱○蓋天地間之氣○一鬱
則必生疽疽則潰潰則破膚而入之大命隨之矣○
彼一切賢愚好醜強弱貞淫之輩○皆空鼓舞而鑒
別之○必不可使之鬱○鬱朝廷之上○莫妙於天開功
之門○使下無遺才○人無棄志○盡爲天子腹心○手
足

讀書集

卷一

莊

之用何不可者○嗟乎富貴福澤之途○何妨寬之以
爲使食使勇之地○藏垢納污之量○何妨廓之以爲
除奸銷蠹之方○如愛惜名器○不輕以與人○吾恐賢
豪之淪落無窮矣○不大可惜哉○

語水勞大與貞山父著

夫天下大事全賴文章節義人擔却然不可不講明
學問與吏事學問如切脉吏事如藥方知脉審方
然後國家之沉痾痼疾應手即除不然未識病去
之生歟不辨庸醫之是非或因循以待亡或執拗
以速禍是誰之咎哉故要做天下第一奇男子須
要事理圓融要事理圓融須要講明學問與吏事

聞鐘集

卷二

一

聞鐘集

卷二

一

據着處成碍只坐不格物耳
裴晉公不信術數嘗曰鷄猪魚蔬逢者則吃生老病
歟時至則行此真達人之見不為俗尚所欺惑者
吾儒苟自信得過則生歟關頭打成一片所謂朝
聞道夕歟可矣聖賢實是見得如此曹孟德終
時戀戀於銅雀臺妓醜態畢露苦景萬狀以視裴
晉公之蕭然物外遺脫世俗相去殆何如耶
朋友於五倫居其一今也棄古道如土矣李宏父

吾輩胸中落騷雅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落意氣二
字則交遊定不得力蓋騷雅既成新歡則正業必
遠意氣若落故套則德性日浮惟端居遵養熟繙
古史洗發洞達肆力於經世之學為不朽大儒是
所願耳
正心誠意是最上一等學問吾儒即猛力學道豈便
到此地位惟有格物一着是切已工夫格到極處
則可以通天地人而成一大儒矣今之人漫無依

曰古今只四倫大抵缺朋友虞仲翔云生無可與
語歟以青蠅為弔客傷哉其言之也雖然城府太
深則處世彌隘未免有孤峻絕俗之累我則曰擇
交不可不慎接物不可不寬慎者所以精其鑒別
寬者所以冥其異同愛眾親仁之教自弟子時而
已然矣何人之昧昧也
吾儒識見不高則跬步之外便成窒境蓋具俊眼而
後能相天下之人操先着而後能度天下之務此

天授非人力○然亦由學問焉○古來文人○才子○往往○
一○着○不○到○喪○其○生○平○才○高○識○寡○皆○不○學○無○術○之○故○也○
也○嗟○乎○嬰○母○知○廢○陵○母○知○與○彼○婦○人○女○子○且○然○而○
况○大○丈○夫○之○事○乎○可○鑒○也○
衆○好○必○察○此○豪○傑○精○明○事○衆○惡○必○察○此○聖○賢○忠○厚○事○
毀○譽○失○真○人○品○倒○置○世○俗○之○月○旦○毫○無○足○據○惟○明○
眼○人○胸○具○照○膽○之○鏡○另○有○一○番○鑒○別○耳○
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惜○名○之○將○成○有○物○敗○之○甚○矣○

同治

卷二

三

名○之○可○畏○也○名○盛○則○責○望○傳○實○不○副○則○訾○謗○深○甚○
且○無○疾○而○早○衰○非○罪○而○得○謗○孰○非○名○爲○的○而○招○之○
射○哉○故○噉○名○不○如○逃○名○逃○名○不○如○無○名○
司○馬○溫○公○在○洛○下○時○與○諸○故○老○遊○集○相○約○酒○行○果○實○
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真○率○會○子○瞻○在○黃○州○與○鄰○
里○往○還○自○言○有○三○養○曰○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
省○費○以○養○財○此○皆○吾○儒○真○實○學○問○也○可○爲○今○日○士○
大○夫○家○妄○費○者○之○箴○

同治

卷二

四

凡○人○之○殘○刻○者○固○足○以○傷○德○殊○不○知○優○柔○爾○懦○漫○無○
可○否○者○亦○足○以○傷○德○何○也○優○柔○則○養○奸○漫○無○可○否○
則○蠱○事○養○奸○蠱○事○以○之○治○家○而○家○受○其○禍○以○之○治○
國○而○國○罹○其○殃○其○爲○傷○德○也○滋○甚○天○有○雨○露○卽○有○
霜○雪○生○殺○互○用○仁○義○並○施○所○以○萬○物○滋○生○各○各○暢○
遂○以○虞○舜○之○寬○仁○而○有○殛○放○之○誅○以○仲○尼○之○忠○恕○
而○有○少○正○卯○之○戮○殺○之○正○所○以○善○其○生○也○蓋○天○下○
惡○人○不○死○則○善○人○不○生○此○是○至○理○惟○聖○人○奉○無○私○

以○立○法○好○惡○舉○錯○得○其○平○除○強○剪○虐○殲○巨○魁○而○掃○
妖○魔○天○下○舉○首○稱○慶○人○人○快○心○此○真○忠○厚○之○妙○用○
故○時○之○急○務○也○凡○有○濟○世○之○責○者○於○此○一○留○意○焉○
則○天○下○幸○甚○矣○
劉○向○忠○鯁○不○附○權○貴○而○其○子○劉○秀○乃○爲○新○莽○國○師○莽○
賊○圖○篡○而○其○子○王○宇○以○忠○直○見○殺○張○湯○酷○烈○壽○流○
天○下○而○其○子○安○世○乃○心○王○室○有○策○命○勲○盧○懷○慎○有○
清○操○生○子○奕○夔○節○而○奕○子○盧○杞○奸○惡○異○常○許○敬○宗○

好邪而其孫許遠以忠節著然則忠佞貞邪寧有
種耶顧子孫何如耳所以觀人於其所自立于
正則正立于邪則邪子孫賢榮及父祖不賢辱其
及之矣慎毋貽先人以惡名也
楊雄誦莽功德蔡中郎諂附董卓華歆奉曹操殺伏
后潘安仁張茂先俱係賈后姪黨惡一時名
士而忽為此舉者富貴之見有以亂其中也故孔
子開口便說富貴浮雲非道不處以至遭坎輿帝

卷二

五

總完得不處不去之學問要知富貴關頭一眼
破便是大聖大賢地位學者慎勿空言仁義也
陸羽問張志和孰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為室明月為
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讀此語
知其胸次洞達不立崖岸竟有萬物一體之意此
卽夫子老安少懷熙熙比治比景象今世妄立門戶
好樹旗鼓在朝則為黨錮在野則為橫議幾成鬼
蜮殊可痛心達識者持之以平養之以和矜而不

爭羣而不黨乃真有道之氣眾望之所歸也
陳太丘諸荀氏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
有賢人聚可見有道之士下為人所欽上為天所
重感星斗而應天象如此況忠臣孝子秉乾坤正
氣與日月爭光者乎古云生為神聖沒為神明總
恃此正直之氣流行於今古耳非然者艸木同腐
且有狗彘之不食者矣
李果為洛陽令有劉兼者夜聞神語曰古今正人李

開鑑集

卷二

六

侯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於他縣血食
乃知正氣所感不特見憚于人抑且見憚于鬼總
之心體光明未有不動天地而格鬼神者如魯恭
之蝗不犯境韓昌黎之徙鯉魚狄梁公之伏虎總
是誠能動物誠之一字真萬古理學之宗千聖淵
源之實際也今人動以詐偽相高內多欲而外談
仁義吾誰欺欺天平
扁鵲之言曰長兄醫最神名不出於家次兄次之名

不出於里鵲最下名聞諸侯嗟乎家有名士三十
年而人不知伊何人哉今人動稱曰某名士某名
士抑何耳食者之比也彼抱德幽潛之士伏處
艸莽而人莫之識者不知其幾今耳食者不覈其
實而動以浮名相慕效則市儈升堂貞良退舍矣
每念及此輒爲志慨

黃損慷慨仗義以詩文名每與桑維翰宋齊丘執手
論天下事二人自以爲不及嘗遊五老峯下一叟

題辭集

卷一

七

長嘯而至謂維翰曰子異日作相然而狡狡則不
得其夙謂齊丘曰子亦作相然而忍忍則不得其
夙獨異損曰子有道氣當善終其後維翰相晉齊
丘相南唐皆見殺一如其言然則我輩相天下士
當先察其性情蓋狀貌者其形也性情者其理也
舍理論形未有是處子路行如而孔子卽以不
得其夙致慨焉豈徒相其形哉亦審其理之必然
耳

所稱士君子者謂其能知禮義也然往往不若匹夫
者矣如李善蒼頭也而生乳潼安民石工也而耻
列名于黨人之碑卽如近代顏佩韋輩一介匹夫
耳慷慨仗義奮不顧身何其氣雄千古也彼士大
夫脂韋依違趨利如鶩險衷狹腸捐廉鮮恥者視
此不大可愧乎李青蓮自稱海上釣鰲客欲以天
下無義氣丈夫爲餌殆亦深慨于中也夫

今人動稱曰知己嗟乎知己豈易言哉如鮑叔之于

題辭集

卷二

八

管仲蕭相國之于淮陰方不負知己二字蒙倂每
相遇于立談之頃而卜其人之生平若左券者不
特眼力絕人其學問志氣原自有針芥之合不可
強而致也雖然知其入薦其人而不見信于其主
主卽用之而不大用其才終莫展也吾是以服鮑
子與蕭何而尤服齊桓之與漢高也然則鮑蕭者
朋友中之知己也齊桓漢高者君臣中之知己也
後世狂成見拘資格庸才奮揚而偉人淹滯不克

自振于泥塗之中。辭爵終老。此真宰相之罪耳。人不獨生前有命。歿後亦有命。有生前大著于時。而歿即消歇。且或暴其短矣。有生前殊不知名而遲之歿後。甚而遲之數百年之後矣。昔武才人高祖。各居常者。遇一丐鬼云。郎君骨法當刑。然有身後名。八十年後一女起家。暴貴。尋亦寢微。然則五世六世之事。皆著于面。面既有之。命亦宜然。今人不知命。且不信命。不安命。勞勞一生。愈巧愈拙。請以

開通集

卷二

九

生前歿後俱有命之說。告之或庶幾其一悟耳。李勣每臨陣選將。必相有福祿者。而後遣之。人問其故。對曰。薄命之人。不足以成功。名君子以爲知言。然天下儘有方面大耳。肥皮厚肉。其人碌碌無奇者。何可以足定其品格乎。裴晉公自題像贊云。汝貌不揚。汝材不長。胡爲將。胡爲相。一點真心。丹青莫狀。以晉公之高才碩望。而貌寢若此。晏子身不滿六尺。而能相齊。致治以貌取人。失之于羽。然則

如何說法。而稱得人。惟審其材畧。觀其心術。較然有以相信。而後授之以艱鉅。十得八九矣。漢高祖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圖王定伯。端在于此。奈何徒以形貌之間。相天下士也。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宴。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凡居要路者。皆當以是爲法。若器宇深沉。終身不見喜怒之色。九宰相所當鍊習也。

開通集

卷二

十

人生天地間。語不可說。盡事不可做。盡心不可使盡。福不可享盡。留此不盡者。以貽子孫。蓋留有余于後人。便有所不足于今日。善乎楊襄毅公父贍之言。曰。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于子孫者。不可不培。又曰。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潤。非是父不生是子矣。凡人病根在爭做。起一字做。則戾棄倫常。以至嘯聚

作亂種種惡孽俱是傲然不肯相下之心所致也。禹之戒曰：無若丹朱，傲傲之爲害無所不至。事親而傲，必不孝；事上而傲，必不忠；治民而傲，必不仁。只一傲字，便是萬惡種子。古來洒掃應對奉几侍立，不過要消除子弟之雄心猛氣，使之鞭向入微。故天下風俗壞時，大抵自其子弟時先做壞了。人品心術壞時，亦自其子弟時先做壞了。然皆父兄有以開之、導之、挑之、撥之，惟恐子弟之不入于世。

情不成，其我相迫，其後連父兄亦不能有其子弟矣。識者曰：此父兄不學之故也。論語一書，首之以學，而卽繼之以孝弟。蓋學所以成其存弟，而孝弟乃以完其學之量也。有以哉！

從來談孝者，必推王祥。然較之大舜，自覺源頭各別。分量差殊，蓋大舜從靈明上認親，王祥從郭廓上認親。觀其臥冰等項，最是險着，殊非大聖賢中正之道。雖其天性篤摯，而識地不高，未曾夢見虞舜。

十分之一撥厥所由，只是不明乎善也。故順親必本乎明善，明乎善便有那靈心活潑的，隨在生出。自有尺寸如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告而娶等項，非有成法可模，都是自家心靈做出來者。吾讀書至王祥，未嘗不嘆其孝，竊以爲恠而不可學。我所敬服而心折者，其後母弟王覽也。母賜酒，毒祥覽先取飲之。覽娶婦，亦與祥婦均苦服役，卒能調和母子，無異言。人知祥之孝，而不知覽之孝，乃所

爲孝也。總是覽着數極高極穩，而識見又極透，故能成就得家中一團和氣如此。此與虞舜大孝何異？覽後九代公卿，何足報其萬一哉！

至道之妙，只得一中字。所謂中者，隨時變易，各處旋轉太虛，無我是百家貨，非一家貨也。不明此義，而以學術殺人，如王荆公之執拗，其意非不要做好人，非不要做十番好事，而路頭認錯，大惑不解。正如佛家所謂不認得主人翁，故天地是箇活聖。

人聖人是箇活天地時行物生何嘗有一毫執滯
一毫芥帶因物付物莫知其端如孔子之見南子
赴佛胎初無掛礙此其道如操舟然牢把着舵子
任他東西南北黑風簸蕩安然無事若將舵子畧
一放鬆便有顛覆之患矣惟聖人能自然合乎中
凡人當勉強合乎中若儒者解得中字是道中
南面獨尊之天子各樣俱是北面受成決不受他
家籠絡則身名俱泰物我咸適方謂之好學友鑽

卷二

卷二

卷二

之善道

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嘗謁相士問
云能作宰相不相士云不也再問能作名醫不相
訝之曰何前問之高而今問之卑也文正公曰惟
宰相名醫可以救八相士讚曰君仁心如此真宰
相也今學士家健戶伊唔徹夜達旦其意祇爲功
名博利祿耳不曰肥家則曰脩怨一旦得志夸耀
間至視天下生民直腦後置矣安望其能救人哉

乃知孔子栖栖皇皇只是不忍忘天下此志少懈
便不成箇聖人文正公先憂後樂全活多命後居
相位追封魏國公子純仁亦相純禮純粹俱爲各
公卿後裔昌盛冠三吳食報久遠優渥誰謂視天
夢夢耶

聖賢不談果報其所以卓越羣倫者只是自然合道
原未嘗有邀求福利之想所謂有心不若無心也
以此望之八十不得一矣于是先賢若爲果報之

卷二

卷二

卷二

說以欣動之且警悚之曰如是則善報如是則惡
報也史傳所載歷歷不爽吾想人生福分有限或
享用過豐則前途易盡或淫佚敗度則罪孽彌天
甚且以財貨殺子孫以陰鷲招積怨每見縉紳之
後類多頑德閨門之內不盡芳聲雖其不幸而說
者以爲前人不德所致可羞可畏何如柳公綽牽
友傳家萬石君醇謹治謀也然則果報之說正爲
大聖賢說法普示衆生耳

孔子一部春秋孟子一副舌頭不知撐持古今多少名義氣節後來大道凌夷聖學幾晦又得朱子撐持一番如日月重光醉夢復醒厥功偉矣推其心總是竭力勸化人耳吾謂化一曲謹人不如化一豪傑人化一卑賤人不如化一權貴人蓋此兩種人其力量甚大其轉頭甚易其造福也甚宏而且捷然着一毫戾心矜氣不得使之盡去其我相滿世界箇箇精神人人風動真不啻續命丹矣

劉念臺先生曰自古無現成的聖人卽堯舜不廢施業其次只一味遷善改過便成了聖人蓋善無窮以善進善亦無窮過無窮因過改過亦無窮一遷一改時遷時改忽不覺其入于聖人之域然所謂是善是不善本心原是歷落分明學者但就本心明處一決決定如此不如彼便時時有遷改工夫可做更須小心窮理使本心愈明則查箇愈細全靠不得今日已見得如此如此而卽以爲了手地

也

劉念臺先生曰人心自真而之妄非有妄也但自明而之暗耳暗則成妄如魑魅不能盡見然人無有過而不自知者其爲本體之明固未嘗息也一面明一面暗究也明不勝暗故真不勝妄則過始有不及改者矣非惟不改又從而文之是暗中加暗妄中加妄也故學在去蔽不必除妄孟子言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以喻人心明暗之機極爲親切

然明中有暗暗中有明明中之暗卽是過暗中之明卽是改常人之心雖明亦暗故知過而歸之文過病不在暗中反在明中君子之心雖暗亦明故就明中用箇提醒法立地與之擴充去得力仍在明中也乃夫子則曰內自訟一似十分用力然正謂兩造當庭抵死仇對止求箇十分明白纔明白便無事也雖然人固有有過而不自知者矣昔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

必○知○之○然○則○學○者○虛○心○遜○志○時○務○察○言○觀○色○以○輔○
吾○所○知○之○未○逮○尤○有○不○容○緩○者○

語○云○學○莫○先○于○義○利○之○辨○義○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
者○一○已○之○私○也○吾○儕○只○為○私○已○心○未○除○所○以○動○成○
我○見○于○几○辭○受○取○予○進○退○生○死○之○際○摠○得○箇○利○心○
利○也○名○亦○利○也○如○以○利○道○德○事○功○皆○利○也○為○人○
子○者○有○所○利○焉○而○為○孝○其○孝○必○不○真○為○人○臣○者○有○
所○利○焉○而○為○忠○其○忠○必○不○至○充○其○類○便○是○絀○父○舉○

君○弑○逆○大○故○摠○從○利○字○落○根○來○大○要○在○破○除○鄉○愿○
案○曰○卽○一○切○異○端○曲○學○亦○莫○不○自○鄉○愿○脫○胎○始○故○
孔○子○以○為○德○之○賊○云○故○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學○
者○只○就○動○念○處○勘○人○禽○關○頭○是○利○是○義○摠○不○能○瞞○
昧○自○已○急○回○頭○莫○放○錯○
天○不○必○掃○浮○雲○而○淨○太○空○變○化○雷○風○之○際○可○以○觀○大○
常○士○不○必○入○山○林○以○悟○太○玄○顛○倒○風○塵○之○中○可○以○
觀○大○定○

客○問○曰○涉○世○不○厭○詐○我○何○事○經○守○真○也○余○答○曰○涉○亂○
世○之○末○流○開○心○輪○誠○猶○不○足○以○釋○人○疑○况○益○之○以○
詐○耶○子○往○矣○勿○撓○人○心○也○

大○人○不○倡○游○言○放○論○必○多○口○禍○是○故○天○不○昌○文○人○之○
後○蓋○其○是○非○未○必○不○謬○于○聖○人○也○老○子○曰○多○言○數○
窮○不○如○守○中○

女○不○幸○而○有○貌○入○宮○見○妬○士○不○幸○而○有○才○入○朝○見○忌○
然○才○不○能○消○忌○是○謂○無○才○故○古○人○在○險○而○能○夷○處○

困○而○能○貞○孰○謂○智○為○才○愚○非○才○乎○如○楊○子○之○玄○而○
不○能○脫○禍○則○知○藏○勿○善○藏○才○不○足○以○周○身○也○正○才○
不○足○以○周○用○也○
人○生○有○三○足○蓋○無○營○為○至○足○無○累○次○之○無○咎○又○次○之○
張○羅○彌○天○不○能○羈○辭○空○之○鳥○覆○網○結○海○不○能○致○沉○淵○
之○魚○蓋○百○害○生○于○貪○不○茹○福○者○不○餌○禍○百○悔○生○于○
動○善○用○靜○者○善○守○貞○
處○世○之○澆○莫○若○晦○然○魚○吐○墨○以○自○覆○而○所○以○得○者○墨○

爲之祟也。余口勝者，身世交藏，所托非所見也。身可處暗而不可爲暗，處暗則見明，爲暗則失明。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善用晦歟？人亦有言：「廉吏無後，蓋廉吏亦有背理而傷道者。」刻鵠之行，絕人爲賢者之路。呼矯之節，逞已好凌物之心。惡惡長而善善短，亦天之所忌也。清畏人知，廉不傷恩，豈惟免忌，亦可以延世。政寬民擾，政猛民殘，何劑而可？余曰：寬嚴不必劑，但

初集

卷二

七

無偏所主，耳事不可有寬心處，得其平寬而不縱。法不可有嚴心用，得其當嚴而不苛。守約易守真難，守真易守氣難，守氣易守口難。非常之行，千古不數見，古人迫于時而偶行之，今人慕其奇而頻仍之，是在古不可以爲常者，在今安之以爲常也。此世道之大變也，故非常之人爲豪傑，至常之人爲聖人，常不失心，凡卽聖心，不守常聖亦凡。

富貴壽考，命也。人仰望在天而無如天，不可必聰明。正直性也，天交付在人而亦無如人，不可必令人止。怨天之收拾者，忒繁而不知天之恨人忤逆者在，前是大不怨。孫火東云：「可怪世間人，儘着壞了心術，壞了面皮，再沒有箇回頭日子。」余云：「若說是壞，便做不與利想。他們道是心術而皮原應得如此耳。」故曰：笑罵由他，好官還我，却是自己曾招認在。乃若聖賢豪傑，

初集

卷二

七

止看收着之妙，而善收者精神全在平時。若平時一意只了事的，到底決無結煞。天下事惟物來順應，恰合其分數便好，忙不得加一些意氣，不得要自家只討箇明白不得。如今人有多少手裏在做心裏，却明知做不得，又有多少心裏要說口裏，却吞下說不得。徇情欲而舍性命，圖受用而忘遠大，聽人穿鼻而全無自己本領，聽天陶鑄而沒些變化，學問四者，君

子○之○大○恥○
知○之○爲○知○之○是○莫○做○違○心○事○也○不○知○爲○不○知○是○少○說○
空○頭○話○也○
文○字○無○他○端○只○是○不○由○人○束○縛○亦○不○由○自○己○放○縱○便○
是○佳○境○
從○來○堅○忍○的○人○不○是○大○聖○賢○便○是○大○奸○惡○此○處○須○認○
却○路○頭○不○可○使○錯○
韓○魏○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本○朝○師○服○王○沂○公○

知錄集

卷二

五

謂○沂○公○爲○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
信○之○爲○賢○相○故○觀○宰○相○于○事○業○已○淺○鮮○矣○况○復○于○
此○略○無○可○觀○者○哉○
見○湧○幢○小○品○言○夙○慧○者○多○不○壽○惟○某○謙○和○恭○謹○極○
好○結○果○厥○後○亦○昌○孰○謂○無○天○道○哉○不○知○此○非○天○道○
是○乃○人○道○
事○業○是○文○章○的○料○文○章○斷○不○是○事○業○的○料○
人○有○言○軒○冕○造○物○不○惜○止○是○清○福○不○肯○輕○與○看○來○還○

係○人○之○要○與○不○要○耳○如○何○埋○怨○天○不○與○人○
今○人○說○才○字○止○是○性○格○資○品○迥○然○有○異○便○謂○之○才○不○
知○此○是○天○生○于○人○何○與○且○種○萬○不○同○皆○是○自○然○而○
成○偶○然○寄○託○豈○可○竊○之○以○爲○能○乎○夫○惟○據○此○爲○能○
而○古○今○之○以○才○壞○者○始○不○可○救○矣○才○如○五○穀○美○種○
若○要○養○人○還○有○許○多○工○夫○在○
惟○天○地○日○月○無○私○乎○欲○私○不○可○得○也○惟○人○無○不○私○乎○
欲○不○私○不○可○得○也○夫○惟○聖○人○能○以○不○私○用○其○私○能○

知錄集

卷二

五

以○私○成○其○不○私○此○之○謂○參○贊○
昔○人○作○真○率○會○味○止○五○品○不○演○戲○不○苦○勸○酒○盡○歡○而○
罷○每○想○世○間○情○况○有○十○分○濃○艷○者○散○時○卽○十○分○寂○
寞○止○是○五○分○比○散○時○自○差○可○若○能○如○尋○常○茶○飯○者○
則○聚○散○久○暫○以○至○生○死○豈○復○有○異○而○足○累○人○襟○懷○
耶○
人○之○神○藏○于○心○心○君○也○爲○一○身○之○主○心○靜○則○神○明○心○
動○則○神○昏○以○虛○明○還○本○體○以○靜○養○作○工○夫○聖○賢○入○

道無他路○只有操心○是要機○常令一念不馳于外○
一物不畱于中○猶如太虛淨空○卽景星慶雲○亦著○
不得然清心之道○似易而難○須要下箇猛念○毒手○
將柔情弱根○一刀斬斷○方可言清心○故云境殺心○
則凡心殺境○則仙又云心如眼也○纖塵入眼○眼不○
安小事○關心心必亂○
凡人情世態○看到有味處○却是無味○看到無味處○纔○
是有味○要到無味處○須從有味處過○到了無味處○

方許行出世間法

楊升菴曰○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無情○但不過甚而○
已○宋儒云○禪家有爲絕欲之說者○欲之所以益熾○
也○道家有爲忘情之說者○情之所以益蕩也○聖賢○
但云寡欲○養心○約情○合中而已○

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侯無死○禮樂其有○
興乎○因著論以爲武侯霸者之佐○恐于禮樂未能○
興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如武侯○尚不可多論○

况萬萬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其不能興禮樂○
也○伯溫自此于先進不敢妄論○余曰○未讀盡天下○
書○不可輕議古人○然真能讀盡天下書者○益知古○
人不可輕議○

蕭何曹參世所謂刀筆吏也○其功業爲君子所羞○稱○
然何之立法○參之善守法○後世莫及也○當秦之亡○
其患不在乎無法○而患乎法之過嚴○不患乎法廢○
而不舉○而患乎自亂其法○故蕭何先損益一代之○

典○曹參繼之○卽泊然無所復爲○參之本何之所畏○

非不能有爲者也○特患變更而或致于亂○不如固○
守之爲萬全爾○夫天下譬之寶玉○然法譬則韜藏○
之器○然善爲寶玉計者○器旣成○則藏而置之勿動○
可也○日持而弄之○携之以示人○挾之以出遊○失手○
而墮地○不碎則缺○璽矣○故法令不可以數更也○權○
智不可以自恃也○此治國之大要也○
有求于人而不加親○無求于人而不加疎○此其人君○

子也。有求于人而惟恐不親。無求于人而惟恐不疎。此其小人也。君子之于友也。必不加親。于八得時之際。而加疎于人。失時之後。亦不加疎于已。得志之日。而加親于已。失志之時。小人之于友也。必加親于人。得時之際。而加疎于人。失時之後。亦必加疎于已。得志之日。而加親于已。失志之時。是故君子之交。謂之真。小人之交。謂之偽。蓋君子友以道義。而道義無隆替者也。小人友以勢利。而勢

利有隆替者也。小人之存心。無恒。而君子之存心。有恒也。以有恒之心。而與人友。雖禍福死生。而不能親疎之也。况小者乎。以無恒之心。而與人友。雖簞食豆羹。而能親疎之也。况大者乎。是故君子慎其所以交。察其所以友。慎交在始。察友在微。察友不於微。則不能得其心之所存也。慎交不于始。則不能得其身之所宗也。崇道義之友。絕勢利之交。非大學問人。未足與語此矣。

宋哲宗嘗因春日經筵講罷。移坐小軒中。賜茶自起。折一柳枝。程伊川爲說書。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溫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遂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正爲此輩嗟乎。折柳小事耳。何足爲咎。而乃以之責人主之聽不亦迂而鮮當乎。余謂人臣之進說于君者。貴迎其機而善導之。如孟子好色好貨之論。旁引曲喻。無所不極。其至何等。欬洽何等。委婉若揭。儻

之所爲哉。余不敢妄議前人。如伊川此論。不能無遺憾云。

吳文肅公子璟。素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人以璟爲賢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杜正獻公有門生爲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于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

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謗某以此何也
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
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
長吏長吏之賢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
伸其志徒取禍耳余非欲子毀方瓦合蓋欲求和
于中也嗟乎此言味做涉世語便是老鄉愿味便
用世語便是古大臣

古今文字但有美惡安有奇正奇正之分在藏不在

周禮集

卷二

聖

如其爲迂腐之論庸弱之筆固不奇矣亦復非正
如其爲怪誕之論堆垛之筆固不正矣亦復何奇
如其爲切當之論光大之筆正而且奇如其爲幽
微之論廣肆之筆奇而且正避奇而求正便爲正
誤離正而取奇便爲奇誤奇正安可分也試思六
經史漢八大家之文何嘗不正亦何嘗不奇今人
動輒學爲正當之文遂入庸腐一流易其術而爲
新奇之文遂蹈詭恠一路是殆昧于奇正之義者

也

文章不但惡者售也佳者亦售不但佳者不售也惡
者亦不售故世之鑒鑒然謂必如此而售如彼而
不售者皆癡也有時主者好奇矣而平者亦售有
時主者好平矣而奇者亦售故世之鑒鑒然謂某
科風氣如此某科風氣如彼者皆癡也拋之於生
自有定數非關文也文章自有定價非關售不售
也進而求之吾自有真性靈在售不售聽之乎夫

周禮集

卷二

民

而已矣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生千病萬痛都從習上
來卽氣質亦屬無權習之壞人其顯中于流俗者
不能枚舉而奢爲甚奢者從欲之便途故人情趨
之如鶩習尚一成牢不可破惟有載胥及溺而已
禮奢寧儉聖人以之証本教焉本者性地也緣習
近性舍儉何從若夫俗失世壞已非一朝一夕之故
孤掌狂瀾尤在吾輩矣

人之病根只在無恒。余每見一種人讀書無恒，作事無恒，好尚無恒，喜怒無恒，交遊無恒，卽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此種人必無成就，必無結局。大約非極貧則極天，余所見多人矣。難乎有恒人而無恒。孔子每每致嘆，豈無故乎？輕刻詩文，初立卷院，獻媚當途，拜謁僧道，與夫酷好演戲雅嗜謳歌博奕之類，此數者非惟有累于聖教，抑且致損乎精神，人何樂而爲此也。

人切不可作腔。余每見好作腔者，必非學問人也。必非善享器也，或豪奢作富家翁腔，或妄自尊大作達官貴人腔，或少年作佻薄腔，或落落難合作名士腔，或俛仰作趨附腔，或標雅趣善詼諧，假飾詩文字畫，作山人腔，或外粧道貌，侈談仁義，作道學腔，或目不識丁，妄肆評品，作通儒腔，或緇流自矜有道，短步淺衣，作高僧腔，此皆面目可憎，不容于世者也。故惟率真二字爲妙，如遇率真之人，急須

把臂入林，豈忍復失萬金之賈貨，雖不售不憂，販夫閉門數日，則愁苦不任矣。凡不見知而慍，不見是而悶，皆中淺狹而養不厚者也。儉可養廉，凡士大夫居官居鄉，一味貪求者，只緣不儉耳。官室欲美，姬妾欲盛，僕隸欲多，交游欲廣，不貪何從給之？噫，與其寡廉孰若寡欲。數椽以蔽風雨，五尺以應門戶，一裘一葛以禦寒暑，蔬食菜羹

以供親朋，縞衣綦巾以操井臼，俾天下稱爲清白士也，不亦可哉。當官不接異色人，不止巫祝尼媼，禮當疎絕，至于工藝之人，亦不可久留于家，與之親狎，此輩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又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字畫以媒進，一與款洽，卽墮術中，如房瑄爲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遠，亦省事遠謗之一助也。

蔣楚珍先生曰門客乃漏船敝屋百家走動不可久
留聽其去來不厭刺陰卜臆記小懷嫌中離貌合
諛○慙○皆○難○日○受○近○遠○俱○無○始○終○
蔣楚珍先生曰名士門庭決無繁祿二三知己入座
以○瞻○仰○儀○德○為○先○問○答○閒○雅○舉○止○清○芬○若○有○飴○及○
時○事○瑣○及○米○鹽○探○及○臧○否○者○以○隨○順○語○泛○應○之○以○
堅○忍○心○默○對○之○

聞鐘集卷之三

語○水○勞○大○與○貞○山○父○著○
事○要○審○處○不○可○揣○摩○過○度○事○要○聽○人○不○可○為○人○挫○惑○
擇○之○須○精○行○之○須○果○此○二○語○可○為○應○世○之○則○
有○容○德○乃○大○有○忍○事○方○濟○君○子○立○心○未○有○不○成○於○容○
忍○而○敗○於○不○容○忍○者○也○容○則○能○恕○人○忍○則○能○耐○事○
一○毫○之○差○即○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即○憤○然○而○發○必○
無○受○用○是○為○薄○福○之○人○

大○凡○人○平○時○多○自○省○察○義○命○關○頭○亦○知○理○會○值○事○機○
一○發○遂○忽○忽○不○能○自○持○趨○名○驚○利○之○念○勃○不○可○遏○
雖○雅○稱○鎮○定○者○至○此○作○兩○截○人○此○皆○由○定○靜○工○夫○
全○未○得○手○也○故○大○學○以○定○靜○入○門○後○來○許○多○妙○境○
總○完○得○定○靜○二○字○知○此○者○可○與○言○學○
居○今○之○世○只○宜○自○己○珍○重○自○己○打○算○千○百○之○中○無○一○
益○友○
人○真○實○有○命○不○可○以○僥○倖○易○其○守○

識○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中○
文○房○之○具○笈○不○須○紅○葉○金○花○硯○不○須○角○浪○結○隣○杯○不○
須○碧○瑤○紅○粧○香○不○須○龍○涎○紫○釧○架○不○須○錦○文○庖○班○
屏○不○須○金○鈿○屈○膝○但○取○其○適○用○耳○惟○擇○友○貴○嚴○潔○
譬○之○揀○金○搜○玉○採○取○未○易○
少○年○人○英○氣○不○可○少○但○不○可○太○露○少○則○頑○鈍○椎○魯○無○
上○進○之○資○而○露○則○流○於○刻○薄○跳○動○寡○涵○畜○之○意○故○
惟○善○用○之○為○佳○也○求○也○退○故○進○之○豈○非○英○氣○不○可○

開鑪集

卷三

二

少○乎○由○也○兼○人○故○退○之○豈○非○英○氣○不○可○太○露○乎○沉○
潛○高○明○二○者○相○須○並○用○斯○為○美○備○之○學○
有○經○濟○人○化○有○事○為○無○事○化○大○事○為○小○事○亦○惟○有○經○
濟○人○能○視○無○事○若○有○事○視○小○事○若○大○事○
多○難○者○攻○砥○之○資○多○仇○者○修○省○之○助○人○英○因○此○自○阻○
也○能○因○人○檢○已○則○賢○不○肖○皆○師○因○事○練○心○則○順○逆○
皆○功○
萬○物○順○逆○之○來○有○以○問○人○提○得○起○放○得○倒○若○未○有○磨○

練○功○夫○當○局○許○多○張○皇○事○後○許○多○沾○滯○皆○道○理○看○
不○透○故○也○
余○視○錢○之○為○物○人○所○共○愛○勢○所○必○爭○骨○肉○緣○之○啓○繫○
縉○紳○因○以○敗○名○商○賈○以○此○捐○軀○市○井○乘○而○鬪○僂○若○
來○若○去○倏○富○倏○貧○其○籠○絡○一○世○者○大○抵○福○於○人○少○
而○禍○於○人○多○嘗○熟○視○其○形○模○金○旁○着○戈○真○殺○人○之○
物○而○人○不○悟○也○吁○錢○乎○錢○乎○以○我○之○貧○求○汝○活○我○
而○不○可○得○我○固○無○奈○汝○何○以○我○之○不○食○汝○欲○殺○我○

開鑪集

卷三

三

而○不○可○得○汝○亦○無○奈○我○何○
凡○人○之○禍○根○皆○肇○於○微○正○不○必○在○大○也○一○切○舉○止○笑○
語○應○對○揖○讓○之○間○少○有○瑕○疵○便○釀○成○奇○禍○故○曰○毫○
末○不○札○將○尋○斧○柯○涓○涓○不○塞○終○為○江○河○今○人○于○微○
處○小○處○一○舉○忽○去○而○不○知○其○禍○機○之○來○如○丘○山○也○
武○王○不○泄○邇○邇○者○即○至○微○至○小○之○處○也○古○聖○賢○慎○
小○謹○微○是○真○學○問○故○看○豪○傑○看○其○于○小○處○不○滲○漏○
惟○于○小○處○不○滲○漏○故○能○于○大○處○有○擔○當○

世人皆因愁與老諸病每從鬱處生君子坦蕩佛大
歡喜活潑暢遂胸次洒脫常具一段陽春方是延
年之本朱文公詩云老遲因性漫疾少爲心寬觀
此便可得養生之法

治家最忌者奢侈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吝人多不知
也鄙吝之人不肯周旋世法不肯顧情體面往往
以此招怨買禍故孔子曰富而好禮好禮中自有
無限學問無限作用在內非好逢迎人也禮教上

自有闕不得處勿使之過而入於奢勿使之不及
而近於嗇便是時中之聖人矣先輩又云鄙吝之
極必生奢男濟貧乏一毛不拔供浪耗一擲千金
此是天道循環所必然者曷若奢儉得中舉止合
度爲可垂訓于永久也

呂叔簡先生曰未有甘心快意而不殃身者惟達
之悅我心却步步是安樂境

陳眉公曰小兒輩不當以世事分讀書但當以讀書

通世事

薛文清公曰老子多藏必厚亡之言極善

子猷稅地種竹謂人曰何可一日無此君竹以虛中

通外歲寒彌堅故昔人往往喜與把臂入林予之

愛竹獨愛其子孫玉立參差捧笏而拱青雲龍翔

鳳舞直有千霄之氣回視一切草萊花色僅僅脂

粉媚人一遇風雨闌珊狼藉不復有特出草莽之

志今里中朱門子弟皆此類也吾願以竹望之庶

有長進蓋花歲減竹歲增竹於世有實用而花以
容事人故耳

蘇子由言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

罪曰子宜置一曆畫日之所爲夜必記之但不記

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司馬溫公曰吾無過人處

但生平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耳

宋榮子匡俗酒掃一市第五倫夜宿必掃淨而去明

日有過者見之曰此必第五倫夜宿處也郭有道

亦○然○古○人○且○爾○况○吾○輩○乎○端○居○一○室○先○掃○地○上○塵○
次○掃○口○上○塵○筆○上○塵○最○上○乃○掃○心○上○塵○耳○

王○太○尉○問○斜○子○云○汝○叔○澄○名○士○何○以○不○相○推○重○斜○子○
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如○呂○公○著○約○識○精○言○孫○奭○
議○論○有○根○底○韓○琦○明○足○以○照○人○之○奸○未○嘗○形○諸○詞○
色○真○大○人○相○也○

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范○祖○禹○必○戒○之○東○坡○每○與○
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詩○曰○善○戲○謔○今○不○為○

關雎集

卷三

七

虛○今○余○謂○卽○善○謔○二○字○亦○竟○可○抹○去○之○也○古○人○喜○
模○行○楷○豈○是○好○高○實○避○咎○耳○

世○人○平○時○不○信○命○動○輒○強○求○及○至○求○而○不○得○則○曰○是○
命○此○不○知○命○者○也○知○命○者○必○在○實○地○做○工○夫○如○舉○
業○造○得○精○妙○功○名○不○到○手○此○真○是○命○爲○官○公○明○廉○
慎○反○遭○貶○黜○此○真○是○命○若○造○詣○平○常○一○不○得○志○曰○
命○使○然○爲○官○貪○黷○恣○肆○一○遇○風○波○曰○命○使○然○是○何○
異○不○耕○穫○而○嘆○歲○凶○自○榜○毒○而○恨○閻○羅○也○孟○子○曰○

極○枯○而○死○者○非○正○命○也○故○知○命○所○以○立○命○此○理○甚○
確○不○可○不○講○

人○所○自○具○之○五○臟○六○腑○而○不○能○調○停○區○處○乃○乞○靈○于○
草○根○樹○皮○已○爲○上○智○所○不○道○况○爲○庸○醫○所○誤○致○草○
根○樹○皮○爲○殺○人○之○具○真○可○歎○也○古○云○有○病○勿○藥○常○
得○中○醫○細○思○此○言○寔○是○見○到○

郭○伯○康○遇○神○人○授○以○衛○生○之○偶○云○自○身○有○病○自○心○知○
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

關雎集

卷三

七

生○時○郭○用○其○言○康○強○幾○百○歲○佛○經○所○云○一○切○皆○由○
心○造○也○乃○知○人○生○並○無○治○身○之○法○但○有○治○心○之○法○

朱○子○與○黃○子○耕○書○曰○凡○病○中○一○切○事○放○下○專○以○存○心○
養○氣○爲○務○踟○躕○跌○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
自○溫○暖○卽○漸○見○功○效○矣○此○亦○調○攝○之○一○端○也○
昔○羅○文○莊○公○兄○弟○叔○姪○先○後○登○高○第○公○由○家○宰○歸○養○
庭○訓○甚○嚴○仲○子○謁○選○乞○書○貽○當○路○圖○仕○南○方○以○便○
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平○

生訓汝謂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如文莊公者可
謂有特操矣求之今日何其寥寥
勿以嗜慾殺身勿以財貨殺子孫二語當時時警醒
薛文清公曰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
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于仕宦中昧冒禮法取
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
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
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

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
正范文正公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
曷嘗有賴于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
爲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司馬溫公家訓曰婚姻先論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教
何如壻之賢不肖一生貧富貴賤所係也婦乃家
所由以盛衰者苟慕其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勢未
有不輕其夫以傲舅姑者即使依婦以取榮丈夫

志氣能無媿乎世俗好爲襁褓許婚指腹成親及
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行汚遂致
從違兩難訐訟者多矣是以先太尉嘗曰男女必
俟長成議婚終身無後悔此子孫當法也
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
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
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
書稱舜曰濬哲益濬則哲濬則否嘗驗之于人其濬

沉者必有智浮淺者必無謀也
昔韋斌聞鴉鳴而流涕李泌笑曰若以好音聽之便
不足傷請飲酒不聞鴉音者浮以太白斌遂終夕
不厭昔雲間張莊簡公元旦拜竈有家犬坐於竈
上衆大咤公具冠服拜竈如故未幾犬下灶遂成
衆又大咤公亦如故子孫問之曰見怪不怪其怪
自敗以此二事觀之可見吉凶悔吝皆起于心心
一動則造物者弄之不動則如浮雲之過太虛而

已吾人持心之學奈何不急講也
惡不在大心術一壞即入禍門
謙是美德若謙不中禮反受其侮恕是大學問若不
當恕者一舉恕去便不成血性男子此兩項總有
一箇道理在惟當審之于理而已矣
雨澤過潤萬物之災也恩崇過禮臣妾之災也情愛
過義子孫之災也
庸醫殺人固是可恨然醫誤止殺一人若地師之殺

人并及全家真可畏也人生上為先祖父母下為
子孫地理是第一要務稍不慎則覆亡隨之人有
不信地理者何憤憤之甚也昔朱文公不信術數
何嘗不信地理然則擇地之法將若何曰先眼力
後看書欲眼力高必須驗舊地猶之取科目者必
須讀舊墨卷也若堅持一說怪而且僻其不自誤
誤人者幾希
人之命只在八箇字內八箇字真天造地設一毫假

借不得命固難看大抵清之一字盡之余嘗以
富貴人八字驗之不特貴者清即富者亦清也蓋
大貴巨富之人皆稟天地間清英之氣以生即如
詩文字畫無一種清氣者必不見售惟清則貴惟
清則奇惟清則靈清之一字真至祥至瑞也
唐荆川公與楊雋山先生書云執事豪傑士也忘身
許國不回不撓使滿世間脂韋洪忍全軀保祿之
士聞風縮頸羞慚不暇執事之志則然而才足濟

之然竊有少致愛助于執事者頗覺慷慨激發之
氣太勝而含畜沉幾之力或不及焉施為欲似千
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願益留意且夫直前太銳
近于用壯取必太過近于浚恒在易固有戒矣惟
幾也能通天下之志惟淡也能成天下之務自古
欲以成務而或債焉者未必盡是庸人或豪傑與
有責焉耳荆川此書直欲雋山百尺竿上進步雖
雋山氣節凌霄固不可以是而論然荆川之論足

爲千古英銳士人之戒。自不得而泯滅也。唐荆川寄莫中江書云。讀書以治經明理爲先。次則諸史。可以備見古人經綸之跡。與自來成敗理亂之幾。次則載諸世務。可以應世之用。有此數者。其根本枝葉相聯。皆爲有益之書。若但可以資文詞者。則其爲說固已未矣。况好文字與好詩亦正在胸中流出。有見者與人自別。正不必資藉此零星簿子也。荆川無書不讀。而爲此切實之論。今世士

大夫以時文起家。往往不識本領所在。安望其爲中流砥柱也。應對進退。是幼學喫緊工夫。吾觀人家子弟。往往非傲卽鄙。傲則藐視長上。侮慢儕儕。應對進退之間。有許多不周旋處。鄙則苟簡粗率。儀度闕畧。應對進退之間。更有許多可笑處。此二者皆子弟之大病也。我思一部禮記。單講得一箇禮字。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過。次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大都

不越此應對進退四字而已。子夏看得重。故于問入小子。先以此教之。我願天下人教子弟讀書外。卽講究應對進退。蓋應對進退卽是讀書也。若應對進退。既嫻且熟。其氣質自然和平。其識見自然高雅。王謝風流。何不可再見于今日耶。曹定菴公名時中。家居時有林向陽者。謁公。公留飯。從容談笑。因問曰。賢輩何字。林對曰。字茂春。公悚然曰。子不見朱文公先生名熹號晦庵乎。子名向

陽。又號茂春。專在狂處一邊。不可不思也。觀此卽可悟盛衰倚伏之理。古今是箇儀文世界。若無文以相接。則倫類酬酢之間。蔑棄禮法。與禽獸何異。故曰。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棘子成質而已矣。之論。子貢便以爲非。吾想家庭之間。儀文更不可少。蓋放肆之人。大約徑情直遂。悍然不肯周旋。以致父子兄弟尊卑上下之際。日乖日戾。同室之中。遂成仇越。此皆無文之所致。

強淫人之妻女而不顧親近羣小則使之假勢以
凌人侵害良善則多致飾詞以妄訟偽作父祖之
簡于懸州縣欺誑上臺求以曲爲直以其所得爲
酒色之娛殆非一端也凡爲人父祖者宜時時關
防時時詢訪庶免此患耳

不畏強禦不侮鰥寡此真聖賢之用心所謂以正直
之氣行慈愛之道者也世人見強禦則畏見鰥寡
則侮其勢盛則羣而趨之一失勢則羣而排之又

有一種人專以成敗論人其成也則譽言立至其
敗也則毀言立至吾不知其爲何心也君子則不
然救入于落魄之中扶入於患難之際出一二語
表白之調護之俾其人得脫於危險而保全其身
家予嘗云肯爲公道之言真是一件大陰德事耳
伊川先生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
亦不細自來矜誇之人往往招損取禍語云善游
者溺善騎者墮世之矜所長以自禍者豈少哉

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
聞之一日行善福雖未至禍自遠矣乃知積善非
是求福實欲免禍耳蓋無禍即是福也今人但知
求福而不知免禍福未必來而禍且踵至矣一部
易經只是教人免禍凶悔吝之數居其三而吉之
數居其一免禍之難如此故南容之免于刑戮孔
子便極口贊賞不置要知此中自有一箇大學問
在

人非聖賢豈能無過莫妙于自知其過蓋有過是一
過不肯認過又是一過一認則兩過俱無一不認
則兩過不免彼強辨以飾非者果何爲也
人之才能越衆固美事也但自以爲能便成一箇小
有才小有才者卽所謂予智也足以殺其軀卽所
謂吾獲陷阱也惟是大智之舜好問好察無一毫
自知之心所以成其大智卽如天縱多能之孔子
動輒曰我無能丘未能何有于我吾有知乎又曰

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孔子終其身自居于無能而已矣。然以孔子之溫良恭儉讓，老子尚云去汝之驕氣與多欲，孔子嘆其猶龍，蓋後服之也。予每見恃才而敗者，比比而是才高寡識，自昔為嗟。之才以識為主，無識之才是狂且耳。烏得謂之有識者善用其才？方謂之大才，嗟乎！周公之才之美，尚驕不得況他人乎？

老成之人言有迂濶而更事為多，後生雖天資聰明

開卷集

卷三

十九

而識見終有不及，往往以老成為迂濶及歷事多而情理現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備嘗之後矣。

凡人平生尤悔不必待夜氣清明，亦不必待旁人指摘讀書既多，即纖悉瑕疵照膽可以自見，人固不

可以不學也。

功名早受其禍，功名晚百姓受其禍。先儒又云：少年登第一不幸也。蓋少年人驕氣未除，施或不

當殃及百姓，并自己人品一朝喪之，然則大器晚成之說，淡為有味。

晉公曰：神者伸也，人神好伸而惡鬱，鬱則傷神為害非淺。尼父二論首揭悅樂，佛家般若經首稱自在，莊生著南華首標逍遙，遊吾人心體何可不令暢適也。

人生無病即是福，無事即是樂，福不自知其福，惟有病乃慕無病之真福也。樂不自知其樂，惟有事乃

開卷集

卷三

十九

慕無事之真樂也，以身試之良然。

人生憂患之根，每起于愛戀。愛生故憂，憂成愛，達故憂，窮愛得故憂，失若能斷絕愛根，則憂根自斷矣。

一葉蔽目不見丘山，一豆塞耳不聞雷霆，一念執迷不知萬境，博奕迷酒色迷財貨迷勝心迷，以至功名迷生，迷之大小不同，其為迷則一也。

自公侯以至乞丐，所處各不同，而不如意之事各亦有之。當其沉迷惡境，不知解脫，此時光景何分于

公○侯○何○分○于○乞○巧○其○苦○同○也○一○能○知○足○則○鼠○飲○鵲○
巢○各○恆○其○分○雖○乞○人○野○叟○孰○不○自○以○為○至○得○哉○惟○
達○者○知○止○知○足○時○將○不○如○我○者○巧○自○寬○解○將○所○處○
見○在○之○境○一○切○得○意○的○時○慶○幸○所○取○于○造○物○者○
已○多○一○切○不○如○意○的○置○之○度○外○且○任○其○自○然○無○以○
自○若○落○得○自○討○便○宜○

昔○人○云○不○為○宰○相○即○為○名○醫○以○言○乎○宰○相○名○醫○之○可○
以○救○人○也○今○日○之○醫○則○為○謀○生○計○矣○非○惟○謀○生○且○

立○門○戶○胸○中○各○有○成○見○主○補○者○一○味○用○補○其○先○清○
後○補○先○消○後○補○之○說○勿○問○也○主○瀉○者○一○味○用○瀉○其○
元○氣○之○凋○零○胃○氣○之○剝○落○勿○問○也○門○戶○既○分○遂○至○
一○成○而○不○可○變○其○殺○人○也○宜○矣○予○初○奉○月○坡○陳○先○
生○之○教○大○約○用○補○居○多○見○其○百○試○百○驗○余○年○十○八○
時○病○幾○殆○賴○先○生○以○救○乃○知○參○芪○溫○補○之○劑○所○宜○
常○服○而○庸○醫○用○藥○罔○知○配○合○頗○有○用○參○芪○而○悞○者○
乃○徙○而○用○清○涼○消○越○之○劑○亦○有○時○獲○效○而○內○症○外○

感○莫○知○適○從○往○往○以○清○涼○消○越○而○損○厥○命○者○比○比○
矣○揔○之○當○補○則○補○當○瀉○則○瀉○原○無○定○局○今○乃○以○成○
方○成○見○悞○人○性○命○于○心○何○忍○耶○先○儒○之○言○曰○看○書○
多○不○如○臨○症○多○誠○為○格○言○

正○已○率○屬○察○吏○安○民○此○臺○察○座○右○銘○也○經○師○易○得○人○
師○難○求○此○博○士○座○右○銘○也○苟○存○心○於○愛○物○雖○一○命○
必○有○所○濟○此○幕○尉○座○右○銘○也○郡○邑○長○何○銘○乎○陽○道○
刑○曰○撫○字○心○勞○然○不○若○撫○字○心○閒○行○所○無○事○則○閒○

矣○曰○催○科○政○拙○更○不○若○催○科○政○巧○知○所○先○後○則○巧○
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古○云○救○荒○無○奇○策○此○言○似○是○而○實○非○也○長○吏○盡○心○設○
處○而○士○大○夫○以○寔○心○策○應○之○何○事○不○辦○若○議○論○煩○
多○文○移○展○轉○其○不○索○於○枯○魚○之○肆○者○幾○希○此○口○上○
救○荒○紙○上○救○荒○耳○活○數○百○萬○生○靈○勝○二○十○四○考○中○
書○令○如○富○鄭○公○之○于○青○州○何○嘗○不○奇○乎○又○聞○陽○明○
先○生○云○飢○民○必○救○亂○民○必○斬○荒○政○之○奇○盡○括○于○此○

矣○救○荒○如○救○焚○何○可○膜○視○之○也○
東○坡○云○有○人○經○患○難○灰○中○得○活○抵○三○十○年○脩○行○此○言○
良○有○味○此○卽○子○與○氏○生○於○憂○患○之○意○不○可○不○省○吾○
欲○遍○告○世○間○患○難○中○人○以○此○作○清○涼○散○可○也○
易○曰○包○荒○得○尚○於○中○行○以○光○大○也○若○誤○認○包○荒○則○胡○
廣○之○中○庸○味○道○之○模○稜○何○嘗○不○自○附○於○中○行○不○知○
心○事○曖○昧○全○是○貪○位○慕○祿○伎○倆○誤○天○下○蒼○生○者○必○
此○人○也○所○以○夫○子○推○原○到○根○本○上○去○說○包○荒○未○必○

聞鐘集

卷三

三

盡○是○中○行○而○得○尚○於○中○行○者○以○其○光○太○也○光○如○日○
月○之○光○無○所○不○照○臨○大○如○天○地○之○大○無○所○不○覆○載○
一○切○賢○愚○好○醜○是○非○人○我○投○諸○此○中○毫○無○著○落○有○
何○人○容○不○得○何○事○做○不○來○此○真○旋○乾○轉○坤○天○下○萬○
世○賴○之○者○也○
易○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王○伯○安○曰○思○慮○是○
人○心○生○機○無○一○息○可○停○但○主○宰○常○定○思○慮○所○發○自○
有○條○理○如○至○人○坐○中○堂○豪○奴○悍○婢○自○不○敢○肆○開○思○

雜○慮○從○何○處○得○來○故○位○字○不○必○淡○看○人○生○定○位○不○
過○五○倫○爲○臣○忠○爲○子○思○孝○本○分○內○自○有○許○多○曲○
折○煩○難○細○微○與○妙○之○處○若○不○是○視○無○形○聽○無○聲○窮○
思○極○想○如○何○得○盡○性○至○命○若○有○一○念○不○守○本○分○不○
踏○實○地○便○是○妄○想○便○是○出○位○吾○觀○世○人○有○三○種○妄○
想○平○昔○恩○仇○不○能○水○釋○此○謂○過○去○妄○想○見○美○而○悅○
見○可○欲○而○亂○此○謂○現○在○妄○想○身○處○貧○賤○希○圖○富○貴○
此○謂○未○來○妄○想○人○能○戒○此○三○者○行○無○越○思○如○農○之○

聞鐘集

卷三

三

有○畔○以○是○爲○息○思○過○半○矣○
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程○正○叔○曰○
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僭○踰○故○
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脩○奢○靡○相○尚○卿○
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
不○足○以○簡○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
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此○爭○亂○之○
道○也○嗟○乎○上○下○豈○可○以○不○辨○哉○

易曰脩辭立其誠凡人纔向學問便思著書立言欺罔天下其最上者不過博一虛名於本分功行毫無安頓處此是千古大病所以夫子教人脩辭立誠夫脩辭與立誠絕不相蒙而合言之何也出口爲言居平酬對無大關繫戴華爲辭辭之爲物最易浮華一毫虛假便殺天下後世所以要脩脩如脩身之脩切磋琢磨淫詞邪說芟削無餘惟以身之所行心之所得樸樸實實爾此數語於天下以

侯是非之自定讀其書一片真誠卓然在語言文字之中考前王侯後聖任世界翻覆這幾句說話搖奪他不得豈非不朽事業乎詩三百篇勞人怨士何嘗有意立言精誠所激其歌也有思其泣也有懷千古文人俱讓出一頭地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此誠之所以立也今之著書而好爲艱澁以欺世者只是不誠之故耳

呂東萊曰共患易共利難忠者人之所同畏也利者人之所同欲也同有畏心其勢必合同有欲心其勢必爭自古及今變親爲疎變恩爲怨鮮不以共利者吁亦難矣

呂東萊曰凡人之處困阨其最不平者莫甚於人之陵吾將有以曉之當貴盛之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奚以知其然耶使我先貴而後賤我

之爲我自若也而奉我者遽變而見陵則回視前日之奉我者豈真奉我乎使我先賤而後貴而陵我者遽變而見奉則回視前日之陵我者豈真陵我乎彼自奉貴耳我何爲而喜彼自陵賤耳我何爲而怒夫心者我之心也治我之心而已矣何暇助貴者之喜助賤者之怒哉

顧東橋先生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氣平受享慮及疾病

則用儉

耿楚侗先生曰、人當大著眼目、則不爲小者所動、如
貴○到○極○品○舉○世○共○歎○殊○不○知○天○地○間○此○等○人○多○矣○
惟○德○業○名○節○之○足○重○願○爲○之○執○鞭○可○也○嗟○乎○世○俗○
輒○以○勢○利○相○尚○見○道○德○之○士○羣○然○而○笑○之○且○羣○然○
而○侮○之○矣○彼○尼○山○聖○人○何○爲○而○獨○尊○於○千○載○之○上○
哉○吾○願○天○下○勿○作○市○井○之○見○可○也○
老子爲關尹子識破然後著道德五千夫子爲封人

開卷集

卷三

三

說○破○然○後○刪○述○百○代○大○聖○賢○公○案○亦○須○旁○人○先○爲○
發○覆○關○尹○封○人○故○是○天○眼○添○眼○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以○懼○心○謀○事○謀○必○萬○全○後○世○儒○
生○誤○國○以○一○灰○爲○期○不○知○慷○慨○中○斷○送○生○靈○多○少○
故○貴○不○灰○之○才○而○伸○必○濟○之○術○然○謀○在○人○成○在○天○
謀○與○成○副○英○雄○所○難○此○的○的○言○成○操○券○自○我○陳○寶○
固○無○此○先○幾○衛○霍○亦○無○此○全○局○矣○故○聖○人○者○真○將○
相○才○也○

世之高抗通脫之士、羽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

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從好於外、道詭異之
說、役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發奮於意氣、
感激於憤排、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
去○彼○取○此○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
憂○愁○悲○苦○隨○之○而○作○夫○惟○有○道○之○士○固○融○洞○徹○廓○
然○與○太○虛○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
爲○太○虛○之○障○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

開卷集

卷三

三

然其無碍也、是豈有待於物、以相勝、激昂於一時
之意氣者、所能強而爲之乎、
陽明先生有一屬官、來聽講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
書○訟○獄○繁○雜○不○得○爲○學○先生○曰○我○何○嘗○教○爾○離○了○
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
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
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圖○轉○生○個○

喜○心○不○可○惡○其○翫○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托○屈○
意○從○之○不○可○因○自○已○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
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種○種○私○念○須○
精○加○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
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
了○事○物○爲○學○却○是○着○空○
世○界○決○然○糊○塗○不○得○人○性○決○然○遏○抑○不○得○是○非○好○醜○
勝○負○之○較○決○然○抹○殺○不○得○使○一○味○守○雌○守○黑○則○模○

稜○鶻○突○天○下○何○賴○乎○惟○上○智○之○人○精○於○審○理○善○於○
觀○變○無○所○不○照○亦○無○所○不○化○此○吾○儒○之○學○所○由○異○
於○二○氏○也○
物○力○之○艱○於○今○爲○甚○而○俗○情○夢○夢○尚○欲○點○綴○繁○華○揣○
其○胸○中○不○過○橫○着○體○面○二○字○耳○嗟○乎○習○俗○之○難○挽○
如○是○哉○
吳○康○齋○先○生○曰○說○人○所○必○不○從○求○人○所○必○不○與○強○人○
所○必○不○便○制○人○所○必○不○甘○君○子○須○早○見○預○識○不○可○

臨○事○周○章○
陽○明○先○生○曰○道○之○不○明○皆○由○我○輩○明○之○於○口○而○不○明○
之○於○身○是○以○徒○騰○頰○舌○未○能○不○言○而○信○要○在○立○誠○
而○已○
奸○雄○變○動○天○下○只○因○一○才○字○籠○絡○世○人○夫○子○以○驕○吝○
二○字○看○出○他○破○綻○頃○使○才○人○熱○鬧○處○忽○然○冰○冷○使○
操○莽○輩○無○復○站○脚○地○何○等○痛○快○然○驕○則○必○吝○驕○者○
吝○之○根○也○何○也○驕○則○有○輕○薄○士○大○夫○之○心○一○有○輕○

薄○之○心○則○必○以○爲○天○下○之○人○不○足○與○共○功○名○惡○
其○他○出○功○欲○其○獨○成○始○而○生○嫉○生○妬○繼○而○俾○之○不○
通○一○切○小○人○皆○是○才○之○害○事○記○曰○善○則○歸○君○書○曰○
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如○是○則○驕○吝○之○心○何○自○而○
生○乎○不○驕○不○吝○將○一○切○機○權○智○巧○人○我○意○氣○一○筆○
勾○却○真○堂○堂○大○人○相○也○
垂○世○之○遠○莫○如○言○只○要○行○而○後○言○故○曰○先○行○其○言○然○
後○世○韓○信○登○壇○之○對○諸○葛○亮○草○廬○之○談○王○樸○平○邊○

之策何嘗不先言其所行哉夫子亦只爲躁妄者
下一鍼砭耳如果言之鑿鑿可行何害於事余故
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賢人君子之道也先言其
所行而後以實踐之英雄豪傑之事也然豪傑之
事未嘗不合於聖賢之道記曰言從而行之則言
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言行原非
兩事要看得合一無彼此近遠之殊古來聖賢豪
傑每於此有得力處若後生浮薄輩徒張論說無

補訂謨直嘯嘯爲百舌鳥耳
天地間異端皆有精神精神歷劫而不朽故人之一
技一能一小小著述其精神到神妙處亦現靈奇
亦垂永久蓋有一種大不可磨滅者在也先賢有
云人之精神謂之聖豈不信然
夫子嘗以暮月三年自許非役志於功名也實是見
得真做得來耳乃知高尚之徒多由手段不濟如
有危病中醫聖之却走良醫不然從容坐定與渠

下方藥約定幾時能起幾時無恙全是其術高也
醫已至矣至人不用雖有解肌搗髓之能何益由
此推之唐不用李泌陸贄宋不用李綱趙鼎俱是
自家失策豈盡由天嗟乎惜哉其不諱於用入之
術也甚矣入君之貴知人也

聞鐘集卷之四

語水勞大與貞山父著

小白爲人無小智而有○大○慮○漢○高○祖○亦○明○於○大○而○暗○
於○小○光○武○小○敵○怯○而○大○敵○勇○呂○端○小○事○糊○塗○大○事○
不○糊○塗○君○相○之○體○一○也○

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
不○改○藥○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爲○人○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人○爲○文○而○欲○一○世○

聞鐘集

卷四

一

之○人○好○吾○悲○其○爲○文○
權○術○可○以○待○小○人○而○不○可○以○待○君○子○肝○胆○可○以○待○君○
子○而○不○可○以○待○小○人○

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之言○未嘗不美○莊子欲絕○
學○而○莊○子○何○嘗○不○學○蘓○子○謂○人○生○識○字○憂○患○始○豈○
欲○人○盡○不○識○字○乎○古○人○有○云○天○上○無○頑○俗○神○仙○乃○
知○聖○賢○豪○傑○與○夫○仙○佛○者○流○無○不○嗜○學○也○不○然○伏○
獵○弄○塵○之○侍○郎○長○鎗○大○劍○之○將○軍○不○亦○面○目○可○憎○

也耶

宓子賤治單父○孔子使人覘之○見與老者二十餘人○
議○政○孔○子○喜○曰○吾○知○不○齊○能○辦○單○父○矣○家○有○老○成○
人○共○處○國○有○老○成○人○協○力○豈○非○幸○事○乎○若○少○年○喜○
事○之○人○真○所○謂○凶○於○而○家○害○於○而○國○者○也○

張太岳先生曰○今吳中製器者○競爲古拙○其耗費財○
力○類○三○年○而○成○一○楮○葉○者○是○以○拙○爲○巧○也○今○之○仕○
者○以○上○之○惡○虛○文○貴○實○效○又○務○爲○拙○直○任○事○之○狀○

聞鐘集

卷四

二

以爲善官之資○是以忠爲詐也○嗚呼○以巧爲巧○其○
敝○猶○可○救○也○以○巧○爲○拙○其○敝○不○可○救○也○以○詐○爲○詐○
其○術○猶○可○闕○也○以○忠○爲○詐○其○術○不○可○闕○也○

陸象山言○唐虞之時○道在臯陶○今觀虞廷之臣○所爲○
陳○謨○獻○說○惟○臯○陶○之○言○至○爲○精○粹○知○人○安○民○二○語○
乃○萬○世○治○天○下○者○之○準○則○以○九○德○甄○別○人○才○以○率○
作○考○成○保○泰○守○業○無○一○語○不○關○切○治○道○當○時○禹○經○
理○九○州○十○餘○年○在○外○宅○揆○之○任○必○屬○之○臯○陶○故○舜○

與之論道論治其言獨多○虞廷至治實皋陶致之○
舜贊其功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禹曰皋陶邁種德○七乃降黎民懷之後世獨見舜○
士師之命遂言皋陶終身爲刑官殆不然也○今悉○
治國者舍知人安民四字寧有治術哉○可以懔然○
思矣○

明禮部尚書吳山極有品行生一女嚴世蕃欲求爲○
媳因設酒享山而以大學士李本爲之介酒未行○

明倫彙編

卷四

三

山與本奕本以手搥局語山曰今日之酒爲何而○
設山對不知本乃以世蕃之情告山曰某老矣何○
從得生女乎世蕃聞之蹙然不安遂罷酒而山於○
是與嚴失歡後嚴氏敗而其姻家無不得禍者人○
始服山之先見爲不可及也○

漢寶憲納妾郡國皆有慶賀漢中郡常遣吏戶曹李○
邵諫曰寶憲不脩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
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邵○

請自行遂所在遲留至扶風而憲就執其交通者○
皆坐免太守獨不與焉○唐張九齡見朝士趨附楊○
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曹皆向火乞兒一旦火盡○
灰冷當凍裂肌膚骸骨溝中矣○邵堯夫云盜之竊○
物也方其盜也惟恐其不多也及其露也惟恐其○
多也此言極可爲阿附權門之戒九齡先見故自○
不易獨李邵所在遲留尤稱高○
陳眉公曰富貴功名上者以道德享之其次以功業○

明倫彙編

卷四

四

當之○又其次以學問識見駕馭之其下不取辱則○
取禍○

對失意人莫談得意事處得意時常想失意事○
同居父子兄弟賢否相半○若頑很刻薄不惜家業之○
人先死則其家興盛未可量也○若慈和馴謹之人○
先死則其家不可救矣○諺云莫言家未成成家子○
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真確論也○
上○士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士所與居皆其所愛也○

下○士○所○與○居○皆○其○所○傷○也○我○輩○擇○交○務○擇○其○可○畏○
可○愛○者○故○人○之○邪○正○必○謹○於○所○習○習○與○正○人○居○則○
正○與○不○正○人○居○則○不○正○此○前○賢○之○至○論○萬○世○之○明○
法○

周○人○有○教○氏○者○積○粟○盈○囷○足○支○數○十○年○未○足○也○而○問○
貯○積○於○嗇○夫○嗇○夫○曰○子○之○積○厚○矣○吾○無○以○益○子○子○
而○計○子○之○所○有○者○慎○用○之○而○已○夫○圭○撮○之○不○慎○鐘○
筭○渡○之○鐘○官○之○不○慎○尾○閭○洩○之○江○海○雖○犬○也○以○奉○

漏○卮○則○沒○世○不○能○取○盈○焉○我○嗇○夫○也○吾○告○子○以○嗇○
而○已○夫○神○不○可○以○驚○用○嗇○之○則○凝○福○不○可○以○驟○享○
嗇○之○則○永○強○不○可○以○厚○恃○嗇○之○則○堅○故○聖○人○之○言○
曰○事○天○治○人○莫○如○嗇○

國○勢○強○則○動○罔○不○吉○國○勢○弱○則○動○罔○不○害○譬○人○元○氣○
克○實○年○力○少○壯○間○有○疾○病○旋○治○旋○愈○湯○劑○鍼○砭○咸○
得○收○功○元○氣○虛○弱○年○力○衰○憊○一○有○病○患○補○東○則○耗○
西○實○上○則○虛○下○雖○有○扁○鵲○無○可○奈○何○昔○有○人○年○七○

十○矣○而○患○腸○澼○醫○曰○此○臟○熱○也○飲○以○寒○劑○寒○停○胸○
中○腸○澼○未○愈○而○病○胃○不○能○食○醫○曰○此○中○寒○也○投○以○
溫○劑○助○其○飲○啖○虛○火○內○炎○胃○未○強○而○病○眩○胃○不○能○
寢○於○是○又○從○而○消○導○之○下○痢○數○日○而○斃○矣○此○其○治○
之○非○不○對○症○也○而○卒○以○死○者○元○氣○不○勝○故○也○是○以○
君○子○爲○國○務○強○其○根○本○振○其○紀○綱○厚○集○而○拊○循○之○
勿○使○有○繫○脫○有○不○虞○乘○其○微○細○急○撲○滅○之○勿○使○滋○
蔓○七○難○圖○矣○

張○太○嶽○先○生○曰○三○代○至○秦○混○沌○之○再○闢○者○也○其○爲○政○
雖○過○於○剛○猛○然○創○制○立○法○至○今○守○之○以○爲○利○史○稱○
其○得○聖○人○之○威○洪○武○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於○
威○強○又○渾○沌○之○再○闢○也○建○文○不○振○賴○成○祖○神○武○起○
而○振○之○其○後○數○代○皆○競○守○太○祖○之○法○不○敢○失○墜○
故○人○心○大○定○而○勢○有○常○尊○至○於○世○廟○承○正○德○群○奸○
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綱○飭○法○紀○而○國○家○
神○氣○爲○之○再○揚○張○太○岳○此○論○雖○未○雅○馴○然○其○果○敢○

有爲之氣誠足以樹立者豈非救時之宰相可由
此觀之則姑息之仁優柔之化不足以治國也明
矣故曰刑期無刑殺以止殺此是實理
侍郎梅溪土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
何不供養宋大本圓照禪師遇人有飯僧者必告
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
之徒衆在此豈無壅擅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蓋
古人透徹佛事故能爲此不作佛事語乃知通佛

開通集 卷四 化

法未有不通世法犯王法未有不犯佛法
朝廷設法司以平天下之刑設臬司以平一省之刑
設推官以平一郡之刑刑者民命所關豈不至重
所當再四詳審極意矜全也寧失入毋失出矣
以致覆盆之下昭雪無門總由問官身家之念切
耳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視民如傷文王真
我師也
刑部尚書龔芝麓先生疏曰從來失出之罪原輕於

失入今承問各官引律未協擬罪稍輕一經駁查
卽行叅處承問者惕於功令一切畏縮寧從重擬
以作自全之計但求免於駁叅於一己之功名無
碍而他人之性命不暇顧矣昔人云自安之道在
人之死非虛語也如果承問各官徇情枉法顛倒
是非故出故入確有情弊可指者其叅處宜也若
止是擬罪稍輕引律未協及平反欠當遺漏疎忽
等項概免叅論庶刑官得以精詳審酌無瞻顧之

開通集 卷四 八

憂而獄情可幾明允矣讀此疏真是仰體上天好
生之意者其造福豈淺鮮乎張釋之爲廷尉天下
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是以不冤吾且拭目俟
之矣
張太岳先生曰人才難知知人固未易也余平日無
他長惟不以毀譽爲用舍其所拔識或出於杯酒
談笑或望其丰神意態或平生未識一面察其行
事而得之讀其所著述而得之皆虛心獨鑒匪借

人言故有已○躋通顯○而其○人終身○不知者○此所以○常得國士○而士亦肯為之用也○大臣為國求賢之○法固當以是為鑒矣○

夫爵祿賞鑒所以磨世也○庶耻節義所以建標也○爵祿賞鑒不足以激上才○止可以勸中人耳○然上才○百一中才者○多令爵祿賞鑒常歸之○庶耻節義則○中才者○望標而趨矣○不然爵祿賞鑒付之於碌○庸人與夫齷齪苟且罔知禮義之輩○則公道沮喪○

士氣何由而振乎○嗟○天下固不乏人所望於激○勸之力耳○

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孔子云○道不遠人○蓋學問既知○頭腦須窺實際○欲窺實際○非至瑣細至紛糾處○不得穩貼○如大力猛迫金體○乃現若於人情物理○未曾○在場中○做却一番○終是紗窓裡看花○豈能如實○向花中看也○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亦只是從人情物理中參○

透一番○耳○昔人有云○離境脩行○不如即境脩行○又云○靜處做好○不如鬧處做更好○此之謂也○然世有高才碩德○欲做却一番○而未有其時○未有其遇○徒爵○無所發舒○可為慨嘆者○此耳○

六經所載○無非格言○至聖人涉世妙用○全在乎易自起居言動之微○至經綸天下之大○無一事不有微權○妙用無一事不可至○命窮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殫○即聖人不能盡○誠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

矣○此真是千古異書○從來聖賢豪傑○高人達士○以至醫卜星相○天文地理○斷不能出此範圍者○我輩欲讀○未見書○儘可不○必諸於一部周易中○參味一二義○何如何如○

毛嬙西施○天下之至麗也○鳥見之高翔○魚見之深入○况無容於前○有伺於側○同室並御○爭妍競憐○斯楚姬班女○所為招剝而興悲也○彼才人者○不知含光葆真○內晦其美○乃嫣然狡服○靚粧沾○自喜以此○

求容將無難乎孫登之言曰火有光而不用其光
人有才而不用其才光在於得薪用在於識真差
乎假令屈賈之傳少留意於此則汨羅無不返之
魂長沙無賦鵬之感矣

有人對明陽先生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
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
何可見乃知使人可見不若使人不可見之爲妙
也余深服此言

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
不足以累其心但世俗所爲道德功名而已所爲
功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誣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誣明道亦功利
耳
只存得此心常現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
徒放心耳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歛爲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

人物皆然蓋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況人乎花
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華美太繁露耳

患難困苦中養之以福正在此時不得空忙放過
世儒外索於刑名器數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
知吾心卽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遺棄人倫事
物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卽吾心不
可得而遺也

陽明先生曰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

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
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
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久小人之才豈
無可用如砥礪芒硝皆有攻毒破壘之功但混於
參苓芪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
鮮有不誤者矣

呂崇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調見必問有
何人才客去隨卽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

人○薦○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為○相○文○
武○各○稱○職○嗟○乎○大○臣○當○國○薦○賢○是○第○一○事○須○博○訪○
於○人○內○斷○於○已○以○識○英○雄○之○眼○行○之○以○公○無○私○之○
心○則○庶○乎○有○得○人○之○慶○矣○此○風○何○可○得○見○耶○
苟○同○於○俗○以○為○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達○於○俗○以○求○
異○者○尤○非○君○子○之○心○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
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絕○俗○哉○然○必○曰○無○害○於○義○
則○其○從○之○也○為○不○苟○矣○

富○強○之○說○聖○人○所○不○諱○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
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周○公○立○政○其○克○詰○爾○
戎○兵○何○嘗○不○欲○國○之○富○且○強○哉○後○世○學○術○不○明○高○
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總○涉○富○強○便○云○霸○術○
不○知○王○霸○之○辨○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奚○必○仁○義○
之○為○王○富○強○之○為○霸○也○但○須○實○意○舉○行○虛○心○體○訪○
勿○效○王○荆○公○之○執○拗○流○毒○萬○民○毋○似○盧○懷○慎○之○伴○
食○遺○譏○後○世○此○宰○相○之○所○當○審○處○而○究○圖○者○也○

自○古○帝○王○將○相○未○有○賞○罰○不○明○用○人○不○得○其○當○而○能○
致○太○平○者○欲○明○賞○罰○須○別○貪○廉○欲○獎○廉○抑○貪○必○須○
崇○尚○學○術○學○術○正○而○公○道○昭○矣○豈○有○用○人○不○當○之○
患○哉○
人○不○易○知○然○為○人○而○使○人○易○知○者○非○至○人○亦○非○真○豪○
傑○也○黃○河○之○脉○伏○地○中○者○萬○三○千○里○而○莫○窺○其○際○
器○局○短○淺○為○世○所○窺○丈○夫○方○自○愧○不○暇○而○暇○求○人○
知○乎○

鮑○叔○一○齊○大○夫○識○見○却○甚○高○其○薦○管○仲○也○曰○臣○之○所○
不○如○夷○吾○者○治○國○不○失○其○柄○只○此○一○句○便○得○相○天○
下○的○肯○繫○子○產○之○治○鄭○孔○明○之○治○蜀○皆○以○猛○為○政○
亦○此○意○也○
天○下○非○有○心○人○不○可○與○交○有○心○者○肝○胆○也○天○下○非○無○
意○人○亦○不○可○與○交○無○意○者○澹○也○惟○肝○胆○之○深○故○能○
澹○也○記○曰○君○子○澹○以○成○豈○不○信○哉○
吾○聞○花○之○濫○也○必○受○攀○折○火○之○濫○也○必○招○撲○滅○使○其○

在○蓋○在○木○石○也○孰○得○而○昵○伺○之○哉○是○以○貴○乎○其○善○
藏○也○

陸○平○泉○先○生○曰○古○人○言○天○地○如○逆○旅○不○知○此○身○亦○小○
逆○旅○也○看○來○造○物○是○房○子○主○人○我○們○是○借○房○子○居○
住○的○若○限○定○幾○年○便○不○許○住○了○此○謂○大○限○已○盡○雖○
然○若○借○房○入○平○日○安○分○守○法○不○得○罪○於○房○主○人○彼○
此○相○得○再○容○他○多○住○幾○年○亦○有○此○理○此○即○聖○賢○修○
德○凝○命○之○說○也○

范○文○正○父○子○以○麥○舟○助○喪○乃○石○曼○卿○耳○公○父○子○盛○德○
此○非○其○所○難○石○曼○卿○天○下○士○也○狀○貌○岸○偉○慕○古○人○
奇○節○以○文○采○氣○誼○豪○一○世○所○交○如○歐○文○忠○公○張○文○
節○公○皆○奇○之○特○落○七○當○其○意○者○無○幾○人○故○嘗○為○大○
理○丞○而○貧○不○能○塋○毋○文○正○父○子○見○之○自○然○傾○舟○相○
助○此○何○足○為○范○公○重○如○曼○卿○之○貧○乃○可○重○也○郭○元○
振○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纓○服○叩○門○者○自○言○五○世○
未○塋○盡○數○與○之○况○范○公○父○子○耶○歐○陽○為○文○正○作○墓○

誌○銘○為○曼○卿○作○墓○表○皆○不○載○麥○舟○一○事○蓋○公○之○盛○
德○不○專○在○此○正○如○雲○長○公○秉○燭○達○旦○未○嘗○見○正○史○
即○使○有○之○乃○舉○為○一○生○大○節○此○非○知○雲○長○者○蓋○我○
輩○尚○論○古○人○當○舉○其○大○而○畧○其○小○非○具○隻○眼○者○何○
足○以○語○此○
詩○文○只○要○單○刀○直○入○最○忌○綿○密○周○綴○密○則○神○氣○拘○
蹙○則○天○真○爛○熾○史○記○之○佳○處○在○疎○漢○書○之○不○如○史○
記○在○密○元○画○疎○宋○畫○密○氣○韻○生○死○皆○判○於○此○

諸○葛○孔○明○為○相○惟○成○都○八○百○桑○唐○元○載○為○相○及○其○敗○
也○藉○其○家○胡○椒○八○百○斛○嗚○呼○夫○人○以○百○年○之○身○天○
假○以○年○不○過○八○十○九○始○以○八○十○為○率○計○其○得○志○
不○過○三○四○十○年○而○已○豈○有○三○四○十○年○之○間○能○食○胡○
椒○八○百○斛○之○理○亦○愚○矣○哉○自○古○居○相○位○者○何○嘗○死○
於○饑○寒○而○嘗○死○於○財○債○可○笑○也○
莫○言○婚○嫁○早○婚○嫁○後○事○不○少○莫○言○僧○道○好○僧○道○後○心○
不○了○惟○有○知○足○人○軒○七○直○到○曉○惟○有○偷○閑○人○愁○七○

直到老

蘇子瞻與子由書云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此
外萬端皆不足介懷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
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蟲魚
之類皆吾作樂事也坡公忠直不容於朝而其
趣乃若此士人何可無此達觀
程子曰今人不曾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
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求在外者未可必求在內者必可得未可必者一聰
於天必可得者當責之已
世道之治亂本於在位之貪廉欲懲貪獎廉非以身
帥眾其道無由故司道之取與不嚴欲有司之從
令不可得矣督撫之取與不嚴欲司道之從令不
可得矣政府之取與不嚴欲督撫之從令不可得
矣故曰一方之本在督撫天下之本在政府如果
苞苴不行鑽營路絕誰謂羔羊素絲之風不可復

見耶

杜牧之阿房宮賦今古絕唱當時場中不取以名人
先容覆閱絕置上第若而文也猶爾偃蹇况其下
乎唐制科以詩而李白杜甫皆不及格若而詩也
猶然黜落况其下乎陸宣公主試以不還怒不
過策士韓愈卷黜不取次年復出是題愈書舊一
字不易宣公驚賞首薦交公文章山斗誠為自負
宣公藻鑒亦非遽變於前出處顯晦其自有司命

有士人貧甚夜則焚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聞空中
者存乎人奈何躁急為也聽之於命而已
語曰帝憫汝誠問汝何所欲士答曰其非敢過望
但願衣食粗足逍遙山澗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空
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從若只富貴
可矣乃知清福為上帝所吝惜而不輕與人者然
有一種達官貴人能不以富貴動其心儵然高寄
有清約之風雖處華樂而一如寒素將聲色貨利

玩好諸物。瞬乎其不。滓也。此洪福而克。其清福者。也。其地位更何如矣。

范仲淹在鄧。七人買黥。以狀元及第歸鄉。謁仲淹。願受教。仲淹曰。惟勿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黥不忘其言。每語人曰。吾得范文正一言。平生用之不盡。忍。者。來。妙。之。門。也。清。食。之。外。更。加。一。忍。則。何。事。不。辦。所。謂。神。醫。療。疾。妙。在。一。針。至。人。救。世。括。於。一。字。大。地。以。能。覆。能。載。為。忍。山。藪。以。藏。疾。藏。瑕。為。忍。江。海。

以。納。為。忍。龍。以。潛。為。忍。鯢。鵬。以。六。月。息。為。忍。鷺。鳥。以。飲。翼。為。忍。猛。獸。以。狙。伏。為。忍。兵。家。以。持。重。為。忍。佛。家。以。定。為。忍。道。家。以。柔。為。忍。儒。家。以。三。戒。九。思。為。忍。自。來。脩。煉。堪。與。學。問。經。濟。無。不。從。逆。局。中。來。順。而。隨。之。為。凡。為。庸。逆。而。閉。之。為。吉。人。為。異。人。為。大。有。力。人。故。小。忍。小。益。大。忍。大。益。暫。忍。暫。益。久。忍。久。益。半。忍。半。益。全。忍。全。益。有。事。化。為。無。事。不。平。化。為。太。平。忍。之。忍。之。又。重。忍。之。即。鬼。神。且。無。奈。我。何。

矣。忍之一字。非五倫之大藥。石三教之大總持哉。姚承菴先生家訓曰。斯干之詩。說到鳥革翬飛。弄璋弄瓦。盛矣。然開口却云。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未有不相好而相猶。能自守其基業。克開其子孫者。兄弟間偶有不和。愜處。即宜明白說破。隨時消釋。無傷親愛。看大舜待傲象。未嘗無怨。無怨也只是箇不藏不宿。所以為聖。今人外假怡怡之名。中懷仇隙。而不可解。吾不知其何心也。

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癰。疥癩。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至誠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行。物或見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呂居仁曰。面前徑路。無令窄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亦荒。眼前滿地生荆棘。嗟乎。

彼立已于峻及離人而立于獨者可以警矣

子產論爲政貴猛而孔子稱之曰古之遺愛乃知惟存心慈愛之人方可以行威猛之事亦惟能行威猛之事方可以施吾慈愛之意不然婦人之仁難以見德而反以養亂子產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吾則曰惟存仁者能以猛服衆宋包拯執法不阿笑比黃河之清時人相謂曰關節不到閭羅包老而史臣乃稱其宅心平恕殆卽孔子遺愛之說

欺

觀人之術在隱不在顯在晦不在明顯與明人之所畏也隱與晦人之所忽也人之所畏雖小人猶知自飾人之所忽雖君子不能無疵故人情欲欺世而售其奸者每爲善於人之所見爲惡于人之所不見然受病于人之所不見則其病必發于人之所見矣是故隱顯晦明本無二理君子欲無得罪于衆必先無得罪于獨未有隱而不露晦而不彰

者也

呂東萊曰天下知畏有形之寇而不知畏無形之寇欲之寇人甚于兵革禮之衛人甚于城廓而人每不能守禮者特以欲之寇人無形可見故狎而玩之耳然而無形之寇藏于杳然冥然之間而發于卒然忽然之際非聖人以禮爲之防則人之類滅久矣君子視欲如寇視禮如城吾之所以得保其生者恃禮而已無此禮則無此身人徒見君子常

氣聽命于心者聖賢也心聽命于氣者衆人也古之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爲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爲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變于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美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時易簣之頃生死變于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若衆人初未知治心之理所恃者血氣之剛耳烏得而不變哉

地○之○于○車○莫○仁○于○羊○勝○而○莫○不○仁○于○康○衢○水○之○于○舟○
莫○仁○于○瞿○塘○而○莫○不○仁○于○溪○澗○蓋○戒○險○則○全○玩○平○
則○覆○也○生○于○憂○勤○死○于○晏○安○厥○理○明○甚○人○所○以○不○
知○良○者○特○習○之○而○不○察○耳○端○居○之○暇○嘗○試○思○之○使○
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吾○功○績○業○廢○者○誰○歟○使○吾○
歲○月○虛○棄○者○誰○歟○使○吾○草○木○同○腐○者○誰○歟○使○吾○
欲○忘○返○而○流○于○惡○者○誰○歟○使○吾○弛○備○忘○患○而○陷○于○
禍○者○誰○歟○皆○宴○安○之○為○也○故○曰○宴○安○耽○毒○不○可○懷○

關雎集

卷四

三

也○問○脩○怨○于○君○子○必○以○為○非○問○脩○怨○于○小○人○則○以○為○是○
二○者○皆○未○為○定○論○也○專○于○報○怨○者○執○睚○之○徒○耳○專○
于○忌○怨○者○老○莊○之○徒○耳○吾○聖○人○未○嘗○脩○怨○亦○未○嘗○
忌○怨○權○其○大○小○輕○重○而○中○持○衡○焉○未○嘗○倚○一○偏○而○
主○一○說○也○故○曰○以○德○報○德○以○直○報○怨○
至○書○無○悅○人○之○淺○效○而○有○化○人○之○深○功○至○樂○無○娛○人○
之○近○音○而○有○感○人○之○餘○韻○凡○天○下○之○理○不○能○窺○于○

未○得○味○之○前○必○不○能○舍○于○既○得○味○之○後○故○一○見○而○
其○美○易○觀○者○必○探○之○而○其○味○易○盡○也○發○之○為○春○華○
何○如○歟○之○為○秋○實○玩○虛○華○而○忘○實○味○殆○未○聞○為○腹○
不○為○目○之○要○道○矣○
魏○武○病○頭○風○方○伏○枕○時○一○見○陳○琳○檄○即○躍○然○起○曰○此○
愈○我○疾○此○愈○我○疾○夫○文○章○可○以○起○疾○是○天○下○之○意○
藥○不○從○口○入○而○從○心○授○也○病○即○起○于○見○文○章○是○天○
下○之○真○藥○不○可○以○形○求○而○但○可○以○神○領○也○夫○天○下○

關雎集

卷四

四

之○善○文○章○如○良○醫○之○善○用○藥○古○今○文○章○亦○不○少○矣○
故○不○難○于○有○陳○琳○而○獨○難○于○有○魏○武○吾○不○喜○陳○琳○
之○能○文○章○而○喜○陳○琳○之○遇○知○已○蓋○知○已○甚○難○雖○琳○
亦○不○能○不○懷○知○已○之○感○矣○嗟○乎○悠○悠○世○界○慧○眼○何○
人○或○知○其○人○知○其○文○而○此○衷○狹○隘○妬○忌○旋○生○誰○復○
動○憐○才○之○念○者○有○愧○曹○瞞○多○矣○
揚○用○脩○曰○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
必○剛○愎○明○察○之○君○也○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

破家其破家必輕俊而無檢者也。在人臣則真小
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僞君子也。蓋真小人
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僞君子則既竊美名。而其
流惡無窮矣。是故唐之亡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
之亂不在京汴而在王安石。白樂天詩云。狐假
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卽淺朝
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恕狐哉。

陸務觀云。吾聞淫賊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暴。

又可挾摘刻削。露其情狀乎。文人發露不能隱伏。
天能不致罰也。長吉天東野窮王川生官不掛朝
籍而死。正坐此耳。華陰縣民有以甘露降告縣者。
縣令因出自接之。有道人笑焉。縣令怒。械繫之道
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可至六七十。年若其壽
短促。則漏迸于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稿故耳。官
人不信。請畱我。以待明春。此松必不復榮也。縣令
如其說。果驗焉。然則後生詞彩。絢然宣洩太盡者。

蓋甘露之謂也。客曰。功名亦然。

丁重有人倫鑒。一日見于琮。語路巖曰。于侍即風儀
秀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得
不益于祿位。苟踰月不居廊廟。某無復更至門下
矣。決旬果登台鉉。

所貴乎剛者。貴其能勝已也。非以其能勝人也。子路
不勝其好勇之氣。是爲勇字。所降伏終不成箇剛
者。聖門稱剛者。誰吾以爲恂恂之顏子。其次魯純。

之曾子而已。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于安樂。當失意
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于憂患。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酒
養群行羣。止看識見。

世之假道學。卽孔子所謂鄙夫也。外飾道貌。而內肆
其奸貪。其患得患失之念。真無所不極。其至鑽營
狗竇。昏夜乞憐。惟恐人知。自以爲脩飾甚工。使人

無間可入而一種卑陋陰詭畏首畏尾不可告語之狀已被明眼人覷破矣嗟乎國家安賴有若人哉然而崇官厚祿往往萃于若輩巧則巧矣其如清夜何哉

有益于世者爲之可也○有害于世者勿爲可也○卽如淫詞艷曲○最足傷人心○術昏人神○智妨人覓利○僥薄子爲之○雖一時流傳鼓動○而不知其損陰德○敗風俗不小也○先正有云○以艷語動人○淫心者必

得淫報請三復斯言

天地間風氣大約十年而一變○或數十年而一變○風氣所屬士習因之○故戰國之士尚游說尚俠烈○西漢之士尚功名○東漢之士尚節義○晉代之士尚清談○宋以理學爲宗○明以東林爲歸○迨其後專尚奔競○寡廉恥○歷觀往代其風氣亦旣彰彰矣○卽文章一事○或時而近于先秦○兩漢時而近于六朝○時而近于八大家○時而近于訓詁○時而近于先正○展轉

波靡竟流于濫惡之時○蕪而風氣不可問矣○濫惡之極○急藉明眼人爲之匡救○起弊扶衰○理固然也○蓋人心之好尚○不一揔是胷中無確識耳○有識之士○百折不回○豈甘漫投時好○然挽回風氣者○在上而不在下○所貴乎識時務之君若相矣○君相之取舍○正而後大儒輩出○理學昌明○文章節義振起一時○嗟乎風氣所關○豈細故哉○

從古淫亂之禍○至唐而已極矣○一禍于武氏○再禍于

韋氏○三禍于楊太真○四禍于張良娣○五禍于牛昭容○說者曰○此唐太宗之淫報也○太宗爲弟婦生子○繼元吉後○只此一節○已無人理○其啓一代之淫禍○曷足怪乎○下而至于士庶之家○亦蔑不然○祖宗垂訓○立法可不慎于其始耶○

凡人之病○大約在妄想○妄想則多思慮○多營求○多非分之干○多意外之擾○曷若從實地做去○不作他想○悠然樂在其中之爲愈也○

人生須具有仙骨。方可學道。如張子房。前有黃石。後有赤松。其生平所遇。莫非仙侶。非具仙骨者。烏能觀此異人哉。嗣後李勣。侯好言。神仙鬼恠之事。記者謂其不經。然觀其舉止語默。若真有仙氣者。殆子房之流亞歟。乃若崔司徒。雅以子房自負。而操用其術。卒鮮令終。此真子房之罪人也。余自愧齷齪。思一見異人。杳不可得。豈非生平恨事。然不可以形遇者。未始不可以神遇。師其意而善用之。其

開卷集

卷四

其

庶幾乎

殷美為豫章太守。都人士致書百餘函。附行李。行次石頭。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洪喬不作致書。郵後人以孤高許之。余曰。此是天地間最薄情人。一致書細事。尚爾負人。安望其託妻寄子哉。厥後其子殷浩。咄咄書空。隨有空函之舉。不須假手他人。而自浮沉其書。則天之報施。亦云巧矣。嗟乎。今又有一種浮薄子。偷看家書。慣拆私牘。或以

資談柄。或以雪私仇。視浮沉其書者。其報應更當何如也。

孔子曰。君子而時中。東方朔曰。聖人之道。一龍一蛇。隨時之宜。無有常家。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夫道莫妙于隨時。獨不可為詭隨者。道耳。試觀松栢之老。色當春夏則鬱葱。當歲寒則黯黹。非松栢之改其操也。隨時故也。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非審于隨時之義乎。然小

開卷集

卷四

三

人往往藉此意。以巧售其術。曰。吾隨時耳。遂令時之義。不明于天下。故曰。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由實尚書。屈膝執政。所自來矣。不亦深可愧哉。畫家有神品。妙品。能品。逸品。昔人有云。失于自然而後神。則逸品又在神品之上。所謂逸者。靈氣也。文無靈氣。則泥塑其形。木雕其狀。雖滿紙繡錦。曷足貴乎。文章家可以知所從事矣。文一也。能為時。不如能為古矣。能為嘲風弄月之古。

不如能爲經天緯地之古矣。能爲經天緯地之古。又何如能爲見性明心。徹乎無始之古哉。今世界名理之儒鮮矣。降而爲經濟亦鮮焉。又降而求其稍異于時文而學古有獲者。亦未數數然也。搥之其嗜慾不淡耳。功名之心急。惟時尚之是徇。勢不得不日趨而下也。其能講天地民物之故。究身心性命之微者。誰哉。余嘗謂元之文章不如宋明之文章。不如元。元如虞集揭傒斯金履祥輩。皆足稱

一代巨儒而明之。古文手竟寥寥焉。大約精于時文之故也。上以是招而下以是應。又何怪乎。禮曰。爲上可望而知。爲下可述而志。則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是以上下相感而泰交成也。迨乎後世。君疑臣。臣亦不敢自致于其君。卽薦賢一事。末世曾有能實心行之者乎。昔也父兄不妨薦其子。若侄。如祁奚之舉祁午。狄仁傑之舉狄光嗣。謝安之舉謝玄。呂蒙正之舉呂夷簡。上與下相

信不疑。故功業垂于天壤也。今則大臣以避嫌爲務。甚有絕口不言某某爲親故者。積行之士所以墜于上聞也。信友獲上之說。至于今而不驗矣。豈不痛哉。

今之尚論古人者。以翻案見奇。余謂此不必翻。亦不可翻。也是非之權自在千古。胡得以一人之臆說。驚衆人之耳目哉。故余評史一以虛公二字應之。不敢私立一見。私樹一論。而質之古人。能令古人

心爲之折。而首爲之肯。眞所謂不恨我不見古人。直恨古人不見我。此余尚論之素志也。彼好爲翻案者。說則新矣。而于理未安。恐未許古人心服耳。陳眉公座右銘曰。天高。清地厚重。不得已然後動。簡御繁。寬得衆。謙皆吉。願乃訟。先水鷄。後鳴鳳。利喙鳥不賓。麟利角獸不臣。惟口筆戎。乃興時語。默度淺深。古聖賢必兢兢。眞英雄必小心。發爾覆在典墳。多其輔在賢人。累功行。長子孫。惜精氣。報君

親慎旃哉。昌令名。余讀是銘而有警焉。允願天下之士共讀是銘而莫不警焉。

聞鐘集

卷四

卷四 國朝勞大興撰大興有甌江逸志已著錄是編分爲五集每集前俱有自序後附其子嶢跋其三集序中稱順治戊戌榜發落拓如故蓋嘗舉於鄉而不得者也所載皆前人格言懿行末附儒門功過格當官功過格二篇乃取袁黃顏光衷舊本刪補之其意在勸善規過而皆主於積德積福因緣果報之說則亦爲下等人說法者也



聞鐘集

無卷數 浙江巡撫撰進本

國朝勞大興撰大興有甌江逸志已著錄是編分爲五集每集前俱有自序後附其子嶢跋其三集序中稱順治戊戌榜發落拓如故蓋嘗舉於鄉而不得者也所載皆前人格言懿行末附儒門功過格當官功過格二篇乃取袁黃顏光衷舊本刪補之其意在勸善規過而皆主於積德積福因緣果報之說則亦爲下等人說法者也

畜德錄二十卷

〔清〕席啓圖輯

私藏清康熙繩武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畜德錄二

十卷》提要

畜德錄序

易大畜象曰君子多識前言往
行以畜其德夫德體玄默清虛
猶天也艮山磅礴蔽虧若將蘊
天其中而有之者故有畜德象
焉然而君子法之必多識言行
者非徒以夸多爲也蓋學者之
所患惟在乎志之易靡也識之
易昏也心之易窒而氣質之易
入於佻且浮也志靡則墮識昏

序

則卑心窒則愚氣浮而質佻則
流宕忘返其德之亡也久矣故
必漸漬乎前言往行之中曰見
所未見曰聞所未聞務期於淡
造自得而止夫然後靡者可立

序

二

昏者可明窒者可通而佻且浮
者可變化也是之謂畜德否則
問學不徹其原而規規焉爲耳
目之所囿詞章之所錮此坐井
闕天者耳非艮山所以上蘊乎

天也若吾吳洞庭東山席君文
興平生以仁厚居心以澹泊養
口體以輕財樂施周旋親故而
安緝鄉里其於君子之德亦旣
有其基矣顧又閉戶好書家所

序

三

積書數千卷每擇其尤切身心
者手披口吟涵泳而師承之悅
然有悟顧又以爲未也遂徧葺
周秦以來迄於元明諸嘉言懿
行凡二十卷二十有一則名曰

畜德錄以便省覽雖久病牀簣
間猶惓惓編次未嘗輒易其所
好蓋其爲人也不靡不昏不窒
不浮其於所畜何如也君旣歿
將葬而其子獻臣出此錄示余

序

四

受讀旣訖喟然曰富矣哉此君
子之所謂多識者也昔余嘗見
宋儒所撰厚德錄仕學規範及
名臣言行錄諸書殆與此錄相
彷彿其所編次類不越本朝諸

賢未能若君之上下數千百年
門晰部分最完且善也余先以
有德與言許君後之讀此錄者
藉此以想見君之爲人則余之
說不其信矣夫他若君平生事

序

五

實與夫家世生卒之詳悉見余
所爲誌銘中茲不復論祇論畜
德錄云獻臣名永劼君長子也
爲人甚文而淳謹有君遺風今
且孜孜校刊此錄若惟恐君之

氏名無傳於後者余聞之顯揚
先人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
明示後世教也獻臣其近之矣
故并附述以見爲德者之有後
如此康熙二十三年夏六月丙

序

六

午堯峰老鈍汪琬序



序

人之心譬如田以良苗植
之則成良苗曰良茅植之
則成稂莠嘉言懿行者人
心良苗也浸灌於嘉言懿
行之中其心不明且正者

叙

一

鮮矣浸灌於淫辭說之
中其心不昏且蕩者鮮矣
王何嵇阮浸灌於虛無而
成放誕盧駱王楊浸灌於
辭章而成浮薄自明季已
來俗衰學駁偏僻之說淫

豔之詞所已眩人耳目撼
人心志者雜然並位如入
五都之市百性之物具陳
非志定守固其不舍布帛
菽粟而逐華靡者幾希取
舍一移日長月益與之俱

叙

二

化何所不至哉故今之學
者不但讀書之弊不可
勝言即讀書之弊大不可
勝言能於諸子百家中精
擇而慎收之不離乎規矩
準繩則可已養其心而為

吾道之羽翼矣席子獻臣
奉其先尊人文興公所纂
畜德錄示余曰昔我祖太
僕公有格言類編一書我
先人謹承先志搜補而廣
之平生不好戲伎玩物嬉

叙

三

戲之具而獨皇仁是書病
革時猶置簣上俯首睨視
余受而讀之則上自周秦
下訖近代學士大夫之嘉
言懿行萃焉經羅博而取
舍當內之有益於身心外

之有補於世道非如晉人
世說長傲助輕唐人甄文
類聚諸書編輯風雲月露
己也可謂精擇而慎叔奢
弄余聞文輿性孝友好施
與周人之急常若不及雖

敘

四

久病應得官而未仕不及
見之政事而其薦行於門
內施及於鄉黨者事一皆
可為法江西魏村子不安
譽人者也為席舍人傳曰
雖沒而祭於社無忝焉是

其得力於是書者豈淺鮮
哉吾已足益知人心之不
可不養而所已浸灌之者
不可不擇也賈生有言習
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
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

敘

五

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
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
也讀書大然天下浮誇放
辟之書其為楚言者多矣
不擇而取之弊可勝窮耶
取舍如文輿庶幾弗畔於

道也夫

當湖陸龍其撰



錄

六

序

畜德錄者具區席舍人文輿氏所手輯而其嗣君獻臣鏤版以行者也席自罔伯以忠厚詒謀子若孫奉前人之規矩率好行其德以世其家大者敬宗收族次則急病讓夸利濟之事知無不為非

序

僅若馬少游所謂鄉里稱善人而已婁東距莫釐峰下不數舍余聞而慕之方思一登其堂親接其醇風而舍人已沒此志未就輒用惘々丁卯之夏造士稍間休於嘉禾適雲間劉君公原携是編至道獻臣之意問序於余因得受而卒

業焉見二十卷之中薈萃古今聖賢之
懿訓格言及所以省身克己者甚脩部
分條列綱舉目張上採典墳下逮稗乘
近而環堵之無忝明發遠而大庭之翼
贊光華開卷瞭然可以感發人之善心
可以懲創人之佚志禮學經濟一以貫

序

二

之嗚呼此書之有裨于進修也豈細故
哉余因謂窮約者不可無此書居仁由
義獨善其身也利達者不可無此書化
民成俗兼善天下也易言畜德而象之
以天在山中而又推其原於多識前言
往行則舍人之所以自畜其德者固在

此而其立人達人之弘愿舉無不盡於
此矣詩不云乎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舍
人以此垂訓故獻臣暨其二仲元公朝
宗皆行成名立克繩厥武而不特此也
使世々守此書一以為子玉之座銘一
以為光祿之家訓繩々蟄々紹衣勿替

序

三

則席氏之所以衍餘慶而頌克昌者詎
有艾耶竊為天道操左券矣

婁東王揆題於嘉禾之二思堂



畜德錄目次

卷一

立志

卷二

爲學

卷三

爲學

讀書

卷四

畜德錄

目次

一

繩武堂

省克

卷五

省克

家制

卷六

家制

孝友

勤儉

卷七

勤儉

涖官

卷八

涖官

康濟

卷九

康濟

卷十

忠誠

卷十一

處世

卷十二

畜德錄

目次

二

繩武堂

厚德

卷十三

度量

卷十四

名節

卷十五

智識

卷十六

義命

卷十七

勸戒

卷十八

養生

閒適

卷十九

女範

卷二十

畜德錄

雜識

目次

三

繩武堂

畜德錄目次

畜德錄卷一

震澤席啓圖文與甫纂輯

立志

晉虞溥爲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獎諭
 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
 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
 聖人之道淡而寡味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
 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然後心開意朗敬業
 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
 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
 矣未見久學而渝也丹青亦是一染之後不復更染故渝色若學則無時不染
 夫安得渝夫工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
 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
 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成德夫學者不患材
 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一

繩武堂

希顏之徒亦顏之倫

漢儒以後乃亦有此明於聖學之言

或問晦翁先生為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

要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

若為學須立箇標準心之所為志標我要

如何為學此志念念不忘工夫自進念念不

立不然便蓋人以眇然之身與天地竝立而

為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二 繩武堂

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污壞了

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

章今之為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

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

以聖賢為標準纔讓第一等人與直做到聖

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盡得

道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

意自然接續最要得此意味到此若無求復

其初之志無必為聖賢之心只是因循荒廢了

陸象山先生生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

父笑而不答遂溪思至忘寢食讀書至宇宙

二字解者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

忽大省曰元來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

中程子謂仁者天地萬物為一體千古乃援

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三 繩武堂

宇宙內事

陳白沙先生自策詩曰聖賢久寂寞六籍無光

輝元氣五百年一合又一離男兒生其間獨

往安可獨往二字須體認正所謂雖無文

賢不王猶與要知光輝六籍又靠著聖邈哉聖與賢夢寐或見之其言天下法

其人萬世師顧予獨何人瞻望空爾為年馳

力不與撫鏡歎以悲豈不在一生一生良遲

遲今復不鞭策虛浪死勿疑請回白日駕魯

陽戈正揮

人所得光陰有幾。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蟲蟻並活而已哉。浮屠氏雖異學。亦必以到彼岸為標準。學者以聖人為師。其道為何如。彼文章功業氣節。未嘗乏人。要在人立志大小。歲月固不待人也。

吳康齋先生曰。事必有志而後可成。志必加勵。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四 繩武堂

而後不怠。蓋志乃心所向。而勵則自強之謂也。農之於耕。工之於藝。商之於貨。莫不皆然。況士之為學乎。世之志於學者。孳孳早暮。不可謂不勤也。其所求言語文字之工。功名利達之效而已。志雖益勤。學雖益博。竟何補於身心哉。是則非聖賢志學之旨矣。聖賢教人。必先格物致知。以明其心。誠意正心。以修其身。修身以及家而國而天下。不難矣。故君子

之心。必兢兢於日用常行之間。何者。為天理

而當存。何者。為人欲而當去。涵泳乎聖賢之

言。體察乎聖賢之行。優柔厭飫。日就月將。毋

期其近效。毋欲其速成。此二語非俗學之為害。不可不

由是以希賢而希聖。抑豈殊途也。予年

弱冠。賦厲志詩曰。夙興夜寐。孳孳惟義。矢願

成人。毋安暴棄。當是時。於聖賢為學之方。頗

得其萬一。而自謂古人有不難到者。不意多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五 繩武堂

病侵凌。與事乖迕。而志益荒。碌碌於衆人之中。倏忽十更寒暑。此心一靈。或興感於中夜。或發憤於窮途。日時既往。悼道無成。昔者之志。回視如夢。其悲歎之極。蓋無復有意生於世也。此無他。志不加勵之過也。

先生與章士言訓導書曰。去年辱贈言。引堯舜周公孔子為我標的。而期我造焉。噫。此大賢所宜希者。豈區區小子所敢妄意。僕竊常觀

古人道德著於一身。而事業光於千古者。豈無其由。不自小其量。而用心純也。不自小其量。此所謂全體至極也。用心純。此所謂純亦不已也。全體不息。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立志便要以為的。足下之云。蓋以廓我之量。而純我之心。輔仁之功。一何大也。夫聖至於堯舜周公孔子。無以復加矣。而其量豈自足。而心豈少息哉。後之英雄之士。卓然特立者。其量蓋期於堯舜周公孔子。而其心亦以堯舜周公孔子之心為心。一念慮一動作。數聖人常在目前。道德視數聖人。為未克。事業視數聖人。為未大。用力孜孜而不足。量詎容小。而心敢不純哉。故能率有所就。降及其次。則以先進大賢自期。而用力於德行事業者。亦無不至。而亦各得其效。夫期於聖人。雖未至。不失為大賢。期於大賢。雖未至。不失為賢者。世俗見其磊磊落落。以自表見於後者。乃謂天生非勉可。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六

繩武堂

至語古人則置之度外。語時人則曰某吾過之。都犯此病。某猶吾也。某雖過我。猶不能甚。凡百一時人自局靡然。以古人為難企。而毅然安於小藝之易成。不弘其量。而雜用其心。小有所得。志驕氣盈。以為人生所事。止於如此。嗚呼。此古人之所以為古人。而今人之所以為今人也。與僕雖不敢當足下之所期。亦不敢不以習俗為戒。而奮志乎古之大賢也。犬馬之年三十有一矣。六歲入小學。七歲而學對句。十有六歲而學詩賦。十有八歲而習舉子業。十有九歲得伊洛淵源錄。觀周程張邵諸君子出處大槩。乃知聖賢之學之美。而私心慕之。於是盡焚應舉文字。一以周程張邵諸君子為心。而自學焉。學之累歲。而行與時違。或以為古而不達時宜。或以為迂而濶於事情。或謂之僻。亦謂之怪。笑讓兼極。僕雖不敢盡。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七

繩武堂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八

繩武堂

忘初志亦不能不少徇於時。徇時之心日淡。而初志日懈。兼以疾病相纏。居恆感然不悅。茫然無措。感今懷古於風晨月夕。蓋有不勝其愁歎者矣。今年自春初專玩大學語孟中庸。覺漸有所得。舊疾稍減。而精神稍益。沉潛晝夜。反覆身心。然後知聖賢之道。豈獨古而不達時宜。豈真迂而濶於事情。豈誠僻而且怪。向之輾軻齟齬於十年之間者。於聖賢之畜德錄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九

繩武堂

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爲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爲善。爲君子使爲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爲惡。可也。爲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爲惡。爲小人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王陽明先生年十一。問塾師何爲第一等事。塾師言讀書登第耳。陽明中不然。曰。此未爲第一事。第一事其爲聖賢乎。

先生曰。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

人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自沮。而或以懈。此就有志者。言世人大都曠夫餒。

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志立而學半矣。鄒東廓先生曰。吾輩通患只是未有大志。故程門之教。言學以道爲志。言人以聖爲志。而纔說第二等。便以爲自棄。所謂第二等者。豈遂沒溺於卑污乎。或博通今古爲文章。或忠信原慤不爲不義。而學不聞道。則與聖人作用無毫髮相似。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十

繩武堂

許敬庵曰。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聖人一生精神命脈。只在志學一言。學而不厭。聖人之所以爲聖也。知學而趨之者。賢。不知學而棄之者。愚。非聖自聖。賢自賢。愚自愚也。天性在人。萬理咸備。無不可學。而能千古聖賢。與我同類。何爲甘於暴棄而不學。蚤夜以思。幡然覺悟。苟志於學。希賢希聖。希天孰能禦之。其或不然。苟安流俗之陋。醉生夢死。無可語處。

故志學作聖之第一義也。

鄒南臯先生曰。丈夫生世間。具耳目口鼻之形。所以異於物者。以有此學耳。學莫先於立志。千古聖人俱是一箇肉身。漢子只是志不肯作。凡夫單刀匹馬。所向無前。何聖域之難臻。唐人語云。語不驚人死不休。不過詩文伎倆。古人尚且辦如許勇志。奈何爲身。心性命等閒觀者。吾以爲不至聖死不休也。黃我素曰。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王子塾問。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十一

繩武堂

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古之聖賢人已兼成。此言全立心當如此。窮達一致。莫不權輿於此。故志其事而無成者。吾未之見也。不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譬發千鈞之弩。由於一機。行萬石之舟。操於一舵。

王塘南先生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學者發心之初。便須立此大志願。有此大志願。然後能量包宇。

宙度越古今終日乾乾務欲充滿此志願則
必念念無滲漏事事無愆違若不如此實脩便是虛志也不
相滿腔惻隱之心貫徹於天地萬物無少虧
缺乃爲盡性之實功此聖門求仁之學也
宋王沂國公曾青州發解南省廷試皆爲首冠
中山劉子儀爲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
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
志不在溫飽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主

繩武堂

伊川先生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
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
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
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
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
學至四十方仕中間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
最喫緊事
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
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嚮

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
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朱晦庵先生論學者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
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
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
要作好人此病直入膏肓如何如何皆是志不立之病直
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
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主

繩武堂

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
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
不是小事

張南軒先生曰道二義與利而已矣義者亘古
今通天下之正道而利者犯荆棘入險阻之
私徑也人之秉彝固有坦然正道之可遵而
乃不由之而反犯荆棘冒險阻顛躓終身而
不悔獨何與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色動

於貨財。以至於爵祿之可慕。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則銳於求名。不寧惟是。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飲食。遇事接物。苟私己自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其胸次營營。豈得須臾寧處於斯世。亦僥倖以苟免耳。徒知有六尺血氣之軀。而不知其體元與天地相周流也。豈不可惜。雖然。義內也。本其良心之不可自己者。反而求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古

繩武堂

之夫。豈遠哉。良心便是與天地相周流之體

象山先生曰。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辨志。今

人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辨者。良可哀也。

人要有大志。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

不得。常人汨沒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

蒙蔽了。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

先生白鹿洞書院講義曰。子曰。君子喻於義。小

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

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五

繩武堂

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明

道。理何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

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

其志之所嚮。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

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

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

國家亦何利有此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

習之熟。安得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

能淡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
欲之習但爲之痛心疾首專主乎義而日
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
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
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其其職勤
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
之君子乎

真西山先生曰吾子志道舊名正則字誠之歲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夫

繩武堂

甲申易今名因以仁夫更其字而告之曰汝
知吾所以命爾之指乎夫志者心之用也心
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之分不可不察也
昔者夫子以天縱之聖猶必十五而志於學
蓋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
志之所趣無遠弗達窮山鉅海不能限也志
之所嚮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然則
汝之志將焉從而可耶蓋吾聞之善惡二途

惟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爲之主而物
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爲之主而理義不
能入此堯桀舜驪之所由以異也可不謹乎
茲吾所以名汝之意也夫道之與仁非有二
致然聖人之教旣曰志於道矣又必曰依於
仁也曰脩身以道矣又必曰脩道以仁也蓋
道者衆理之總名而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
道而弗他可謂知所嚮矣仁則其歸宿之地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七

繩武堂

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思昔聖賢言仁何莫非
要至於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則直舉其全體
以示人學者尤當淡味也夫人之所以爲人
者以其有是仁也有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
然則非人矣此孔氏言仁之要也仁者心之
生理人而不仁則喪其所以爲心猶果穀焉
生意不存枵然死物爾此孟氏言仁之至要
也蓋亦反諸身而求之方其人欲未萌天理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九

繩武堂

完具方寸之間。盎然如春。此卽汝本心之全體也。推是心以往。其事親必敬。其事長必順。以處閨門則睦。以交朋友則信。當是時也。豈有不仁者哉。惟夫私意橫生。理蔽於欲。然後流而不仁。爾然則求仁之方。其孰有先於克己者乎。蓋己者。有我之私。而害仁之蟲賊也。蟲賊除。則嘉穀茂。私欲淨盡。而本心之德全。亦在乎克之而已矣。克者。何戰勝攻取之謂也。私意方萌。本心未泯。則理與欲對正。兩軍交綏。廟壘之時也。直者勝。則曲者負矣。理爲主。則欲爲客矣。兵凶戰危。夫人而知之。私欲之害。慘於莫邪。而烈於燎原之火。非知道者。不能察也。是則志道必貴於求仁。而求仁莫先乎克己。茲吾之所以字汝之意也。汝其有志於是否與。嗟夫。汝之有是形也。天實賦之。汝之有是性也。天實予之。必盡性而後形可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九

繩武堂

踐也。不然則形雖人。實則物也。豈不甚可恥乎。昔顏淵濟蘇公有言。凡人之所不以告他人者。必以告其子。此天理人情之極致。非私之也。旣以語志道。又爲之說。使與同志者切磋焉。豈惟當時千萬世同志。皆當卽此切磋。或問陽明先生曰。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不可缺的。但讀之之時。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不知何以免此。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爲心累。縱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誇多鬬靡之心。不是卽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箇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曰。雖蒙開示。奈資質庸下。實難免累。竊聞窮通有命。上智之人。恐不屑此。不肖爲聲利牽纏。甘心爲此。徒自

苦耳。欲屏棄之。又制於親。不能舍去。奈何。先生曰。此事歸辭於親者多矣。其實只是無志。志立得時。良知千事萬為。只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耳。其中實亦不希賢。憑著作。文何用。但遵朝廷制科。不得不從此為用。世之階耳。若究其極。仍有一分枉道。徇人。因歎曰。此學不明。不知此處擔閣了幾多英雄漢。

鄒東廓先生曰。志於富貴。則敗度敗禮。不足以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干

繩武堂

語功名。志於功名。則求可求成。不足以語道德。志於道德。則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達則為伊周。窮則為顏閔。何常無功名。何常不富貴。富貴不由於道德。則墮間。醉飽祇為妻妾之泣。功名不出於道德。雖一匡功烈。童子且恥稱之。故學者莫先於辨志。君子好學工夫。却先從求飽求安說。此正聖門辨志之學。秉彝之良。孰不欲敏事。做箇孝弟。

人孰不欲慎言。做箇忠信。人孰不欲親師。取友。做箇道義。人只被求飽求安。念頭壞了一生。故士而懷居。與恥惡衣惡食。而斥以未足與議。磨諸門牆之外。晦翁脫去。凡近以游高明一幅。正是吾儕對證良劑。

聖門之學。只是去利懷義。一切俗情。世味。皆剷也。學問中。再求不得。合下便須剷。剷得清。掃除得淨。故夫子於敏事。慎言。章先說箇無求。安飽於無違。仁章先說箇富貴貧賤不處。不去。直恁斬截。而孟子小體大體。天爵人爵之辨。亦直恁懇切。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壬

繩武堂

羅念庵先生廷試第一。外舅曾太僕趣告曰。喜吾婿幹此大事。念庵頭項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遞一人。奚足為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黃洛村何善山聯榻蕭寺中商學焉。

先生南軒書院記曰。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今之有以小人相毀者。夫人莫不怒之。夫直毀之而已。不必其常為也。而顧以怒。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主 繩武堂

焉怒而不出於僞是。小人不可為而利之。
 不可懷者。夫人而知之也。有以君子相譽者。
 夫人莫不喜之。夫直譽之而已。不必其能為。
 也。而顧以喜焉。喜而不出於僞。是君子之不。
 可不為而義之。不可舍者。夫人而知之也。此。
 此怒非有所為而為者。便是本體。只須於此。
 認得真。切便。剗定。腳根。硬。上。前。去。便是。聖學。
 知。小人之不可為矣。而吾之所喻。或不免於。
 食色之類。則是可怒者。又將望而趨之。知君。
 子之不可不為矣。而吾之所喻。或不出於天。
 下之公。則是可喜者。又將違而去之。悠悠浪。
 作。暗作。通作。塞。大。聖。夫喜怒之於毀譽。若彼。
 仁人亦無奈爾何。

而於其身又若此。非弗思之甚也乎。

此段最善提
撮人之本心

四明鄧西張先生訓子曰。汝兄弟須去靜處細。

思一番。細思兩字。不可等閒看過。須是徹骨。

明更放。不下。幸荷天地覆載。父母養育。生長。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主 繩武堂

衣冠之族。遭逢太平之世。肢體俱無虧缺。田。
 宅稍有憑依。各具做好人會讀書的資質。這。
 皆是天地父母莫大之恩。將何事酬報萬一。
 只有卓然立志。努力向前。必要做箇頂天立。
 地好人。如饑之求飽行之。赴家腹不飽。家不。
 至決不肯休歇。始得要做好人。又不可在外。
 而裝飾。須從心地上用功。以進德。朝朝暮暮。
 操存此心。與牧牛人相似。時時顧。不令放。
 逸。卽如一家之中。須是家主惺惺。靈靈。整整。
 肅肅。端坐堂上。不容閒雜人入門。方成箇家。
 當心為一身之主。常存不舍。則一切物欲。烏。
 得而引之。日積月累。庶幾心地光明。動作中。
 節。不問窮達。不論大小。所行皆是好事。切不。
 過。始得成箇好人。生死受用。皆在於此。此。
 到雙目。就。若心無所主。而使聲色貨利。反入。
 朕時節。而奪我主位。則動靜云為。皆是賊作主。邪僻。

放恣何所不至。即使偶得名位。適足爲長欲導淫作過損德之資。在一方則遺臭。在一方在一日則苟生。一日上辱祖宗。下毒子孫。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不細思。那見得如此透徹。故欲從中起者。其根在內。時時不覺發生。拔除最難。欲自外感者。一照可以驅却。用力稍易。然人氣質不同。各有一種欲處偏重。須自己照察。不要緊瞞昧。從重處用力消磨。則輕者易矣。亦不可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西

繩武堂

哉

守潼宣訓曰。兒童七八歲已上。出就外傳。此時知識初開。便要正其本。本有二。曰遜志。曰辨志。何謂遜志。溫恭遜順。虛以受人也。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是也。何謂辨志。辨別志向。趨止有定也。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是也。志不遜。則舉止自由。習成驕惰。何能受教。必教之和顏色。順辭令。下視柔心。恭敬聽順。與之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重

繩武堂

言則唯諾。惟謹教之事。則佩服必行。示之課程。則俛俛循循。逐時完辦。有所督責。則內自省悔。無生異議。或檢責有悞。不可便自分解。隱忍順受。俟後可言。則從容言之。凡職分所當爲。雖卑賤如子路負米。子貢埋狗。陶淵明之子與門人爲之。籃輿之類。無不安意爲之。是能遜志。此最要。著者有子弟者。爲子弟者。切須諦聽。先儒謂能孝弟。則其心和順。正此意也。即聖人關黨童子之教。亦不出此。志不辨。則取舍之極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五

繩武堂

不定邪說異道得而惑之何由向往必引類
分別明示趨向何者爲道德而當先何者爲
聖賢而當法何者爲文藝而爲今之所習何
者爲富貴而爲時之所趨如季弟廉節恭謹
敦朴誠直尚義則爲君子而是皆聖賢道德
在所當爲柔媚頗僻陰險詭詐肆慢無禮則
爲小人而縱使富貴利達不爲苟得天地間
惟道德爲至尊至貴爲必可恃能信得及便是上智堯
舜所以放勳重華周孔所以安身立命皆不
外此吾欲爲君子必以道德爲先以聖賢爲
法志於道而富貴功名無以尚之志於聖而
智能才藝無以尚之道誠有得則真樂在我
而窮通得喪無不自得焉是能辨志志遜則
日見其不足而虛心以受天下之善志辨則
他岐不足以惑之而知幾以成天下之務豈
非初學所最先者哉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五

繩武堂

郭青螺學政曰士知學而立志當無有能奪之
者乍志乍奪乍奪乍志則沉於所習不克自
振耳習敝久矣寧獨蜀乎哉受書幾何則芥
視青紫稍知擗管卽奴婢屈宋矜激意氣則
鄙鄉里之老成爲枯鈍羨艷聲勢則結當路
之子弟爲黨與囑託公事而凌轢有司起滅
詞訟而比伍隸卒縱擄捕爲高致狎娼優爲
逸興搖筆端以造歌謠而撼官府碎舌鋒以
道長短而中善類私委巷則鄉賢鄉飲舉及
匪人圖餽餒則名宦節季槩揚惡德青蓋翩
翩殊非布衣之義高冠峩峩大犯不衷之戒
未常檢括則自文曰負俗之累稍有操持則
共訾曰世故未諳甚之白衣者鑽刺以圖青
矜枵腹者妄冒而覬米廩士習若此而欲望
其出而高亮行而準繩爲一世之真儒爲朝
廷之忠臣必無之矣夫習始乎一人率乎百

和而莫之止也。類倖則名氣同，則合聲比，則應紫衣化齊，長纓變鄒，猶影逐形而莫知所自來。故曰：習衆人莫覺其非，賢者有所不免。故習易染也，染於習則奪於志，有真志不爲習奪者，卽文稍不麗，美德可旌，脫與時俛仰，從俗浮沉，降心同波，易志趨惡，雖有高文，吾不欲觀之矣。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元

繩武堂

此非所以待世，然下達之易，莫知底止。先賢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是要。
人知此而於分頭處著力，非指示人以臨溪爲高也。
李緝敬曰：心切匡時何地，非安危之所繫，志存衛道，何在有升沉之可言。

陸道威曰：人多以銳志功名爲有志，非也。此只是貪慕富貴人，若從此處認差，便終身不得長進。須有箇千桑敝屣，三公不易的意思，方可與之言志。

人不學聖賢，卽富貴功名受用至老死終不成。

一箇人物念及此，豈可不奮然立志。

今人謂仕途進取，輒曰功名習而不察。凡資緣苟且之事，皆不以爲恥，曰吾爲功名耳。不知功名二字，固有辨矣。夫能建功，故謂之功能。立名，故謂之名。功名之所以有間於道德者，以其志在功名，於聖賢大學之道，或有所未明，進退出處之故，或有所未盡也。其視今之所謂功名，蓋不啻天壤矣。許昌靳裁之言曰：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元

繩武堂

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胡氏以爲志於富貴者，卽孔子之所謂鄙夫。今之仕途進取，其功名乎？抑富貴乎？如曰功名，則吾未見其所建立也。如曰富貴，則亦鄙夫而已矣。士安可不自知所處。

後世慣以科名爲功名，須此辨晰。

或問程子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

何爲其然也。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簣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也。况老少之異乎？

橫渠先生曰：有志於學者，更不論氣質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勇。

黃魯直曰：樊道宋君完曰：完也有志從學於先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手

繩武堂

生之門，而未能自克，出從市井之囂，輒然其有味而常見侮於人。入聞先生之言，淡然其無味而常見敬於人。二者交戰，敢問其故。涪翁字之曰：志父。而命之曰：志父。來前士惟無志，則不可學。誠有志乎？不難追配古人矣。戰市井之囂，又何難哉？古之言，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季札子臧，不以國挫志。泰伯、虞仲，不以天下挫志。是以縉紳先生於今尊之。夫志者，

戰不義之良將也。此良將却非三軍所能奪不怒而威，不

言而信，總百行而出戰，可謂堂堂之陣，未有

能當其鋒者也。而况市井之囂，曲巷之好，頻

頻之黨，酒食嬉戲，相追逐者乎？詩云：豈不爾

思。室是遠而子不邇求，豈有執戈而禦者乎？

謝上蔡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

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

之本。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圭

繩武堂

或言在家滾滾，但不敢忘書冊，亦覺未免間斷。

朱子曰：只是無志。若說家事，又如何汨沒得

自家。象山先生正從此學問益進公今三五年不相見，又

只恁地悠悠，人生有幾箇三五年耶？

北溪陳氏曰：志者，心之所之。之猶向也。謂心之

正而全向那裏去，如志於道，是心全向於道。

志於學，是心全向於學。一直去求討，要必得

那箇物事，便是志。若中間有作輟，或退轉底

意便不得謂之志

許魯齋先生曰雲從龍風從虎氣從志龍虎所
在而風雲從之志之所在而氣從之

薛敬軒先生曰匹夫之志未必皆出於正猶不
可奪况君子志於道孰得而奪之哉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懈惰而勝人欲
一有頽靡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污
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聖 繩武堂

須看常存一有所爭全在
幾微消涓不絕便成江河

白沙先生曰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

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

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

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

心常在內到見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

均天下國家舜禹祿蹈白刃若從能擇能
守來便是中庸不然不過功名氣節耳

王陽明先生曰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

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

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
生此病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

鄒東廓先生曰學者所患在志向弗專不在才
力不足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耳目

非無聰明也二用之則其才必眩語曰賁育

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賁育之視童子懸

矣而狐疑反不逮焉其果由志耶由才耶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聖 繩武堂

學者果有真切求仁之志則知善必遷知過必

改雖點檢未及猶可以無惡若立志不真則

多少因循多少容隱縱強加修飾終未得爲

寡過故聖學以慎獨爲穀率能慎獨便不容
毫忽因循容隱

聽教猛省退處消奪此是功夫之病然病源却

在志向不真古人戰兢知免履水臨淵直是

以仁爲己任故事親從兄和鄉睦族無往非

戰兢流行誰得而消奪之須從志上洗刷乃

免暴棄

志向不真便是○不忠○信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

故聖學以忠信為主○主者安身立命○須臾不

可違也○先輩如此體認聖賢須臾不違○自戒

自慎○方是善念常存○方能庸德無不信庸言

無不謹○其遇忿必懲○遇慾必窒○遇懈怠必改

若無忠信之志○逐隊而遊○虛廢光陰○不免自

誤一生○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畜

繩武堂

歐陽南野曰○近世士大夫雖名為有志於學者○

未免藏頭露面○不肯直下承當○此其中盡是

趨避私意○亦何所進也○顧瞻世情只故僕常

謂為小人○而有忌憚○則不能為真小人○此忌憚是

義理為君子○而有忌憚○則不能為真君子○此忌憚是

憚是世情

學者無精一志向○未免以意氣為發憤○以談說

為問辨○以億度為思慮○以把捉為躬行○與真

志作用尚隔一層○

學無巧法○惟是此心真實○即無復可言○苟此心

不實○則亦無復可言○

鄧定宇先生曰○古人之於志也○皆立之一旦○守

之終身○竭精神而求○是故所為而成○今之學

者○能如彼耶○見先哲之事○則感發而思○齊感

發者○一時也○聞汚濁之行○則忿激而自省○忿

激者○一時也○其氣少衰○初心復昧○見利則爭○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畜

繩武堂

見害則畔○忽而淵隕○忽而天飛○其何以言志○

夫行者○或志百里○或志五十里○雖不甚遠○然

皆行矣○今吾有萬里之志○不備舟車○不積糗

糧○而徒坐謀所適○且能五十里百里至哉○則

終不離戶庭而已矣○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

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莠稗○此之謂也○余常自

驗焉○方其困心衡慮也○悔前日之不學○謂自

今吾將學矣○及事往○乃晏然復怠○夫其怠也○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美

繩武堂

向之困衡者至矣則又悔於是再悔有禽獸之差有悖棄之戒視向悔且倍夫悔而再也已倘嘗不學之苦余亦自信以為必學必不如前之怠矣及事往則又怠怠而又悔悔而又怠亦烏在其為志也至此則以悔為常正恐未悔後所謂千悔萬悔竟無補於分毫者是也又焉知其不墮落至於不復為悔耶先正曰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其他則庶乎其能立志乎此予之日有孳孳而未逮者也

鄒南阜先生曰學者有志於道須要鐵石心腸人生百年轉盼耳貴乎自立

逸叟王紀曰吾輩當衆論搖奪之時能硬起脊梁立定脚根以淑世覺人為己任出則為蒼生之霖雨處則為學者之斗山此正大丈夫以百年為千秋者也不然躋盛時操名器徒

快一時之富貴與草木同腐如入寶山空手回甚足惜矣

王少湖先生曰君子亦求諸己而已矣已誠是矣雖衆皆非之無傷也若夫志於古而畏議於今遂俯而從之所謂豪傑之士乎夫不畏得罪於聖賢而畏得罪於流俗亦多見其不智也白沙先生所以謂男兒須獨往也

畜德錄

卷之一

立志

美

繩武堂

陳幾亭戒子曰目前延緩曰暫且無害豈知日復一日倏成歲年若能發憤之人其工夫須即日振作浮游涉獵曰不為無益豈知本領未通毫無用處若能發憤之人其心志須即日專精延緩優游二十年前尚是習二十後便成性成性則難挽矣一生廢棄可勝悔哉不肖立志必藉口自解云爾學者犯此二病最深先生提揭此二病亦最痛切呂叔簡曰心不堅確志不奮揚力不勇猛而欲徙義改過雖千悔萬悔竟無補於分毫

以悔為堅確奮揚勇猛之創始則可以悔
為不堅確不奮揚不勇猛之究竟則何用
義所當為力所能為心欲有為而親友挽得回
妻孥勸得止只是無志此等病痛人皆習而不覺

陸道威曰象山先生曰此是大丈夫事么麼小
家相者不足以承當又曰大世界不享却要
占箇小蹊徑大人不做却要為小兒態直是
可惜又曰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
得人方不枉讀以上數語皆可令人感發興
奮德錄 卷之一 立志 一 繩武堂

起志於聖人之道

人有志無志只三五歲時便見得大抵氣稟清
剛之人便有志濁者弱者便志氣少是已為
氣質拘蔽了也

有極頑劣人而其人却有志者有極忠厚人而
其人却無志者畢竟是有志者可與入道

畜德錄卷一

畜德錄卷二

震澤席啓圖文輿甫纂輯

為學

程明道先生曰自家元是天然自足之物萬物皆備

豈不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
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

蓋為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
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

畜德錄

卷之二 為學

一 繩武堂

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

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
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
上達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
顯一源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
此而已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但須為己便能成物今之

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已只須爲人便已喪已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

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

所獨好者何學也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

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

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

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

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

畜德錄

卷之二 爲學

二 繩武堂

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

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乎中正

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

於邪僻桔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

心知所養非至明不能察其幾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

自明而誠也誠之道在乎信道篤非至健不能致

決其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

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出

處語默必如是久而勿失則居之安動容周

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

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

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

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

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間

畜德錄

卷之二 爲學

三 繩武堂

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

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爲聖

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

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詞爲工榮

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

好異矣異於印異

楊龜山先生曰夫爲己之學正猶飢渴之於飲

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飢渴之

病必至於致死。人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以異于飢渴也。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俛俛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

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

畜德錄

卷之二

爲學

四

繩武堂

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學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聞道纔大本立而達道行不拘拘爲一節之士若只是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事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彷彿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

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晦翁先生答李伯諫曰。承論及從事心性之本。

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

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

畜德錄

卷之二

爲學

五

繩武堂

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共間一種。稍稍向外者。皆爲外事。若實有爲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天地萬物莫非己也。豈容於日用私與心性顯然外別置己別置己便是全不相干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之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工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

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乃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淡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淡，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

答陳膚仲曰：來書云：「今日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奪，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

畜德錄

卷之二

為學

六

繩武堂

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為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為而不移此讀書工夫，何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此正所謂動時不得力，靜時無工夫，靜時不得力，動時無工夫。然所謂涵養工夫，亦非是閉目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各得其理而已。靜固靜，動亦靜，纔是真涵養。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

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為是耶？只是這箇心，但一念之間，是的便是道心，不是的便是人心。

大凡學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却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箇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

畜德錄

卷之二

為學

七

繩武堂

做終是做不成，且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墊得起。孟子養氣亦在集義。且如籩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為輕。而今只理會三句籩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做豆，若不曾曉得，便被他瞞。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

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鄭子蓋是我不識的須是去問人始得

觀此則以道問學爲支離而開口說箇六經皆我註脚者真不無好高之病

因說

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

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

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

羅景綸曰今人有指心而言曰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此三字雖不見經傳却亦甚雅或有作方寸地說問云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應曰偉哉問世之人固無立錫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斂之其細莫倫充之包八方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

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亦猶不治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

此卽禮運人情爲田之說在聖王則須治

人情之田在人則良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各有治方寸之地

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偲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糞灌

溉之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

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慾

必窒情必微輕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

之友必不親芟薙耘鋤法也優游而饜飫之

固守而靜俟之不躡等不凌節不求聞不計

獲乃宋人之不握苗郭橐駝之善種樹也誠

如是則信美而大化篤實而輝光通神明贊

化育乃實穎實栗之時參天溜雨之日治地

至此斯可言治地矣。道家有一寸田一宅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其言未為無理。要皆墮於一偏。若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彌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以封植。惡種常易於蔓延。其或認楮棘為美。櫟認稗稗為良。苗則惡種日見猥大。而嘉種微矣。噫嘻。

畜德錄

卷之二

為學

十

繩武堂

可懼哉。然則如之何。曰。早辨。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薛敬軒先生曰。體認之法。須於身心之所存所發者。要識其孰為中。孰為和。孰為性。孰為情。孰為道。孰為德。孰為仁。孰為義。孰為禮。孰為智。孰為誠。又當知如何為主。敬如何為致。恭如何為存。養如何為省。察如何為克。己如何為復。禮如何為戒。慎恐懼如何為致。知力行如何為博文。約禮於凡天理之名。皆欲識其

真。於凡用功之要。皆欲為其事。為其事。自然識其真。如此。則見道明。體道力。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弊矣。

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能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能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亡。百體懈弛。

畜德錄

卷之二

為學

十

繩武堂

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為踐形盡性之要也。歟。

吳草廬先生曰。格物者。覺夢之關。誠意者。人獸之關。實悟為格。實踐為誠。物既格者。醒夢為覺。否則雖當覺時。亦夢也。意既誠者。轉獸為人。否則雖列人羣。亦獸也。誰能不言下。徒然只是過而不有。如何。

胡敬齋先生曰涵養本原與窮索義理實交相
涉入蓋人心只有許多義理更無別物是源頭語
涵養既至則天理自明窮理既精本心愈安

也居敬窮理本一事

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
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
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
得之最濇行事得之最實

畜德錄

卷之二

為學

三

繩武堂

窮理格物先從性情上窮究則見得仁義禮智
渾然全具於吾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
而發就從此力加操存省察推廣擴充此便
是源頭功夫根本學問

將聖賢言語句句從自己身上體認讀聖賢書須細諦

何患不長進若未到此地位只是我未曾
實做得工夫只管打點做上去此為學之大
法也

見義理不怕見得鈍只怕見得淺雖見得
不精濇亦不濟事故曰參也竟以魯得之是
理會得透徹守得牢固

陳白沙先生曰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
百事自當此言最可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
會氣象地頭變急為緩變激烈為和平則有
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畜德錄

卷之二

為學

三

繩武堂

廬山之麓有老儒杜了翁者或勸之從陽明先
生講道了翁曰吾聞聖人之道在論語某於
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敏求之四十餘年
未之有得又惡乎講哉或曰道豈言行可盡
耶了翁曰吾聞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
也又聞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
行而講道某不願聞也他日陽明先生聞之
歎曰不可謂濇山窮谷無人

鄒東廓先生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所以為

貴者曰性。性之所以為性者。曰仁義禮智信。能盡是五者於天地之間。則仰不愧。俯不作。而可以為人。一有虧損。已自得罪於天。而况乎斲喪而無忌。則雖頽然鬚眉。而反為虎狼。蜂蟻。鴻鴈。雌鳩之罪人矣。鈞人之形也。則鈞人之性也。而至於為虎狼。蜂蟻之罪人。何也。物欲累之也。學之道。所以閑其物欲。而反其天地之性。以求無忝於為人而已矣。昔者聖人之論好學。曰不求安飽。敏事慎言。就正有道而已。其稱顏子亦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是聖人之學可考也。故曰學而時習之。學者學此也。習者習此也。聖人之學。不過復性而全其仁義禮智之定分。所謂此習而曰時不息之功也。學之病莫大乎此也。習而曰時不息之功也。學之病莫大乎息。息則物欲行。而天理泯矣。天理與物欲互為消長者也。無兩盛之勢。故君子戒愼恐懼之志。由聞以至於不聞。由見以至於不見。

由言以至於不言。由動以至於不動。一也。無須臾之離也。道不離人人。不離道人。與道凝然後可以踐形。而無忝夫是之謂善學。以訓詁者專矣。以記誦者博矣。以辭章者華矣。而於道顧背馳焉。則學之蠹也。况乎竊弄弟忠信之成說。以為利祿之媒。偃然播其惡於眾。而號於世曰是學也。可乎哉。薛方山先生曰。孔子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豈其所欲與人殊哉。蓋實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著緊底道理在。故其心之所之。惟曰不足。甚至終日不食。終夜不寢。那得有暇及於安飽。夫其所志若此。使其徒務高遠。涉於玄虛。遺落世事。而肆言無忌。則漫無歸著。亦何益於身心。何補於民物。此皆須一細心體認。不可順口讀去。故必敏於所事。而合當做者便直前做去。慎於所言。不但不當言者不言。而當

言者亦有斟酌。夫敏事則身體力行，纔是腳踏實地。慎言則精神收斂，方自有默識會通。處然但知自做工夫，而不就正於有道未必自家見得便是。又必於有道者而就正之，以決吾所造之是與不是，不是則務求其是，而是則益加勉焉。如此乃可謂之好學。然就正有道亦須是自做工夫，見得頭腦有了根本，真有求益之心，一聞有道者之言，便觸處感

畜德錄

卷之二

為學

去

繩武堂

通自然相入。若工夫未熟，見人汎然發問，臨時湊合，亦不濟事。若自己全不曾用著工夫，不知所學者何事，或專認科舉之業，便是學問，更不在自己身上尋討，則雖有老者日強聒之，不以爲迂，則以爲妄，甚至戲侮訕笑，亦或有之。若是者可謂之學乎？又可謂之好學乎？也。未必來聽強聒，惟有聞風戲訕而已。知爲飛魚躍，猶在道中，而必欲外乎此，則自爲何物耶？

少湖王先生年十齡，值清明節，書几云：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見者驚其早慧。年十四，誦四箴，歎曰：學在是矣。心者動之主，心無妄念，則非禮之動安從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攝於此心。至其體習而心忘，則神理爲之曲中，如輪扁之斲，規矩其糟粕也。先生曰：學者須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方是學問。若平日雖說得至，臨時却打不過，則亦

畜德錄

卷之二

為學

去

繩武堂

無貴乎學問矣。今略舉數端言之：如處大拂逆，無忿怒意；處大變故，無驚亂意；處大困窮，無憂悶意；處甚卑賤，見甚顯達者，無沮喪意；處大紛雜，大煩勞，無厭惡意；處大貴顯，當衆人大崇敬，無自喜自滿意；見甚微賤，甚相狎者，無輕褻意；處幽獨之地，無自肆意；聲色貨利，滿前無動心意。凡此皆是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也。夫所謂無意者，乃是併其意而

無之非但無其事而已直不起分毫念頭是甚境界是甚自在

自非平日學問大本原明白主宰立得定涵

養工夫溪豈能一旦如此須如此纔得根株盡拔不復更生枝

故學貴乎識得貴勇貴豫貴無間斷貴久

也若不從學問中研磨培養出來縱得其一

二亦只是天資美禁得耐得非真有所見真

有所得但可謂之暗合必不能如心體上琢

磨出來者此中瑩然極其潔淨也蓋從心體

畜德錄

卷之二 為學

太 繩武堂

上琢磨者乃德性所成一出自然足以逸而

可久可無滲漏若只勉強於外焉能保令久

而不變無少滲漏乎而勞亦甚矣豈君子大

本達道一以貫之之學乎

或問夫子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己者而獨

其好學不如己焉敢問夫子所好之學又有

出於忠信之外者乎少湖先生曰善哉此問

也古之人蓋以忠信為學也忠信即誠也即

帝降之衷也此是的中解一部帝降本無不誠

而人失之者甚衆故有終身學之而不能至

於誠者誠即完其帝降之衷矣即道矣即天

矣而可易視乎哉夫自唐虞三代典籍所載

曰欽曰敬曰祇曰恭曰慎曰畏言雖不同然

皆所以求至乎誠以完其帝降之衷而已奈

至夫子時此學浸已不明故有以讀書為學

如子路所譏者又有傳經為學如子夏者以

畜德錄

卷之二 為學

尤 繩武堂

多聞多見為學如夫子所稱知之次者以多

學而識為學如夫子所以詰子貢者以稱述

聖訓為學以穎悟多寡為學如子貢疑夫子

之無言及答與回孰愈之問者蓋紛如也此亦

未始非學但須以忠信為主而孰知其皆非古人之學而

所謂古人之學者乃不出于充其忠信之實

以完其帝降之衷者乎故夫子特發明之而

孰意後之學者至今猶弗悟也聖學之不明

畜德錄

卷之二

為學

干

繩武堂

一至于此然則學者所謂學將何學乎不得其學雖終身從事焉如耕石田將何穫乎是誠可悲也已夫降衷為吾人之恒性根於固有無弗厚者故雖十室小邑亦必有忠信如聖人者矣顧形生神發之後日薄日漓故忠者漸以不忠矣信者漸以不信矣苟非戒懼顧諟之功無須臾之間其何以完之敬也者所以成始成終其間正此之謂好也即如牽有在博文約禮是也弟稟於性之良乃不學不慮而自能自知者所謂恒性之厚也顧自知好色以至有妻子事君其慕親之性屢遷而屢淡矣此書所謂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者也苟非兢業精一如舜其孰能終身慕父母乎大舜聖由性生而猶不忘好學如此而況下此顧欲不好學而自克完其天性乎此孔子所以惓惓于好學而且以此自任之外獨推顏氏一人則學之

畜德錄

卷之二

為學

主

繩武堂

不可以已可知矣而豈知千載而下學之一字尚不能明而安望其好乎噫學以完其帝降所性之真初不在外也求之在我則又非難也而人顧罕於好學者一則不知所謂學而求之遠且難索隱行怪不可為也一則又以欲速好名之心為之累君子所以遷世不悔故其好學之心雜而不純不純則何以完其天而克底于誠乎故夫子又每每有衣錦尚絅人不知而不愠遷世不見知而不悔之訓焉蓋必如此乃為真好學也而意益懇至矣高景逸先生曰程明道先生云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心却不要好到得外面物事事要好時自家身心早已不好了也所謂外物奉身者如官室之美妻妾之奉飲食衣服器用玩好皆是只須一想人者在此不在此欲一事好時費多少精神若便可當下立決

事事要好自家全副精神都到那邊去了終日營營擾擾一箇身心弄得委瑣齷齪不覺醉生夢死過了一生豈不可哀若能移這精神歸向學問探討自性自命當知吾性自有尊爵吾性自有安宅吾性自有膏粱吾性自有文繡儘風光儘受用得此滋味回視一切外物直是性命斧斤身心寇賊不但有所鄙而不屑爲抑亦有畏而不敢爲恥而不忍爲

畜德錄

卷之二 爲學

三 繩武堂

者矣

被疹衣鼓琴二女果聖人原未嘗却他只是精神不在乎此惟其精神不在乎此故可以飯糗茹草亦可以被疹鼓琴總若浮雲

顧涇陽曰良能不學而能槩以不學而能爲良能又不得良知不慮而知槩以不慮而知爲良知又不得何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兄也是固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也乃孩提之童無不知甘食也及其

長也無不知悅色也是亦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也二者幾無以異矣然而自愛親敬長充之則爲聖爲賢至於與天地同流自甘食悅色充之則爲愚爲不肖至於違禽獸不遠其究有霄壤之判焉夫豈得一而良之況乎知誘物化日增一日則甘食悅色日熟一日向之所謂不學不慮者非惟無益而反有害甘食悅色日熟一日則愛親敬長日生一日

畜德錄

卷之二 爲學

三 繩武堂

向之所謂不學不慮者絕不見分毫之足恃也今欲轉生爲熟轉熟爲生將必由學而入耶抑亦可以安然無所用力而致耶將必由慮而入耶抑亦可以漠然無所用心而致耶有志者願細參之

孟子於此原下兩箇所字須體玩聖人無所不知總是良知無所不能總是良能若常人則於氣拘物蔽之餘良知良能特不泯滅耳孟子言此正欲人於所不慮所不學者體認其所以然而即務勉夫慮而知學而能者益擴其所未然要皆以全其本然之體而進幾

也乎聖

王材曰孟子言良知良能蓋舉此心本然之善端以明性之善非謂自孩提以至終身從吾心任吾知自莫非天理之流行也在聖人則有然者然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必言於志學有立不惑知命耳順之後堯舜之聖未嘗敢以良知自信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古之人姪而教既生而教畜德錄

卷之二 爲學 五 繩武堂

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所以正其稟習之偏防其物欲之誘開擴其聰明保全其忠信者無所不至而其學者求道之心乾乾不息有不知老之將至者豈敢謂卽悟皆眞而有所觀察卽爲外馳有所持循卽爲義襲耶誠有志乎聖人之學則擇善固執克己復禮循循勉勉自不敢有一毫忽易於其間

知用事不如此卽不克 若欲速若偷惰以是 休持擴充其良知矣

而曰我從事於良知之學則孟子之意荒矣陳幾亭曰言行是經綸天下之樞機慎言敏行本足以畢爲人之事聖賢之說不覩不聞說無聲無臭說覺說著察此是爲何正爲言行之本在此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若只就言行用功則不言不行時慎敏在何處卽言言而慎之事事而敏之補綴煩勞斷難得十全無誤是無本之學也用力一生終非知道惟

畜德錄

卷之二 爲學 五 繩武堂

觀於未發所謂無聲無臭所謂不覩不聞所謂覺所謂著察都在此時此時得養則動時自然中節言行可盡善矣此方是不離工夫是有本學問惟言行所以經綸天下唯養於未發所以善其言行中非天下之大本而何後世歸重悟門固是但謂君子所以爲君子自在心曲言行不足以盡人於是人倫日用舜受出處之間種種疎悖而偃然自以爲

知道道而不足以貫言行何貴於道知道而

此驚高遠者之通病

警之源

澄而流自潔若流果不必潔則澄源之力何

爲表正而影自隨若影果不必隨則表正之

功何用古人合外內而今外內截然道不可

須臾離而悟者顧離之畢世矣講道而不重

躬行其爲世道之禍可勝言哉迷者以此了

當一生自入於禽獸而不覺聞其說者喜其

畜德錄

卷之二 爲學

毛 繩武堂

寬便又相牽而從之空談悟機殺人甚於斤

斧

至哉斯言

程子曰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

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

也幸其所當幸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

亦聖人而已矣

朱晦菴先生信州鉛山縣學記曰予嘗謂道無

古今之殊而學有古今之異蓋周人以鄉三

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

和共行六曰孝友睦婣任卹其藝六曰禮樂

射御書數是以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

無事而非學于其羣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

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

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

不偏於行

益力而不偏於知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才衆多

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

畜德錄

卷之二 爲學

毛 繩武堂

學宮周徧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

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識其指意之

所在乎其日用之間既誕設恣睢而不知所

以學羣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

爲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

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

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

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

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于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棄之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

古今同慨

予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

靜江府學記曰。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

畜德錄

卷之二

為學

天

繩武堂

賦之秉彝。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與其賢且能者。真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

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為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于是為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為吏者。責

畜德錄

卷之二

為學

天

繩武堂

治乎簿書期會之最。後世之為士為吏者。其弊豈止于此。嗚呼。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讀先生兩記。天德聖學王道史治人才世風。一以貫之道理。本如是。學問安得不如是。其亦可興起也夫。

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敬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

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
隨○溪○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
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
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
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
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
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以
有○益○也

畜德錄

卷之二

爲學

子

繩武堂

古人做了小學工夫根基已固後來從事大學易了爲力今人廢了小學全沒把握切須將此段體認

陸梭山先生曰民生八歲皆入小學學六藝十五歲則各因其材而歸之四民其秀異者入大學凡小學大學之所教俱不止於言語文辭故民皆有實行無詐僞自井田廢壞民無所養幼者無小學之教長者無大學之師有國者設科取士始也投名自薦終也糊名考

校○禮○義○廉○恥○絕○滅○盡○矣○學○校○之○養○士○非○養○之
也○賊○夫○人○之○子○也○父○母○之○教○子○非○教○之○也○是
驅○而○爲○惡○也○愚○謂○人○之○愛○子○但○當○教○以○弟○弟
忠○信○所○讀○之○書○先○六○經○語○孟○通○曉○大○義○以○明
於○五○倫○之○要○修○齊○平○治○之○理○次○讀○諸○史○以○知
歷○代○之○興○衰○爲○國○之○規○模○卽是弟子入則孝
一節雖作聖不外
乎此先聖立教
誰能出只範圍此皆非難事而世不知務此
惟教以科舉之業不知薦舉登科得之有命

畜德錄

卷之二

爲學

子

繩武堂

者也孝弟忠信求卽得之者也若命應仕宦無不得者而何必棄內而逐外耶

呂東萊曰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養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亡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爲得失之鑒驗

之今以爲因革之宜。此士之所常用心者也。薛敬軒先生曰：張子曰：常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蓋人能仁必實仁，自足以得親，義必實義，自足以得君，禮必實禮，自足以事長，知必實知，自足以治人，信必實信，自足以得友，如是而不得者，命也。亦何責人之有？若在己者，皆不能盡，一有不得，卽懷責人之心，是豈君子之道哉？故學至於不責人，則其道進矣。

畜德錄

卷之二 爲學

重 繩武堂

責人之心皆私心也皆已見也皆客氣也故最害道

王陽明先生曰：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月難，斯人淪於禽獸，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夫聖人之心，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初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以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

大者以小通者以塞，甚有視其父子兄弟如讐仇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

畜德錄

卷之二 爲學

重 繩武堂

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當是之時，天下

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才能之異若皐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卽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其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己之通

畜德錄

卷之二

爲學

善

繩武堂

禮也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此最見得透徹說得痛快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辟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癢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

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以降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此是俗儒非真儒真儒同此全體同此大

畜德錄

卷之二

爲學

善

繩武堂

用那有是病讀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可復覩者切勿誤認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共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并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夫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

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記誦知識聞見不善用之固是病必欲却却解章原不可廢之亦是病此不可不知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桎梏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欲以

畜德錄

卷之二 爲學

美 繩武堂

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大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或問羅近溪先生曰孝弟爲教是矣如王祥王

覽非不志於孝弟而君子不與之何也曰人之所貴者孝弟而孝弟所尤貴者學也故質美未學者爲善人夫善人者豈孝弟之不能哉弗學耳弗學則如瞽目行路步或可進尺寸然終是錯違中正墮落險阻雖曾子未免大杖不走陷親有過之失而况於祥覽兄弟矣乎不學則或過或不及即不能無弊故曰行而不著習而不察終身由之不知其道夫由之而不知其

畜德錄

卷之二 爲學

美 繩武堂

道與瞽者行路何異哉諸君相顧而慶曰吾族吾鄉質美而能孝弟者不少也如今而後瞽人行路之失庶其免夫

觀微子朱□曰世無道澤皆緣正學不明士習非古厥原在小學之廢乎小學廢而詩禮之習孝弟之範蔑有聞焉庠序以文義入家庭以進取先而士無古人之學矣作室罔基詒謀曷遠又奚以覺世正俗哉其惟小學乎故

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小學興廢而聖學之盛衰治道之污隆皆由乎此朱子一語苦心無限慈心此書却未甚明于天乃知朱子他書所以家傳而戶習者特由制科用之藉此求孫達耳非真能尊所聞而行所知也不然則亦為小學書而已矣思之不勝浩歎

畜德錄卷二

畜德錄

卷之二

為學

彙

繩武堂

畜德錄卷三

震澤席啓圖文與甫纂輯

為學

程明道先生曰凡人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能著力便得力然此特就著力處見得先儒所謂以效自考非馳心於計功也

程子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

新者必日退

薛子切謂學問如家計日未嘗運則家日長否則退

畜德錄

卷之三

為學

一

繩武堂

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

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

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

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物事非

實理故無往而可以不誠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

况欲為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不誠雖然

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

此就誠之者說若論實理本然只是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

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嘗愛

杜元凱語云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

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

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

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

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于千里

畜德錄

卷之三

爲學

二

繩武堂

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先生曰恥其不能

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問

技藝之事恥己之不能如何曰技藝之不能

安足恥爲士者當知道己不知道可恥也爲

士者當博學己不博學可恥也恥之如何亦

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己之不

能也

不勉其所不能自然嫉人而諱己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纔有欲速之心便不

是學學是至廣大的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爲

之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

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

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清濁雖是不同

然其利心則一也

誠者人之所以自成故僞則大本已失

畜德錄

卷之三

爲學

三

繩武堂

朱晦翁先生答陳庸仲曰承以家務叢委妨於

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

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

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翦除則爲學

之道何以加此

變化氣質全在日用常行處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

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

須脫去排遣便破這私念糾纏不過又日用事物當然者怎生脫去排遣得

答周舜弼曰。所論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默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加持守。是謂先難庶幾動靜如一耳。

學者最怕因循。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歲月。

爲學正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

先儒做工夫。直恁勇猛。若如後人。正所謂初一篙月半一篙。不惟無上水理。正恐越下。

畜德錄

卷之三 爲學

四 繩武堂

流如駛耳。

此箇道理。問也問不盡。說也說不盡。頭緒儘多。須自去看看。來看去。自然一日深。是一日一日分曉。是一日一日簡易。是一日只是要熟。即先生所謂每事不放容易放過。

陸象山先生曰。大抵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

欲汨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大決之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聖人原不總歸到隨處盡道。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所讀書亦可隨意自擇。亦可商量程度。無不有益者。

畜德錄

卷之三 爲學

五 繩武堂

何垣曰。勿忌人善。以身取則焉。孳孳不已。惡知其非我有也。勿揚人過。反躬默省焉。有或類是。亟思悔而速改也。去其不善而勉進於善。是謂之善學。

薛敬軒先生曰。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其事與理相安。皆有著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於狂也。

所以志於道。必根據於德。依仁亦只是據德熟上前去。

學力未能勝舊習。正如藥力未能除舊病。頃刻學力未至。則舊習仍在一日。不服藥。則舊病復作。學力勝。則無此病矣。

胡敬齋先生曰。學者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若志在務名。所學雖博。與自己性分全無干涉。濟得甚事。性分真箇見得。便使要功夫間斷也。難。今人有聰明。都不會用。只去雜駁上學。或記誦

畜德錄

卷之三 爲學

六

繩武堂

辭章。或涉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用心一差。其聰明反爲心害。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

吳康齋曰。大抵學者踐履工夫。從至難至危處試驗過。程子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是也。方始無往不利。若舍至難至危。其他踐履不足道也。

陳白沙先生曰。人須有遠大見識。方做得遠大事業。如爲學要積累也。須得二三十年。然後

可望發越。若朝作而夕改。銳始而怠終。方其發憤之初。意氣之盛。真若可以凌駕古今。平步聖途。及其衰也。志索氣餒。忽如墜千仞之淵。所守只是恆人。此無他。無遠大見識。又無積累歲月。平日激昂以爲之者。特一時好名之意氣耳。安能保其久而不衰耶。眼前朋友類此者多。其病在於心不寧靜。無真實知見。真實知見。從寧靜來。所以必要時習而悅。便進境自不能已。故所學無味。

畜德錄

卷之三 爲學

七

繩武堂

亦是氣薄質弱。厭常喜新。其勢卒歸於廢弛。悲夫。

人要學聖賢。若只是希慕之心。却恐未稍未易。輾泊卒至廢弛。若不希慕聖賢。我還肯如此學否耶。思量到此。見得不容已處。雖使古無聖賢爲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乃自得之學也。

逝者如斯。天地間何者。不自有不容已處。獨奈何人却自己得過。

王陽明先生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

先生有一屬官，因久聽先生之講學，問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常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

畜德錄

卷之三

爲學

八

繩武堂

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繁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傍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窮治己私是格物第一切要工夫。私去則物理自見。簿書訟獄

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却是著空。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勿以其所有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

或問：上智與下愚，如何不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鄒東廓曰：氣質用事，雖美必有偏得，力處與受病處，便不相離。故謹朴者多不振拔，而爽敏

畜德錄

卷之三

爲學

九

繩武堂

者，多不鎮定，須是自易其偏，自至其中，方是禮樂成人之學。以漸則克高明

緒山先生曰：教與學只是一事。我誠心爲善，人自起同善之心，則教亦行乎其中矣。要人爲善，誠心委曲以導之，則學亦在其中矣。今人只要求責於人，不知未能寡人之過，而反益己之過。

今之講學與學校之士，言曰：吾有舉業未暇及

也與縉紳之士言曰吾有簿書未暇及也與鄉居之士言曰吾有家務未暇及也然則何時而後可以講學也耶必去舉業去簿書去家務而後可以講學須是出家爲釋子道流然釋子道流亦未嘗無事天下安得無事之人與之論學乎必無事之人而後可與論學然則所學者竟何事耶

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則亦學外無事。事外無學。

畜德錄

卷之三 爲學

十 繩武堂

羅念菴曰聖人之學不明於天下與今之學者不至於聖人其患無他大抵皆悠悠爲之也夫悠悠者徐徐云爾其爲心也於善未始不顯然羨之而於惡未始不沮然慚也有責之者亦曰吾姑徐徐云爾固未始怫然以善爲不足爲而復肆然敢於爲惡也生於其心而無可疚見於其事而過不顯謂爲大患何也顯然於聞善得矣然不免於悠悠焉是爲之

不力也爲之不力而有善以相形寧不怫然以嫌乎沮然於恥惡得矣然不免于悠悠焉是去之不力也去之不力而同惡以相比寧不肆然以快乎其始止於不力耳不知肆然怫然之機卽已伏藏其中是無疚於心者乃所以先爲之主而過之不顯固得以匿其跡而逃人之責也斯不爲大患矣乎

是乃勢所必至不日進則日退朱子所以謂如撐上水篙子路所以聞斯行之也

畜德錄

卷之三 爲學

十一 繩武堂

敖英曰或問鈍子曰有天之鈍有人之鈍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鈍之命於天者也夫大辨若訥大巧若拙鈍之習於人者也夫君子之處世也敏於天者必求鈍之孔子大聖言能君子之爲學也鈍於天者必求敏之曾子乃唯敏其鈍者困心衡慮不冥頑也鈍其敏者藏鋒斂鍔不揮霍也不冥頑者不自棄也不揮霍者不自傷也

鄒南阜先生曰吾道於忙處辱處難處能鎮靜寬裕此卽入道之門

祝無功曰孝子愛日志士惜陰吾輩聰明不在人先年力不在人後安得閒工夫爲人說閒話管閒事人都在此過日可數必閒人之所忙忙人之所閒勤苦力學以幾有成庶無忝所生耳

數語字字當體認

姜鳳阿曰今之於學而務爲徒講者不少矣什

畜德錄

卷之三

爲學

三

繩武堂

伯其羣朝暮其聚散清虛成俗而玄遠以相高謂不由下學而自然上達可以頓悟道妙謂不必力行而專事致知於以直指人心巽博其冠裳而實則卑鄙其行檢精深其議論而實則淺陋其胸襟或禪其託而儒其名或又舜其言而躐其行甚則以辨難之雄而橫肆其雌黃之口冒正直之譽而陰濟其蛇虺之毒仕宦者以此爲捷徑鑽刺者事此爲階

梯又甚焉則遊談之士因此以動公卿市井之徒藉此以干勢利蓋雜僞于真之中而真者莫辨以賢者爲不肖所欺雖賢者不覺也世風由此而漸頹士習日見其難挽

此蓋確有所指非設爲詆斥也後亭先生所謂空談悟機殺人甚於斤斧以此

呂叔簡曰聖人所以異於人者非謂其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謂其不知而能問不能而能學也若恥不知不能而掩護以自欺強辨以

畜德錄

卷之三

爲學

三

繩武堂

求勝欲掠無不知能之名而自棄于不知不能之實豈欲求勝于聖人也歟噫聖人不恥不知不能此所以無不知無不能也

學者窮經博古涉事籌今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登薦舉不能有所建樹仕途者修政立事淑世安民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旦陞遷不獲竟其施爲此是確實心腸真正學術爲學爲政之得真味者今則不然學者本分事在求薦舉仕者本分事在求

陞遷夫然上安得有
政事下安得有學問

事事有實際言言有妙境物物有至理人人有
處法所貴乎學者學此而已無地而不學無
時而不學無念而不學不會其全不詣其極
不止此之謂學者今之學者果如是乎留心
於浩瀚博雜之書役志於靡麗剗削之辭耽
心於鑿真亂俗之技爭勝於煩勞苛瑣之儀
可哀矣而醉夢者又貿貿昏昏若癡若病華
畜德錄 卷之三 為學 五 繩武堂

衣甘食而一無所用心不尤可哀哉是故學
者貴好學尤貴知學

身不修而惴惴焉毀譽之是恤學不進而汲汲
焉榮辱之是憂此學者之通病也

人生氣質都有箇好處都有箇不好處學問之
道無他只是培養那自家好處教正自家不
好處便了 即是為善去惡

洪自誠萊根譚曰耳中常聞逆耳之言心中常

有拂心之事纔是進德修行的砥石若言言
悅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鴆毒中矣

尹和靖曰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
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
容閒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更發明得
仔細

胡五峰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
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

畜德錄 卷之三 為學 五 繩武堂

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為小人
者幾希矣

攻人實病者之少類由于不受人實攻大
苟好善則人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何垣曰與剛直人居心所畏憚故言必擇行必
謹初若不相安久而有益多矣 正要於不相
安處覺他趣

味與柔善人居意覺和易然而言必予贊也
過莫予警也日相親好積尤悔於身而不自
知損孰大焉 正要于相親好
處猛省回頭 故美味多生疾

疾藥石可保長年

王陽明先生曰。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耳。氣質之難變。以客氣爲患。不能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傲。卒歸于兇頑鄙俗。故凡世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敬。爲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爲患耳。今之學藝者。有師舉業者。有師。至於性分之未明。則不肖從師。夫技藝不習。不過

畜德錄

卷之三 爲學

去 繩武堂

無養生之術。舉業不習。不過無進身之階耳。己之性分有所障蔽。是不得爲人矣。人顧明此而暗彼。何哉。

客氣消磨一分。天性透露一分。客氣消磨得盡。便是盡性工夫。

呂叔簡曰。師無往而不在也。鄉國天下古人師善人也。三人行。則師惡人矣。予師不止此也。鶴之父。子蟻之君。臣鴛鴦之夫婦。果然之朋友。烏之孝。騶虞之仁。雉之耿介。鳩之守拙。則

觀禽獸而得吾師矣。不然。愧之也。松柏之孤直。蘭芷之清芬。蘋藻之潔。桐之高秀。蓮之漚泥。不染。菊之晚節。愈芳。梅之貞白。竹之內虛。外直。圓通有節。則觀草木而得吾師矣。不然。愧之也。山之鎮重。川之委曲。而直石之堅貞。淵之涵蓄。土之渾厚。火之光明。金之剛健。則觀五行而得吾師矣。不然。愧之也。鑑之明。衡之直。權之通變。量之有容。槩之平度。之能較

畜德錄

卷之三 爲學

去 繩武堂

長短。簞之卷舒。蓋之張弛。網之綱紀。機之經綸。則觀雜物而得吾師矣。不然。愧之也。嗟夫。能自得師。則盈天地間。皆師也。不然。堯舜自堯舜。朱均自朱均耳。

隨處皆師。便隨處皆實學。

讀書

伊川先生與方元家手帖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

到也求入其門不由乎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要知道不是經之道亦不是聖人之道是吾之進既是吾之道如何又向聖經去求譬如吾有寶焉不知遺在何處聖人特以經指示吾向那一處那條路去尋覓耳

畜德錄

卷之三

讀書

九

繩武堂

文天瑞先生曰子靜每云堯舜以前何書可讀元晦之櫛柄可爲一噓夫書不但是文字自有生民格言嘉行未嘗不流傳於父老之口雖未有此等文字亦何嘗不種種卽具卽如天地日月父子兄弟之稱豈必有天地日月父子兄弟等字畫始有此稱說始有此議論伏羲氏前亦自有前言往行之可識自相與傳而述之是亦不可不謂之書如今之老翁

嫗亦豈曾識字而口中極有格言詎可謂古人全無誦法耶其教人欲先發明其本心只單提本心二字曲爲開說其所開說又安能出於六經之外我日日以口舌喻之何如使之披冊子之爲便卽如我去發明他便已落於文字邊聽我談說便是他已讀却我冊子他既無獨坐自悟之理又何必厭文字

畜德錄

卷之三

讀書

九

繩武堂

語言與文字有何分別况孔子猶且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若謂六經皆我註脚直教學者蔑視古聖賢是何學問
伊川先生曰今人不曾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

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以爲己之心而讀書者則一面讀書一面自己做人自然長進

薛敬軒先生曰讀書當體認如讀天命之謂性便當求天命之謂性的在何處讀明德親民止至善便求三者的爲何事如此則道理躍如皆在心目之間自不爲言語文字所纏牽矣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讀畜德錄

畜德錄

卷之三

讀書

子

繩武堂

盡古今天下之書無益也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說話學者通患

讀書而不能用者今人謂之書櫛然櫛以貯書無害於櫛若讀書而不用向身心間者不惟無用轉恐爲害於身心也

讀書貴知要只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念守之勿失循之勿違豈有差錯

微

此即所謂體貼向身心上做工夫也聖賢道理只一般故知要而加久有得自然一一貫徹

科目進身者有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置而不觀則身心事業從可知矣

吳草廬先生曰孟子而後道學無傳儒者惟知以記誦詞章爲事宋興大賢輩出覺癡指迷學者始知天下學術固不止於前二端之陋而已也新安夫子訓釋四書以惠後學使世之學者由是而學焉德至渥也今世之士皆知尊尚其書而樂誦之矣曾不知四書中之所言者果何事也古聖賢之所學者果何學也嗚呼漢唐之儒不知讀其書而不能行其言者吾無責焉已今世之士知讀其書矣乃徒慕其名以爲高而不究其實之可用徒知從事於口耳而不知反之於身心終身誦之而不知一言爲可行

畜德錄

卷之三

讀書

子

繩武堂

復曰讓書曰來書云常肆力於四書此可謂不

此指科目讀書之弊真乎其人是不亦四書之罪人也乎

枉用其力而得學之本矣。僕雖欲言矣。言哉。豈惟僕也。雖聖賢復生。教人又豈出此。僕與足下別後。工夫亦只此書而已。足下又云。雖能一時理會。紙上陳言。於身心竟無所裨。此語尤有意味。正好商量。蓋人患不知反求。諸己書。自書我自我。所讀之書。徒爲口耳之資。則大失矣。今足下既知無益身心。則當漸向有益。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惟專心於此。篤信之。固守之。深好之。讀以千萬。而不計其功。磨以歲月。而不期其效。少不得功。效自來。若一計較。便此心夾雜工夫。懈弛了。優柔厭飫於其中。則日新之益。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畜德錄

卷之三 讀書

圭 繩武堂

朱晦菴先生曰。病中信手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悚。心膽墮地。誰能如此警切。此纔是真讀書者。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直是枉讀了他。

薛文清先生曰。讀史最有益。古人多有明見於事幾之先者。如事之成敗。人之賢否。皆預言於前。而具應於後。此等殊開人見識。

顏黃門之推家訓曰。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

多無學術。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公九議。

則假手賦詩。及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

若枯木。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

亂以來。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爲人師。

畜德錄

卷之三 讀書

圭 繩武堂

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讀書。是何異求飽而懶營饌。欲煖而惰裁衣也哉。

肝江李泰伯曰。文之化人也深矣。雖五聲八音。或雅或鄭。納諸聽聞。而淪入心竅。不是過也。

常試從事於簡策間其讀虛無之書則心頽然而厭於世觀軍陣之法則心奮起而輕其生味縱橫之說則思譎詭而忘忠信熟刑名之學則意苛刻而泥廉隅誦隱遁之篇則意先馳於水石詠宮體之辭則志不出於奩匣文見於外心動乎內百變而百從之矣此則所習之邪正所習邪而不出於邪者能有幾人諒非淳氣素具通識旁照則爲其所敗壞如覆手耳韓子有言曰

儒以文亂德豈謂是乎然則聖君賢輔將以使民遷善而遠罪得不謹於文哉

歸重朝廷倡化是就大頭腦處說實則父兄之教不可以不端也

李延平先生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知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辭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

聖賢著書立說原不必自鳴所得大約繼往開來則是其所言者皆爲吾也聖賢以天下

萬世爲一體故視人如吾爲之甚切我反不以聖賢爲一體而視其言爲切於爲吾真是棄自

朱晦菴先生福州學經史閣記曰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親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教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物有精粗理無精粗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于利祿而已是以

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孔子曰今之學者爲人此爲人之流弊也然爲人猶可謂學此直不可謂學蓋爲人者亦猶脩其天爵特意趣與爲己者不同耳此則并不知仁義忠信爲何物顧學既爲人則其弊必至於此故須慎後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

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

畜德錄

卷之三

讀書

毛

繩武堂

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自得耳

張南軒先生曰學之不可不講也久矣今去聖雖遠而微言著於簡編理義存乎人心者不可泯也善學者求諸此而已雖然聖賢之書未易讀也蓋自異端之說行而士迷其本真文采之習勝而士趨於寒淺又况平日羣居之所從事不過爲覓舉謀利計耳如是而讀

聖賢之書不亦難乎故學者當以立志爲先

不爲異端詖不爲文采眩不爲利祿汨而後

庶幾可以言讀書矣聖賢之書大要教人使

不迷失其本心者也一語揭盡讀書大義亦揭盡千古聖賢至意

夫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詠徧者本

體也在乾坤曰元而在人所以爲仁也故易

曰元者善之長也而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

言之道也禮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而人之所

畜德錄

卷之三

讀書

毛

繩武堂

以私僞萬端不勝其過失者枯於氣動於欲亂於意而其本體陷溺也雖曰陷溺然非可遂殄滅也譬諸牛山之木日夕之間豈無萌蘖之生乎患在人不能識之耳聖賢教人以求仁使之致其格物之功親切於動靜語默之中而有發乎此也有發乎此則進德有地矣不讀聖賢書不知所以用功讀聖賢書不得須自己切實用功靠著聖賢書不得故其於是心也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

而其廣大無疆之體可得而存矣。此是日新不己之功非或作或輟而可幾也。此學之大端也。然則其可一日而不講乎。

薛敬軒先生曰：不察理之有無而泛讀一切不經駁雜之書，務以聞見詠博取勝於人，吾知其訛愈多而心愈窒，志愈荒而識愈昏矣。如此讀書，非徒無益，是又適所以爲心術之病也。

畜德錄

卷之三

讀書

无

繩武堂

心如鏡，讀書以治心，如用藥以磨鏡。若適爲心病，是磨鏡而益加鏡之昏矣。恐雖至愚，不有爲也。

聖賢之書所載，皆天地古今萬事萬物之理。能因書以知理，則理有實用；不然，書自書，理自理，何以有實用哉。

丘瓊山先生曰：書之功用大矣。由一理之微，而可以包六合之大；由一日之近，而可以盡千古之久。由一處之狹，而可以通四海之廣。由

備舉書之爲用

畜德錄

卷之三

讀書

无

繩武堂

一事之約，而可以兼萬物之衆，其惟書乎。嗚呼！聖人死也久矣，而道德萬世如見；古人往也多矣，而事業終古常新。合千萬世之心術，聚千萬世之治迹，傳千萬世之語言，演千萬世之理道，皆於書乎。是賴士也，生乎千年之後，而知乎千年之前，具乎一物之形，而悉乎萬物之理，處乎一室之間，而周乎萬里之勢，非書曷以致之哉！人生天地間，不爲儒則已。有志於儒，以從事乎聖賢之道，未有舍書而能成者也。古語有之：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儒者所恥。一書不讀，則一書之事缺焉。書之在天下，自五經而下，若傳若史，若諸子，若百家，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與物固無一事之不具，亦無一理之不詠。學者誠卽事而求焉，則可以貫三才而兼備乎萬事萬物之理。儒之道，其在是矣。雖然，書不貴多而貴精，學

必由約而後可以致於博。精而約之以盡其多。與博則氣質由是而變化。心志由是而開明。德業由是而崇廣。析其精而至於不亂。合其大而極於無餘。會其全而備於有用。聖賢之道。夫豈外乎是哉。

王端毅公恕羣經無不涉獵。尤熟於書詩。常言我亦垂老始知學耳。公之才德老而不衰者。以此時公年九十。猶考論經史著述為書一

畜德錄

卷之三

讀書

手

繩武堂

言一動必揆之矩度。常問蔡虛齋。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虛齋言。上之所以養之者。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官既到手。或無暇於學。或自以為無用學矣。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為必麤。即此可見。先正仕途。本領焉得不是盛世人。才以此雖有異。有此人才。亦焉得不成盛世。質亦不能成。公曰。然吾兒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鄉舉。吾未欲急於仕。且令靜覽羣書。問

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

蔡虛齋先生曰。前輩云。臯夔稷契何書可讀。蓋此數公者。雖未常讀書。亦未常不窮理也。窮理力行。以致用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吾常見有胸富萬卷。筆下如流。而實於其身不得幾字受用者。則學其可不務擇術哉。使臯契輩生今世。吾知其亦自不能已於讀書。但其讀之得術耳。只是窮理致用。

畜德錄

卷之三

讀書

圭

繩武堂

自有書之後。便無不讀書之聖賢。蓋書是聖賢所著。聖賢安能不讀讀書。方成聖賢。亦惟能讀書。聖賢為吾置書亦甚難。子孫宜念之。善讀之。則忠臣孝子。碩德奇才之士。皆自此出不負吾所以積書之意也。不善讀之。或僅足謀祿利而已。行業無聞。物論不與。書與汝竟何有哉。世非無積書以遺子孫者。子孫其亦念之否。乃至朽蠹高閣。生乎未嘗一為寓目。甚且多行不義。以致貧窮急難。委棄於人。賤如泥沙。其亦聞此而動心否。

精神枉過歲月甚可惜也

吳康齋先生曰讀書但隨力所到少倦則止惟此心不可間斷此是讀書根本成性存道義之門大抵聖賢授受緊要惟在一敬字人能衣冠整肅言動端嚴以禮自持則此心自然收斂雖不讀書亦漸有長進但讀書明理以涵養之則尤佳耳苟此心常役於外四體無所管束恣爲放縱則雖日夜苦心焦思讀書亦恐昏無所得雖講說得紙上陳言於身心竟何所益徒敝

古人讀書皆須專心致志不出門戶如此痛下工夫三五年庶可立些根本可以向上如或作或輟一暴十寒則雖讀書百年吾未見其可也

贈楊德全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備仁義禮智四端也四端一昧則失其爲人之實而何以自異於禽獸哉然蜂蟻之君臣虎狼

之父子豺獾之報本雖鳩之有別則以物而猶具四端之一人而陷溺其心於利欲之私流蕩忘返反有不如一物者矣欲異於物者亦曰反求吾心固有之仁義禮智而已欲實四者於吾身舍聖賢之書則無所致其力焉又曰天下之事公私理欲義利善惡兩端而已其勢常相低昂此重則彼輕彼重則此輕輕重分而利害判矣知者不患彼勢之重顧輕重分而利害判矣知者不患彼勢之重顧吾所以積累增益吾勢之力何如耳子歸淨埽一室置古聖賢格言於几事親之餘入室正襟端坐將聖賢之書熟讀玩味體察於身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之間必求其如聖賢者去其不如聖賢者積功既久則其味道希賢之勢日重而舊習夙染之勢日輕不患不造古人門庭矣凡親友相見一以是忠告而善道之此亦最喫緊事即南軒所謂本體周流該備所不容已者則秉彝好

德心人所固有。吾見其相與踴躍共進於此。又何患乎人事之汨哉。勉之勉之。無怠。

胡敬齋先生曰。讀書雖多。若不精熟。不若少而精熟。書雖精熟。又要實體於身。方能有得。常謂讀得十章熟。不如做得一章來。做得一章來。那幾章亦將湊得來。

王陽明先生學規曰。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

畜德錄

卷之三

讀書

言

繩武堂

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惡知古人立教之意哉。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百字。常使其精神力量有餘。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樂。諷誦之際。務使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細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理

浹洽。聰明日開。

湛甘泉先生曰。祖宗立法。欲學者讀聖經賢傳。開發其良心。存之爲德行。發之爲辭章。有司因其言辭。而知其所存。何有不可。故吾嘗謂德業舉業同事而異志。修德業者固讀聖賢之書。爲舉業者亦讀聖賢之書。其業一也。顧其志何如耳。故有不易業而可與進於聖賢之道者。科舉是也。有不易志而可以大助於

畜德錄

卷之三

讀書

言

繩武堂

科舉之業者。聖學是也。言自合如此既不能謝科舉。不事而聖學又所當務。立大科書堂訓曰。科舉之學。合下立心。便分義利。義利便君子。小人懸絕。豈可不痛省而甘爲小人之歸。且讀書以明心性。體貼此實事。根幹枝葉花實。自然成就。而舉業在其中。此義之謂也。若讀書徒事記誦。爲舉業之資。以取科第爵祿。便是計功謀利之心。大本已失。此

利之謂也。舜與跖之分間不容髮。諸生當自猛省戒勉。

何子元曰：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此前輩語。人不能無病。藥不可妄服。前輩非聖之書不讀。養蒙之道。先入之言。以爲主。可不慎乎。

又曰：周濂溪先生令郴時。郡守李初平聞先生論學。欲讀書。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初平聽先生語二年。卒有得。唐彥思記伊。

畜德錄

卷之三

讀書

美

繩武堂

川先生謂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耶。賢師益友。化人之速。有如此者。今世士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科目之進取。已仕者。不過論官職之差除。較進取者。非時文無所用。其功量差除者。非吏事無以見。其最下此者。計資財之多寡。角生理之巧拙。比嗜欲之勝負。又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於此者。口耳出入之。

間言語文字之末。剪綵爲春象。龍救旱。抑竟何所得哉。嗚呼。君子於此。所以致取師友者。不苟然矣。所以爲學。莫先立志。志定。此處自然不苟。然則世無其人。歸而求之吾書可也。

許敬菴曰：子易象云：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多識前言往行。要在讀書。天人之蘊奧。在易。帝王之政事。在書。性情之理。在詩。禮樂之道。在記。聖人之是非。

畜德錄

卷之三

讀書

辛

繩武堂

與奪在春秋。傳記子史。羽翼聖經。記載往蹟。皆不可廢。展卷誦讀。則上下古今。嘉言善行。日聞所未聞。智識精明。涵養深厚。所以謂之畜德。非徒博聞強記。誇多鬪靡而已。學者於此。各隨分量。所及審察。先後而致功焉。其蕪穢之書。淺陋之文。足以賊德而損智者。勿令入吾之心目可也。

劉時卿曰：學者讀書。貴於能用。若讀書而不能。

用則與未常讀同。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節義字。彼蓋一無所得也。所謂能讀而不能用者也。臨淮郭登訊蠹魚詩曰：瑣瑣如何也。賦形雖無鱗甲，有魚名元來全不知文意。乾向書中過一生，今之學者其殆蠹魚之類也乎。可慨已。

畜德錄

卷之三

讀書

彙

繩武堂

世之并不宜為蠹魚者多矣。則如何曰：總只一般難道五六歲時不曾就塾讀大學論語。過來只須在明明德或學而時習之一句得。方便不是蠹魚。然則讀得一卷書與讀下萬

陳子兼曰：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

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

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

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惟知出

知入得，盡讀書之法也。

顏黃門曰：人生幼小，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因須早學，勿失機候。吾七歲時誦靈光

殿賦。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

外，所誦經書，一月荒置，便至廢蕪矣。然人有

以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故荀

卿五十遊學，猶為碩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

春秋，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

甫謚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竝

早迷而晚悟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

循面牆亦為愚耳。此雖爭在好，不好然亦曲。乎所習不習，則諺有云：愈

畜德錄

卷之三

讀書

彙

繩武堂

生愈怕愈。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

四明鄧西張先生訓子曰：宋龜山示學者云：此

日不再得，顏波注扶桑，蹢躅黃小羣，毛髮忽

已蒼。此詩極為緊切。如今人把有限日月，俱

作寬假，今日不學，謂有來日，悠悠蕩蕩，弄成

老醜，不思古人愛惜光陰，正怕積時成日，積

日成月，積月成歲，過一日則少一日，過一年

畜德錄

卷之三

讀書

早

繩武堂

則加一年初生孩提轉眼突弁若東逝之水
焉得倒流之日乎况年少時正好用功無室
家子女之累無官府逼迫之擾無人事酬應
之煩一心向前誦讀最易論古人心身學問
至大不當只以舉業程督汝輩但國家取士
只此一途不登科甲則雖有經綸之志無處
展布有顯揚之心無由遂達志在乎此把科
甲為階梯則可
若志在科甲特以此二者為藉口將不知其
所極此正前所謂舜跖之分間不容髮○以
經綸為顯揚纔是顯揚以不得以此日相
顯揚為經綸決是經綸
程督也况舉業與德業原是一事所讀之書
俱是聖賢傳心要旨句句須體歸身上所作
之文將平日讀誦講解的融會貫通隨題發
揮字字句句皆從心裏寫出能把聖賢要旨
一體歸身上
者心裏寫出自
然無非實學則自然明白洞達如風行水
上渙然成文與常人自別論道理則由根達
枝穩貼有據品人物則影鑑照形毫髮不爽

畜德錄

卷之三

讀書

望

繩武堂

陳古今則按經據史有條有倫策時務則酌
弊達權可常可變可言也不可行則勿言也
可行也不可言則勿行也使心口相符內外
合一其為德業孰大焉即此通名仕籍則平
日所知所行者原與此心天理不相悖戾正
可與民由之也汝輩須奮然立志抵死向前
若大敵相加寸步莫退大者將室家之事埽
歸一邊少者將童穉之習一切屏去務使精
神完固耳目精明讀書作文寫字皆以心為
主不要信憑口手亂讀亂寫必書與心相通
文與心相會字與心相守作文寫字又須定
從讀書有得來
立課程朝益暮習更尋訪同志之友會講會
文如此用功何愁不達即使命數速遭不獲
上進終不失為有學有行好人看破此著最
為喫緊不然
便患得患失更無安放身心處若真
能讀書得聖賢要旨者又何病此試觀近
日得志者不是天降下的俱自貧苦中自家

畜德錄

卷之三

讀書

望

繩武堂

爭先取來的。有一二縉紳子弟。又是他家祖
 宗德厚所致。難以比論。况其人立志亦在自
 己身上著力求進。不把見成基業。恃爲己物。
 受用馳騁。就是自己富貴也。不把與你做受用馳騁之具。所以有此
 汝輩只爲因循怠惰。虛擲光陰。長者甘落人
 後。少者未見向前。悠悠蕩蕩。耽悞此身。直至
 無了。下梢這擔子。原是你自家挑的。更推不
 得與別人。須靜地裏細思。把我言語。一一放
 在。身上。句句求箇下落。否則明明我祖。雖薦
 以牲牲。供以黍稷。亦將吐之。慎之哉。
 蘇東坡先生與王郎書曰。少年爲學者。每一書
 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
 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
 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
 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
 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做

畜德錄

卷之三

讀書

望

繩武堂

此若學成八面受敵。所學在我。而與涉獵者其應不窮。
 不可同日而語。
 總之心不可以不專。專乃有獲。
 晦翁先生曰。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
 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
 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
 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總之其意在涉獵。非探索義理。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
 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
 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
 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
 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
 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
 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脈貫通。自然漸漬浹
 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
 切矣。此是讀書本旨。此循序致精。此是讀書要法。所以爲讀

髓使癡心大氣不得

髓使麤心大氣不得

☐ ☐ ☐ ☐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

邊重打不破此關便已違道不遠見益更讀

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

遮蔽了譬如一片潔淨田地若上面纔安一

繩武堂

繩武堂

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

)
)
)
)
)

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

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

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

方是有先儒讀書是何等樣工夫是何等樣識是何等樣

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

廣大寬弘之意學者要須體之

祝無功訓子曰憶昔吾兄弟丁爾兄弟之年方
且頂斗笠向赤日中採山灌園形容黧醜吾
十有九歲始受書爾叔受書更後吾兩人夏
無葛冬無爐朝夕不輟以有今日學須從此
過來方有
然總屬浮浪不而爾兄弟乃得垂髫就傅把
舊書向北窓下披風而哦免於樵圃之苦是
爾兄弟受享過吾兄弟遠甚而或勤劬少避
可不可乎警思吾言勿等於過耳蚬也

畜德錄

卷之三

讀書

吳

繩武堂

陳幾亭戒子曰精神散無微弗敗精神聚無鉅
弗成散不特晏安飽食如一日之內既讀經
又欲翻史又欲觀世說小品又欲作時藝頭
頭涉獵便色色羸疎阜變櫻契俱具聖德此
也各只了得一件此
亦精神散也後生習某經且熟玩某經習舉
業且專心舉業不必以學不博才不高自愧
但去浮去雜其成立當在高才博學者之前
異日讀一書必得一書之力爲一事必奏一

事之功恃才泛濫將貽後悔况才短而泛濫
是少壯空努力也與無所用心者幾希

聚談極害功

少年能不犯此病者
自是將來大成之器

凡年少喜

談之人都是浮浪不根全無一點爲己意思
縱或時時發問唯諾如流似乎穎悟過人鋒
辨可愛其實胸中都不領會再加詰問茫如
未問未答之初此大病痛百難一成者也今
汝輩讀書除飲食之暇散步少頃將疑義各
相質證餘時則各安几席以靜觀爲貴以默
想爲功若披玩古今遇有疑義疑字特置一
小冊逐時記寫參考既了旋即勾去餘俟多
聞廣記之士藥便請教如此則實實擴充進
益比相聚閒談者霄壤矣

畜德錄

卷之三

讀書

吳

繩武堂

三十年前人家子弟彼此不相往來縱已游
庠應舉也只坐在家塾足跡不離庭戶如問
女然非二十歲以後不涉世應酬漢潛鎮靜
早已於此培築根基涉世應酬漢潛鎮靜
主今則年方齡齒學不窺古今文未成帖括
便束斧西歸結社尋盟游談往來酒食徵逐

子弟絕不顧其父兄父兄亦不禁其子弟其
者謂子弟爲人所稱數方且津津自喜做子
弟時便已如此敗壞將來安
得有士習又安得有人才

善讀書者不有沉讀非聖賢之書弗讀非切要
之書弗讀合古今無限聖賢英俊與相晨昕
几席厭飫有不可勝言者矣書之爲物不讀
則疎強讀則苦漫讀則勞善讀則樂

畜德錄

畜德錄

卷之三 讀書

吳

繩武堂

畜德錄卷四

震澤席啓圖文與甫纂輯

省克

或問濂溪先生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
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
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
乎

中庸以誠爲一此以無
欲爲一無欲之謂誠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一

繩武堂

程子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
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太勞矣聖人之
心如止水

程伊川先生曰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
更做甚人也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然而
去之者便違禽獸不遠

先生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纔
著物便搖動

上蔡謝顯道曰：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亦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其欲，衝衝天地間，莫不以欲爲事，而心學不傳矣。

只爲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誰知於此便成病。疾人却習而安焉，而不覺已喪身失命於其間矣。昔賢謂生順死寧，人只未順寧的道理，而以生死一聽之自然，便得生死之正，亦得順也。惡之正，好生者好，其生而能順也。惡之正，好生者好，其死而能寧也。

胡五峰先生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二 繩武堂

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寡欲之君，可與言王道者，審理度勢之明。孟子遇齊梁，多欲之君，而必與言王道者，濟時救物之仁，仁所當然，而明有不逮聖賢固安之也。

晦翁先生曰：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

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懈緩不得，又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迫促不得。

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

呂東萊先生曰：多欲者畏人，亦多少欲者畏人，亦少無所不欲者，無所不畏，無所欲者，無所畏。只是根地，慾焉得剛。

張南軒先生曰：人欲橫流，強止遏之，未有不奔潰湍決者。此鯀治水也。水之性，無有不下，禹能順而治之，行其所無事也。自然平治人之良心，豈無發見之時乎？引而伸之，涵養而擴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三 繩武堂

充之，天理明，人欲自消。伊川所謂明得一分

天理，減却一分人欲。異端之教，鯀之治水也。聖人之道，禹之治水也。

薛敬軒先生曰：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湛然澄然之體。

今人日裏夜裏夢時醒時，總爲此萬起萬滅，想萬起者，更不復起，萬滅者，更不復滅。此是何等境界。有欲則人得而中，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神龍變化不測然人得而畜之亦得醢而食之者有欲故也

後人只爲多欲故爲異端所小若能如聖人之

無欲而常伸於萬物之上彼烏得而小之

道在乎日用常行欲亦在乎日用常行異端懼多欲而謝却日用常行故小聖學不離日用常行而自

無欲故大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

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心體無量虛明廣大氣象到人欲盡處自見匪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四

繩武堂

言所能喻

心本廣大無邊一有己私則不勝其小

此亦在私去而

理復時可見

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則不爲區區聲利所

動

雖上知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者非若釋

氏盡去根塵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以

其不流于人欲之私所謂無欲也

溺於人欲者爲不及盡去根塵者爲太過兩相較而聖道之中判然矣

胡敬齋先生曰學無他只要存得天理去得人

欲天理是人物所以生底道理有生之初所

稟得底道理人欲是有生之後因氣稟之偏

情欲之感事物之交利害相形而生故天理

是本然之善天所付底人欲是失其理動於

物縱於情乃人爲之僞非人之固有也然閑

邪存誠所以保養天理關防人欲本原上工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五

繩武堂

夫克治省察所以辨明天理決去人欲發用

上工夫此又不是截然兩項工夫蓋交相資

發用工夫本原所故操存涵養克治省察之功

愈精愈密無少間斷則天理常存物欲盡去

矣

門人問呂涇野先生曰陰雨晦冥獨坐閉戶頓

覺此心虛明凡有觀覽便自省悟似於道理

有會合處若可上達竊謂一日無欲可作一

日聖人一月無欲可作一月聖人終身無欲便是終身聖人不知是否先生曰有志之言也但恐入市朝時或有欲則與閉戶獨坐時之無欲又不同矣故聖人無入而不無欲一獨坐不可便了也子如視金革百萬之衆甲科烜赫之榮文繡峻雕之美財貨充積之盛艱難拂亂之時白刃顛沛之際耄耄昏倦之日皆如此號房之獨坐也人雖曰子之非聖人也吾不信矣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六

繩武堂

歐陽南野曰人心赤子之初本自澄靜無欲後來染習種種多欲夫種種欲之種種克之是自纏自縛逐旋自解必無盡脫之理要得脫盡不如無縛

原憲克伐怨欲不行所以聖人不許

湛甘泉先生曰吾常觀吾心於無物之先矣洞然而虛昭然而靈吾常觀吾心於有物之後

矣窒然而塞憤然而昏其虛焉靈焉非由外來也其本體也其塞焉昏焉非由內往也欲蔽之也其本體固在也日月蔽於雲非無日月也鑑蔽於塵非無明也人心蔽於物非無虛與靈也一朝而覺焉蔽者徹虛而靈者見矣

高景逸先生曰人若不貪富貴飲食色慾便超在萬物之表初非不可爲事人率不肖爲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七

繩武堂

何也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不作居食想彼以富我以仁彼以爵我以義不作富貴想不怨天不尤人不作怨尤想用則行舍則藏不作用舍想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有甚動得我知之囂囂不知亦囂囂有甚苦得我非仁無爲非禮無行有甚恐得我江漢濯之秋陽暴之有甚染得我鳶則于天魚則于淵有甚

局得我既喚做箇人須是兩手頂天兩腳拄地巍巍皜皜還他本來面目視人可不作不然把此面目來仰視天可不愧俯未有不愧作者也一洗世界萬里無塵此之

謂洗心

此之謂大丈夫

顧涇陽先生曰看來看去吾人千病百痛只是欲爲之胎做來做去吾人所以趕不上聖賢只是欲爲之祟周子特提出無欲二字正從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八

繩武堂

咽喉下著力

此兩字是徹上徹下要訣

答友書曰足下謂仁義禮智宜實之以信自垂

髻異於童稚有室異於垂髻溪覺信之難最是切問惟有濂溪所揭無欲二字極好這箇

欲自人生落地時便一齊帶下我要爲善這

箇却出來做對頭不愁你不屈伏我不肯爲

惡這箇却出來做牽頭不愁你不依順雖然如此

說不要看得太怕人只要我放出自己已力量彼又不知何處潛踪避跡去也此

蓋見非二十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

則慕少艾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這便

是垂髻異於童稚有室異於垂髻的公案所

謂人心惟危以此道心惟微以此堯舜之不

能不兢兢業業孔孟之不能不汲汲皇皇亦

皆以此須辨取明白一刀斬斷拔出自家一

箇身子來然後要爲善便真能爲善要不爲

惡便真能不爲惡仁真仁義真義禮真禮智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九

繩武堂

真智恰好鑄成一箇信字也

但能無欲便是實心實心做事何事不實

李谷平先生曰人心中除去一切閒思量則天

理自在多少快活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

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朱子曰他是什麼樣

做工夫所謂做工夫者何也要向此處料理單尋箇快活不得某誦其

詩曰適居堂上行堂上或在水湄言水湄只

此便是曾點浴沂詠歸的意思如何不樂學

者識得此意。則胸中一副當閒思量。自然水融凍解矣。

邵子曰。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

神非有他。即心。

便是知我其天。天非有他。即我便是。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十

繩武堂

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可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

程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范忠宣公純仁戒子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

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趙清獻公曰。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

須看父兄師長字。只是不敢心重。

劉屏山先生湯論曰。學有三上焉。汲汲然。其次悠悠然。其次懵懵然。夫懵懵者。非不向學也。心未達也。誘而達之。矢去川決。安知懵懵者。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土

繩武堂

不爲汲汲也。耶。故悠悠者。最爲害道。既已知之。玩習爲常。始焉色受。聽悚終焉。意銷氣壞。因循苟且。一暴十寒。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吾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以此滅德。其理一也。我觀古聖賢之心。異運同轍。然而進修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貪。契理如函。聞非如獲利。捨過如遺。蛻德必日新。日新之學。

非踐履純實不自覺知彼謂聖道一言可契
非由階級不假修爲以日就月將爲初學以
眞積力久爲鈍才是自誣也孔子曰有能一
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憫學者悠悠之歎也且
有所思也也有所欲也有所畏也有所矜也皆
心之累也思道則能化其思欲善則能澹其
欲畏義則能安其畏矜志則能靖其矜此即所謂關了門開了戶把截四路頭的意思轉累爲通惟其所向學
者苟無是心何能疊疊求益哉望山者其高
蒼蒼望海者其遠茫茫振屐而升蒼蒼彌高
鼓棹而遊茫茫逾遠然後知向之所睹未盡
也無窮盡學之日新亦猶是也緝熙不已造
次無忘舊習運運而消至趣循循而入欲罷
不能莫知所以然而然觀湯之方寸之間常
存警覺不敢自是故從諫則弗拂改過則不
吝一言一動念慮少差隨卽氷釋詩人美其

日躋亦善知湯者湯因其所履著於銘言起
居食息又以自警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
雖然學者孰不欲一意於此勉強牽率而無
日新之樂至樂本全而不能久其樂者由世
味分之也外樂之厚內樂之薄也故曰以禮
制心禮者內外之衛也夫人心一也今日有
制之者是復有一心也蓋心之念有邪有正
有妄有誠合而觀之皆一心也猶手有翻覆
實一形也猶聲有笑哭實一音也心過則邪
制邪爲正心過則妄制妄爲誠我欲仁斯仁是至之者未欲不是仁既欲便是仁安得有二聖人不能使人必無
過心而能使人常存制心制心勝則動靜語
默惟我是令過心不二制心亦無無意無我
寂然常樂此纔是日新之極今人講大學者只以新民爲自新之極豈知日新中自有極至之境故曰明德止至善此湯君臣相告之言所以
成其日新之德者也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

哉噫湯生於衰世獨能上追堯禹下啓文武

傳道於萬世者其用心如此必無所成

朱晦菴先生曰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心之虛靈知覺一而

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別者何哉蓋以

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

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精微

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南 繩武堂

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

心二者雜乎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

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

乎人欲之私矣不要精一兩字上去講貫其

見得是危是微危如千仞不測之淵微如一

縷垂絕之命如何不去微精一之功耶

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

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

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

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

矣或問存心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存心

而今與人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件事覺

得不是便莫做只此便是存心之法

不是覺得後纔存心也是存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樸實頭

負荷得者人必要樸實頭纔有用孔子所謂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圭 繩武堂

因思前日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

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

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

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

益此纔是講學何者講其所學其所講故

謂講學今人都犯莊渠先生所謂以講爲

學故自不長進又却被人議議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有

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

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

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世衰道微。人欲橫流。若不是剛介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

酒語言剛制於酒。夫豈獨酒。凡嗜慾之好。皆當制。制倪正父云。

胡叔器問晦翁先生。每常多有恐懼。何由可免。晦翁曰。須是自下工夫。遺書云。治怒難。治懼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夫 繩武堂

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若於道理見得了。了何懼之有。

張無垢先生曰。快意事。孰不喜為。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者焉。豈得不動於心。物我一體。如何只快己意。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先生嘗手執一紙扇。過數夏。破即補之一皮履。敝裂亦不易。筆用禿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

飲食皆不揀擇。隨遇而安。却不妨若作意如此。又是私。或問此是性耶。抑愛惜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了多少工夫。世人役役然為此身所擾。應副他不暇。可為發一笑耳。

楊慈湖之父廷顯。字時發。少時常自視無過。視人有過。一日忽自念曰。豈其人有過而我獨無過乎。於是自省。即得一過。旋又得二三。已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七 繩武堂

而紛然。乃大恐懼。痛懲力改。或至泣下。黃勉齋曰。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禮不立。非義不行。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真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於我何與焉。貧富貴賤。生死禍福。日交乎前。不暇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者為禮。何者為義。何者為智。惛然不覺也。功名而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慮人之

不已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

侈然以爲莫己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然幾。

不能以終日矣。滔滔世運。何日是了。其有不然者。真是中流砥柱。

潛室陳氏曰。胡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

語儘當玩味。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

但中理中節。卽爲天理。無理無節。卽爲人欲。

全憑自去審慎。正亮舜桀紂之所由分也。

眞西山先生曰。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大 繩武堂

心順其理以應之。則事旣得所。心亦不勞苦。

擾擾焉以私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

心亦無須臾之寧。人徒知爲事之累。心不知。

乃心之累事也。

林君復曰。人之制性。當如隄防之制水。常恐其。

漏壞之易。若不顧其泛濫。一傾而不可復也。

此是氣質之性。若義理之性。則是制心制事者。而又以何制之。

何垣曰。欲爲君子。非積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

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

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以善惡之所由判也。

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

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

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云。凜乎若嚴師之在。

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是也。仰則畏。

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

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干 繩武堂

是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

心爲之震掉。一事有差。則顏爲之忸怩。戰兢。

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而入於君子之域。

矣。畏其所當畏。則不畏所不當畏。先儒於三畏。章謂畏此三者。則生死利害毀譽予奪。

非所畏也。正須互相發明。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

畏朋儕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

妄行。恣其所欲。由是而之。習以成性。居官則。

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

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爲○士○矣○仲○尼○之○所○
謂○小○人○而○無○忌○憚○者○矣○是○故○以○天○子○之○尊○且○
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
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
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
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同○年○歐○陽○景○
顏○跋○云○伊○洛○先○覺○以○持○敬○爲○造○道○之○門○敬○德○
之○聚○也○此○心○纔○敬○萬○理○森○列○此○身○纔○敬○四○體○
端○固○由○勉○強○至○成○熟○此○心○此○身○斂○然○法○度○中○
矣○世○之○作○僞○假○眞○者○往○往○竊○持○敬○之○名○蓋○其○
不○肖○之○實○內○雖○荏○而○色○若○厲○焉○行○無○防○檢○而○
步○趨○若○安○徐○焉○識○者○病○之○當時因此偽敬乃至訕侮眞敬而士
林亦有收持敬之說者先○生○所○著○畏○說○畏○卽○
人心當薄當時已然敬○也○每○事○有○所○持○循○而○畏○則○其○敬○也○莫○非○體○
察○在○己○實○事○見○面○益○背○臨○淵○履○水○以○僞○自○益○

者○能○之○乎○高○視○淵○步○幅○巾○大○袖○假○聲○音○笑○貌○
以○爲○敬○求○之○於○父○母○兄○長○師○友○之○間○多○可○憾○
焉○人○其○以○敬○許○之○乎○先○生○羽○翼○我○道○其○功○豈○
淺○
方○正○學○先○生○曰○人○之○身○不○越○乎○百○年○善○愛○其○身○
者○能○使○百○年○爲○千○載○不○善○愛○其○身○者○忽○焉○如○
蚊○蚋○之○處○乎○益○缶○之○間○夫○蚊○蚋○之○生○自○以○爲○
適○矣○而○起○滅○生○死○不○踰○乎○旬○月○當○其○快○意○於○
所○欲○以○益○缶○爲○天○地○而○不○知○其○所○處○之○微○昧○
陋○之○民○亦○若○是○矣○迷○溺○於○聲○色○勢○利○以○身○爲○
之○役○而○不○以○爲○勞○其○心○以○爲○至○樂○也○不○知○其○
可○悲○也○甚○適○也○不○知○其○爲○污○辱○也○均○之○爲○身○
聖○賢○之○尊○榮○若○彼○而○衆○人○之○污○辱○若○此○曷○爲○
而○然○哉○慎○行○與○否○致○之○耳○難○成○易○毀○者○行○也○
難○立○易○傾○者○名○也○得○之○不○能○久○於○身○樂○未○旣○
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利○達○易○污○辱○

之名猶食鳥喙而易死况倏忽接於耳目者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徇君親者非不愛身也愛其身甚而欲納之於禮義其為慮甚遠矣

薛敬軒先生曰氣質極難變十分用力猶有變不能盡者然亦不可以為難變而遂懈於用力也先生此語正是要人難處加功儘力變盡

氣質之偏自生來便有此矣若自幼至長歷歷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圭 繩武堂

曾用變化之功則亦無不可變之理若氣質既偏自少至長所習又偏一旦驟欲變其所習非百倍之功不能也

先生每夜就枕必檢點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倘有不合即展轉不寧猶恐始勤終怠常書以自警公持守最嚴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否

高景逸先生亦然謂是日若不切實煅煉身心便虛度一日流光如駛良可驚懼

為學之要莫切於動靜動靜合宜者便是天理不合宜者便是人欲何處非道何處非學切須如此檢點外物得亦不喜失亦不怒則心定矣得失而喜怒生焉是猶繫於外物而心未定也

孟敏破甕不顧管寧鋤金不視豈非天資近道

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勾竊引之私不可不察人欲如寇敵專以窺我之虛實斯須防閑不密則彼乘間而入矣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圭 繩武堂

醉於欲者汲汲如狂而心莫知所止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

人當大著眼目則不為小小者所動如極品之貴舉世之所歆重殊不知自有天地來若彼者多矣吾聞其人亦眾矣是奚足動我念耶惟仁義道德之君子雖願為之執鞭可也吳康齋先生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圭角之露常

語學者曰：我平生得患難進學。胡九韶曰：惟先生遇患難進學，在他人則惰志矣。

胡敬齋先生曰：古人云：宴安如酖，毒甚可懼也。惟莊整嚴肅，戰兢惕厲，可以勝之。

學者去得一箇計功謀利之心，則心下自然坦夷安泰。

儼山陸深曰：劉道原常著自訟文，以爲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其悔過之勇，自知之明實前。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五 繩武堂

賢之高尚，因錄之以自警。平生有二十失：一、易卜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論勝己，疾惡太甚，不卹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卹舊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己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言

淡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禍，議論多譏刺，臨

事無機械，行己無規矩，人不忤己而隨衆毀

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

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

好謀而濶論，劇談而不辨，慎密而漏言，尚風

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

不畏強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

徒費，欲速而遲鈍，闇識而強料，事非法家而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五 繩武堂

淡，刺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

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爲人所欺，

事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

知其所以然也。其中惟苛察、淡刺，余似可免

然賦性弛緩，而每欲示人以肺肝，亦不得不

謂之失與蔽也。

所指過端，未必盡合乎理，然足見前賢能淡自檢點，不然怨己則昏，安能稱數如是之悉哉。

袁氏世範曰：人之處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之未有知識，其賢德之進，所謂長日加益，而人不自知也。古人謂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年之非者，可不勉哉。

羅一峰先生與謝元吉書曰：凡治己，必先治心。心者，舟之舵也。欲正其舟而不正其舵，可乎？治人亦然，不先治其心，則一病去，一病生矣。氣質有偏，則有病偏於剛者，病躁急；病褊狹，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毛

繩武堂

病羸疎，因其病而克之，可也。躁急者，克之以詳緩；褊狹者，克之以寬容；羸疎者，克之以謹審。然非心存焉，則已熄而復然，已抑而復長。病證雖退，病根尚在。安在其為可也？一日子而亥，一歲春而冬，一生少而老，持守此心，如過獨木橋，如御逸馬，如俯懸崖，如見大賓，而對上帝，使主心常存，客氣聽命，則病根自除。而病證不形，如是用功，方為第一流人也。

用功如是之密，總不外曾子所謂「仁為己任，死而後已」。若徒務制其外，而不從事於其中，譬操萬斛之舟於長江大河，遇狂飈巨浪，舍舵而惟篙櫓，是仗吾見其危矣。

陳白沙先生曰：一番覺悟，一番長進。又曰：纔覺退，便是進；纔覺病，便是藥。

進者，卽是退者；藥者，卽是病者。故纔覺便須有一番不同。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毛

繩武堂

理也。天理不存，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飢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慾淫，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為，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有何不是禽獸？人之所異於禽獸者，幾希耳。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益之求，弊弊焉終其身而不知悔惜哉。

陽明先生曰。於其善心之萌也。若食者之求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水。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惟恐其或墮也。於其不善之萌也。若酖毒之投於羹也。若虎蛇之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侵害而思所以勝之也。

卽自惡惡。是好好色。而推類言之。其意不出乎求必得。而務決去。

金之在冶。經烈燄受鉗錘。當此之時。爲金者甚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元

繩武堂

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煅之不至。及其出冶。金亦自喜其煅煉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遇境越到受不過處身心越漸平帖受用

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

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卽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爲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改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矣。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卽非所以爲聖人矣。舜與入堯舜之道故曰自以爲是不可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辛

繩武堂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以此凡處父子兄弟之變者。舍此更無他道。若舜只要正他姦惡。就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肖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曰。你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責辨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故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或曰其實是他不是如何不見曰不能感
化他先是自不是見得自不是切便不見他
不是感化二字還是就別人看來說若聖
人用心只見自不能盡道以致如此非有他
也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常利害經變故遭屈
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
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
是用力處須何如耳若不用力氣質便來乘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圭

繩武堂

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
實之心即全無務名之心矣務實之心如飢
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更有工夫好名

心無兩用况求名務實
又相背馳自然如此

魏莊渠先生曰人從開闢以來虛文日勝一日

自孩提後聲臭日增一日何由至道今須還

淳返樸以回造化

世道由於人心聲臭日增所以虛文日勝先
生有云三代以前是天理世界三代以後是

人欲世界
亦此意也

鄒東廓先生曰君子之愛身也以德故其愛人

也以德細人之愛身也以姑息故其愛人也

以姑息君子便是以治己之心治人細人不
知治己焉能治人細人直是以恕己

謂忠宣此語甚錯雞鳴而起天命自度耳

目鼻口罔敢即於惰淫非以好勞惡逸誠不

忍輕用其身也若然者子以事父則孝臣以

事君則忠苟縱耳目之欲取快一時以小善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圭

繩武堂

為無益以小惡為無傷亦自以為適其身矣
而敗度縱禮自絕於天若然者子必至於陷
父而臣必至於悞君嗚呼發軔跬步末路燕
越學者之審於自愛也果將安從乎

按此則君之於臣士之於友亦甚易擇
只看他愛身如何便知他愛我如何

聖門之學以憂勤為正脈以逸豫為痼疾唐虞

君臣儆戒曰罔遊於逸曰無教逸欲故兢兢

業業為萬世法程兢兢業業故
能惟精惟一其在洙泗發

憤忘食樂以忘憂非特少年老而彌篤至能傳其道者拳拳服膺戰兢知免不以簞瓢易簣有所搖奪只看偶一畫寢聖人何等切責吾輩自省何似乃好逸自居只此一念改過必不勇徒義必不純因循包諉千罪萬失皆由此淵藪若不猛省痛改終不可以語學

聖門功夫慎密故常見其過常內自訟吾儕自省何似而以無大過自安將勝於聖人未讀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韋 繩武堂

易之前乎其曰立志不真逸心太勝則又不止於過矣舍偽而真改逸而勤自怨自艾掀翻舊習務以全生全歸無忝所生方不負師門惜陰之約

志之真不真但看他逸不逸未有真心嚮上而能稍自放逸者也幾偽便逸幾逸便偽

近與同志切磋大行窮居之旨以為學者未能實見吾性本體故於外物得失妄加欣戚試使見得吾頭真則或以軒冕或以簞笠而頭

之本體未嘗加損也見得吾脚真則或以赤舄或以敝履而脚之本體未嘗加損也假有人焉毀頭傷足以爭冕舄而脫笠履則眾且將以為智乎

說箇不加不損便有箇不加不損者在不要說到貪富貴而厭貧賤只就不貪不厭而未得吾性本體則但大行耳窮居耳所謂不加者於何見其不加不損者於何見其不損

羅念菴先生曰聖賢居危臨變莫不省躬改過霜雪不凝則生意不斂精神不固則作用不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韋 繩武堂

力孟子論天將降大任一節盡之然於此却有溪辨自心術中料理則為聖學自時態料理則為俗情二者雖相去懸絕然皆有收斂慎密增益不能之效此正人鬼分胎不可不自察也

王少湖先生曰士生三代後必有超出一世直師古人之心斯可耳然意興雖高而猶未免依違於俗情則終未能一洗凡陋脫然為古

人也。譬若珍木爲藤蘿所纏，必盡解其藤而後枝幹乃得條暢。若解之未盡，猶有一兩條藤蘿束縛其間，則豈能脫然大遂本性乎哉？
今古非真有時代之分也。天地間惟天理爲最，古今者先天地而不老，後天地而常存者，即古不存，即今。

鄒南阜先生曰：人生世上如石火電光，直當與人爲善，與人爲善不在曉曉爭同異，惟在獨知處密證，自修衆人所欲者，我能不欲，衆人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彙 繩武堂

所爲者，我能不爲，久之人亦自化於善矣。
妙理：若與人爲善而不免同異之爭，精神向外，一分使內裏虧欠一分，已不能成何出成妙理。
今之人不爲不欲，良心豈不昭揭？只爲欲根一萌，天地爲昏，轉眼滄桑，并所欲者無纖毫受用，祇見不學者之愚也。

高景逸先生曰：胡致堂曰：事在勉強而已，意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如是不善，終忍而不爲。

斯善矣，意不欲如是，少思而克之曰：不如是不善，終克而爲之，斯善矣。此勉強之道也。
是審幾，朱子謂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幹轉。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
意動即行，不復加思，其入於不善如丸之下坂，誰能禦之？此語於學者極有益。

昔者聖人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是故飲酒而旨之，惕然曰：後世必有亡於酒者。見色而悅之，惕然曰：後世必有亡於色者。謂其可欲也。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彙 繩武堂

凡人之所欲，未有不足以殺其身而亡其家。國聖人慮之於遠，故得之於近。慮危而得安，慮亂而得治。慮亡而得存，推此類也。一舉口而慮無興戎矣，一舉足而慮無冥行矣，一舉念而慮無非幾矣。夫人之卒然而動，皆欲也。惕然而慮，皆理也。
程子亦曰：何以欲動而慮止，則得失之分而安危存亡治亂之幾也。
呂叔簡曰：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

食息起居之際這箇工夫便密了

此卽武王不泄過之功總是毫髮放過不得

入廟不期敬而自敬入朝不期肅而自肅是以君子慎所入也見嚴師則收斂見狎友則放恣是以君子慎所接也

有過是一過不冒認過又是一過一認則兩過都無一不認則兩過不免彼強辯以飾非者果何爲也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毛 繩武堂

不只是認過便了莫錯解以爲過是認不起的認過者勇於改過之謂也莫錯解
謹言不但外面雖家庭間沒箇該多說的話不但大賓雖厚友沒箇該任口的話

來道之曰悔過者要尋過之起頭遷善者要尋善之著落

起頭處便是著落處著落處便是起頭處著落便是天命之性但見得箇天命之性更不容有過之起頭處矣人
心道心關頭只在此地

吳懷野曰吾性甚躁識甚遲以遲識馭躁性鮮

不敗矣心之官則思思則躁可使緩遲可使敏其省身克己之要訣乎

林志唯先生曰余少喜讀西銘見謂富貴福澤將厚我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反覆思之人生七尺軀壽不能過百年長歡歡苦若膠膠營營得號稱爲聖賢豪傑人常少而鄙夫不肖人常多者只緣不知當地上體認自有現前妙境錯過好日子枉費惡功夫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毛 繩武堂

辜負好天意甘落惡陷將厚我者而我却薄了將成我者而我却毀了譬之爲金爲鐵同燎滅於爐炭之上巧拙同盡噫足惜也

隨天所位我者我只素位而行盡乎份之道便是答乎天之意聖賢豪傑不過如是

王材南雍申教錄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農則終歲盡力於田畝工則終歲盡力於塵肆商則終歲盡力於道途羈旅吾爲士者賴父母之訓國家之教育無四體之勞而農及工商

所盡力者○吾得而食之○服之○居之用之○能○然○天○之○生○人○豈○其○使○若○人○獨○佚○於○衆○勞○之○上○而○享○其○利○其○責○蓋○有○大○於○彼○者○將○以○率○由○理○性○扶○植○綱○常○表○濟○民○物○卽○位○分○不○同○而○所○以○成○身○所○以○及○物○固○未○嘗○無○所○任○則○所○以○勤○其○志○者○又○非○特○若○農○及○工○商○之○勞○已○也○農○及○工○商○不○勤○所○失○衣○食○貨○財○焉○耳○士○而○不○學○學○而○不○勤○則○棄○天○之○命○負○士○之○責○所○失○奚○翅○萬○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无 繩武堂
倍於彼哉○彼○有○効○於○我○我○無○効○於○彼○故○古○之○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戒○慎○恐○懼○無○時○或○忘○講○探○經○訓○體○踐○事○爲○一○言○一○動○一○念○之○微○不○敢○苟○惰○以○廢○身○心○之○務○本○之○治○身○則○身○無○不○誠○推○之○治○民○則○民○無○不○被○其○澤○德○崇○而○業○廣○垂○令○聞○於○無○窮○也○
陳幾亭曰○行不力○不知爲善之難○省不深○不知入惡之易○

壽之爲福○在進德最大○在改過尤急○顏苦孔卓○一間未達○夫子痛惜無窮○吾人時時錯行○時時悔恨○全得年來補救○若未悔過時死○只與雞犬不殊○若方悔過而死○豈不可痛可惜○天容我改過○與以歲年○厚生玉成○兩途竝到天壤極○可幸須臾不敢忘○已往者務要蓋愆○將來者務不失足○方不負皇天耳○在生一日○當修爲一日○孔子年至七十○只是修爲○故有從心不踰境界○世俗却云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早 繩武堂
在生一日○當享用一日○真大醉夢○此就長年者言耳○其實人之進德改過○豈可倚靠壽命○夫子不云乎○朝聞道○夕死可矣○
諸聖存幾希○朱子貫以憂勤惕勵四字○反此四字○便是般樂怠敖○大聖大賢只是憂勤○鄉人鄙夫只是般樂○民安物阜○只因憂勤○綱解紐弛○只因般樂○非但此也○士子習舉業者○一火鑄就○亦爲憂勤○斷續無成○亦爲般樂○非第此也○四民溫衣飽食○亦在憂勤○破家喪身○亦在

般樂此八字徹上徹下舜禹訖於塗人帝王
訖於氓庶

君子有二恥矜所能恥也飾所不能恥也能則
謙以居之不能則學以充之君子有二惡嫉
人所能惡也形人所不能惡也能則若已有
之不能則教之

此皆天造地設的道理故順之而無不善彼
矜者飾者嫉者形者只是反之而後為惡

莫惡於言人過急止之悔已不可追矣莫陋於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聖

繩武堂

言其所長急止之報已甚矣

戰兢惕厲者悔
服其庶幾乎

莫不甘於人之我棄自棄則甘之莫不甘於人

之我暴自暴則甘之莫不甘於人之我欺自

欺則甘之有不一且幡然者非丈夫也

遇事不肖浮游逢人不肖辜負說話不肖自欺

方謂之忠信人忠信二字與固聰明聖智雖

似不同却是君子路上人也試想他處處認

真無分毫苟且何等知覺在今人使乖打騙
只為胸中不知有不安處故乖巧與昏憤只
是一箇念頭靈覺與忠信只是一箇念頭
至誠至聖原不分為兩箇而
誠明明誠總到一般地位夫子說到人品
極至處不說大善大惡只說上智下愚忠信
之極不肖昧一點本心乃上智也機巧之極
不肖顧一點本心乃下愚也

畜德錄

卷之四 省克

聖

繩武堂

畜德錄卷四

畜德錄卷五

震澤席啓圖文與甫纂輯

省克

晦翁先生曰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的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渺渺茫茫終無下手處也

此即孟子註中所謂反求默識及大學中庸章句所謂因其所發自其善端發見之偏也

畜德錄

卷之五 省克

一 繩武堂

須體認三處各緊接箇而擴充之
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他那錯底心不錯底是本心錯底是失其本心

人皆有所不忍不忍達之於其所為所忍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

學問須是儆醒且如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

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如此

或問先生曰思無邪固要得如此不知如何能得如此先生曰但邪者自莫思便了是斬截只是不辨邪正奈何故誠意之前必先致知

陸象山先生曰此心之良戕賊至於熟爛視聖賢幾與我異類端的自省誰實為之改過遷善固應無難為仁由己聖人不欺我也直使

畜德錄

卷之五 省克

二 繩武堂

存養至於無間亦分內事耳然懈怠縱弛人之通患舊習棄之捷於影響慢游是好倣虐是作以怠縱之身心墮落何所不至可畏可畏游逸淫樂之戒大禹伯益猶進於舜盤盂几杖之銘成湯猶賴之夫子七十而從心吾曹學者省察之功其可已乎

薛敬軒先生曰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

操則存舍則亡正為此只一密字盡之

不爲耳目口鼻所役。覺得心常泰然。

吳康齋先生曰。因暴怒。徐思之以責人無恕故也。欲責人須思我能此事否。苟能之又思曰。我學聖賢方能此。安可遽責彼。未常用功與用功未深者乎。况責人此理。我未必皆能乎。此也。以此度之。平生責人。謬妄多矣。戒之戒之。信哉。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以責人。

畜德錄

卷之五

省克

主

繩武堂

之心責己。則盡道也。

胡敬齋先生曰。道理本全具。未發時敬以養之。莫令有偏。已發時敬以察之。莫令有差。內外

動靜交致其功。

心纔私便是放。

心之所以爲心者。理也。故私便是放。不必逐物。

馳騖然後爲放心。

一放便是私。故放便是私。

不待縱情肆欲。然後爲私。這裏最難。所以古人戰戰兢兢。

或問陽明先生曰。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先生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瞎。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

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卽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

畜德錄

卷之五

省克

四

繩武堂

之外。不知有道者從旁觀之。方爲之竦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略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

鄒東廓先生曰。嘉靖四年六月。旣望。予以事出。吳興見有膝行泥中。以手左右去草者。問之曰。子芸田乎。抑何難也。曰。若稍弛之。草侵吾苗數口之家。將飢死於溝壑矣。余聞之而凜然。人之情。孰不惡勞而欲逸也。以其惡死之

急○則○奪○其○惡○勞○矣○以○其○欲○生○之○急○則○奪○其○欲○
逸○矣○甚○矣○吾○民○厚○生○之○難○也○然○人○知○惡○身○之○
死○而○莫○知○惡○心○之○死○何○也○仁○義○之○心○人○皆○有○
之○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是○所○
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草○之○害○吾○苗○
也○竭○力○以○去○之○利○欲○之○害○吾○仁○也○憚○其○難○而○
不○知○去○其○弗○思○焉○耳○苗而不秀秀而不實亦只在過欲存理功大上
看淺芸○之○而○弗○息○草○未○有○不○拔○而○苗○未○有○不○

畜德錄

卷之五

省克

五

繩武堂

秀○且○實○者○二○三○子○咸○欲○厚○其○生○也○盍○於○是○焉○
圖○先○難○而○後○獲○其○庶○矣○乎○若不後獲又恐懼苗

高○景○逸○先○生○曰○所○以○要○惜○分○陰○者○不○使○邪○思○妄○
念○瞬○息○據○我○靈○府○庶○幾○日○就○月○將○緝○熙○于○光○
明○

不靜存則動察法天行之健以自強不息庶無分陰之少錯

呂○叔○簡○曰○人○之○視○小○過○也○愧○忤○悔○恨○如○犯○大○惡○
夫○然○後○能○改○無○傷○二○字○修○己○之○大○戒○也○

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可見小德出入未是無弊之語

林○志○唯○先○生○夜○坐○讀○薛○文○清○先○生○讀○書○錄○掩○卷○
喟○然○歎○者○三○四○其○家○人○曰○何○謂○也○曰○噫○嘻○余○
覺○昨○評○一○人○傷○於○刻○矣○纔○見○文○清○錄○云○聖○人○
取○人○極○寬○如○仲○叔○圉○祝○鮒○王○孫○賈○皆○未○必○賢○
以○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
於○人○小○過○必○辯○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聖○人○
包○含○之○氣○象○遠○矣○余○是○以○歎○而○悔○之○也○又○余○

畜德錄

卷之五

省克

六

繩武堂

覺○昨○處○一○事○動○於○氣○矣○纔○見○文○清○錄○云○處○人○
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
短○惟○謹○於○自○修○愈○修○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
妄○人○也○又○何○校○焉○余○是○以○歎○而○悔○之○也○又○余○
覺○昨○言○一○事○近○於○誕○矣○纔○見○文○清○錄○云○常○見○
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爲○人○言○之○陋○亦○
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
分○定○故○也○余○是○以○歎○而○悔○之○也○又○余○覺○昨○諾○

一言涉於輕矣。纔見文清錄云：凡與人言，卽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厥言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意蓋如此。余是以歎而悔之也。噫嘻！由前之悔，原於弗覺，而今尚可誘於弗覺乎？薛先生教我矣。

畜德錄

卷之五

省克

七

繩武堂

此可爲讀書者之法。正虛齋先生所謂讀書須切己體察也。讀一句便如是反求而力行。一句何患不到聖賢地位。
又曰：曾讀大學誠意章，毛竦汗出，掩卷深思曰：爾閒居，豈無流於不善而不自知乎？抑知之竟不差恥，而徑冒爲之乎？千古小人肺肝如見，爾肺肝豈能獨深藏而不令人見也？欲人勿知，莫如勿爲。慎之哉！慎之哉！舉目皆我視，舉手皆我指。縱有逃於視之指之者，而鬼神已指視於冥冥中，爲譴愈大矣。

漢劉向說苑曰：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做聖賢便是福，人邪僻便是禍。

明道先生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發者爲誰制者爲誰制，隨發後便難長進，發聽於制，庶見功夫。

學者今日無可添，惟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畜德錄

卷之五

省克

八

繩武堂

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添便所當減的，故不添便是減。然人自氣質用事，無日不添，無時不添，故又須猛力減去，纔見不添本色。
程伊川先生曰：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故須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

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尹和靖先生曰。克己。惟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却克箇甚。如好財。卽於財上克。好酒。卽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人性汨沒至此。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各宜一自猛省。克己當從所好克去。推己當從所惡推去。皆是做工夫最切要道理。

畜德錄

卷之五

省克

九

繩武堂

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子曰。也只是去箇矜字。仔細檢點。病痛盡在這裏。先生點頭。因語在坐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陽明謂千罪萬惡皆從傲來。皆是眞實體驗過來語。

或問晦翁先生。每常遇事時。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做處。又却爲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埽除打。

壘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著。不知不覺。走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可見單靠著明不得。所以致知又須誠意。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他不用著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之資。次於聖人者。到得遇事。

畜德錄

卷之五

省克

十

繩武堂

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數事。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如此做工夫。今人大抵中人耳。只守著曾子道理做去便了。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工方得。

朱子曰。古人爲學。大率體察自家病痛。就上面。

克治將去。今人有多少病痛。一箇人是一樣。須是仔細自看。卽克將去。

自覺是病。便自治之。不須問人。亦非人所能預也。

張南軒先生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諸顏子。沉潛積習之功。爲何如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

畜德錄

卷之五

省克

土

繩武堂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密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密也。卽是。可以得其大槩矣。夫子語顏淵克己之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壯。與。密。俱有焉。何垣曰。世俗之愛其身。曾不如愛其子之至也。遣子入學。必勵以勤。教子治身。必導以爲君子。逮迹其自爲。則因循惰弛。罕克自強。措心積慮。甘心爲小人。而不以爲病。玆非惑歟。有。

能卽其所以爲子謀者。而爲己謀。則思過半。

矣。論厥孫謀。非另有所論也。卽其所自謀者是。

此亦太槩說。若究言之。愛其身者。方是愛其子之至。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可謂真愛其子者與。

明太祖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欲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行。

畜德錄

卷之五

省克

土

繩武堂

爲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於國。爲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於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郁離子曰。反觀吾之所行。果不當爲耶。方且愧懼之不暇。何敢誇人。果當爲耶。則如飢食渴飲之常耳。何足誇人。舜之孝。禹之功。皐陶之謨。稷契之忠。夷齊之清。孔孟之學。冠萬世而絕出者。其實皆人之所當爲也。何以皆所當爲。分定故也。

卽今之居官者以廉爲異衆不知士大夫之廉猶女之潔乃居官之本分耳如鳥能善鳴而號於人曰吾能鳴焉可乎

薛敬軒先生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爲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

畜德錄

卷之五

省克

圭

繩武堂

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與萬物爲一體矣

聖門言志雖大小分量不同要同一箇無我求仁者求無我也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巖當矯之以細察其偏甚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人之克己或能克於此不能克於彼此是克之有未盡也能推其所能以及其所不能則克無不盡矣

己德所以不大者正爲舊習纏繞未能掉脫故爲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當自今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
今人輒謂宿習難除只看先正爲此之故用何等力量直是病根一拔盡拔不容更留毫忽

畜德錄

卷之五

省克

圭

繩武堂

淤泥塞流水人欲塞天理去其塞則沛然矣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

一念之欲滔天之禍至哉斯言史冊中其事實可勝數要亦有一禍雖滔天却人所不知者實由於一人一念之欲始之而毒流今古正無已時悲夫

勢無兩重之理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故道義重則外物輕道義輕則外物重爲學之士常使外物不能勝其道義則此日重彼日輕積久惟見道義而不復知有外物矣

吳草廬先生曰：君子小人之分，理欲之間而已。

矣。自今以往，苟棄此一念之怨悔，而擴充其

天理，尚庶幾乎其或尚因循不改，而顛冥於

人欲，則其爲小人之歸也必矣。嗚呼！身也者，

非吾之身也。父母之身也。父母之所以生我

者，何如而我乃棄之於小人也？何其不孝至

於此極也。身也者，非吾之身也。天地之身也。

天地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乃棄之於小

畜德錄

卷之五

省克

圭

繩武堂

人也。何其不仁至於此極也。西銘之所爲作也。天地亦父母

知所以孝父母則嗚呼！人情不知道而身不

行道猶云可也。今亦既略知道矣，而乃至於

違道無乃小人無忌憚之尤者乎？嗚呼！何其

謬戾若斯之甚也。

陳白沙先生忍字贊曰：七情之發，惟怒爲遽。衆

逆之加，惟忍爲是。絕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

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勵，過一百

忍爲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如其不忍。

傾敗立至。

陽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

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

忿怒嗜慾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非

天下之大勇者不能。

此固大勇，然而類復類，類不得此又當知。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萬惡皆從傲上來。

畜德錄

卷之五

省克

夫

繩武堂

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象之不仁。丹朱

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結果一生，至德莫如堯舜，至情

莫如父兄，而卒無如朱象何？則知此病傲之

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

遜，須是中心恭敬，擲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

真能虛己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

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

戚南塘曰：天理難復而易蔽，人欲難磨而易起。

復理如仰面攻城縱欲如下坡推轂路傍之
草踐剗而猶生者欲也瓊臺之花灌溉而難
茂者理也

究竟難易在我非天理人欲自能作主
况難處不難則易亦不易原不兩立

耿天臺先生曰俗情濃醞處澹得下俗情苦惱
處耐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牽纏處
斬得下斯爲學問得力處也譽而喜毀而慍
利則競害則撓汨汨然終身役於物而不悟

畜德錄

卷之五

省克

七

繩武堂

囿於俗而不能自振而猶號於人曰爲學爲
學吾恥之矣

江盈科曰白香山詩自言久宦蘇州不置太湖
一片石余以語張伯起伯起曰如此累心事
香山不做余深服伯起此言然則天下事累
心者多矣都去下不做可使心不受累

前輩風度妙味無窮今人
官下物不置得却累心

王少湖先生曰學者事無小大纔覺心所不安

便斬絕勿爲如此乃得遂其本心不挫其浩
然之氣卽此是謹獨之學集義也只若優柔
不斷終焉內省之疚悔之不亦遠乎

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乃學者每日用功最切要
事終身兢業惟此二者若遷善不敏僅守一
善以自足豈能日新日進集衆善於厥躬改
過不勇過常在身豈能洗淨舊愆立於脫然
之境良可惜也

畜德錄

卷之五

省克

太

繩武堂

鄒南阜先生曰人之於事有欲則繁無欲則簡
人之處事有欲則難無欲則易人之觀人有
欲則昏無欲則明人之待人有欲則僞無欲
則真欲之利害介然如此

繁簡難易之間
當身體認便知

高景逸先生曰滋味入口經三寸舌間耳自嘆
以下珍羞麤糲同於冥然奈何以三寸之爽
輕戕物命乎豈惟口腹百年光景三寸滋味

耳○有○以○須○臾○之○守○垂○芳○百○世○有○以○須○臾○之○縱○
遺○臭○萬○年○亦○可○思○矣○真是無謂其如再看破何縱看得破其如再

陳幾亭曰○嗜慾萌生○遂後必悔○忍過必樂

失其本心故悔得其本心故樂

無欲之謂聖○寡欲之謂賢○多欲之謂凡○狗欲之謂狂○用力寡之斯寡矣○其治本在敬○不用力寡之則必至於狗矣○其病本在怠

畜德錄

卷之五

省克

九

繩武堂

又曰○高景逸先生云○財色二字落腳○便成禽獸○是其一生從未點染○最得力最高潔處○雖寒潭皎月○天際瓊花○無以過也○他人既已受污○譬如垢服○須用幾許清水洗滌○視原來潔淨者○猶恐少留垢痕○是故見欲而亡心○異於禽獸者○何幾心與欲戰○雌雄未可知也○靜而澄之感而簡之○或庶乎

反之者不及性之者凡事皆然然少成若天性又全係於習之之功做功夫必要做到若

天性地位纔是止於至善

家制

袁君載世範曰○家不和○由於婦構○其原又多出婢妾○蓋此輩愚賤無識○以言他人之短長○為忠於主母○稍一聽信○必日造虛妄○使主母與人深讎○而彼始揚揚得意○自睨處於心腹也○惟僕隸亦然○主翁聽信○則戚族故舊皆失歡○而良善佃僕反致譴責矣

畜德錄

卷之五

家制

十

繩武堂

易之家人已見及此蓋內離外巽外雖有善入之人情而吾以及遠之明燭之則雖有譏而生矣
人之至親莫過於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蓋因人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暴○或柔懦○或嚴重○或輕薄○或持檢○或放縱○或喜閒靜○或喜紛拏○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所稟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於己○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於己○弟之性未必然

性不相合。則凡臨事之際。必致於爭論。爭論不勝。至於再三。不和之情。自茲而起。或至於終身失歡者。有之矣。若悉悟此理。爲父兄者。通情於子弟。而不責子弟之同於己。爲子弟者。仰承於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聽。此諺

識性可與同居。然父兄爲家長。知己性之偏。何不自治而亦以化子弟之偏。則

處事之際。必相和協。無乖爭之患矣。

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皆賢。或兄弟不

畜德錄

卷之五 家制

子 繩武堂

皆令。或夫流蕩。或妻妒悍。鮮有一家盡無此

患者。雖神聖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疣

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從容

論之。此處往往因不能忍。俟其自化。則胸中

泰然矣。

人言居家久。和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

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

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

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

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耳。此其無知失悞耳。

此其所見者小耳。此其利害能有幾何。不使

之入而據吾心。平日又須善爲教之。則雖日

犯吾者十數。可不致形於言。徵於色矣。此所

謂善處忍者。

骨肉失歡。有本至微。而至終不可解者。止由失

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相下焉耳。有能先下

畜德錄

卷之五 家制

子 繩武堂

氣與之趨事。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豈不漸

如平日耶。

語有云。若要好。大做小。大者且然而况小者。

有兄弟不和。而致爭訟。破家者。或由於父母憎

愛之偏。衣服飲食。言辭動靜。必厚於所愛。而

薄於所憎。見愛者意氣日橫。見憎者心不能

平。內中但須一邊要在。苟積久之。遂成深讐。

所謂愛之適以害之也。

凡人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賢

同居。亦不能泰然。蓋凡人作事。不能皆合人

意。寧免其背後評議。正須於此看破。人不傳遞。則彼

不聞知。若此言彼聞。必積成怨恨。况兩通其

言。或從而增易之。又須於此看破。若能兩下

兩家之怨。且至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聞

而亦不聽。則此輩自不能離間我所親。

呂叔簡曰。家人之害。莫大於卑幼各恣其無限

畜德錄

卷之五 家制

五

繩武堂

之情而上之人。阿其意而不之禁。欲做不可長

尤莫大於婢子造言而婦人悅之。婦人附會

而丈夫信之。家人離必起於婦人禁此二害。其家不和

睦者鮮矣。

家人不睦。其所相責者。皆相似也。苟以其相似

各自責。則翕然睦矣。

能自治者。必不輕責人。橫渠所以有不要相學之說。

胡師蘇曰。人家尊卑大小內外名分。固是肅然。

然中間情意。常要流通。和暢。無所滯礙。且如

衣食居處禮儀疾苦等事。或心有所欲。口難

直言。俱要推心體悉。方可久處。一家人如一

株樹。為根為幹。為枝為葉。大小固有不同。都

要氣脈貫通。方能長養。不然。必有枯槁者矣。

治天下也。只是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不然。此處便屬痿痺。不仁。不成同體之說了。

呂介儒存古約言曰。或問家庭有難處者如何。

曰。世之難處。有焚廩浚井。日以殺舜為事。否

畜德錄

卷之五 家制

五

繩武堂

有如閔子衣蘆花。否大舜閔子所以成孝子

者。正以難處中能委曲也。委曲中便有故凡

家庭雖難處。亦要十分委曲。不可徑情觸忤。

聖賢無難處之事。何者。不窮於道。故不窮於中。今人遇難處。便難處。父子兄弟間。如何得

分盡

柳公綽天資仁孝。丁母喪三年。不沐浴。事後母

薛謹甚。有為外婚姻者。壹不知非薛所生也。

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非朝謁日。平旦輒出。

小齋諸子皆束帶晨省公綽決私事接賓客
 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皆不離小齋自
 旦達暮燭至命子弟一人讀經史一過訖乃
 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
 鐘然後歸寢子弟復昏定於中門凡二十餘
 年如一日也歲饑飯不過一食諸子平時皆
 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
 業未成不聽食肉習做兒童時便須令他習不求安飽志操吾不
 忍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疎遠必擇婿
 嫁之皆淡泊曰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
 時居外藩子來省入境郡邑未嘗知也子仲
 郢端嚴好禮起居一遵父法事叔父公權如
 事父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出過於路
 必下馬端笏立候過乃敢上公權暮歸必束
 帶迎馬前公權屢以為言仲郢終不以官達
 故少改也子弟習見其父兄若是驕縱之心何自而萌三為大節

鎮廐無良馬衣不薰香私居未嘗不拱手內
 齋未嘗不束帶退公布卷晝夜不捨顏光衷
 曰觀柳氏家法知禮之可為國也以此達之
 鄉推之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大抵風俗壞時自其子弟先做壞了好尊惡
 卑樂諂怒繩放縱敗檢甚者父兄只以勢色
 貨利權饒威寵激其讀書志意而猶自以為
 善教也何一生學問事功全繫為子弟始基
 矣手者多矣多一朝得志其凌厲傲慢能有極
 哉立身行己增德惜福教養子弟達材利用
 得志則澤及天下不得志亦無愧其家庭於
 以綦昌綦熾何有哉
 司馬溫公曰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
 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
 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為出稱家之有無以給
 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

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御家之道盡於此矣而修身即在其中

許魯齋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

愚故向謂張公藝所書忍字乃堅忍之忍非容忍之忍若一槩容忍紀綱不立其家不能

畜德錄

卷之五

家制

老

繩武堂

以治一世而九世同居子孫衆多全在剛制之有其道耳

洪武中下詔褒舉浦江鄭濂累世同居徵至京師問其治家長久之道對曰惟克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

張公藝之對唐高宗惜不以是言

帝深嘉之

遂旌表其門閭曰孝義之門

方孝孺候城雜誠曰為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為本以尊祖睦族為先以勉學脩身為教以樹藝畜牧為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己以濟

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

河南曹氏曰祠堂之設所以盡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首務開業傳世之本也常須修理完固灑掃潔淨嚴加鎖閉非參謁毋擅開入及將一應閒雜器物於內寅放

呂叔簡曰一家之中要看得尊長尊則家治若看得尊長不尊如何齊得其要在尊長自脩

畜德錄

卷之五

家制

老

繩武堂

自脩正所以自尊而又謹敬慢之此即孔子所謂臨之以莊則敬也

沈龍江曰禮與敬有家之善物也人情每詳外而略內不知根本之地先已不正豈能及遠自己一身且不足觀法豈能令子孫觀法所以士君子居家莊敬日強禮儀率度不可以狎近而忽之也

說來說去總是修身為本

王少湖曰凡子女雖幼小亦不可使同一處飲

食游戲居處不問自己親生及婢僕皆然。成養賣無恥他日有不可言者。

先哲謹始
慎微如此

吳懷野曰夫嚴似乎寡恩然禮法之中恩義攸生寬似乎近情然縱恣之極子不知敬其父弟不知敬其兄婦不知敬其夫恩義從茲大壞矣。以吉吝分之所若相反而相成與其寬寧嚴也。

畜德錄

卷之五

家制

完

繩武堂

倪正父經鉏堂雜誌曰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既不可近又不可遠然則奈何曰先勿近而已矣。惟先近之一旦遠之則怨深先勿近之怨亦淺矣。顏延之子竣事孝武帝爲吏部尚書權傾一朝延之嘗早過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擗節福之本也驕狠傲慢禍之胎也出糞土之中升雲霄之上傲不可長其

能久乎君子以爲名言。

顏之推教子篇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孫畏

慎而生孝吾見世人愛而不教飲食云爲恣

其所欲宜戒翻獎應訶反笑至有識知謂法

尚爾。謂法尚爾者意中只道獎之驕慢已習

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

怨。怨於昔日姑息之愛則今日之督責不以爲威而反怨其不慈理固然也豈非自貽

伊達於成長終爲敗德俗諺云教婦初來教

畜德錄

卷之五

家制

手

繩武堂

兒嬰孩信哉

柳玘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類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今之仍襲前蔭不知自好動輒凌人傲物故而以爲莫敢誰何者對此能無通身汗下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

爾

字字精實悚惕故家子弟各宜書一通置為座右箴銘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

畜德錄

卷之五

家制

三

繩武堂

今日家庭之子弟○即異日朝野之士○大夫其人品學術○始於家庭○而成於庠序○今其教一槩不講○在家無賢子弟○安得在朝有賢士夫○

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為先○蓋人之幼也○智慮未有所生○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人多以子弟輕俊為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

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不徒教以

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

也○昔有以輕俊譽歐陽公者○公笑以為恥○而力辨之○今日少年中有是風否

或問呂東萊曰○教小兒以何為先○曰○先教以恭

謹○不輕忽○不躡等○讀書乃餘事○今日之有資

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躡等○皆

因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為成材者

不從恭謹來者○得第恰是敗壞他了

畜德錄

卷之五

家制

三

繩武堂

陸梭山曰○人就不愛子孫○而鮮明愛之之道○蓋一家之事○貴於安寧和睦悠久也○其道在於孝弟謙遜○重仁義而輕名利○今則不然○所謂謙遜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也○寢食之所思維者○名利也○言及於名利○則津津喜言○及於孝弟仁義○則淡然無味○若時數不偶○則朝夕憂煎○怨天尤人○至於父子相夷○兄弟叛散○可憫也○夫謀利而遂者

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今處世不能百
年而乃微倖於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癡
甚矣哉就使遂志而臨政不明亦何足爲仁
義之光耶且勿講到臨政不明孝弟仁義之
事先不能保其家而父兄亦何
賴此子弟故象山先生有云人
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

袁君載曰人之有子須使有業貧賤有業不致
於饑寒富貴子弟耽酒色好博奕異衣服飾
與馬羣小爲伍此便是業
如何不敗以致破家者非其

畜德錄

卷之五

家制

臺

繩武堂

本心之不肖由無業以度日也小人有舖啜
錢財之利或棄間以贊成之子弟早宜省悟
今之富貴子弟不酒色不博奕不衣服與馬
不狎邪滿座方自愧若敗子世道直乃爾耶
子孫有過父祖多不自知或自以子孫爲賢而
以人言爲誣故子孫有彌天之過父祖不知
也間有家誠稍嚴而母氏又庇子之惡不使
其父知之人莫知其子之惡中此率其富
太半庇不使知知又曲爲之釋
家之子孫不肖不過耽酒色博戲破家之事

而貴官之子孫不止於此假勢凌人飾詞妄
訟以曲爲直滅倫絕理誤其父祖陷於刑憲
甚且父祖知之而不禁禁之
而不行三綱既淪誰其挽之凡爲人父祖者
宜每事關防時加詢訪或庶幾焉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爲
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係母凌轢同輩
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
未可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

畜德錄

卷之五

家制

臺

繩武堂

過也及其年齒漸長愛心日疎微有疵失遂
成憎怒撫其細過指爲大惡或遇親故歷歷
陳數斷然加以不孝之名此父母妄憎之過
世間甚多此病然不一類或有先曲愛而
後妄憎者亦有不曲愛而但妄憎者亦有
不妄憎而但曲愛者總只是見
理不明見理明則自無此病矣故子幼必待
以嚴子壯無薄其愛庶幾初終可守慈孝兩
得矣
許相卿曰生子質敏才俊可憂勿喜便思豫加

防檢陶習謙晦沉厚性情禁絕浮誇傲誕者與之遊處庶可成遠大之器

子弟質性拙鈍莫將舉業耽悞早令習練公私百務大都教子只是要渠做好人不必定要渠做好官如農桑本務商賈末業醫卜之類皆可食力資身人有常業則富不服為非貧不至失節也

畜德錄

卷之五

家制

孟

繩武堂

人谷有能有不能若不早為決擇必致進退失據做成一生無用之人豈非父兄誤之

屠緯真曰富貴統袴之子少而聰穎援筆立賦矢口成文高步濶視睥睨千古凌轢一世厥心內滿厥氣外盈已不勝其骯髒之習子弟寧非妙質所以然者而食客遊士又為之調父兄不教害之也曲導諛於其父兄之前一文出奴僕班楊一詩成伯仲李杜井中之蛙無復天地夜郎王何知漢大以富貴凌人而才俊濟之角蛇翼虎何所不至釀成淫毒而莫知禁忌傾家

喪身絕祀顧反不如椎魯無能係家之主也

余嘗與貴介豪俊言見其縱衡飄忽日無所不空口無所不擊又方盛有時名雙睫如炬電光其舌傷人雖欲與復一語捍不得入嗟乎富貴之為害一至於此余願士大夫之教子必先坊以禮義教以謙抑折其驕亢蕩其麤鄙而後課以藝文責以古今不能教子弟父兄者可知萬石君醇謹家風一事之能慎乃至舉策數馬寧令如是也

畜德錄

卷之五

家制

孟

繩武堂

無輕獎一語之俊慎無妄誇是乃真能愛其子弟者也

孫慎行曰孟子說賢不肖相去不能寸夫子弟不中不才何至并及父兄父兄即棄不中不才何至遂下同子弟父兄之中才全在能養了才了焉有不能養者每思子弟不孝而逆祖先父兄輒任之逆祖先將得為孝乎子弟不弟而犯長上父兄輒任之犯長上將得為弟乎推此

而夫婦之間或乖戾傷恩或昏悖干分朋友之間或殘賊破義或巧詐滅情父兄可泄泄坐視乎可謂子弟事一言再言不聽遂付之無可奈何而卒怙終乎非姑息縱惡謂之不愛子弟實安忍樂禍謂之不知自愛如是而子弟不中不才父兄卽目曰不中不才豈爲苛責今人或以父兄之賢遇子弟過惡姑爲容恕此在鄉里持厚則可若父兄寧可以之

畜德錄

卷之五

家制

圭

繩武堂

自便古來既有不可亂之名教居常更有不可窮之流弊教子弟非爲子弟也乃以成其爲父兄也於此可見成己固所以教得一方是自己一分進步

方定之曰舊家子弟使人不樂與曰各曰陋此好消息也使人稱之曰慷慨曰倜儻此惡消息也雖然見義勇爲臨財能讓乃佳子弟矣總是事爲其所當爲而不爲其所不當爲財用其所當用而不用其所不當用夫豈不佳

語曰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夫無常業者遊民也

豈惟不免於餓放僻邪侈無不至而刑戮隨

之矣可不戒哉古之志士帶經而鋤負薪而

讀固貧者之業也奚足恥也士之恥貧不足

以爲士矣貧而無恥不可以爲人矣

朝廷重養士之典則不耕而讀可也不然士當兼耕讀爲業如止從事詩書無以利生恐墮士習

薛千仞曰士大夫家年少子弟必不宜使讀世

畜德錄

卷之五

家制

圭

繩武堂

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不可不慎

先入之言爲主最不可不慎

倪正父曰子弟做法必觀父兄蓋有父兄節儉

而子弟淫侈父兄謙勤而子弟傲慢者矣今

父兄日爲傲慢而責子弟以謙勤無是理矣

雖痛責之彼將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

於正也其肯率服乎故爲父兄者不可不先

自脩飭

或曰既有子孫當爲子孫計人之情也予曰君子豈不爲子孫計然其爲子孫計則有道矣種德一也家傳清白二也使之從學而知義三也授以資身之術如才高者命之習舉業取科第才卑者命之以經營生理四也家法整齊上和和睦五也爲擇良師友六也爲娶淑婦七也常有儉風八也如此八者豈非爲子孫乎循理而圖之以有餘而遺之則君子

畜德錄

卷之五

家制

五

繩武堂

之爲子孫計豈不久利而父子兩得哉

龐德公云世人遺子孫以危吾獨遺之以安

讀書鏡曰黃魯直云人生須輟生事之半養一

名要著

佳士教子弟爲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求得佳

士既資其衣食又必尊敬之久而不倦今士

大夫養客略與僕使同耳如此何緣得佳士

藝麻必不能爲粟也生前則桃李無陰死後

則蒺藜入室向之讒諂面諛者且轉爲下石

衷甲之人可勝歎哉

陳幾亭曰鄧禹子二十人皆教以孝謹不令習恢奇大略哲哉天下漸平奇偉倜儻無用傳以孝謹足使牧民佐治而休功長世在其中矣好奇略使子孫飫聞而慕效則日思見奇奇無所見或詭而爲逆房遺愛之覆宗亦玄齡之素訓未如禹與

陸道威曰人家教子弟固是要事教女子尤爲

畜德錄

卷之五

家制

五

繩武堂

至要蓋子弟失教至長大讀書知世事猶有變化氣質之時若女子失教終身無可挽回大則得罪姑嫜敗壞風俗小則墮壞家事貽譏親黨豈細故哉

朱子小學書本不爲女子設然女子於數歲時亦宜令讀之并與之講說使知所以相夫子而宜家之道已無不具於此亦教女子之要道也今人非不教女子讀書但讀非所當讀適所以累之耳

畜德錄卷之五

畜德錄卷六

震澤席啓圖文輿甫纂輯

家制

顏氏家訓曰。人之愛子。多不能均。自古及今。弊也久矣。不知賢俊者。固可賞愛。而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實所以禍之。其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爲靈龜明鑑也。

畜德錄

卷之六

家制

繩武堂

袁氏世範曰。父之兄弟。謂之伯父叔父。其妻謂之伯母叔母。蓋撫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亦謂其奉承報孝。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甚異也。故幼無父母者。苟有叔伯父母。則不至於無所養。老無子孫者。苟有猶子。則不至於無所歸。此聖王制禮立法之本意。今人或不然。自愛其

子而不顧兄弟之子。又有因其無父母。欲兼其財。百端以擾害之者。如是則安得不如仇讐耶。世有乘伯叔父無子。利其財而善事之者。又非也。

畜德錄

卷之六

家制

繩武堂

范文正公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待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宗族甚衆。於吾雖有親疎。然自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總是本原。看得透徹。此皆親物者乎。苟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饑寒者。吾安得而不恤之。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又何顏入家廟乎。於是俸祿之餘。均給族人云。
方定之曰。祠苟完有餘力。則置田供祀外。可以周急也。然須量給之。使耕穫焉可也。若遊閒

如故而素飽不恥適以滋其不才豈所以開家哉行小惠慕虛名君子不爲也惟笑獨不能力作者則計口濟之

王耐軒曰貴族大姓有爲富不仁者福已泯而禍必至吾苟與之締姻鮮不爲其所及也

晴湖張先生烈文曰夫婦人倫之始聖王所重惟尚財而不論行取勢而不論年因之敗德蠹家離間骨肉者多矣人能思良婦爲起家

畜德錄

卷之六

家制

三

繩武堂

之本務在配德勿援權門必求貞賢勿貪富利苟得貧家勤慎之女彼必安貧守富孝親和家尤爲生福之源也

此事在孤貧之家易在華盛之族難但思富貴豈能長保則擇婦亦無務爲其可上不可下者矣豈惟擇婦百事皆然

張寅安福人弱冠出亡之冀有憐其才者館穀之成化甲子領順天鄉薦冀人欲與之聯姻寅曰幼常聘邑人康氏女今南北不相聞問

者已十年矣何忍因其年遠地隔而竟負之耶會試不第乃南歸先是康之父母亦議改適女自經以誓凜凜不可奪至是遂諧伉儷登進士封康爲安人此念婚姻之重不以時勢易心者也

薛敬軒先生曰仕宦之家往往有假文辭假字畫非儒而冒爲儒者假字妙自己原不識真遂爲種種媒進一與之款洽卽墮其術中如所中

畜德錄

卷之六

家制

四

繩武堂

房琯爲相因一琴工董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絕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王陽明先生客坐私祝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鬻貨之謀

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

程伊川先生曰。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己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食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爲害。又不爲己子殺人之子。但有所

畜德錄

卷之六

家制

五

繩武堂

費耳。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此似難行。然此理正

以曲全之可也。

胡師蘇曰。奴婢小人。最是難處。凡衣食疾痛勞苦之事。皆須體悉周密。莫使嗟怨。則彼感吾之恩。其有犯處。無心小過。或可容恕。若故意違犯。輕則輕責之。重則重責之。必不可縱然。亦不必先期發於聲色。使之畏而逃。不必過後追稱其失。使之疑而畏。庶爲得體。

許相卿曰。蠹家莫甚冗食。家衆勿容遊手。僕婢雖供給使令者。亦有課。但視專執者。量減分數耳。

此亦魯齋先生所謂治生之一端也。

沈文端文雅社約曰。鄉宦或好省事。而僕從務喜多事。惟多事。則僕從亦一鄉宦也。此處須心。一鄉宦使十人。十鄉宦使百人。則一邑有百鄉宦矣。况復有兄弟子姪。亦皆以鄉宦

畜德錄

卷之六

家制

六

繩武堂

行事。而僕從亦皆稱鄉宦。僕從也。鄉人豈能堪哉。吾兩手兩目。既不能徧戢之。乃猶招延之不已。豈不益自苦哉。故與諸公相告。大凡僕從。只將就足用。不必太多。太多。則衣食於我者。侈矣。若謂有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則益不可何也。彼藉我以行其私也。不知要他使令。亦彼藉我以行私。吾因彼以斂怨。則我之役彼者。一時奔走之微勞。而彼之役我者。

終身名節之大關也。讀者猶不奈何役人者

而反爲人役哉。縱不然而堂階之上森然林

立車馬之間。簇如雲湧。亦甚非有道者所宜

處矣。此處須放出羞惡之心來。總若存得是不仁不義。縱其僥倖取非所必且凌

高景逸曰。人家有崖岸體面之說。大害事。如家

人惹事。直者當置之。曲者當治之。和直者亦

我我惹他。他若我乃往往爲體面立崖岸。曲護

惹他亦當治之

畜德錄

卷之六

家制

七

繩武堂

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切宜戒之。

孝友

薛包。汝南人。好學篤行。父娶繼母。憎包。分出包

日夜號泣不去。致毆撲不得已。廬舍外旦入

灑埽。父母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不廢

積歲餘。父母慚而命還。及父母亡哀痛成疾

諸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任弟所願分之。

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我共事久。使令所熟

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

安也。田產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

戀也。其自處於薄而又不別言其故。不予諸弟不

能自立。致破家產。包復賑給。安帝聞其名。徵

至。拜侍中。不受。詔賜歸。加禮。賜穀千石。

王祥事繼母至孝。起爲三公。人所知也。祥弟覽

乃繼母所生。每與祥代勞。母常賜酒。欲毒祥。

畜德錄

卷之六

孝友

八

繩武堂

覽先取飲之。母驚。乃覆酒。覽娶婦。亦與祥婦

均苦服役。卒能調和母子。如一人。知祥之孝

而不知覽之悌。乃所以爲孝也。呂虔有劒相

其文佩者。至三公。以奉祥曰。非君莫可當者。

祥薨。解以與覽。

宋司農少卿朱壽昌。天長人。字叔康。父異守京

兆時。妾劉氏有娠。爲嫡妻妒忌。逐出嫁民間。

生壽昌。數歲乃還。父家母子割別。不相聞者

五十年壽昌既仕行四方求之不得與人言輒流涕熙寧初知廣州軍與家人訣棄官入秦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避雨旅舍見老婦冒雨抱薪而來投舍歎曰吾兒壽昌安知母如是之苦乎壽昌聞之愕然近前問故乃知爲生母也年七十餘矣壽昌乃同母所生弟妹皆歸爲買田宅居之居數年母卒壽昌哭泣幾喪明

畜德錄

卷之六

孝友

九

繩武堂

袁氏世範曰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憐恤飲食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獻則轉以與其貧者此正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爲怨此始未之思也誠使我貧父母亦移此心於我矣且弟之貧吾獨不當憐之耶

正德間吳人有歸鉞者早喪母父娶後妻生子鉞由是失愛父責鉞母索大杖與之曰母徒

手傷力也家貧食不足炊將熟母卽啾唧罪鉞父怒逐鉞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及鉞歸又曰有子不居家在外做賊耳又杖之鉞依依戶間不敢入低首淚下鄉里莫不憐之父死母獨與己子居擯鉞不容見鉞因販賣市中時私從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歲大饑母弟不能自活鉞涕泣奉迎母自慚感鉞誠懇從之鉞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後弟死養母終身至死不言後母事

畜德錄

卷之六

孝友

十

繩武堂

或問羅近溪先生曰立身行道果是何道曰大學之道也大學明德親民止至善許大的事也只是立箇身蓋丈夫之所謂身聯屬天下國家而後成者也如言孝則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天下皆孝而其孝始成苟一人不孝卽不得謂之孝也如言弟則必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天下皆弟而其弟始成苟一人不弟

即不得謂之弟也是則以天下之季為季方
為大季以天下之弟為弟方為大弟也曰若
如此說則孔子季弟也不曾了得曰吾輩今
日之講明良知求親親長長而達之天下却
因何來正是了結孔子公案曰若如此說則
吾輩未必了得曰若我真是為著孔子公案
則天下萬世不愁無人為吾輩了也聖人之
生於世
若論萬物一體念頭何時可了若論素位而
行事業又何處不了所以先儒謂致中和天

畜德錄

卷之六 季友

十

繩武堂

地位萬物育有一身之位育有一家之位育
有國天下之位育但現在分內不要錯過便
了即此可見聖人之心只因他自不以為
所以畢竟可了若彼自以為了則所了者又
何足以言了也吾人學術大小最於世道關
切大家須猛省猛省

孔子所以也只是祖述憲章惟孔子所祖述
者是堯舜所憲章者是文武所以堯舜文武
風動和恒不為優孔子老安少懷不為詘

義烏喻夢炎二子曰京曰高事其母石俱以季

聞後石與京相繼歿竝殯其堂會寧海寇起
抄掠傷縣家人咸逃匿山谷中高徬徨不能
去號哭竟日夜乃斂金帛寘兩柩間寇至奉
以為質告之曰吾所以不懼死而措此者丐
以全死者爾情詞懇切寇相顧駭愕勿為取
且以善言慰撫之而去家人返怪其人與柩
皆無恙而金帛故在莫知何以致然也此必
不自
明言故人莫知為善
而不近名乃為真善高後以壽終人稱其長

畜德錄

卷之六 季友

主

繩武堂

者云
六朝潘綜當孫恩之亂賊黨攻掠村邑綜與父
驃同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迫困乏坐地綜
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驃亦請曰兒
年少自能走今為我不去我不惜死乞活此
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
四創綜已悶絕有一賊從旁來語其眾曰此
兒以死救父何可殺之殺季子不祥賊乃止

父子竝得免

至誠之能動物其緣異類非無此誠誠與誠觸其機自發宋

文帝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爲純孝里

租布三世

六朝庾子與南陽新野人少有至性父域卒官

巴西子與奉柩歸至巴東灝瀕石瞿塘大灘

秋水猶壯子與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減

退安流南下至誠之能格天蓋誠即天也夫何問而不格其不格者誠未至

耳及渡水壯如舊時人爲之語曰灝瀕如幙

畜德錄

卷之六 孝友

圭 繩武堂

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

司馬溫公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

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

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

父母之命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

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

志卽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蔡君謨曰人子之孝本於養親以順其志死生

不違於禮是孝誠之至也觀今之俗貧富之

家多於父母存則兄弟分養乃至纖悉無有

不校及其亡也破產賣宅以爲酒肴燕勞親

知卽今之開張筵施與浮圖以求冥福原其爲心

不在於親將以誇勝於人是不知爲孝之本

也何不移此矜勝於分養之日雖其心亦不

用過誇多於弟兄而非致孝於父母然猶爲

爲賢不適用意均一豐儉耳適宜則爲聖生則

畜德錄

卷之六 孝友

圭 繩武堂

羅華大觀間游太學夢神告之曰子已得罪於

冥可亟歸華曰我生平無大過惡願聞獲罪

之由神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華曰某

尚有兄何獨受罪神曰子爲儒者明知理義

子兄碌碌不足責也是年果死顏光衷曰此

事人最易推過者年復一年若付之不肖孫

幾無安土之望一遇水火變又有漂焚之虞

安可避忌風水遷延歲月謾不加意哉正恐不止

陰陽避忌大約然不責其兄而責士人則凡
又多兄弟推諉然不責其兄而責士人則凡
頗有志識者其簡身倍慎當何如乎

宋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常離左右

凡母致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溼或以語

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五臟六腑中盡皆洞

悉曲折不待切脈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

不逮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即是可見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

入幕元受力辭曰使吾有神丹可以長年必

畜德錄

卷之六

孝友

五

繩武堂

持以遺母不以獻公也况能捨母而與公軍

事耶開心見誠令人但感其孝不嫌其直

吳草廬曰甚矣人之不可忘孝也孝者何常以

父母爲心而已矣父母憂而憂焉父母喜而

喜焉父母之所憂者不善也父母之所喜者善也以父母之憂喜爲憂喜即是爲善

必不果也必不果也行必不招辱也言必不招忿也

其順必足以事長其忠必足以事君一瞬息

之間未嘗忘父母則無瞬息之過矣一毫髮

之事未嘗忘父母則無毫髮之過矣孔子以

謹身爲庶人之孝而孟子亦以守其身而後

能事其親使一瞬息間一毫髮事而不以父

母爲心則是忘其身之所從來者而又何能

知所謹守哉

袁氏世範曰凡人之子性行不相遠而有後母

者獨不爲父所喜父無正室而有寵婢者亦

然此固父之昵於私愛而爲子要當一意承

畜德錄

卷之六

孝友

五

繩武堂

順則天理久而自協親意久而自回無徒怨

天尤人付之無可奈何也無可奈何四字中不知埋沒多少孝

子婦有舅姑者多不爲舅姑所喜亦宜持此

法

沈龍江曰世俗有父子異居者亦有同居異爨

者獨不思吾之身父母之身也乃忍分爾我

析七飭各食其食各享其有如路人然可乎

不可乎假使我當食親猶未食吾能下咽耶

當親食時不知旨否於心安耶夫妻以秦晉而同牢父子屬毛裏而互異根本之地薄已如此更有何處可與人同此雖習俗相沿不可視為細故

世道江河皆從習而不覺中來纔覺真如塗炭之不容少坐

薛公遠自戶部主事歷兵部尚書官居四十年家無長物食不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觀此則亦可謂能不忘親者矣

畜德錄

卷之六

孝友

七

繩武堂

楊一武進圩橋人也行乞養父母所得食雖極餓不敢嘗必先以奉親有酒則跪進跳躍起舞唱山歌以悅之如是者十年鄉人感其孝與之金僱為傭不受曰吾親烏可一日離也父母相繼死乞得棺脫已衣殮之雖嚴寒赤身弗恤葬於野即露宿棺旁日夜哀號歲時拜獻未嘗缺

姚弱侯曰父母生子早不過二三十歲子能成

家自立身登貴顯早亦必待二三十歲然則為人父母者待子能養已是五六十歲譬如持短燭行長路奔趨投店尚恐燭滅况敢逍遙於中路哉為人子者擁妻抱子飽食安眠豈知堂上髮白眼暗之人又復芟除一日耶妻子之年方少享用之日正長况妻可再續子可再生而生身父母一去不復上天下地尋覓無門言念及此能無懼乎

畜德錄

卷之六

孝友

六

繩武堂

孝子愛日正以此也

鄭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王密上郡人也常與弟儁子元直於京州路中糧置密留儁元直於途乞丐民間比還儁為賊所掠元直逃免密乃將元直追賊叩頭求哀曰人情自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

孤遺相長以至於今請以元直易儁此亦是生兄弟不可再得之意常賊相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以儁元直授密而去密後亡儁勺水不入口者七日雖服喪期年而心喪六載

蔡君謨曰兄弟之愛出於天性少小相從其心歡欣豈有間哉迨因娶婦或至臨財憎惡一開卽成怨隙婦言必倚財利以相構故易入至有興訴訟

畜德錄

卷之六

孝友

九

繩武堂

冒刑獄至死而不息者殊可哀也蓋由聽婦言貪財利絕同胞之恩友愛之情遂及於此小人之爲害於國則以財利動人主之欲婦人之爲害於家亦以財利傷兄弟之好危哉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何以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

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讐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此無他故不過以兄弟爲分父母之財者而不專於我也易得者錢財難得者兄弟何爲而至於此

黃庭堅常與從弟書曰十二伯母嶺後幽居今何如五哥稍完葺廬舍否五哥才力不在人後但應舉困頓遂潦倒如此常思兄弟間稍從容者便當助其甘旨吾儕所以仕宦者豈

畜德錄

卷之六

孝友

十

繩武堂

己力哉皆自高曾以來積累偶然冲和之氣在此一枝耳其實相去不遠每過馬鞍墳前思之未嘗不愧汗也今人兄弟間菀枯顯晦往往得意自矜而不顧恤晦者枯者往往心懷愧沮而不免疾伎聞先生斯言一切俗腸然冰解

法昭禪師曰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

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居家事無大小但須念那一件兒孫不要看樣便悚然此語最堪感悟不容任情矣

袁氏世範曰人視兄弟如仇讎往往其子因父之意遂不禮於伯父叔父者殊不知己之兄弟即父之諸子己之諸子即他日之兄弟我之兄弟不和則我之諸子更相視倣能禁他日不乖戾乎

鄭殺一其叔段而釀數世之禍此天道之斷斷不爽者且眼前事應彰彰而不悟者如故
畜德錄 卷之六 季友 圭 繩武堂

傷哉
孫文介公大病仲兄北愚祈身代於神涕泣言弟才勝弟若死吾父何賴家門何賴不若吾死弟得生又夜半大雨如注匍匐數里詣醫家長跪牀前冀必救以是醫旦晚坐視約必起寧身不受楮也

兄於弟如此更不易得
勤儉

胡敬齋先生曰天下之田地足以供天下之衣食天下之山澤足以供天下之材用力要勤用要節取要時而已

祝無功曰持家者持二字曰勤曰儉夫孳孳乎種德布惠而後為勤淡淡乎聲利百好而後為儉今之所謂勤儉貪耳吝耳

不當晨鐘醒夢後世之勤儉者大都適成貪吝惡習耳噫

倪正父曰樂勞苦管本業其後衣食必有餘縱
畜德錄 卷之六 勤儉 圭 繩武堂

口腹事逸樂其後衣食必貧窘非天也非人也自取之也

陳幾亭曰公子荆日增一日勤儉所致無損於品但有品人自不致太富富則能散之若汰侈成性妄取過費墮盡祖宗之業彌彰其不肖耳豈得自附于灑落以不問生產為高致耶

方定之曰大夫不為場園士不通財貨古也古

也有世祿有恒產故公明儀拔園葵去織婦不與民爭利今也不然國不可以不理財家不可以不治生國不能理財則以四海之富而患不足家不能治生則仰事俯育無以贍也是故有土閒而蕪之則惡其棄矣不爲焉公叔文伯之母猶績孔子稱之張安世之家無遊惰是以七葉珥貂而不替其可則也豈若霍家子都乎儉以成廉積而能施君子哉

畜德錄

卷之六

勤儉

圭

繩武堂

許魯齋謂學者治生爲急先儒頗非之士不
生乎亂世不知魯齋此語之切實原教人以
治生非教人以謀利謀利與治
生正天理人欲之介不可不辨

周定王使王季子聘于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季子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季孟二子儉儉則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叔孫東門二子侈侈則不恤匱

匱而不恤憂必及之亡之道也

晏嬰爲齊大夫朝乘敝車驚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今得煖衣飽食敝車驚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還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至景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

畜德錄

卷之六

勤儉

圭

繩武堂

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

大臣一舉一動必以國政
民風爲計是真善治國者

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殺羊裘其宰進見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

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于姦邪淫佚之行雕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源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為姦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

畜德錄

卷之六 勸儉

圭

繩武堂

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為姦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是以有禮之國其刑必多民以為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

漢嚴安上書曰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

此見奢之俗成于下

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此即相耀不和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瞻民離本而微末矣末不可以徒得故縉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

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然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眾臣願

畜德錄

卷之六 勸儉

圭

繩武堂

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此即不見美則願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

漢人經學醇明其所言類窺見先王禮樂為治之遺意

漢武帝末年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以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有道乎朔對曰堯

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
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此見奢侈之風孝文皇帝之時當
世者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
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
刃衣縑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
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
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
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繡
畜德錄 卷之六 勤儉 幸 繩武堂

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
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
天地生物不便憂他不益易盡只是看他不足
富之心無厭之欲暴殄之惡雖造物有不足
以供之勢則此人其能一日安于天下也哉
晉江統上書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德故堯
稱采椽茅茨禹稱卑躬惡服漢文身衣弋綈
足履革舄以身先物致政太平存為明主沒
見宗祀及諸侯修之者魯僖以躬儉節用聲
畜德錄 卷之六 勤儉 末 繩武堂

列雅頌蚡冒以簞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修
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
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修之者顏
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
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
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
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王則有瑤臺瓊室
玉杯象筋肴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

諸侯爲之者。至於丹楹刻桷。餼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鐘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爲後戒。竊聞後園錢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精。臣等以爲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卽詔有司焚之都街。

畜德錄

卷之六

勤儉

堯

繩武堂

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爲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於四海矣。

此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古今來莫不節儉。獲福。注修致禍。

晉後將軍王愷。散騎常侍石崇。二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

於天災。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梁賀琛曰。今天下守宰。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丘陵。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

畜德錄

卷之六

勤儉

辛

繩武堂

畜妓之夫。無有等秩。爲吏牧民者。致資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皆盡於燕飲之物。歌謠之具。所費事等丘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如虎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耶。誠宜嚴爲禁止。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耳目。足正彫流之弊矣。

此見廉儉相因。居家有儉德。然後當官有廉操。甚矣儉之爲要也。

唐王起。歟歷省寺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爲僕妾所有。耆年寒餒。至與伶人分月俸以自給。

此見奢之爲害。及身卽不能給。

譚子曰。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逸。樂儉者好恬淡。有係一器。畢生無豐者。有挂一裘。十年不敝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卽清靜之道。

畜德錄

卷之六

勤儉

圭

繩武堂

司馬文正公訓子曰。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棄去之。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要其大。人爲大人。則赤子時亦必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帶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

性而已。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以儉爲詬病。

近歲風俗。尤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猶記天聖中。先君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于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亦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世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

畜德錄

卷之六

勤儉

圭

繩武堂

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鮮矣。昔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古人用心類如此。總是在得當。不以累子孫。甚矣。貴如浮雲。則身既不爲所累。其矣。義之爲利也。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或規之曰。公雖自奉清約。外人

畜德錄

卷之六

勤儉

書

繩武堂

頗有公孫布被之議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能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古者士大夫之學問原原本本如此其立夫儉則寡欲斷斷朝風承後人所易幾只是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

畜德錄

卷之六

勤儉

書

繩武堂

子以爲忠管仲饁簋朱紱山袞藻稅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鰌知其及禍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力行當以訓示子孫王文正公旦被服質素家人欲以綉錦飾氈席不許有貨玉帶者其弟以爲佳文正令自繫之曰還見佳否自負重而令人說佳何爲亟還之生平不置田宅曰子孫當令自立何使爭財爲不義乎每有賜與瞑目歎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真宗欲大其宅舜以先人所居乃止其儉約如此晚年真宗與近臣燕語勸以聲妓自樂公素無妓侍乃勅直省官爲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公難逆上旨遂聽之君使

臣以禮此可謂禮否真宗固不得辭其過而公於此亦不諱相業矣帝以此勸大臣則其後宮聲色之樂更不知若何公何不惕然動念正言止之而遽為改心易節此公之所以多疵也初舊相沈倫家華侈其花籃火桶諸銀器皆故錢塘錢氏以遺中朝將相者省直官與沈氏子孫以銀易之具白公公蹙額曰吾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呼省直官問沈氏作器尚可求否對曰向以銀私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聲色之移人如此

畜德錄

卷之六

勤儉

圭

繩武堂

此見人當固守儉德無為前後易轍

寇萊公功高德茂為當時名臣而奢侈太過好聲歌不惜綾帛漫取賞犒妾蒨桃有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機窓下幾度拋梭織得成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窓軋軋動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又有僕泣云太夫人沒時求一疋護身不可得豈知今日這等富貴萊公由此

遂止刺心其妙於措辭不減蒨桃二詠而切摯過之故感公亦不同

呂公著曰昔夏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而為三王祖漢文帝卽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而天下斷獄四百幾至刑措然則節儉者固帝王之高致也况以天子之尊富有天下凡有四方百物所以奉養於上者蓋亦備矣然而享國之日寢久耳目之所御者習以為常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則不期於侈而侈心自生佞諛之臣又從而導之於是窮奢極侈無不為已是以先生制法作奇伎淫巧以蕩上心者殺無赦夫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養之具以供人主無窮之欲致人主於喪德損壽之地而以邀己一時之榮雖誅戮而不赦固未足以當其罪也昔紂用象箸而箕子諫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為過侈也然箕子以為象箸者不已必金為之金

畜德錄

卷之六

勤儉

美

繩武堂

者不已必玉爲之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

杜漸也至漢公孫弘相武帝以爲人主病不

廣大人臣病不節儉當是時帝方外伐四夷

內治官室爲千門萬戶由是天下戶口減半

盜賊蜂起而弘猶病其不廣大何其不忠之

甚哉朝廷犯好廣大之病使必至於奢侈下逮民間皆然故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故人主誠能不以箕子之言爲太過而察見

公孫弘之大佞則夏禹漢文之德不難及已

畜德錄

卷之六 勤儉

彙 繩武堂

蘇東坡曰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

而文以美名謂之曰儉然吾儕爲之自與俗

人不同坡翁看得慳儉不分曉然謂與俗人不同可知是儉不是慳又書

示內兄曰聞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

物常典錢士大夫好書畫奇物雖與王戎之癖不同然亦不可染此便是欲

今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味麤杜門絕客貧

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

不可但言吾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

畫奇物老坡近年視之如糞土也

陸梭山曰古之爲國者必於歲杪五穀皆入制

國用家亦宜然若有田疇者當以所入除賦

稅外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

一分爲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有所

餘別置簿收管以爲修葺醫藥賓客饋送之

用又有餘則以周給貧族賑濟饑寒其田疇

不多者一味節嗇不可侵過次日之物一日

畜德錄

卷之六 勤儉

彙 繩武堂

侵過次日無補便有破家之慮當謹戒之

居家之病有七曰呼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

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

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嗇事雖不同其

終之害或無以異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

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忽然

必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惟恐

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

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防矣。天地生財

原以供天下之用。積而不散。天故所謂節儉。地之不容也。久矣。安得不厚亡。

者必立法以爲準。隨資產之多寡。制用度之

豐儉。合用千錢者。用千錢。不謂之侈。合用百

錢者。用百錢。不謂之吝。是酌乎中而爲可久

之制也。世皆謂用度有何窮盡。是蓋未嘗立

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

好嗇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

畜德錄

卷之六

勤儉

无

繩武堂

張子韶時一士夫。遠自江浙攜家入廣。赴調。且

以貧爲累。焦焦然見於顏色。因謂之曰。貧不

足爲公累。心爲公累耳。按本塞源若公不入仕。又

何以處。隨分節約。老幼均之。自可無累。內中具見

我置之宜。不是一味擺脫。故妙遇境須若恣。如此纔灑然。若只擺脫。究竟不能無累。

口腹欲快意。但恐私欲橫生。無時可足。貪冒

無恥禍必及之。回視節約之樂。如在天上。請

公先與此心斷之。只是無欲。便自無累。

何垣曰。惟儉足以養廉。益費廣則用窘。盼盼然

每懷不足。則所守必不固。雖未至有非義之

舉。苟念慮紛擾。已不克以廉靖自居矣。

羅景綸曰。常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

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

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尙淡薄。

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醺飽鮮。昏人

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

畜德錄

卷之六

勤儉

无

繩武堂

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

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媿。是可以養氣也。

故老氏以爲一寶。

先輩之於儉德。稱數其美。益亦不遺餘力矣。而人卒不覺其即於奢者。一以習之難返。一

由於欲之易流。端本澄源。惟在寡欲。

畜德錄卷六

畜德錄卷七

震澤席啓圖文輿甫纂輯

勤儉

明太祖與侍臣論儉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賁不可儉者賞賚然賞不可濫

袁君載曰起家之人易於增進成立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淺狹尚循其舊故日入之數多於日出此所以常有餘富家之子

畜德錄

卷之七

勤儉

一

繩武堂

易於傾覆破蕩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廣大尚循其舊又分其財產立數門戶則費用增倍於前日子弟速謀損節猶慮不及况有不之悟者何以支吾

此見席前業者地有不同當思事亦宜異所以李文靖張文節俱豫爲子孫計而不欲廣大其規模也若祖宗能豫爲之地固善不然則祖宗規模愈大子孫收斂宜愈早人有財物慮爲人所竊則必緘膝局鎖封識之甚嚴慮費用之無度而致耗散則必算計較

量支用之甚節然百日之嚴無一日之疎則無失百日嚴而一日不嚴則一日之失與百日不嚴同百事節而無一事之費則不至於匱乏百事節而一事不節則一事之費與百事不節同

許相卿曰諺云富貴怕見開花此語殊有意言已開則謝適可喜正可懼今有方值豐亨便生驕溢侈筵慶賞過飾婚喪伎樂聲容沸騰

畜德錄

卷之七

勤儉

二

繩武堂

傾動光映門戶勝絕鄉邦則是花開矣夫無德而富貴謂之不祥宜加省懼何用誇侈須存省懼之念何富貴之能淫人能禍人子孫有是亟爲斂抑差緩傾敗

大禹不自滿假也只是不忘省懼所以克勤克儉呂涇野先生問諸生曰汝輩在此衣服飲食須要儉省積久後便得其父兄歡心就是學問也

卽此便想見先生功夫切實

或問先生堯舜於變風動先生曰堯舜一心只是愛民自家茅茨土階投珠抵璧禁作漆器故堯舜之世錦繡玉帛無所用是以於變時雍四方風動可愛於變風動從此看出莫作空言須見實理吾人安得見唐虞這箇美風俗天下之大不可見且須使一家風俗之美當自家一人做起只要自處得淡薄些長老處厚些兄弟處厚些

畜德錄

卷之七

勤儉

三

繩武堂

積成久自感化

若自處澹薄則長老兄弟亦易厚然又非過於薄已以薄

其長老兄弟也

羅念菴先生誠弟遂夫曰節儉有數益人當自食其力無功過享後必有災先大夫暮年非飯客不市肉或以魚蔬飯客未嘗不飽先大夫且爾况吾輩哉知守分卽他日處貧與賤可無異望可無怨尤此一益也省浮費以均僅僕足其衣食令免饑寒元亮有云此亦人

子可善遇之恩結其心緩急得濟此二益也

妄用者多妄取財者人之命也豈容以妄得

之得之以妄彼必妄以相加吾身危矣出爾反爾

此亦最易見者而今人曾不之思何也授受之禮度不能報勿

受其施如施過情不責吾報必有非情之望

隱於其中慎勿爽之舜受取舍最是大節先更謹講

到北耶廉恥不喪始名爲士此三益也同生

天地卽爲同氣不忍之心乃我生機然非財

畜德錄

卷之七

勤儉

四

繩武堂

力有餘卽惻隱不可全前在舟見汝以米濟

溺者吾甚慶喜此心不忘去道何遠減一滋

味於食無損全一性命利人不細此四益也

李元薦曰室以安身也而朱綠玄黃以繪飾之

則捨原而徇視矣食以適口也而藻繪華鮮

以陳設之則捨實而飾觀矣衣以蔽體也而

錦綺美麗以眩耀之則捨真而奪目矣夫初

之制爲身也而終之至於悅觀焉又廣之以

悅人之觀焉又極之以示威以逞華以悅四海之觀焉不已失其初乎聖人以務朴而遠奢

此真人之所極奇而不可解者不可解者以其昧也彼既昧於理我便不可解

王材南雍申教錄曰天子能儉則天下被其仁諸侯大夫能儉則一國一家被其仁士能儉則處富也有諸己者安處貧也求諸人者寡由是而業官則不失所守由是而及物則隨畜德錄 卷之七 勤儉 五 繩武堂

分有濟是儉也內可以治心外可以治人小可以保家大可以保天下其為德孰重焉士志於道以不恥惡衣惡食為先念哉只此一念為根

祇便憑他境遇之來無所不可

呂叔簡曰樸素渾堅聖人制物利用之道也彼好文者惟樸素之恥而靡麗夫易敗之物靡麗者類易敗不智甚矣或曰靡麗其渾堅者可乎曰既渾堅矣靡麗奚為是故君子作有益則輕

千金作無益則惜一介假令無一介之費君子亦不作無益無益者其費何也不敢以耳目之玩啓天下民窮財盡之禍也

于穀山曰宋徽宗一日內宴出玉卮玉盞以示輔臣曰用此恐人以為華蔡京曰乃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此不但逢君之惡乃遇君之善京之佞不容誅矣即此觀之徽宗以前天府內庭未嘗以玉器為用畜德錄 卷之七 勤儉 六 繩武堂

乃今士庶之家初登仕版即購犀玉酒器以華賓筵不亦侈乎夫以商受之奢賢臣見象箸而歎宣和之侈佞臣以玉杯為華今之士人且以象箸玉杯為常是古奢淫之主所不敢輕用者而今寒素之士所不肖深惜也物力之詘有以然矣

鄒南臯曰澹薄是士人禔身要領後生不省事走入繁華路去如何得長進最要根基築得牢固衣冠

飲食俱從儉樸始。斯人也可以進德。可以凝福。

李元衡儉說曰。與其貪饗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于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讐。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胡師蘇曰。天地所生財物。固以供人之用。然必樽節愛惜。若有不得已而後用之之意。雖所處有餘。常懼不足。方能用度相繼。倘務奢侈。畜德錄

卷之七 勤儉

七 繩武堂

淫縱任意妄費。不惟所用易竭。而暴殄天物。必為造化所忌。安能久享福祿乎。

此言物力之可惜。宜樽節浮費也。聖人盛饌。變色亦是惜物。用意若如振貧急難。則又為造物流通財用。此正造物所深喜。倘亦有不得已者。則善而非善矣。

顧幼章曰。傳曰。作德於涼。猶懼其奢。作德於奢。弊將何極。有味乎其言之哉。何曾日食萬錢。云無下箸處。可謂奢矣。令後人無以加矣。而曾子邵一日之供。限費二萬錢。不及數不止。

視乃父益又甚焉。故不再世。而子孫有為丐者可痛哉。

此見奢之為害。不能係其子孫。

倪正父曰。儉而能施仁也。儉而寡求義也。儉以為家法禮也。儉以訓子孫智也。儉之談眾善也。如此儉而慳吝不仁也。儉復貪求不義也。儉於其親非禮也。儉其積以遺不肖子孫為酒色資不智也。

畜德錄

卷之七 勤儉

八 繩武堂

許名奎曰。天賦於人名位利祿。莫不有數。人受於天服食器用。豈宜過度。樂極而悲。生禍來而福去。行酒斬美人。錦障五十里。不聞百年之石氏。人乳為蒸豚。百婢捧飲食。徒詫一時之武子。史傳書之。非以為美。以警後人。戒此奢侈。

陶君奭曰。宗中治席日華侈。余告之以燕集銘。申之以慈儉約。終不見聽。於是為之言曰。諸

君之所以爲此果饒爲之抑亦有所不得已也。果饒爲之吾無責焉矣。即饒爲之亦殊不可必不得已而爲之又何苦焉。夫侈惡之大也。儉德之共也。必不得已而從惡之大又何如得已而爲德之共。或曰彼固饒爲之子又何諄諄爲余曰子所言一人一日之事余所言衆人長久之計也。夫饒爲之人少不饒爲之人多。以一人之饒爲而使他人有不及之恥。饒爲之

畜德錄 卷之七 勤儉 九 繩武堂
日短不饒爲之日長。以一日之饒爲而使異日有難繼之恨。皆計之拙者也。此即饒爲之不可之說至於余言之而終不見聽則亦無可如何。惟有我自用法已耳。

衣服飲食之侈。至於今日已極。愚謂此皆士大夫不爲之倡。之故也。蓋朝廷既不節制天下使尊卑貴賤有等。於是見美則願。但知其力之所能爲而不顧其分之所不當爲。則以備夫販豎僕隸下賤而其飲食衣服奢僭淫汰居然埒於縉紳。踰於華胄者。所見皆然。夫其風亦安可長也。而士大夫曾不爲世道之憂。亦獨何哉。是宜一旦翻然改其故習。務從

謹機彼小人者。既有所憚而不爲奢。亦或有所羨而樂爲儉。則夫養斯世以和平之福。豈獨一家一世業其利也哉。

陳幾亭曰。慳與儉。慷慨與奢侈。判然人我之分。何嘗相似。世人認慳爲儉。認奢爲慷慨。殊可笑也。希文食不重味。死無殮具。然膏腴千畝。以贍通族。慷慨無以加。東坡切百文爲三段。每日用一段。而傾囊五百金。臨終焚券。真儉之人。決然不慳也。

畜德錄 卷之七 勤儉 十 繩武堂
只是認得道理清楚。不當用而不用。謂之儉。當用而不用。謂之慳。彼不當用而不用。正以供其當用。即耳。安得不慷慨。

泣官

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輜。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

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乃止
撫其背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歐陽公舜姪買硃砂云汝在任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可與此相發明然寫經雅事又為親意抑且諫止此為尤難

程顥知扶溝時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係甲權寵至盛諸邑供帳競務鮮華以悅其意主吏以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令有故青布帳可用之須如是持已纔足以攝服僉小

畜德錄

卷之七

泄官

上

繩武堂

顥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率不入

潘麟長云往鄆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甚張其妻從行裝五彩輿以十二女昇之令長膝行滿伏至以文錦飾厠白金飾溺海剛峰令淳安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懋卿怒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斂威去可見古今僉小未嘗不可以理攝只貪昧軟弱者見勢必趨所以見鄆于人使為令者盡如程夫子海剛峰則王中正鄆懋卿輩亦無所張其勢矣

呂居仁曰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

動本是彼受制於我如何我大抵作官者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訾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挾持長上只為要盜資耳既不

可哀也

羅大經曰真西山論菜曰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于公卿皆得蔽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

畜德錄

卷之七

泄官

主

繩武堂

職分之所任矣不知有身家自然百姓何愁無飯喫

羅一峰先生曰士誦讀時見墨吏所為輒切齒恨之高談擊節似可翱翔古人而犬豕若輩也一旦綰綬佩符則勢利之薰炙妻子之浸淫朋比之慫恿附和于是乎良心死而貪心生矣如倚門之娼如負嵎之虎巧取虐取何不復知名義為何物職業為何事金帛充溢

以買名聲則烜赫以買官職則高華以買田宅則阡陌連雲以買姬妾則粉黛成隊以買玩好則瑰異盈眸如此而已矣憐可殊不思七尺之軀一日之饗米不過一升肉不過一豆酒不過一瓢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葛爲吾身則身外皆長物也爲子孫子孫不能保而有也卒使正士羞與同朝正人羞與同鄉至其後裔之有知識者亦羞以爲祖孝子慈孫百世不改

畜德錄

卷之七

滋官

圭

繩武堂

教他怎生立於人世爲祖父者蓋亦念之然苟知爲子孫計則早已先爲自身計何至作此敗名喪檢之徒故曰吁可念哉

明霍文敏公韜與兄弟家書曰近閱天下官司送到賢否冊來逐一檢閱見臧官害民考語脚色皆註曾送金銀若干與吏部某官或送段帛或送酒器或送金玉帶到京與權要官此樣考語到部則此官必退了而京官遂受汚玷幸吾家無被人送者各官考語亦無送

禮物及本家者此可喜也今後各處官司交際決要謹慎勿輕受其禮物爲我累也又臧官凡送些禮物于權要之家權要之家若官納之彼則得計曰我有權要人在上能扶持吾遂肆貪無忌行檢敗露則求權要人爲之救援在下者不肖趨如乎上權貴雖驕橫其賂遺其亦何能爲公之斯言正如救之是係已率物真得大法小廉之要

畜德錄

卷之七

滋官

古

繩武堂

些小餽遺致之也是故臧官滿天下皆京官教之也縱之也爲之作窩主也近日汪公張公絕跡不受外官禮物家中亦極嚴故臧官少震懼不知我家中兄弟體此意否有人饋禮物否曾受納否又本家有事干擾官司否如本家少有些事干及官司彼則卑視我矣其卑視我又何足惜我一人行檢於兄弟何足重輕哉但恐臧官看我卑了遂無忌憚貪

婪害民則我之罪也。看古來賢者立天地生
我國家養我將以福惠天下縱不能惠天下
又從而為賊官窩主俾有所恃以害民是重
得罪天地也我子孫他年尚望做好人幸兄
弟體此意為子孫植些福俾渠有所依賴也

畜德錄

卷之七

泄官

圭

繩武堂

為子孫植福使做好人可見
富貴不是福做好人乃是福
大吏之取於有司者一則有司之取於民間
一非民之膏血朝廷設官本以恤民而又尊
卑貴賤以相臨蒞以相檢攝惟恐其或為民
厲乃曾不之省而親民者日廢削乎民轉轉
以供在上之遠乎民者如桔槔之遞上在上
者亦以為固然而受之其不滿乎欲
者又罪之噫官方如斯民命何託

又家書曰前後屢書回只是要家人勿干法度
勿動人口齒予在此日日兢兢掌印六箇月
積弊革至十分之七尚有未盡行者在朝廷
張主何如耳即今部中內外肅清天下贓污
官吏望風斂避所欠者予之實德未足感孚
致人面從心疑。看古人是甚樣戰兢念頭以
是居官動業聞望那得不偉

畜德錄

卷之七

泄官

圭

繩武堂

又恐家中生事動人清議俾奸人藉口曰渭
先開口要懲贓污渠家人兄弟所為何如也
爭相指我家中短長以非毀我撓我法度不
竟施行負朝廷耳自來士大夫凡有權勢者多
難保終譽雖其本身不修實德不足所致
亦一半由家人兄弟妻子累之也予之不德
固惟日恐懼真如臨深真如履薄如兄弟亦
幸深體此心謹身慎行齊整家法不干非議
俾予早早致仕回去保全令名鄉人稱之曰
我嶺南士夫保有終譽惟某氏一家而已豈
不美哉惟兄弟深體此意勿相負累是所深
願也享富貴須有實德。做好人可不享富貴
享富貴畢竟做好人
纔享
得過
否則鬼神不佑前後傾覆何限可畏不
可恃幸常以此帖同宗族丁寧戒勉
呂叔簡曰做上官底只是喜人奉承迎送欲遠
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騶

畜德錄

卷之七

淮官

七

繩武堂

吾黨戒之

仕路如此可觀世道嗟夫

士君子常自點檢晝思夜想不得一時閒却思想箇甚事果爲天下國家乎抑爲身家妻子乎飛禽走獸東驚西奔爭食奪巢販夫豎子朝出暮歸風餐水宿他自食其力原爲溫飽又不曾受人付託享人供奉有何不可士君子高官重祿上藉之以名分下奉之以尊榮

此何爲乎乃資權勢而營鳥獸市井之圖細思直是愧死

讀書鏡曰昔人有欲之官而惡其地之瘴者或釋之曰瘴之爲患不特地也仕亦有瘴也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攻金攻木崇飾車服此工役之瘴盛揀妾姬以娛聲色此帷簿之瘴一有于此

畜德錄

卷之七

淮官

七

繩武堂

無問遠邇民怨神怒無疾者必有疾而有疾者必死也昔元城劉先生處瘴而神觀念強是知地之瘴者未必能死人而能死人者當在乎仕瘴也慮彼而不慮此不亦左乎

仕亦何嘗有瘴瘴還在仕者之心以心之瘴爲瘴於仕所至皆成瘴地心苟無瘴瘴且自消何處瘴能爲患雖然瘴既在心又豈惟仕無時非瘴無事非瘴是瘴皆能殺人戒之哉
杜正獻公有門生爲縣令者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

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為帝王所知，下為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而良二千石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伸其志？徒取禍耳。予非欲子毀方瓦合，蓋欲求和於中也。古人從仕本領如是

韓忠獻公知大明府時，訟無大小必親為決，或

畜德錄

卷之七

治官

尤

繩武堂

勸委佐屬以節煩勞。公曰：訟獄關人生死，親審猶恐未盡，况敢委于人乎？

不是佐屬必不可委，只是看得民命重不身親不安也。

程顥以監察御史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為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辦事。始意顥常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顥事之甚恭，雖堯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少未安必與辨，遂無不從者。文法簿書

皆精密詳練，當法令繁瑣之際，未常從眾為應文逃責之事。聖賢正要于此曲致其仁人皆病於拘礙而顥處之綽然。

呂居仁曰：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常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矣。

吳英問晦翁先生曰：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

畜德錄

卷之七

治官

干

繩武堂

刑以為威。晦翁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挂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于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為心？

書云：必有忍，其乃有濟。蓋忍正所以行吾仁，不然馴致大患，後雖欲行吾仁而不得矣。或問為政者當以寬為本，而以嚴濟之。晦翁曰：當以嚴為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治官行法

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爲寬。則非也。

書又云。威克厥愛。允濟。

晦翁先生謂李思永曰。衡陽訟牒如何。思永曰。

無根之訟甚多。先生曰。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要使他知無根之無益。若厭煩不與他斷箇曲直。如何得他心息。

大抵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

畜德錄

卷之七

泄官

主

繩武堂

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

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總是毫髮不容。輕易放過。纔道自家臨事無誤。便有誤。纔道自家秉心無欺。便有欺。官所不

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諸事切宜畏謹也。

呂東萊曰。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

務。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上。

慈聽明者多。不深人事。理貪集事者多。不顧人利害。

陸九淵知荆門軍時。與趙子直書有曰。益國裕

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

簿書目數之間。此奸貪寢食出沒之處。而吾

人之所疎者。世儒恥及簿書。獨不念伯禹作

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

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皆

可恥乎。故於錢穀事。綜核不遺云。

潘麟長云。懷抱高曠者。多不肯留心簿書。不知吏胥乘此遂爲奸窟。及其債事還累于官。向之所恥而不屑問者。適以自誤。

畜德錄

卷之七

泄官

主

繩武堂

與楊守書曰。屬者郡政不競。已甚。積弊宿蠹。殆

難驅除。猾吏豪家。相爲表裏。根盤節錯。爲民

蠹賊。質之淳黠。勢之強弱。相去懸絕。本非對

偶。吏胥居府廷司文案。留宿於邦君之側。以

閑劇勞逸。嘗吾之喜愠。以日月淹速。嘗吾之

忘憶。爲之先後緩急。開闔損益。以蔽吾聰明。

亂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擁高資厚黨。與附

會左右之人。創端緒于事外。以亂本旨。結左

證于黨中以實偽事工爲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吾以異鄉之人一旦而聽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接于吾之目塗巷之言不聞于吾之耳被害者又淳厚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斷之際欲必得其情而不爲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彼尚或能爲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斷之速則文疎事漏而無以絕其辭吾求其詳則日引月長適以生其奸况其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常有以貳吾之心疑吾之見變亂其事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一墮其計奸惡失所畏善良失所恃矣豈不難哉

豪猾積弊誠難破除然每一官長至彼原重視之深待之未敢即以積弊相挾持也大約先爲嘗試之計始誘以利繼惕以害此處稍不自覺一爲所動卽未有不墮其坑阱而不復出者惟是不爲利移不爲害奪彼早已情見勢屈而又明以察之公以馭之雖素窮極奸惡要于此卒亦無奈吾何矣

或問子韶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之學勝自無此患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於己甚害

敬軒先生曰爲官最要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又曰御下不可一語冗長待吏卒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接人寡言語

其道要只一正己

丘仲深曰令之所難者有三焉莫難於臨下莫難于事上尤莫難於律己盡是三難而無愧焉則令之職舉矣何者難得者民心也難知者民情也難變者民俗也難察者民僞也難革者民弊也難瘳者民病也萃是數難于令一人焉必欲事其中其理人人遂其欲難矣事上之難殆有甚焉逼迫者難事也貪欲者

畜德錄

卷之七

淮官

孟

繩武堂

難事也。忌刻者難事也。偏私者難事也。暴虐者難事也。瑣細者難事也。臨吾上之人有一於此而欲行吾所學使吾志得以直遂無掣肘之患難矣。律己之難尤有甚焉。莫難制于欲心。莫難遏于私心。莫難懲於忿心。莫難廣於褊心。莫難正於偏心。莫難約於侈心。莫難係于常心。是數難者一或忽焉其欲不獲罪於上賈怨於下以稱吾之職難矣。爲令之難

一至於此可不慮哉可不懼哉

雖有三難實則一難然亦非難爲之而已但須嚴以律己罔有或失則雖不求所以事上而事上在其中不求所以臨下而臨下在其中故曰思其難以圖其易不然若是乎不勝其難將縣令遂不可爲也耶

餘冬序錄曰人有恆言爲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悅民心然後興利以造民福蓋除弊以解懸民心卽喜興利便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生怨故二者當有先後然非真知

畜德錄

卷之七

淮官

孟

繩武堂

利弊之詳確則是非混淆吾以爲利而興之而不知其爲害以爲害而除之而不知其爲利或興除之際未得其法則弊隨生而害又起故又在於廣詢博訪取決賢智不專一己之見而求通輿論之公如古人所謂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及於民矣

張甬川曰語云片言折獄而書稱要囚服念五

六日至於旬時後世若錢若水之在同州向敏中之在西京皆嘗辨疑獄以神明稱考其心亦惟求生於所必死求疑於所不疑旁推曲訊涉歷旬時而後其情得焉則所謂片言折獄亦曰簡稽之既孚叅伍之既備乃徐以片言折之豈其兩造始至未少鞫訊而遽肆辨說以塞頤蒙之口哉愚謂天下事莫難于見得所以堯舜之世猶不能無不經之失也今也不然視斯民之

痼疾如秦越之不相戚也。盛氣而臨之。威刑以懾之。泛然而引。茫然而問。卒然而決。選輓之民。惴惴焉如沸鼎銛鋒之不敢攫求幸免於須臾。猶恐不得尚暇張目吐氣自暴其冤抑于几席前哉。而儉惡壬兇顧往往得以棄機伺間以售其毒。刑不足以懲奸而適以重為良民困刑之設。豈端使然哉。曹參之戒屬掾也。曰無擾獄市。夫惟不以己意拂斯民焉。

畜德錄

卷之七

泄官

毛

繩武堂

而後可以無擾。妙理名言豈惟獄市事皆然天下之事非治之難。惟無擾之難也。

王陽明先生曰。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于頹靡者。不可無良友之助耳。一念提起。所在卓然。還須靠著自己。不然友亦何能為力。

鄒東廓先生曰。予往在官署。見眼前皆赤子頭。

上是青天之聯。肅然興敬曰。為此語者。其知道乎。使誠知上帝之如臨也。則游衍出王惕然。畏慎自不敢愧於屋漏。知赤子之如休也。則疾痛癢疴。惻然仁愛。自不敢侮於鰥寡。若然者。將天佑其信人。助其順居。上居下處。繁處簡。無所往而弗濟。

畜德錄

卷之七

泄官

毛

繩武堂

李緝敬與楊範我曰。時事至今日。正如歲防饑而夜防盜也。惟能防而後能有備。無患故氣虛則病入。木朽則蠹生。有心人作事。常於人所忽。不加意處。獨力持之。非好事也。有所事乃可無所事耳。門下當此險阻。力持於先。事謀成於當機。固地方之福也。

呂叔簡曰。居官有五要。休錯問一件事。休屈打一箇人。休妄費一分財。休輕勞一夫力。休苟取一文錢。

體解神昏。志消氣沮。此等人不是幹大事底。攘

臂抵掌矢志奮心此等人也不是幹大事底
昔人謂浮躁淺露非享爵祿之器若論到幹功立業尤用不著
深勇沉神閒氣定有所不言言必當有所不
爲爲必成人有不爲而後有爲不自好而露才不輕試
以倖功此乃真才也世鮮識之近世惟前二
種人乃互相譏識者胥笑之

槍榆子曰今宇內妄訐成風非獨大江南北爲
然不究其刁詞曲筆而任其一面將使無辜

畜德錄

卷之七

治官

无

繩武堂

受害者不能帖席且寡昧孱弱之夫或傷于
憂憤或苦於困乏或死於桎梏筆楚之下而
民不堪命者何算也甚至有代人訐告者涕
泣哀呼投水刺血若覆盆之極可憫夫安可
墮其術而輕聽之乎

世道惡薄民生凋敝最宜慎此只不輕聽亦是善政然而移風易俗則又自有良有司之

沈幼宰曰今人初釋褐作吏虛僞恃氣自負清

廉動與上官齟齬此與孔氏之訓違孔子曰
居下位而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又往
往以後進凌先進齟齬一二死灰之鄉紳以
自鳴其猛此與孟氏之訓違孟子曰爲政不
難不得罪於巨室夫諧媚纖趨醜行也而事
上亦自有禮搏擊豪強美名也而處同袍亦
自有體矜奮之士習氣用事最易蹈之後悔
何及

畜德錄

卷之七

治官

辛

繩武堂

要知此種人原不免于媚上原未必能鋤強客氣用事全不相干
蕭山來斯行曰官雖至尊決不可以人之生命
佐己之喜怒官雖至卑決不可以己之生平
佐人之喜怒

方定之曰男女之別在位者所宜慎也此而不
慎奚其爲政故婦人而健訟者未可輕聽也
婦人而被告者未可輕拘也

非獨可以飭治體抑亦可以彌民俗

陶侃爲廣州刺史。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閒。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朴曰。勸德錄

卷之七

治官

圭

繩武堂

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從來真做學問。真做事業的人。必有一副真精神。不計分毫。毫髮越妄。用亦不計。須臾苟且。不用故大段看人。是箇勤而不懈。謹而不忽者。此其人遠近大小。即不同。要必有所成就。韓魏公中進士第二人。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秩。公獨滯於筦庫。衆以爲非宜。公處之自若。於職事未嘗苟且。及爲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錢明逸在禁林。不滿意。出爲秦州。居常快快。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噫。公之所存。自筦庫時。已有以異於錢明逸輩之存心者矣。
所爭有自。要盡心與否。若夫所居之官。莫非民命。所關何大。何小。居小官而不盡心。則居大官亦概可知。何者。彼所重者。固在官之大小。而不重在民命。王事已。
歐陽脩知開封。其先包拯爲治。以嚴肅著聲。脩

勸德錄

卷之七

治官

圭

繩武堂

代之以簡易不求赫赫名或謂脩曰前政威名動天下公之風采似弗逮脩曰人之才各有長短豈可舍己所長而用其所短但當盡我所爲不能則止大有定見定力須看盡我不若人既而都下事無不治者脩連典大郡以鎮靜爲本不求聲譽惟存大體雖盜賊大獄不過終日常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事弛廢而民受弊矣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此

畜德錄

卷之七

治官

五

繩武堂

是簡者去其煩碎耳此纔是簡過不及者皆非故所治民安既去追思不已也

周敦頤以南康司理參軍擢提點廣東南路刑獄敦頤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得罪者自以爲不冤云

總是居官自須盡職亦非迫于職守不得不然特見道有所當盡須與盡之焉爾○若從職守起見便不能無遺憾

呂居仁官箴錄曰前輩常言吏人不怕嚴只怕讀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僞自見不待嚴明也

彼以柔牘爲勞形而煩苦之者其吏治可知也

苗履見伊川先生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官高而自愛不冒向前先生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饑則爲用飽則颺去是以鷹犬自期也

畜德錄

卷之七

治官

五

繩武堂

呂東萊曰前輩常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

晦庵先生曰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爲事挨得過時且過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理會事且恁鶻突才理會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抑却悔

其太惺惺了。了一切剗方爲圓。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當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見吏民不治事爲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會。庶幾民自不來。以此爲止訟之道。民有冤抑。無處伸訴。只得忍過。便有訟者。半年周歲。不見消息。不得予決。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爲無訟之可聽。風俗如此。可畏可畏。

畜德錄

卷之七

宦官

五

繩武堂

藥甚矣。馮河朋亡之爲奉道也。

真西山曰。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受其弊。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則謂之風流嫺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

既仕勤於吏事。猶之未仕勤於爲學。詩酒遊宴。爲學者之事乎。則亦豈爲吏者之事乎。鄙俗固不必避。而嫺雅亦不足慕。天下事只爲其所當爲。無爲其不當爲者而已。

張子韶僉書鎮東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省曹建白。不能有所欺。嘗大書於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閒。百姓罹無涯之苦。

耿楚侗曰。今之職。是上所藉以承宣。而下所寄以爲命者也。其事任益叢。且夥于上。諸所關白。讞審。吾心盡矣。而上或吾格如不耐煩。則憤懣之心。生上下之情。睽矣。是惟耐煩始能積誠以相感也。下而林林總總。待命於我。條

畜德錄

卷之七

宦官

五

繩武堂

有款啓之氓。席其粗戾之習。直突咆哮於吾前。當此之際。須耐煩。而後能原其無知之愚。察其憤惋之情。又如公應執掌。晏食靡皇。旅賓之錫報踵至。造請之于刺煩。投此非耐煩。則其應之也。儀不及物。貌不稱情。弗賓之咎。叢下士之誠荒。故須耐煩。而後無衆寡母敢慢也。又如勾稽期會之瑣委。筦庫犴狴之檢防。少不耐煩。則蠹孔弊竇。醞釀於茲矣。故耐

煩是爲令要領

豈惟令職爲然不耐煩是。人生大病。痛凡百。事爲雖不無緩急。輕重之分。然苟在所不容。已者斷當盡力爲之。惟耐煩而後可以省事。不耐煩而叢弊滋尤。事且益煩。世間之耐煩者。莫若二儀而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正此謂也。

海鹽王文祿曰。有官守者。時時求阜民之利。除

民之害。爲社稷長久之計。不可須臾放過。蓋

人心好逸樂而易怠荒。况居官又便於驕縱。

必思文王視民如傷之心。早起念人之俟我。

畜德錄 卷之七 涖官 毛 繩武堂

者衆而不可不勤。但著此念。自不須臾放過。且光景易

過及時急立功。猶爲遲也。

呂叔簡曰。世上沒箇好做的官。雖抱關之吏也。

須夜行蚤起。方爲稱職。纔說官好做。便不是

做好官的人。

職固有輕重。事固有繁簡。但纔說好做。便滿腔是玩易之心。此則無一可耳。

不傷財不害民。只是不爲虐耳。苟設官而惟虐

之慮也。不設官其誰虐之。正爲要家給人足。

風移俗易。興利除害。轉危就安耳。設廉靜寡。欲分毫無損於民。而萬事廢弛。分毫無益于民也。逃不得尸位素餐四字。七固以有爲爲重。不徒貴有守。

已而

胡大初曰。涖官之要曰廉與勤。不特縣令應爾

也。而縣視民最親。廉勤或虧。害政尤甚。欲廉

莫若崇儉。買物不必仗官價。以求多燕賓。不

必科吏財。以取樂苞苴。不必講廚傳。不必豐

畜德錄 卷之七 涖官 毛 繩武堂

凡事要當論其可。涖官之日。無異處家之時。

用官之財。不啻如用己之財。居官持守不嚴。只爲居家規模。

漸濶此最要領所在。欲勤莫若清心。雞鳴聽

政。所謂一日之事在寅。家務盡屏。所謂公爾

忘私。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落自戕。不論何所職業。

如何可荒落得。匪直害事。還以自害。今日有某事。當決某牒。當

報某賦。當辦禁繫。某人當釋。時時察之。汲汲

行之。毋謂姑俟來日。此廉勤之大略也。他猶

有可言者。心不可不平。平心則物情無往不
燭。怒不可或遷。遷怒則吏民將受其枉。其令
必簡其政。必和非時營繕。所合力懲。託辭科
輸。所當痛革。子弟門客。勿令與外人吏輩相
接。或恐有往來結託之嫌。吏民婦女。勿令其
出入織紵貿易。或恐有交通關節之誘。

又曰。今之爲令者。知有財賦耳。知有簿書期會
耳。九重以赤子授之。令固望其字吾民也。而

畜德錄

卷之七

淮官

堯

繩武堂

可孤所寄乎。視事之初。先務有四。曰崇學校。
士者民之望也。鄉校者議政之地也。詣學與
謁之餘。便當延見。矜佩假以辭色。將以禮意
詢風俗之利病。諮政事之得失。廩餼必豐課
試必謹。曰獎。孝弟人情敬其父兄。則子弟悅
故當首延父老。以寓敬愛之意。然後博詢鄉
曲。有孝友著聞。行義卓異者。屈己求見。置酒
登筵。護其門閭。寬其力役。使邑人靡然知效。

或有兄弟訟財。親族互訴者。必曲加諷諭。以
啓其愧恥之心。以弭其乖爭之習。曰勸農桑。
千古治術。不外教養。此雖論爲令。正令以勸
所謂武城雖小。亦必教以大道也。農繁銜朝廷。以勸農著令。當以農桑衣食之
本。諄諄諭之。而所以妨害病擾之者。必懲必
戒。曰略勢。分令爲近民之官。今也民視令不
啻如天之遠。如神明之可畏。銜冤茹苦。無由
得入。令尹之門。幸而獲至其前。吏卒禁訶。答

畜德錄

卷之七

淮官

罕

繩武堂

朴交錯。畏懦者已神消氣沮矣。故欲通下情。
莫若大啓門庭。屏去吏卒。躬自呼之。几席之
前。康色詰問。以盡所欲言。其壅蔽不得達者。
設鑼縣門之外。俾自叩擊。行斯四者。他如賑
恤之不可不時。追逮之不可或濫。毋事橫斂。
毋事酷刑。非甚不便于民。不必好爲更革。非
甚宜益於民。不必輕爲興舉。苟不之慎。則利
其已不勝。愛民之要。尤在於使民遠罪。夫民

之麗刑豈皆頑而好犯哉愚蒙無知故抵冒而不自覺宜以其條律之大者榜之牆壁明白戒曉曰某事犯某法得某罪使之自為趨避此即古者讀法之典宜令鄉之耆老各於其所朔望讀之此亦善風俗清刑罰之要道也其或有犯到官哀矜體察照法所行與殺一等亦忠厚之德也

畜德錄卷七

畜德錄

卷之七

涖官

聖

繩武堂

畜德錄卷八

震澤席啓圖文輿甫纂輯

涖官

任延拜武威守帝親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魯延對曰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潘麟夫云觀於其所選任者欲知帝歎息曰卿言是也小臣觀於其所仰承者既之武威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

畜德錄

卷之八

涖官

一

繩武堂

賓客爲人暴害延收紺繫之吏民大悅

履正奉公四句不可作一層看當作兩層看上下雷同固非然亦須獲上治民履正奉公固善然亦不可任意矯激隨其是非之正而不必不異不必不同斯得之矣或問伊川先生曰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至誠自能獲上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事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授司理如何

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冤民也幕
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
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
去亦不須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
則不須爭也聖賢處事何等易今人只破以
官爲業如何去得此則沒奈何不能
晦翁先生曰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
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

畜德錄

卷之八

泄官

二

繩武堂

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耳何福報之
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
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
不得濫刑也

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
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爲
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是知爲盜賊
計而不爲良民地也若如饑荒竊盜之類猶

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

又曰胡致堂言吏人不可使他知我有恤他之

意昔賢嚴於此說極好小處可恤大處不可
驕吏如此

恤又曰三五十錢底可恤若有人來理會亦

須治他張乖崖之所以
以一錢殺吏也

葉顥初主南海簿攝尉二廣籍鹽筴充賦捕賞

頗重前尉有累捕獲轉至員外者或欲以所

獲盜援顥顥曰仕途發軔如造屋建柱石柱

畜德錄

卷之八

泄官

三

繩武堂

石不正屋隨以傾吾方入仕豈宜自欺聞者
歎服此真可爲委質發軔者法也

呂東萊曰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

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直須

平心看若有一毫畏禍自恕之心則五分有

理便看作十分有理須看避嫌畏禍何等周
折平心處之何等自在

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

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

出說若是平心應付自無此病尋常犯權貴

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

以彼不能平東漢范滂岑暉諸賢究竟不能平心欲邀不畏強禦令名所以

鋼成黨激成黨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

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

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

已自不是矣凡事俱要體勘到此絕不要於事之本分上陪奉毫末纔是因

物付

畜德錄

卷之八

涖官

四

繩武堂

張南軒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

矜智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惠奸慝上則視

大僚之趨向而輕重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

言而二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

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

多矣

陳北溪答卓廷瑞曰恤民當以慈祥寬厚爲本

馭吏當以剛明果斷爲先非所恤而恤則爲

惠姦而傷仁如此則雖恤民而不可謂當爲恤以民之受害者正多也

而不爲則爲昧幾而害義

真西山曰撫民當寬東吏當嚴史稱劉寬以蒲

鞭示辱謂之寬矣然使其無罪則蒲鞭可以

勿施若罪所當懲而概以施之是廢法也袁

安不治賊吏稱長厚矣如拮據疑似以入人

賊罪固不可若苞苴貪黷而槩以貸之是縱

姦也

畜德錄

卷之八

涖官

五

繩武堂

寬於民而嚴於吏公道固然要其中須用大公至正之情以處之乃合於道若稍著意見

便是大學所謂好惡之僻爲害良多

何垣曰近世長民者每立抑強扶弱之論往往

所行多失之偏未免富豪有辭於罰不論是非但遇

富豪便坐他一弱肉強食之罪此亦人之通病夫強弱何常之有固

有資厚而謹畏者有怙貧而亡藉者當置強

弱而論曲直可也直者伸之曲者挫之一當

其情人誰不服若在事者律己不嚴而爲強

有力者所持非慮此而避之只是凡事作意不得強禦原不可畏全在立身
遇則政格不行孰執其咎哉

呂叔簡曰喜奉承的是愚障彼之甘言卑辭隆豐過情冀得所欲而免其可罪也而我喜之感之遂其不當得之欲而免其不可已之罪以自蹈於廢公黨惡之大咎以自犯於難事易悅之小人是奉承人者智巧而喜奉承者癡呆也乃以爲相沿舊規責望於賢者遂

畜德錄

卷之八 泄官

六 繩武堂

以不奉承恨之甚者羅織而害之其獲罪國法聖訓深矣此居路者之大戒也雖然奉承人者未嘗不愚也使其所奉承者君子也彼未嘗不以此觀人品也

語云利令智昏我既無欲奉承何自而入亦何用去奉承別人

從政自有箇大體大體既立則小節雖有牴牾當別作張弛以輔吾大體之所未備不可便改絃易轍譬如待民貴有恩此大體也卽有

頑暴不化者重刑之此正所以扶持大體不然恩不足以感物禮不
榮衆而待民之大體不變待士有禮此大體也卽有淫肆不檢者嚴治之而待士之大體不變彼始之寬也既養士民之惡終之猛也概及士民之善非政也不立大體故也

畜德錄

卷之八 泄官

七 繩武堂

而今舉世有一大迷自秦漢以來無人悟得官高權重原是投大遺艱譬如有百鈞重擔須尋烏獲來擔連雲大廈須用大木爲柱乃朝廷求賢才借之名器以任重非朝廷市私恩假之權勢以榮人也今也崇階重地用人者以爲榮人重以予其所愛而固以吝於所疎不論其賢不賢其用者以爲榮已未得則眼穿涎流以干人既得則捐身鏤骨以感德不計其勝不勝旁觀者不論其官之稱不稱人之宜不宜而以資淺議驟遷以格卑議冒進皆視官爲富貴之物而不知富貴之也欲以

何用叔季之世生人識見如此可笑也

未世之弊大約如此端本澄源惟在朝廷為官擇人則士人亦自量而後入矣

君子與小人共事必敗君子與君子共事亦未

必無敗何者意見不同也今有仁者義者禮

者智者信者五人焉而共一事互相濟則事

無不成互有主則事無不敗仁者欲寬義者

欲嚴智者欲巧禮者欲文信者欲實事胡以

成此無他自是之心勝而相持之勢均也

畜德錄

卷之八 泄官

八 繩武堂

學貴成人成人則有仁義禮智之全德而歷無仁義禮智之偏見又安得各執所是

觀往事每有以意見相爭至亡人國家釀成

禍變而不顧君子之罪大矣哉然則何如曰

勢不可均勢均則不相下勢均則無忌憚而

各行其胸臆此亦就用人者言耳若任事者

事而已功何必自己立名何必自己成究竟虛公集事未必不各見其功名機垂執便俱

廢三軍之事卒伍獻計偏裨謀事主將斷一

何意見之敢爭然則善天下之事亦在乎通

者當權而已

薛方山紀述曰涇野先生嘗言御史有九病見

善忘舉者妒知惡不効者比依違是非者諂

借公行私者佞意存覬覦者狡懼禍結舌者

偷指摘疑似者刺怒人傲己蓋其所長而論

者忿喜人奔競護其所短而薦者貪九者有

一於此終亦必亡而已矣開誠布公九病可

以勿藥而愈矣

畜德錄

卷之八 泄官

九 繩武堂

來道之曰聽斷之官成心必不可有任事之官

成算必不可無

槍榆子曰仁可加於小民而不可遺於官屬官

屬亦有勞動不當苛求之禮可隆於司府而

亦不可略於卑官卑官亦通朝籍何可傲視

之仁本徧覆無遺禮益敬而無失居上者體

此循此庶幾乎罪過寡矣

尊卑大小彼固各有當得之分吾亦各有當致之情人只為敬輕敬重所以多過

倪正父曰：人方居權勢時，請謁必恭，書問必謹。皆謬。敬其所居之官，非敬其人也。不要論所敬者官，即亦欲然難受我而不當彼之敬耶？方切惶悚，抑或彼必有故覺之。一旦退閑，又移其所謂謬敬者，敬他人矣。苟識此理，則凡施謬敬於當權之時，不足為勞，而世多以請謁之恭書問之謹為歸依於我，是墮謬敬術中而不悟者也。

畜德錄

卷之八

蒞官

十

繩武堂

陳幾亭曰：或曰：士不可擇官而處，固也。然自量其才，雖擇無害。古人：舜尊居卑，舜富居貧，亦擇也。今人：顛用之，舜卑居尊，舜貧居富，是以害義。推之，則舜勞居逸，舜險居安，舜閒曹居當路，不惟舜之且逃之，不惟居之且求之，其謂事君何？

黃霸丞河南，為人明察內敏，善能御眾。有長吏許丞老，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

尚能拜起迎送，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古人愛惜廉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夤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皆出於民。愛民念篤，自不得不曲愛廉吏。所易新吏，又未必賢，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

朱勝令吳，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常曰：吏書貪吾詞，不付房隸卒貪，我不妄行杖獄卒貪，吾不輕繫囚。

畜德錄

卷之八

蒞官

十一

繩武堂

劉摯為冀州南宮令，其俗凋弊，賦甚重，輸絹匹折稅錢五百，綿每兩折錢三十餘，民多破產。摯援例劾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摯固諱，田獨一州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自是絹疋錢僅三百，綿兩十有六，民歡呼至泣曰：劉長官活我也。也，虧得孝肅為三司使，不然使如後世明知其非而必不肯破成例而為之者，民命正未有幸也。

潘麟長云爲令者無擔當則民困日深而上無由聞朝廷雖有美意亦何由下逮令遲怒民向隅矣令免勅民破產矣明知怒且劾而固請焉是爲君子

宗澤知掖縣時戶部著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在京和藥甚急百姓競屠牛取黃不符科數乃斂錢賂吏祈免澤狀申提舉司言往遇歲疫牛則病而有黃今太平日久和氣充塞牛皆肥脂無黃可取應事譬如奕棋不過局上許多著數只國手下子羣情自想使者不能詰竟獲免民德之

畜德錄

卷之八 泄官

圭

繩武堂

陸象山與辛幼安書曰古人未嘗不言寬寬也者君子之德也然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無不善者以害我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無不仁者以害我之仁有不仁不善爲我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爲仁去不善乃所以爲善也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

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見之仁人皆知生之爲仁而不知殺之爲仁仁而不殺不可謂仁用殺之仁其仁全近時之言寬仁者不究寬仁之實而徒欲爲容姦廋惡之地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於其所不

畜德錄

卷之八 泄官

圭

繩武堂

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爲傷善爲長惡爲悖理爲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今聖天子愛養之方丁寧於詔旨勤卹之意焦勞於宵旰而縣邑貪饕擣虐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懲惡之具以逞私濟欲置民於圜圜械繫鞭箠之間殘其支體竭其膏血頭會箕斂槌骨瀝髓與姦胥猾徒厭飲咆哮其上巧爲文書轉移出沒以欺上府操其奇贏

與上府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耳目而民曾不得執一字之符以赴愬于上上之人或浸淫聞其髣髴欲加究治則又有庸鄙淺陋明不燭理志不守正之人爲之敷陳仁愛寬厚有體之說以杜我窮治豈不痛哉豈不戾哉今有子爲人所殺而父不以爲怒方且怨遺其人保全其人即有所親爲之心懷不平欲圖報復而其父必不欲不亦人情之大僨者乎夫君者天下之父母也奈何縱天下貪殘之吏殺其赤子無算而顧不之一問也

畜德錄

卷之八

涖官

西

繩武堂

真德秀帥長沙時日以廉仁公勤四字爲當官大要偶設酒湘江亭宴集僚屬舉酒賦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分只須此念真切然廉仁公勤白然色色俱到既以脂膏爲爾祿當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尊酒便須散作十分春衆皆起謝爭自濯磨一時咸稱循牧及在泉州又諭州縣官僚曰律已以廉撫民以

仁存心以公涖事以勤答上恩而慰民望無出四事願與同僚勉之泉之爲州蠻舶萃焉犀珠寶貨見者興羨而豪民巨室有所訟愬志在求勝不吝揮金苟非好脩自愛之士未有不爲汙染不思廉者士之美節汙者士之醜行士而不廉猶女不潔不潔之女雖工容絕人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道哉可見廉之於士雖曰美節究是本分本分不守何以爲士若論本分豈惟廉哉仁公勤仁者而非本分曾是士而可不仁不公不勤者耶昔人有懷四知之畏而却暮夜之金者蓋隱微之際最爲顯著聖賢之教謹獨爲先此其所當勉者一也先儒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且以簿尉言之簿勤于勾稽使人無重疊追催之害尉勤於警捕使人無穿窬攻劫之擾則其所濟亦豈少哉等而上之其位愈高繫民休戚愈大發一殘忍心斯民立遭荼

畜德錄

卷之八

涖官

五

繩武堂

毒之禍發一掎克心斯民立被誅剝之殃。蓋亦反已思之。鍼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慄然。爲之痛楚。刑威之慘百倍於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一體之愛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唯恐不免。獄犴之苦。何異于此。其可使無辜者坐之乎。已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已欲豐財。則不當朘民之財。故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在聖門。名之曰恕。強勉而行。可

爲是則逆乎天理。以輕爲重。以重爲輕。則違乎國法。居官臨民而逆天理。違國法於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誅。金科玉條之禁。其可忽乎。故願以公心持公道。此所當勉者三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則爲民者不可以不勤。業精於勤。荒於嬉。則爲士者不可以不勤。況爲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脂膏。一或不勤。則職業墮弛。豈不上辜朝寄。而下負民望。余見今之居官者。未嘗不勤。俱不勤者。不爲其利民。今之居官者。或以酣詠遨放者。可勝歎悼。爲高以勤強敏恪爲俗。此前世衰弊之風也。盛明之時。豈宜有此。陶威公有言。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衆人。宜惜分陰。故賓佐有以蒲博廢事。則取而投之於江。今願同僚共體此意。職思其憂。非休澣毋聚飲。非節序毋出遊。朝夕孳孳。惟民事是力。此所當勉者四也。

某雖不敏請以身先毫髮少淪望加規警正
率下仁義請如人官僚之間或未能無愧願
亦有心能無興起自今洗心自新玩視不改誠恐物議沸騰在
某亦不容以苟止也

先生此書有臨民之責者
此當熟讀深思奉為科律

何椒丘為太守時兄弟因析居相訟何公察知

為內讒故

內讒得入畢竟
自己先與之聞

以詩判之云只因

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影分泣隨筆下兄

畜德錄

卷之八 泄官

大 繩武堂

弟俱感悟願終身不析

許進為都御史冒雪夜行二十里以禱哈密得
遺種八百人將校以為封侯可得進曰行師
之道期在緩安耳吾安忍以多餓為功且此
屬窮而請命殺之逆天逆天者無後八百人
皆不死

汴城流莩聚集相為蹈藉守郡者議逐之俾還
諸屬以就賑李公充嗣曰餓殍死在旦夕力

不自支又安能匍匐至彼昔人以設粥之事
謂非良術然驅之使僵仆於道路而吾輩坐
視其斃誠不忍為也亟令城中四門置釜爨
數十選勤能有司日饘粥以食之旬日之後
擇少壯者給道餉先令就粟於各屬而老弱
病疾之民膳月餘而後遣由是民賴存活者
以萬計

香公經理是其樣次第甚樣精細
非獨以活流莩寔亦以弭事變

畜德錄

卷之八 泄官

九 繩武堂

少宰陶文懿公曰吾儕一列仕籍即令念念濟
人利物日行其德一生罪業不能贖掩萬一
况吾官閒局雖名清華未得親民將何修而
可苟存心于愛物
於人必有所濟憶余往以差出京由京沂
越寧家已由家自越還朝往還凡幾千里所
用役夫不知若干人茲亦人子也或當炎蒸
淋汗如雨喘息若雷或值嚴冬跣跣淖淖衝
冒風雪由此而踣頓道路委填溝壑何可數

也。此亦自有節其力恤其用之道。此等罪業皆由我作能無

惕然乎。

葉南巖公應天尹少巖鏜父也。刺蒲日有赴愬者流血被面經重創腦幾裂矣。公惻然躬取刀瘡藥搗治令舁至幕廳委謹厚者善視之。戒其家人勿令前略覈罪狀收其仇家於獄。餘盡釋之。或問其故。公曰。此人不卽救死矣。死卽抵命者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者幾

畜德錄

卷之八

涖官

壬

繩武堂

人干證係累者幾人。破家者幾人。此人愈特一鬪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卽骨肉亦有甘心者不可不防之也。非以忍心待人此正其思慮則密仁之至也。未幾傷者愈而兩家之訟息。公之存心亦仁矣哉。

張洽司理袁州有兄弟爭財訟者。洽諭之曰。訟於官祇爲吏胥之地。不獨兄弟爭訟者皆當知戒。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

切聞之無不感化者。

王公濟出守平陽問治民之道。湛甘泉先生曰。身問御郡之要。甘泉先生曰。家未達曰。今夫人之於其身也。無不兼愛也。身之於其家也。無不竝理也。是故視民如身。則心無不愛矣。視郡如家。則事無不理矣。曰。曷謂視郡如家。曰。誠使爲守者見屬吏之臧否。則曰。此吾家男女臧獲之才。不才也。見歲計之豐歉。則曰。

畜德錄

卷之八

涖官

壬

繩武堂

此吾家之衆。死生攸係也。見禮讓未洽於境。則曰。吾家道未正。見邊患未弭。則曰。寇入我室。民有犯罪。則曰。同室有鬪。城寨不治。則曰。脩我牆屋。此之謂治郡如家。然而事不理者。未之有也。曷謂視民如身。曰。誠使爲守者於民之啼饑曰。吾之饑也。於民之號寒曰。吾之寒也。於民疾苦無告曰。吾之痼癩切身也。此之謂治民如身。然而愛不周者。未之有也。是

故君子之道體人已合家國而一之故能兼愛而並理兼愛之謂仁兼理之謂義仁義皆得之謂德苟如是雖措諸天下其可也

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此理亦極易見只無奈居其位者輒不復曉耳

呂叔簡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舜時獄也以舜之聖臯陶之明聽比屋可封之民當淳朴未散之世宜無不得其情者何疑而有不經之失哉則知五聽之法不足以盡民而疑

畜德錄

卷之八

泣官

圭

繩武堂

獄難決自古有之故聖人寧不明也而不忍不仁刑明而遇其所窮非不明也今人決獄輒恥不明而

以臆度之見偏主之心殺人大可怪也夫天道好生鬼神有知奈何為此故寧錯生了人休錯殺了人錯生則生者尚有悔過之時錯殺則我自自殺人之罪亦不是有意錯生昔而不不得則彼與我皆無憾此是仁至今求其所以死者而不得則亦彼與我皆無憾此是義盡然而義盡正是仁至仁至司刑者慎之正是義盡一平允之心而已

祝無功與阮令君書曰親民者非誠不勤非嚴

不治隆寒之極乃發陽春故嚴不可後也衙

門外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衙門內嚴一

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在官長視之衙門內外同為在下之人何厚何薄而寬嚴若此者官長以養民為職而衙門內人專務剝民故不得不嚴以嚴之賊吏正所以安民也

明府以彜稱鄉國而今且移之官滿腔惻怛何疑然必嚴在近習而後閭閻不闕於堂皇窮巷細民乃溉實惠不然前後左右

畜德錄

卷之八

泣官

圭

繩武堂

環而窺我示小信以行其詐示小廉以行其貪始焉得寸終至入尺始焉得尺終至無算

雖照膽之庭未必無煬竈之曹也陳處父曰為治者宅心不可不寬持法不可不嚴

不寬不可以行其嚴不嚴不可以成其寬此為得為治之要領矣

槍榆子曰小過必赦小犯必有小失不較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彼蓋以余為聾瞽其官乎不知人

我○一○心○試○身○處○其○地○纖○微○之○失○當○何○如○冀○免○

一○原○此○情○方○便○無○限○必○事○事○而○屢○責○之○民○將○

不○勝○其○求○噫○又○况○有○曲○意○迎○合○者○在○也○懷○累○用○讒○

挾○私○取○悅○二○者○俱○有○

顧涇陽題許同生冊曰吳下多假人命之訟最

是禍事初狀行差人謀牌業有費已或委衙

官挾件作往相上下請求又有費總視被告

家貧富為多寡耳往往至於破家久之糾纏

畜德錄

卷之八

泄官

五

繩武堂

無已亦自破其家而訟者卒不悟也同生許

明府令吾邑凡以人命告者竝不出牌其在

城卽押原告躬至屍所視之其在鄉卽令載

屍至城至時呼原告面質所以往往辭窮而

退或有他故卽諭之令別具狀隨遣一役挾

之葬埋訖而後聽理

此卽朱子所謂與他分別箇是非曲直自然訟

道○少○以○是○近○者○頃○刻○立○決○遠○者○亦○不○過○三○五○

日○往○往○被○告○之○人○聞○之○驚○惶○疾○走○至○縣○門○問○

消息云何而事已竟仁人君子相與倣而效之其造福何如也

陳幾亭曰無辜干連惟訪犯最衆曰羽翼曰干

證往往至數十人其真助虐者乘此兼治之

懲往戒來良不為過其餘廷訊既確之後卽

與省發悉免起解俾四民各得復業此大方

便也不然驅此衆人隨彼首惡困長途廢時

日賠髮糧受公差之折挫其冤累可勝道哉

畜德錄

卷之八

泄官

五

繩武堂

在于證為自討煩惱在被害為雪上加霜若

訪犯至確猶且懲少而累多倘訪犯在可操

可縱問是罪者未足懲而累者疾首蹙頞矣

潘郡伯默菴云州縣權最重此類悉與省發

每事止以數人起解不惟便百姓亦省上臺

讞閱之煩上臺必多其斷不嫌其專必以為

功不以為罪利民獲上而安其身三善備焉

蓋其守曹州時躬自行之故言之親切有味

吾邑頗多盜。一爲應捕不肖擒。二爲鄰里不
肖報。不肖擒之故。可以默喻。不敢報之故。則
因擒獲之後。報人與賊。竟如原被。屢集公庭。
面相質證。又或同解各衙門。空結盜仇。滋累
無已。故不敢報。合于報聞之日。立面審確。給
賞諭。回令報人。不再入縣門。不陪解。上司有
賞。無累。自然人願發覺。賊無所容。此又省發
之爲利。默助于消弭。有思議所難盡者。

畜德錄

卷之八

淮官

美

繩武堂

此最居官者所宜留意。每見後世官長。於凡
獄訟。校連蔓引。不知累及幾何。又不惟所累
之人而已。必有親戚友朋。爲之往來營幹。一
家成訟。幾家破產。一人連累。幾人失業。何弗
卹也。甚或以嚴刑而迫之。扳誣以爲
可廣漁利之途。此更不知其爲心矣。

康濟

顏氏家訓曰。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耳。不
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吾
見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其試用。
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

廟堂之安。不知有戰陣之急。俸祿之資。不
知有稼穡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
勤。故難以應世經務。

陸宣公曰。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強。
失之必弱。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
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
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
馭輕。倒持則悖。

畜德錄

卷之八

康濟

老

繩武堂

司馬溫公務實疏曰。周書曰。若作梓材。旣勤樸
斲。惟其塗丹。牖此言爲國家者。必先實而後
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係基緒。傳
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
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
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
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
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

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

公以立誠為學故其所言如臣竊見方今遠此而千古相業遂莫能外

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循門散錢其

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

宮佛殿脩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

不明祭器紊亂而雕績文物修飾容貌其於

禮也不亦遠乎羣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

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

畜德錄

卷之八

康濟

元

繩武堂

繆賢不肖渾殺而鈎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
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冤結不理而拘泥
微文糾摘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
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扶聲病其於求
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勘檢出
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
棄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
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

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

總是念頭上看得國家不關切

具而實亡本失而未在譬猶膠版為舟搏土

為楫敗布為帆朽索為維畫以丹青衣以文

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

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湖犯風濤豈不危

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

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安保宗廟張布綱

畜德錄

卷之八

康濟

元

繩武堂

紀使下無亂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
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
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
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
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
山而四維之也
然此特就實政而言必須先辦一誠實心在內然後所行無偽此又實政之本而又何必以文采之飾公之所引而未發者
歌頌之聲炫耀愚俗之耳目哉

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植其堂基壯其柱石強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其子孫之良者使謹而守之日省月視敲者扶之弊者補之初不異創業者之精神智慮然後可守如是則亘千萬年無頽壞矣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官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

畜德錄

卷之八

康濟

手

繩武堂

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

劉摯曰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爲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此時以此爲進退則人以此爲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所是亦皆有所非樂無事者以爲守祖宗成法猶可以因人所利據舊而補其偏以馴致於治此其所得

也至昧者則苟簡怠惰便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爲者以爲法爛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爲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彼以爲亂常此以爲流俗畏義者以爲進爲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二勢如此士無歸趨臣謂此風不可浸長

畜德錄

卷之八

康濟

圭

繩武堂

熙寧三年四月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年遇事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爲矣康節先生閒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先生先生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去就之義重則當去使非有不容苟就者則又民生國計爲嗚呼重正當挽回匡救奮身一去特客氣耳

先生溪達世務不以沽激取虛名如此謂先生為隱者非也

明道先生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才能知變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眾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為

畜德錄

卷之八

康濟

重

繩武堂

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新政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須兩分其罪可也平情語見先生真學問彼稍涉客氣者其有是乎

程子曰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相停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要知此小人猶就本來品質而言業用於君子志趣事為已悉更其故我君子用之即為君子小人用之即為小人宰物者之轉移倫類余確見其然非懸度

語如是則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為惡不能成其惡

蘇東坡曰任法而不任人則法有不通無以盡萬變之情此特以人濟法之窮非輕法也任人而不任法則人各有意無以定一成之論此特以法繩人之偏非略人也宋景文公祁曰不可得者上不以求不可止者

畜德錄

卷之八

康濟

重

繩武堂

上不以禁不可行者上不以令故曰求愈多得愈寡禁愈急止愈少令愈繁行愈慢上求而不得謂之失威求不可得而得謂之暴禁而不止謂之慢禁不可止而止謂之虐令而不行謂之凌上令不可行而行謂之亂進退則又何苦而為之無如率意肆行者之不慮乎此也故聖人慎舉錯去三不句則善矣

宋理宗時吳泳以著作郎對言願陛下養心以

清明約已以恭儉進德以剛毅發強母以旨
酒違善言母以嬖御嫉莊士母以靡曼之色
伐天性杜漸防微澄源正本使君身之所自
立者先有其地脩身而後可以立政萬古一理自是有宋理學昌明之時
論夫然後移所留之聰明以經世務移所舍
之精神以強國政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罷民
移所當省之浮費以犒邊上久戍之士則不
惟可以消弭災變懷除姦凶殄滅寇賊雖以

畜德錄

卷之八

康濟

雷

繩武堂

是建久安長治之策可也

朱文公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
一不本於人主之心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
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
之事無一得出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
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得已者而其觀感
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
之身居深官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

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
十手所指而不可揜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
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
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

胡敬齋先生云為治有二道脩身明德以感
發作興其同然之善心是頭一等事處置得
宜是第二等事處得
朱夫子斯言之旨

何垣曰四方有敗當國者諱言猶赤子受病保
母為之掩覆也故禍幾始作當杜其萌疾證

畜德錄

卷之八

康濟

雷

繩武堂

方形容絕其根善謀國者制於未亂保於未
危何况禍幾已見然杜於未
形猶可為也愈
早則愈易為力諱亂而不早治者危其國諱
病而不亟療者亡其身

畜德錄卷八

畜德錄卷九

震澤席啓圖文與甫纂輯

康濟

薛敬軒先生曰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敝者則播告之脩既立之後謹守勿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一

繩武堂

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爲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謀之不愼既不能必行於此事并無以取信於他事故君子於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以

徐有貞欲爲有用之學凡軍旅刑獄水利之類無不講求其法一一欲通之或曰公職在文字事此奚爲此人何淺鄙乃爾公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輩吾恐學之已無及

矣聞者以公有遠大志

呂叔簡曰情有可通莫於舊有者過裁抑以生寡恩之怨事在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開多事之門若理當革時當興合於事勢人情則非所拘矣

君子之道只是隨事順理因時處宜則興革在其冲而不輕興革亦在其中

事有知其當變而不得不因者善救之而已矣人有知其當退而不得不用者善馭之而已矣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二

繩武堂

君子動大事十利而無一害其舉也必矣不得已而權其分數之多寡利七而害三則我全其利而防其害又較其事輕重亦有九害而一利者爲之所利重而所害輕也所利急而所害緩也所利難而所害可救也所利久長而所害一時也此不可與淺見薄識者道此固難與淺見寡識者道然亦正未易以矜情勝氣爲之也

凡酌量天下大事全要箇融通周密憂溪慮遠

此四字是經國大綱領書之所謂戒正無營缺詩之所謂不愆不忘皆從此四字來

室者之正方面也遠視近視曰有近視正而遠視不正者較長較短曰有準於短而不準於長者應上應下曰有合於上而不合於下者顧左顧右曰有協於左而不協於右者既而遠近長短上下左右皆宜也然後執繩墨運木石鳩器用以定萬世不拔之基今之處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三

繩武堂

天下事者心浮氣淺見薄識彼却不曉憂慮安有所謂遠得其一方而固執以求勝以此圖久大之業爲治安之計難矣

人情之所易忽莫如漸天下之大可畏莫如漸漸之始也雖君子不以爲意有謂其當防者雖君子亦以爲迂不知其極重不反之勢天下聖人亦無如之奈何其所由來者漸也周鄭交質若出於驟然天子雖孱弱甚亦必有

患心諸侯雖豪橫極豈敢生此念迨積漸所

成其流不覺至是故步視千里爲遠前步視

後步爲近千里者步步之積也是以驟者舉

世所驚漸者聖人獨懼明以燭之堅以守之

毫髮不以假借此慎漸之道也

事之善者以漸而成故要循序漸進事之不善者亦以漸而極故要防微杜漸審其善不得而無漸之失矣

聖人治天下常令天下之人精神奮發意念斂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四

繩武堂

意念斂束自然精神奮發則萬民無棄業束奮發二者又實相因而兵食足義氣充平居可以勤國有事可以捐軀斂束則萬民無邪行而身家重名檢脩世治則禮法易行國衰則姦盜不起後世之民怠惰放肆甚矣臣民而怠惰放肆人主之憂也

創業之君當海內屬目傾聽之時爲一切雷厲風行之法故令行如流民應如響承平日久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五

繩武堂

法度疎濶人心散而不收情而不振頑而不
爽譬如熟睡之人百呼若聾久倦之身兩足
如跛惟是盜賊所追水火所迫或可猛醒而
急奔此蠱之所以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也先
甲三日接續前面未甚壞之緒後甲三
日振興後來是以詔令廢格政事頽靡條上
不遂壞之欲者紛紛申飭者累累而聽之者若罔聞知卽
殺其尤者一人以號召之未知肅然改視易
聽否而迂腐之儒猶曰宜從長厚勿爲激切

嗟夫物垢則滌甚則改爲室傾則支甚則改
作守成之君綜候名實整頓紀綱當與創業
等而後可

弊端最不可開弊風最不可成禁弊端於未開
之先易挽弊風於既成之後難識弊端而絕
之非智者不能疾弊風而挽之非勇者不能

聖王在上誅開弊端者以徇天下此則智則
勇兼至
弊風自革矣

來道之曰興利除害皆當以漸興利太急恐失
萬全之計除害太急易生不肖之心

于穀山曰亂之萌也固不可養亦不可激養之
亂激之亦亂依阿唯諾以延歲月一旦亂成
坐視其敗此養者成之也杜漸防微
則不養引繩批
根吹毛洗垢使之情見勢極一發而潰此激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六

繩武堂

者成之也沉後應變
則不激

孔毅父曰眞宗朝李沆王旦同執政四方奏報
祥瑞沆因滅裂之如有災異則再三敷陳以
爲失德所招上意不悅旦退謂沆曰相公何
苦違戾如此似非將順之意沆曰自古太平
天子志氣侈盛非事遠征則耽酒色或崇釋
老不過以此數事自敗今上富於春秋須常
以不如意事裁挫之使心不驕則可爲持盈

守成之主。沆老矣。公他日當見之。旦猶不以爲然。至晚年。東封西祀。禮無不講。時沆已薨。旦繪像事之。每胸中鬱鬱。則摩腹環行。曰。文靖文靖。蓋服其姿識也。文靖沆諡也。

光舜亦不過就業念頭。做成故斷不可使人主有驕侈之心。古大臣之所以過乎人者。無他。亦只是道理太處看得明。做得微而已。

陸道威曰。欲兵之精。不如省兵。而增糧。欲官之廉。不如省官。而增俸。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七

繩武堂

唐開元時。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闡守本不過爲是而談太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時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寢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

之盛自此始。范華陽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

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寢干國政。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八

繩武堂

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鑒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司馬光初爲諫官。上劄子曰。國家所以御羣臣之道。徒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才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

山林垂爲其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皐陶明

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

易盛世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亦愚智不相

善治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

善也今以羣臣之才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

徧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

去如此而望職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

士固貪位慕祿不自審其才之能否而苟且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九 繩武堂

事則朝廷之事也民則朝廷之民也奈何憫

之釐革 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

致力以盡其職羣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

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

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奸

邪之臣銜奇以譁衆養交以布譽居官未久

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

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奸邪者無不爭進矣

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

不誅意公前者務實一夫以名行賞則天下

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

如是則爲善者未必賞爲惡者未必誅此所

以求治歷載而太平未效者也誠能博選在

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

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明於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十 繩武堂

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

度才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此即百工允釐庶

後人無不稱之官 有功則增秩而加賞而弗

從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

則流竄刑誅而弗加寬貸如是則朝廷無有

不尊萬事未有不治者也

趙清獻公抃仁宗朝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

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

欲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如惡草然力除之猶恐難盡君子不幸註誤當係全愛惜以成就其德如嘉植然善培之猶恐難長非以君身爲表的君子小人如何易言別白

許魯齋曰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土

繩武堂

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主人

之心本極虛公一經此輩詭謀幻造遂若天下無一非欺之者畢竟使人主盡疑天下之欺而後不疑乎己之欺若輩大抵人君以知雖奸而人主抑何其不智也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土

繩武堂

薛敬軒先生曰古人於小人有功可深慮而不可喜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漢誅竇憲五侯有功而其勢自此盛故功由君子立國家之大慶功由小人立知者所深慮也

此亦視乎君德之盛衰主勢之強弱德盛勢強其有事也不用小人亦定用之亦定德衰勢弱其有事也用小人亦危不用亦危

明御史毛愷值京官考察上疏曰朝覲年考察外官據有撫按藩臬歷年考語爲殿最其分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三

繩武堂

遠其勢疎其情易公而難私然猶未盡得其當至京官考察止憑詠衙門臨時訪采其分近其勢親其情易私而難公是以賢否得實比外官尤難以耳目所覩記言之有行已端潔而不同於俗者有守法公謹而不諧於時者有雅靜愿實而不善於承迎者有直介敢言不容於權貴者或反以爲不肖而黜降之其汚濫外飾貪婪巧避奔競攀援柔媚庸儒而無恥無爲者或反以爲賢而留用之此非賢不肖之果難知也毀譽之言易惑而愛憎之情易投也人情詐僞所弗能盡究詰也朝廷清明所得而務自勉也則亦惟正君心以擇大臣任大臣以簡百僚而已愛憎毀譽之言或倡之於一人而和之者不廉其實或中之以一事而聞之者遂信爲真或假借當事之人務在中傷或放爲縱橫之論必於求勝或用鄉里親戚之故而互相造言使有不可解救之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古

繩武堂

勢或棄勢要嫉妒之隙而巧爲遊說使有不可申白之情或僥倖無藉之徒撫拾妄奏或買囑吏皂之口媒孽詆誣或投匿名之帖或遞告訐之文言其行檢不修而不言其果何事玷缺或謂其官箴不守而不目其果何事廢墜或謂其貪婪矣而未嘗指其以某事納某人之賄或謂其奔競矣而未嘗指其得某官出某人之門或加帷簿曖昧之事而辱及於室家或摘其細微疑似之跡而遂略其大節此賢者所以或負不肖之跡而所黜者未必盡當也至於不肖者自知其不爲公論所與則又湊爲根蒂巧於彌縫或借譽於賢者之口或倚勢於當路之門或以鄉里而固結或以嫺姪而憑依或託門生而出入求容或假故吏以往來干謁或以鑽刺而曲爲夤緣或以黨與而自相援引或以詞章小技文其

奸或以厚貌淡情蓋其惡或為異同反覆之

論以搖惑人心或為陰險狡獪之計以挾持

當道此不肖者所以得冒賢才之名而所留

者未必盡當也務秉公正之心痛釐積久之

習考其素履不惑於浮言按其實跡不眩於

疑似綜覈名實雖未為端本之道然猶庶幾不為羣情蔽混天下幸甚

呂叔簡曰任有七難繁任要提綱挈領宜綜核

之才重任要審謀獨斷宜鎮靜之才急任要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五 繩武堂

觀變會通宜明敏之才密任要藏機相可宜

周慎之才獨任要擔當執持宜剛毅之才兼

任要任賢取善宜博大之才疑任要內明外

晦宜駕馭之才天之生人各有偏長國家之

用人備用羣長然而投之所向輒不濟事者

所用非所長所長非所用也

用達其才不惟失人而且害事故知人又須善任不善任未可謂能得人也

世無全才久矣用人者各因其長可也夫目不

能聽耳不能視鼻不能食口不能臭勢也今

之用人不審其才之所堪資格所及雜然授

之方司會計輒理刑名既典文銓又操兵務

養之不得其道用之不當其才受之者但悅

美秩而不自量以此而求濟事豈不難哉夫

公綽但宜為老而裨諝不可謀邑今之人才

豈能倍徙古昔愚以為學校養士科目進人

便當分為數科使各學其才之所近胡安定立教湖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夫 繩武堂

學所以有經義治事之分而兵民水利等項各專一事又兼一事也而質性英

發能備眾長者特設全才一科及其授官各

任所長夫質有所近習有所通施之政事必

有可觀蓋古者以仕學為一事今日分體用

為兩截窮居草澤止事詞章一入廊廟方學

政事合學即求其所以仕即行其所以學故體用

作兩截便不識體用辭章可雖有明敏之才

謂之體乎官職可謂之用乎雖有明敏之才

英達之識豈能觀政數月便得每事盡善不

免鹵莽施設。鶻突支吾。苟不大敗。輒得遷陞。以此用人。雖堯舜不治。

黃仲昭歷文選郎中十五年。持選法最慎。汲汲以人才爲慮。常曰。國朝用人。才猶農家之積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於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於冊。而一參之輿論。薦於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七

繩武堂

天官卿用之。必當其才。雖小官亦不忽。

心在朝廷。自然職之務盡。惟恐不逮。

慈溪張鈇郊外農談曰。新進士不宜卽除知縣。

知縣之職。較之知府尤爲親民。得人則上人。雖有苛政。而民不受其虐。不得人則上人雖有仁政。而民不蒙其惠。

知縣之能爲力如此。奈何居其職者不自

奮勵也。故宋時進士除縣主簿。使其視令之政。而習之。其後爲令無難矣。士未第時。惟以舉

業爲事。其所講習。不過作時文耳。一旦舉進士。吏部以其例當外補。遂除知縣。是吏部不以知縣爲重也。其人又不知知縣爲重。一舉進士。輒望京除。及選知縣。則憤懣怨尤。自非識達守定。寧無債事。夫以少不經事之人。而猝然臨縣。簿書山委。庶事川至。能不爲豪胥猾吏所賣者。蓋鮮。間有一二聰明才辨者。祇知胥吏之宜遠而專於自用。上不遵法制。下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七

繩武堂

不體民情。肆意妄行。事多乖繆。上人以其進士。每優容之。不知其爲民患不淺也。及歷任既久。事體稍熟。吏部聞其能。遷擢臺部。而又以新進士來。嗚呼。百里民命所繫。乃以試人之賢否。民欲不病。何可得哉。

朝廷偏於最親民之官如是。草

草邦本其何所恃。沈作喆寓簡曰。用人當以學術器識。不當專用文詞之士。使其人有德量行實。緣飾以文章。

固爲希世傑出。雖無文采。而識量操履。有公輔之望。自不妨大用。沾沾僥薄。浮華自喜。雖有翰墨之功。必敗事無疑。

陳幾亭曰。知人之事最細明。其大意難詳。其分量尤難志。皆趨正而正。有純駁純之中。復有淺深才皆有。用而有兼。專專之中。復有差數。志之正。譬則清泉也。其純駁如清泉之或徹底皆澄。或間以微砂。掩以浮塵。雜以染色。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充

繩武堂

也。純復有淺深者。如至清之泉。或在盆盎。或在沼沚。或在重淵也。才之用。譬則器物也。兼者。如穀之日用。皆宜。魏勝如意車之一端。數用專者。如藥之各療。一病。舟車之不能互用。於水陸也。專復有差數者。如舟。容人車載物。多少各異也。心術則可遞進而求之。才具不妨遞減而量之。知人如此。無遺蘊矣。然豈一君一相之能事哉。君知大臣。大臣知小臣。君

職要臣職詳於知人之事尤急

人之知也。非必之於人。而必之於心。亦非必之於心。而必之於理。平日窮理既深。則人到面前。聽言觀行。及其儀觀之間。無不可得。大概此蓋有難以言喻者。大約先見其志。而後徐得其才。

陳眉公曰。宋高宗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人才。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摘纖瑕細務。強置人於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手

繩武堂

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王縉時爲監察御史。擢御史遷左司諫。其在言路。知無不言。每謂人才實難。多事之際。宜爲朝廷愛惜。以故不專彈擊。而惟論安危利害大計。與所以啓沃君心者。高宗嘗稱其中正不阿。得諫臣體。他日言事者有不稱。帝曰。王縉論事可思。天下事莫不有箇恰好的道理。居言路可若也。謂是過於緘默。不可過於激訐。亦不爲事。則朝廷之設諫官。又何爲也。慶曆中

余靖歐陽脩蔡襄王素在臺中力引石介爲諫官執政亦欲從其請時文正爲參政語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若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主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不爲矣人皆服其言夫憂盛危明辟邪鎮惡此皆臣子一念忠義所發誠不可已然或過於痛哭流涕而其事未必至此致其勢人主必以言爲輕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辛 繩武堂

而其漸人臣亦必以言爲諱他日雖有積薪之隱禍滔天之巨奸無復開口著手處矣

呂公著曰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人君恭儉節用取於民有制則民力寬裕衣食滋殖自然樂輸租賦以給公上若暴征峻斂侵奪民利物力已屈而驅以刑辟勢必流轉溝壑散爲盜賊爲人上者將何利於此故善言治道者尤惡聚斂之

臣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前代帝王或耽於聲色或盤於遊畋或好治官室或快心攻戰於是小人乘間而肆其邪謀爲之斂財以佐其橫費世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於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以身當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人主只於此處看不破所以深受小人此蓋在不恤民知恤民則不以利爲利昔鹿而自覺此輩爲民賊何可一日用也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壬 繩武堂

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主所當務者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張南軒先生進講奏曰臣觀三代令主必知稼穡之艱難其后妃必知織紉之勤勞惟其身親之視民如傷其心誠痛切也談虎色變後只爲真知

來只爲不知艱難故都不省察但見目前一事之辦一令之行不知百姓流離困苦於下

所以漢唐妄爲興作之君多在中葉良由不知艱難所致周公作七月反覆只說農桑作無逸只說稼穡之艱難要得成王胸中了然都知許多辛苦曲折自然朝夕敬畏惟恐失民心下情通達凡事不敢草草其治所以安固長久

先儒謂讀詩爲紉爲紉服之無殺知周之所以亡天所以興婦無公事休其蠶織知旨哉言也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重

繩武堂

主人主不以此爲職分以何爲職分人主不於此存心於何所存心若人主之心念念在民惟恐傷之則百姓之心自然親附如一體若在吾者先散了此意思與之不相管攝則彼之心必將泮渙而離矣可不懼哉自古帝王爲治皆本乎此後世興利生事之臣先毀薄此論謂之陳腐亦無怪其然蓋須指此爲陳腐則彼興利生事之說方得而進

若以此爲陳腐

則六經四子亦皆陳腐焚書之禍直將於是而啓大可懼也

臣嘗譬之饑必食穀粟渴必飲水漿此語似乎陳腐然饑須食穀粟渴須飲水漿不可易也若以此爲陳腐却求吸風飲露之計寧有是理人主不可不察臣又嘗觀後世兩種議論或云小害無傷或云要得立事擾人不奈何臣以爲此等議論乃壞國家元氣毒藥臣忝請破此前者說臣嘗爲州郡備見百姓甚易擾動未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重

繩武堂

論州郡所行只如知縣妄行出一文字鄉間擾害百姓有不可勝言者何况以朝廷之勢臨之若一事偶未審草草行出外間受害又何可以數計百姓被困毒得聞於人主之前者有多少間隔其受害已不少矣然則豈可謂小害無傷濟大事必以人心爲本若未曾做得一毫事先擾百姓失却人心是將立事根本自先壞矣烏能立哉然則豈可謂要立

事擾人不奈何

立事而至擾人不是不善作事必是事不合宜使民

雖勞不怨生道殺民死不怨殺事之合宜也如是大禹治水行所無事趙光國破港皆從枕席上過師古人之善於制事也如是

又有一等頽墮苟且之論借養民之說却是

要玩歲愒日都無所爲此反害正論臣所論

先王養民之政益其所施行具有本末先後

正合朝夕講究以次行之非是恬然不爲也

真西山先生隆興勸農文曰太守被命來守此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五

繩武堂

土兩月於茲矣閭閻之利病田里之疾苦朝

夕訪問不敢一日忘今者春行視農獲與爾

父老周旋於郊外敢竭誠意與父老言夫勸

農故事也然知勸農而不知去其害農者則

亦文具而已矣故曰興利不若除害蓋不時之科敷害

農也無故之追擾害農也夏秋租稅已納重

催害農也近者約束十條亦既禁止丁寧之

矣自今以往賊盜之殃汝吾爲汝除之豪猾

之侵汝吾爲汝戢之一害尚存太守斷不敢

自安使爾農有愁歎之苦汝農亦宜盡力以

務本謹身以節用與其怠惰而饑寒何如勤

苦而溫飽與其奢侈而困窮何如儉約而豐

足有子弟當教之以孝義有婦女當課之以

蠶織兄弟宗族恩義至重不可以小利致爭

鄰里鄉黨緩急相須不可以小忿興訟喜爭

鬪者殺身之本樂詞訟者破家之基賭博乃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五

繩武堂

偷盜之媒耽酒是喪生之漸凡此數事爲害

至深有一於此必致禍敗父老其以此意徧

諭使更相勸勉庶田畝闢百穀豐家給人足

風俗近厚則爾農之利也亦太守之願也

後世安得遇此等太守爲其赤子得有一日亦是畢生幸事

吉安歲凶讀帥全與吉安守有隙禁吉民勿入

糴民啼號於道熊鼎爭曰盜之起者爲饑寒

所迫也今使君閉糴將開盜門脫吉事急生

變贛能獨全乎全悟卽弛前令

閉糴非以濟荒實以激變最是敝政所宜切戒

明海忠介公瑞啓譚次川曰江南糧差之重天下無有古今無有生至地方始知富饒全是虛名而苦楚特甚其間可爲百姓痛哭可爲百姓長太息者難以一言盡也國計不可缺矣分外使用及吏胥諸人之弊若公少加意焉寬一分江南人亦受一分之賜矣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毛

繩武堂

不知仕宦江南者曾見公此啓否卽在帝左右者亦曾見公此啓而一爲入告否公當年德澤在人且勿論卽此一言其造福於江南者直與世而無窮

呂叔簡曰滿目所見世上無一物不有淫巧這淫巧耗了世人多少生成的財貨悞了世上多少生財的工夫淫巧不誅而欲講理財皆苟且之談也

此須朝廷實以樸儉風天下淫巧乃息若徒資文告毫不相干

黃懋中曰賑饑之法往往吏緣爲奸貧者未必

報報者未必給其報而給者又未必貧有司

擅賑濟之名而貧民未沾實惠請就里中推

一二大姓任以賑事有司第不時單車臨視

稍立賞罰科條以勸戒之蓋大姓受役有九

利習知貧戶多寡不至漏冒利一給散近在

里中得免奔走與留滯之苦利二披籍而得

姓名穀米之數易於查勘利三且以鄰里之

誼不至殺雞損耗利四貧戶素服大姓卽有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元

繩武堂

缺漏易於自鳴利五食糜各於其鄉不至羣聚喧雜穢惡蒸而成厲利六大姓熟識近鄰不至攫奪因可弭盜利七分縣官之勞利八吏不能爲奸利九賑給切不可聚於州府必須各就饑民近地此論最詳又凶歲薦饑民聚爲盜少者百人多者千人率指高廩爲外府鉏耰白梃望屋而食甚則譟呼晝剽莫敢誰何亟宜下令諭以朝廷詔旨但恤貧民不宥亂民凡爲亂首者戮無

赦昔周官大司徒荒政十二自散利薄征以至去幾舍禁率皆寬大之令而獨於除盜賊加嚴蓋以勞民易與爲奸培嘉穀者去稂莠勢不可不亟也但須賑濟有法自不爲盜官報請聽候亦先通行曉告以散其心無使危疑倥偬奸民得以乘機倡亂

陳幾亭曰秦盛豐潔極天下之馨香非耕夫莫能生也哀衣繡裳極天下之麗華非蠶婦莫能爲也天子就一身念之其忍不勤其忍不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五 繩武堂

儉與耕者粗糲不充而四海之僧尼倡優坐而美食者不知若而人蠶者布褐不完而四海之拖綾翦綺者不知若而人天子爲天下念之其忍不率天下以同勤率天下以同儉與必也舉孝弟力田而重農寬徭薄賦以恤農使游入皆盡力於南畝驅天下之游民歸於農畝游民未必不勤而自歸矣然後爲能與天下同勤也官民燕饗有定品服履有定制毋得相炫以

財就尊卑貴賤有別之中又各以儉爲主特不至於廢禮耳要非豐於官而獨吝於民也然後爲能與天下同儉也周世宗刻木像於殿廷使天子之目恒與耕夫蠶婦相對其知此義矣夫

陸道威曰清丈田畝極爲地方美事然往往反爲大害不特無法卽有法矣而奉行猶有四難一則縣官無才一則里胥作弊一則豪強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五 繩武堂

橫肆一則小民奸欺人人可以上下其手官之中吏胥可不用也豪強奸民可無畏也縣官爲主而擇廉幹公正紳士以任事其庶幾乎故爲人上者雖極精明安能分身徧察所以自古迄今一聞清丈則小民如畏兵火誠難之也然其要只在縣官得人晦菴行之於漳泉剛峰行之於興國未聞其擾民也而安石一爲方田則天下皆震動奉行不得其人也豈惟安石方田卽瓊山丈量一事是時剛

峰退休在廩事事與地方官斟酌而行事事皆剛峰爲條例而上司催督無法里胥人人作弊民怨特甚况其他乎甚矣丈量之害之難爲人上者不可不知也

梁文康公儲在正德朝秦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嬖臣江彬朱寧及宦官張忠皆助爲之請武宗詔與之兵曹及科道各執奏不可武宗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廷和當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三

繩武堂

草制曰若遂草制界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上意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冕亦繼引疾武宗震怒內臣督促公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薦朕念親親其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聽任人勸爲不

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嬖倖交結藩封爲藩封疆域諭制不利社稷帝之所明公乃因共明而導之然使危言抗疏爭執不帝又未必即從獨仍奉命草制而於制中悉言利害帝意遂若轉圜此正所謂不激不隨納約自贖武宗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力決於數詞偉矣哉

羅整菴曰制度立然後可以阜俗而豐財今天下財用日窘風俗日敝皆由制度隳廢而然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三

繩武堂

也故自衣服飲食宮室輿馬以至冠婚喪祭必須貴賤有等上下有別則物無妄費而財可豐人無妄取而俗可阜此理之不易者也然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是在朝廷而已矣

今日民窮財盡已極未必皆由於上下爭相奢侈然而上下爭相奢侈亦已極矣不能不漢望夫制度之立并無不無望夫位望之苟可以率物者

呂叔簡曰在上者當慎無名之賞賞一人是賞

百人也。衆皆藉口以希恩。賞一金是賞百金也。歲遂相沿爲故事。故君子惡苟恩。苟恩之人。顧一時市小惠。徇無厭者之情。而財用之賊也。

此卽不借賞之謂也。賞借則賞者不見德。不賞者皆懷怨。而人心以失財用之濫。又無論矣。

民○情○不○可○使○不○便○不○可○使○甚○便○不○便○則○壅○闕○而○不○通○甚○者○令○之○不○行○必○潰○決○而○不○可○收○拾○甚○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韋 繩武堂

便○則○~~難~~肆○而○不○檢○甚○者○法○不○能○制○必○放○溢○而○不○敢○約○束○故○聖○人○同○其○好○惡○以○體○其○必○至○之○情○納○之○禮○法○以○防○其○不○可○長○之○漸○故○能○相○安○相○習○而○不○至○於○爲○亂○

朱晦翁應詔封事略曰。今將帥之選。率皆膏粱驥子。廝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爲能。苞苴結託爲事。物望素輕。旣不爲軍士所服。而其所

以得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資。以故到軍之日。

惟務哀斂剝剝。經營賈販。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旣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益上

所以奉權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

己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

摩。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若優於兵略未必有

爲債帥旣爲債帥。軍士旣已困於剝剝苦於

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或反

見親寵。怨怒鬱積。無所伸訴。平時旣皆悍然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韋 繩武堂

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

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

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

父母妻子皆爲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

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

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越要謹密。

未聞轟鹵濶略。而能有成者。士有志奮身立功名於天下者

其細諦之
此本領也
法與慎有辨
乃所以善其
無
敗

唐庚察言論略曰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說人主
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義慷慨豪健俊偉
使聽者踴躍激發奮然而從之至考論其心
則有爲國計者有爲身謀者是不可以不察
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重

繩武堂

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
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決不悞國而後爲之
若此者爲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
下既平謀臣宿將以侯就第杜門却掃無所
用其奇則瞋目扼腕爭爲用兵之說庶幾有
以騁其智勇而舒其意氣若此者爲身謀非
國計也臧官馬武是已國家無事貪財嗜利
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重

繩武堂

兵革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何求而不
得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
已官崇祿厚無所羨慕惴惴然唯恐一日失
勢而不得保其所有則必建開邊之議以中
人主之欲以久其權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
也楊國忠是已前侯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
畏思有以撼動其君則爭議邊功以希復進
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竇憲是已古之人
臣逆節已萌而功效未著人心未服則未嘗
不以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此則事權已
加之所能爲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桓溫劉
裕是已

雖有爲國爲身之分然爲國者即所謂無所
爲而爲者也無所爲於身則一念公忠自從
國家起見人主只於此處察之則其
人之心曲易辨而兵端庶不妄啓
羅大經曰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爲貴蓋知彼
知己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

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惟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常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彖

繩武堂

古人論者已多。大約兵是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迂闊之言。理却不易。矜才炫識。固無一可。於此若著分毫。國朝人物。當以范文正爲第一。富韓皆不及。富公欲誅晁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云。奮髯要斬高郵守。攘臂甘驅好水軍。到得繞牀停轡日。始知心服范希文。

呂溫功臣恕死議曰。昔衛蒯聵以竊國之詐。盟其陪臣。服冕棄軒。三死無與。近代惑者。爲因口號。於是乎有功臣恕死之典。考諸古訓。其異端歟。稽諸時事。其亂本歟。何者。有國之柄。莫大乎刑賞。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刑。蓋刑者。聖王所以佐道德而齊天下者也。功濟乎物。不可以不賞。賞勸乎功。不可以不信。蓋信者。聖人所以一號令而惇天下者也。然則恕死之典。棄信而廢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盡能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彖

繩武堂

賢或有起屠販隴畝行陣之間。樂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貪天功。超騰雲雨。各得變化。率勞怙寵。嘯強自負。僭冒無厭。見利忘義。是宜崇威峻法。大爲之防。而反丹書鐵券。許以不死。其功大者。可以五作亂而十犯上。孰不以暴爲無傷乎。且人君之言。如渙汗。不反。既與之要天地。誓山河。卒一旦失馭。黥韓之罪。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棄信也。若恣行兇險。隙突憲綱。或姦鋒將發。爨逼宗社。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誅。是廢刑也。向者纔得其塵涓之勞。螢燭之助。而信棄刑廢。將焉用之。使賢而有功。驚寵懼滿。自居無過之地。何怨死爲。使愚而有功。小人不幸。又告以不死之地。是增驕而起奸。適所謂賞之禍也。雖怨之死。其能免乎。夫其賢如太公。忠如伊尹。惟君知臣。可以勿貳。而遽宥以罪死。是疑其

不終非。所以待之。以誠而盡君子之心也。若乃猾如狗盜。庸如黥徒。未有罪而先怨之死。是不許其慕生。廉恥自固。名節非所以道之。以德而勸。小人之善也。以爲明君之處。勞臣也。安之以爵祿。拘之以紀律。明之以好惡。聳之以禍福。使得遷善遠罪。休勳全名。剖符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極矣。奈何撓權亂法。以罪寵人。先王原有八議之條。但有罪而後議之。則是爲宥。爲刑。爲輕。爲重。俱未可知也。奈何預許無與。墜信賞。而且不死。而又至於後死。無與乎。必罰之典。虧昭德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軌物之制也。此必懼功臣之意。欲無厭。或圖不軌。故爲是不經之典。以柔伏其心。歟。殊不知許以不死。是適導之爲不軌也。又意者權術之君。先懷殺後世之心。以爲非是不足。以啓其惡。而制其命。而弗察歟。牛希濟刑論曰。刑罰者。治之具也。不可暫捨。然罰無輕重。杖無大小。皆成之於胥吏之手。斷

之於出沒之文上之人其知乎夫鞠獄之法始於疑辨之中成於案牘之內吏與之者捨其罪而彰其是其不與者除其善而彰其惡又復刑律之中或一與一奪隨其取捨以爲出入官必不盡知此爲弊之一也畫灰爲獄誓不願入刻木爲吏誓不願對獄吏之尊聲色之大桎梏之重輕榜掠之多少悉由其意就可與爭此爲弊之二也又或欲其僞而怒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單

繩武堂

其真惡其輕而思其重或挫其首或批其頰詬辱毆繫無所不至又節其飲食嚴其徽纆外殘其軀內脅其心壯士勇夫且必流涕孤弱之人敢不從命此爲弊之三也或上下其手以取其信或默染富室以求資賄則衆知其非不能卽止此爲弊之四也具獄旣久改爲疑讞遠取佐證廣擒黨與淹延歲月以俟赦宥此爲弊之五也箠拷之下易以強抑人

之支體頑非木石若加其殘忍取其必然誠雖無罪百不能免蓋不勝其楚掠之毒寧甘心於一死狡猾之吏斷成其獄故戮死之後盜自他發衆方知其無辜且桎梏之苦笞箠之嚴輕罪者願重刑而獲出無辜者畏殘害而求死皆狡猾之所能爲也卽平人孰敢與吏爲敵公卿尊嚴察視不及臺寺懸遠訴訟無門死者不可再活親戚焉能申冤何以感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單

繩武堂

致和氣平一水旱此爲弊之六也復有衆皆知非難加以法當炎酷之時穢其旁而成其疾疫奪其餉而致其饑餓圓扉嚴邃守者羅列親戚之人胡能知其食與不食渴與不渴但成其困以取其斃此爲弊之七也况外府法司又爲不道或土囊以鎮其腹或溼紙以蒙其面拘錄所至號呼莫聞瞑然而去孰知其由昔東海誤殺貞婦致三年之旱今天下

之刑。晝常兩血。尚未足以洩其冤憤。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又于定國每歲決獄。先自流涕。悲哉仁者之心。淡知刑獄之本。所以勸人非。所以虐人也。今莫若重明桎梏。笞杖輕重之制。禁計日月之遠近。寒暑清溫。其所處饑粥。每給其饑渴。決罪徧求於刑律。察詞必盡於疑辨。庶幾少塞其弊。當不濫於無辜。以成王道之理。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聖

繩武堂

此論直是行狴中監門圖矣。不論居官及有司刑之責與否。皆所當深為注意。
司馬溫公論赦及疏決狀曰。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虞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謂過誤有害。則赦之。恃惡自終。則殺之。非不擇罪之有無。并赦之也。漢大司馬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蜀

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數赦為美也。國家承順天心。子愛百姓。發號出令。必先至仁。然數赦之弊。猶未能去。又古之赦者。其出無常。嚴緊周密。不可前知。奸民猶抵冒以待之。况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疏決。猾吏貪縱。大為剗利。悍民暴橫。侵侮善良。百千之中。敗無一二。幸而發露。率皆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聖

繩武堂

亡匿。不過周歲。必遇赦降。則晏然自出。復為平人。往往指望。謂之熱赦。使愿慙之民。憤邑惴恐。凶狡之羣。志滿氣揚。豈為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且疏決之名。本以盛暑之際。恐囹圄之中。有積滯冤結。有司不為伸理。使無所告。想故天子臨軒。親加慮問。平其枉直。無辜則赦。有罪則誅。使久繫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迎致太和。非謂不問是非。一切

縱之也。又祖宗之時。每歲不過一次疏決。死罪以下。皆遞降一等。近年以來。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切赦之。今歲五月以前。疏決之令。已再行矣。此所以使百職隳慢。奸邪恣睢者也。

間嘗謂殺則非仁。而有時殺正。所以爲仁。仁則不殺。而有時仁正。所以爲殺。如赦之數下。似爲仁政。然而縱無數之兇惡。以爲害於良民。非適所以爲殺。而何此明於治道者之所輕赦也。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聖

繩武堂

呂公著曰。夫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百王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以順民心。遂定王業。孝文循之以清淨。而幾至刑措。然則爲治之要。果在於省刑。而不在於煩刑也。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煩刑苛罰。斷非國家好氣象。况人主之刑獄。其勢不能親臨。則必委之於臣下。故峻推鞠。則權在於獄吏。廣覘伺。則權在於小人。肆刑戮。則權在於強臣。通請謁。則權在於近

習。自古姦臣將欲誅鋤善人。自專威柄。必數起大獄。以搖人心。何則。獄犴之間。其情難知。鍛鍊出入。一繫於獄吏。及夫奏成獄具。則雖有冤抑。人主亦何從而察之哉。然則欲奸雄不得肆其威。善良有以安其性。莫若省刑而已。

畜德錄卷九

畜德錄

卷之九

康濟

吳

繩武堂

畜德錄卷十

震澤席啓圖文與甫纂輯

忠誠

漢劉向說苑曰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
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
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休之故人臣之行有
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
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一 繩武堂
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
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
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
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誼諭主以長策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
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
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
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

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
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
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
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
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
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
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
爲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二 繩武堂
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飢於論渴於策
猶不肖盡節容容乎與世沈浮上下左右觀
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
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卽進之以快主
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
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
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
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

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妒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杯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三 繩武堂

侯可推因而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不言邪臣之爲害。但言正臣之爲利。知利害矣。禍於國辱其身累及子孫百世不能改。如此別白是非。開陳禍福。爲人臣者其亦可以知所勸懲矣。

宋韓魏公琦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忌憚。同一無忌憚也。爲惡則小。

人爲善則君子蓋在小人此無忌憚爲人或欲之肆在君子此無忌憚爲天德之勇諫曰。公所爲如是。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尚。公歎曰。爲人臣者。盡力以事其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四 繩武堂

觀於公則知古今國家之事廢壞於人臣之瞻前顧後。休身全家者。蓋不知其幾何也。或問程子。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常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

子之幸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幸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快快之心者。必此言矣。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五

繩武堂

不是程朱大儒此等道理也。見不到此等議論也。說不來。天下古今子道總歸一孝字。中天下古今臣道總歸一忠字。中忠孝之難盡也。必無過分。但有不盡分。所以程子謂自思於父子兄弟有多少。不盡分處而堯舜仁民亦猶病諸人之於道。類如斯爾。夫豈以是少先聖先賢特見先聖先賢用心。猶然獨奈何。輒謂爲人所不能爲耶。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

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功。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肖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六

繩武堂

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者。其立朝諒當如是矣。

羅整庵曰。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爲此言而已。大抵能主忠信。以爲學。則必有忠誠以事君。

學井

則以何者事君非忠
信則以何者為學
事君之忠當素定於為

學之日

忠誠本也本不極則事業聞望無由發生忠
誠基也基不固則事業聞望無所依附且非
獨事君而已人生立身行己敦倫處世
何者可不本于忠誠蓋誠者人之道也

衛蘧伯玉為大夫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
麟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
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
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七

繩武堂

忠臣與季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情行
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
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
視之果伯玉也

當時聖門而外能為省身克己之學者止有
伯玉所以亦有以伯玉為聖門之徒者○女
子而擅知人之識者前有南子後有武墨知
孔子之聖而欲見之知伯玉之賢而能信之
想仲叔圍等之用各當才亦出
於南子所見靈公未必及此

邢蒯瞶使晉而反崔杼弑莊公其僕曰杼弑公

將奚如蒯瞶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僕曰君
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
之不亦難乎蒯瞶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
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之不聽我能去今既不
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
君之祿矣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僕
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
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八

繩武堂

先儒謂名忽子路之蹈白刃皆不合於中庸
為其失所事也然又不得以其死為非者則
正所謂食其祿者死其事邢蒯瞶死于齊莊
未得為義之正特猶足以風世者食亂君之
祿而死之
何況治君

崔杼弑齊君刎羣臣為盟壇於郭門外皆脫劍
而入夾戟當胸盟曰所不與崔慶而與公室
者受此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皆死所殺
十餘人次至晏子曰嗟乎崔子為不道弑其
君而又刎盟其臣嬰所不與公室而與崔慶

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素重其人。強之曰。子能革誓詞。齊國吾與子共之。不然。直刃在前。曲兵在後。惟子圖之也。晏子曰。君子不以危易行。嬰可以回。而求福乎。直刃摧之。曲兵鈎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勸乃免。嬰曰。子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其有濟乎。趨出。僕夫將馳。嬰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命懸於廚。吾命有所制矣。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九 繩武堂

豫讓嘗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讓欲爲之報讐。乃變姓名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宫中塗廁。襄子入廁。心動。左右執讓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此人欲爲報讐。義士也。吾謹避之。襄子不殺。自是卓識。乃豫讓之心。彌堅。行彌烈。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其友識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

易耶。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爲臣。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爲人臣而懷二心者。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胡致堂曰。君子爲名譽而爲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爲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智伯無後矣。氣勢無可倚矣。富貴無所可求矣。子孫無所可託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報之。至再至三而愈篤。則無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十 繩武堂

所爲而爲之者。故曰真義士也。先儒此論。非獨深予古人。其所以淬礪後世之盡臣節者。欲其精白一心。而無所爲也。意良至矣。趙藺相如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爲趙將。有大功。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不與爭列。相如出望見頗。引車避匿。其舍人以爲羞。相如曰。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鬪。其勢不俱

生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但公忠爲念其規局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自必有過人者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宰相與歎爲刎頸之交

漢紀信爲將軍項羽常圍高祖於滎陽漢軍乏食信乃說漢王曰事急矣請爲王誑楚王可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軍四面擊之信乃棄黃屋車傳左纛曰

奮德錄 卷之十 忠誠 十 繩武堂

城中食盡漢王降楚楚軍皆呼萬歲之城東觀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走成皐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信

漢景帝時弟梁王以至親有功賜天子旌旗警蹕寵公孫勝羊詭等求爲漢嗣袁盎諫止其事乃陰刺殺盎及他議臣天子意梁王爲之逐賊果梁也遣田叔捕詭勝王匿之後宮內

史韓安國見王泣曰大王信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死幸大王自改終不覺悟有如太后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令公孫勝羊詭自殺出之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還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燒梁獄詞意於此猶見古人臨事明決如此然行令行帝問梁事安在叔曰上母以梁事爲問也問之

奮德錄 卷之十 忠誠 十 繩武堂

而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所知者幸臣公孫勝羊詭之屬耳謹已伏誅梁王無恙也真善處人倫之際者得此意而推之無不可以曲全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至闕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帝以田叔爲賢擢爲魯相漢武帝時戾太子遭巫蠱事妻妾男女遇害皇

曾孫亦繫獄。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心哀之。擇
謹厚女乳養之。此時豈有望氣者言長安獄

中有天子氣。帝令被繫者皆殺之。吉閉門不
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有若

求利之心。即有懼害。使者還報。武帝亦悟曰：天使之心。安敢閉門不納。因赦天下。及昌邑王廢

天使之也。武帝之悟。天使之也。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皇曾孫病
已者，今十九年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圭

繩武堂

和願將軍定大策。霍光從之。宣帝既立，吉絕
口不道前恩。此由本無利心故也。然而後先

易念者固有之矣。此丙相之所以不
會掖庭一婢自陳有阿保之功，辭引使

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
終不言。大賢之封為列侯，丙吉當臨封病上

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今
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愈後為丞相。

漢石奮景帝時為諸侯相，歸老於家。以歲時朝。

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帝時賜

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帝前，時奮家
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

為不及也。

董卓弑弘農王而立獻帝，遷播王室。韓馥袁紹
等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厲色叱之曰：今天

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雪國恥。諸
君各據州郡，宜戮力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西

繩武堂

垢汙耶？乃欲犇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

晉惠帝時，成都王穎反，進兵逼京師。廢皇后羊
氏及太子覃、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

子徵侍中，嵇紹詣行在。秦準謂紹曰：今往安
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

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為？死生大節，必須預先

鮮不顛沛。越檄召四方兵，比至安陽，穎遣石越拒
戰。乘輿敗績於蕩陰，百官侍御皆散。紹朝服

登輦以身衛帝被殺血濺帝衣穎迎帝入鄴左右欲浣帝衣帝曰稍侍中血勿浣也

周顒爲尚書左僕射太興初王敦構逆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顒避之顒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耶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顒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良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五 繩武堂

室語未終收者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罵不絕口遂被害

唐太宗信任魏徵徵自以爲不世之遇乃展盡底蘊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或告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以太宗之於鄭公而猶須按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舉子

方以爲公以太宗之美明而猶見不及此甚矣明無不照之難也然非太宗則亦未必有他日他日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已悔之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未 繩武堂

唐肅宗卽位靈武謀抗敵以次子建寧王倓才勇使爲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豈可使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天下艱難衆望在於主帥若建寧功成同立功者豈肯已乎太宗太上皇卽其事也乃將廣平旣而建寧王爲張良娣李輔國所譖賜死廣平懼謀去二人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爲凡父母偏聽愛其子者子之所蓋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泌未有以爲之地也及後長

安捷書至上喜就泌飲酒同榻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閒人何樂如之上曰卿且眠泌曰陛下今就臣榻臣猶不得請况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若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至此是直以朕爲勾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得以求去若其既辦臣安得言陛下向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兄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七

繩武堂

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建寧耳此雖爲廣平而言然建寧冤死實是郭侯胸中憾事不能不爲肅宗一白使上曰建寧朕之愛子艱難有功但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不得已除之耳泌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王當怨之廣平常與臣言其冤輒嗚咽流涕上曰渠常夜捫廣平意欲加害泌曰此皆讒人之言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而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

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漢憾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可以察其心矣上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酖長子宏立次子賢賢內懼作黃臺瓜詞以動后心其詞云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然竟不免也今陛下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大

繩武堂

已一摘矣慎毋再摘於是廣平無恙德宗時復爲相郃國公主女蕭氏爲太子妃或告主姪亂且厭禱上幽主禁中切責太子太子請與蕭氏離婚上名泌告之且曰舒王仁孝近已長立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疑廢之而立姪上怒曰卿何得間人父子誰語舒王爲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

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
姪○急就所疑○舒王雖孝陛下勿復望其孝矣○
絕其所恃○
上曰卿違朕意何不愛家族耶對曰臣為愛
○族○開○導○實○是○確○理○
家族故不敢不盡言之若畏陛下盛怒而為
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為相
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年不
足惜若冤殺臣子以姪為嗣臣未得歆其祀
也○就自己父子之情動之真○因嗚咽流涕上
○懇激切過于左師觸龍○
亦泣曰事已至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
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
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
至此○故就所兼愛○臣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
○曉其所切愛○
相疑未有不亾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
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
譖之者眾耳泌曰臣昔者以建寧之故辭官
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者為陛下相又

睹此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
○而○得○言○無○使○後○悔○無○及○
之冤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
建寧死常懷憂懼臣亦為先帝誦黃臺瓜辭
以防讒構之端○又就德宗家○上曰朕固知之
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
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承乾謀反事狀顯白當
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
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
宗性急以建寧為冤臣不勝慶幸○又就性急○
○路○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
而思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其
迹當令鞠實又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
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
也至開元時殺太子瑛海內冤憤又何足法
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
知謀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

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又把小人情事并與說明使知警悟

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叩頭泣曰如

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還宮

當自審勿露此意露之則彼皆欲樹忠於舒

王太子危矣如此開陳反覆善導其主幾不在孟子下上曰具曉

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

願違今累汝曹矣間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

流涕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悔無及矣太子

仁孝實無他也泌賀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

罪臣報國畢矣驚悸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

曰吾父子賴卿得全方期報德不許

士庶之家失其父子兄弟之常苟欲爲之調劑而曲全之猶尚未易何兄帝室王家威權

之下尤難以口舌爭也然苟不幸值其變而

臣者所與天子同以天下爲家而自宮中府

中以至薄海內外皆受其理焉者也兄夫父

子兄弟倫紀之大君德昏明所關宗廟社稷

是謂爲此陛下家事者蓋不仁之甚者也○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圭

繩武堂

臣相得千載無復有過焉者然雖由其所遇

之盛而非靜侯之忠誠才智則亦未易動其

心感其性使之垂危得安而建

趙抃爲御史時與范鎮論事有隙及王安石爲

相鎮屢計其短於上安石恨之一日上問鎮

於安石對曰問趙抃便知鎮之爲人可謂以

知之曰昔仁宗違豫鎮請立皇嗣疏十九上

候命百日鬚髮皆白憂君愛國至於如此非忠臣而何

上然之既退安石曰公不與鎮有隙乎曰抃

何敢以私隙而廢公道安石大慚

陳恕領三司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

服帝初卽位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

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

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此卽李文靖不奏四

方祥瑞之意帝嘉之

真西山曰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固君德之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圭

繩武堂

清明故動以聲色遊敗為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奸臣之心則不然君身強固則必不倦於政幾而威權在己君德清明則必不謬於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願而儉夫壬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蠱之以逸欲導之以奢淫然後其君恣肆昏荒而惟己之聽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二人刀鋸之餘何足漢罪而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六嬖四姬之惑而不能救焉彼其人非奸慝也其志非蠱媚也迺至於是由不知古人保傅之職而以強兵制敵為功故也有志愛君者其可不以周公為法以管仲趙武為戒哉

能治己之心而後可以格其君之心故不本心學不可為君道不本于心學亦不可為道

元阿魯渾薩理乞罷政事并免太史院事詔以

為集賢大學士司天劉監丞言阿魯渾薩理在太史院時數言國家災祥事大不敬請下吏治世祖大怒以為誹謗大臣當抵罪阿魯渾薩理頓首謝曰臣不佞賴陛下天地含容之德雖萬死莫報然欲致言者罪臣恐自是無為陛下言事者力諍之乃得釋此須實為愛惜人才疏通言路不然帝曰卿真長者便是徇名而非公忠矣

袁了凡曰朱子與留丞相書朝士有不願為忠臣之說恐非興邦之言也按魏徵嘗言於太宗願陛下俾臣為良臣無俾臣為忠臣曰俾者惟上之所使蓋責望其君之厚也若後世不願為忠臣則自不肯為忠直故避桀紂其君之嫌而以堯舜諛其君且欲蓋其承迎之迹是奸佞之尤也不忠而得為良哉夫仗節死義之士恒得於犯顏敢諍之臣故未有良臣而不能為忠臣者也

從使字看出堯舜其君之意未必不與古人
符合然胡致堂謂忠良過于分別不若曰臣
願為稷契皋陶諫行言聽不願
如龍逢比干身誅國亡亦自佳

王蠋居齊之畫邑燕昭王使樂毅伐齊毅之初
入齊也聞蠋賢令於軍曰環畫三十里無入
以蠋之故也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
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因謝燕人燕人曰
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
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言故退而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重

繩武堂

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為
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
遂懸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
聞之曰蠋布衣義猶不肯齊向燕况在位而
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為襄王
生雖無仇功不在國家然以一死鼓奮忠
勇而齊以復國其功又當在田單之右

臧洪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董
卓之亂洪與超等共誓起兵同赴國難始終

有漢室不後袁紹以洪為東郡太守時曹操
知有他

圍張超於雍丘洪從袁紹請兵將赴其難從非

張超起見
亦是為國
紹不聽超城遂陷洪由是怨紹不

與通紹舉兵攻之歷年不下乃增兵急攻洪

殺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莫敢離叛城

陷生執洪紹問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

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

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希冀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美

繩武堂

非望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

服乎雖不能為天下報仇亦已明
天下之大義伸天下之壯氣
紹命殺之

洪邑人陳容在座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

舉大事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慚使人牽

出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

豈有常所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

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
為國而死
忠烈感人

便有陳容與之同
遂見殺在紹座者莫不歎
何可見德必不孤

息○此○歎○息○者○亦○能○盡○殺○之○耶○

侯景使侯子鑒寇吳興與兵力寡弱太守張

嶧書生不閑軍旅或勸嶧効袁君正迎降嶧

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日隳之吾

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

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景欲活

之嶧曰吾忝在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

死為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嶧曰吾一門已在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圭

繩武堂

鬼錄豈肯就爾求恩景怒盡殺之

張嶧書生守土而恥不能匡救朝廷義不降賊執節而死可謂無負乎書此致堂胡氏之言也而寧闔門殉難無後必不欲其子得幸生於賊手烈哉

唐天寶時平原太守顏真卿知安祿山且反因

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庫祿山以其書

生易之及反牒真卿將兵防河津真卿遣平

原司兵李平問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

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

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

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

是諸郡多應者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

人諭以舉兵討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諸

郡共推真卿為盟主軍事皆稟焉

林之奇云王蠋死節義而後齊士發憤靡然從之七十餘城復為齊有天下忠義之心難四郡莫不失守真卿首倡忠義諸郡由是多應然則唐室中興雖郭李之亦實真卿為之倡也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圭

繩武堂

顏杲卿開元中為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時安

祿山反杲卿與從弟平原太守真卿同起兵

討賊以功拜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後敗賊以

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

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奴耳竊荷

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

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邪祿山不

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罵不絕

口賊鈞斷其舌曰復能言否杲卿含糊而絕其宗子近屬皆被害

竊嘗謂死忠死義者固不計禍之淺深何施不可但天之所以成就忠義者必置之極慘極烈之地此又天問之所當作也意者忠勇所激天亦不能為之力耶抑安于鼎鑊刀鐔既以為飲食枕藉之恒則又何妨藉之以振勵斯世卑靡苟賤之已甚耶

顏真卿累官至太子太師時李希烈反陷汝州

朝廷遣真卿諭之一日希烈大會其黨適朱

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元

繩武堂

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於口吾年且八十官至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耶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數劫之以威不屈遂拘送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墳所也後王師復振賊慮

變遣其黨至真卿所積薪於庭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赴火其黨遽止之已而希烈又使闖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且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真卿罵曰乃逆賊耳遂縊殺之聞者皆泣下

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為安思順牙門將不相能

雖同席飲未常交言後子儀代為將光弼欲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子

繩武堂

亡去恐見誅乃入跪請曰死所甘心但乞貸妻子子儀趨堂下握其手曰今國亂上辱非公不能定僕豈敢懷私忿哉非獨獨忿亦能知人因涕泣勉以忠義遂定交薦以為節度副使分兵擣賊於是光弼權名日盛同居將相無纖毫猜忌與同恢復又以其部曲僕固懷恩功高讓以副元帥之職嗣後懷恩爵太寧郡王而光弼又代子儀有其軍加太尉兼中書令矣

子儀獨爲魚朝恩所讒罷職留京師然處散地不怨也會黨項羗叛乃以子儀遙領兩道節度使假威名以鎮之實無兵已而絳州軍亂殺主帥諸將不能制乃命子儀往事到難處莫可措手便少始封汾陽王至鎮亂魁王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棄之無絳州矣吾豈受一卒之私耶斬之於是諸鎮始皆奉法秋入朝宦官程元振忌其功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三

繩武堂

數譖之復罷留京師明年吐蕃入寇僕固懷恩已擁兵不朝而李光弼及他名將皆忌元振在中無至者邊將告急元振皆不以聞及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乃起子儀爲元帥禦之又少不時閒廢日久部曲離散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二十餘萬衆瀰漫數十里子儀奏請益兵元振遏之竟不召見吐蕃渡便橋上倉卒走陝中長安委賊焚劫一

空子儀行收兵四千人泣諭將士共雪國恥諸將感激受約束度兵微不可戰乃使長孫全緒出藍田晝擊鼓張幟夜多燃火以疑敵百姓又給之曰當是令公郭令公自商州將大兵至矣敵驚悉衆遁子儀入城京師遂安帝泣曰子儀真社稷臣也削程元振官爵流之未幾懷恩反李抱真自汾陽脫身歸帝問之對曰懷恩反然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三

繩武堂

子儀如父兄陛下以子儀鎮朔方定矣上從之又少不朔方將士愧從懷恩不義無面目見汾陽王悉涕泣受約束明年懷恩以回紇吐蕃十萬衆寇奉天見子儀大軍驚愕不戰而退又明年數十萬分道寇邊時懷恩暴死而二賊爭長不相能子儀覘知之使人說回紇與俱擊吐蕃其帥藥葛羅不信曰汝給我耳今公在此可得見乎反報子儀曰今衆寡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重

繩武堂

不敵難以力勝也。吾昔從回紇結約厚甚。若挺身前說之。可不戰而下也。看他一節一節。從容謀斷。皆成大功。賓佐交諫不聽。請以五百騎從。亦不聽。子晞叩馬力爭。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危。往以至誠與之言。至誠二字是汾陽一生勳德。由其所立。其聽社稷之衛也。不然。亦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從數騎開壁出。令人前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藥葛羅執弓注矢。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重

繩武堂

與令公戰乎。既為懷恩所誤。負公良深。當為公力擊吐蕃。以謝過。回紇觀者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麾却之。因呼酒與酋長共飲。酌酒酹地。誓吐蕃聞之夜遁。藥葛羅與我兵追之。殺獲萬計。是時敵再入寇。賴子儀盛德鎮之。而社稷再安。始光弼與子儀齊勳。治軍嚴。諸將莫敢仰視。及帝入陝。光弼畏讒。遷延不入衛。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愧恨疾薨。而子儀精忠獨著。蓋自上將擁兵。至於功成。榮滿疑謫。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故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年八十有五。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胡致堂曰。郭子儀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之閒處。及有急難。又遽委用之。代宗於闕尹之言。受命如嚮。進退子儀如待奴隸。自李光弼以下。恃功負氣。夫豈堪此。

獨子儀無纖芥於胸中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蹈危履險死生以之其忠義精誠仰貫日月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真可以爲人臣之師表矣

千言萬語所以贊汾陽者無過汾陽自謂至誠兩字蓋雖無至誠之學而實皆以至誠爲用惟一出于誠心自然故不復有分毫客氣之發東西南北惟上所使功罪予奪惟上所命危地置之而不懼護人傷之而不尤若愚夫然若孺子然天祐其順人助其信功高位極卒孰與京此朱子于易乾九五之大人而謂汾陽足當也歟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重

繩武堂

朱泚犯奉天城危甚李晟李懷光倍道入援圍始解會有譖者不得見天子而令懷光與晟刻期取長安懷光怏怏陰懷異志憚晟騎之請聯軍咸陽西壘未成而賊至晟請先驅破敵死不恨懷光不從而陰與泚通晟懼爲所并上書請移軍別營報未下而中使至晟所晟卽令軍中曰有詔徙屯結陳趨東渭橋而去無何而懷光卽奪兩節度兵以反帝奔梁

州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召扈蹕晟受命拜哭曰若皆從上誰滅賊者乃蒐士繕兵請復京城時懷光泚連兵甚盛晟以孤軍處其中身及將士家屬皆在長安爲敵質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激將士有言及家者則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軍士猶未授春衣盛夏裘褐而終無攜志泚使晟所親以家書遺晟言平安晟怒曰爾乃爲賊間耶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美

繩武堂

斬以徇晟遺懷光書辭甚遜而論以禍福緩其惡而離其黨令改圖立功懷光慚未忍擊之未幾幕下多叛而晟軍日益振恐襲之乃走河中晟遂引兵敗朱泚收復京城屯含光殿前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官掖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内無得通家信大將仁智勇嚴自是不同此時藉口公私室家羣情一動民間無復有嚙類矣

安堵秋毫無犯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步卒攘賊馬立斬之坊民遠者既踰夕而後知王師之入也論功拜司徒中書令爵西平王

韓魏公雖在外然其心常係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雖病不忘國家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泣血終日不食

詹良臣徽宗時爲縉雲尉方臘反有盜霍成富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壬

繩武堂

者用臘年號剽掠縉雲良臣曰捕盜尉職也縱不勝敢愛死乎不論城敗能舉其職雖敗亦榮率弓兵數

十人出禦在縣尉爲尤難爲所執賊誘使降良臣曰

汝輩不知求生顧欲降我耶昔年李順反於

蜀王倫反於淮王則反於貝身首橫分妻子

無少長皆誅旦暮官軍至汝肉餉狗鼠矣此語此

亦不論虛實能伸大義雖虛亦快賊怒齧其肉使自啖之良

臣吐且罵至死不絕聲見者流涕帝聞之贈

通直郎官其子孫

歐陽珣知杭州鹽官縣罷起授南安錄靖康初

如京師朝議割河北絳磁溪三鎮地與金人

講和珣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

寸不可以與人世守大義一層且金人志不在地情

層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其地他日取之直不

戰而與其地他日取之曲事理時宰怒廼以

珣爲將作監丞奉使割溪州珣至城下痛哭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壬

繩武堂

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至此志不可奪到底欲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

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宋趙鼎發判池州時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固守

計都統張林陰遣人納款鼎發知事不濟謂

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

雍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

能爲忠臣婦乎鼎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

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昂發笑止之。及元兵薄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從容堂。

李芾知潭州。元圍日久，芾日以忠義勸將士死。傷相籍猶飲血死。戰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曰：事急矣。吾屬爲國用，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等死守。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彥

繩武堂

有復言者，斬。除夕，元兵登城，知衡州進士尹穀時寓城中。想穀之寓于潭亦與知事不可爲，乃爲二子冠，招鄉人行冠禮。鄉人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必行冠禮以見先人，蓋爲義而死，則其一出于義宜也。然而偉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以酒酹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爲號。飲達旦，乃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

死吾家人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辭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還家殺已妻。子亦自刎。潭民義之多，舉家自盡。忠義相感發一時視

死如歸若此可

見性善之同

明程襄毅公信征川貴時，詔以便宜之權付之。公公自發兵至，凱旋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

畜德錄

卷之十

忠誠

早

繩武堂

事者以爲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懼閭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也？似此敬慎不苟論者曰：此古名臣之心。名臣之言可以爲後世法。

畜德錄卷十

畜德錄卷十一

震澤席啓圖文與甫纂輯

處世

孔子觀欬器喟然歎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謙卦子路曰損之何如孔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繩武堂

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敬謹益甚子路問其故回對曰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之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此身若在安知其免禍也一敬謹而立身應物之道俱得嗚呼世之忘儻偃之恭肆偃蹇之傲者多矣如成回者幾人哉

關尹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

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此爲太明者說不明者不得藉口

漢馬忠成援戒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公正有威吾愛之重之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繩武堂

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教子弟者自當從事聖賢之學不然此爲繩尺矣

兗州刺史王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

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冬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鬬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顏之推曰王子晉云佐饗得嘗佐鬪得傷此言爲善則預爲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匿張儉孫嵩之匿趙岐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三

繩武堂

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至如郭解之代人報仇灌夫之橫怒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爲也如有逆亂之行得罪於君親者又不足恤焉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爲節文耳

只是仁義要認得清楚非仁非義者未嘗不以爲仁義也

程子曰聖賢之處世莫不於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四

繩武堂

者是隨俗習汚而已

敖子發謂苟且而同人將鄙爲鄉原矯激而異人將忌爲怪物惟義從焉而已亦正此意

明道先生曰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

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

是得箇麤糲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

處爲小人侵凌則省躬畏避動心忍性增益

預防如此便有道理出來

故曰不善者善人之資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又憫之世事雖多盡

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除却不當為者則勿事今人却於不當為者忙得不了而不厭其多事所當為者纔去應接便覺煩苦此是甚念

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

康節先生訓子伯溫曰汝固當為善亦須量力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五 繩武堂

以為之若不量雖善亦不當為也

知小而謀大力小而

任重之及禍未必又嘗曰善人固可親未能所謀所任皆不善

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疏未能遠不可急去

必招悔吝也

畢仲游與東坡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諸口

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者

以及著於序記皆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

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

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謀矣

林君復曰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

草莽中荆棘之在衣徐行緩解而已所謂荆

棘者亦何心哉做了荆棘自然刺人只是吾

此處行走既是他不能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

可釋

朱子曰大抵事只是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六 繩武堂

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護得人人道好豈有

此理然事之是非久而自定時下須是在我

者無款

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益有未及省察

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大學所

層工夫是格致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

德可久業可大

張子韶曰天下之事有勢有理勢勝則理亦不

能行乘其勢以行其理則理尤快意不然勢

之方至而吾倭倭惟理之徇雖是非得失自

定於後然一時亦不能遽逆也孟子以理勢皆歸之於天

如何不若待之以久徐徐而後應之為得耳

晁適曰凡世間一切好惡甘苦事把來做喫飯

著衣安排本分合做看便無事稍有厭惡心

更無是處纔厭惡事理便不知錯許多

許魯齋曰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七 繩武堂

亦不可遽處人須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顧

歲晏如何耳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他做毀

譽後段便難收拾不要算到後段收拾當下動搖得去主宰何在

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

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故一

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

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

吾者可量也哉

惟其然也所以古聖賢好問好察問寡問不能

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彼肯盡言吾即從此盡善豈非甚幸

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

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為我盡言之

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

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兼取人善盡聞己過此先儒示人成德之要

吳康齋曰遇逆境暴怒再三以理遣蓋平日自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八 繩武堂

已無德難於專一責人況化人亦當以漸又

一時過差人所不免嗚呼難矣哉中庸之道

也

鄭善夫經世要談曰防身當若禦敵一跌則全

軍敗沒愛身當若處子一失則萬事瓦裂涉

世甚艱畜德宜豫周於德者邪世且不能亂布人以恩而

外揚之則棄教人以善而外揚之則仇

胡敬齋先生曰處事應物不可徇己偏好須省

察當為與不當為當理與不當理

清高太過則傷仁○和順太過則傷義○是以中道

為難當精擇而審處

事事有一定道理○須要見得明○養得熟○應酬之

際方無滯礙

事無大小○所以應之者○工夫既須前定于平○日又須致審于臨時○甚矣其難也○彼輕言應

事者只是無學問

處事之法○正己為先○憑他千岐萬變○順理以行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九

繩武堂

之人之從違不可必也○不可趨時好然順理

處天且不違○況於人乎○故行有不得皆反求

諸已

薛敬軒先生曰○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

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凡事皆當推功讓能于人○不可有一毫自德自

能之意

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

不言○此之謂行○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矣○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

審度時宜而處之○此即是寬平自斯無悔切

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撓○縱使能去惡○已亦

病矣○況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

曰○無忿疾於頑○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皆當

深味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十

繩武堂

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亦弗之信

矣

袁氏世範曰○同居之人○有不賢者○非理以相擾

若間或一再○尚可與辨○至於百無一是○且朝

夕○以此相臨○極為難處○同鄉及同官○亦或有

此○當寬其懷○抱以無可奈何處之

至哉言也○此所謂不治治之○舍此更無別法

耿天臺曰○紛擾中常有寧靜意思○進步中常有

退讓意思。窘迫中常有優裕意思。濃醖中常有簡淡意思。拂逆中常有快活意思。順適中嘗有警惕意思。此非知道者不能也。蓋知道則雖景態萬變乎前而吾自有真常者在。故曰所存者神則所過者化。物至而化於物者則亦物而已矣。是故貴乎知道。

先生駐泗校士筮仕爲理者數輩來謁先生語之曰。今天昭昭耳。蒼蒼耳。人日致虔而默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上

繩武堂

禱之天。不見爲喜。人日皞皞然相忘於覆幬中。天不見爲嘆。何者。天無意也。諸君皆賢者。如因人之慢而故蔽其賢。因人之謹而故掩其瑕。可信無是矣。顧如因人之謹也。而中微有喜意存。則人承吾意而譽言至。譽至而日積焉。或間指其瑕。吾耳將亦或逆矣。因人之慢也。而中微有嘆意存。則人承吾意而毀言至。毀至而日積焉。或間稱其賢。吾耳將亦或

逆矣。何者。有意故也。體勘到此正朱子所謂幹轉也。大學能愛人。能惡人。也只是此處便透徹。不然私心一萌。潛滋暗長。便到好人所惡。惡人所好。不難先輩從政。諸賢法天之道。而母意焉。謹慢兩忘。好惡不作。其或庶幾乎張甬川曰。人心之不齊也。馳騁而多岐者。似能

矯僞而閃儵者。似智。詆人以貢諛導利以間親者。似忠。突梯脂韋。先吾意爲而將順之者。似愛。吾以爲能而親之。則困之。罔也。以爲智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上

繩武堂

而親之。則盲之。罔也。以爲忠而親之。則欺之。穿也。以爲愛而親之。則害之。門也。專一者應而不窮。故至能若拙。沈晦者慮而克審。故大智若愚。利歸於人。義歸於我。道人之善。攻我之不善。此纔是忠正。恐平時心下了。故至忠難合。直而不阿。切而不媚。惟其是不惟其從。是愛。故至愛難親。以是求之。失者鮮矣。

徐養齋曰。人非我安能盡如我意。凡吾一言一

行亦有不_{自當於意者}乃復以是深責過望
於人惑矣自不當意處亦他如是深責過望
否求諸己者密求諸人者自疎

是以君子貴恕也

人居高顯則思卑下之艱難居飽煖則思飢寒
之困阨居安逸則思勞瘁之當休居明哲則
思愚暗之可恕當時時放在念頭上力可及
不要到面前來纔思

而及之求可通而通之亦成已成物之道也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三

繩武堂

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己為君子而使人為
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矣有委曲之
用而無委

曲之迹便

愚嘗謂孔子應佛胎公山之名意中原不欲
往所以云欲往者待小人之道也使人當
子路之言即未免稍露本懷而孔

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為益或議論未合要在

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
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此段相
益更深其或矜

己之長攻人之短麤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
為直挾勝心而憤嫉圯族敗羣為志則雖日
講時習亦無益矣

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麤疎或露才揚己皆是
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若便懷鄙薄之
念非君子與人為善之心矣朋友善不善總
是自已分內事
奈何不反求諸
已轉去鄙薄他

蔡虛齋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一陰一陽也益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西

繩武堂

凡接一切人應一切事皆當以仁為主至於
仁之行不去處便有義以裁之矣故不窮

戚南塘曰應酬繁劇時便動性起厭惡心涵養

學問何在

止要耐心一與他理會俾各得宜不然
便是程子所謂非事累心乃心累事矣

一富人性競直涉世多致怨唐一菴與之語曰

吾知汝心無他但以富人處今之時須屈抑
一分乃得平理如取諸人者以百計當以得

九十爲平。與諸人者以百計。當以一百一十爲平。此正所謂哀多如此則人皆親附得其九以入吾用之之資。棄其一以定吾得之之地。妙語當謹諦假之顏色。溫我話言。體其甘苦。乃是不費之惠。尤其可爲也。其人悅而不繹。果數以事累。

呂叔簡曰。飯休不嚼就嚥。路休不看就走。人休不擇就交。語休不想就說。事休不思就幹。疎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圭

繩武堂

人種種如此種種受害

稠衆中一言一動。大家環向而視之。口雖不言。而是非之公。自在果善也。大家同萌愛敬之念。果不善也。大家同萌厭惡之念。雖小言動。不可不謹。

此有二病。一則不知是非。一則蔑視天下。

處人不可任己意。要悉人之情。處事不可任己見。要悉事之理。

人情要耐心。體他體到悉處。則人可寡過。我可寡怨。

寡怨所全尚淺。寡過所全甚多。一體悉人情。而人亦泯其過。卽此便是己物兼成的道理。

處事要事事妥貼。處人要人人得所。譬之握髮理絲。一莖有緩急。便不停當。體貼最悉

矯激之人。特勝卑庸一等。其害道均也。吳季札

陳仲子時苗郭巨之類。是已。君子矯世俗。只到恰好處。便止。矯枉只是求直。若過直則彼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圭

繩武堂

左枉而我右枉。矯枉只矯世俗。道本無。故聖賢之心。如衡處事。與事低昂。分毫不得高下。使天下曉然。知大中至正之所在。然後爲不詭於道。

嫌疑之難辯也。百口不能自明。君子知辨之難也。避嫌疑。遠疑。使此心如日月。常懸以示人。是謂潔已。是謂自愛。然嫌疑有不必避者。當大任也。遇急難也。此時而復避嫌疑。遠疑。則必大

誤事矣。

只有一箇耐煩心。天下何事不了得。天下何人不能處。

無謂人唯唯。遂以爲是我。我也無謂人默默。遂以爲服我也。無謂人煦煦。遂以爲愛我也。無謂人卑卑。遂以爲恭我也。

此非過疑也。唯唯默默。原非是我服我之道。而必信之人。便是未著何不自信。即是我服我。服當愛當恭者。何若無可自信。即是我服我。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七

繩武堂

愛我恭我無庸也。有可自信。即不是我服我。愛我恭我無不可也。奈何徒爲人所愚也哉。
我益智人益愚。我益巧人益拙。何者相去之遠而相責之深也。惟有道者智能諒人之愚巧能容人之拙。知分量不相及。而人各有不能也。

此猶落第二層的道理。裏多益寡。稱物平施。大智何嘗自見。爲知大巧何嘗自見。爲巧耶。
處世只一恕字。可謂以己及人。視人猶己矣。然有不足以盡者。天下之事。有己所不欲。而人

欲者。有己所欲。而人不欲者。這裏還須理會。有無限妙處。

究竟只一恕字。盡之聖言。豈還有遺漏耶。聖人之已。原是公天下之已。以爲己。不專是一人之已。若己所欲。不欲而不欲。而不同。諸人者。畢竟還落氣質。意見一邊。的。非聖人之所謂己也。公此言。雖未嘗不可以訓世。情若研辨道理。恐聖言正未可輕少。

事物之理。有定而人情意見千岐。萬徑吾得其

定。而行之。但定理亦不易識。必無纖毫之或悞。乃可即形迹可

疑。心事難白。亦付之無可奈何。若惴惴畏議。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六

繩武堂

瑣瑣自明。豈能家置一喙哉。且人不我信。辯之何益。人若吾信。何事於辯。若事有關涉。則不當以緘默妨大計。

余少時曾洩當密之語。先君責之。對曰。已戒聞者。使勿洩矣。先君曰。子不能必子之口。而能必人之口乎。且戒人與戒己。孰難。小子慎之。手段不可太濶。太濶則填塞難完。頭緒不可太繁。太繁則照管不到。此二病。好大喜功者最易犯。

處利則要人做君子。我做小人。處名則要人做小人。吾做君子。斯惑之甚也。只是惟聖賢處利讓利處名讓名故澹然恬然不與世忤

吳懷野曰：不居功故無怨，不輕許故無負。人不輕信故無負我。

輕施者必好奪。善諂者必善驕。施令人喜，不若無奪以叢怨。諂令人悅，不若無驕以招尤。交際以禮，取與以義。此是橋樑所在，無禮義不橋樑如何處世。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充

繩武堂

愆何計乎？人喜人悅哉。

龐順陽曰：凡人忿怒時所行，怒解必悔。故怒時宜自禁，且勿思，且勿言，且勿行。如欲渡者，順風則行，逆則止。怒動風逆，此時行險哉。怒息浪平行可也。故怒時凡所欲為，雖似甚近理，第疑勿信。第緩勿急。蓋此時最不便語言行事，而怒人最欲語言行事，可不畏乎？

所以平日要做穩存工夫，當幾血氣用事，即欲檢點亦措手不及，何況又不檢點。

陳玉壘曰：小人竊當事者之柄，非必事事干宛。欲行其說也，但窺吾意向之所在，時出以誇示炫露於人，其言偶一中，則人爭趨走我之柄，遂為所播弄矣。當事者一嘖一笑俱慎之可也。

道理載在典籍者一定而有限，天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故世之苦讀書者，往往處事有執泥處。至於更歷事變多者，又看得世故太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手

繩武堂

通融而無執，此皆是偏處。吾人當讀書時，要思量泛應，世務庶乎臨事不滯。立體時當思善致其用。當應事通達無礙時，却又要思量據著書本行。達用時還須無失其體。如此方免二者之弊。

利瑪竇曰：以詐待友，初若可以籠人，久而詐露。反為友怨薄矣。以誠待友，初唯自盡其心，久而誠孚，益為友敬服矣。利瑪竇西洋人信天主者。

我先貧賤而後富貴，則舊交不可棄，而新者或

以勢利相依。我先富貴而後貧賤則舊交不可恃而新者或以道義相合。友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情。恐吾欲親友而友或疏我也。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疎而我遂自處於疎也。

我胸中浩浩焉無富貴貧賤之見以遊于世固無不可然人之心不能必其無富貴貧賤似不可少此體察。

胡師蘇曰事無大小只當以理為主然理雖在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主 繩武堂

我所遇之人愚者不知理強者不畏理奸猾者故意不循理則理又有難行處便當審度事勢何如從容處之。此處便有化他的道理事小便宜忍過去寧我讓人可也事大則質之官府告之親友辨白曲直終越理不得自然輸服若恃吾有理悻悻生忿直要儘力作到十分不肯退步容忍。此處便有肆欲妄行的罪過則愚者終不明強者終不服奸者必百計求勝或有理反

成無理矣。古人謂事到七八分即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此處事者之法

親族鄰里所居甚近相與甚久凡生畜之侵害童僕之嚷鬧言語之有觸忤行事之有錯悞其勢必不能無者惟在以心體心彼此相容不必詳責於人只知反求於己方能久處。此居鄉曲之善法然不外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兩項大頭腦若不忍小忿遽生嗔怒或自恃財勢智謀必欲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主 繩武堂

求勝吾恐相報終無了時勢必不能兩存。此往犯此何其愚也人有求於吾力能應則應之如不能當和顏異語告以難應之故而辭之固不可疾顏怒色拒之太嚴亦不可託故延展令其失望。此慢事尤為薄人有過失或素相親厚欲其改悟只宜僻靜處面與其人委曲言之出我之口入彼之耳方

是相愛相成之意。彼亦知感。若向他人聲揚。不已。或對衆面責。彼必不樂。且或強辨不從。更塞他覺。悟的路了。

與人相處。雖貴情意相投。形迹相忘。然亦不可。狎昵太甚。如齒有長幼。還當序齒。分有尊卑。還當明分。內外男女之間。還當有別。笑語戲謔之言。還當有節。勿攻訐人陰私。勿故犯人忌諱。斯嫌疑既遠。而可以久處矣。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重

繩武堂

豈知其相離相怨。甚至相齟齬。相刃。卽在乎此。人之承奉我。誇譽我。必反而思之。果有好处。猶宜退讓。如無好处。而以此加我。必利我者也。必畏我者也。必假此以試我者也。必柔媚小人不顧禮義。而妄徇我者也。侮慢我毀謗我。我必有不是處。或所行雖是。而性氣偏執。不能從容委曲。不然。或疑似之迹。而人不相諒。或傳聞之悞。而人未加察。我唯自責自脩。而

已過此無

王耐軒曰。昔甯嬴識陽處父之剛。以爲華而不實。怨之所萃。犯而聚怨。不可安身。信哉斯言也。大抵好剛之人。必悻悻。悻悻必驕。人驕人者。難乎免於世矣。天壤間善人少而小人多。吾以區區之才。而肆其悻悻之氣。小人如之何。而容我哉。甯嬴可謂知人矣。此處父之死於賈季也。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重

繩武堂

悻悻非剛。孔子所謂慾。亦卽孔子之所謂狂也。在內之病爲慾。在外之病爲狂。小人之量如鍼眼。不能容物。心如棘刺。常思害人身。如屋茅。見事風生。君子遇之一以禮待之一以默包之可也。遠之可也。避之可也。君子之處世。不可有輕人之心。亦不可有上人之心。輕人者。薄狹上人者。疎狂。薄狹疎狂。則客氣常存。而心無頃刻之樂矣。妙我自不受分。可見客氣勝一分。自己便受用一分。世之文

士見愚人得富貴則不惟心輕之而動靜亦輕之見君子得聲名則不特心妒之而動靜亦妒之確天之生物不齊吾當平心酬酢於賢愚之間可也彼徒有輕人上人之心則必為造物所譴確甚余見世之好上人者其遭合受造物一番譴謫此中念頭來去甚折挫知其為造物譴謫者幾何也安得不甚折挫而學問且日損又曷若虛己接物以為進德脩業之基乎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五

繩武堂

以言譏人此學者之大病取禍之大端也夫君子存心皆天理也天理存則心平而氣和平氣和則人有過自能容之矣何用言以譏之哉大抵好以言譏人者必其伎心之重也所以見人富貴則伎之見人聲名則嫉之伎之嫉之之心蓄之於平日譏之激之之言發之於尋常是故君子貴養心焉

此等念頭畢竟拔去病根纔好不然留些根在又將滋蔓是益非但養心先須明理程子

所謂識得仁字便須以誠敬存之

方定之曰齊王好射引弓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顧愷之好自矜伐諸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夫人好人譽已而為所戲弄者多矣苟知譽我者為戲我庶幾佞人可遠耳凡與人有可喜者勿遽喜之也得毋為便辟善柔者乎人有可怒勿遽怒之也才固有不及遇有出於無心苟不平心恕施交之全者鮮矣處小人不惡而嚴宜畏而遠之或有大惡不得不絕亦當不出惡聲非惟避怨亦是厚道善為辭可也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五

繩武堂

洪自誠曰有僧獨居深山山鬼百計誘之或戲以美色或懾以奇怪僧皆不動久之寂然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限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窮也世間一切橫逆皆是難我的山鬼若稍有承認的念頭便受其制縛只如此

僧不見不聞真似野火燒空不撲自滅也

要知此是堅忍之學與聖門自反有別同一
鍛鍊而此只煅煉得不動心聖門却煅煉出
盡性一箇能

君子之出詞吐氣宜和平不宜峻厲和平則理

明而聽者快心峻厲則氣激而聽者逆耳如

韓持國知穎川從彥以狀元判州事每稱狀

元此原不必持國厲聲曰狀元無官耶此亦自後

當改呼僉判從彥銜之又馬涓以狀元判蔡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圭 繩武堂

州亦自呼狀元秦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

未除也既為判官當勿稱之矣涓愧謝之夫

二事一體也一厲聲叱人而人銜之一平氣

道人而人謝之可見盛氣難以服人和衷可

以率物故調和心氣乃應世接物第一著工

夫

一友謂陽明先生曰先生如泰山在前有目者

無不見其高也先生曰泰山雖高不如平地

夫若是平地有何處可見此意極好從古及

今只為著了一箇高字便標異見奇驚世駭

俗壞了多少人品不思泰山雖巍巍可仰豈

若平地蕩蕩難名故學者只以平常心體平

常理行平常事便是不著力中真著力無過

人處大過人也

中庸雖說極高明而道中庸其實能道中庸
正是極高明處古來聖人只盡得平的事而
仰聖人之道者却彌見其高若學道人胸
中先懷了一高字千病萬痛皆由此出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圭 繩武堂

人情反覆世路崎嶇行不去處須知退一步之

法行得去處務加讓三分之功

語云登山耐側路踏雪耐危橋一耐字最有意

味如傾險之人情坎壈之世道若不得一耐

字撐持過去亦不是硬耐過去明理進德
俱在乎此方為不負境界幾

何不墮入榛莽坑塹哉

劉時卿曰二人同舟有所適一人性急晝夜計

程稍阻輒憤懣形為枯瘁一人性緩任之增

食甘寢顏色日澤既而抵其處二人同時登岸此可以為躁心者省矣天下之事幾非在我而不容於取必者躁心奚益哉

倪正父曰凡人所為動輒如意謂之順境所為動輒齟齬謂之逆境順境快意易以壞人逆境難堪久而有益松柏不經霜雪不能堅固有識者遭值逆境則見理愈明學力愈進無識者遭值逆境小則自沮大則失節故觀人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无

繩武堂

當於其處逆境觀之然猶有能決生死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

于宴安之時者甚矣人之難定也

李如一曰王荆公曰莫大之禍起於斯須之不忍一言一動毫釐不忍遂致數年立脚不定又詩云愚濁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欲只作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

凡不忍者皆氣為之只須以理御氣便可使此身此世蕩蕩平平

樂思白曰今人開口說缺陷世界惟能忍耐便

補得一半自古成大事立大功者何人不從

忍耐中來若韓淮陰一生窮困方其漂母進

食即少年胯下亦且忍耐得過及佩大將印

一下齊城便欲自王一時不能忍耐牽基女

子之禍可見能忍耐便得力便可為大將不

能忍耐便不得力便死女子之手是世界原

不缺陷淮陰淮陰乃自缺陷世界古來處缺陷地位者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手

繩武堂

皆應心折此語留侯初欲為韓報讐不能忍耐於一擊大索幾致碎身祖龍直至老人納履教以忍耐法斯能功成讐雪可見不能忍耐幾悞大事一能忍耐卒成自安安劉之業是留侯處缺陷世界而能補者也蓋爭先的徑路窄退後一步自寬平一步便將後步的寬補了前步的窄濃艷的滋味短清淡一分自悠長一分便將淡味的長補了濃味的短孰謂忍耐補不得缺陷也然忍耐之功

全由智識。無智識而妄為忍耐。則是懦弱不

振之夫。世界益為缺陷。要知要知。有智識之忍耐。

是作用。無智識之忍耐。忍耐是頑鈍。

笑罵憑他笑罵。難道也算做忍耐。

聖人處亢之道。便是補缺陷之道。惜古

來之善處。亢者鮮矣。所以缺陷之多也。

黃我素曰。子曰。我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士生

斯世。自少而老。自隱而仕。孰能一日不與斯

世斯人相周旋哉。顧應得其道。我與世相安。

應失其道。世與我相違。惡可不慎也。莊生曰。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韋 繩武堂

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善矣。循理而行便是。

祝無功曰。身其金乎。世其冶乎。得喪順逆。或稱

或譏。無非鍛鍊我者。能受鍛鍊。身與世交益。

不然。身與世交損。

于穀山曰。人之於虺蛇也。惡之而不怒也。其於

虎狼也。畏之而不怒也。夫誠畏且惡也。避之

已矣。安有見虎狼虺蛇而裂眦指髮以必求

一逞者乎。

讀書鏡曰。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郭林宗遭

母喪。淑來脩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

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

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多許其

進也。後淑感悟。終成善士。中常侍張讓父死。

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恥

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矜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韋 繩武堂

宥。夫林宗受弔。感悟凶頑。太丘弔人。克全善

類。只是看轉旋手段。何如耳。雖然。未造兩先

生手段。莫學拖泥帶水。且防墮坑落塹。

又曰。羅仲素云。子弑父。臣弑君。只見有君父不

是處耳。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

以及於僮僕雞犬。到處可憎。終日落嗔火坑

塹中。如何得出人頭地。故每事自反。誠一帖

清涼散也。

纔見別人不是便是自己不是既把一箇自己帶奉他又添却許多不受用

鄒南阜曰善處身者必善處世不善處世賊身

者也善處世者必嚴脩身不嚴脩身媚世者

也賊身而未必嘗有益於身世余不善處世總之

脩身未嚴

脩身處世不要看作兩件何者身之與世其理則一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高景逸曰人生安得事事如意惟不如意事來

不爲所累其權在我可事事如意也無入而不自得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重

繩武堂

童非事
事如意

言語最要謹慎交遊最要審擇多說一句不如

少說一句多識一人不如少識一人若是賢

友愈多愈好只恐人才難得知人實難耳語

云要作好人須尋好友引醉若酸那得甜酒

又云人生喪家亡身言語占了八分皆格言

也

見過所以求福反已所以免禍常見已過常向

吉中行矣自認爲是人不好再開口矣非是

爲橫逆之來姑且自認不是其實人非聖人

豈能盡善此乃孟子自反本旨實要從此進

下傳後世也非但免禍做到大舜地位法天

是自反得徹人來加我多是自取但肯反

求道理自見如此則吾心愈細密臨事愈精

詳一番經歷一番進益省了幾多氣力長了

幾多識見小人所以爲小人者只見別人不

是而已

畜德錄

卷十一 處世

重

繩武堂

丈夫處世卽甚壽考不過百年百年中除老耨

之日見於世者不過三十年此三十年可使

其人重於泰華可使其人輕於鴻毛是以君

子慎之

先生有云莫輕視此身三才在此六尺莫輕視此生千古在此一日分明是此註脚

陳幾亭曰捐煩惱以養身憫愚賤以養福植無

窮厚
德

能長我識能消我過是爲良友但我之取友取

其明長我識者則嘉德日親取其明消我過

者則直言日聞至與人則不然默長其識乃

善明長之恐或以爲暴我所長也默消其過

乃善明消之恐或以爲計我所短也此亦要

何如交誼何如若可明長明消者不妨明與

默並用不然明長明消但可人加于我不可

我加于人不是天此友人與友於人之道也

下同然之道了

道理本天然一定亦有勢窮情極必須從權者

權以濟道之窮窮而得通恰便是道如梁孝王有罪因太后故

畜德錄

不可問田叔遂燒其獄辭此勢窮而從情也

徐庶本惡曹因母爲所執遂往降之此情極

而從勢也執其本然不與情勢遷移則道理

反失矣

狎侮戲諢之來處之者惟不荅而已矣所以不

荅有二道我有所以招者則內自反而更之

無所以招者受之如弗聞也令彼有知當慚

而自止設其無知意亦浸消

以靜息器以談止

朋友有隙能解解之不能解聽之慎毋述彼此

之言不述言往來便一不慎斯鄰於讒人之

構

稱人之惡誠哉薄夫逢人則譽未爲長者謾譽

媚人也揚善愛人也心事懸矣所謂君子者

人有善而樂道之人有美意而贊成之如是而已

何嘗過譽

畜德錄

朋友議論間或有僻見一時難破者苟未至於

大畔未至於害人姑且聽之別處義理大段

分明此僻自解若當時辨論不休或傷交情

無資啓悟歐陽永叔謂周易怪僻非周孔之

書韓魏公與之同在中書經年從不及易歐

公此見畔道不小韓公容之猶爾只爲灼見

其僻之難破姑以全交

畜德錄卷十一

畜德錄卷十二

震澤席啓圖文與甫纂輯

厚德

程子曰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爲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爲善者也○

宋有葛繁者○守鎮江○嘗語人曰○余始者日行一

利○人事○或二或三○多多益善○今四十餘年未

嘗廢人問何爲利○人事繁指坐間○證子曰○此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繩武堂

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余爲正之○若人渴能

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凡可以利益於人者○

隨念隨時○隨人隨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

可以行○惟行之悠久○大小如一○乃有利益○善

不繫責人爲之○亦須度勢○審時○亦須安分○量

力○然不憂爲之○而不可只憂可爲○而不爲耳

讀此能

羅景綸曰○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

好人○願人常行好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爲

奇語○生好人天之常行好事人之常乃使人以是爲願便奇吾鄉前輩

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

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陳先生諱璉○家居甚貧○急於行義○常戒諸子曰○

遇貧乏者○宜隨力賑之○若須富而後行○恐吾

儒終無濟人之期也○

度外之舉○昔人固有行之者○究竟隨力救賑○乃足將不復發○況富而後行人苦

不自足○正不知何日乃是富時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繩武堂

張甬川曰○金玉珠璣○世之所謂寶也○產於殊域

絕礦深淵之中○其勢常不易得○而人往往百

方求之○善之在人○其欲得之○不過一念慮間

此言求之即得而莫有求者焉○豈以善爲不足寶歟○

且觀美之眩目也○玩物之盡心也○奇麗之啓

矇也○寶珠玉者○直甘鴆而嗜毒○不特無益其

身而已○而善何負於人哉○係之身安施之人

悅○推而達之○鳥獸魚鼈咸若○此言得之爲益甚大精光

氣○饒○豈○特○珠○璣○金○璧○然○哉○奈○之○何○是○之○弗○珍○
而○求○彼○爲○也○且○金○璧○珠○璣○人○或○固○局○鑕○以○守○
而○喪○於○肱○齒○攘○於○貴○勢○蕩○散○於○驕○奢○之○子○孫○
求○之○天○下○亦○有○一○再○傳○者○乎○今○夫○善○盜○蹠○弗○
能○取○趙○孟○不○能○奪○積○而○傳○之○垂○裕○百○世○此言得而
守之之可久亦可謂婉引切論矣楚書曰惟善以爲寶其是之謂乎

李仕謙賑施爲務仁心所感羣犬生子交共相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主

繩武堂

乳○或○謂○仕○謙○子○多○陰○德○荅○曰○陰○德○猶○耳○鳴○已○
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

德之有

德不論陰不陰只是遇善端便勿錯過
必要求知固非好善必要避名亦非好善

賈石葵曰積善而望報於天者無福天之於人何嘗望報
施恩而求報於人者無德

呂叔簡曰德脩而不足以動天恩深而不足以
結人皆誠之未至雖然有心動天結人便是

不誠

天不以人之要動而動人亦不以人之要結而結動人還須動之以天結人亦須結之以天
天者何天理也即所謂誠也

袁了凡與陳穎亭書曰我輩平日辛勤刻苦爲
子孫創業者死來皆用不著所可恃以瞑目
而釋然無憾者惟此脩德行義之事而已大
抵人受命於天生來之福有限積來之福無
窮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四

繩武堂

陳仲醇曰晦翁云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
爲事人念念在利濟便是天地了故曰宰相
日日有可行的善事乞丐有日日可行的善
事只是當面錯過耳當面錯過只是心不在此

鄞洞雲張翁甬川文定公之父也公爲學憲時
其廳事僅二楹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楹乃
其叔之居也適叔有宿逋願售公以倍價買
之將重構焉告於翁翁問價幾何以若干對

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潛然淚下兄弟至情自然益發

而公訝問故翁歎曰嘻吾想至日拆彼屋

以豎我柱使汝叔孀何以爲情是以悲耳公

乃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

翁又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手償人去矣

將若之何公曰弟併其價不取可也是父翁是子

乃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

見此而不篤於友愛者殆非人心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五 繩武堂

麻城劉仲父莊襄公大父也與夫人初婚之夕

家尚貧時有偷兒入室公驚起視之乃所識

者公曰是汝耶想以貧故如此卽檢夫人首

飾數事給之曰汝可改業我終不言後夫人

白首偕老常問其人爲誰公曰已許不言矣

及公沒有一族子觸棺而哭甚哀人始疑爲

昔之偷兒而又有善行益媿而改感而化也

莆田林氏之先有字用賓名觀者常待一異

人異人指一佳地曰葬之公卿盛於麻栗慮

君之福德未足以當此奈何公曰吾德則薄

吾福則淺但得此地而與宗族共之豈無一

二足當之者視後世葬親動持某房利某房不利之說只圖自私自憊者用

心何異人歎曰卽此一念福德固甚厚矣遂

指穴授之公取族二十四骸與其親偕葬焉

後生子元美登進士孫瀚曾孫廷棊廷機玄

孫嫌俱官至尚書公累贈光祿大夫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六 繩武堂

高郵張百戶年已邁止一子以公事往淮安歲

餘乃返渡江遇風望一舟浮沉波上有人據

舟背號泣張心憐之呼漁艇往救無有應者

卽出白銀一大錠示之及往救至卽其子也

於此見善端到前不可或失庸詎知非遇救其父母妻子耶萬一行之不果悔恨何極

因父久客不歸奉母命來遠探遇風遭溺幾

葬魚腹父子且泣且慶漁翁嘖嘖歎美

陳成卿謂正德間海盜居民飄溺有操竿在水次者見女子扶一筇飄來手接其筇而置

女不救及啓筭銀環皆原聘物方知
卽其妻也與此事恰是一勸一戒

紹興諸生韓弘儒年四十八除夕妻金氏夢其
亡姑語曰吾子明年重九已不能過金恐傷
夫意秘不敢言惟禱祈爲夫延齡而已韓子
新春赴館主婦卽其表姊進謁見老婢數人
從容語姊曰女大須嫁幸使及時爲偶姊從
之清明館歸訪一宦裔見几上多新傾銀艷
然正色曰兄生長富貴正宜輕財樹德奈何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七

繩武堂

貪小利爲是刻薄事陳成卿謂化百貧賤人
不如化一富貴人富貴
則福易造業亦易仁言利溥良非淺鮮刻薄
則祖宗元氣喪盡寬大則奕世猶將賴之
且如兄意欲九折而銀工侵漁使者取利極
好僅可八五小戶以色銀入市市者必故抑
其色極公僅可算八成兄得益甚微人受損
甚大在人祇損利在兄卽損德算來損於兄
者更大宦裔悵然誓弗再傾端午館歸途次
飯店見一宦僕手持錦袍講息人命百般把

持一語不合杯盤盡傾遂急趨出韓尾其後
至僻巷見奴手裂紅袍韓知其將以激怒主
人也隨往謁其主撫膺垂涕詳述始末指天
設誓宦素服其剛直責奴而遣之陳成卿謂
宦僕非借
壞體面三字無以激怒其主故燈籠亦可自
碎水牌亦可自毀告示亦可自揭小民畏勢
惜身誰敢輒得罪宦家主人
若稍精明此亦何難洞晰七夕前主人宴
師坐有鄉紳自誇清正言某親冒勢爭產批
一揭與被害人到官受責某族冒勢與事批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八

繩武堂

一揭與被害人到官受罰衆賓齊聲讚歎韓
微哂曰禁止冒勢固盛德事然親情族誼亦
不可傷何如溫言受稟詳訊曲直直在親族
則理論進稟者使早屈服曲在親族則理論
借勢者急爲講解如是乃不造業於疏遠亦
不結怨於親族庶得其平耳陳成卿謂刁風
日甚乃有並非
冒勢而藉口求批以作護身符殺人劊者使
人慚憤悲恨謂不幸爲科第之親生科第之
族更不可不知也鄉紳歛容稱善九月初門下士中

式者五人。請館誦師。師訓曰。賢契已進一階。宜益務脩身積德。以祈上達。切勿輕言納寵。以傷糟糠之情。切勿疎遠故舊。以致窮交之憾。切勿多收僕從。以啓生事之漸。切勿過爲奢費。以開妄取之端。諸生唯唯受教。是夜婦夢神告曰。上帝嘉爾夫五次良言。造福廣大。添壽二紀矣。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九 繩武堂

魏時舉北直鉅鹿人。立心仁愛。重義好施。博集羣書。不樂仕進。家多田產。積穀有餘。時值歲歉。穀價騰貴。因發倉廩出糶。價惟取時之半。以周人急。常語人曰。歲凶之半價。卽豐時之全價。雖少取之。而不爲損。物價貴賤出於時。偶然之數。便若己之所有。稍有發。雖族人親故貧。贏。卽滋欣戚。細思良足發。晒。約者更相與周之一郡中。多賴以濟。

朱朱承逸樂善好施。有男婦四人。負豪債三百千錢。督索無償。將併命於水。朱遣僕護歸。且

自往其家。則債家悍僕羣坐其門矣。朱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錢之故。使四人死於水。幸

吾見之。汝亟告汝主。彼旣無償逼之。何益吾

當代還本錢。卽此一念。豈可亟以原券來債。

家惶懼聽命。如數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

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此更值

歲饑。承逸以米八百石作粥賑貧。時爲本州

孔目。是歲生孫名報熙。寧登榜第二人。次孫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十 繩武堂

肱亦登第。著名節。遂爲吳興望族。彼旣無償逼之。何益。此亦眼前道理。無奈世人於此。看不分曉。便生出無數事端。無數禍害。

黃汝楫家富。時方臘賊亂。汝楫以金銀瘞土中。

欲逃避之。忽聞賊掠士女千餘人。拘閉空室。

凍餒之。欲金帛贖還。不爾將殺之。汝楫惻然

曰。我有金二萬斤。可悉贖其命。乃起所瘞之

物。輦之賊。管千人皆得脫。可謂善用其財。

徐孝祥居吳江同里。雖茅屋數楹。而樹石幽勝。一日後園徐步。見樹根一坎坍塌。諦視之下。有石甃啓之。皆白金也。乃亟拚之一毫弗取。義人無有知者。幾三十年。值至治壬戌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耶。乃啓其穴。取以收糴。散給貧人。仁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物盡乃已。女將適人。惟荆布遺之。而於藏中之物。錙銖無犯。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士

繩武堂

徐晞字公孟。起家吏胥。永樂中。由佐貳累遷兵部主事。員外郎。正統初。以會征麓川。督餉功。陞兵部尚書。徐爲人存心愷悌。謹慎有容。少爲吏時。人奉財必問所從來。言出諸已者。十取一二。或云假貸。反以資之。愈盡心其事。有戍絕勾丁而誤及。求脫貧無可餽。乃邀徐飲於家。命麗色妻侑觴。而夫出避之。徐絕裾走。輒夜具文移脫免。不使知。以市德。又有富室

謀鄉人產。誣以人命。不勝拷掠。自引服。徐憐之。密導其訴憲司。而下文於郡。徐核實爲白。其冤而釋之。後遇其人於常熟。邀至家。與妻泣拜。設雞黍。適舉杯。而主人逸問其故。妻泣曰。感君恩。不能圖報。今夕以鄙陋侍公。徐大驚曰。鬼神昭烈。使徐晞爲是耶。速覓爾夫來。則留否則雖夜必去也。婦呼夫還。達旦而別。其爲大司馬時。班躋九列。清儉若寒士。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士

繩武堂

吏胥中有此德器焉。得不躋高位。然正惟朝廷不徇資格。故吏胥亦知所修。教有此人才。嘉靖中。陝西鄠縣王邦相者。携其幼子六兒往投巴縣劉主簿。主簿王姊夫也。不禮會。劉亦失官歸。王乞與同舟。又病。主簿恚之。至潛江。欲下之水。奈何世間有此等人。不得乃推而棄之路旁。父子行乞。學諭任良幹哀之。曰。嗟乎。吾不爲計。將父子同死。誰爲還鄉知若者。此便是細心。遂躬致醫藥。館穀備至。細王病且死。泣數行。

下公曰若無憂吾爲若治後事歸若子乃買地葬立石焉細收六兒於家與弟同臥起令讀書細報書於王之族六兒手模在焉更細或疑書詐其母劉思子垂死見之泣曰吾兒指缺此當是也使次子持金至潛江取子任已行取赴京誠家人王氏來取子無留一錢更細心須看他步細心爲善者所宜取法不然草草作事如何是善至則家盡却其金而厚遣之母得全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圭

繩武堂

不惟使其父子死不失所生有所歸并使其母子得全垂死更生甚矣爲善之所造多也陸平泉雲間人好行方便至老不衰待佃戶尤加厚每誠其子孫及其僮僕曰農夫歷盡四時艱苦方得有此秋成不可不深體恤收租切勿用大斛看米色寧寬一分凡遇水旱多給工本不責其償冬間免荒米務從厚凡佃戶有獄訟有疾病必多方周護之五旬免壽米始加爵則又倍免六旬以後凡得一孫卽

加免租若干故陸氏之佃戶家家溫飽陳成卿曰嗟彼農夫終歲勤動無時得暇合家勞苦無人得寧一遇水旱不時竭盡手足之力固無論矣憂思孔迫肝腸幾碎質典無物稱貸無門工費難求忍饑車水憂勞并集疫痢踵生一至秋成其歉收者苦不待言卽幸有收而還租還債以後室中依然懸磬也然則富貴家最宜加惠佃戶彼竭力養我而忍重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圭

繩武堂

先正重類如是困之乎王文肅公每夏必載家人游各莊以觀力作之苦申文定公每冬常有破格之惠以及鄉農諸尚寶景陽聞佃戶死喪必涕出而助之丁清惠公待佃戶如父子佃戶無不富庶四公皆得平泉遺厚先曾祖龍江公刊字於租斛云出此斛入此斛願吾子孫世世守此斛先祖敬齋公更續題云少收幾斛多收幾代復著爲規凡子孫發科發第者每畝

免米伍斗。彼吳下虐害佃戶者。往往天亡立至。且生前良田幾千。而後嗣不留寸土。厚薄之報較若列眉。莫謂弱肉可欺。而以迫脅爲快。且縱虎狼之僕。以殘我農夫也。此段勸諭諄切懇到。

直爲羣農請命。聞者慎勿更如充耳。

人但知收租之樂。豈知種租如是之苦。卽或平時念之。及米登塲。卽又肆其咆哮剝割。而不之顧。故天下莫苦於農人。然食爲人之所自。生農爲食之所自。出是上天生人。而所以非其者。實爲食之。上自天子。下逮百姓。何者。非其所養。故天下又莫貴於農人。苟不重農。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圭

繩武堂

是昧夫天心之所屬。而自拔其生。生之本也。故賤農者多不祥。重農者必後亡。

沈嘉謨。吳江人。同邑有顧子者。甫十齡。失怙。而

家業頗富。時值倭寇。邑令集諸大姓議餉。軍

大戶謂無如顧子。公獨惻然曰。顧子孤兒。寧

堪此役。衆謂彼僕。豈少公曰。吾正慮彼強奴

挾重役。以欺凌幼主。則家便立破耳。必欲役

顧子。吾願爲之代。直自註己名。軍興幾年。不

累顧子。重役又當軍興之際。人所應任。而猶且曲避者。特以憐孤恤幼。雖業不及。

彼而勇往代。之洵難能也。合邑誦義。其配夏夫人。性亦慈祥。每歲修路修橋。施粥施衣。諸費倍於日用。公有弟上林。嘉猷相慕。悅爲好義。常一日焚二千石米之券。

姚三。非本姓。卞館於懷氏。有女常行窺伺。卞岸

然不顧。一日曬履於庭。女作書納履中。卞得

之。卽託以他事。辭歸。袁了凡先生乃祖怡杏

翁。作詩詠其事。有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夫

繩武堂

李莫相猜之。句卞不受詩。且答書力辯。無此

事。此其用心。蓋極周至。非獨有而不居也。謂爲至德。足以當之。

張彥明。善醫貧者。不受錢。或反周之。富者以錢

求藥。不問多寡。必多與。藥人有請者。必速往。

不計遠近。常雪夜赴人。延請家人止之。曰。彼

病人。輾轉牀榻。可緩須臾乎。一夕城中火起。

周圍燒盡。其居獨存。後子孫俱貴顯。

曹州于令儀。夜有伏盜。獲之。乃鄰舍子也。令儀

歎曰若迫於貧耳今以十千資若生計宜急改行既去復呼之盜怖請死令儀曰貧人夜負十千恐為邏者所疑善心至此真留至旦乃遣終身不為人言

湖廣麻城縣某此公不知為誰惜失父登第後

積宦資千金遣人贖祖產某時方十二歲父語之曰時價已倍原直贖來最便宜子默然不荅徐問曰已賣幾年曰三十年外又問幾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七

繩武堂

家得業曰二十餘家曰小戶得業雜費若干父言推收約若干子又言兒嘗讀大明律一應產業五年之外不許回贖父何不遵王法即此便可知其有門客曰回贖祖產是爭氣事子田汝輩一味阿諛如今父親做了官另買肥產難道不是爭氣何必定要這田父云我立意要贖鄉人敢不從子曰正怕鄉人畏勢勉強贖來有虧陰德即此便可知其父

曰小兒家曉得陰德也好我今算還他一應

雜費罷兒言雜費事小我家要置田易小戶

要置田難如有十畝田的一家合靠十畝田

度日如今付銀另置他只置得五畝了何忍

教他家一半人餓贖者贏了一半價另置者便虧了一半田稚年誰能

及見兒勸父親不要去贖積些陰德以貽子孫

時有老友在坐大加贊勸父默然良久曰兒

言信有理只墳旁田十八畝必欲贖為祭田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大

繩武堂

子又請照時價竟與立契平買平賣勿言回贖即使澤被四海也不過事父亦從之後子十八歲即聯捷以部司擢嚴州守老友以明經貢掌嚴州教厚加噓植兢兢以前輩禮待之教每致感守曰贖田一事荷公從臾免老父過種小子福今正報德時也不審若何稟秀乃早慧能爾奇在便已洞燭事理曲體人情彼不過口舌間弄聰穎者不足道也

瞿嗣興常熟人。慈仁篤孝。路遇遺物。卽訪其人。還之。寒士貧不能支。竈突無烟。瞿知之。持錢二十緡。投窓隙與之。不告姓氏。歲歉。有貧人糴粟。衣不及脛。嗣興受其錢五百。佯忘曰。汝錢。十。百。耶。倍與之。里人有疾。親調粥藥。賴以全活。自少至老。爲善未嘗少怠。年至八十四。瞿故孝子。此不足見孝弟。是爲仁之本耶。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九 繩武堂

邯鄲張翁家甚貧。未有子。常以一罐積錢。十年。鍾方滿。有鄰人犯徒。擬賣其妻。妻生三子。俱幼。翁懼其妻去。而子不能全活也。乃謀諸婦。舉所積錢。代完贖銀。不足。婦復脫釵。奏之。是夕。夢神人抱一兒。送之。遂生弘軒先生。

如是積來。如是用去。乃曾無顧繫。看他甚胸次。

周憲副美。常以父病。禱於神。神託夢曰。汝父昔年。常有稗子之德。年未艾也。憲副不解。達之。父。父愕然曰。吾少時在某公門下。某公與鄰

某不洽。令吾以稗亂其苗。吾懼。干天。又勢弗能禁。遂熟而布之。此事已四十年。往矣。病果尋愈。反善飯數十年而卒。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十 繩武堂

宜興吳願山。門前有坊額。題四省文宗。族有與構隙者。夜間將紙改作一代人物四字。蓋笑其五十而無子也。公知。怒甚。會郡守係同年。往訴其事。守曰。此事無證據。且卽使實其罪。年兄無子。彼笑自若。須急爲種子計。使鳳毛麟趾。濟濟一堂。則今日肆誚者。愧死無地。且免無後之悲。公曰。弟留心房術。不惜重資。購奇藥。厚儀。招方士。二十年來。竝無效。奈何。守曰。誤矣。房術不如心術。若欲種子。除非樹德。此郡守不知爲誰。可謂善於納諫。方今歲稔。正天假之緣也。有數善兄。可爲之一查。小戶官銀欠兩數。以下者代完。一小罪追贓三兩。以下者代完。一各城門設粥廠。一族屬姻黨朋友貧者。量親

疎厚薄餽之粟一給佃戶工本米每畝二斗

一收掩道路遺骸一迎名醫施藥救疫一修

造門外各處板橋一置贍族田若干畝此皆

者所當爲之事非獨果行此數事定然天賜

麒麟公欣然拜謝曰此真種子方也惜聞教

晚次第舉行亦難得此來年即得二子鄉試

中式公猶及見

萬曆丁亥湯割爲災丁清惠公慨然以拯救爲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主 繩武堂

任令家人用米易布布加市價米四升費積

儲千餘石又修築田野圩岸以備旱澇民不

事以計丈給米費積儲六百五十餘石明年

戊子歲益饑殍骸載道公於宅西蓋大厰

盡出倉米煮糜其中就食日不啻萬人老稚

不能赴者移米飼之洎歸田耕作又按戶給

粟至秋旱魃愈熾復賑饑民於水次算船編

號照號敘幫計幫輪米食指更倍春時冬月

互寒災民赤體就僵公出所易布佐以木棉

人給青布二疋花四斤俾製絮衣於此見公

不減陶通計散米一萬二千四百餘石布三

萬四十疋花六萬八十斤戊申復大澇公合

臺省疏請賑貸且檄吳楚無遏糴發官銀四

路轉輸復罄已橐廣濟又發家廩一萬五千

餘石行賑蘇松嘉湖四郡甲子歲淫雨經月

災荒烈於戊申公復散米約三千石蓋公至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主 繩武堂

此已四賑矣時本邑額征已蒙朝議改折而

貧民丁口及下戶瘠田祇一二畝者凶荒不

能完納公復出三千金代償不足即鬻產以

補弗惜也只此事及始者市布築岸便已爲

公德量之大也

旋菴子謂好義者世固不乏然或稍捐餘潤

即沾沾自得若夫孜孜汲汲日以施濟活人

爲念累千累萬至老靡倦孰有公此可以得公大槩矣

公置產必詳訪來歷遇有兄弟交爭或即舅相

爭及子盜父業主占奴業者必正色以倫理諭之從容解紛使其相安

他人即知其故拒之而已誰能有此

關切念頭此處便行賴以和好者甚衆每置

了不知多少實德

一業必謂家人曰爲人占不得一分便益況

棄產得產苦樂大不相同須曲體之

聞公之交易銀

必足色法照納官一件交足看曲三年以後

有求加者必應其請曰范文正三買田宅吾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重 繩武堂

以田售客曰得同宗業恐滋後累公曰祖宗

一脈即使不得其產亦應周急吾正欲借此

以伸厚誼又何傷哉一進士門生好以刻薄

謀產公貽書訓之曰產業將貽之子孫須得

之光明待之寬厚斯可垂之久遠

以此行已即以此化

人若以產業爲冤業非惟爲子孫作馬牛直

爲子孫作蛇蝎耳

凡置產者宜一自省

戒之戒之又以扇寫古詩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

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進士慚服不敢復橫

殷元河南劉理順少年鄉薦久不第家貧樂道

讀書神廟聞哭聲甚哀問之乃一人出外七

載不歸其母年老貧甚欲賣媳以圖兩活得

遠商十二金晚即隨商去姑媳不忍相別耳

劉聞之急呼其僕曰汝可將我家中銀十二

兩來僕曰家中乏用止有納糧銀數餘兩劉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重 繩武堂

曰汝弟與我因作一書內稱其子之語言離

家七年已獲利五百餘金十日後便歸先寄

銀十二兩等語

此豈果於爲善直有神助耶

覓人送至其家姑媳將銀及書以告遠商商知其子尚在

且即歸遂取銀退婦而去踰十日其子果歸

所得之銀及所行之事悉符前書母以問子

子駭甚但曰此神憐我也每日合家拜謝天

地而已

顏光衷曰：足衣食者不知寒餓之苦。菜色時既
不經意，及見臥病道塗者，又以爲危篤，不能
復振，坐視其死，卽或有心慨歎焉耳。不知緣
餓得病，病既不能求乞，則愈餓愈深，此不過
一二斗米調護累日，此機斷不可錯便能求赴，既能
求赴，便有生意，或乘其菜色將病時早救，尤
妙。便可不病若得數人共結一會，置一空屋，積草
薦其中，以貯貧病者，便可不乞使免風餐土宿之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五

繩武堂

患則調養易，愈寒天尤急。弟須得一善人以
掌管之。此人正極難得，非好善之難，好四門
善而有才幹足以濟事之難也。有此則天札者鮮矣。充之而四方有此，則旅
魂絕稀矣。均是人耳，我輩若生非地，便是這
等樣子。此便是一幸得自足，又欲享豐席盛
爲子孫計，長久而眼前救人一錢不捨。自己則子
孫尚且要顧他人，則當身竟不知水火盜賊
任其死，只是不能一體看顧。疾病橫災皆能令我家業頓盡。守財何益，豈
惟不能及子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五

繩武堂

孫并未必稍稍福分，亦是天地庇之。豈一儉
爲此身有，稍稍福分亦是天地庇之。豈一儉
畜錢癖所能致然。俗語有云：大富由天，小富
由勤。原未嘗云由慳也。若
慳吝，恰是一旦身亡，只供子孫酒色賭蕩之
資。於是一擲足救千命者有之矣。何如積德
邀庇於天之爲厚也。此理至明，銅臭染身，直
不思量到此耳。細思量
查道幼時，沉疑不羣，以詞業稱。淳化中，赴舉，貧
不能上親族，哀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
友呂翁家。翁貧，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襄
事，道傾囊中錢與之，且爲其女擇婿，捐財資
送。又故人李女爲婢於人，道爲贖之，嫁士族。
縉紳甚服其行。
宋劉岑常帥維揚，有舊同僚之子，以父未葬爲
請。岑問買山幾何，磬盤幾何。其子歷歷具陳。
岑曰：此某之責，密遣一親信人齎數百緡往。
其家辦具終事兩月而回，方與其子言遣之。

歸岑語人曰觀此子之氣太爽得錢必不以
親人親爲重此一事不了終爲我輩累不若留之
而爲之畢其事先友之志酬矣此非憂後日之復須損資
爲累乃憂亡友之不近見不肖子弟每每以
即歸身黃壤爲累也
父母喪藉口請求親故得人財物隨手浪費
而父母之棺置之若棄乃知岑之所爲誠智
者之事而仁者之心也

宋魏揆之與人交嘉其善而救其失後進以禮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壬

繩武堂

來者苟有寸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至或嘗
其好名則蹙然曰使夫人而避此嫌則爲善
之路絕矣元程思廉與人交有終始或有疾
病死喪問遺賻恤往返數百里不憚勞仍爲
之經紀家事撫視其子孫其宗族尤盡恩意
好薦達人物或者以爲好名思廉曰若避好
名之譏人不復敢爲善矣

但若誠懇爲善好名避名何處著纖毫是念

王文康公父訓誨童蒙必盡心力脩脯不計每
與同輩論師道曰天地君親師五者竝列師
位何等尊重童子一師事我則終身成敗榮
辱俱我任之若不盡心竭力悞人子弟與庸
醫殺人等罪又喜爲童子講孝弟故事曰學
者先心術而後文藝先敦本而後施仁如孝
弟有虧雖才華震世不足重也晚年生文康
公人以爲善教之報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壬

繩武堂

師以成就人才爲道若計脩脯是志在脩脯自己先不長進何由長進弟子
杜環金陵人父一元與主事常允恭友允恭死
於九江家破母張氏年六十餘無所歸有告
之曰安慶寺譚敬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母
如其言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因至金陵訪
一元而一元死久矣母服破衣兩行至環家
環方對客坐見母驚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
爲至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

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
母抱衾寢母此在閩中尤難母問其子平生故人環
曰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
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
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
後歲饑骨肉不相保環購帛令妻為製衣衾
自環以下皆母事之父友之母而能如此傾心事之委曲周至且使內外上下同然此是何等行義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五 繩武堂

環私戒家人順其所為勿與較母有疾疾環
親烹藥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為贊
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幼子伯章
泣謂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
可不早往見伯章第領之歸半歲乃來是日
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為不
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伯章
見母老恐不能行竟語以他事辭去不復顧

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將死舉
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
孫咸如杜君亦可謂善頌善禱環具棺槨殮殯之買
地葬之歲時祭其墓云

周必大字子先初監臨安府和濟局局門內失
火延燒民家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侍吏曰
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為民
必大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死後必大試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五 繩武堂

博學宏詞科至京師寓班直家一日携小冊
自外至借觀則鹵簿圖也悉錄記之入試以
此命題中詞科第一名歷官宰相

蔣仲學曰馬封翁者閩縣馬尚書森之父也翁
年五十始得一子不啻掌珠命童子抱撫不
戒而墮於石頭顛蓋粉立仆翁出廳事間覩
所抱子忽仆懼夫人出必立殺童子杖下亟
命童子馳走謂吾子命所遭耳若豈有心殺

吾子奈何一時立死二命非吾福也明年復舉一子頭顱血痕點點者七狀貌依然前子再舉則尚書公森矣當其倉卒告變人情處此卽鬱童子肉猶未愜際此時而委婉遣僕卽此仁慈一念上可以格蒼穹而洽鬼神雖然翁底童子時豈有倖福心嗚呼必無倖福心而後可以膺厥福也福由德致德由誠立

不痛己子之死而轉懼童子之死此處天理如何體認翁固曰若豈有心殺吾子己子之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三

繩武堂

死於無心童子之死則將有心殺之矣此痛子之念不勝其懼殺童子之念而妙在當機粹應則固知天理之具於人心者其體至足其用至神他人不能若是只無如其汨沒

耳

吳次魯年五十餘有子國彥已受室矣自念孱弱欲父更舉子以爲宗祧計請於母母語次魯魯曰貧家有子已足安用多爲母子乃私罄衣飾置一妾比入門羸然病婦也遂迎醫治之病氣已劇僉云不治但急賣猶可得直

母子深自悔責令原媒改遣議二十金聘次魯知之曰我旣爲人誤安可復誤他人且此妾在吾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所得不過二十金安忍棄之竟留其妾具實以告買者還其直而去妾自是病日愈平復如舊後舉一子而國彥卒以病終

陳成卿謂仁言諄如出自滿腔生意有生之德者必有生生之慶信哉

全琮字子瑾錢塘人父柔常使琮齎米往吳市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三

繩武堂

易吳荒旱琮將米散給士民空舟而還白父曰所利非急而吳民方有倒懸之難故賑給之父大喜琮仕吳封錢塘侯

琮之所以不失於義者在所利非急不然未易輕言救濟而不顧其親也於古人此等事皆須看出無偏弊之道來

趙明甫名仁美授蒲縣令有一女未適人欲於屬邑中選有德行學業者配之未得壻先爲女子覓一女使一日命婦庭忽涕淚令曰何

故女曰某姓王父常爲此邑令某生此縣中因喪父母不覺涕淚交下令問其父曰名德麟令思之乃是親戚因慘然曰何至如是女曰卅角之時遭兵革亂離被人掠賣至此令乃謂其妻曰我女不憂不嫁遣且輟吾女奩具先嫁之聖賢用心亦只乃以爲姪女而擇邑客有善者先遣是女

范純仁知慶州餓殍載路官無穀以賑公欲發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重

繩武堂

常平封貯粟麥賑之州郡官皆不欲曰常平擅支獲罪不赦公曰環慶一路生靈付某豈可坐視其死而不救衆皆曰須奏請得旨可也公曰人七日不食卽死豈能待乎諸公但勿預吾獨坐罪耳居官者可以如此任事猶見盛時景象或謗其所活不實詔遣使按時秋大稔民謹曰公實活我忍累公耶晝夜輪納常平迄按使至已無所負矣若在後世無論輪納不如數或卽毫無負猶將追論其罪

問范忠宣擅支常平爲救荒也衆何故以爲不可潘麟長曰無他係官情重故坐視人之死而不救非有所憎惡於環慶生靈也忠宣獨任其罪而不欲衆預真刀鋸鼎鑊是甘之念卒之民不公累而輪納無逋感報甚速人奚不爲忠宣之爲哉

蘇東坡自儋北歸卜居陽羨有士人邵民瞻從

學於公公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重

繩武堂

樂邵爲公買一宅直緡五百公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旣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一婦人哭極哀公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公泣自若公問嫗何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來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公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卽公以五百

繙所得者也。因再三撫慰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券對嫗焚之。呼其子翌日迎母還舊居，而不索其直。
雖以是居還嫗，而公則固已居天下之廣居矣。閱此等事，覺浩浩落落，通天壤古今，無障礙。

曾魯公亮布衣時，遊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

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

色愧。公曰：「若弟言之。」旁舍生顧視左右，歛歔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三

繩武堂

久之曰：「某頃官於某地，以某事用官錢若干，

吏督之且急，家無以償，乃謀之妻，以女鬻於

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之訣。此所以泣之悲

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色，衰愛弛，則

棄為溝中瘠矣。孰若與我？」

妙在此處謀甚切，至似真欲得其女。

旁舍生曰：「不意君之厚貺小人如此。且以女

與君，即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數倍。」顧某業

已書券納直，奈何？公曰：「弟償其直，索其券，彼

不可則訟於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錢四十萬。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俟君於郭門之外。」旁舍生如公言。商人果不爭。至期攜女以往，而公之舟去已三日矣。
視公此去，不啻飄然若登仙者。

鍾離瑾宰江州德化縣，將以女歸許氏。一日諭

胥役市婢隨行。翌日胥與老嫗引一女子來

問其何許人。嫗設詞以對。女受嫗囑，亦不敢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三

繩武堂

言遂留之。一日鍾君視事歸，見女涕泗有戚

容，疑被詬杖。詰之曰：「不然。某之父亦曾宰是

邑，不幸與母俱亡。時某年五歲，無親戚相倚

育於胥家十餘年矣。今明府欲買婢，故胥以

某應命。見明府視事，因追念先人不覺悲也。」

鍾君大驚，呼胥嫗訊之。果然遂戒家人易其

服飾，養之如己。出書抵許，告緩期將輟資奩

嫁焉。許復之曰：「君侯能抑己女而援人之孤

予有季子願以為配安事盛飾哉雖鍾離德義所感然

許之高情正復不讓此所謂明庭載一半去矣卒以二女歸許氏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

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參軍鞠之

錄事常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

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或為元謀或

從而加罪皆應死富人不勝榜楚自誣服具

獄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為得實若水獨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事詬

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

曰一家父子數人俱論死豈可不少留熟察

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應上下皆怪

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

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

曰安在若水因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獄情之不可不

盡其誠也如是故易於中知州垂簾引女奴

字曰君子以議獄緩死

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此處自然

識父母否然不用垂簾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

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

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

某滅族知州曰推官之賜非吾也不貪其人

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

得之我何與焉不矜其功其人不得入繞牆痛哭

傾家資以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冤死者數人欲為之論奏其功若水固辭曰

若水但求獄事得平人不冤死耳論功非本

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

何地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

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

誤何謝也看古人自處處於是遠近翕然稱

之

宋袁昇鄞人初為郡小吏於通判廳勤謹無失

之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元

繩武堂

參知政事

夫婦年五十無子。其妻資遣往臨安置。妾既得詰之。則故趙知府女也。籍四川。父沒。鬻女爲歸葬計。昇卽送還其母。母泣曰。計女聘財未足充歸計。費用且破矣。昇徐曰。患難相恤。聘財悉以相奉。旣不給願。願囊贈之。昇歸告其妻曰。無子命也。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婦哉。只是理見得透。傾囊之妻曰。君設心如此。天必佑之。明年生子。詔舉進士。理宗時爲

石臯守定州。唐縣人王八謀亂。書其縣人姓名於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其籍詣州發之。臯主鞠治。是時冬月。臯抱籍上廳事。佯爲頓仆。覆其籍。爐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爲首者。餘皆得釋。

李文達公賢父爲富商。載棉花停邸寓。有臨江三商以三百金易之。舍旁火發。延燒無遺。三

商大慟曰。本罄難歸。非死卽行乞耳。李聞而呼之曰。貨未及舟。猶爲吾物。物失價存。理宜奉還。此理本若大路。人自蔽於利耳。且吾本尚厚。公等本薄。失之無以資生。吾不忍見也。取三百金盡還之。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早

繩武堂

羅文毅公倫。永豐人。年三十舉於鄉。赴禮闈時。僕於途中。拾一金鐲。行已五日。倫憂旅費不給。僕曰。無慮也。向於山東某處過樓簷下。遺一金鐲爲我所取。可質爲費。倫大怒。欲親齎付還。僕屈指叩頭曰。往返必誤場期。倫言此必婢僕失遺。萬一主人拷訊。因而致死。是誰之咎。吾寧不會試。不忍令人死於非命也。竟返至其家。果係婦遺面盆。而婢誤投於地者。主母疑婢竊取。鞭笞流血。幾次尋死。夫復疑妻有私辱罵不休。妻亦憤怒投繯。賴人解救。倫至出鐲與之。舉家感激。親鄰觀者稱歎無

不以狀元祝之急行至京已二月四日倉皇

投卷竟得狀元及第

不顧己之功名而懼人之非命必欲救之此種念頭正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安得不為天下第

一人

明正德間江西舒翁遠館湖廣歲底歸里路逢

一婦哭甚哀問之答曰夫欠官銀十三兩有

零賣我以償吾去則兒失哺必死故悲耳翁

為惻然曰我同舟皆江西塾師各出一兩足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望

繩武堂

完汝事矣徧告皆不應翁遂盡捐囊中所有

與之未至家百里糧盡

前途資斧家中薪木豈翁之所不知然而

救人念切竟不復顧何其勇也眾湊銀買米翁無有人爭非

之中有憐而食之者翁亦不敢飽及至家呼

妻曰吾饑二日矣速炊飯婦曰無米翁曰借

之鄰家妻曰借已多專候汝歸償之翁告以

捐金故妻欣然曰如此則吾有家常飯可同

飽也賢哉遂往山中採苦菜和根煮爛同食一

飽既寢夜聞窗外有神呼曰今宵食苦菜來

年產狀元後果生子即芬也

此與朱軾為田夫捐脩金償青苗錢事同急人之難而出於貧不能自給者其事尤難其

德尤大

念菴羅公清介歸囊無一錢道經蕪湖有楊賈

犯重辟願獻千金求解抽分項東甌欲以此

為公壽公力却既而思曰若是則此賈不得

活矣項君必以我故而不脫之獄

古人思慮之周如此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望

繩武堂

乃移書謝項因潛為之解楊賈得生亦不知

為公力也

崑山陳氏有叔姪兩封翁隱德竝茂叔號古逸

常泊舟丹陽河下暮有女擲金數錠蓋女有

約而誤擲也已知其誤遽入掩門明晨起訪

其家見商與主相爭蓋金係商物疑主欺負

耳古逸即慰曰金固在弗失某夜起如廁見

盜踰垣出將執之盜擲囊去為是停舟欲訪

實奉還。卽入舟取付。還金而又不明姪號新言其故何厚也。

安常以二十金買民房屋主已遷將拆移他所起檻得銀三十兩急呼其子以券還之曰

爾因逋重不能守業今吾得爾父藏金義不敢私除券上二十數尚有十金可作農本安

居樂業吾自另覓他房一鄉義之

陳重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數十萬債主日至煎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知厚辭謝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聖 繩武堂

之重曰非我之爲當有同姓名者

嚴植之性慈仁常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醫藥死爲棺殮殯之

人也又患難人所共有何分彼我但在後世則收留一不知來歷人且至於死則奇禍踵

道至此可勝浩歎又緣柵塘行見患人臥塘側問之云姓黃家本荊州爲人傭賃疾篤

船主棄之於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願終身爲奴以報恩植之不受遣以資糧

遺之

明神宗時閩人蘇夢暘司南都官獄聞前司獄

孫一謙之賢詢其所行事一老卒曰孫君則

善矣然官竟何如夢暘曰善則善矣何官之

云位無大小總須把得喪於是盡舉一謙所

爲踵行而益戢獄卒不使暴虐其囚又恐其

夜虐之而莫之知也則監置一鑼令曰有虐囚者同監鳴此不鳴者同罪獄中肅然但能盡職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聖 繩武堂

聖

繩武堂

便有其他踐更稽察撫恤病苦法甚備郎中沈琬常指獄戶語曰此故生死獄也蘇司獄

去吾不敢繫人矣列在末員而能使長上如此推重豈非人貴自立

舊時囚有死而無爲收葬者率置竇中羣犬恣食之夢暘惻然適料囚米有餘卽白視獄

諸曹郎請爲櫟以待死者諸曹郎大是之相率白中丞丁公賓丁公喜甚益發衣絮諸物

令夢暘給施諸囚未幾轉粵東守禦吏目去

丁公太息曰。吾署司寇。惟有王郎中紹先及蘇司獄耳。惜也。紹先死。而司獄又遠遷。於是特獎夢賜資遺之甚厚。王郎中乃萬曆十九年所舉。天下清苦。以風百僚者。今丁公以夢賜竝稱不其榮乎。

王與常得楊氏別業。有祖隴在。欲徙之。公歎曰。彼以全產售人。而不能守此三尺。吾不忍也。不聽其徙。闕其垣。使四時祭埽焉。

畜德錄

卷十二

厚德

望

繩武堂

沈少參寵宣城人。卜一穴。與師歎美。不置。及啓土。見有遺棺。與師欲棄之。水寵心不忍。與師云。失此吉地。豈能復得。卽不忍棄之。水更擇地埋之。何如。寵又不可。亟命掩之。懼復有發掘者。爲立碑以識焉。

沈字內。何處。非地。乃與已葬人爭此尺。寸。總之不從。吉凶禍福。繫念胸襟。便大。

畜德錄卷十二

畜德錄卷十三

震澤席啓圖文與甫纂輯

度量

韓魏公曰。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

以小人處之。非以其爲小人。而薄待之也。德感量合。自有許多道。在故曰當求處之之理。

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一

繩武堂

氣是氣不平。否伊川先生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明快。氣勝便量狹。要知量勝氣又未嘗不也。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故至多不盈。至少不虛。可以。

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二

繩武堂

性證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學業品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叔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為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是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卒至殺身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使動一也。

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三

繩武堂

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有何可動。此程子所以以定性示人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無地，亦是識量不足也。林君復曰：屈己者能處眾，好勝者必遇敵。欲常勝者不爭，欲常樂者自足，有限之器，投之滿盈，則溢。太虛之室，物物自容，靜躁寬猛，視量之如何耳。夏原吉德量闊厚，人莫能及。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終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嘗不自學來。四德萬善，何者不從學來。敬軒先生曰：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第一要有渾厚，包含從容廣大之氣象，只觀其氣象便知涵養之深淺。

不涵養何從得此氣象
涵養又要從學問來

接物大宜寬宏如行曠野而有展布之地不然
太狹而無以自容矣寬宏雖小容物實是自
有餘地此理昧者却多
也故曰長者之懷汪洋而無涯徧人之情刻
覈而繁瑣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卽生物不暢茂其勢奔赴
溪谷合輳回環者卽其中草木暢茂蓋高峻
直截者氣散走難蓄聚故生物之力薄回環
蓄德錄 卷十三 度量 四 繩武堂

合湊者元氣至此蓄積包藏者多故生物之
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卽水急而魚鱉不留淵
潭深則魚鱉之屬聚焉以是而驗之人其峭
急淺露者必無所蓄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
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沉者則所蓄必多於物
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此雖
有天資然者然當看前者程子之言還須學力學
不專是學古事歷鍊便自長進夏忠靖公
所言是也善學者觀於山水之間亦可以進德矣

道大無窮盡無方體聖人體道無二其量無所
不容又安有滿時耶

綠雪亭雜言曰或問書云有容德乃大言有量
也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言有
勇也然則量之與勇將奚從乎愚曰凡橫逆
之來祇逮吾躬者固當弘量以容之如藺相
如謹避廉頗之辱李沆不較狂生之訕呂蒙
正不問朝士之名可也若事于天常人紀之

蓄德錄 卷十三 度量 五 繩武堂
大當裁之以義豈容姑息如舜之誅四凶周
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誅少正卯漢高祖之斬
丁公是皆發於義理之勇也謂之無量可乎
所辨在公私此最爲精核只看湯之於葛始
也雖從其祖先起見然而食牛羊不問奪酒
食不問及後殺是童子乃不得不正其罪此
則一人一事而前後包容與奮武各異其用
者亦以公私苟徒以姑息爲事不知以義裁
之小如胡廣馮道之頑鈍無恥大如魯莊公
宋高宗含垢包羞忘父兄不共戴天之讐是

皆見義不為無勇也。謂之有量可乎。義當包
容不得
藉勇為以狃私義當勇為不得藉。易曰包荒
包容以廣公亦總惟義所在而已
用馮河包荒量也。馮河勇也。知易之道其知
勇與量之用乎。

李夢陽曰。大人以天下為度。書云。其心休休焉。
其如有容焉。言度也。論相者曰。鼻吸三斗醋。
腹內好撐船。亦以度言也。相必言度者。以狹
人氣勝也。氣勝則偏。偏則窒。窒則曹。天下之

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六

繩武堂

務大人恆澄明。澄明則鑒物也。今人但知宰
相包容。不知包容中有鑒也。大學休休有容
原從格物致知
來。不然模稜胡塗。亦謂天下之度可乎。

呂叔簡曰。論理要精詳。論事要剴切。論人須帶
二三分渾厚。若切中人情。人必難堪。故君子
不盡人之情。不盡人之過。非直遠禍。蓋以養
人體面。而留其掩飾之路。觸其悔悟之機。亦
天地含蓄之氣也。

施。惟為朝廷除新去逆。當夫根蒂深固。宗社所
關。不得不用力以挽回之者。此又不可解。

區區與人較。是非其量與所較之人相去幾何。
與分過。幾較便

聖賢之量。空濶事到胸中。如一葉之泛滄海。一升

葉亦未
曾粘著

世間無一處無拂意事。無一日無拂意事。惟度
量寬弘。有受用處。彼局量褊淺者。空自懊恨。

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七

繩武堂

耳。

吳懷野曰。其心厚者其福厚。其量弘者其福弘。
日計不足。歲計有餘。

劉時卿曰。孟子三自反。後比妾人為禽獸。是猶
未免英氣太露。不若顏子犯而不校。為得萬
物一體之意。朱子曰。犯而不校。蓋是他分量
大有犯者。如蚊蟲過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
校耶。此猶是孟子見解也。西銘二句說得好。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顏○子○不○校○之○意○益○如○此○
此說看得最的然不校兩字中還有許多以
談相感以德相化的道理在非但置之不問
已而

方○定○之○曰○士○任○天○下○之○重○所○貴○者○量○何○以○養○量○

曰○識○何○以○廣○識○曰○窮○理○理○明○則○識○進○識○進○則○

量○進○量○進○則○福○進○

天下莫精於理又莫大於理愈精
則愈大故識以之高而量以之廣

洪○自○誠○曰○鳳○鸞○曠○世○希○逢○而○鵲○鴉○無○時○不○有○芝○

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八

繩武堂

蘭○栽○培○不○茂○而○荆○棘○隨○地○皆○生○可○見○凶○頑○之○

種○蕪○穢○之○類○天○地○且○不○能○盡○去○之○況○於○人○乎○

故○君○子○之○於○小○人○上○則○以○德○化○之○使○虎○狼○革○

其○毒○性○鵲○鴉○懷○以○好○音○次○則○以○量○容○之○使○虎○

狼○隱○於○山○林○虺○蛇○藏○於○澤○藪○纔○是○天○地○生○成○

德○量○若○必○欲○搏○擊○而○誅○鋤○之○何○以○為○君○子○

唐虞之於四凶始未嘗不化以德及夫德不
能化而後投之四裔亦是以量容之也使遇
小人合下便懷一必不相容之心激其不善之
能以德化而且堅其不善之心激其不善之

氣○福○斯○大○矣○

沈○幼○宰○曰○昔○秦○穆○公○寬○盜○駿○之○人○而○飲○以○酒○楚○

莊○王○泯○絕○纓○之○迹○而○宥○其○愆○趙○盾○餉○餓○夫○於○

翳○桑○袁○盎○贈○侍○兒○於○從○史○其○初○皆○施○恩○不○報○

之○地○而○後○賴○以○解○圍○脫○難○施恩不報四字須
諱著若屑屑焉嗟

其報而為之便善○哉○唐○說○之○言○曰○活○人○於○死○

者○必○捨○生○以○徇○危○榮○人○於○辱○者○必○盡○節○以○雪○

恥○詩○所○謂○無○德○不○報○也○夫○酬○恩○報○德○非○庸○衆○

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九

繩武堂

所○能○固○千○百○中○之○一○二○僅○垂○史○冊○者○而○乃○得○

之○盜○賊○乞○丐○淫○穢○之○徒○則○是○盜○賊○乞○丐○淫○穢○

之○中○間○有○賢○人○君○子○存○也○予○偶○閱○說○苑○載○此○

四○事○而○揭○之○以○為○學○者○養○量○之○助○總不出夫
子寬則得

衆一語

陳○幾○亭○曰○小○富○不○能○自○容○其○資○小○貴○不○能○自○容○

其○位○以○及○智○勇○者○不○能○自○容○其○才○潔○廉○者○不○

能○自○容○其○節○有○所○樹○立○則○不○能○自○容○其○文○章○

事業凡此皆器小也。器小由於識淺。識淺由於不學。知名勇功。認為身有。執此則器不得不小。勲華事業。所性不存。知此則器不得不大。大學而識性。則參天地贊化育。皆我性內事。而又何矜何伐之有。動華事業。所性不存。如正須見箇分曉。事不容外。性以為事。性又不容執。事以為性。識得性分。隨其所遇。以應之。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無損。無加云。故識性之就甚焉。而又何功名富貴之足云。故識性之人。則器不期大而自大矣。識性之大而無大。

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十

繩武堂

則亦無器之可言矣。此所謂不器。索性說與大故。大莫加有大。則即桶於有而不得為無加矣。

不靳利世俗之量也。不與物競。君子之量也。舍己從人。聖人之量也。量本是一容字。推其根乃是一舍字。粗之舍貨財。精之舍意氣。益精之而自舍其功能。

四時行。百物生。造化何嘗一日無功用。又何嘗一日還留在。

隋文安憲侯牛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

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惟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韓魏公琦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一日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為一吏誤觸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

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十

繩武堂

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胸中本不曾有。又何曾見為無。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王文正公旦有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祀家廟。列百壺於堂。弟皆擊碎之。家人惶懼。公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但攝衣步入。其後弟忽感悟。

呂許公有子數人。皆知富貴。而不定其孰可當國。乃俟其齊集。令婢以一筐盛玉甌茶。齊餉。

之既還詐跌於地。甌皆碎。諸子闕然有自責罵之者。有馳以語父母者。獨公著凝然不動。許公乃曰。此子真宰相也。後果然。

徐文貞歸里。徧名親故。飲一人取席間金杯。藏之帽。公適見之。席將散。主者檢噐亡其一。亟索之。公曰。杯在勿覓也。此人酒酣潦倒。盃帽俱墮。公卽轉背令人仍置其帽中。只此一端。想見前輩之厚。

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主

繩武堂

彭季長就舉時。持金釧數隻。栖於逆旅。同舉者過之。請出釧爲玩。有墮一釧於袖者。衆驚索之。季長曰。數止此耳。客將去。其墜釧者致揖而釧露。倉皇愧謝。彭曰。子偶誤耳。若出有心。定固執之。豈至露哉。要看此等酬對。俱來得。天造地設。所難尤在倉。

李問能此。衆服其度。

劉調父曰。楊鐵崖避地松江。常有貴遊子。旣破產。流落海上。數踵先生門。一日竟持先生所

購倪雲林畫去。左右欲發之。先生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爲介耳。非盜也。

又曰。吉水羅公循會試時。身故貧。一日亡其囊中。屬褐同舍生。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給公訪之。比入坐。故探其囊。出褐示公曰。是不類君家物耶。又持褐端手。識相辨。公趨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彼醉語耳。同舍歸。謂公奈何失褐。不認。公曰。不然。吾失褐不甚損。彼張惡名。

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主

繩武堂

尚得爲士人耶。楊鐵崖之贈畫爲介。徐文貞之置杯帽中。皆是意也。遜謝不及。

丁清惠公偶買田三百畝。內有荒墳數畝。家人請退還之。公曰。我得二百九十畝。利代賠十畝。糧折甚易。彼已棄產。又累賠糧。吾心何忍。竟不與計。又買一房屋。原主竊去裝修。公曰。吾正欲易以新者。恬弗追究。

公有云。棄產得產。苦樂不同。須曲體之。於此見公之曲體者矣。

宋就令梁邊縣與楚鄰界梁楚之邊亭皆種瓜

梁人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稀灌其瓜瓜惡楚

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人於

是夜搔梁亭之瓜多焦死者梁人覺之亦欲

報搔楚亭之瓜乃訴於就就曰惡用是構怨

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福之甚若吾教子每夜

為楚亭往灌其瓜勿令知之梁人果如就言

及楚亭視瓜則皆灌矣瓜日美楚亭怪而察

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五

繩武堂

之始知為梁亭人楚聞之大悅以告楚王王

愧告吏曰此梁之陰讓也讓而陰行尤足感

亦如之乃謝以重幣請交梁王故梁楚之歡

由就始也

一往灌而不惟搔瓜者息并兩國俱以交歡甚矣德感之非小也

丙吉為相寬大好禮讓掾吏有嗜酒者嘗從吉

出醉嘔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

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

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

何武刺楊州時九江守戴聖治禮經號小戴行

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豈有大儒而行

治多不法者何其不知儒也及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

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

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

為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

子賓客為盜逮繫聖度子必死武平心決之

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五

繩武堂

卒得不死聖慚服自是武每奏事京師聖必

造門謝恩

王丹光武時徵為太子少傅客初有薦士於丹

者因選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慚懼

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

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然則因彼相累

而遂絕之者不信薄耶獨奈何自處于薄更為設食相待如舊

班超章帝時為將兵長史使西域鎮撫于賓衛

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小昆彌以下錦帛。邑始到于賓。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趙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趙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趙忠。乃切責邑曰。縱趙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趙同心乎。令邑詣趙受節度。詔趙若邑任在外者。畜德錄

不應其慢甚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所戒。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理明故量大。識得人情透。亦是理明。又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憤憤。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憤憤矣。後敏坐事繫獄。眾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孫權遣陸遜討丹陽。山越平之。山越既平。遜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遜後詣都。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遜豈可復毀式以亂聖聽乎。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誠為佳吏。自然雅意養民。但在今人。則祇知修怨尋仇。豈復上顧君下念民。只惜其為佳

吏而薦之耶

崔暹言於文襄宜親重邢邵。邵不知顧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痴人耳。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痴也。

與王太尉稱美萊公事可參觀

戴至德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爲左僕射。人有所訴。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其本末。理直者密爲奏。終不顯私恩。由是當時多稱仁軌。

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大 繩武堂

爲解事僕射。嘗更日聽訟。有姬詣省。至德已收牒。姬乃復取曰。初以爲解事僕射。今乃非是。至德笑還之。人服長者。

天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諧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諧者名。只合只如此開交。更無第二箇法。從來聖賢處事。所以爲至善者。也不過適還他的事理。天

后深歎美之。

婁師德深沉有度量。人有忤已。遜以自免。不見

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爲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

妙絕令人何處更萌矜心競氣

郭子儀握兵處外。而魚朝恩短毀於內。常使人竊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見代宗。唁之。卽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今人發先臣墓。此天譴。

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大 繩武堂

非人患也。如此取變何變不孤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子儀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

唐穆宗時。錢徽典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以書囑所親厚士及揭榜。無所親名。文昌私怨之。譖徽不公。坐貶。或謂徽當奏其書。徽曰。事

苟無愧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

當其不從所囑早已看破得喪故能綽然餘裕

唐賈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內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

大義服人

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更善後圖

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子

繩武堂

軍府遂安

唐李訓鄭注遺宦者田全操等六人分詣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召還京師全操追忿訓注之謀揚言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時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至脯乃定

檢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于儕

類中見人有所訾未曾應對候其言畢徐為辨曰此皆衆人妄談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曾於廣坐被人訾罵席上愕然徐起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必與言

狄武襄青為副帥一日與孫沔宴有劉易者亦與坐易見優人以儒為戲乃勃然曰黥卒乃敢如此甚至詬罵不絕口俄擲樽俎而起時

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子

繩武堂

孫沔觀武襄氣色自若不少動言笑愈溫易歸方自悔而武襄已踵門求謝矣

無端受人毒罵不惟

不以為無禮而反往謝過古人大度真不可及

宋仁宗時文彥博為首相時張貴妃有寵伯父張堯佐驟除宣徽使御史唐介力爭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彥博知益州日造奇錦通官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帝怒甚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

忠憤所激死且不避何辭於謫帝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子方適以見滯公之大故帝怒益甚聲色俱厲蔡襄恐禍不測趨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自是美德伏望全貸遂貶介英州別駕而罷彥博知許州介直聲動天下後文彥博與富弼同

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圭

繩武堂

相士大夫相慶於朝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彥博因言於帝曰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中間雖有風聞之悞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名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公雖窮極富貴而謙下接物尊德樂善如恐不及云李沆爲丞相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生卽訕怒隨馬後肆言曰

居大位而不能匡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謝人言久妨賢路能無愧乎公於馬上踧踏再三曰某屢求退奈上未允不敢去耳終無忤意非胸中真箇謙退不道他不是者那能如此抑抑自下踧踏再三亦可謂善於摹寫呂蒙正拜相之日入朝堂有朝士於簾下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旣而同列欲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若一知之終身不忘不如勿問也此尚欲詰未詰故公如是止之其實卽知之亦何害浩落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圭

繩武堂

慶曆中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卽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慚不出慚者便勝却乃夫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欲求一別且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此更足愧死鼎臣

韓魏公琦帥武定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拂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王太尉薦寇萊公爲相寇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

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西

繩武堂

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讀者宜下一想當此如何作對恐幾回想來究未及上由是益賢太尉公對之善也

文正公在中書寇公居密院偶中書有事關密院事礙詔格寇公持以聞上上以責旦旦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譴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得之忻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寇公大慚中書又偶倒用印寇公

勾吏人行譴他日密院亦倒用印中書吏人呈復亦欲行譴文正問吏人曰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譴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云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公蓋能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旦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有狂生在一亭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耶遂以所持徑擲

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孟

繩武堂

旦中其首左右擒之將送京尹旦遽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

百姓之安堯舜猶病居高位者不當以此自安但當以此自責誠能自責則地望愈崇報稱愈難人言安得不虛懷省納

富弼常謂子孫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睦族處事尤爲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何事不辦少時有人罵者佯爲不聞人曰罵汝弼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弼曰

天下無同名姓者乎。此等理路亦人所知其如當下不能猝應此無他只是不明由明而誠斯無是矣其人聞之大慚為宰執時雖布衣謁見必以禮。

范忠宣公純仁初罷相伊川先生相見責之曰。曩者某事相公合言何為不言。純仁謝罪。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為不言。純仁又謝罪。如此連責數事。純仁皆謝罪。非伊川不能如此相責非忠宣不能如他日伊川偶見純仁劄子一篋凡責此不矜

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宋

繩武堂

純仁所力言者皆已先言之矣。要知伊川於此亦無所施何者不知故相責在伊川亦是道所宜然然不與伊川辨一詞度量不可及也。

陳忠肅瓘在言路知無不言然彈擊未嘗及人陰私蘇丞相頌在杭州日有士人以私事囑公公不聽其人後當言路乃懷忿極口詆公或勸公上其曩日請託書劄公笑曰。計人之私吾豈為之。胡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

學校費錢數十萬未幾罷去羣小肆謗皆以滕公用錢不明同僚皆不肯書其簿公於坐中折之曰。諸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有不臧何不早告俟其去乃爾訐之。豈美事乎。此特滕公受謗胡公為之力持其是非容人之過也然不欲以過加人則其能容人過可知。一坐大慚噫。若三君子者非甚盛德何以有此彼訐人之私形人之短者可以戒也。

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宋

繩武堂

廣州古成之結廬羅浮力學不倦作詩多驚人語登梁灝榜第二預聞之有張某嫉居其上乃召成之飲密置啞藥酒中比黎明臚唱成之啞不能應上怒扶出或勸自明其事成之曰。司命有定非人所能與也。置藥酒中似乎正使司命有定若或使之也眾服其量。

王武恭公德用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巷婦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樞密出鎮又貶官知隨州士皆

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事言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總是君國念切自然物我見忘於是言者終身以爲媿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惟韓不顧凝如平時徐言曰無忿疾於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語最看得理破忿非治頑適以助頑而況己之所失已多人

蕭德錄

卷十三

度量

宋

羅武堂

謂其有家學蓋魏公之後

張平以供奉官監木務於彭門時郡吏有侮平者數輩後悉被罪配京窯務平子從式適董其役見之以語平平名至第爲設酒饌勞之曰公等不幸偶罹斯患慎勿以前事爲念給以緡錢且戒從式善視之時人稱其寬厚不懷

舊怨且更加厚洵屬人情所難

耶律楚材與咸得卜有舊怨咸得卜諧於宗王

曰耶律中書令率用親舊必有二心宜奏殺之宗王遣使以聞太宗察其誣責使者罪遣之屬有訟咸得卜不法者太宗命楚材鞠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誘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讐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

江陰徐晞由縣吏起家爲兵部郎時同官一主事少年科甲每向胥曹輒罵狗吏意以辱晞

蕭德錄

卷十三

度量

宋

羅武堂

晞坦如也未幾主事沒晞爲棺殮送歸人愈服其長者于此等事一一證忠史玉涵曰人

自薄我自厚自處地步甚高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晉侯亦將弗逆叔向曰不可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與此同一局度

金忠於人有片善必稱之雖有素與公異者其人有他善未嘗不稱也里人有數窘辱公公

爲尚書時其人以吏來京師懼不爲容公薦
用之或曰彼不與公有憾乎曰顧其才可用
奈何以私故掩人之長

夏忠靖公冬時出使至館晨發命館人烘襪誤
燒其一館人懼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請罪
公笑曰何不早白并棄之而行館人感泣在
戶部時吏污精微文書驚懼肉袒以候公曰
汝何預焉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入便殿請

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手 繩武堂

罪云臣不謹筆污精微文書此與周子先失火自誣同意

尚書楊公翥性最寬厚或侵其基址公有詩云
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些也不妨鄰翁生
兒恐驢鳴驚之賣驢徒行又先人墓碑爲數
田兒戲推仆守墓者奔告公公曰傷兒乎碑仆
可憐兒傷有不活之理宜問之特急曰否公曰幸矣爲語諸兒
家善護兒勿驚懼

先生爲脩撰居京師鄰家有失雞者指其姓而

罵家人以告先生曰坊市中不獨我一家姓
楊又一鄰居甚隘兩至必從先生家出外甚
受其污溼之患家人復告先生解之曰晴乾
日多雨落日少至理只在眼前人自見不到徒爲俗情所逼窄煩惱耳

蔣恭靖公瑤浙江歸安人性寬厚未嘗一忤於
物守揚時出市有兒放紙鳶因落公帽左右
欲執之公曰兒幼勿怖也市婦瀉水樓窓誤
濺公衣縛其夫至公叱左右去之或訝公太

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手 繩武堂

襄公曰我非好名婦誤耳夫則何辜真公爲
御史時南行舟泊石佛閣有一野僧狀甚潑
野大肆罵詈舟人膚慙以告公如不聞少頃
復罵詈如故舟人復以告公假寐不應卽命
放舟次日一主事亦泊舟其僧以侮公者侮
之遂筆楚僧詰奏被逮詢之乃國族也後問
公所以忍者公曰以一僧而妄誣吾輩必有
所恃可輕與較哉量固雅亦微甚智里有惡少潘姓

者以牆址小差俟公出加以惡聲公曰無論爵位卽以少長論之恐非禮也仍諡以禮卽愈見諱惡讓還其人大慚而退他日公爲大司空鄉人以商至金陵顧先施之其人惶恐伏於牀下昔人以量擬滄海若公者非歟

王華號海日陽明先生父也有以同年友事誣之人勸其一白荅曰某吾同年友若白之是吾計其友矣是焉能免我哉竟不辨後陽明

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圭

繩武堂

先生復官京師聞士大夫之論甚爲不平欲具疏奏辨此亦先生初作宦時事後海日馳良知既徹自不復有是念書責止之曰汝以是爲吾恥乎吾本無可恥今乃無故而攻發其友是反爲吾一大恥矣人謂汝智於吾吾不信也天下事大約有箇恰好的本分本分外纔添著便是惡受人之誣究竟是誣便是本分必舉其人以使之不誣不更添出事端公之所謂反爲大恥者是也或曰實有於其人何謂添出曰在我本分則爲添出了於是遂止不復辨

水能受物之污以潔物而又不自失其潔公亦猶是矣

張莊簡公爲御史時年二十七巡按山東初抵臨清文廟行香偶一酒家酒標挂低掣落冠帽左右驚懼公恬不爲意命取冠拂塵戴之而去如未嘗有此事者明日州官鎖押酒家詣公乞罪公徐語之曰爾所居是上司過往之地今後酒標須要挂得高些真同家父子州官勿督責之密

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圭

繩武堂

劉調父曰太宰屠襄惠公滿部堂燕居令辦事官奉硯時公新衣白綾甚澤其人誤傾硯汁狼藉公衣頓顙請罪公曰去去與劉文饒羹端衣汚可浣鄉有柴姓者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聞於公公但呼而戒之曰汝爲吾子置汝父何地耶法有明禁自今慎無復爲此動之以天倫申之以王其人頓首而退法只二語何等懇到陸儼山曰友人王瑄字瑩中江浦人與定山莊

孔賜同里。常往來定山之門。爲余談白沙陳公甫來訪定山。定山拏舟送之。有維揚一士人同泛數十里。士人素滑稽。是日極肆談鋒。盡衽席褻昵之事。人不堪聞。故以是爲二老困定山。怒不能忍。幾至厲聲色。迨明日。餘恨猶未已。白沙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之。

毛碩知曹州。有書生投書於碩。辭涉謗訕。僚屬

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畫

繩武堂

皆不能堪。碩延之上坐。謝曰。使碩常聞斯言。

庶乎寡過。士論嘉之。

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願聞已過者。當如是。

淮陰強富。平生持身謹慎。接物謙和。值元旦有

一小人逞酒辱罵。富閉門不理。家人及鄰佑

皆爲之不平。富曰。當此佳節。誰不飲酒。醉後

發狂。人之恆情。若與之較。何無量也。

陳眉公曰。吾鄉徐文貞督學浙中。有秀才結題

內。用顏苦孔之卓語。徐公批云。杜撰。後散卷。

時秀才前對曰。此句出楊子雲法言。上公卽於堂上應聲云。本道不幸。科第早未曾讀書。先輩只是一箇真。真便有許多妙處。遂揖秀才云。承教了。衆情大服。

王崇文任兼將相。而平居被服儒雅。風度夷曠。在武昌方閱騎士於踴塲。旁屋數十間。忽崩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爲。崇文指揮號令。說事不失常度。竟亦不問。

畜德錄

卷十三

度量

畫

繩武堂

畜德錄卷十三

畜德錄卷十四

震澤席啓圖文與甫纂輯

名節

劉向立節篇曰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義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于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一 繩武堂

死亡而曰吾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義

之不立名之不著士之恥也恥字提得姦子曰知恥近乎勇

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士之所恥者天下舉

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

不與焉非必真箇舉世皆忠皆信皆廉只是吾不得與於忠信廉便無以自立於

天下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

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天下至尊者道

至貴者德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

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後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二 繩武堂

可以濟難矣

抱朴子曰夫節士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

屈也不能使人不辱之而行猶在我也不能

使人不擯之而操不可改也

憎正所以修吾之道辱正所以彌吾之行擯正所以堅吾之操總是自己功能所在若把

作人憎人擯人

唐武后時二張驕寵合朝奴事之獨宋璟剛直

不爲之禮太后常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

皆位宋璟上易之心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且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三綱淪九法數之時須賴此等風節其所扶植不小諸張積怒常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又常奏昌宗召相士相已有天子相包藏禍心當斬后曰已經自首

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居第何得尚預朝政不見產祿之事乎直奪兒邪之機有布衣韋月將者告三思宮掖事帝命立誅宋璟請付吏帝怒岸憤出曰敕卽誅何請璟曰不訊恐竊議者愈多帝益怒促如詔璟曰請先誅臣不然臣終不奉詔公之立朝何日非忘其身者蓋璟於人主權倖無絲毫屈而卒不能害也玄宗時以璟爲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在途不與思勗交言上聞之乃益重璟時王毛仲有寵百官爭附之毛仲嫁女上問何須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卿不能致者一人必宋璟也明日詔宰相詣之曰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性老而彌篤然以功名終公雖未嘗受害然論世者正不得以死生禍福置優劣元次山與王及書曰人生不能師表朝廷卽當

老死山谷彼區區於財貨之末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鐘鼎亦何顏受納方自喜其力之所致又何何顏

有之

李德裕曰或曰自古名節之士鮮受厚福豈天意於善人薄耶余曰非也夫名節者非危亂不顯非險難不彰免鈇鑕全性命者尚十無一二況福祿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嬰楚毒父母妻子怡然安樂則天下之人盡爲之矣何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五 繩武堂

貴於名節者哉

也。不必說得如此偏枯。只是名節自與厚福不通。古之君子享富貴福澤者其氣節未嘗或失。要其志趣亦原不在富貴福澤也。

尚書李公擇風度凝遠與人有恩意而遇事強毅不爲苟合初善王荊公荊公當國冀其助而詆之乃力於他人荊公常遣旁諭意曰所爭者國事盡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蔑親況朋友乎自守益確士論以此歸之

張戢爲監察御史累章論王安石安石舉扇而

笑戢曰戢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

者不少矣趙抃從旁解之戢曰公亦不得爲

無罪抃有愧色金孝章曰世事亦迭相非耳

迭相非卽迭相笑然而決有定時不以一朝

換却萬世君子誠畏其定也萬世之下令人齒冷

能轉相笑之否

胡致堂曰古之君子不苟就不俯從使去就從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六 繩武堂

違之重在我而不在人在義而不在利在此

庶乎招不來麾不去足以取信於其上矣

林君復曰外重者內輕故保富貴而喪名節內

重者外輕故守道義而樂貧賤愛親者保其

身愛君者輕其位其事君以位而愛君者却輕其位蓋愛無二用纔愛位便不愛君且纔愛位便不盡其

窮不易操達不患失非見善明用心剛者不能

也

溺愛者受制於妻子。患失者屈已於富貴。大丈夫見善明。則重名節如泰山。用心剛。則輕死生如鴻毛。

不臨難不見忠臣之心。不臨財不見義士之節。

昔人有云。金以火試。人以財試。

朱晦翁先生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善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七 繩武堂

辭受出處。特其大者。須知凡事皆然。

張南軒先生曰。名節之稱。起於衰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事著見。不靳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靳乎殉名。而其名隨之在已。初無一毫加意也。名節從學問中出。不。至。把名節做一件事。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有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嗚呼。亦小矣。然而名節之

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單把名節做一件事。便。此不能無弊。然所救寔多。使併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為國矣。無氣節。便無人物。無人物。便不成國。西漢

之儒者。予甚病之。蓋自董相申公。教人之外。自餘往往以佔畢詁訓為儒。無復氣象。上焉既不能推尋問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其亦何所貴於儒也。考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致之。自高帝鄙薄儒生。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八 繩武堂

文景則尚黃老。武雖號為表章。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適足為害。至宣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為一時貴尚而後勉耶。氣節吾所自有。學問吾所自能。何必因人。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為事。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歆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

取青紫之言況他人乎蓋其習俗胥靡之陋

一至於此宜乎王莽篡竊之日貢符獻瑞一

朝成羣而能自潔者班班僅有見於史也故

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

風在上者原當風起天下使上不能風起而

專賴在下者之自立勢必不振而國家亦

其報而中世以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

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變益有足尚

者矣至於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羣奸竝起睥

睨神器未敢即取者亦一時君子維持之力

也俗自朝廷成之效亦朝廷收之然使朝廷

能用其人則諸君子何至如此受禍而朝

廷之收效尚大今僅以名然則名節之稱在

君子則爲未盡而於國家亦何負哉蓋不可

不思也

袁樞淳熙中分修國史章惇家力求潤飾其傳

樞曰吾爲史官法不隱惡寧負鄉人不可負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九

繩武堂

矣

金孝章謂負公道即自負其心也曲筆徇人

人之愚卒不可護而吾之羞亦不可贖董狐

狗而不奪也薛敬軒先生曰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

名節

人開口皆能談禮義論名節及見利必趨見勢

必附又不知禮義名節爲何物也

世俗通病所以學者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十

繩武堂

士無氣節則國勢奄奄以就盡西漢之季是也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軟

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

消矣

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當決意爲之

不可因人言以前却而易其守

雖由在上獎激寔須自己剛斷獎激

就舉世風氣說剛斷就本身志行說魯公希文自幼舉動異常兒稍長肄業邑庠攻

苦食淡篤志經史。雖祁寒盛暑不少休息。常書。蔽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之語於座右。毅然以清操自勵。

吳康齋曰。患難中好做工夫。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然學力淺者。鮮不爲所困耳。嗟乎。梁棟之具。非經風雨冰雪。安能勝其重哉。陳白沙先生曰。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土

繩武堂

此亦借喻則然其實藩籬不守其中或猶有存者若名節與道初非二物名節喪而道卽隨之更從何處姑止頓著

武林張恭懿公名幹。釋褐觀政都察院。其時王廷相爲臺長。一見卽器重之。延坐語之曰。昨兩後出街衢。一與人躡新履。自灰廠歷長安街。皆擇地而蹈。兢兢恐汚其履。轉入貫城漸多泥濘。偶一沾濡。便不復顧惜。居身之道。亦猶是爾。倘一失足。無所不至矣。雖謹始尚須慮終而善終

尤須謹始。涓涓不絕。將成江河。公佩服其言。終身不忘。

魏莊渠答黎世謙書曰。聞兄備嘗險阻。固天所以玉汝也。松柏不歷冰霜。幾與凡卉無異。大丈夫歲寒之節。正須受得摧挫。挺拔出羣。纔有根器。可致遠大。

鄒南阜曰。昔余侍諸長者講席。西昌陳兩湖符卿年八十餘。涕而語諸君子曰。末路難持。九仞功虧一簣。可見諸長者曰。先生才名一先輩如此。兢兢到底。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土

繩武堂

世意尚爾爾。吾師乎。吾師乎。是時未知其言之痛。今老而益知言之有味也。夫松柏之亭亭也。參天浴日。非飽霜露。其不爲風雨飄搖者。幾希。

陶石簣曰。予少時常聞長老爲言。成弘之間。醇醲質茂。其仕者多恥而自重。奉職約己。谿刻嚴峭。固然而已。而無翹桀自喜之志。當是時。其廉者如積冰雪於大冬千里。一色無以著。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主 繩武堂

白修飾之士也其憂愉廣狹抑何懸哉

從來世道盛衰士風厚薄於此約略可觀
呂東萊先生謂西漢武宣以前諸君陰有以
養直節之氣不沮不挫而自任以消其犯上
難制之銳故其人亦不以所長自矜而無矯
激之名東京以節義為尚後世遂
獨以節義之名歸之亦是此意

郭文通慶都人嘉靖末以掾為碣石衛經歷時
征賊伍端諸將皆敗獨文通大開城門使卒
環侍持滿以待賊熟視不敢動尋遁去居民
賴之後屢討賊有功擢至肇慶府同知嘗語

見其潔清不肖者雖力足以紛華猶側匿縮

而不敢出其士節之美如此厥後趨背稍

異賢者居其間已若峨嶺之炎雪高寒之氣

逼心脾立毛髮人所驚望而已或亦不勝其

翹然之心如此便不惟不為異己者所敬畏
而轉為其所嫉惡又且有翹然自

負之念則禍
之來也必矣蓋成周盛世在位者皆有羔羊

之節退食委蛇愉愉衍衍而其後世若北門

大夫佗僚迫仄寄懟於室人之交謫此皆潔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主 繩武堂

人曰吾有三不寶官也錢也命也此俗所謂
然世之所謂癡漢古之所謂貞臣義
士從古乎從今乎此亦特易辨者

呂叔簡曰財色名位此四字考人品之大節目

也這裏打不過小善不足錄矣自古砥礪名

節者兢兢在這裏做工夫最不容易放過

此四字為人品大節目則三綱五常之謂何
蓋三綱五常之謂所以不能盡道者只坐此四
件塵網再打不破若力破此四者則其於三
綱五常又豈有不足觀者耶世亦有恬淡寂
寞似於此四者蕭然無累而綱常倫紀究多
所虧者然此則不近人情者其亦少矣且愚

以為此等人究必有坐病處如陳仲子財色
與位或不為念彼只為一廉字而然則豈不
為名根未斷者耶但坐一名字病根則財色
與位又豈得為真斷種子者耶特亦矯耳

高景逸曰古人何故最重名節只為自家本色

原來冰清玉潔著不得些子污穢纔些子污

穢自家便不安此不安之心正是原來本色

所謂道也今人都將道做一件事物安頓了

自家以外一切不管反把本色真性弄得頑

鈍了馮道也只是箇頑鈍
難道馮道將算做有道不知這箇道是

甚麼道

可見不是外面把箇名節兩字來撐持此身乃是自家本分風光只要硬著兩肋做去可入坑塹裏去受盡苦沈此段好局面此段好風光白白地喪棄不知為著甚事孟子曰是亦不可以已乎

氣節而不學問者有之未有學問而不氣節者若學問而不氣節這一種人爲世教之害不

淺○若無氣節是甚學問

從氣節做出氣節未是學問從學問做出但見學問不見氣節了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五

繩武堂

學者以名節爲本門戶修潔然後升堂入室

許名奎曰炙手權門吾恐炭於朝而冰於昏借

援公侯吾恐喜則親而怒則讐傳變不從趙

延殷勤之喻韓稜不隨竇憲萬歲之呼袁淑

不附於劉湛僧虔不屈於佃夫王昶不就移

牀之役李繪不供麋角之需窮通有時得失

有命依人則邪守道則正脩己而天不與者

命守道而人不知者性○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貴我以吾義○

吾何嫌乎哉○寧爲松柏勿爲女蘿女蘿失所託而

萎○茶松柏傲霜雪而嵯峨○

劉向說苑曰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

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

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

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曾子衣弊衣以

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

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于人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六

繩武堂

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

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

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

其節也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

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

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此語

以欲其受而謂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

之恐未爲得也子思曰彼聞之妄與不如遺

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孔奮守姑臧。雅持清操。或笑曰。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苦辛耳。奮安之不顧。後隴蜀旣平。河西守令咸被徵。財帛車馬。彌滿川澤。惟奮無資。單車就路。清風穆如姑臧吏民及羌胡相謂曰。孔君清廉。盡其報德。遂相率斂器物。追送百里。奮謝之一無所受。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七

繩武堂

金孝章謂彼貪得不休者。不過身家念重。究其所爲。子孫謀亦未必遂。建於不拔。是足笑其苦辛耳。愚謂只爾時財帛車馬。彌滿川澤。好箇大不受用。以視單車就路。儵然自適者。何如也。

管寧字幼安。少與華歆同席讀書。門外有乘軒者。過歆棄書遽往觀之。寧恥之。而割席曰。子非吾友也。東漢諸君子真又常與歆共鋤菜地。遇金寧揮鋤不顧。歆則捉而擲之。漢魏之際。居遼東二十年。匿景藏光。嘉遜養浩。魏明

帝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之。不受。家貧好學。一藜牀五十年。當膝處皆穿。

郭永知大名。太原帥。宴享豪侈。苛取諸縣供給。大名民富。其斂尤急。永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卽什一而取。亦何嘗不存於恤。以資豆觴之費。仁者忍爲是耶。脫不獲命。令有投効歸耳。帥不敢迫遣。卒數輩號警盜刺諸縣。短長游蠹不歸。莫敢迂。永械致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太

繩武堂

之府。府爲併他邑。追還。

嚴宗爲上高簿。受代。漕使以試官缺。留宗校文。寓蕭寺。有富家子。因寺僧致懇。許以五十萬。錢宗笑曰。可請其人面議之。翌日來謁。宗叱之曰。三歲大比。公卿由此而出。汝不潛心力學。乃欲以賄進乎。他日朝廷安用此鄙汚之夫也。不以賄進者。猶恐其以賄敗。而況又導之耶。朝廷用人所宜切戒。其人慚退。宗亦卽辭僧行。

張子韶曰以血氣爲我者方其壯也立名立節

似若可觀及其衰也喪名敗節無所不至矣

血氣之不足恃也甚矣惟學問克已轉血氣

爲理義則窮而益堅老而益壯矣

下面處學舍事便是

此語或曰陳仲舉顏魯公不聞有聖人之學

也而暮年之節炳然不衰如此何也曰此皆

有聖人之資使其有聖人之學則在周公之

列矣吁可仰哉或問子韶先生幼年處學舍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九

繩武堂

正當苦寒衣衾不備終夜看書不已每至達

旦鄉里富人或以衣物見惠力辭不受或不

得已受之乃以與同舍之貧者此豈其情耶

先生曰士處貧困正是用工夫時節若不痛

自節抑則貪欲必生廉恥盡喪工夫安在孟

子曰士尚志志之所在豈可爲貧困奪了於

此時下得工夫則器局漸漸涵養覺大

只是

塵心呈死生禍福窮達得喪便可無間斷我

豈矯情者耶此士所合爲者

程子謂若要熱也須從這裏過

奈何

邵必知高郵振厲風采凡晏集餽送一切謝遣

常曰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

時謂名言

宋潛溪臨財廉常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

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權要非其人

雖置金滿橐一字不肯縱與之亦不受餽

文能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十

繩武堂

家當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爲獻先生却

不受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臣

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東山劉公爲廣東方伯時廣中官庫有一項羨

餘錢自來不上庫簿舊任者皆公然取去以

充囊篋相襲以爲固然公初至發庫藏適前

任有遺下未盡將去者庫吏以故事白云不

當附庫簿公沉吟久之乃大聲呼曰劉大夏

平日讀書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許多時誠有愧古人非大丈夫也此與趙清獻自呼趙抃不得無禮彼色此財同一不遠之復不要單看此一事卽此便可知兩公生平介節無復遺憾乃命吏悉附簿作正支銷毫無所取云

楊鼎鄉試首薦聞南京祭酒陳敬宗學行乃求入南京監卒業不攜一僮攻苦力學躬自執爨恬如也敬宗試其文察其行歎曰閉戶端居甘人所苦雖簞瓢不是過也亟稱其賢有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圭

繩武堂

郡守欲妻以女鼎以不告父母辭乃託鼎同鄉兵部尚書徐琦與敬宗言曰鼎清貧而彼富裕父母聞之於心必安敬宗亦勸鼎從之鼎對曰原憲雖貧於道則富荷頓雖富於道則貧鼎也敢貪富乎哉敬宗益美其操南樂魏節齋怡以貢爲鞏昌通判行部泰州賦戶投金於几覺而察之逸去乃付州庫夫人楊氏東歸復過其地州吏取以獻夫人又謝

却之足見子允貞官侍郎允中吏部主事允孚刑部郎中世著清節

鄧葉肅卿名應驄爲刑部郎中以勘獄忤時宰謫戍遼東道於蘇蘇人魏維翰亦刑部郎過肅卿舟中語及郡守李公曰此君之同年也今君遠戍宜有厚贐肅卿艱然不悅曰魏君烏得爲是言吾留此豈有覲耶旣別遽解維去李公聞之疾趨挽留一餞不肯止乃遣吏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圭

繩武堂

持贐追至滸墅再三陳懇悃意第領之其所贐雖箋餌微物皆峻却無一受者人情類以爲往來行

李全在東道注矣路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用事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其子敞以諫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耶三公不易其介人生志節是當如

只須士大夫皆知立身本末
便朝為盛朝而世為治世

下延之令上虞才識敏達優於治政太守孟顓
以官長凌之卞脫憤投地曰吾所以屈於卿
者為此憤耳今已投去卿可以一世勳門而
傲天下士乎遂拂衣出百姓號攀者無數
王僧虔守會稽有阮佃夫在會下請假東歸客
勸僧虔以佃夫要倖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
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而
去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重

繩武堂

宋孝武時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三人權重當
時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輳門外成市
顧覲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
節太峻覲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
為三公耳常以為稟命自有定分非智力可
移唯應恭已守道所謂君子落而闇者不達
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

弟子愿者定命論以釋之

韋貫之父肇為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為元
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久之改祕書少監載
曰肇若過我當擇善地處之終不詣貫之為
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寔寔書其名於笏
曰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
者喜以告曰予今日詣寔而明日受賀矣貫
之唯唯亦終不往韋澳中宏辭科十年不調
官御史中丞高元裕欲薦用之諷令謁已澳
不往答曰恐無呈身御史是謂世澳者貫之
之子也一門三世清風如此皆諡曰貞貫之
卒相憲宗肇澳仕宦亦顯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重

繩武堂

宋太宗謂侍臣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
朱拖紫足以為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人
不過以紆朱拖紫待其臣人臣亦不過以錢
紆朱拖紫事其君太宗殆可謂失言矣
若水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

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帝然之明道中李垂字舜工知絳州解官歸闕閤門祇候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皆欲制誥相處惟宰相以未曾相識故未用耳曷不一見之垂曰我若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焉能隨羣逐隊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五

繩武堂

不行命也卒不往

鄒志完浩爲諫官以諫立后事得罪謫新州其友田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又曰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看他何等志節直不欲把世間第二流自待此言有助人百尺竿頭更進之力

劉安世少從司馬光學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

妄語始歷官臺諫遇事剛直敢言一時目懾之曰殿上虎儀狀魁偉聲如洪鐘生平以大節自勵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來啖以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爲元祐全人以見司馬光於地下擲其書不答公謂只一誠字縱橫妙用無所不可所謂全人者正完全一誠字不使少有缺陷也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五

繩武堂

魏元忠爲相武三思憚其忠直武后逝三思矯遺制慰諭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流涕見者曰事去矣陳瓘在給諫曾布畏其正直使客以官爵啖之瓘語其子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義私恩兩有愧矣合三事觀之宰相當國家多難之際諫官當羣心側目之秋最要割情捐愛不受人籠絡一身之是非邪正固重而所繫又不止在一身語可幾微

忽或詩云此心不作沾泥絮刀劍叢中獨挺然此之謂也

陳俊卿不附秦檜被斥後拜右僕射常從容奏

曰去國十年士風大變去國十年士風大變可見朝無正人其危

此如上曰何也曰向士大夫奔競權門尚知顧

忌十纔二三今則公然趨附十已八九矣大

非朝廷美事上默然感悟

晏敦復爲左司諫兩月間論駁凡二十四章舉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毛 繩武堂

朝憚其風采秦檜使所親致意曰公能屈從

要地可立至敦復曰薑桂之性老而愈辣吾

豈爲身計誤國以誤蒼生耶一爲身計貽誤至此士大夫營

營祿位而趨權附勢獨何心哉檜卒不能屈高宗常曰卿骨

鯁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蕭燧授平江府觀察推官秦檜當國其親黨密

告燧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請其故曰丞相有

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耶他人

於此而喜公獨於此而怒邪正之不同如檜此然所爭只在毫末公所謂不欺是也

銜之調靜江而歸潘麟長謂世亦有念頭偶差迫於事勢不得不然者後雖悔無及而人亦不能原且寬之

澹然陳公以南京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貴

有柄國者勢傾朝野素慕公欲收之門下適

工部侍郎周公忱巡撫南圻在京進謁中貴

知其與公同年微露其意周公以爲言公曰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毛 繩武堂

敬宗忝爲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

諸生就師表說婉辭也先生不爲國子祭酒其遂肯謁中貴耶在文襄當又是一番

作周公因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

求書爲名先以禮幣彼將謁謝矣中貴乃遣

人致彩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公爲走筆書

之而却其禮竟不往見故爲祭酒十八年不

遷士大夫益高其風節云

楊守陳官五品十六年所教中人已多貴幸凡

預教者率因之以進獨公泊然無所藉有欲出力援之則謝曰我殘婦也抱節三十年乃垂老而改志耶薦紳往往傳誦其言

給事中王君昂明目張膽言天下事屢矣冢宰楊公一清亦一時之選也王君以選法劾之朝廷敬禮大臣章下議貶謫楊公持之上章自劾而保留昂朝廷不聽謫丞休寧到任期月轉推應天王君能不避權貴楊公能受善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元

繩武堂

納諫天下兩賢之都御史王雲鳳上楊太宰書曰山中屢聞忠諫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間兩轉卽復殿中侍御史今王昂卽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每恨李文達號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憾岳正坎珂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

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之快意可略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日之私情可略也天下指示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之極榮極富極貴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能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及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事所當爲不以爲益且用舍之間士風所係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辛

繩武堂

士風以頽總之古人立心惟知共贊國有奔趨富貴家爲盛朝共勉同朝爲君子稱頌功德之辭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諫之言達於德聰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某敢布其愚焉雲鳳山西和順人激濁揚清光明正直朝廷何可一日無此人品天下士大夫何可一日無此風裁張翰翔答楊冢宰書曰權勢可以軋兒女子所稱豪傑者豈爲權勢軋哉翔卽非豪傑自不

與曹吏部書曰大抵操趙孟之權者能壞人之
做官不能壞人之做人壞人之做官便成了人
人又恰壞了己之做僕性戇不耐趨權僅以
人惜趙孟不知之耶

官爵還之朝耳何至自壞人品卑卑不錄人類耶

海剛峰曰宣城吳仕期上江陵書曰寧爲天下

畜德錄

卷十四

○ 名 實

王

糾正堂

第一品人母爲天下第一品官斯言誠龜鑑

不可以草莽忽之。

右來以第一品人做第一品官者儘多但第一品人念頭上決非要做第一品官若要

宋李忠定公綱曰節義者天下之大閑而仗節
死義者人之所甚難也人君有以崇獎而激
勵之使之義重於生而不難於處死然後可
與濟患難而同安樂此所以能立國也彼且

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彼且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也○
一定溝壑喪元○只○不○忘○耳○不○忘○便○死○生○禍○福○
不亂其心○才○謀○忠○勇○可○以○從○容○展○布○而○事○以○
之成險以之濟國以之定身亦以之而仍存○
夫蹈危亡以圖安存而捨生取義者類非小○

人所能爲故孔子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惟君子能

之彼小人則不然見利忘義而利之所在則

畜德錄

卷十四

名實

三

糾正室

從之故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從

權臣利在闔宦則從闔宦利在黑則從黑

利在盜賊。則從盜賊。自古及今。若是者不

可勝數方其平時進讒說納小忠諂諛柔佞

悅可人意及其臨難轉而之他掉臂不顧視

其君如路人然。況肯履刀鋸。蹈鼎鑊。死其君。

上而執干戈以衛社稷哉節義之士平居事

君苦言逆耳至計拂心人主類多不能堪之

而一旦臨變故必卓然有可觀者故汲黯守義好面折廷爭而武帝以爲近古社稷之臣蕭瑀耿介不可以利怵死懼而太宗亦以社稷之臣許之此未便足盡崇獎激厲也只朝廷能知其人也是正氣得伸處安祿山反河朔皆陷明皇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聞顏真卿獨以平原守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其後歸朝峭論鯁議爲奸臣所擠殞於賊手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重 繩武堂

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嗚呼疾風知勁草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爲人君者詎可不深察此哉

朱晦菴先生曰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其心此句是箇本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氣節只是羞惡之心重羞惡重故能臨利害死生而不顧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自是可保未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懲治宦官之親

黨雖前者既爲所治而來者復蹈其迹誅殛竄滅項背相望略無所創人人有箇羞惡之心愈激則愈發豈爲誅殛竄滅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況游談聚議習爲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仗節死義乎在上者獎之在下者倡之自當相率以成風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殊可鄙怒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重 繩武堂

夫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有道不變塞者自然能無道至死不變只是這箇君子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有仗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

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

不是要蓄仗節死義者故為此不祥

之○光○只○是○輕○爵○祿○不○說○隨○正○朝○廷○美○風○俗○之○

君○子○難○道○平○日○也○不○要○的○即○如○是○何○以○為○國○

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

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

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紀○綱○

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

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

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

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

顙○賊○廷○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

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

其○面○目○之○人○也○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

能○消○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

真○為○仗○節○死○義○之○舉○哉○

使臣子為輕爵祿不說隨也者則君臣並

福使臣子為仗節死義也者則君商鑒不遠臣同禍朝廷猶不審所決擇耶

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

也○

或者之言即是謂為無用者

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

卿○蔡○子○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

謂○人○曰○顧○廷○尉○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

非其介潔

之○性○直○沁○人○心○潘○鱗○長○曰○近○顧○橫○涇○先○生○性○

剛○直○與○世○寡○諧○與○人○交○不○立○城○府○少○不○合○意○

即○拂○然○起○去○見○人○骯○骯○取○容○者○輒○掩○面○不○欲○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觀○以○是○沮○抑○於○時○然○歷○宦○妻○子○從○未○入○官○舍○

常○俸○外○秋○毫○無○取○歸○時○甫○四○十○囊○資○罄○然○無○

擔○石○儲○坐○臥○一○小○樓○顏○曰○寒○松○日○讀○書○其○中○

客○過○從○鄰○家○乞○火○供○茗○或○心○期○素○愜○為○具○盃○

酒○盤○中○惟○鹽○豉○常○曰○貪○賄○請○囑○與○豪○奪○武○斷○

略○有○差○等○皆○非○知○恥○畏○義○者○所○忍○為○退○居○里○

中○人○罕○識○其○面○乃○兄○東○橋○公○招○亦○不○輕○往○霍○

渭○厓○宗○伯○毀○淫○祠○欲○以○寺○田○餉○謂○呂○涇○野○司○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壬 繩武堂

成○曰○顧○君○狷○介○難○與○語○君○第○微○言○之○司○成○致○其○意○先○生○弗○答○孟○有○涯○為○中○丞○適○富○民○犯○罪○願○納○金○孟○欲○為○先○生○綽○楔○費○先○生○曰○豈○以○我○故○壞○公○法○耶○居○久○日○益○窘○惟○授○徒○賣○文○以○自○給○故○人○多○為○先○生○置○產○者○先○生○以○書○辭○之○曰○桂○玉○之○累○日○迫○而○溝○壑○之○志○常○存○桑○榆○之○景○漸○侵○而○羞○惡○之○心○未○喪○岸嚴氣然嗟○乎○二○顧○先○生○清○介○之○操○致○使○人○不○敢○衣○食○不○敢○與○語○夫○非○

斯真范宣郭文之流矣

薑桂之性百鍊之剛惡能老而彌篤如此哉

孔奐守晉陵妻子不入衙齋得俸分贍孤寡富

人殷綺見其儉素餽以氍衣奐謝曰百姓未

周豈容獨享溫飽事事不忘百姓足見滿腔仁愛潘鱗長曰

近汪汝達令黃巖清操矚然去之日屬吏致

罰錢曰此例所應得公歎曰豈有常俸外官

尚有應得之例耶不受乃世尚有巧立名色

以漁獵百姓者

張詠知益州李旼侍廡下謂詠寢禪室不如詠

笑曰吾向及第寄傳霖逸詩云前來失脚下

魚磧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與巢由莫相笑此

心不是愛輕肥豈今日之言也此念最要提得清楚然猶

恐矢於前而忘於繼若合下糊塗後來將不

知所措足如公謂豈今日之言則其始終不

移是甚士君子勢燄赫奕者其聲價必損受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壬 繩武堂

京時惟蒲席布褥有同年訪之見公配自鄰

家磨麪歸此不愛輕肥者也潘鱗長云

杜衍知開封每食止一飯一麪而已或美其儉

衍曰衍本一措大耳名位爵祿皆國家所有

俸人之餘以給親族之貧常恐食浮敢自奉

耶一旦國家奪其所有却為一措大又將何

以自奉乎誰從宦海中回

只為後人名位爵祿到身便道是自己所有志却為國家所有所以只憑著名位爵祿以

厚其身家庇其子孫而國家之所以安上全下者直不為萬一計讀公此語當不自禁其公忠念起而利欲念消也公之此論其妙不可言盡名位爵祿既為國家所有則不但由國家名位爵祿而使道場皇變動伊呂也是何等胸襟度量所以說一且奪其所有却為一措大觀公之意非獨本來是措大後來仍是一措大即現在亦只是此措大不曾增得幾亦不曾損得人必須於此站定脚跟方有進步

胡公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性

清儉在官未嘗肉食

幼時開崑邑令樊孝介先生居官多蔬食午餐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元

繩武堂

問食一小魚又留其半以供晚餐其清儉如此其子自徽來省一月

烹二雞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

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為戒猶恐弗能全始

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豈不為我累乎胡三宰

大邑不攜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奈

妻子何胡笑曰此庸人見也吾豈無糟糠之

義而不念乎嘗於是思之爛熟耳吾輩讀聖

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

操守為志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

物敗身家者比比焉矧婦人小子輩其性猶

水有以金珠錦繡搖目之物蠱其性彼必欺

吾而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冒

笑曰胡某外佯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

欲妻子之累身也

不獨愛身亦正所以愛妻子

任郡邑者輒盡室而往并及內外親戚此若而人者不食其地之毛者耶肯皆為我修飾

名節者耶公不攜妻孥詎非卓見

畜德錄

卷十四

名節

罕

繩武堂

畜德錄卷十五

震澤席啓圖文輿甫纂輯

智識

管子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見也輻輳竝進則明不塞矣

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繩武堂

此卽堯舜明目達聰之道做大事業者必須有此大作用然而管子之所視所聽所慮則與聖人公私誠偽之辨判若霄壤矣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一老父衣鹿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膺吏民之任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

而意益下官已大而意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知斯三者

一生之餘事畢矣爲上爲下爲人爲己果已盡於在此

嵇康從孫登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

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

乎火生而有光然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

耀人生而有才然用才在乎識真識而曰真更爲精辨

所以保其年今子才多識寡其能免乎後康

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繩武堂

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

阮堅之曰小智師大欲其不迷大智師小欲其

不遺

不遺小智纔成大智惟其大智愈師小智破以小智自詡而恥師大智者何也此所以終成爲下愚

程子曰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

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識須從學問來則有異端者

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

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

君子所見者大且遠○小人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

龜山先生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為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阱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阱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

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三

繩武堂

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阱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故也○使其真知為不善如蹈鼎鑊陷阱○則人孰有為不善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

有餘地矣

此可與程子之言相發明○非獨致身下流為然

張子韶曰○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

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

分與

視天下皆勝己○所以能勝人○視天下皆不如己○所以不能勝人

先生講人皆曰予智曰人皆用智於銓品是非而不知用智於戒慎恐懼○使移銓品是非之心於戒慎恐懼○智孰大焉

子貢所以不如顏子○只用心內外之分

或問人之處己○當以何為先○無垢先生曰○操守欲正○器局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

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四

繩武堂

身兼之者極難○雖然有識見者○自別當以識見為先

楊慈湖先生記先訓曰○有智則好問而樂○無智則自用而憂

好問自用○固由於有智無智○而有智無智○又由於好問自用○誠知樂與憂之不同○則自不容自用而不好問

薛敬軒先生曰○書稱舜曰○濬哲○蓋深則哲○淺則否○李于鱗謂聖人貴智○亦貴藏○以此常驗之○顏子不違如愚○亦是智者善藏

於人其深沉者必有智浮淺者必無謀也

光其用甚大而唯火能藏其光

侍郎葉公鎰述其同年兵科何石亭常言其鄉

楊石齋相公當國時一弟為京卿一弟為方

而諸子布列在位濟濟其子慎舉進士第一

人皆賀之公輒蹙不自安人問其故公曰君

知傀儡場乎如方奏伎時則次第陳舉至將

闕則盡出傀儡于場此曲終時也人家氣數

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五

繩武堂

有限今盡發洩如此人皆以為吾宗之慶吾

憂方大耳

公可謂知消息盈虛矣然且不能違夫必至之數奈何世有知息不知消知盈不知虛者不由造物為主宰必欲以人事極其量而不稍留餘地也未幾

公以議大禮不合去狀元謫戍遠方而有僉

事者復以註誤抵罪人皆服老者之先見云

又述其郡汪少宰閑齋公語云人家富貴如

牡丹今春既盛開矣復當培之以為來春之

計苟盡其氣數而不加培護豈能使花之常

開乎

盡力培去以待氣數之自然因謂勢極盛滿不可無

楊公之識持盈守謙不可無汪公之見也

徐學謨曰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

於安樂當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

於憂患

兩條路皆在眼前不消尋得何者得意處便是退路失意處便是出路把得意處得意處當面錯過可惜

呂叔簡曰福莫美於安常禍莫危於盛滿天地

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六

繩武堂

間萬事萬物未有盛滿而不衰者也而盛滿

各有分量惟智能知之是故卮以一勺為盛

滿瓮以數石為盛滿有瓮之容而懷勺之懼

則慶有餘矣

十分識見人與九分者說便不能了悟況愚智

相去不啻倍蓰而百一不當意輒怒而棄之

則臯陶稷契伊傅周召棄人多矣所貴乎有

識而居人上者正以其能就無識之人

微長而善用之也。

教人者亦如是

孫慎行曰近世士看得失利害太重有官於

朝一去便如太山欲摧寧以身以名殉至敗

辱不顧觀楊大年辟丁謂事豈不豁落大年

於謂未嘗怨隙也見謂相輒以親疾辭辟居

陽翟鳳凰豈與雞鶩爭食此時留之未為不義去之未

見有名然而奮不終日者必見謂之幾微終

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七

繩武堂

有柄鑿不相能故近世士或一遭黜厄輒脩
郊無已或發人私書或誇道平生自鳴惟恐
不亟言人惟恐不深夫士君子苟非有急上
人之心則固無不可安之境曾不思吾之官
也曩亦有未官時乎又不思如我之年之才
而終不得者豈少哉一得之便駸駸無已有
身可屈而位必不可下名可敗而階必不可
捐者此何為也真箇癡殺自世道交喪擠人者不

問賢愚惟異同之見擠於人者亦不問好醜

惟升沉之見是當守者可以立國耶朝廷所以誼

譚政事所以舛錯皆由於此夫人至躁競豈

盡無良此既讓路彼可據羶入官之妒忽然

星散辟諸洪波風疾羣舟相撞肯有絕懼退

者即載胥之勢未必不為滅也何苦急途爭

便而煽之波為

恬退之心多自然人品好恬退之人多自然世道好

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八

繩武堂

王少湖曰凡見幾乃謂其理之先見者人心至
靈故自能覺但纔見其幾便當立斷乃為有
益最怕怠惰因循反生狐疑不能勇決云當
斷不斷反受其亂所以則幾雖善而終無成
聖門貴勇行貴健決則幾雖善而終無成
就幾之不善者雖能見而禍終難避此與不
見幾者同耳何足貴哉故聖人不徒曰見幾
而必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意懇切如此
看擇一善奉奉弗失知不善未嘗復行是甚斷決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

速是甚斷決從念慮後微以
至事爲廣大總只是這一著

黃經甫曰張乖崖有言事無大小皆須用智智如水也不流則腐斯言也處事之鑒也但天下之善智莫如水故可以周瀛壖而不倦窮陵髮而不回而其能是也曰止曰澄斯乃千變之源耳夫子取兩人於春秋也顏氏子之愚甯武子之愚若人無智名智卒無及之者以故不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斯語又助張

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九

繩武堂

語所不逮者也

明從靜來而不妄發乃正乃大

周元甫曰素信而卒離者疑我也漸離而急合者嘗我也

吳懷野曰人情孰不喜安而惡危喜順而惡逆安不忘危則常安矣順不忘逆則常順矣在識微知著者早見而豫待焉豫待妙使其危不至則固常以豫待之心未常不安且順也

賈文宿曰均之乘舟也牽輓僕僕者日行不能

百里順風揚帆則一瀉千里矣方其乘風破浪孰當其快意若或拔檣裂柁多起於揚帆之艦牽輓者無有也快意事亦有由於自然之數而非人力所致者

然此處正須步步提醒早放退著均之乘馬也按轡徐徐者

不過數十里而止策鞭疾馳則瞬息數百里矣方其歷都越國孰追其後塵若或蹶蹄墮鞍多出於疾馳之足按轡者無有也今之宦

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十

繩武堂

海波濤利途韁鎖何以異此達人大觀寧拙而遲毋巧而疾終不以彼易此者安危之機灼然其先見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君子慎之哉

毛還樸曰凡人小見識不可有大見識不可無然有小見識者必不能爲大見識有大見識者必不屑爲小見識此君子小人所由分也王耐軒曰客有問於余曰處順境易處逆境難

信乎。余曰：兩者俱難。惟智者處之，則無難矣。順境者，人易縱之時也。縱之不已，則天奪其魄。故曰：小人福薄，福過禍生。逆境者，動而有悔之時也。悔之痛切，天必祐之。故曰：弔者在門慶者，在閻是故。處順境而知懼，處逆境而知悔，則禍患不能及焉。

人之病在乎好談其長。長於功名者，動輒誇功名。長於文章者，動輒誇文章。此皆露其所長。

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士

繩武堂

而不能養其所長者也。唯智者不言，故能保

其長。不要說到係其所長與否，只纔誇便低。

世人坑阱在在有之。要人惺惺耳眼一少昧，足一少偏，則墮落其中。安能出哉？及其墮也，乃

悔前日之所為晚矣。此君子貴乎知微。

陳眉公曰：有濟世才者，自宜韜斂。不能韜晦其智者，恰好是

不若聲名一出，不幸而為亂臣賊子所劫，或不幸而為權奸佞倖所推，既損名譽，不復掣

事機。尤不所以易之無咎，無譽。莊生之才與不才，真明哲之三窟也。

陳幾亭曰：智慮僅同一世之人。聖者不然。智慮蓋盡一世之人。聖者又不然。惟意見爭出而定其所歸。議論千百而取其所是，則非大聖不能耳。聖者用衆，非廢衆；擇衆，非勝衆。

只為聖之與衆同此心，同此理，故不須舍衆以為聖。所爭只在能用能擇與否。能用能擇，便盡得天下人心之理，以為心，故惟聖人為能盡性。惟聖人為倫之至。

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士

繩武堂

知之所係大矣哉。盛德大業，戒慎恐懼為其根。戒慎恐懼，知為根。知天故畏天，知人故畏人。昏愚則無不狎侮，一動一言皆獲罪於天矣。久將不可悔。

此心纔離天理便是狎侮，非必真有褻天玩人之事也。知則那容放過纖毫。

迷者之於道，不啻千里坐而守之，則終身不至背而去之，則日遠一日矣。一念自反，大路在前。反而後能識，反而後能脩。精神只是收斂著，內裏來自然。

有些進步

宓子治單父。齊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穫。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不許。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宓子蹙然曰。今茲無麥。自今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媿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圭

繩武堂

只是重義輕利。三代以後。此風絕矣。世鮮不笑迂闊。不知所以。人心日壞。

淮南子曰。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惟智故所守者約。惟守約故其智為多。愚者反是。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楊國忠為相。公卿皆趨媚。或勸張彖往謁。彖曰。衆人倚之若泰山。我視之若冰山耳。皎日一

出便失所恃矣。

為千古為米山及附米山者。道破直足使心膽俱寒。不知亦曾有為此言而不為不附者否。

唐德宗新即位。尊郭子儀為尚父。兼中書令。上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為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為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可乎。

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圭

繩武堂

德宗即位。淄青節度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詞。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見朝廷不重財貨。所以懾強藩之侮。而增朝廷之尊者多矣。上從之。正己大慚服。張齊賢在平章。真宗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

相訟又入官訴。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上俞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可謂快事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卿莫能斷也。

邵康節漁樵對問云：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十斤則遂傷吾

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五

繩武堂

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常釣而得大魚。與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捨。欲取之則未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非直有身傷之患耶？魚與薪則異也。其貪而爲傷則一也。總是人當循分。不可或貪利祿。特其一耳。百斤力分之內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爲害。而況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子之

貪薪乎？樵者歎曰：吾而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

程琳字天球。爲三司使。日議者患民稅多名目。恐吏爲奸。欲除其名而合爲一。琳曰：合爲一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雖唯唯。然當時猶未知其言之爲利。至蔡京行方田之法。盡併之。乃始思其言而咨嗟焉。

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未

繩武堂

林君復曰：恐懼者脩身之本。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悔。悔可以改過。夫智者以畏消悔。愚者無所畏而不知悔。不失爲中人。故知者保身。愚者殺身。大哉所謂恐懼也。

韓彥古知平江。初到有士人持吏短長投狀。以占能否。彥古曰：此狀汝不能爲。必有吏人爲首。其人錯愕。卽以實告。於是捕吏杖之一郡。

以爲神明

胡霆桂爲鉛山主簿。時私醋之禁甚嚴。有婦訴姑私釀者。霆桂詰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醋律笞之。政化大行。

既不廢私釀之律。又正訴姑之罪。又以孝導百姓。安得不服其治化。

宋時有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未幾果以殺人抵罪。

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七

繩武堂

王稔曰。利者害之基。福者禍之媒。乘除倚伏。灼如著龜。夫唯明炳幾先。乃能洞其幽燭。其微世之饕利溺福。入而不出者。有不蹈災而襲危者乎。

薛敬軒先生曰。處大事。貴乎明而能斷。不明固無以知事之當斷。然明而不斷。亦不免於後艱矣。聖人說好謀而要之以成斷也。

凡禍患伏於無形之中。惟聖人則幾而防之。

於未然故能消其禍。衆人不知幾而圖之於已著。則已無及矣。

所貴於智者。爲能別賢否。分是非也。是非賢否不能辨焉。足以言智。

莫道此語易到。知人則哲。惟帝猶難。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始能弗爲。然則人烏可不勉。

緣雪亭雜言曰。韓魏公於小人欺已處。明足以照之。終不道破。此正魏公德量最高處。

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六

繩武堂

雖是智識。亦是度量。亦是厚德。故曰。德量最高。然而明不足者。每喜於自見。其明則智識矣。

呂叔簡曰。事必要其所終。慮必防其所至。若見眼前快意便了。此最無識。故事有當怒而君子不怒。當喜而君子不喜。當爲而君子不爲。當已而君子不已者。衆人之智淺而君子之識遠也。浮躁淺露之識。所以無器識。

智者不與命鬪。不與法鬪。不與理鬪。不與勢鬪。

愚更有一轉語云不與不知命者關不與不知法者關不與無理之人關不與無勢之人關

將事而能弭當事而能救既事而能挽此之謂達權此之謂才未事而知其來始事而要其終定事而知其變此之謂長慮此之謂識

二者多不能兼惟有道者兼之即有兼于天分中者亦多偏駁而不能盡

昧者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

不見故於事鮮克有濟惟智者能柔能剛能

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九

繩武堂

圓能方能存能亡能顯能藏舉世懼且疑而彼確然爲之卒如所料者見先定也

士君子抱經世之具必先知五用五用之道未

得而慢嘗試之事必不濟是故貴擇人

君且當擇

何況共不擇人則不既厥心不堪其任或以

虛文相欺或以意見相傾貴達時時者成事

之期也機有可乘會有可濟不先後則其

道易行貴審勢勢者成事之藉也登高而招

順風而呼不勞不費而其功易就貴慎發左

眇右望長慮却顧實見得利又思其害實見

得成又慮其敗萬無可虞則執極而不變貴

宜物事有當蹈常襲故者有當改絃易轍者

有當興廢舉墜者有當救偏補敝者有以小

棄大而卒以成其大者有理屈於勢而不害

其爲理者有當三令五申者有當不動聲色

者嗟夫非有其具之難而用其具之難也可

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十

繩武堂

則用不可用寧不用人有不能爲而後有爲非識力過人者不能識見得有許多難處然

識高者自然頭頭是道

善用力者就力善用勢者就勢善用智者就智

善用財者就財夫是之謂乘乘者知幾之謂

也失其所乘則倍勞而功不就得其所乘則

與物無忤於吾無困而天下享其利

因利乘便雖聖人行

藏莫大之害而以小利中其意藏莫大之利而

以○小○害○疑○其○心○此○愚○者○之○所○必○墮○而○知○者○之○
所○獨○覺○也○

害○大○利○小○利○大○害○小○雖○說○交○相○代○藏○究○亦○何○
難○見○破○其○如○昧○於○理○者○之○不○若○是○論○也○執○害○
為○利○執○利○為○害○雖○
有○知○者○未○如○之○何○

明○義○理○易○識○時○勢○難○明○義○理○腐○儒○可○能○識○時○勢○
非○通○儒○不○能○也○識○時○易○識○勢○難○識○時○凡○有○見○
者○可○能○識○勢○非○先○見○者○不○能○也○識○勢○而○早○圖○
之○自○不○至○於○極○重○何○時○之○足○憂○

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圭

繩武堂

今○人○開○口○說○箇○機○勢○勢○是○一○往○前○去○後○日○乃○
見○的○其○初○所○爭○只○在○後○微○故○識○之○為○難○勢○之○
機○便○成○了○時○聖○人○所○以○只○于○便○
至○思○慮○防○便○不○至○有○未○濟○之○時○

無○用○之○行○君○子○不○貴○雖○不○事○機○械○變○詐○至○於○德○
慧○術○智○亦○不○可○無○

計○大○事○者○只○在○要○緊○處○一○著○留○心○用○力○譬○之○奕○
棋○只○在○輸○贏○上○留○心○一○馬○一○卒○之○間○得○之○不○
足○喜○失○之○不○足○憂○若○觀○者○以○此○預○計○其○高○低○
奕○者○以○此○預○亂○其○心○目○便○不○濟○事○況○善○籌○者○

以○與○為○取○以○喪○為○得○善○奕○者○餌○之○使○吞○誘○之○
使○進○此○豈○尋○常○識○見○所○能○策○哉○乃○見○其○小○失○
而○遽○沮○撓○之○擯○斥○之○英○雄○豪○傑○可○為○竊○笑○矣○
可○為○扼○腕○矣○

驟○制○則○小○人○未○必○帖○服○以○漸○則○天○下○無○豪○傑○皆○
就○吾○羈○勒○矣○明○制○則○愚○者○亦○生○機○械○默○制○則○
天○下○無○智○巧○皆○入○吾○範○圍○矣○此○御○豪○傑○待○小○
人○之○微○權○舍○是○未○有○能○濟○者○也○或○曰○何○不○以○

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圭

繩武堂

至○誠○行○之○曰○此○何○嘗○不○至○誠○但○不○淺○露○輕○率○
耳○呂○公○所○言○往○往○近○於○
權○術○須○以○此○語○濟○之○孔○子○曰○幾○事○不○密○則○
害○成○此○之○謂○歟○

應○大○事○者○固○貴○有○前○聞○而○臨○事○斟○酌○尤○貴○於○當○
機○有○一○事○在○一○人○而○彼○此○互○異○者○有○一○人○處○
一○事○而○朝○暮○不○同○者○是○故○度○德○量○力○因○時○隨○
勢○要○在○當○機○而○已○何○可○膠○也○膠○必○悔○吝○
當○需○不○怕○久○久○不○可○厭○久○時○與○得○時○相○鄰○若○憤○

其久也。而決絕之。是不能忍於斯須而甘棄前勞。坐失後得也。此從事者之大戒也。若看得事體不妥。則不必需。即需之久。亦當速去。當需之時。而不能耐久者。只是識不定。飲食宴樂。君子猶且為以需之。

陳玉壘曰。處天下事。有等先事而躁動者。有等後事而遲緩者。有等不先不後。適投機會者。常見世有迂濶者。徒知躁動為非。而臨事狐疑。儼然自附於投機之人。及至機會已過。尚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圭 繩武堂

不覺悟。其壞天下事。不在躁競者之下。當機者。識明而意定。後事者。識昏而意擾。

倪正父曰。世間不如意者。動輒煩惱。而煩惱徒自增苦於事了。無所益。於事則不唯無益。適唯煩惱。而又還為事害。非事能為害我。達者做壞了事。亦壞了我。原只是自害也。看破但有料理。更不添此纏縛。蕭山來斯行曰。事上見得徹。則一時之浮議。不能惑也。胸中持得定。則一時之浮氣。不能動。

也。是持得定也。是見得徹也。

陳幾亭曰。見成敗於萬里之外。見其事與見其人也。此亦有斷興廢於百世之後。斷其事與斷其理也。此亦有。

何以自信。能用世能救世。全在知人。於此若無得手處。雖絕高絕大之才。僅可受人指麾耳。

知人。便能用人。不能知人。自只可為人用。

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圭 繩武堂 有一一定之識。事理當前。是非如睹。出平日學力之所至。不待擬議而後得之。有徐出之識。事變倏來。一時未能斷。溪思而後得之。有取資之識。雖溪思未必得也。合眾人之心思。其間必有一當者。擇其是而從之。一定之識。即大格致來也。徐出之識。即所謂安而后慮。臨此

事更加詳審也。取資之識。總在一慮字內。此三者。在眾人固然。在聖人亦然。所以周公。有繼日之思。堯舜亦曰。疇咨稽眾。惟能取于眾。能竭其心思。所以為聖人耳。

步○隲○字○子○山○漢○末○避○難○江○東○與○衛○旌○皆○種○瓜○相○
善○會○稽○有○焦○征○羌○者○郡○豪○族○隲○旌○寄○食○其○地○
懼○為○所○害○以○美○瓜○進○良○久○命○見○焦○坐○中○堂○自○
享○大○宴○另○設○坐○牖○外○留○茹○菜○飯○旌○不○能○食○隲○
極○餐○飽○旌○曰○何○能○忍○此○麤○糲○隲○曰○我○等○貧○賤○
主○人○以○貧○賤○遇○之○何○所○恥○只○安○分○二○字○受○了○
禍○或○曰○是○卽○韓○信○勝○下○陳○餘○受○答○之○見○要○知○
當○雄○飛○便○雄○飛○當○雌○伏○便○雌○伏○恰○正○是○英○雄○

青德錄

卷十五

智識

圭

繩武堂

月○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
自○如○妙○用○自○然○
真○天○人○也○頃○之○復○白○得○印○故○處○度○亦○不○
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
耳○急○則○投○之○水○火○緩○則○復○還○故○處○足○見○為○大○
人○者○無○他○

只人情物理獨見

人服其識量

文○彥○博○知○成○都○大○雪○飲○客○達○旦○帳○下○卒○有○諍○語○
共○拆○亭○燒○以○禦○寒○者○軍○將○以○聞○彥○博○徐○曰○今○
夜○誠○寒○此○亭○敝○矣○正○欲○改○造○可○盡○拆○為○薪○以○

禦○寒○縱○在○
我○仍○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拆○亭○者○
杖○之○操○亦○在○我○古○人○
應○事○整○暇○如○此○

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湧○貴○諸○州○皆○禁○
增○價○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商○
賈○輻○輳○米○價○頓○減○民○無○飢○死○者○

增○價○而○市○乃○有○米○而○價○乃○自○減○所○
以○退○糶○抑○價○俱○救○荒○蘇○政○所○宜○切○戒○

劉○舜○卿○知○代○州○遼○遣○謀○盜○西○關○鎖○舜○卿○密○易○舊○
鐻○而○大○之○忽○數○日○虜○以○鎖○來○歸○舜○卿○曰○吾○未○

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美

繩武堂

嘗○亡○鎖○也○引○視○納○之○不○能○受○遂○慚○去○謀○者○伏○
誅○而○州○安○堵○

聲○色○不○動○以○全○國○
體○纔○張○皇○便○壞○事○

羅○大○經○曰○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
筆○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王○獻○之○敗○
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其○提○衣○囊○自○隨○津○
吏○疑○之○永○訶○曰○奴○子○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
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

見之以策杖泰之背曰。隴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此。追者不疑其爲貴人。與之馬。與俱還。三事相類者。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諤劾之。李愬進兵而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可見當時待兩人者聲價原是不同二人變

姓名之陳爲里監門里吏。常答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

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毛 繩武堂

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泝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

郁離子曰。東南之美。有荆山之麝。麝焉。荆山有逐麝者。麝急則挾其臍。投諸草莽。逐者趨焉。麝因以得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

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及其家。何其智之不如麝耶。

薛敬軒先生曰。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聖還在吾之心思而自出

梅衡湘爲固安令。固安多中貴。狎視令長。公平氣以待。有中貴乞徵負。公知負者貧。不能償。爲置酒宴中。貴名負者前。負者訴以貧。公叱

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毛 繩武堂

曰。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徐則死杖下矣。少頃復呼前。蹙額曰。固知汝貧。實無奈何。亟鬻而子與而妻。持鎚來。雖然。吾爲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寬一兩日。歸與妻子訣。此生不得相見矣。言隨泣下。此中貴者不覺爲公所操縱矣負者感泣。中貴亦泣。辭不願徵。爲之破券。

張靖之曰。韓魏公益入齋寢。事人皆羨公有量。

余謂當先稱其有識量雖大使盜不捨而殺之已則已矣如國何此殆與春秋戰國之士等耳於量也何益蓋公明識之溪灼見盜者之必不加刃於公故使之既寤而相與言因而示之以閒雅定靜也世之有量者無不自識中來

呂叔簡曰天地間禮義大防綱紀大體斷斷不可分毫出入若其應變當卒定難決疑須要

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无

繩武堂

破拘攣之見斤迂腐之談情有重於禮者或先情而後禮卑有急於尊者或先卑而後尊所貴識時務之俊傑也

看得徹時不外孟子男女不親授受禮也

嫂溺援之以手權也二語

有尤翁者開錢典歲終聞外闕聲出視則鄰人也司典者前訴曰某空手來索質反出詈言有是理乎其人悍然不遜翁徐諭之曰汝不過為新年計耳小事何爭命檢原質得衣帷

四五事翁指絮衣曰此禦寒不可少又指道袍曰與汝為拜年用他物非急務姑可留也其人得二物默然而去是夜竟死於他家涉訟經年蓋此人因負債多已服毒知尤富可詐既不獲則移他家耳或問翁何以預知而忍之翁曰凡非理相加中必有所恃小不忍禍立至矣人服其識

有借江陰夏翁銀者轉以悍厲相加翁曰汝欲免乎即舉筆付免票遂謝去晚刻是人死

畜德錄

卷十五

智識

手

繩武堂

亦服毒而來以翁有深識而不為所累兩事恰相符

畜德錄卷十六

震澤席啓圖文與甫纂輯

義命

韓公持國與伊川語歎曰今日又暮矣伊川對曰此常理何歎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伊川曰不能則去可矣

歎老嗟貧一切許多念慮總是自尋煩惱昔人謂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却是至理

畜德錄

卷十六

義命

繩武堂

蘇東坡曰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此卽孟子正命之說○陳棟塘先生謂苟徒誤命難道命談不死雖絕粒亦無妨便是此意

黃山谷答王秀才書曰浮圖書云無有一善從懶惰懈怠中得無有一法從驕慢自恣中得此佳語也願少留意不加功而談命猶不鑿井而俟泉也既承傾倒見與故聊助聰明之萬一

真西山先生謂葉宗山曰昔孔子嘗言命矣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孟子嘗言命矣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夫所謂命云者豈日辰支干

畜德錄

卷十六

義命

繩武堂

生勝衰歇之末哉出處有道語默有時臨死生處利害不惑不變而惟義之歸此其所以謂知命也從不知命者而言言命又必須言義從知義者而言言義便可不言余方區區誦所聞以信君往矣見世之役役權利顛冥而弗悟者其以是告之

又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其爲委之命均爾然一爲獨夫之言一爲聖人之言何哉蓋命一也恃焉而弗修賊乎天者也

安焉而弗求樂乎天者也。其言雖似而其指不同。此聖狂之所以異也。今五行家者流其工於推算者衆矣。然其於人也。有益焉有損焉。死生禍福繫之於天。非苟求之可得。苟避之可免。吾惟盡吾所當爲。以聽其自致。其順乎天孰大焉。此卽使人安焉而弗求。非益乎以回之仁。亡救於貧且天以跖之仁。亡害其富且壽。惠迪未必吉。從逆未必凶。苟焉以自恣可也。

畜德錄 卷十六 義命 三 繩武堂

其悖乎天孰甚焉。此卽使人悖焉而弗修。非損乎由前之說。聖人之道可以勉而至。由後之說則雖爲獨夫不難也。然則以命語人亦豈易乎。欲勉人以母命之恃而惟命之安。故爲之說如此。母命之恃卽孟子命也有性焉。惟命之安卽孟子性也有命焉。

晁迥服道履正。無求於人。或以術命語迥。迥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爲逆計未然乎。

王崇慶曰。惟義理微如秋毫。故心不可麤。惟義理昭如日星。故心不可昧。惟義理坦如道路。故心不可險。

明其心易。其心細。其心微。去便是集義。便可立命。

宋景濂曰。人之賦氣有薄厚。短長而貴富賤貧。壽夭此固然也。人之賦氣有厚薄。短長而貴富賤貧。壽夭六者隨之。吾不能必也。蹈道而修德服仁而悖義。此吾之所當爲也。予身修矣。倘貧賤如原憲。短命如顏淵。雖晉楚之富。趙孟之貴。彭鏗之壽。有不能及者矣。命則付之與天道。則責成於己。吾之所知者如斯而已矣。人事之必當盡。不然。委命而廢人。白晝攫人之金而陷於桎梏。則曰。我之命當爾也。剛愎自任。操刃而殺人。柔暗無識。投繯而絕命。則又曰。我之命當爾也。其可乎哉。其可乎哉。天命之不容委。朱子亦云。若謂有命。却去立巖牆之下。如覆壓。何是專言命不得。

畜德錄 卷十六 義命 四 繩武堂

方正學曰古之賢者寧使思慮出於事物之外

而不使事物遺乎思慮之表方其燕安無事

之時日夜之所營為恆恐一事之未周而啓

將來之患一時之或懈而基無窮之憂人固

疑其為計之過也而不知必如是然後可委

諸天命如此而吉福固是正命說得凶禍亦

是正命何者非吾有以致之也故東

坡謂理足而無憾

周家雖說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若有定數要

亦武王周公制禮作樂祈天永命有以致之

畜德錄

卷十六

義命

五

繩武堂

薛敬軒先生曰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天命若
計較利達日夕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
必遂徒見其不知命也

除了德義之外動一思慮即與天理相悖所
悖於天者多即欲遂之而亦不復遂之矣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灑落自在常人纔

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于天即怨天此等
念慮

少來一分受用一分其心忿悵勞擾無一時寧泰與聖

人之心何啻霄壤

行有不得于外皆當反求之己求諸己者無不

盡善而猶有不得者當安于命而已

義即是天命君子行義所以立命也此理無奈
世間再看

不明

義即是命故為正命朱子
亦云人事盡處便是命

術數之學專以窮通壽夭為命常人信其說而

不修在己之義惑之甚矣

畜德錄

卷十六

義命

六

繩武堂

吳康齋曰竊思聖賢吉凶禍福一聽于天必不

少動於中吾之所以不能如聖賢而未免動

搖於區區利害之間者察理不精躬行不熟

故也蹈義工夫
不外乎此吾之所為者惠迪而已吉凶

禍福吾安得與於其間哉大凡處順不可喜

喜心之生驕侈之所由起也處逆不可厭厭

心之生怨尤之所由起也理精行熟
自無此病一喜一

厭皆為動其中其中不可動也聖賢之心如

止水或順或逆處以理耳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

所得爲者不敢不盡分若夫利鈍成敗非我所計也此心須常教灑然

胡敬齋先生曰義以制事者義有剛毅果斷之意以之制事則不牽於私意孔子曰見得思義利義不兩立見利須思用義以裁制之不然則必牽於私背於理矣朱子曰義如利刀

畜德錄

卷十六

義命

七

繩武堂

相似遇著事便劈斫

袁氏世範曰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卽有憂患不如意事自幼至壯自壯至老如意之事嘗少不如意之事嘗多雖大富貴人天下所仰望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處與貧賤人無異故謂之缺陷世界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

清江敖英曰蘇平仲言吾常自安東浮海至崑

山三遇颶風再遇淺一遇寇自分必死視吾身如無焉颶也淺也寇也亦視之如無焉故

人之患在乎有身吾身且無何患難之驚懼故吾起居飲食言笑

與平時無異舟中人皆戰慄如立冰雪間齒上下作聲無復人色吾慰之曰四面皆水矣無所往矣葬於魚腹血於兵刃命矣懼亦死不懼亦死孰若不懼哉畢竟舟泊平沙俱無恙愚謂吾輩當窺透此關庶幾平日有定見

畜德錄

卷十六

義命

八

繩武堂

定力不幸而遇逆境自能順受而方寸不亂也

餘冬序錄曰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勤豐歉所不可必也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于靜聽者是掘苗而助之長者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歟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歟

張甬川曰仁義禮智天命於我者也死生窮通

我聽於天者也。命於我者一息不敢懈其志。聽於天者一毫不敢容其心。

戚南塘曰：萬物盛衰皆有成數。痿花弱草至春

亦能敷榮，但豐嗇不同耳。吾人之生于世，必

經偃蹇，方得發跡，或先發跡而後遭偃蹇，一

予一奪皆自然之理。恆以所屈輕重為發跡

久近。此屈伸必有終身發跡而無盤錯者，福

之純也。終身偃蹇而不發跡者，難之純也。不易

畜德錄 卷十六 義命 九 繩武堂

有純陰純陽耶尤須看破皆奇數也，非正數也。

汪澄源曰：同畦而稼，培耔密者刈豐，同風而舟

帆，楫具者先駛。亢陽赤地，良農汲甕而灌，猶

入其半焉。回飈衝檣，長年者唱喁而力挽之，

猶日致五十里。故君子持世定傾，不言運之

否泰，節慾長生，不言數之修短，盡性作聖，不

言才之豐嗇。

聖賢立命，君相造命，真是大化，不得而預。

朱平涵曰：有程姓者，善數學，持某師某友書至。

余曰：莫談且喫飯去。其人愕然。余曰：我拙人

也，秀才時竝不灼龜起課。做秀才者每到考試時只管向卜肆

中走箇不了，神廟籤筒內抽箇不了，何不一視此言。何則？得佳兆未必

佳，得凶兆未必凶。且窮儒何處著力？如本佳

而得凶兆，預先愁這幾日本凶，而得佳兆，日

後失望煩惱更甚。此愁此煩惱亦甚省得，所

以一味聽命，其人默然臨別求書為薦。余曰：

畜德錄 卷十六 義命 十 繩武堂

生平寡交，只此一師一友，書已先到，默然而

去。

陳眉公曰：得意而喜，失意而怒，便被順逆差遣。

何曾作得主？馬牛為人穿鼻孔，要行則行，要

止則止，不知世上一切差遣得我者，皆是穿

我鼻孔者也。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其不為馬

牛者幾人哉？

惟君子知明守固，役物而不役於物。

醉人膽大與酒融浹故也人能與義命融浹浩然之氣自然充塞何懼之有

鄒東廓曰科舉爲累正是世俗通病陽明先師所謂人只被三年纏擾了一生蓋秀才三年科舉舉人三年會試居官三年考滿三年朝覲往往患得患失戚戚然不能以終日非卓有定志以尊德樂義爲事者將不能免於此病矣近語同志謂爵位之得失其權在天德

畜德錄

卷十六

義命

土

繩武堂

義之得失其權在我天執其權而欲奪之非愚則妄我執其權而自怠之非暴則棄矣若但欲奪天權便已自暴已權今之汲汲科第以必得爲累者將無欲奪天之權乎

昔有士大夫紛紛逐逐日求進取之不暇其所親謂之曰還應讓老蒼做些主便好當時以爲妙語觀彼之銳志名位求且必得者直可以無造物意造物豈果倒持太阿而授之柄者耶

陳棟塘曰正德庚午余遊學廣德本庠掌教張

先生使人呼回謂余曰歸安武大尹今科必入簾吾介爾往拜其門以文字結知塲中當必畱意余唯而出私念窮通得失有命在天進不以正識者所鄙遂託辭不往而是歲僥倖中式乃恰由武公所取愛人甚矣堅人安分守正念頭者無限當時設從張師之言則彼此無以自明終身含愧多矣可見人之出處預定真不須分外求謀徒壞心術也

畜德錄

卷十六

義命

土

繩武堂

顧涇陽先生示兒帖曰目今府縣考童生汝豈能不以得失爲念然吾終不欲以汝姓名一聞于主者非恣然於汝也就義理上看男兒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箇求字世之不能不求者亦曾聞齊人一章便是這箇字的行狀不可作等閑認也就命上看人生窮達利鈍卽墮地一刻都已定下如何增損得些若是貴可以勢求富可以力求那不會求的便沒有

分造化亦炎涼矣。憑他勢利世界此理決不泯滅就我分上

看我本薄劣無尺寸之長幸博一第煖衣飽

食安享太平在昔大聖大賢往往厄窮以老

我何人斯不啻過分矣更為汝干進耶就汝

分上看汝若肯刻苦讀書到得工夫透徹連

舉人進士也自不難何有於一秀才若又肯

尋向上去要做箇人即如吳康齋胡敬齋兩

先生只是箇布衣都成了大儒連舉人進士

畜德錄

卷十六

義命

三

繩武堂

也無用何有于一秀才。此更何人講到汝試于此而

繹之余其翹然於汝也耶汝能識得省多少

閒心腸記之記之

朱恭靖公於嘉靖時子弟就府縣試士大夫例得薦於有司夫人亦勸公公急指天搖手

云勿復言不畏此公聞耶總之天理明世道清天理暗世道亂

宋胡宿文恭公平生守道進退一不介意在文

館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

命士人當修身俟時無為造物者所嗤。不為嗤者

鮮矣

橫渠先生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

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

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于利欲也乃能

世之貧賤者多須自勘驗還是才力之窮還是義理之樂

程子曰或謂賢者好貧賤而惡富貴是又反人

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安義安命焉耳

程子又云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安命者義便包箇命了命安義者他還遺却

畜德錄

卷十六

義命

古

繩武堂

義在迫於命之無可如何人見為義彼只自見為命

胡敬齋先生曰此理吾固有之物棄而不求富

貴身外之物求之不已是不知內外輕重之

等也或曰富貴得之可以榮身道義亦可以

榮身乎曰此何言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

人之所以為人者仁義也苟無仁義則人道

絕矣那些富貴更作何用仁義既滅敗亡亦

至昔成湯不殖貨利而富有四海桀紂聚鹿

臺之財終至亡國榮辱可見矣世間富貴猶須仁義以享

之不然雖榮而失其榮則榮身者孰甚仁義或曰此以國言若人

家乏財則衣食不足何暇治禮義曰古人以禮義立身以財養身但當以義制利不以利

害義故程子以只營衣食無害惟利祿之誘

最害心然衣食亦要合義不可苟人生衣食必須禮義

以宰之不然衣食亦足以害身滅性則植生者孰過禮義

袁氏世範曰朝夕奔趨老死而不覺不知富貴

畜德錄

卷十六

義命

五

繩武堂

自有分定奔趨而得者不過一二不得者蓋

千萬人勞心費力老死無成者多矣奔趨而

得者亦其定分中所有若定分中所有雖不

奔趨遲以歲月亦終必得況亦有不是故高

見遠識之士任其自去自來無憂喜無怨尤

前輩謂死生貧富生來注定君子贏得為君

子小人枉了為小人義命所在不可不知

造物必不以人之貪得務多而達迎之亦不以人之恬淡疎緩而厭斥之寧或惡競進之

躁而薄其福者有矣喜固窮之節而大其用者有矣

鄧西張先生訓子詞曰人生世間有自己性分

如孝親敬長忠君信友之類可勉力自盡其

餘功名富貴一切世緣上事凡在身外者皆

有一定之數非人力所能與故孔孟立訓曰

求仁得仁曰為仁由己曰求則得之舍則失

之言在我者也曰得之不得有命曰行或使

之止或尼之言在天者也古之聖賢於此處

畜德錄

卷十六

義命

六

繩武堂

見得分曉所以只從性分上切實用功雖說

兩字其實只用得一分則有一分之益若人

身之長日益不知至於身外之物則若浮雲

過前略不動心所以終日坦蕩不怨不尤無

入而不自得也小人則異乎是只見世間富

貴功利之足以榮身肥家日夜急急求之惟

恐不力而卒不可得或有幸而得者亦不久

失之動輒怨天尤人無所不至只落得終日

戚戚無箇解脫之期。豈不是自求自取。於人何與。我年逾六十。耳目所覩。記非特功名富貴大事。卽一飲食聚會。亦著不得一毫私意。今在窮居時。先於此處見得分曉。凡大小事。只從道義上斟酌。可否一直行去。不要萌箇自私自利之心。修名砥行。所以盡爲人之分。讀書作文。所以盡爲士之分。莫先把榮顯一念橫於胸中。其得與否。付之天命。力行不息。

畜德錄

卷十六

義命

七

繩武堂

自然與吉福有觀會處。卽使不得也。與性分無礙。義中之命。有味而可樂。他日幸而際遇。義外之命。無味而可憂。不論官職崇卑。只從見在職分。盡心竭力。以古今賢哲爲師。必使生有益於時。死垂芳於後。上不負國家作養之恩。下不辜父母責成之意。其榮辱得失。自有一定之分。決非求之可得。推之可去者。只算到推之不去。一從此切營求。俱可厭冷。立定脚跟。何等受用。反之己而無愧。質之天

而皆合。清夜夢魂。自然安帖。此正所謂安分之樂。靜裏自當知之。然安分以聽天者。原只是責備人事。非謂人事不盡。而可委諸天命也。若耕田者。必須盡耕耨之力。可望有秋。不

而輒曰。自有命在。或行事不能慎始。與人不能擇交。致有損害凶咎。而徒委命以自安焉。則愚莫大矣。嗟嗟賢聖如孔孟。不能得之不

畜德錄

卷十六

義命

六

繩武堂

可爲之天。而齷齪庸流。乃欲妄希不可得之倖。祇見惡鬼神。而自速禍敗爾。孔孟所能爲者。不去學他。乃欲妄圖孔孟所不能爲者。豈智出其上耶。真愚絕矣。慎之哉。

鄒東廓曰。子友舒國裳喜談星命。嘗喟然謂予曰。悲夫。世之不知命也。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若狂者之冥奔而靡所止也。吾將以命之一定。而不可易者。詔之庶其有廖乎。予曰。若子所言。非制命之方也。有人于此。將以爲

善也。而子語以貧且賤則將沮然自喪矣。有人于此將以爲惡也。而子語以富且貴則將悍然而無忌矣。子將以息天下之狂也。而至沮善以悍惡是助之也。舒子愀然曰。何謂制命之方。曰。富貴貧賤壽夭。天也。人弗能預也。善惡者人也。天弗能預也。故有爲善而逢其逆爲惡而逢其順者。氣機之固也。然能勇於爲善則餓如夷齊。剖心如比干。簞瓢如回。鶉

德錄 卷十六 義命 尤 總武堂

衣如憲癩如伯牛皆聖之徒也雖逢其逆不
害其爲福若忍於爲惡則文仲之位慶封之
富原壤之老皆狂之徒也雖逢其順不免於
禍君子知禍福自己求也其有不毅然於善
而厭然於惡乎是制命之方也已

洪範以攸好德爲福與富壽等則攸好德者
且本言不壽本言不富是命家所言者禍福
也奈何跡世俗一偏之見沾沾焉徒言富貴
壽考而不言德之爲福耶雖然德非陰陽五
行之可得而算卽可知非陰陽五行之所
得而固則命之不得與義爭衡也審矣

屠緯真曰人爲卑官則恨不享大位及享大位而顛躓傾危回想卑官而受清寧之福天上矣人布衣糲食妻子相保則恨不富貴一旦禍患及身骨肉離散回想布衣糲食妻子相保時天上矣人耳目聰明手足強健則恨命不如力欲不稱心一朝疾病淹纏呻吟痛苦回想聰明強健天上矣故安分知足者昌貪求無已者殃古人云上方不足下方有餘是

自在法門也。

朱子強曰○命○能○使○人○窮○不○能○使○窮○者○不○奮○志○能○
使○人○賤○不○能○使○賤○者○不○砥○行○卽○能○使○人○富○矣○
不○能○貧○之○修○德○能○使○人○貴○矣○不○能○勉○之○慎○操○
豈○非○人○不○聽○污○降○於○命○命○實○受○益○損○於○人○爲○
古○志○上○仁○人○增○氣○故○謂○跖○爲○富○而○盜○跖○財○富○黔○婁○義○
富○矣○謂○顏○爲○天○而○顏○回○齡○天○周○穆○名○天○矣○謂○
尼○山○窮○而○仲○尼○位○賤○哀○桓○德○賤○矣○謂○鐘○鼎○顯○

而○日○殫○安○世○爵○榮○董○子○楊○雄○學○榮○矣○是○二○者○
原○各○分○其○貴○於○造○物○命○與○人○各○持○其○半○性○仲○
命○何○必○不○屈○德○全○福○何○必○不○畸○必○求○其○兼○是○
學○士○之○貪○矣○所以君子即有富貴之遇而未嘗為富貴之事然雖不得遇命原不可謂雖不受用福原不可謂晦

王○耐○軒○曰○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
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矣○貧乃士之常分不必貴人富

人凡在人前總取言及是以羣居之中淡

畜德錄

卷十六

義命

主

繩武堂

然○漠○然○付○之○謹○默○可○也○貧○也○窮○也○皆○命○也○非○
告○人○可○脫○

陶○君○爽○曰○曾○見○一○書○載○晦○菴○性○即○是○命○之○說○不○
知○即○是○朱○晦○翁○或○別○有○僧○號○晦○菴○者○其○言○甚○
妙○大○意○言○人○命○之○貴○者○性○必○喜○讀○書○命○之○富○
者○性○必○喜○作○家○命○順○利○者○性○必○明○快○通○達○命○
壽○康○者○性○必○節○養○葆○蓄○未○有○性○視○書○如○敵○而○
登○科○第○性○嬌○情○侈○肆○而○擁○高○資○性○暴○橫○而○係○

令○終○性○拘○滯○而○享○利○達○以○此○相○人○百○不○爽○一○
真○至○言○也○

義即命理統氣數尚且為一此性命俱指氣言有何不一

薛○敬○軒○先○生○曰○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
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乎○此○往○往○於○仕○宦○中○
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為○子○孫○計○殊○不○知○
子○孫○如○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蕩○然○不○
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況又

畜德錄

卷十六

義命

主

繩武堂

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
愚○是○胎○財○於○子○孫○適○所○以○啓○其○敗○家○也○
吳○康○齋○先○生○曰○因○事○知○貧○難○處○思○之○不○得○付○之○
無○奈○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未○易○能○也○又○
曰○貧○而○樂○未○易○及○也○然○古○人○恐○未○必○如○我○輩○
之○貧○夜○讀○子○思○子○素○位○不○願○乎○外○及○游○呂○之○
言○微○有○得○游○氏○居○易○未○必○不○得○窮○通○皆○好○行○
險○未○必○常○得○窮○通○皆○醜○非○實○經○歷○不○知○此○味○
誠○吾○百○世○之○師○也○又○曰○要○當○篤○信○而○已○從○今○

安敢不篤信之也

自己先有箇安身立命處了通固好窮亦好
自己先做箇辱身敗行的了通亦醜窮更醜

袁氏世範曰人之經營財利偶致富厚者必其

命運亨通造物陰賜不達者欲以智力求之

僥倖目前其心欣然不知造物隨以他事取

去終於貧乏所謂人力不能勝天大抵先存

心地不貪厚利任天理如何雖所得者薄必

無後患矣
即所得者厚散場終須還好

畜德錄

卷十六

義命

五

繩武堂

智力求而得者原是命運當有但多了一箇
智力求動了許多非理念頭便來許多非理
之報此氣機相感所必然

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就選時徵方寢二人私

議一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曰總由天

上亦此人徵聞之遂作書遣由此老翁者送至

侍郎令與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免

由天上者送去明日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

天上者得留此人所信者天理便感召得天理來應徵怪之問

焉具以實對乃歎曰官職祿料由天者蓋不

虛也
此連鄭公也被人喚醒

范魯公質曉從子杲曰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

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

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

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

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

徒爲耳

畜德錄

卷十六

義命

五

繩武堂

謝上蔡曰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
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妙我自有
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中

沒箇寧貼時節好不自苦

黃琮宣和初令閩清約不失寒素日多蔬食但

市肉四兩奉母爲人方嚴時正興道藏郡守

黃裳命十二縣各持一疏斂之於民縣各數

萬琮獨不應命既聞他縣皆辦乃自詣郡以

已俸四月代民輸之裳雖不平憚其清直莫敢語有內臣廉訪使者數千以私不答會奏事京師每見朝士必以溢惡之言詆之入見上忽問汝在閩時屬縣有好官否其人出不意錯愕失對惟憶琮姓名極口稱之上喜卽降旨改京官俸代民輸爲朝廷造福多內臣矣朝廷不擢天乃擢之

雖大愧悔然已無及矣

潘鱗長謂不安從郡守自不諂事內臣今人舍己從人只畏其詆詆致礙高遷耳豈知有

畜德錄

卷十六

義命

圭

繩武堂

心營之未必盡福無心聽之未必盡禍

廖德明朱文公高弟也少時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乃宣敎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敎郎宰閩請迂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友相勉爲質之文公文公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之數人則不然固有朝爲蹠而暮爲舜者其

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廣道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德明官至正郎

夢之所形豈必卽是命之所定然命固可造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便是造命的道理

袁氏世範曰操履與升沉自是兩途不可謂操履之正卽宜榮貴操履不正卽宜困阨如此則孔顏應爲宰輔而古今達官不復小人矣

畜德錄

卷十六

義命

圭

繩武堂

蓋操履乃吾人當行之事不可以此責效於天所以仁者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打併精神一串做去千磨百折不容少懈究竟此中自有樂若榮辱升沉不如所願則操履必怠而所守或變不免爲小人之歸矣世有愚蠢而享富厚知慧而居貧寒者皆一定之分不可致詰能知此理安而處之豈不省事貧賤而不能移然後富貴而不能淫

陳棟塘曰龍西溪僉憲語我云往年在京師有

於其子孫子孫所宜有卽無之而必有身所
不宜有卽有之而反無平當可謂知挹注之
理矣後世有貪位慕榮至老死不知止欲爲
子孫受蔭積金地者觀此可以醒矣

賈文宿云客問人生窮通得喪果有命乎曰有
奚辨曰辨之以理非若世之星平術也試以
士言之士未仕初習舉子業研思經術淹貫
義理擲管爲文沛然如泉燦然成錦命焉有

畜德錄

卷十六

義命

元

繩武堂

終窮者乎設有窮焉可以委之命矣苟居則
事遊蕩試則事奔競捉筆不能成句欲僥倖
於萬一一不得志則悲其窮曰有命吾弗謂
之命也旣仕謹守成法明習吏事於人情無
所徇於貨財無所私命焉有不通者乎設有
不通可以委之命矣苟違道以干譽拂民以
從欲廢法以圖利日徇於粉飾之具惟是辱
且不免矧欲求通苟不能通猶然曰有命吾

不謂之命也卽士而農工商旅可類推矣傳
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居易
俟命者盡其道者也行險僥倖者立於巖牆
之下者也嗚呼知此可以言命矣

奔競而得者亦是命所當然固已但何弗不
使之得益見造物之有主與人以爲善而不
與人以爲不善然而凡屬人事總皆囿於氣
數之中不如是卽不成其爲世之治亂故世
治則奔競者少世亂則奔競者多造物亦無
如之何而特以治亂明其是非之有歸則終
有宰焉以默爲之宰而已矣

畜德錄

卷十六

義命

辛

繩武堂

高景逸曰人生爵位自是分定非可營求只看
得義命二字透落得做箇君子不然空污穢
清淨世界空玷辱清白家門不如窮簷鄙屋
田夫牧子老死而人不聞者反免得出一翻
大醜也

公此言可謂
猛鞭痛喝

陳幾亭曰俗諺有現世報三字此在人事已無
足疑惟於天道或有難信者然積誠所透實

有其事如丁清惠改亭翁童子時鄉人大疫公每出則病者聞鬼云丁御史來矣皆潛避公自稔其異未強仕果入御史臺卽予告歸不出者十四年迨起南大理寺寺丞乃復仕累擢操江都御史人疑都御史猶御史也其止是乎已遷少司空未北上又遷南大司空時年七十矣又二十一年乃終存問者三公年四十五夢入鬼錄明歲大饑決志蠲糧濟鄉人所活不下數萬又爲操江時常寬活數十百人其他實政濟民自邑宰至司空不可枚記此爵此壽詎非活人現報乎他人不信命者多經營而信命者多坐聽不如公之力善遠矣公固謂吾數已定而力善不衰彼豈能自必其挽回造化耶豈有覲於挽回而後爲善耶使有所覲而爲之雖善不誠且與出觀則入權門于求要寵者卽有問其爲覲命可轉亦爲善不可轉亦爲善故志常

定心常安矣總不想到可轉不可轉定理定數皆天也無定數則人皆起妄求之念無定理則爲惡者何以懲爲善者何以勸德適如其名位壽算之數定數卽是定理德不適如其名位壽算之數或與或奪定理卽是定數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孟子所謂非正命者是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程子曰人之于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又要處置得好又要放有掉得下纔得此心之正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呂叔簡曰大丈夫看得生死最輕所以不肯死

者將以求死所也。死得其所，則爲善用死矣。成仁取義死之所也。

是爲如命

荆川先生出入僅一小航船，敝甚不蔽風雨。凡三四年如一日。後以病就醫，無錫友人見船，敝以小樓船易之。至藕塘遇豪僕舟，舟牽望其尾篷，僕怒甚，以輒石擊先生舟。先生自出，遜謝不省，痛扶且罵而去。先生因作知命說。

畜德錄

卷十六

義命

重

繩武堂

謂航者吾分也。樓船者非吾分也。據其分航，可免侮。非其分樓船，不免據其分。三四年可不則一日，固不可有味哉。此言可以深思而省矣。

不罪豪僕之肆侮而轉自咎其非分，此可謂處橫逆之法。他人於此便生出許多葛藤，豈非世本無事，人自擾之。

畜德錄卷十六

畜德錄卷十七

震澤席啓圖文與甫纂輯

勸戒

呂東萊曰：與君子居，則以小過爲大過；與小人居，則以小善爲大善。蓋立乎衆君子之間，所見所聞皆善也；苟已有纖芥之過，是以一濁而污百清也。人必競以爲怪矣。故過雖小而必自以爲大焉。立乎衆小人之間，所見所聞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一

繩武堂

皆不善也。苟已有纖芥之善，是以一清而形百濁也。人必競以爲高矣。故善雖小而必自以爲大焉。所以聖人切戒，夜不如此而已，而樂多賢友。大抵士之與小人處者，其善易爲故，其心易足，其名易彰。故其心易驕，易足者怠之本也。易驕者傲之本也。既怠且傲，其去小人不遠矣。嗚呼！士之不幸而與小人處者，豈必隨其爲惡哉？雖自守爲善而冥冥之中已爲所移矣。此卽入鮑肆而與化。

良可戒之哉

鄭清之曰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天怒可憂而以為易天休可喜而以為難蓋憂則懼心生懼則怒可轉而為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為怒

所以妖異未始非福兆禍祥未始非禍徵

羅景綸曰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為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竊以為不可人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二

繩武堂

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為此官逐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寬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繫繫之憂而州縣守令勢反出己下可以凌轢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做慢縱恣觸事情然愚意以為可且為營一稍在人下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

前輩成就後輩者如是則後輩

所以自磨礪者可知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人終身前輩愛人以德至於如此

羅文毅公倫上叔父及兄輩書曰為人祖宗父

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

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也謂有好

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足以安國家

奠蒼生垂後世耳若只求飽煖習勢利如前

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然所謂好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三

繩武堂

子弟者亦在父兄有以成就之耳記云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何謂齊家不爭田地不占山林不尚鬪爭不肆強梁不欺鄰里不凌宗族不擾官府不尚奢侈弟讓其兄姪讓其叔婦敬其夫奴恭其主只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便齊得家也若爭一畝田一弓屋彼此不讓或至人命或訟官司所益甚微所損甚大凡事皆若此類而此事尤切故特言之其餘

取債之屬民甚貧窮可憐自己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陰德奴僕放橫必不可縱自今以後無片言隻字經動府縣方好不然外人指議此人要作好人不能齊家世間安有此等好人哉由此得禍未可知也兼我在此國事日在心懷進退得失有義有命吾心視之已如孤雲野鶴脫灑無繫戒之戒之

子弟在官砥礪名節往往為父兄在家所累亦有父兄在官為子弟在家所累在官在家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四

繩武堂

雖鞭長不及馬腹然父兄猶或能嚴戒其子弟若父兄之不相諒者子弟有無可如何之勢先生此書直為斯世子弟苦口於其父兄矣○顧涇田先生有云在官者不知有家方能盡分在家者不知有官方能守分亦是千古名語

袁君載曰劫盜雖小人之雄亦自有識見如富家平日不剝剝又能樂施種種方便當兵火擾攘之秋猶得保全不忍焚毀其室凡盜所快意焚掠者皆積惡之人宜自省也

此所謂盜亦有道於已則為惡而不為善於人則借善而不惜惡夫遇盜賊宜乎玉石俱

焚而猶且為其所重得免禍害人奈何而不為善也

陸應期大同人正德初賈齊魯間同舟者三四輩不知舟人皆盜也數因事設罵之應期獨否又時時推飲食勞苦焉一日舟人遲遲不肯進若有所待同舟猝欲加鞭頃之盜發擁應期坐樹下相誠曰公長者願無犯執同舟者榜掠之劫其資一空比去應期橐如故善者又何曾喫虧耶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五

繩武堂

王陽明先生在廣西書示子姪正思等曰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我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市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已也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為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師友之助逮今中年未有所成先生猶作是語世間父兄之自警勵

當何爾輩當鑒我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
他日之悔如我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麪
雖賢者不免況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
惟痛懲深創乃為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
遊高明此言良足以警小子識之

馮時可曰昔人云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

窮

人情無厭可笑如此

以有涯之身馳無涯之念何異

乎夸父逐日愚公移山也偶讀顏氏家訓倦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六 繩武堂

倦以少欲知足為戒又云婚姻勿貪勢家勿
貪富家心竊服之無論婚姻卽子孫福澤亦
不可強圖但苟無絕文種不必科第苟無損
善業不必富厚

語云知足常足此乃常足之道

上無求多於

天下無求備於人何用不臧何用不適

凌登名壁疏曰惜錙銖似纖嗇久之不覺日益

損毫毛似無損久之不覺日消

要知此二語不是講做人

道理謂片言隻語為無傷終成大隙謂才高

年少為可恃後悔難追此圖大於細之道也
當急遽時應以安閒則措置妥當當忿怒時抑
以禮義則心氣和平勢順力便人縱意處還
須却步榮名厚利人得意處莫生羨心此圖
難於易之道也

洪自誠曰天地有無窮的力量然一日纔到午

後便急忙晦冥以蓄來日之光華一年纔到

秋來便急忙收斂以養來年之發育人生財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七 繩武堂

力幾何分量幾何而事必欲做盡福必欲享
盡智巧必欲用盡

其如人情必不肯留餘地何

是焚林而

狩竭澤而漁矣如明年之無獸無魚何

洪氏又云高而卑持滿而謙守卽天地鬼神無能乘除我此亦可為特滿者勸

語云門無國士家雖大必敗座有嘉賓家雖微

必興故晉公子從遊有三賢士識者必其成

霸功宋壽王門下有三大才相者必其居帝

位然則縉紳之家富厚之室無高人勝士以

爲入幕之賓。乃徒與宵人媚子。相爲阿比。吾恐門無桃李之蔭。室有蒺藜之殃矣。

禮義廉恥。家之四維。無高人賢士。將此四者便缺少了。所以不祥。

才無大小。要之見功。位無崇卑。要之立效。故與其高才盛位而鮮功。反不若微能薄祿之奏績。

李昌齡樂善錄曰。世間萬物。久聚必散。自然之理也。夫金穀寶貨。雖萬乘之貴。且爲養天下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八

繩武堂

而散。苟不爲此。必若鹿臺鉅橋。不能久聚。世之愚者。常聚金穀寶貨。自謂可使子孫世世不散。真可怪笑。及夫散也。不以水火去。則盜賊去。兵革獄訟去。不肖子孫去。此事自古皆然。非止今日。是故鄧通之銅山。不能有萬日。石崇之金谷。何常傳百年。金穀寶貨。不可久聚。如此。子欲積善之家。常以其餘者廣施惠於親戚朋友。故舊鄰里之不足者。小民之貧

困者。人有患難疾苦者。天既福之以富。而又與以爲善之資。使之益種後福。何其厚也。切勿負却。苟能如是而散之。則將復聚於吾之子孫。蓋陰功陰德厚矣。

李元薦曰。德之與福。其機相爲桴感。若無德而

受福。則福亦禍也。淫人富。謂之殃。有德而受禍。則禍亦福也。貧賤憂戚。玉汝於成。如何不是福。國語云。德福之基

也。無德而受福。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有日矣。君子不可舜禍而徼福。宋人之饋塞翁之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九

繩武堂

馬豈可常理觀哉。

薛近泉曰。易發難制。忿心爲甚。忿心一熾。無緣制遏。則致相詈相毆。相讐。惟知爭小利。而不思有大害。爭虛氣。而不思有實禍。告訐爲能。而不思含忍退讓爲賢。或因尺地而賣數十畝以爭。或因百錢之虧。而用數千貫以爭。何苦。豈知得忍且忍。得戒且戒。不戒不戒。小事成。大識破此意。聽人和解。以其必忍氣於吏胥。

者移之以忍鄉戚以其必路費於門隸者移之以讓友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終身讓路不失尺寸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則省財省力心身安寧人亦信服比之忿爭

鬪訟拘囚苦楚荒廢本業亡身及親者相去

一何遠哉如或事關利害不得已求直于官

幸蒙官司見直行之稍峻亦當委曲以全鄉

戚友鄰之義留有餘不盡之情他不是便宜了

便切不可逞力求勝致有損傷則直反爲曲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十

繩武堂

冤反被罪

自己便宜何在破家蕩產來却買箇自不是雖有至愚不爲此矣

又有桀黠之徒挾其小慧逞其機巧人本不

爭而挑哄之使爭人本不訟而煽激之使訟

何提刑詩所謂引人平地破家產他在傍邊

冷眼看兩競力疲多願息中人未了又經官

者是也昔唐雷衡自咸通中至十一世孫孚

未嘗訟人於官而孚之父子始發大貴人以

爲積善之報夫不訟者既爲善則慣訟者非

爲惡乎而唆訟者豈非尤爲惡乎不訟者既
有餘慶則慣訟者其無餘殃乎而唆訟者又
豈無餘殃乎

呂叔簡曰古之士民各安其業策勵精神點檢

心事晝之所爲夜而思之又思明日之所爲

君子汲汲其德小人汲汲其業日累月進旦

興寢息不敢有一息怠慢之氣夫是以士無

惰德民無怠行夫是以家給人足道明德積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十

繩武堂

身用康強不罹於禍今也不然百畝之家不

親力作一命之士不治常業浪談邪議聚笑

覓歡耽心耳目之玩騁情遊戲之樂身衣綺

穀口厭芻豢志溺驕佚懵然不知日用之所

爲而其室家土田百物往來之費又足以荒

志而養其淫消耗年華妄費日用噫是亦名

爲人也無惑乎後艱之踵至也

造化但能生人而所以養人者全在人爲故
人無大小位無上下無不蚤作宴息急急忙

忙各事其以養人即各食其食以自養世
便原來如此做而今却欲於其間獨佔
又且縱情極欲多行不義為害斯世非止一
端造物其容之耶

張鳳翼譚輅曰男子即已身不沾祿於兄弟叔

姪間有得科甲者亦宜足為家慶與已乃有

生忌心者寧冒認同姓貴人為宗攀援異姓

貴人為戚雖傾家而不惜甚矣人情之惑而難悟也婦人

即身不生育苟妾媵產子亦足以延宗祀與已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主

繩武堂

何乃有生妒心者寧至老無所依伶仃孤苦
而不悔此舉世通弊惜無有能開諭之者

沈龍江先生垂涕衷言曰吾家子弟二十年前

尚不能皆有衣冠皆稱饒裕而近年來乃人

人有衣冠榮身有良田美宅資財足用出門

有車馬僕從從者至彼此不能相識豈非祖

宗陰德神明扶佑積仁累善餘慶所貽顧極

盛難繼持滿易傾天道乘除數有一定而作

善降祥作惡降殃人事感召理尤不爽故善

享福者勿更得隴望蜀營營無厭只宜履薄

臨深兢兢自保其尚須以手捫心默自思念

吾昔茅茨而今大厦吾昔僅一夫之田而今

連數井之壤吾昔猶奔走衣食而今則安享

富厚吾分已踰吾又何求吾自今惟知止知

足守理守法以上培先德下啓後人即神祐

可延家聲不墮以上說兢兢自保若猶復貪得未已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主

繩武堂

競進不休居已侈而猶恢田已多而務廣強
之鬻不出其本心與之直不合乎公道丁清惠公

所以謂得之須光或逼債以傾人之產或牽

牛以蹊人之田或縱牙爪於通衢或逞報復

於私忿諸如此類猶自多端我漁利下人亦

乘機以規利我行惡下人皆借勢以助惡此其

造禍作孽有何算數主人即極謹嚴猶恐乃

有罔上而為之者而況主人自啓其端遂使孤獨鰥寡忍氣吞聲道路里鄰旁觀側

目顧猶且揚揚得意見謂豪強兀兀勞心自

矜謀略以上說管夫豈知神目如電法網不

疎巷議在前吏議隨後惡名一潰欲洗難除

衆指交加不摧自仆當斯之際悖入者不免

悖出多藏者亦復厚亡室雖廣而不得寧居

田雖多而不能安享身既窘迫猶累及妻孥

名已僂辱復玷及祖父欲益反損欲進反却

得乎失乎利乎害乎柳玘有云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古

繩武堂

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

登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所宜刻骨

可與此書交微互發骨肉關情宗祏繫念恐誤及于陷

穽因明示以周行杞人過計何妨越人坐視

則忍孟子曰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

而道無他戚之也其謂予哉

高景逸曰作好人眼前覺得不便宜此還是別人看來若

論本人只就眼前好人的身心此不總算來

是太便宜作不好人眼前覺得便宜總算來

是大不便宜

陳眉公曰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

過三節後官官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

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

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國朝史良佐

南京人爲御史巡西城而家住東城每出入

怒其里人不爲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

御史詰之其居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圭

繩武堂

悞却曰倪尚書何如曰倪尚書亦南京人其

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

諭止之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

車乃勞爾曹起耶先輩不敢以貴富民等愚

意史公猶倪公人多厚望士大夫其如是

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內善其言悉解遣之

倪尚書爲文毅也史與倪同鄉里先正遺型

里人乃爾可見品大抵居朝廷則爲公卿

歸則原是鄉中一措大耳。特以冠服裝成貴賤。不知其故。吾猶在也。乃擁簇童僕。呵叱父老。聞倪文毅司馬溫公之風。得無顏汗乎。

王陽明先生寄諸用明書云。得書知邇來學力之長。甚喜。君子惟患學業之不脩。科第遲速。所不論也。況吾平日所望於賢弟。固有大於此者。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耶。聞階陽諸姪。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去

繩武堂

竊以為不然。不幸遂至於得志。豈不悞却此生耶。今世安得聞此長者提誨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況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為其英華太露耳。若不以吾言為迂濶。當自有進步處矣。進步不在科名

鄧西張先生訓子曰。甘自苦來。甘始可久。福由德致。福始可保。凡做大官。做大功業的人。俱在貧困裏魔難出來。卽如范文正公司馬溫

公微時。何等落莫。而先憂後樂之志。不敢嫚

語之心。自幼時已有定見。甘受糞粥惡衣之

困。一味只知讀書向學。下帷絕編。此中動心忍性。曾益

不能不後來際遇時。隨處盡職。俱做好官。直

至參與大政。其至誠所孚。四夷仰之。百姓愛

之。主禍福利害。榮辱進退。如浮雲過前。一毫不入其心。這皆是貧苦中養就來的。如今難道教你們尋箇貧苦來受。只就見在一意抑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去

繩武堂

畏節省。只守布衣菽粟之分。此便是勞苦空乏存心

讀書。與貧苦書生。更加一倍精進。此便是動

便是苦了。境遇何定。存乎人之處。之。以憂患

樂之心。處憂患這不由得他人。俱是印擡舉

自己。做箇好人。若能就中得力。便做到不然

後來苦至禍至。恐難禁也。

讀書鏡曰。南齊江泌。食菜不食心。以有生意。惟

食老葉而已。宋高頌有所乘馬老。以糜飼之。

曹彬每冬月禁勿脩葺牆壁。謂瓦石間百蟲所蟄動之恐傷其生。伊川在經筵。哲宗盥漱噴水避蟻。夫王侯將相猶仁心不殺如此。今人驅役奴隸遠致異品。既飽則揚揚自得。少不如意則怒罵庖者。宋仁宗猶愛食牛肉之惡世人奈何縱欲乃染習成俗。見聞久慣。以為飲食合當如此。而不以為怪。貪生畏死。人物同也。愛戀親屬。人物同也。所以不同者。人有智。物則無智。入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大 繩武堂

能言物則不能言耳。哀哉。朱平涵曰。擇禍莫若輕。今之人能言之。未有能行者。余下一轉語曰。擇福莫若輕。夫福之為禍根也明矣。可不兢兢審所擇乎。陳幾亭曰。仁心為質之人。無在不可以種福。福從業業從心。地位奚得而格之。若刑官若元帥皆殺人之地也。然于定國為廷尉。曹彬定江南還。皆自知其後之當興。何則。不殺一人。

不妄殺一人。皆生意也。殘刻之子已無足云。獨恐懷仁心者。以處兵刑之位為不幸。則請驗之于曹二公。仁道至大。隨所在而務盡焉。可也。主徵輸者但須寬緩。有法不尚敲朴。而民之使共仁者衆矣。主考校者但須據文優劣。不通賄囑而士之被其仁者衆矣。兵刑二者正賴好仁者以全民生。何云不幸。程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是學問了。驕人便不。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尤 繩武堂

晦翁先生曰。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虚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只須識得天下之公四字。使人見我見一。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切來不得。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辭。如對讎敵。無復少長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為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陽明先生亦有一段論及二君足見後學習氣難除。方正學先生曰。無先己私。而後天下之慮無重。

外物而忘天爵之貴。無以耳目之娛而為腹心之蠹。無苟一時之安而招終身之累。難操而易縱者情也。難完而易毀者名也。貧賤而不可無者志節之貞也。富貴而不可有者意氣之盈也。

薛敬軒先生曰。切不可隨眾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真見。乃可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為古人之事。則難。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手 繩武堂

過來語。正所謂為之難言之得無訛也。

袁氏世範曰。凡人行己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此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雖孔子亦以敬鬼神事大夫。畏大人為言。此其所以為聖人。況下此者哉。彼有行己不當理者。中有所慊。動輒知畏。猶能避遠災禍。以保其身。至以君子而偶罹其災禍者。多由自負以名致之耳。纔自負便不循理焉得無禍

老成之人。言有迂濶。而更事為多。後生雖天姿聰明。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為迂濶。凡其身試見效之言。欲規訓後生者。後生厭聽而毀詆者多矣。及後生年齒漸長。歷事漸多。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艱難。備嘗之後矣。

大抵前一輩的所見。後一輩便道他是迂濶。孔子時便有先進後進之說。豈知前一輩人。也曾做過少年。來少年所見。未必非前一輩人。經見過。只是天下有一定的道理。不與時代。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主 繩武堂

為遷移。若謂前一輩為迂濶。則最前者莫如六經。四子。奈何終是改變。他不得。要知迂濶原是美名。孔子所謂無欲速。便是迂濶。見小利。便是迂濶。迂濶者。理也不要迂濶者。欲也。今人動以此詆呵。循理者。循理者。亦往往以此自疑。而不終其守。幾曾見不由乎理。却做出些好事來。却不曾受過敗壞來。

王文康公詠牡丹詩云。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作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校。此謂立乎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噫。世有空負大名。終鮮實用者。若何不媿。

趙次山公訓孫雲崖公曰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

貴

目中所見如是者多矣凡事只應留後手不應先透如人生福命固有定分透支一分便無一分又況其定分中或原未必壽與貴者耶何不留下些後手如諺所謂淺水長流則雖定分不壽而或轉以得壽定分不貴而或轉以得貴耶

胡嘉棟曰今世縉紳居鄉者多以請託媒利且云脫人刑獄受金何傷成人功名取利非枉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圭

繩武堂

不知刑賞國之大法我以片語尺牘顛倒是非使有罪者倖免則無辜者必含冤無學者倖進則有才者必被枉抑人情好惡之公奪天道禍福之柄真衣冠之大盜名教之罪人也

語極警快此讀之者皆為雙然

許名奎曰人之少年譬如陽春鶯花明媚不過九旬夏熱秋凄如環斯循人壽幾何自輕身

命貪酒好色博奕馳騁狎侮老成黨邪嫉正棄擲詩書教之不聽玄鬢易白紅顏早衰老之將至時不再來不學無術悔何及哉

王耐軒曰東坡言人心真不可縱放閒散既久纔有毫髮許事便自不堪誠哉是言陶侃豪傑之士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百甕於齋內正以人心一懶則百骸俱怠百骸俱怠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圭

繩武堂

愚謂士君子內有內之功外有外之功身有身之事物有物之事處有處之所當行出有出之所當行何處可放著一懶字來

王少湖曰人有九不幸惟秉明哲體至虛者乃能知而亟圖之而氣高志滿者弗屑也何為九不幸位尊而人莫敢面言其非道尊而人莫敢面拾其短分尊而人莫敢面斥其過齒尊而人莫敢面匡其失文盛望尊則人莫敢面刺其愆學博譽尊則人莫敢面陳其謬情

疎勢遼則人莫敢面詰其違以上是不幸氣高色

厲惡聞善言則人莫敢面攻其缺自足其智

自以爲是謂天下莫已若則人莫敢面舉其

疵此二者直是自棄其善不可謂不幸此九者人之至不幸也

而能免焉者鮮矣其惟明哲乎斯能察矣惟

至虛而勿自滿乎斯吾樂求而人樂告矣

呂叔簡曰古者鄉有緇紳家邦受其庇蔭士民

視爲準繩今也鄉有緇紳增家邦凌奪勞費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五 繩武堂

之憂開士民奢靡浮薄之俗然則鄉有緇紳

鄉之缺也風教之蠹也吾黨可自愧自恨矣

此固有激云然然務自省勵毋使人實其言則鄉邦之福亦緇紳家之福

士大夫居鄉無論大有裨益只不違禁出息倚

勢侵凌受賄囑託討占夫役無此四惡也還

算一分人或曰家計蕭條安得不治生曰治

生有道如此而後治生無勢可藉者死乎或

曰親族有事安得不伸理曰官自有法有訟

必藉諸請謁無力可通者死乎

公何言之痛切也要是片婆心欲與天下後世藉朝廷之榮爲鄉邦之望者同作一賢

耳

評品古人必須胸中有段道理如權平衡直然

後能稱物輕重看孟子所謂知人論世原從交友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

過來此是何等地位若執偏見曲說昧於時

不知其勢責其病不察其心未嘗身處其地

未嘗心籌其事而曰某罪也某過也是瞽指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五 繩武堂

星聲議樂大可笑也君子恥之

公又謂清議所加不可或輕懼之也惟此事得罪於天甚重然則評論今人亦正未易

彰死友之過此是第一不仁生而攻之也望其

能改使及聞之也尚能自辨死而彰之夫何

爲者雖實過也吾爲掩之

朋友之過生前不能規之使改乃是已咎又忍彰之耶

倪正父曰力有強弱量有大小不可過也今有

人力能負百斤者有止能負五十斤者以錢

傭募能負百斤者其直若干能負五十斤者則半之能負五十斤者不敢貪百斤之直今有舟可以載百斛者有止可載五十斛者以錢僦賃能載百斛者其直若干五十斛者則半之可載五十斛者不敢貪百斛僦直而惟五十斛之載此小丈夫之智有知量如此今之士大夫不量其才德之所任而惟高爵重祿之貪可乎

易鼎之四所當占也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美 繩武堂

朱平涵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此句妙絕妙絕然庸人擾之猶可才智者擾之更不可言

宋室被王荆公一擾而遂以不支

雖總歸於庸而禍之大

小必有別矣

陳幾亭曰物之稱也必好嬉戲雞貓狗馬皆然稍長則各得其正性矣雞司晨而哺雛貓靜伏而辟鼠狗晝臥而守夜馬致遠而聽御嬉戲之在人也曰童心搏蒲博奕臂鷹蹴鞠喜

豪飲愛冶遊悅鄭聲喜怒不常之類皆是也及其長也而不知反其正性甘處羣物之後乎

魯昭公生十九年矣尚有童心君子即以知其不終可不戒哉

陳眉公曰趙子昂老態詩云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飛眼雪生髯扶衰每藉過頭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拘攣巾不裹中腸慘戚淚常淹移牀獨就南榮坐畏冷思親愛日簷簾冠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美 繩武堂

徐延之云非身處老境真知灼見者不能諳此洪浩熙寧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書寄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尚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

此與後詩皆極真摯動情

歸養錢塘吳慥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劒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

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鴈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窓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慥始以丁憂還家。嗟乎世之宦游者多矣。銜命千里親老。不獲從甚。則倚閭陟屺。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於賓客。笑語及郵筒筆楮之間。寧抑已不忍傷子之情。說到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載。十載出而裾絕入而室虛者。豈少哉。則前此人子更極罪痛。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天

繩武堂

詩可念也。

名利壞人三尺童子皆知之。但好利之弊。使人不復顧名。而好名之過。又使人不復顧君父。陳仲子便是好名。而不顧其母兄者。世有妨親命以潔身。訕朝廷以賣直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爲立界牆。全體面六字。斷送一生。夫不言堂奧而言界牆。不言腹心而言體面。皆是向外事也。此即伊川所謂纔得外物好時。

身心已不好了。

唐張文成曰。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李晉中書令崔湜。蕭志忠。岑曦等。竝外飾忠鯁。內藏諂媚。翕肩屏氣。舐痔折肢。附太平公主。竝騰遷雲路。咸自以爲得志。保泰山之安。七月三日。破家身斬。何異鵠鴛棲於葦荇。大風忽起。巢折卵破。後之君子。可不鑒哉。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天

繩武堂

而縱之。既醒而悔。尉畏其暴。不敢以實告。既而普病見奴晝夜爲祟。自分必死。使人禱之。尉因使奴出見之。普病遂愈。由此觀之。苛虐者。亦有人心。故病則見祟。人命者。必不可傷。故不死亦祟。善於因事致戒。人豈可因一時暴怒而傷人命乎。

王韶在熙河。多殺伐。晚年頗悔。恨栖心空寂。冀有以洗滌之。嘗請佛印元公升座。元知其意。

炷香曰此香奉爲殺人不曉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於時大衆莫不稱善韶聽之亦悠然意消後疑心未歇又問黃龍心老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心老曰譬如有人貧時負債及富而遇債主其必償乎否也韶曰必償此是心理難滅然何不覺之於前至此則天理難有悔已無及不可有而求有曰然則雖聞益重其罪則亦適速其死而已道矣奈債主不相放耶韶自是怏怏不悅未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三

繩武堂

幾疽發背而卒

惟積惡者愈事神佞佛彼其意以爲有神佛在可以無罪不消無愆不減不知如是則何以謂聰明正直之神錄此以令若輩心懾心理之不滅正是天理之昭彰處韶之所以疽發背死死於心理也

何垣曰富兒因求宦傾資汗吏以贖貨失職初皆起於慊其所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也各泯其貪心而安分守節則何奪祿敗家之有

知晏子非惡富恐失富之意則必無此病

明霍文敏公韜家書曰太祖初年凡大族皆誅且徙惡其吞食細民也只義門鄭氏一族保全謂其守禮義崇儉素不害鄉人也足爲守義之勸自古亂世則大家先覆財穀爲人所利賊爭趨其家殺其人取其妻女奪其財物雖盜賊之常亦天道惡盈爲富不仁鬼神皆降之禍此足爲後世明鑒爲人祖父預積德義爲後世預保性命可也祖父累世積德子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三

繩武堂

孫一日不善猶致傾覆蓋成之難而敗之易況素無積德之實望子孫他年享富貴保身命不亦難乎韓山子謂人每臨終時憂子孫宗積惡來平日專事苛刻討便宜損人利己靡所不爲是日日殺子孫也平時自我殺之臨終自我憂之不惑之甚皇親張家今遭極禍揚州高尚書一百頃田五十萬銀一日抄沒追及親戚亦平日積惡所致予非道人之惡欲兄弟子姪視此爲鑒也

袁氏世範曰。人有詈人而人不答者。人必有所容也。不可以爲人之畏我。而更求以辱之。爲之不已。人或起而我應。恐口噤而不能出言矣。人有訟人而人不較者。人必有所處也。不可以爲人之畏我。而更求以攻之。爲之不已。人或出而我辯。恐理虧而不能逃罪矣。

被別人占地步去。自己全無地步。焉得不敗。然彼之地步。不是奪我的。却明明有箇地步。在自不思去占教。他怎生奈何我得。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三

繩武堂

凡人之敢於舉債者。必謂他日之寬餘。可以償矣。不知今日之無寬餘。他日何爲而有寬餘。譬如百里之路。分爲兩日行。則兩日皆辦。若欲以今日之路。使明日併行。雖勞苦而不可至。凡無遠識之人。求目前寬餘。而那債在後者。無不破家也。切宜鑒此。

或亦有出於不得已者。只是明乎此理。則處之有節。庶幾無用。

清江敖英曰。楊子雲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或

疑斯言也。幾於怪。予曰。害盈福謙。鬼所司也。高明氣燄之家。其惡易盈。鬼實瞰之。將以降之。百殃此固感應自然之理。無足怪者。雖然。必瞰於室。何也。予曰。凡欺天罔人之惡。多萌芽於暗室之中。以爲人莫我知也。殊不知冥見孔昭。恆在茲哉。雖然。不瞰尋常百姓之家。何也。予曰。尋常百姓之家。何惡之能爲。若繁而瞰之。鬼之威靈。不亦褻乎。蓋嘗徵之人事。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三

繩武堂

朝廷遣使巡天下。惟督察強宗豪右之惡。而震罰之。曷嘗問賣菜傭耶。如此。則幽明一理。夫復何疑。此論亦佳。但恐此處無之。諺云。意也。凡人一念之萌。孰非鬼神之所降鑒。

歷代縉紳之禍。多肇於言語文字之激。是故誹謗激坑焚之禍。清議激黨錮之禍。清流激白馬之禍。臺諫激新法之禍。禍生於激。何代不然。激便是客氣用事。故其始也。一人倡之。羣

起而和之。不求是非之歸。乃謹焉狂焉。牢不可破。其卒也。不可收拾。則所傷多矣。

鄭國諸生。訕議執政。咸陽諸生。誹謗君上。幸而遇子產。則不毀鄉校。不幸而遇祖龍。則便下毒手。後之誦法孔子者。當以此爲殷鑒。何者。古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執政乎。況君上乎。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夫祖龍無道。甚於虎狼。括囊自晦。猶慮其及之也。矧身無言。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誨

繩武堂

責顧啾啾而橫議乎。

何淡所曰。貪夫狗財。烈士狗名。余嘗悼夫世之。

狗財者之衆。而狗名者何少也。前數十載。吾

廣士大夫。多以富爲諱。廉山於恥士大夫爭有恥心世道便好

自灑濯。以免公議。及余接世務以來。聞人仕

衆必問曰。好衙門否。聞人退衆必問曰。有收

拾否。必如此。纔見親。應知世務。更誰好。向做官人。開一聲。別樣。一世道。循環。不知何

且耀金珠。廣田宅。以驕里閭者。世不以

爲過也。夫勢大則用奢。父驕則子汰。卒之顛覆。而後知財爲禍梯。亦已晚矣。

餘冬序錄曰。宋萬歸宋。宋公靳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愛子矣。萬病之遂殺宋公。晉孝武帝耽於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諸妹少矣。貴人潛怒。帝醉臥。貴人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如張。而其君以一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誨

繩武堂

言取殺身之禍。人情可恃乎哉。

不是人情不可恃。乃以戒寵幸之不可太恣。語言之不可或失。

世傳聽讒詩。不知何人作。其詩曰。讒言謹莫聽。

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婦

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

絕。堂堂六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

人不見血。詞意明切。惇倫君子所當玩也。

孔毅父曰。五代史曰。禍之來也。陰必惑之。以至

於敗方安重榮之叛於成德軍也。鎮之衙署

堂前有揭幡竿長數十尺。重榮將叛之前一

日。張弓彀矢。仰竿杪銅龍之首。謂左右曰。我

若必有天命。則當一發而中果中。此已為天所絕。故天

亦任所欲。以左右即時拜賀。後終於斬首漆

顱焉。又漢李守貞叛於河中。嘗會將佐守貞

執弧矢遙指一虎舐掌圖曰。我若有非常之

事。當中虎舌一發中之。左右拜賀。守貞自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彘

繩武堂

負終於舉家蹈火。王師於烟中獲其尸。斷首

函之。南史張敬兒自敘夢云。未貴時夢居村

中。社樹歛高數千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

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其妻

尚氏亦曰。我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

元徽中夢一牌熱。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

熱。君得開府。今復舉體熱矣。敬兒有異志。終

為齊武帝所執。伏誅。此皆五代史所謂禍之

來。陰必惑之也。

王勉夫曰。君子之治小人。不可為己甚。擊之不

已。其報必酷。余觀北史張仲瑀掌銓。選排抑

武人。不使預清品。一時武人攘袂扼腕。至無

所泄其憤。於是羽林武賁幾千人。至尚書省

詆罵。直造仲瑀之第。屠滅其家。羣小悉投火

中。及得尸體。不復辯識。惟以髻中小釵為驗。

其受禍如此之毒。事勢相激。乃至於此。為可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彘

繩武堂

傷也。莊子謂刻核太過。則不肖之心應之。今

人徒知銳於攻擊。逞一時之快。而識者固深

懼之。

禍之來也。往往有所應過於所感者。此蓋事勢使然。或已發而難為制。或乘鋒而肆其極。

故君子必慎所感。

洪自誠曰。孫秀求綠珠於石崇。不得而崇竟因

秀以誅阮佃夫。求張輝於何恢。不得而恢乃

因阮坐廢。噫。吾聞虎有被人繫其蹠者。乃決

蹠而逸舍一蹠以全一身亦物性之靈也二
子乃戀一嬖倖而取誅廢之禍何智之不虎
若哉語云剛欲殺身不顧柔欲殺身不悟信
夫

漂母飯韓信而不受其報漁父渡伍員而不受
其贈豈無見哉蓋世人朝施恩而暮責報旦
立功而夕望賞賞得其平猶求多於分外報
失其當遂留恨於胸中卒之功以罪掩恩以
畜德錄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五

繩武堂

怨終從古多少豪傑往往以身膏鼎鑊而潤
斧鑕皆坐是病一翁一媼灼見及此乃於二
子微示其意居功能者可以深長思也

為善而望報於
天者亦當鑑此

槍榆子曰富貴其何常哉藉富貴以積德可也
藉富貴以造孽不可也德積則富貴延長孽
積而富貴忽謝去矣余邑往往有方盛而忽
衰者可鑒也世人一得富貴氣勢赫奕凌轡

鄉間摧搜孤窮日以官室田園貨寶金珠子
女玉帛橫集胸中計必滿其谿壑而後為快
嗟乎谿壑未滿而殃孽已滿矣然後上帝禍
之鬼神極之促算絕延乃始仰天賽神號呼
求免焉無及矣

鄭東廓先生謂富者以財濟乏貴者以勢力
拯厄如有目者指盲以路有手足者拔跛於
溝壑方是自盡仁體若倚富削貧
挾勢凌賤是誑盲擣跛必為神極

石瀆子曰貪也者其殺身之阱乎貪色死色貪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五

繩武堂

酒死酒貪盜死盜貪鬪死鬪貪獵死獵貪漁
死漁此人情之所共明也貪祿死祿貪位死
位貪權死權貪賄死賄貪名死名貪計死計
此人情之所易暱也是故商鞅之車裂也黃
歇之刺死也主父偃之夷僂也石季倫之滅
亡也崔浩之族誅也大夫種之賜劍也此豈
其智之弗明哉情有所暱而弗能忍耳猩猩
獸之好酒者也大麓之人設以醴尊陳之飲

器小大具列焉。織草爲履，勾連相屬也。而置之道旁。猩猩見，則知其誘之也。又知設者之姓名與其父母祖先也。一一數而罵之曰：「奴欲害我乎？」已而謂其朋曰：「盍少嘗之，慎毋多飲可也。」相與取小器而飲，罵而去之。已而取差大者而飲，又罵而去之。如是者數四，不勝其屑吻之甘也。遂大嚼而忘其醉，醉則羣睨嬉笑，取草履而著之。麓人追之，相蹈襲而就。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罕

繩武堂

繁無一得免焉。其後來者亦然。夫猩猩智矣，惡其爲誘也，而卒不免於死，貪爲之矣。於乎古今之死貪者多矣，豈獨一猩猩哉？

南京某生赴京試，日旅邸對門某指揮使第也。有女年及笄，窺門見生出入，風流瀟灑，遂屬意焉。試畢後數日，女使婢授意於生，言父已他往，期以是夜相會。生懼累陰德，不敢從。同居一友素輕脫，竊知之，乃僞爲生赴約，其婢

暗莫辯引之入，適揮使歸，見門未閉，疑焉，突入見之大怒，拔劍俱殺之。首之有司，明日榜出此士首列，因告人曰：「使吾若往，已在鬼錄矣。」少年士子當以此二人爲法戒。

陳棟塘曰：正德己卯，余謁選北上，泊於王家渡，同泊數舟，皆同輩也。會坐間，俄舟人與土人猝毆，至乃余家僮焉。詢之家僮，曲遂薄責之，而諭土人去。是正理坐中某者，新喻人，遽嚇然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罕

繩武堂

曰：忽出翻案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我官船，行劫反誣我舟人毆耶？縛之後，召土人之役於官者，撻之。令上誣狀，其人叩頭哀乞，移時乃叱去。好快意諸在坐者咸嘖嘖稱其才，而某亦有矜色。語余曰：「兄何迂哉？天理人心四字，今用不著。」余憮然不答。畢竟快意者是不快意者，是且聽後面分解。後其人除紹興府推官，果置此四字不用。奇一生自道，得在此煅鍊羅織，含冤載道，而上官反嘉

獎之後陞刑部主事余適與之同僚視其所

爲仍如紹興竟以考察謫佐沔陽如何無何疽

發背洞胸而死如何無子如何其身後事不忍言

吁天理人心四字始不可置哉忒奇文字原做不得

高景逸曰世間惟財色二者最迷惑人淫人妻

女妻女淫人天壽折福殃留子孫若能須臾

堅忍便是終身受用他人妻女固不可犯又要知過節便是淫又

見世人非分得財積財愈多積禍愈大往往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聖 繩武堂

生出異常不肖子孫作出無限醜事資人笑

話悲夫若力持勤儉兩字終身不取一毫非

分之財豈不泰然自得乎橫取人財固所當絕要知無功而得

便是非分二者皆不能無感應戒之慎之

捉人打人最是惡事最是險事未必便至於死

或其人不幸遭病死或因別事死便不能無

累豈能係其必不極不堪者自有官法自有

公論若彼無罪而妄凌辱之尤爲非理

觀微子朱□曰人之爲不善也恆畏人知不畏

神知人知於其顯神知於其微人於其微也

而爲之無所不至至於其顯也乃揜之以著

其善而不知心術之欺神有甚於白日之欺

人人非之可畏孰與神責之可畏也只爲此心即是

神明故纖毫是故君子之學非致嚴屋漏不

足以通神明非天下歸仁不足以表成德

陳眉公曰凡好譚閨門及好譚亂者必爲鬼神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聖 繩武堂

所怒非有奇禍定有奇窮

不可宣之於口尤不可著之於書亦不可稱揚前人此等之書先生此言洵不誣也切戒

切戒

冒起宗曰予每見權貴之門及暴富之室不肖

子孫淫蕩恣靡或身未死而產已暗鬻他家

或骨肉未寒而人已裂據其室前人一銖一

寸而積之後人如泥如沙而棄之而彼不肖

者又大半皆聰明人也昔人謂聰明者明義理識是非之謂此聰

明原算不得聰明大抵是私智小計前之人以其智計奪人之財後之人即以其智計工於浮蕩而暴棄其財此天之所以示鑒也然司馬氏累世權譎而乃有肉糜蝦蟇之子孫則又昏騷特甚要在天之報施總此何以故蓋由當日逞威挾智逼勒牢籠以成巨富始而耗人後為人耗語云來得不明去得正好蓋此謂也

張繼孫云今世文字之禍百怪俱興往往倡淫穢之詞撰造小說以為風流佳話使觀者魂

畜德錄

卷十七

勸戒

罽

繩武堂

搖色奪毀性易心小則滅身大則滅家禍害天下莫此之甚而況綺語為殃虛言折福不獨誤人兼亦自誤日中所見受禍甚酷者不鮮矣此段專為作之者切戒則夫主持世道者之嚴禁痛絕與夫稍通文字者之斷勿寓目不言可知無論後世淫辭為害即唐虞初等書亦猶不免

畜德錄卷十七

畜德錄卷十八

震澤席啓圖文輿甫纂輯

養生

素問曰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臥蚤起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本不能生火夏三月此謂繁秀天地氣交萬物華

畜德錄

卷十八

養生

繩武堂

實夜臥早起無厭於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為痠瘡奉收者少冬至重病火不能生土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早臥早起與雞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為飧泄奉藏者少金不能生水冬三月此

畜德錄

卷十八 養生

繩武堂

謂閉藏水冰地圻無擾乎陽早臥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春為痿厥奉生者少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疴疾不起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為逆是謂內

格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

此即不逆生不逆長而恐奉長者少奉收者少也若待寒變痰癰而治之則已晚矣收藏

然亦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

渴而穿井闕而鑄兵不亦晚乎

抱朴子曰凡夫不知益之為益又不知損之為

損損易知而速益難知而遲損之者如燈火

之銷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者如禾苗

之播植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

畜德錄

卷十八 養生

繩武堂

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為不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為無傷而不防惟益為難而遲故雖小而不失惟損為易而速故雖小凡聚小所以就大損一所以至億也若能愛之於微成之於著者則知道矣養生以不傷為本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

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怒

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戚戚所患傷也久

談多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沉醉嘔吐傷也

飽食即臥傷也跳走喘急傷也歡呼哭泣傷

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是以養性之方唾不及

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至久

臥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饑極而

食食不可過飽不欲渴極而飲飲不可過多

食多則結積聚飲多則成痰癖不欲甚勞甚

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啖生冷不欲

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遠願廣志不

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露臥星下。不欲眠中見扇。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久則損壽。此謂不見其損。有時而盡。

傷生之事。不可勝舉。養生之事。亦不可勝舉。是在乎能推而致之者。

劉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

畜德錄

卷十八

養生

四

繩武堂

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確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真絕。欲心不動故。世所謂真。人者如公是也。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翼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已。未常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

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伴客。有至六七盃。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耳。

伊川先生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與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畜積。雖勤亦無補矣。謂當保之於早。非謂老而無補。轉可不用保也。

畜德錄

卷十八

養生

五

繩武堂

張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邢和叔曰。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即此可見。理氣不相離。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何垣曰。學以養心。亦所以養身。蓋邪念不萌。則靈府清明。血氣和平。疾莫之櫻。善端油然而生。是內外交相養也。內外交養。意更精。亦本孟子持志無暴。互相培養。

益來

薛敬軒先生曰。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人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爲。則其壽固可延永矣。如素強壯。乃恃其強壯。恣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此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歟。

畜德錄

卷十八

養生

六

繩武堂

鄒東廓曰。世之所謂強有力者。權有無節盈縮。以爲於朝市相靡。以利相眩。以捷益寒。不得襲暑。不得陰若是者。什而三焉。世之所謂智者。商古今課殿。最抵掌功名之會。相矜以辨。相構以術。棄枯而集苑。避寒而競炎。若是者。亦什而三焉。貪夫殉利。烈士殉名。殉名之與殉利。高下有間矣。其於逐物以喪其生。鈞也。無爲利府。無爲名尸。超然立於物表。而物莫

撓之。是謂衛生之術。壽考將自至。人負陰而

抱陽。沖氣以爲和。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疴

疾不起。故滋味者身之充也。而酸傷脾。鹹傷

心。辛傷肝。甘傷腎。五行各有所克。此盛則彼傷。則失其節

也。起居者身之適也。而坐傷肉。臥傷氣。行傷

筋。立傷骨。則淪其常以名之也。時其喜而喜

焉。時其怒而怒焉。時其好而好焉。時其惡而

惡焉。喜怒哀惡各當其節。則必無病。若明

畜德錄

卷十八

養生

七

繩武堂

鑑之照物。不將不迎。泰然而靜。寂怡然而動。順飲食有節。起居有常。喜怒有則。則氣日完。精日積。神日定。若然者。憂患不能入。嗜欲不能滑。邪氣不能襲。雖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趙長玄曰。東垣論云。主閉藏者。腎也。司疎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者。君火也。爲物所感。則易動。心動則相火亦動。精自走失。相火翕然而起。雖不交合。亦暗流

而疎泄矣。所以聖賢教人收心養性。

又曰研幾錄云學問全在精神精神不足未有

能立者蓋精神者二五之萃人之本德之興

也。孟子善養浩然之氣亦是此理二氏合下愛養完固其學

易明易成吾儒獨忽此欠講明也。

拾榆子覆瓿語曰靜以制吾之動緩以制吾之

迫默以制吾之露重以制吾之輕撤以制吾

之戀曠以制吾之鬱耐以制吾之忿七制全

畜德錄

卷十八

養生

八

繩武堂

而養生之道備矣。只是存心養性

凌登名曰老子曰毋勞女形毋搖女精毋使女

思慮營營寡思慮以養神寡嗜慾以養精寡

言語以養氣知乎此可以養生矣。

方定之曰老子曰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旨

哉言也世人非不愛其生也而動之死地抱

朴子所謂牽羊就肆日與屠近蓋善喻矣夫

伐性之斧腐腸之藥凡所爲求厚其生者適

以速其斃耳養生者恬淡而無求敬慎而不
肆毋暴殄以自戕則年壽長矣非以薄其生
乃不輕其死耶

于穀山曰人之年壽長短元氣所稟本有厚薄

然人能善養亦可延年如燭有長短使其刻

畫相同則久暫了然若使置長燭於風中護

短燭於籠內則以彼易此未可知也故養生

之說不可不知

九人畜養之道

畜德錄

卷十八

養生

九

繩武堂

陳幾亭曰世間少不治之症多不治之性情人

生無可恃之命有可恃之調理

劉緄曰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

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

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

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

神恬心清則形無累矣。心正而身自脩

唐李隱曰益州老父云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

正其心使心不亂求心不狂思不貪嗜慾不著迷惑則心先無病矣心君無病則五臟六腑雖有病不難療矣

聖人謂仁者壽千古却病延年只有治心一方後世縱多良醫總不出此範圍

程子曰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此謂形不能病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畜德錄

卷十八

養生

十

繩武堂

許敬庵曰諸火不靜其病多端調治要訣只一靜字凡事放得下是靜忿怒不作是靜撒得家累是靜謝得世俗應酬置是非毀譽於度外是靜起居惟時不自拘礙是靜諸不如意處不生煩惱是靜病痛作苦時且印甘受不求醫藥速效是靜心下常令空空蕩蕩不著一毫游思妄慮持此一訣祛病不難若不然者雖避居南山下亦與在家不甚相遠宜乎

病根之難拔也

靜中須有動靜的機始得不然只恐要靜不靜四路衝突如何斷得得住

與弟仲毅曰吾弟病後又病大抵因功名不得家事貧窘日夕憂思悵鬱所致然不見遠近士大夫有致身青雲功名遂矣家業饒矣而復憂思悵鬱夭折其命者乎又不聞古顏淵閔子騫之徒貧窮且不仕而獨以德行稱孔門休光垂千載者乎凡人只為胸中無主識趣卑卑所以惟外物之慕而欲心常見不足貧賤則移富貴則淫少有不得則熱中憂思悵鬱終其身不免夫子所謂小人常戚戚者此也從來教弟收斂精神為養身養德之計弟不能領今日已在死邊過幾次此亦未始非鍾錘所情想擾動精神汗漫不收一點火動鬱積於中便有疾病發作今須著實看破將種種悵想全身放下譬之一病而死則欲火漸消

畜德錄

卷十八

養生

十

繩武堂

精神漸斂。坐作要靜定。莫涉浮揚。言語要簡省。莫生支蔓。牢記吾言。服膺數月。然而精神不復。智慮不精者。未之有也。

祝無功曰。銷鑠人無如忿與慾者。慾動水滲。怒盛火炎。慾之室之心火下降。腎水上滋。此亦吾儒坎離交媾功法。何必仙家。

劉時卿曰。世之攝生者。食苓服石。固為妄投。熊經鳥伸。亦非妙理。大要養性清心。此其本也。

畜德錄

卷十八

養生

圭

繩武堂

許魯齋詩曰。萬般補養皆為偽。只有操心是要規旨哉。偽字須諦著。漢武豈有仙人一語。亦悟一生紛紛方士仙藥之皆非。

耳真

今人輒以長生之學為修真。豈知舍了立誠。更安有所謂修真者。

世之人類言養生矣。殊無根極領要之論。其在養德乎。凝太宇之靜虛。儼尸居之恭敬。七情順化。六用渾忘。以此養德。即以此養生。只道為之主。而人心聽命。一切脩養都攝在內。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

能潤心。不獨潤心。至於性命亦潤。堯夫之言。豈欺我哉。

賈文宿云。或問長生不死有術乎。曰。上壽不過百歲。長生不死。吾未見其人。不能知其術。無已。則有却病延年焉。世之所云却病者。咸曰。薄滋味。節淫慾。寡言語。戒嗔怒。係形鍊氣。如是數者而已。爾然此猶治表之術也。余之所謂却病者。却吾心之病焉耳。蓋人心本自定。

畜德錄

卷十八

養生

圭

繩武堂

靜本自泰然。何病之有。惟遇貨財。則思爭奪。遇功名。即思擠排。遇勢敵。則思趨附。遇睚眦。則思報復。遇患難。則思推避。未遂。則心病於患得。既遂。則心病於患失。以是日攻於心。則病日入於膏肓。雖有外之所養。終不勝其內之所擾。況乎外之所養。又足滋病。此扁鵲之所以望而走焉者。壽焉得不促。苟欲治病。先治其心。一切榮辱得喪。俱不足為吾心累。即小之而疾病。

不以疾病累其心。大之而生死。不以生死累其心。使清明之氣常在吾躬。將見心日以廣。體日以胖。不期壽而壽益增。他又何術焉。道書亦云。黃老悲其貪著。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耳。其微旨可識矣。然則世以爲真有神仙而必欲學而至者。無乃又墮貪著之障。

又曰。真空寺有老僧曰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

畜德錄

卷十八

養生

五

繩武堂

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承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此近於儒者正心之學。不得以共禪家語而廢之。三者妄想。忽然而興。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

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若未能拔去病根。隨妄隨覺。全不濟事。

顧涇陽贈王赤岡曰。程伯子定性書中兩忘二字。謂內忘也。外忘也。憶予少時問養生於玄客。玄客授以二十字曰。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死。此身安得生。爲之爽然一快。了此便不墮言思窟。可以言內忘矣。然予又就中下一轉語曰。若要生此心。除非死此

畜德錄

卷十八

養生

五

繩武堂

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了。此便不墮軀殼。塹可以言外忘矣。兩忘則性於我。定性定則命於我立。

只此一心。如何又說要生。又說要死。離此妄念。死此心也。操存正念。生此心也。死此心正所以生此心。故白沙云。千休千事。得一念一生。持身之爲死。爲生。亦若此。青牛道士曰。從朝至暮。常有所爲。使外體不息。覺勞即止。止復爲之。此與導引無異耳。天行只是一健。而其爲健也。却原是一動一靜。

蘇東坡曰。脈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而大實有羸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生死禍福之異。此古今所病也。病不可不謁醫。而醫之明脈者。天下蓋一二數。驥驥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終不徒死。亦用其長而護其短耳。士人多祕所患。以求診。以驗醫之能否。醫不可以人試藥。如何。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寒熱於疑似之間。醫畜德錄

卷十八 養生

夫 繩武堂

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則曰是固難治也。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者。吾生平求醫。蓋以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病而求療。必盡告其所患。而後求診。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後虛實寒熱。一按指而脈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

宋蔡文忠公襄性嗜麪羹。飲量過人。及登第。沉酣晝夜。諫者弗聽。無能止之時。太夫人年高。甚以為憂。一日山東賈存道先生過之。適其宿醒未起。先生乃大書於壁曰。聖君寵重。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為患。悔何追。文忠起見之。大悟。即日痛懲。終身不復至。醉。蒲處貫曰。飲食所以資養人之血氣。血則榮形。畜德錄

卷十八 養生

七 繩武堂

體氣則衛四肢精華者為髓。為精。其次者為肌。為肉。凡食太熱。則傷骨太冷。則傷筋。雖熱不得灼。屑雖冷不得凍。齒冷熱相攻。而為患。熱勝冷少。勝多熟勝生。淡勝鹹。凡所好之物。不可偏耽。耽則傷心。生疾。所惡之物。不可全棄。棄則臟氣不均。是以天有五行人有五臟。食有五味。肝法木。心法火。脾法土。肺法金。腎法水。酸納肝。苦納心。甘納脾。辛納肺。鹹納腎。

水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制土。土制水。水制火。火制金。金制木。四時無多食所制之味。能傷臟也。宜食相生之味。助王氣也。五臟不傷。王氣增益。飲食合度。寒暑得宜。則諸疾不生。遐齡自永。

聖人飲食衣服之節。所以著於鄉黨。蒲君又謂衣服最須隨時令度。暑月不可全薄。盛熱亦必著單。綿衣莫令甚厚。寒則頻添數層。漸脫漸著。庶不驟寒驟熱。

羅念庵先生誠弟遂夫曰。害身莫甚於色。其次

畜德錄

卷十八

養生

六

繩武堂

莫如酒色慾。聖人之所豫戒。故曰不邇聲色。又曰戒之在色。未有邇而能戒者。人之百病起於精血妄施。壽命短長。嗣續盛衰。皆係於此。酒易令人沉溺。其蕩情耗氣。肆言失容。爲害不減色慾。無是二者。耳目聰明。血氣調暢。勞役不損。寒暑不侵。丈夫事始可爲矣。識此元來自身是箇丈夫。豈容失足於此二者。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朱子申之曰。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

自不容於不謹。吾至今媿此數語。飲食以節。出入以時。步履安詳。談論簡默。此皆不容不謹處。

陸樹聲曰。夫養生者。視身爲太重。則憂患易入。而憂患因以傷生。吾故曰養生者。戒傷生。而世有以養傷生者矣。老子曰。我有大患。惟吾有身。我若無身。我則何患。山谷老曰。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夫既身同太虛。而視

畜德錄

卷十八

養生

九

繩武堂

身若無。則憂患不能入。是能齊生死而處之一也。故曰天壽不二。然又曰修身以俟。則又非漫然無常。而虛生浪死者矣。清心寡慾。養性之戒。此正先儒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養生者所宜體此。今人但言養生。養箇生來。做此却不可不。請先儒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是皆人身一生之所當爲也。然則養生者。如何不重視其身。然而身內之事。皆所當重。身外之物。皆所當輕。知其所當輕。當重。則夫輕視其身者。正所以重。

也。視其身也。

羅子曰：壽有長短，由養有厚薄。人莫不欲其自厚，而不知厚之所以薄也。人莫不惡其為薄，而不知薄之所以厚也。信陵孝惠，縱長夜之飲，娛酒色之樂，極情肆志，非不自厚。然卒逢夭折之痛，薄亦甚矣。老氏彭公，守延年之方，遵火食之禁，拘魂制魄，非不自薄。然克保長久之壽，厚亦大矣。外物者，養生之具也。苟養

畜德錄

卷十八

養生

子

繩武堂

過其度，則亦為喪生之源。洪範一極無凶，一極備凶，亦只是此道理。大凡天下事，只有一箇恰好便了。美玉天道，纔過便是災。人道，纔過便是非福。投蛙、明珠、彈雀，以性命之重，而自輕於嗜慾之下，不為惑乎？是故土能濁河，而不能濁海；風能拔木，而不能拔山；嗜慾者，足以亂小人，不足以動君子。君子小人，亦正於此而分。苟為嗜欲所動，即不得為君子。安得微之？致慎。老氏曰：外其身而身存，其是之謂。洪文科曰：古云節飲食以養其身，吾獨怪夫耽

麤糲者，好為長夜之歡，滿傾百斗，乃服葛根

湯以解醒，嗜滋味者，羅肥甘於几席，不飫不

休，乃服橘枳之屬，以導滯，是何異揖盜入門，

徵兵勦殺，真以吾腹為戰場，與其消解於後，

孰若適可於前，故節之一字，當味也。

蔡九峰洪範皇極之疾，曰節飲食，慎起居，無故害，則知不節不慎，未有不疾而為害者也。

故易之頤亦曰節飲食。

方定之曰：此身甚難得，安可不謹？未疾而謹，乃

畜德錄

卷十八

養生

子

繩武堂

可免疾耳。及其有疾，則雖知謹，亦無及矣。愚

人未疾，既不知謹，覺有疾，猶幸無大患，所謂

臥積薪而幸火未然者也。安其危而利其

趙長玄曰：魏將軍七十餘，披甲上殿，不減少年。

問其故，云：四十五時已絕，男女之欲，周和尚

廬陵人九十餘，能行遠路，鬚髮不白，言無他

術，壯年能節欲耳。且云：人精液度，能生人，若

保守存留，豈不能資生？至太倉書士張翬九

十餘耳目聰明尚能作畫亦曰平生惟欲心
涉欲事節或者賴此無他術也

關中隱士駱耕道常言修養之士宜書月令置
之左右夏至節嗜慾冬至禁嗜慾蓋一陽初
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
之不特節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
至陰陽相爭之時尤損人耳

閒適

畜德錄

卷十八

閒適

重

繩武堂

莊子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
通也道得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邵康節先生無名公傳曰無名者不可得而名
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斯人有體
而無迹有用而無心有迹有心者可得而知
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得而知不得而名
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
出乎誰此我便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

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
知乎故強名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

證無極之本體與太極而渾然故爲是言故常自爲贊曰借爾面
貌假爾形骸弄九餘暇閒往閒來自勝事所寢
之室謂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暖夏涼遇
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牆高如肩室大如
斗布被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
終身未嘗作皺眉事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

畜德錄

卷十八

閒適

重

繩武堂

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
知也未嘗急合和易中又未嘗不謹審故其詩曰風月
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
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謗未
常怒聞人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
聞人言人之善則就和之又從而喜之故
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
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

畜德錄

卷十八

閒適

西

繩武堂

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

讀無名公傳事要本有體無迹有用無心
句來看纔認得出太極兩字纔認得出無

名姓

安分吟曰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俱

安何事能相干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

謂一室小寬如天地間不論用世不用世
總要到此地位安

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閒雖居人世上却是出

人間

畜德錄

卷十八

閒適

圭

繩武堂

王梅溪先生四友堂記曰家君燕坐四友堂某

侍側家君曰汝知吾此室之意乎吾言汝書

之季子之金印買臣之畫錦長卿之駟馬何

曾之萬錢古之人得志於當時者之所樂也

靈運之山水淵明之琴酒北山之猿鶴謫仙

之影月古之人不遇於時者之所樂也吾非

不欲爲得志者之所爲而慕窮者之所樂也

富貴有命不可倖而致甘心貧賤者士之安

於分而樂其生吾之所當行也於是卽所居

之宇造方丈之室藏書一笥置酒一壺設榻

一張而吾以一身寓乎三者之間名之曰四

友要知還有箇不書而信如不酒而醉不
榻而安如春然後可以有書有酒有榻不
然便是四友堂主人與三者共爲一物又明
焉知物之爲主人有主人之爲物有也

窻棐几前經後史整冠肅容端拜聖賢於千

古瞋目攘臂訶斥姦諛於已死者此吾之友

於書也清者聖濁者賢寄嘯傲於一尊之中

而逍遙乎無何有之鄉。此吾之友於酒也。及乎書疊窻几。興闌尊俎。曲肱而高枕。坦腹而獨臥。訪周公於恍惚之間。與蝴蝶一揚而俱化者。此吾之友於榻也。烏巾道服。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吾之樂也。若夫曉色動而牕牖明。夕陽盡而燈燭光者。室中之朝暮也。和氣襲而書帷溫。南牕闌而薰風來。竹簟設而涼颼生。簾幕垂而紅爐然者。室中之四時也。

畜德錄

卷十八

閒適

美

繩武堂

吾與三友相從乎一室。無言而妙意得。不想而萬慮息。物且不得而我累形亦於是而我忘也。此四友堂主人之所以雖與三者共為忘也。其一而實不與三者共為其一也。前固曰吾以一身寓乎三者之間。若說寓跡則身與三者又何嘗不同是寓。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奔走於勢利之門。老死於憂樂之途者。吾不為也。

楊誠齋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徐靈暉贈詩曰。清得門如水。貧惟帶

有金蓋紀實也。寧皇初與朱文公同召。公獨不出。常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要知古人胸中實有山風月。酬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吳康齋先生曰。中堂讀倦。遊後園。歸絲桐三弄。心地悠然。日明風靜。天壤之間。不知復有何樂。

畜德錄

卷十八

閒適

毛

繩武堂

月下詠詩。獨步綠陰。時倚修竹。好風徐來。人境寂然。心甚平淡。無康節所謂攻心之事。早觀生意可樂。殘月尚在。露華滿眼。箇中妙趣。非言語所能形容。東齋桂帖云。窻前花草宜人。意。凡上詩書悅道心。

造化風光。就是自己。本分風光。原無彼此。

東齋對月。花竹參差。清景可愛。聽諸生誦聲甚樂。時遊於外。綠陰清夜。真趣悠然。

高臥閒臆。綠陰清晝。天地何其濶遠也。不要向天地體認。

永豐羅一峰倫以抗草忤權貴謫官而歸詩曰

五柳先生歸去來。芰荷衣上露漙漙。不由天

地不由我。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無盡烟花無盡杯。別

樣家風幽澗竹。一般春意隔牆梅。萬物靜觀皆自得。

老來只怕風濤險。懶下瞿塘激湍堆。

又醒悟詩曰。此身壽命若浮漚。只好捱排過了。

畜德錄 卷十八 閒適 天 繩武堂

休事欲稱情。常不足。人能退步便無憂。衰榮

可喻。花開落聚散。還同雲去留。我已久忘塵

世念。頽然終日倚岑樓。要無煩惱。要無愁。本

分隨緣莫強求。無益語言休著口。不干已事

少當頭。正從開口。作人出頭。幹事過來。所爭在有益。已否耳。人生世上。原一味。

去。纔能真箇看得破。人間富貴花間露。紙上

功名水上漚。勘破世情天理處。人生何用苦

營謀。塵世紛紛一筆勾。林泉深處任優游。蓋

間茅屋牽蘿補。開箇柴門對水流。得覺閒眠

真可樂。喫些淡飯自忘憂。忘憂全在淡飯。眼前多少

英雄輩。爲甚來由不轉頭。

鉛山費健齋宏總角狀元。以黑頭宰相告歸年

未五十。日居小樓。名曰至樂。學士王守溪寄

以詩曰。橫林特地起高樓。樓上書多擬鄴侯。

日與聖賢相對語。身於天地復何求。樂至三峰。

有意當窻見。一水無聲繞檻流。試問主人何

畜德錄 卷十八 閒適 天 繩武堂

所樂。本來無樂亦無憂。無可憂處便是樂。樂到極處却無樂。

鄒東廓曰。劉生瓊治攜閒樂圖以告曰。白雲悠

悠。昭其逸也。玄鹿呦呦。昭其和也。白鳥鶴鶴

昭其清也。蒼松落落。綠竹猗猗。昭其節也。聚

物之美。以遊於塵埃之表。其亦可與語閒樂

乎。東廓山人曰。嘻。是求諸物者也。求諸物則

有得有弗得。得則閒。弗得則忙。得則樂。弗得

則憂。是閒忙循環而憂樂相倚伏也。古之人

或飯牛而肥。或視雞而隱。或蓬蒿沒人而居。或積雪閉戶而臥。彼其中有以自適而無擇於外物者。子不聞乎。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得失在我者也。求其在我而心不為形役。則萬物之充塞流行無往而非吾樂地。好鳥枝頭花水面皆文章。正不必玄鹿白鳥。蒼松綠竹之為樂也。且樂在物者。有物斯樂。樂在我者。無物自樂。所以遇物而樂者。特心體之與化機同一活潑潑地。適相觸發耳。自吾心之逸也。則物無弗逸者矣。自吾心之和也。

畜德錄

卷十八

閒適

手

繩武堂

則物無弗和者矣。自吾心之清也。則物無弗清者矣。自吾心之節也。則物無弗節者矣。是故視雲日之與風雨。松竹之與蓬蒿。麋鹿之與牛羊。猿鶴之與雞鶩。一也。視短褐之與狐貉。藜羹之與鼎食。珪璋之與錢鏹。一也。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常閒。常樂無入而不自得。夫是之謂心逸日休之學。

屠緯真曰。慾海無涯。不有以節之。何所底止。家索鉅萬。擊鐘而食。恨不挂一命之榮。策名通籍。身在朝列。恨不登三事之貴。拜相封侯。大權在手。恨不蒙九錫之命。黃屋左纁。富有四海。恨不享萬歲之期。臨食浩歎。登臺歛歎。牛山爽鳩。一何不達。夫人情亦何饜之有。苟知足。則任真推分。隨地皆可安閒。苟不知足。則過想妄求。一生無非火宅。榮啓期林類之徒。

畜德錄

卷十八

閒適

圭

繩武堂

帶索拾穗。樂而行歌。卓哉至人之識。與天為徒者耶。答王惟寅書曰。足下住淮清渡口。烟銷月出水。綠霞紅。距風沙之地萬里。而書來侘傺殊不自得。何也。大都士貴取心。悶境不貴取境。冥心此中。蕭然則塵境自寓。清虛內境煩囂則幽居亦有。麗雜凡境皆然足下以為然否。平遠樸曰。吾人不必別求福。但要保養元氣。百

體長康清淨齋中焚一炷香讀數行書以聖賢爲師以魚鳥爲友便是人世上活神仙此惟有自得之趣者知之

正未易後

高歌古詩最能開豁心胸發動天機學者不可錯認習靜徒兀坐終日也

商陽初曰世傳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皆好奇之士所願遨遊然志馳五岳心希三島者每見不酬其志而死此皆妄心之所馳逐也

畜德錄

卷十八

閒適

三

繩武堂

君子安常處順不行險不履逆作德日休卽是福地居易俟命卽是洞天

所以康節謂不出戶庭直遊天地

如彭澤所謂悠然有真趣欲辨已忘言如

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現前悉成妙境又何事崎嶇奔走攀藤喘息而從之耶若偶值一山一水則不妨登臨又不可當面錯過

高景逸可樓記曰樓成登而望之吾於山有穆

然之思焉於水有悠然之旨焉可以披風之爽可以負日之暄可以賓月之來而餞其往優哉游哉可以卒歲矣於是名之曰可凡人之大患生於有所不足意所不足生於有所不可無所不可焉斯無所不足無所不樂矣

人只見雖然有所可則有所不可是猶與物爲耦也吾將由茲忘乎可忘乎不可則可樓者贅矣此則心爲太極高矣遠矣

畜德錄

卷十八

閒適

三

繩武堂

吳康齋先生曰峽口看水途中甚適人苟得本心隨處皆樂窮達一致此心外馳則膠擾不暇何能樂也

苟得此心無外非內未得此心無內非外

黃我素曰昔周茂叔令二程先生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而伯子竟得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此箇公案引而不發蓋彼中意趣惟邵堯夫先生味之最真擊壤詩曰

世間無事樂都恐屬閒人。所謂無事樂者非無事也。程子謂金華百萬與疏又曰料得閒水曲肱一耳看是何等樣閒。中樂無如我得全夫閒非偷安之謂適非恣意之謂性天澄徹纖滓不留則俯仰宇宙安往而非我之樂境哉。行所無事只是天理爛熟特邵子聞杜鵑後無復用世之思耳然亦須知此纔可與讀無名公傳。觀其於疾革之際且曰試與觀化一遭其於生死之際直以旦暮視之真千古樂天知命者矣。

畜德錄

卷十八 閒適

言 繩武堂

毛還樸曰學者只要涵養性情有海濶天高之胸襟自有鳶飛魚躍之意趣。正須從勿忘勿助來此亦不可下為若窄狹卑淺則世情俗慮牢不可解而道破。天機遂障矣。

樹上鶯啼盆中魚躍總是一種天機向此中體會則樂可知矣。

積雨之後紅日一出萬物欣然吾肺腑中亦若有受其照耀者而逸興飄然欲飛矣。

紅日元不在天上。

靜聽山澗流泉時作輕聲時作重聲蓋自有天然節奏之妙真足洗人狂馳心也。

商陽初曰白公有詩云富貴亦有苦苦在心危憂貧賤亦有樂樂在身自由又有詩句云閒

傾三數酌醉詠十餘聲便是羲皇代先從心

太平心太平之語最有味心太平則身太平身太平則家太平家太平則國與天下亦由

畜德錄

卷十八 閒適

言 繩武堂

之太平矣。

心太平語果妙昔有問朱子今日士風如此何時太平朱子云只這身心未見有太平之日然則身心太平其為喫緊何如但正未易言也須得孔顏樂處纔太平須得堯兢兢舜業業的道理纔太平。

羅景綸曰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

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

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
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麕犢共偃息
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
牕下則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麥飯欣然一飽
長飽得笋蕨麥飯纔
可受用得鶴林樂境弄筆窓間隨小大作數
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
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茗一盃出
步溪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
畜德錄 卷十八 閒適 五 繩武堂

金溪胡九韶從吳康齋學易家甚貧課兒力耕
僅給衣食每日脯焚香頓首謝天賜一日清
福其妻常笑之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爲清
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

家骨肉飽暖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
人非清福而何此便見
其易學

畜德錄卷十八

畜德錄

卷十八 閒適

五 繩武堂

畜德錄卷十九

震澤席啓圖文與甫纂輯

女範

許相卿曰主婦職在中饋烹飪必親米鹽必課
勿離竈前女婦日守閨闕躬督紡織至老勿
踰中門下及侍女亦同約束如有恣性越禮
遊山遊湖賽神燒香出露體面卽非士族家
法子孫必泣諫之丈夫必痛遏之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一 繩武堂

呂介孺曰今人養女多不教讀書認字蓋亦防
微杜漸之意直是懲羹吹釜然女之貞淫却不在
此果教以正道令知道理如孝經列女傳女
訓女誡之類不可不熟讀明講使他心上開
朗亦闡教之不可少者

漢文帝時人上書言淳于意以刑罪當傳西之
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
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

乃隨父而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

今坐法當刑妾竊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

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

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

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

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

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二 繩武堂

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
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
者也

然則爲舅姑者不亦難乎問嘗謂爲人父者
語言動作無一非所以教其子慎毋易言爲
父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
又曰學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

周才美有子婦賢德能幹才美將以家政付之
諭以斗斛稱尺各二樣并出納輕重便宜婦
不悅拜辭舅姑不願爲婦便有略恐他日生子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三

繩武堂

敗家以爲妾之所出。枉負其辜。才美愕然曰。吾家薄有田業。何遽辭去。婦曰。翁平日所爲。有逆天道。妾心有愧。居之不安。才美曰。汝言誠是。當悉除毀。婦曰。未可。問其所用年數。若干。才美曰。約二十餘載。婦曰。必欲妾留侍奉。若許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稱短尺。買物大稱長尺。賣物二十餘年。以酬前日欺瞞之數。絕不費力而盡。妾卽願留。才美感悟欣然。已幹更見妙才。

許諾婦生二子皆少年登科

顏光衷謂才美感婦一言。卽能轉圜。亦未成錢癖。而世有丈夫子不能感親。致成惡德者。乃此婦罪人矣。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噉麤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於家。南鄰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四

繩武堂

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爲姑賣兒得棺。無能爲我救之。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爲孝感所致。烈婦唐貴梅。池州人。笄年適朱夫。貧且弱。有老姑悍而淫。向與富商私。一日商復至。池見婦。悅之。賄姑。姑誨婦淫。以百數。弗從。加以箠楚。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毛某受賄。加刑。幾死。竟不辯。白。商猶憐其色。令姑休出。親黨謂婦曰。當官何不吐實。婦曰。何忍自潔其名。而污吾姑乎。乃自縊而死。升庵集云。

世間乃有此冤恨之事。不遇文人如升庵楊太史。而不得彰其烈者。恐正多也。

沈石田曰。余鄉周玉妻王氏。死家貧。奉姑年七十餘。患痿。足不能履地。弘治壬子。吳中大水。屋廬皆拆毀。以易食。食盡。負姑行乞於鄉。且道路多阻。於水艱難。揭厲步多顛躓。行乞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五

繩武堂

於人十無一二雖有亦殘食餘瀝取其精潔者以奉姑而以穢濁者少自充餒姑泣謂婦曰年荒歲歉我且垂死旦夕汝勿以我顧戀而負汝少年當別爲之處以圖存活婦銜哀以告之曰假使婦先姑死不能存姑婦命未終豈有棄姑之理精誠貫金石姑婦飲泣而已余聞而傷之使人名之見其姑偃僂在負二人皆餒甚而臞骨立若皆無生存之氣矣因月

給斗米薄爲之助姑婦泣謝而去

此等僕誠愚孝皆天地至性之所鍾特以身處微賤備夫厥婦莫或知之則竟泯沒於千古而已矣故須留心採訪隨爲紀載以聞其幽烈且以感勵夫本冠之族禮義之家其効能於造物爲功於人紀不淺

周姜后賢而有德宣王晏起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失禮而晏朝以見君之樂色而忘德也夫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由興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六

繩武堂

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婢子生亂當服其辜敢請婢子之罪惟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不德自生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之罪也遂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天下大治

中興之治亦由於后足追后妃邑姜懿烈矣

楚貞姬楚白公勝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

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

一雙以聘以輜輶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

大夫致幣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妾得幸

充後宮執箕箒掌衣履拂枕席託爲妃匹白

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

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

夫棄義從欲者污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

污之人王何以爲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

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

者亦然

妙語此千古爲臣爲婦者之的然妾事死事生果能無一愧此者否

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聘不行。吳王賢其有節義。號曰貞姬。

陶答子。陶之大夫也。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數倍。其妻數諫。不聽。及歸。宗人擊牛而賀。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期年。答子之家果畜德錄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七

繩武堂

天年

季兒。邵陽任延壽之妻。季宗之妹也。延壽怨季宗而陰殺之。赦免季兒。遂振衣求去。延壽曰。汝其殺我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仇亦不義。與子同枕席而殺我兄。又縱兄之仇。何面目戴天履地乎。乃告其女曰。吾義不可留。又無所往。汝善視兩弟。遂自經。仰不死亦斷無復合之理

渤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常就少

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可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里稱之。義夫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八

繩武堂

婦從亦以見少君之父能量才而求配

魏丹陽大都督。嬌覽郡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入居軍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紿之曰。乞取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歡悅。大小悽愴。怪

其如此覽密覘無復疑意只要他徐氏呼高

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

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

人卽就外殺員徐氏乃還衰經奉覽員首以

祭翊墓快事舉軍震駭

執義不屈女子所有乘機報仇殺賊那易得如許膽略

曹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

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九

繩武堂

爽誅其家上書絕婚強迎以歸復將嫁之

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

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

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

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

易心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亾何

忍棄之此禽獸不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

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

唐太宗立長孫氏爲后后性孝儉素好讀書商

確獻替裨益弘多太宗嘗與計議黜陟賞罰

后舜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與

聞國政終不肯對太宗或以非罪譴怒官人

后亦陽怒請自推鞠因命囚繫俟上怒息徐

爲申理由是宮壺之中刑無濫枉房玄齡以

譴歸第后知其賢時疾篤與太宗訣且曰玄

齡事陛下小心慎密奇謀秘計未嘗宣泄苟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十

繩武堂

無大故願勿棄之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

納忠諫屏讒慝省徭役止遊畋妾雖沒於九

泉誠無所恨其薦拔忠諫悉多類此嘗采自

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太宗嘗出以

示羣臣而稱其書足以範百世及崩後太宗

哭之慟或有以天命止之者太宗曰朕非不

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

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爾

商確古今則時多獻替計議國政則終置不
對及夫忠諫有受抑者則又悉爲薦拔此須
參觀而後見
賢后之道

唐岐陽公主憲宗嫡女工部尚書杜悰配也杜
本大族主素柔順拜起悉用家人禮常與悰
謀曰上賜奴婢必不肯窮約事我皆奏納之
乃自買微賤可制者自是閉門寂然不聞人
聲悰惟讀書主職婦事縉紳稱悰與主爲賢
臣賢婦後悰出刺澧州遣人迎主郡縣廣設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主 繩武堂

供具主悉返之不納悰在澧三年主不與外
事姑寢疾奉藥必親嘗喪則哀慟如禮諸貴
戚聞之無不敬畏云

公主下嫁之禮獨唐爲最善而岐陽尤柔順
謙約唐時公卿家法不遷於世俗至宋而猶
存者惟杜氏如岐陽之婦德母道安得不樹
聖於奕世則家之內助其爲功豈淺鮮哉

譚氏婦趙永新人至元十四年宋旣亡永新復
嬰城自守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舅姑同
匿邑校中爲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污

之不可臨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
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不義而生
寧從舅姑死耳遂與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
兩楹之間雖女子不愧死於蠻舍中矣入輒爲婦人與嬰
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磨以沙石不滅熾以
熾炭其狀益顯

千夫長李某戍天台一部卒妻郭氏有姿李心
慕焉去縣七八十里有盜出沒處李分兵往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主

繩武堂

戍卒遂在行乃日至卒家郭氏毅然莫犯夫
歸具以告罔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邀入茶
亟持刀出而李出走訴於縣以持刀殺本部
官罪死繫獄郭氏躬饋食於卒外閉戶紡績
以資衣食久之府檄調黃岩州一獄卒葉姓
者尤有意於郭氏視卒情若手足卒感葉因
謂曰汝萬一不保汝妻尚少子女纔幾歲奚
所依我未娶若俾我爲室視汝子女猶我子

女卒喜諾葉遂令郭氏私見卒卒以告郭氏
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二適以求生乎
從來忠孝節義只是情理二字認得沉著真懇便做得徹

泣曰汝父行且死母死亦在旦夕兒無所怙
恃終死飢寒我今賣汝與人在他人家非父
母膝下比無仍嬌癡爲也天苟有知使汝成
立歲時以卮酒奠父母則我有後矣遂攜二
兒出名人與之邑人有憐之者納其子女贈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圭

繩武堂

錢三十緒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攜至獄門
志念已定便於所爲偏能極危迫時極委曲周至謂葉曰願與夫一

再見葉聽之入哽咽不能語旣而曰君擾押
獄多矣可用此少禮答之又有錢若干可取
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恐旬日不及看君也
泣別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此
處水極險惡竟不衝激倒仆縣官皆驚異具
棺斂就葬於死所山下又申上官表其墓曰

貞烈至正丙戌宣撫行部廉得其事原卒之
罪邑人付還子女終身不再娶

黃觀安慶人建文時以三元及第仕至學士靖
難兵至觀死節一妻兩女俱被執有旨配象
奴妻詭言避難時有金若干寄城外至親家
吾母子往取則得否則必爲所匿象奴利其
物與俱至郊外妻云兩女當以衣裾相結恐
稠人中迷失奴許之其女亦不解母意比至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圭 繩武堂
江濱則率二女俱溺水死至今廟祀秦淮河
干

不惟全己之節守夫之義亦以不
成朝廷之過舉爲之不勝感歎

胡氏狀元胡廣女大學士解縉子禎亮之妻也
永樂初縉與廣侍燕文淵閣上曰汝兩人少
同業仕同官縉有子廣宜妻以女越月廣果
生女遂定盟旣而縉遭讒死家戍邊胡未及
歸而禎亮戍行矣逾數年父母欲令改適女

厲聲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背主違父，何用生為？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急救，已血被兩頰，異議遂寢。

他且勿論文穆何乃智出其女下靖難之宣際安得不自負媿於人心不搖之對也

德初舉家名還女，乃歸解事姑，以孝謹聞。

台州章某聘某氏，未成婚，納妾有娠，而章得疾將死。某氏請往視，父母以未婚不許。某氏堅欲往，及一見夫，夫即逝。某氏殮之，撫妾守喪。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五

繩武堂

妾生子綸，親教讀書，成進士官。至少宗伯綸欲疏諫易儲之事，未果。某氏聞之曰：「吾生平教汝何為？汝能諫死，吾雖為官婢，無所恨也。」綸遂以疏入忤旨，謫戍。某氏怡然。綸後復官，終養某氏，常詠詩見志。曰：「誰云妾無夫，猶及見夫方。誰云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緝繡，空房夜夜聞啼鳥，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

歸太僕先生極言女未廟見者無執夫喪不再嫁之理，然以愧昧於從一之義者，又未嘗不為功於世教，故苟遇其事，先生輒亟稱之。

耿天臺祁門李節婦傳曰：節婦姓謝氏，祁門李應時妻也。甫聘，應時業病痿，父母悔之，謝氏矢靡他。卒歸李氏，歸後病日劇，手足痺不能舉，一切臥起，食飲櫛沐，抑搔洩溺，諸瑣悉悉節婦躬之。罔懈晝夜者七年。嘉靖辛卯，應時卒，節婦年二十有五，誓以死殉。姍黨持之嚴，不獲死，又萬方解之，不聽。就從兄布衣謝，唯仁問死所，宜惟仁曰：「從一以終，義也。」弟祖姑及舅姑在，若能養李氏子，瞑矣。節婦悟，始忍死，竭力就養。姑夙抱末疾，祖姑更性厲，家人事之無當意者，節婦備嘗荼苦，委折將順，鄉人為之語曰：「新婦孝，病姑好，新婦順，嚴姑馴。」已而相繼卒，婦哀毀營葬，舅憐其發苦，無子欲令復醮，節婦引刀斷指曰：「所不終者有如。」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六

繩武堂

此指舅益老多病節婦事益虔朝夕治具布

几上請御則肅立堂楹間諸娣姒每相諛語

曰學生子又侍先生矣病甚手捧唾洩或洩

惡汚牀席躬爲蠲滌如是者又三年卒既襄

事則以告惟仁願從夫子惟仁曰猶有母在

尋喪母及期問如初惟仁曰事居送往女節

殫矣卽不死無負李氏子也謝氏毅然曰否

否不粒食四十四日不死引繩以絕孀居後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七

繩武堂

未嘗一日羣語笑未常一日解衰絰惟上堂

奉養易編素葢不忍以凶服傷大人心也夫

李氏子窮閭編氓耳又卽病則節婦之於夫

也無論無榮庇之望卽室家一日之慶亦無

之矣利害安危總非所計惟知大義較而養然不容少訕纔做得事纔成得人

三老經四喪古今伏節死者頗多一時感激

然耳久則意解志移大凡然也節婦忍死且

十有七年竟死不貳心烈哉吾人具鬚眉冠

裳鳴珮立乎人之朝者觀此省夫

人皆疑節婦死則死耳何數數問人無乃非

有勇決於其心者不知此正節婦之所以不

可及也使其稍有遲回則不終死矣且所問

者死所宜也彼固胸中堅辦一死而又恐死

有遺憾以其兄爲知大義者故於二姑死舅

死母死之際歷歷問之無復有萬一之遺憾

而後以身殉夫赴義如此可謂從容之至盡

善之至在女子尤爲所難先生又謂節婦若

學問知道者信哉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末

繩武堂

山西平陽府蒲州河東驛驛丞王佇以罪當刑

其妻李氏上訴願以身代夫死曰妾聞爲人

臣則當死君之難爲人子則當死父之難爲

人婦則當死夫之難爲臣而不死君之難爲

不忠爲子而不死父之難爲不孝爲婦而不

死夫之難爲不義此古今之常經天下之大

道切思臣夫王佇幼蒙父訓長沐聖恩除授

前職爲佇者正當夙夜戰兢鞠躬盡瘁上以

報朝廷榮顯之恩下以副父母劬勞之德奚

乃不知自保出位而言將本州知州徐孚千

戶徐綸連結事情。親齋具奏。越禮犯分。罪不容逃。致蒙法司問擬。比造妖言。斬罪發都察院收監。此正朝廷至公之法。臣復何言。臣獨念夫之父母俱年七十以上。衰病老朽。不久人世。而況所生止於臣夫。別無以次人。丁自夫下獄。缺人侍奉。痛哭悲號。死無所依。臣欲守侍公姑。則夫在監。衣食斷絕。不無失所。是臣孝於公姑。而不義於其夫。而夫婦之道乖。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九

繩武堂

臣欲舍公姑而供夫衣食。則公姑貧病飢寒。將何所恃。是臣厚於夫婦。而不孝於公姑。而子婦之義缺。此臣於孝義不能兩全。得此失彼。所以與其苟全性命以偷生一時。不若代夫之死。以全孝義也。何則。臣夫既死。夫之父。母豈不痛切肝腸。憂傷致死。夫之父母死。臣為未亡人。亦當與之偕死。觀其披肝瀝膽。辭氣間皆有慷慨就死之意。是夫一人之命。而三人之存亡係之也。

使臣而死。則不過一人之死耳。而使夫得回

故里。侍養父母。子以全孝於其親。親以得養

於其子。父子怡愉。享有天年之壽。是臣一人

之命。有以全三人生也。此臣之死。所以不

足惜也。臣聞至誠可以感天地。可以動鬼神。

幸遭逢堯舜。心即天地之心。德即好生之德。

諒雷霆無非意之怒。知天地無終棄之才。饒

夫一死。俾得歸侍。以全父母之恩。却將臣身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十

繩武堂

斬首抵罪。用彰國家大義。則夫不失其孝。臣得全其義。亦陛下教天下以孝以義之心也。豈特臣幸甚。臣夫幸甚。臣夫父母幸甚哉。

劉切曉暢足動宸聽正不知當日如何處分

龍游徐孺人父初歿。母欲許嫁富家兒。緩不成

服。孺人號慟欲死。母乃止。既終喪。信安劉必

明知其賢。往聘之。無何。劉得暴疾。將危。親戚

咸為憂之。孺人曰。已許嫁矣。復何疑。劉病愈

乃歸焉。劉貧而弟富，遂以孺人託其弟遊學。遠方弟不能養，孺人與一婢績紉自給。嘗遺書於劉曰：「老樹一株，綠陰滿窗，頗足自適。幸無念我終不言。弟過劉後歸，囊有白金數兩。」問之曰：「人託我謀事謝物也。」孺人擲地曰：「吾謂君安貧樂道，而若是耶？」劉慚而還之。他日劉釋褐，令湖南秩滿，引鏡見白鬚，歎曰：「此豈服官時耶？」亦孺人有以成之遂謝事，與孺人窮約終其身。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三 繩武堂

清江浦貞孝王節婦周氏，淮安諸生周爾忠長女也。生而慧性至孝，事祖母倍於母。人問之曰：「日有長短耳，見弟輩就學，卽知書。」王氏貧，曰：「嬪日卽出其奩資爲夫治生計。」時蓋崇禎辛巳仲秋也。甫三月而夫病疫，毀簪珥延醫，不效。刲股又不效，慟哭殮之。曰：「夫死，婦從禮也。」所以不死，欲代夫爲子養暮年貧舅姑耳。

歲歉拮据不足供，父遺之麥，親磨麪以奉舅姑。而自食其粳粃，舅病疽，貞孝割股雜餌以進。舅愈，徙居安東，送貞孝歸寧，欣然從之。蓋欲借父資以相潤也。甲申兵亂，舅姑還浦，貞孝往省，盡以指環之類遺之。姑泣曰：「時事至此，我家貧老，汝又青年無子女，盍再醮乎？」貞孝正色曰：「時亂見殺，會夫重泉，義也。又恐語迫忤姑，復婉言曰：『且俟服闋再議。』衆皆信焉。」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三 繩武堂

至夫忌辰，請姑展墓及歸，詭言欲臥，久不出，排戶視之，已解衰絰自縊矣。魯敬姜者，穆伯之妻，文伯之母也。穆伯卒，敬姜守志，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爲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亾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於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而用之，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

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義。勞也是。故天子諸侯王后夫人莫不旦暮憂勤。各修其職業。今我寡也。爾又在下朝夕度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敢怠耶。

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非義之事。不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重

繩武堂

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爲人臣而事其君。猶爲人子而事其父。爲人臣不忠。是爲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稷子慚而出。反其金。自歸罪。宣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

齊二子之母。宣王時有死於道者。二子立其旁。

吏執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殺之。吏

以告王。王名問其母。泣對曰。殺其少者。王問

故。母曰。少者妾之子。長者前妻之子。鄧伯道棄己子

全弟子皆人情所難其父臨卒。謂妾曰。善視之。妾曰。諾

殺兄活弟。是以私廢公也。背言忘信。是欺死

也。王高其義。皆赦之。號曰義母。

魏慈母者。孟陽之女。芒卯後妻也。有三子。前妻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重

繩武堂

之子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厚。猶不愛。慈母乃令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苦。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子不愛母。至甚也。何爲勤苦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罪。至情況於假子。而不爲救。何以異於無母。其父

爲其孤也而使妾爲其繼母爲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不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安可忘義乎遂說魏王王聞之高其情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母以禮義訓導八子咸爲魏大夫卿士云

可爲前後妻子不一視者法

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重

繩武堂

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多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當武昭時文法操切公卿多坐法而不疑以經術重朝廷在位者皆以爲莫及也

漢東海嚴延年母生五子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延年爲河南太守所在名曰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

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

入府延年出謁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

閤下母乃見之數責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

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

罰多戮殺人欲以致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

年服罪頓首謝因爲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

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

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埽除墓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重

繩武堂

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爲言之後歲餘爲府丞所奏罪名數事下御史案驗遂棄延年於市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或疑嚴母何不教子於平日然觀其賢明若此則亦非不教之故矣

晉皇甫謐字士安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

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常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

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行。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謚乃感謝。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

虞潭母孫氏。少年而寡。誓不改節。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爲朝廷稱。潭爲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毛

繩武堂

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蘇峻反。潭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勿以吾老爲慮也。盡發家僮。佩服以助軍資。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子從征。汝何獨不遣。潭卽以子楚護軍。與允之合勢。峻平。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宰相皆就拜謁。

房愛親妻崔氏。性嚴明。有高節。親授子景伯景

光九經。竝當世名士。景伯爲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必先請焉。貝丘人列子不孝。景伯爲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我。或應自改。景伯遂名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爲之溫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毛

繩武堂

過求還所謂以身教者從是也。崔氏曰。此雖顏慚。未知心愧。且可置之。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鄭善果母崔氏。年十三。適滎陽鄭誠。生善果。周末。誠討尉遲迥。戰死。母年二十。父彥睦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無再見男子之義。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死夫爲無禮。寧割耳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

命善果以父死王事數歲拜大將軍襲開封
公開皇初進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
轉景州刺史尋爲魯郡太守母性賢明通曉
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於障後察之聞其
剖斷合理大悅賜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
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
果伏牀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
乃愧汝家耳吾爲汝家婦知汝先君忠勤清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元 繩武堂
恪以身殉國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自童子
襲茅土位至方岳豈汝身致之耶觀母之意總以今日富貴皆從乃父一死而來方痛心之不暇何忍安享惟有修身勵行報國盡忠庶幾無所愧負此正所謂不恃前人之善者也不思此事而妄
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家聲失
官爵外則虧天下法以取罪戾吾死何面目
見汝先人乎母恒紡績每夜分而寢善果曰
兒封侯開國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答曰

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乎
今秩俸乃天子報汝先人殉命也當散贍六
姻爲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又絲枲
紡績婦人之務自王后及大夫士妻若墮業
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
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節儉非祭祀
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靜室端居未嘗
出門內外姻戚有吉凶但厚加遺贈皆不詣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辛 繩武堂
其門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
遺悉不許入門母之此意不可不審蓋在我禮遺雖薄而難辦世固有窮親戚一當禮之所在其投贈者曾不足當豐盈者萬一之意而已竭其一家所需甚或百方典貸不善果勝貽苦於後日者豐盈者其亦念之否善果
歷任州郡內自出饌衙中食之公解所供皆
不許受悉用修理公宇及分僚佐善果亦由
此克己號爲清吏
李尚書景讓少孤母夫人性嚴明居東都諸子

尚幼家貧無資霖雨久宅牆夜墮僮僕修築忽見一船實之以錢婢僕等來告夫人戒之曰吾聞不勤而獲猶謂之災士君子所慎者非常之得也義利不苟如此教若天實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俸錢入吾門此未敢取乃令閉如故其子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竝有重名位至方鎮景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初夫人孀居猶未中年貞幹嚴肅姻族敬憚訓囑諸子必以禮雖貴達稍怠於辭旨猶杖之景讓除浙西問曰何日進發景讓忘於審思對以近日夫人曰若此日我或有故不果行如何景讓惶懼夫人曰汝今貴達不須老母可矣令僮僕斥去衣捶於堂下景讓時已斑白縉紳以爲美談在浙西左押衙因應對有失杖死既而軍中洶洶將爲亂太夫人乃候其入衙中坐

廳事叱景讓立廳下曰天子以方鎮命汝安得輕用刑如衆心不寧非惟上負天子而令垂白之母羞辱而死使吾何面目見先人於地下左右皆感咽命杖其背賓客大將拜泣乞之良久乃許軍中遂息景莊累舉未登第聞其被黜卽笞其足中表皆勸景讓囑於主司景讓終不用曰朝廷知景讓弟非冒取名自當放及第是歲景莊登科鄭夫人歐陽修母也爲贈崇國公妻崇公舉進士再任推官卒修甫四歲貧自力於衣食供修力學授之書常雪夜撥寒灰畫字以教居恆泣告修曰而父廉而好施與吾不及事舅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吾不能知汝之有成然知汝父之將有後也吾歸於汝父免喪踰年矣每祭必涕泣或御酒肉必涕泣以不及養爲恨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乃其後常

國太夫人

然至終身亦莫不然。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常夜視刑書，屢歎曰：「我求其生而不得，爲可哀耳。」回顧乳母抱汝立於傍，指而言曰：「吾命宜早夭，恐不及見兒之立也。」當以吾語告之，以是知汝父之將有後也。教亦以母教爲父教於是修感泣奮學，至舉進士，儉薄依舊，尋以直諫貶夫人言笑自若，曰：「貧賤素也，汝必安之。」修卒，以忠正爲賢，相累封，母越。

二復白圭可免刑戮則輕論人長短虧體辱親卽在其中故曰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

程母侯氏，程大中公昞之妻，明道、伊川二先生

母也。事舅姑，內外聞其孝。大中公性剛斷，處家嚴厲，母敬之以禮，平居如對大賓。然故大中公多內助，禮敬特甚，而母益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命而後行。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撻，婢侍或兒女諸子小有過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恕僕妾之過，惟恐有傷獨諸子有過，小則詰責，大則請命於大中公，必求其改而後止。」嘗曰：「子之所以不肖，皆母蔽其過，則父不知而無由以正之也。」母以姑息不教爲慈古今通病正不知伊於此誤了多弟子弟雖然豈獨母哉川先生曰：「吾母生男六人，所存惟二，亦不姑息，纔數歲行，或跌，家人扶抱，夫人輒呵曰：「汝若安徐寧致跌乎？食而絮羹，卽叱之曰：「幼求利欲，長當何如？」蒙以養正不容一毫錯過在膝下尤所當謹此可爲慈闈之法故願兄弟生平於衣食衣服無所擇，不惡罵教使然也。先公常有所怒，必爲之寬解。

諸兒與人爭忿。雖直必責之曰：「患汝不能屈，不患不能伸。」

計夫人張浚母也。方正有法。浚父官華州，早卒。

年二十五，父母欲嫁之，誓不許。浚能言，即令

誦父所爲文，能記事，即告以父言行，無頃刻

失教。大槩與歐陽公母相似。南軒先生之成其學，亦必不出於母之教。故浚

雖幼，視必端，行必直，坐不欹，言不誑，教使然

也。甫冠，入國學，母送之，泣曰：「門戶寒，賴爾成。」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重

繩武堂

立當以爾祖爾父之業爲念。條戒語數十端

授焉。浚隆貴，所爲不常意，必變色示戒。謫永

州，欲論秦檜奸，恐禍不測，爲母累髮之。至體

爲瘡，母怪問以實，對母不應。惟誦浚父紹聖

初對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

負陛下。」浚遂決書上，竄封州。母送之曰：「行矣。」

汝以忠直得禍，何愧其賢如此？浚爲宰相，名

臣孫栻爲大儒。

秦閨夫妻柴氏。晉寧人。閨夫前妻遺一子，尚幼。

柴氏鞠如己出。未幾，柴氏有子。閨夫病且死，

囑柴氏曰：「吾病不復起家，貧惟二幼子。汝能

撫其成立，吾死亦無憾矣。」閨夫死，家事日微。

柴氏辛勤紡績，遺二子就學。至正十八年，賊

犯晉寧，其長子爲賊驅迫在園中，旣而得脫。

初在賊時，有惡少與張福爲讐，往滅其家。及

官軍至，福訴其事，事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重

繩武堂

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往從惡者，吾次子非

吾長子也。」慈母次子曰：「吾之罪可加於兄乎？」

孝子鞫之，至死不易其言。官反疑次子非柴

氏所出，訊之，他囚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

爲之言曰：「婦執義不忘其夫之命，子趨死而

成其母之命，此天理人情之至，遂釋免其長

子。而次子亦得不死。時人皆以爲難。

張氏二難者，孟仁妻鄭仲義妻徐也。徐富而鄭

貧皆敦禮讓貧者不諂富者不驕恆於一室
紡績尺帛寸絲不入私房徐父家時有所饋
必納於姑有所用則請而取之不問孰爲己
物也鄭歸寧徐乳其子徐歸寧鄭乳其子不
問孰爲己子雖諸兒亦不知孰爲己母也家
畜一猫一犬猫爲人所竊犬取猫子乳之人
以爲和氣所感太平間表其門爲二難

賢女難歸於一門尤難真人間
之瑞可爲妯娌不睦者法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繩武堂

歐公池有兩弟皆庶出翁欲厚嫡子媳馮氏請
曰嫡庶子爲父母服喪有差等乎翁曰一也
媳曰三子皆翁所生服既無差等財產可獨
差等乎甚非後福媳所不願翁賢而從之

不專厚利爲甚仁
并息後禍爲甚智

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
子者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
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

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吾不知其處
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爲人養子不能
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聞忠不畔上勇不
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凡事總
有箇定
理識透則
力自勇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

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
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
二矢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饗以太牢且爵

畜德錄

卷十九 女範

繩武堂

其兄爲大夫

鄭夫人太保李公錡配也生一子繼先卽爲太
保納側室生子繼光繼先爲吏部主事欲得
母金釵爲長孫納婦不許後出以助繼光婚
或問之對曰繼光無私財且長孫一穉子卽
令社金履采後復能苦力詩書哉主事稍營
家產母不悅曰吾常憂我家福優於德今復
求增乎

可為嫡庶
異視者法

方定之曰晉書論其風俗淫僻婦女莊櫛織紵
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紅絲枲之業中饋
酒食之事夫此閨中細務耳而以爲關繫天
下亂亡之由胡可忽也有國者且然家之
與敗更由是可知
請卷耳之詩可以知后妃已貴而能勤已富
而能儉而文王化行南國后妃之德不爲無
助則閨中細務安得不
與天下治亂相關也

畜德錄

卷十九

女

五

繩武堂

畜德錄卷十九

畜德錄卷二十

震澤席啓圖文輿甫纂輯

雜識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子賢足恃乎
兄弟賢足恃乎臣賢足恃乎曰父賢不過堯
而丹朱傲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
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
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
識此二語省了無數貪求無數怨
降諺亦有云求人不如自求已
身始可恃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十

繩武堂

蔡虛齋先生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
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志在
道德不知自
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
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
也志在
富貴

胡敬齋先生曰人貴乎有力量然當精求聖賢

用力之方

分言則致知力行
合言則只好學

與理之至當方

不負此力量若理有所蔽以此力量堅執不

回則爲害尤甚

此卽中庸所謂賢者過之過
之兩字不知多少異端僻行

內在

何子元曰黃山谷與李幾仲書天難於生才而

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

則不得歸怨於天也世實須才而才者未必

用君子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自廢惰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二

繩武堂

則不得歸怨於世也此語亦說得好

洪自誠萊根談曰天地有萬古此身不再得人

生只百年此日最易過幸生其間者不可不

知有生之樂

天地之性
人爲貴

亦不可不懷虛生之

憂

凌登名曰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誦讀不輟弟子

中或有情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

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座諷誦朗

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嗟乎士

貴自強若玩日愒月初恃朝日晚棄榆光有

愧此僧多矣

君子之爲學也
沒身而後已

呂叔簡曰圓融者無詭隨之態精細者無苛察

之心方正者無乖拂之失沉默者無陰險之

術誠篤者無椎魯之累光明者無淺露之病

勁直者無徑情之偏執持者無拘泥之迹敏

練者無輕浮之狀此是全才有所長而矯其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三

繩武堂

長之失此是善學

卽是變化氣質

何垣曰禮以嚴分和以通情

義本中庸

分嚴則

尊卑貴賤不踰情通則是非利害易達

語須切認

世間多有父子兄弟而是不相顧利害不相恤者

齊家治國何莫由

斯

屠緯真曰圖書古玩之好聰明文士競趨之謂

之賞鑒家

此此先儒所謂外物奉
身事事要好更覺無謂

今時獨吳

中此風爲最盛賢達者不免終身沒溺其中

若饑食渴飲有不知此好者衆咸以爲俗胡

其大昧也

里巷之所羣趨而不由於正道古風者則謂之俗情俗尚自君子觀

之世以圖書古玩爲好而亦從而好之則俗耳夫瓦石可用何必金

玉麤器可用何必精好時物可用何必三代

以此取閒祇以增冗以此怡情祇以喪志卽

令積若丘林一朝蓋棺此物不隨也傭奴竊

去子孫散擲一生心力蕩爲冷烟縱後人克

肖世守勿失終將安歸胡其大昧也余生平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四

繩武堂

絕無此好偶有所得應手失去得不問其所
從來失不問其所從往太空浮雲已爾

鼎甲朱公國祚號養淳爲人平易慷慨一日兩

公子行街坊暑月張蓋家人不自斂束蓋觸

小戶店篷破損家人正與小戶喧競朱公適

過小戶泣訴朱公爲駐車借坐民家命僕呼

張蓋二人僑人中責各三十慰小戶人而去

不要論勢鐵相如但以理論俗語有云只有行船觸住船斷無住船觸行船則公之斷斯

獄也其亦見之審矣妙處尤在即答於衆中使輿情既大服而挾主勢者亦大挫而難肆

陳幾亭曰俗子治生精明之處多是刻寬厚之

處多是昏若能瑣屑不較而不失精明涇渭

了然而務從寬厚豈惟治生抑亦通於學矣

子文爲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

尹之族也釋之子文讓之曰禮立廷理所以

司法也吾族之犯法甚明而使廷理緣吾而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五

繩武堂

亂是吾不公著於國也執國之政而以私聞
與其生而無義不若有死而已請立以刑治
於是廷理懼子文而用之

不以私恩害公義然晏子相齊食祿百萬不畜於家父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樂餒者後人尤所當法

宋李昉爲相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

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

之子弟問故答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

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美辭。此取怨之道也。

宋姚坦爲益王府翊善。坦性木彊。王嘗於府中爲假山。費數百萬。既成。置宴。召諸臣觀之。坦獨俛首。王強使視之。曰。但見血山耳。王驚問。故坦曰。在田舍時。見州縣催租。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流血被體。此假山皆民租稅爲之。非血山而何。是時太宗亦爲假山。聞而毀之。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六 繩武堂

之。仁人之言所以爲功不少

陸九淵知荆門軍政。行令修民俗。爲變故事。上元節。太守設齋醮。曰。爲民祈福。先生思有以革之。乃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一章。以代醮事。曰。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古先聖王大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

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

之行。協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

也。皇建其有極。卽是斂此五福。以錫庶民。舍

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不明理也。極與福不

項。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彝是訓。於帝其訓

無非斂此五福。以錫爾庶民。守令承流宣化

卽是承宣此福。爲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

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善惡是非。知有父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七 繩武堂

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卽惟皇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爲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爲民祈福何可算計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祐。聖賢君

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滅絕其本心。也。縱使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何福之有。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祐。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辱此身。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卽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所慶。積不善之家。必有所殃。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必然之理也。講畢。人人歎服。多感化者。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八

繩武堂

即先生此舉可見當官者易俗移風亦是易事特未能德感政導耳

王翔爲吏部尚書時。次孫麟已陰監生。將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朝廷取士。至公無私。汝若以僥倖中選。則妨一寒士進步。且汝已有階得仕。又何必爾裂卷焚之。人皆謂公重朝廷惜寒士

愚以爲公之愛子弟也亦甚矣

嘉靖中。葛端肅公守禮。當大計日。有小吏註老疾。當罷。公爲請留。尚書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此邊吏去省遠。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尚有精力。方知註誤。過在布政。何可使小吏受枉。古人只是事所當然。纖毫不欺。尚書驚服曰。誰冒於吏部堂上。自實過誤。卽此可謂賢能第一矣。真吏部尚書允其所請。留之。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九

繩武堂

江盈科曰。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亡一金瓶。時有一庖人侍其處。遂執之。官司備加考掠。不勝痛楚。輒誣服。及與索瓶。無以應。迫之。謾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不獲。仍繫獄。無何竊瓶者持瓶上金繩。鬻於市。有疑之者。質於官。竟得其竊瓶狀。問曰。瓶安在乎。亦曰。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竟獲。奇蓋比庖人所指。

之地不數寸耳。使人心魂悚然。司刑者誰可不慎。假令庖人往掘時而瓶獲或竊瓶者不鬻金繩於市則庖人之死百口不能解然則嚴刑之下何求不得國家開矜疑一路所全活冤民多矣嗚呼仁哉

崔鷗楊嗣復論略曰氣類所合物莫能間君臣相與必有所謂合者君子不之察欲強以口舌折姦人之鋒勢必不振此小人所以常勝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議

十

繩武堂

君子所以常不勝一也人情逆之則怒順之則喜毀之則怒譽之則喜小人性便諛佞志在詭隨而君子任道直前有犯無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二也君子正直是與不妄悅人而小人竊爵祿以植朋黨竭智力以市內援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三也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易進則常在上以制人難進則常在下

以爲人所制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四也君子柔亦不苟剛亦不吐不虐幼賤不畏高明而小人之於人失勢則鼠伏以事之得勢則虎步以陵之此小人所以常勝

君子所以常不勝五也君子窮則以命自安而不尤人達則以恕存心而不害物小人在下則不安而懷毒以伺上居上則快意而肆虐以害人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議

土

繩武堂

勝六也君子一有不安於其心則畏君畏親畏天畏人而小人欲濟其姦則欺君欺親欺天欺人無不可者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七也君子勵廉節崇名譽小人苟獲其欲則天下賤之而不羞萬世非之而不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八也有恥無恥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此條是綱領君子所言欲訥於行欲敏有過則改見義則服而小人矜利口以

服人喜新言而文過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九也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君子爲國求人難於選拔而凶邪一嘯則百千爲羣此小人所以常勝而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也君子不念舊惡以德報怨而小人忘恩背義至以怨報德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一也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功不矜有善不伐而小人無而爲有虛而爲僥倖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二也君子小人之不敵亦明矣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三

繩武堂

此段論君子不勝小人之故甚悉朝廷於此所以得君子小人之辨而值其所當施鋤其

所當鋤矣

孫學士元忠朴呂正獻公所薦館職也常爲呂居仁言元祐間某常對侍講非笑程正叔侍講謂某正叔有多少好事元忠不說何故只

言其短某因釋然心服後不復敢深議正叔因思今人如元忠樂善者少矣侍講謂榮陽公呂原明也

明道先生曰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林君復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草木者以其有爲耳皮毛齒角禽獸以用而名香味補瀉草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三

繩武堂

木以功而著人之生也無德以表俗無功以及物於禽獸草木之不若也哀哉

薛敬軒先生曰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往日之過并棄後來之善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好善惡惡雖若兩項其實惡惡之心所以全其好善之心修己治人只一理若追往棄新心安在

作事只是求心安而已然理明則知其可安者

安之理未明則以不當安者為安矣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

事功

吳康齋曰先哲云鸞鳳與鴟梟爭食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

人鬪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齒 繩武堂

袁氏世範曰人有善誦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

覺其諛者小人之最姦黠者也彼其面諛我

而我喜及其退與他人語未必不竊笑我為

他所愚也人有善揣人意之所向先發其端

導而迎之使人喜其言與已暗合者亦小人

之最姦黠者也彼其揣吾意而果合及其退

與他人言又未必不竊笑我為他所料也此

雖大賢亦甘受其侮而不悟奈何

此亦辨小人之法大約非道悅我者小人也然君子易事難悅不覺為悅所中斯亦不得為君子矣

清江敖英曰士大夫守官之廉猶處子守身之

潔皆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潔恆自矜曰

我於庶士也絕無桑中之約則人將賤之矣

士大夫之能文章猶處子之能女紅亦分內

事也若處子自多其女工恆自矜曰我之織

紉組紃諸姑伯姊皆莫能及則人將鄙之矣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圭 繩武堂

性天德業也憑天生此身天賦此性做來何非分內而況此區區者

戚南塘曰攻爾過者爾師也屬下人能陳爾過

即不能師之以禮然必師之以心誠於服善者自如是

劉時卿曰近世講學者開口便教人拋棄功名

富貴此大害事古之聖賢於功名富貴何常

生一重心亦何常生一輕心聖賢雖不忘義

亂倫惟以無心應之時而我用也累茵列鼎

時而我舍也枕石漱流如是而已矣泰州王

心○齋○艮○曰○有○心○以○重○功○名○富○貴○者○其○流○至○於○
弑○父○與○君○有○心○以○輕○功○名○富○貴○者○其○流○至○於○
無○父○無○君○旨○哉○言○乎○

人而詐者皆其慧者也夫慧自有用而用於詐
吾醜其慧矣然惜之意終多於醜

只此靈明正用之則為慧妄用之則為詐譬
之金玉不以金玉用而以瓦礫用豈不可惜

洪自誠菴根談曰勢利紛華不近者為潔近之
而不染者為尤潔智械機巧不知者為高知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去

繩武堂

之而不用者為尤高

王少湖曰不自用而好問固美矣然不可不察
其是否也故又繼之以好察孟子論用人用
刑詢之左右及諸大夫及國人可謂不自用
不偏聽而謀之廣矣然終必繼之以察而真
見其可否然後信之若察之而未有以真見
其可否亦必不以衆謀之同而遽用之也至
若舜又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朕志

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箕子亦

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
人謀及卜筮此則又先斷之以已忘然後參

之於人與鬼神者可見古人或先之於衆論
而後審之於獨見或先之以已見而後稽之

於天人其慎重不苟如是然則所謂舍已從
人者亦謂其言之果是者耳豈謂在已泛然
無定見而惟人之是從哉弱者必
猶人然世無聖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七

繩武堂

人之虚心明照則又不可自謂有定見而果

於自用也強者必
狗己慎之哉

兼謀獨斷不容偏廢先後異用隨時即
為學亦然博學審問兼謀也慎思明辨獨斷
也其間亦或存先後所以
要學而又思而又學

君子之於小人必不可以其小者而遂信其大
者終受其禍悔之無及夫子曰未有人而
仁者也此至言也

呂叔簡曰一友與人爭予語之曰於十分之中

君有一分不是否友曰我難說無一二分

若我循理彼必不爭我予曰且將這一二分都沒

了纔好責人併沒這一二分只是

天下萬事萬物皆要求箇實用實用者與吾身

心關損益者也凡不急之務供耳目之玩好

皆非實用也愚者甚至喪其實用以求無用

悲夫

究竟求無用者未有不喪其實用者也不要論物力精神也是實用光陰也是實用何事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大 繩武堂

不要精神光陰去做豈非喪其實用以求無用

事不關係都歇過到關係時悔之何及閒時做來忙時

用事幸不敗都饒過到敗事時懲之何益不伴

可以是以君子不忽小防其敗也不恕敗防

其再也

處大事者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

從此二字做出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

詳審養奮發於凝定之中耳是故不閒則不

忙不逸則不勞至若先怠緩則後必急躁是

事之缺也十行九悔豈得謂之安詳

進言有四難審人審己審事審時一有不審事

必不濟

一貴達還家門戶不如做官時悄然不樂曰世

態炎涼如是人何以堪余曰君自炎涼非獨

世態之過也平常淡素是我本來事熱鬧紛

華是我倘來事君留戀富貴以為當然厭惡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充 繩武堂

貧賤以為遭際何炎涼如之而暇歎世情哉

自己先有炎涼在胸中然後見人之炎涼范文正公自少富貴貧賤都不一動其心又安知炎涼物態為何若者

兩君子無爭相讓故也一君子一小人無爭有

容故也爭者兩小人也有識者奈何自處於

小人哉況爭之而未必得即得之而於吾身

無所重輕徒受小人之名尤可哀也

自家庭以迄天下物我酬接無不然者即不能兩邊俱好只須一邊好便可兩邊都無事

此其間便有箇成己成物的道理在。○不要說利卽名之所在亦何必吾是而彼非。纔爭吾是便涉小人意見。

于穀山曰韋處厚議鹽法云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此至論也。寧獨鹽法百事可推。

陳玉壘曰今人談人則易自責則寬常見當事者指誦前人殆不容口及至觀其所爲不若遠甚宋人詩曰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手 繩武堂

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可謂曲盡事情。

利瑪竇曰友者過譽之害較譽者過譽之害尤大蓋友人譽我或因而自矜仇人訾我或因而加謹。 利瑪竇西譯人

陳幾亭曰爲人在世不有益於養必有益於教不然卽天地間一蠢物貧賤閒遊爲小蠢富貴閒享爲大蠢。

貧賤閒遊不足貴富貴閒享輒以爲己所當然不知所謂富貴者安在。○貧賤不閒遊纔是處貧賤富貴不閒享纔是處富貴亦且貧賤不閒遊正所以去貧賤富貴不閒享正所以富貴。

炭埋土中千年不朽性未發也然而爲火其灰可立而待發之爲用固難久也然而均火也煽以風則燄彌炎灰彌迅聽其自然則稍久焉掩以灰則又久焉何則發而有蓄焉之意也士以才智榮華自多者亦念及久乍之間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圭 繩武堂

乎。奢靡卽是貪相驕蹇卽是賤相亦是太把富貴來用。

待君子易待小人難待有才之小人則又難待有功之小人則益難。

李義琰無正寢弟義璉爲市堂材送之義琰辭不受義璉曰凡仕爲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下偏哉荅曰不然事難兼遂物不兩興旣處貴仕又居廣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

不許

即貴仕也是偶然境界所謂不居官却是
措大又何必廣字○有令德纔消受得貴仕
廣字抑知有令德却
不想愛著貴仕廣字

李泰伯曰里之氓有慕都邑之侈者此指富貴以其

畜牛易人之乘馬此指所以求富貴者既數歲矣土田

之腴舍牛而不獲此指廢其倉廩菽粟耗於

馬腹此指失其飢餓且不救而馬之能卒無

益於甌釜此言求無益於得噫今之絕故賤而友新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圭

繩武堂

勢忽講習而嚮奔走此病尤易犯得是切喻當亦儼然有不

病其田而空其菽粟者乎

林君復曰為善如負重登山志雖已確而力猶

恐不及為惡如乘駿走坂雖不加鞭策而足

亦不能制所以上達難下達易

天順中吳邑柳仲益憲副彥輝子也父初任監

察御史嘗貸嘉興陸公潞銀五十兩父故而

繼以閩寇作亂朝廷坐其父以不武之罪仲

益謫戍遼東後遇國恩歸吳而公潞已歿仲

益生殖僅存贏餘欲償其物或曰固矣哉仲

益曰先君為此吾嘗知矣使負之則吾先君

泉下何以見公潞而吾百年後何以見先君

乎堅如金石故能遂覓公潞子偕詣其墓奠

畢出是物授其子子固辭仲益乃訴嘉興郡

議是物管理其墓仲益遭家不造而能為此

士論賞之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圭

繩武堂

馮時可曰一事逆而心憎一言拂而心銜甚至

經年懷之而不釋易世志之而不忘若然者

四海之中無樂地百年之內無泰時甚矣哉

其惑也

世最多此等心境真所謂出門
皆有礙誰云天地寬何自若也

清江敖英曰壽五福之一也得之者有幸不幸

焉彼得壽以成名者幸也得壽以敗名者不

幸也雖然壽何負於人哉人負壽耳是故申

公年八十餘而應聘使其先數年而死則爲治不在多言之對不登漢史矣夏貴七十九而降元使其先數年而死則忘君事讐之恥不穢宋史矣

倪宗玉書室中有帖子云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愚問觀之將何如宗玉曰從前觀之祇見我不如人而益勵思齊之志從後觀之祇見人不如我而自消蹭蹬之憂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面

繩武堂

黃明起冰署筆談曰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此恆理也然天道挹注察除有若不可知而實必然可知者魯慶父以弑逆死而其子孫爲孟孫氏世卿於魯世有聞人漢莽通當武帝末以謀逆誅其子孫恥之變姓名爲馬至建武時馬伏波以功臣封女爲明德皇后諸兄弟子姓俱奕世貴顯其於缺慶若少爽者然實未爽也蓋慶父

莽通賦有凶德然雖經臬夷當時已身伏辜而其後人能奕世載德克蓋前愆若孟獻子孟僖子孟懿子皆能世修其勤且勉其後以學禮爲孔門高足馬伏波以鞠躬盡瘁佐命以長厚修謹燕貽其兄子馬少游恬於勢利其後昆若馬防馬廖輩皆能守其家訓以貴戚令終宜其獲福也非獨此也漢之張湯杜周以酷吏死而其後張安世杜延年貴顯爲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五

繩武堂

賢卿相此所謂幹蠱用譽者也唐之房杜狄梁公李鄴侯皆一代名相而其子孫匪彛弗類墮其門閥此所謂弗克負荷者也子孫一不以祖父之賢而寬其罰子孫能爲賢者不以祖父之失德而靳其福可見人之必當爲善而不當爲惡究竟祖父賢而子孫敗類者少祖父不賢而子孫幹蠱者多則又以見天之惡惡短又非獨此也自瞽瞍不能以頑瞽及舜夏鯀不能以方命及禹蓋瞽瞍不慈只是一時一家未幾且允若矣而舜以大聖人

之德嗣之。鯀以治水績用弗成。殛死。實死。王事而禹之明德修。鯀之功萬世永賴。此虞夏之所以興也。故春秋傳曰：父子兄弟善。善惡惡不相及也。易之言必有餘者。欲人厚積其善以啓後也。前之人必須傳之言不相及者。胎慶於後人。後之人不可恃陰於前人。君子欲人及身爲善。以光前也。君子曰：樂壓之免。書之餘慶也。樂盈之亡。壓之餘缺也。此易義也。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議

毛

繩武堂

者此春秋傳義也。無非使人強爲善而已。造物之心。聖賢經傳之旨。最的。幹蠱用譽。天心便喜。弗克負荷。天心便惡。觀慶父養通之後。天如是。其不吝顯榮。則其知天於善不善者。無不望其子孫之賢。而無如錯出。不齊以善繼不善。以不善繼善。不得而不爲。休咎殊施。使其以善繼善。則善益以積。而禍亦隨之。以不善繼不善。則不善益以積。而禍亦隨之。此餘慶餘殃之說也。非謂但據其祖父以爲報。而不問其子孫之何若。則寧有是天理易與。春秋傳源來。初無二義。槍榆子曰：勢衰不謂之衰。德衰而後謂之衰。家

窮不謂之窮。道窮而後謂之窮。德衰道窮而造化偏厚之。謂非衰與窮。此皮相也。慶氏之富。王氏之五侯。天之奪人也。常在予之後。人患必死之。而偏有能狂奔奮擲。勇倍於平人者。今之仕宦居鄉。強者思以攘人之金。弱者思以負人之金。攘不得則鬪。生負不得則怨。生皆以阿堵昏心。而人情天理道德禮義一切棄滅。不講。吾不知世道終何如也。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議

毛

繩武堂

富貴宜施恩。富貴而不施恩。是旱魃也。旱魃之歲。不濟三農。貧賤宜知恩。貧賤而不知恩。是頑土也。頑土之鄉。誰下種穀。我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人有德於我。必不可忘。惟其然也。所以君子亦不輕受人恩。劉師文寧波人。幼年流落蜀中。大姓楊翁奇之。納爲壻。翁亡後。家業日消。劉欲歸家就試。楊女從間壁窺見其兄。手持一券。意甚不樂。往問其故。對曰：妹丈將歸。昔父命贈田四十畝。

奈年來家事消乏棄之殆盡今貨栖房僅得其半吾不能遵遺命是以不樂耳

乃兄孝友大是賢者

劉聞之謝曰豈有爲人壻而甘令其子賣屋以相界者急索券焚之飄然挈妻以歸未幾登第官至侍郎每語夫人曰若兄棄產以遵父命我雖不受心甚感之多方培植至富

陶君爽曰凡人福德如錢財然浪用之則立盡嗇守之則久存居積之則漸豐懋遷之則可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无

繩武堂

大是故逞服御之華極耳目之欲是曰享福立盡之勢也惡衣菲食樽縮自安是曰惜福久存之方也收拾殘棄絲緝黍黍是曰積福漸豐之計也發弘誓於人天施利濟於寰宇是曰作福可大之功也

倪正父曰人生所食者三一日福二曰勞心三曰勞力生承世業即享富足是之謂福至於身自營創高者勞心下者勞力然勞心力而

獲者雖勤苦而無後患若不勞心力而專藉福福盡則一敗塗地故世家子弟資財既盡無能免餓殍者多矣

沈幼宰曰爲兒孫作馬牛已癡矣有年耄乏嗣者終日營營又不知爲何人作馬牛殊可矜也

子孫不自努力貧賤潦倒猶覩然以門第自雄祖父有知當頓足九泉之下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无

繩武堂

呂叔簡曰一里人事專利已屢爲訓說不從後頗作善好施貧救難余喜之稱曰君近日作事每每在天理上留心何所感悟而然曰近日讀司馬溫公語有云不如積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余笑曰君依舊是利心子孫安得受福

即昔人謂有所爲而爲雖善亦惡也但此謂爲善不可有利心非謂爲善原不能得福爲是言者正欲人盡誠爲善不求福而後福可得

凡人之爲不善其初皆不忍也其後忍不忍半其後忍之其後安之其後樂之嗚呼至於樂爲不善而後良心死矣

小人只怕他有才有才以濟之流害無窮君子只怕他無才非學無才以行之斯世何補

陳棟塘曰正德三年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吾

村賴堰水大稔州官槩申災得蠲租明年又

大水各鄉渰沒殆盡而吾村頗高阜又獨稔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三 繩武堂

州官又槩申災租又得免此在州官自應槩申

不矣猶應言災也況一行分別則猶吏新民

得志而災黎不勝重困當時得遇此賢長上

何其于是各家狼戾屑越戲劇宴飲揚揚自

以爲樂余乃謂家叔兄曰吾村當有奇禍家

叔兄問何也曰冒越之利鬼神所忌況又暴

殄天物然則世間大富大貴之家永享安樂

何歟曰根深福厚然亦須人事善加培植不

然暗漸銷鑠能保常如今日村中果大疫大

姓俱罹回祿

三衢葉秉敬曰人只道人心難料不知自心更

難料假如乏錢時自思得了百錢千錢儘穀

足也及至得錢後再添了千貫萬貫還更不

穀以此知自心難料此是說病須把藥來療他知止知足有何難料

人只道人心不平不知自心更不平假如失

意時受了人一拳一棍幾恨死矣及至得意

後打了人百拳百棍反更稱佳以此知自心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三 繩武堂

不平不願勿加有何不平

洛陽布衣申屠敦有漢鼎一得於長安深川之

下雲螭糾錯其文爛如也西鄰魯生見而悅

焉呼金工象而鑄之淬以奇藥穴地藏之者

三年土與藥交蝕銅質已化與敦所有者略

類一旦持獻權貴人貴人寶之饗賓而玩之

敦偶在坐心知爲魯生物也乃曰敦亦有鼎

其形酷肖是第不知孰僞孰真耳多此自炫宜其取辱

良賈猶權貴人請觀之。良久曰：非真也。衆賓識深藏。次第咸曰：是誠非真也。敦不平數辨不已。衆共折辱之。敦禁不敢言。歸而歎曰：吾今然後知勢之足以變易是非也。究竟安能變亂龍門子聞而笑之曰：敦何見之晚哉！天下不獨一鼎爲然也。

伍袁萃曰：晉魯褒論錢神而曰：親之如兄。又曰：

愛我家兄。意當時愛錢之心未甚。故僅以兄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圭

繩武堂

擬之。或當時愛兄之心猶篤。故以之擬錢耳。若今世兄弟無論已。將擬之父母乎？然有愛錢而不顧父母者。將擬之妻子乎？然有愛錢而不顧妻子者。必也其性命乎？又有愛錢而不顧性命者。然則今日之錢神不更靈於晉哉？若排金門入紫闥。數語則古今不易之論也。

賴錢之力。而可以榮父母。養妻子。悅安性命。故謂之爲兄。而見其神靈。今以錢之故而至

於不顧父母。不顧妻子。并不依其性命。則爲禍已甚。雖靈是吾歸也。安得爲兄？噫！錢本非兄。亦本非歸。所以成歸。由兄故也。愈親則愈以爲禍。使待之如奴隸。常用則役之。不當用則置之。何所藉其靈而安得爲吾警哉？

閩南鄭省齋曰：猩紅之屬。狐白之裘。盛夏被之。不若絺綌之便也。文茵之車。朱幘之馬。臨流乘之。不若帆楫之利也。故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動違其時。雖善奚益？

陳幾亭曰：孔子特重色。關朱子置財色上。果異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圭

繩武堂

耶！曰：世間違理害人之事。因於財者最多。此是人人相往來。息息有交關處。只看目前相與之人。豈有立意欲害人者？每至臨財。不能照顧。或至破人家業。拆人妻孥。戕人軀命。皆忍心爲之。嗜利則喪仁。仁喪則禮義智無不喪。若於此處澹得下。品格事功果然已有幾分。富貴之士。皆澹於利。貧賤之民。皆遠於害。天色病雖深。與天下關涉時少。自害居多。夫

子特重色關拔慾本也朱子置財色上救世害也何害其為同

此亦先生有感云然要知富貴原從貧賤來亦從貧賤去處富貴而奪貧賤之利者即處貧賤而受富貴之害者何苦為此易地皆然之事哉而況貧賤其常富貴其暫何弗思也

何謂內相品德居之矣即富貴貧賤亦有內相

意思行事是矣貴人不諂而恭富人不吝而樸凡喜於靡費莫非貧相凡近於驕蹇莫非

賤相靡費驕蹇世之所謂富貴相也少此道破不得不於其身亦於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五

繩武堂

其子孫噫子孫之貧賤現於祖父之身則內相之所係長矣

炮烙斷脛剔孕等事止因紂為天子後世必傳

聖人因人見聞舉以垂戒其後如秦符生齊

高洋輩所為當時作史者止合約略其辭隱

微其旨不必若是詳明也此弊自左史來自

喜文人自矜摹寫相傳為生色處不知史之

作凡以為勸戒耳意外淫惡匪夷所思下愚

欣然見之轉會心而摹倣作家妙手苟愛後世獨不念此耶是故鄙夫患失小人閒居民

無恆心聖賢第云無所不至無所不為不肖言其所至所為者何如也史以記事雖與他

立言之法不同然當識此意不然便與相如作賦相似數千言侈靡數言節儉觀者豈肯

咀味於所少而遐棄於所多乎

先生此段著述家最宜詳味雖云好善惡惡宜紀其實然詳於善而略於惡亦仁心所自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五

繩武堂

然一也中人以下不能無過要猶或不敢自安使之知古人為惡有若是其甚者則無躬足慰而更無進善之心二也人極不善從來未有之事猶懷顧忌而不敢為今乃窮形酷肖備舉兇惡彼不顧後日名禍之烈而但見昔已有為之者吾特效之亦何足異是適導之為惡三也故於往昔無道之事著述家切須慎重亦先聖不語怪亂之意也

伊川先生云少年登高科不幸也似有激而發

所謂不幸不過敗度損年然居官清慈居鄉

方便事事利物語語益人惟顯者能之則早

發可以增德發後不必斤斤擲管一意躬修

與經濟實事神有專用則蚤發可以養身苟
存茲意何患登科若願修志得損人自肥流
毒衆庶貽禍子孫或縱情花柳聲歌取樂目
前天年暗天如斯者不如終老咕嗶猶可不
益其惡也雖令中晚登科亦爲不幸朱文公
十九登科道明德立孟郊登第賦詩云春風
得意馬蹄疾一日看徧長安花其年蓋不少
矣得意輕佻無異一字不識者未幾俎喪識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美

繩武堂

量如此何足怪哉何足惜哉此無他生平志
不立也立志是根本立志在未發之前則不憂既
發之後先生又云才高能文章不幸也益知
其爲眉山發矣然眉山自信道不篤耳信道從立
來文才無罪高才能文章孰如周公又孰如
孟子道以之著豈害道耶且任是絕世高才
專力於文自喜有餘專力于道自見不足才
如顏淵亦至高矣既竭而後猶然末由龍門

眉山則真覺綽乎餘裕欣然自得無他道之
事大文之事小也道大難盡故恆自不足天
幸與之高才最不當以文人自命返其聰慧
收其才華日爲復性之事復性卽是將覺遑
遑不給及其有得舒而爲文庶不負天賦高
才之意程子之言欲使人識其爲不幸而善
用之耳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美

繩武堂

少年登高科高才能文章二者其心易動其
氣易張皆有礙於學問故云不幸先生之意
益使知無足恃而勿成就其不幸
耳不成就不幸又却存可幸在內
讀書鏡曰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
之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
此吾志也後經世變餘胤竟不能守怪石名
品俱爲洛城有力者取去生前所戒祇足貽
達人笑范文正公在杭時子弟請治第洛陽
樹園圃爲逸老地公曰吾年踰六十形骸可
外況吾屋也且居固易得西都士大夫園林

相○望○爲○主○人○者○莫○能○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
乎○文○章○大○塊○亦○何○處○非○園○樂○慶○園○爲○韓○平○原○之○別○墅○張○
叔○夏○戊○寅○歲○過○之○但○有○碑○石○在○荆○棘○中○耳○爲○
作○高○陽○臺○敘○以○傷○之○噫○讀○叔○夏○詞○有○園○者○未○
嘗○有○園○讀○文○正○語○無○園○者○未○嘗○無○園○平○泉○癡○
淚○正○不○必○如○霰○矣○故○王○珣○舍○虎○丘○爲○院○王○維○
舍○輞○川○爲○寺○真○知○命○者○

畜德錄

卷二十 雜識

彖 繩武堂

畜德錄卷二十 終

畜德錄二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席啟圖撰啟圖字文興震澤人官內閣中書舍
人是集取周秦以來迄於元明嘉言善行分爲二
十一類亦間附批評取大畜象傳君子多識前言
往行以畜其德之義故以名書